

第一章 姐妹情生

在贝多弗父亲的房子里，布朗温家两姐妹厄秀拉和戈珍坐在凸肚窗台上，厄秀拉正在绣一件色彩艳丽的绣品，戈珍膝盖上放着一块画板，她在默默地画着什么。姐妹俩各自忙碌着，有时也聊上几句。

戈珍说：“厄秀拉，你想结婚吗？”

厄秀拉停下手中的活，抬起头，若有所思地说：“我不知道，这要看怎么说了。”戈珍觉得这个回答有点奇怪，她吃惊地看着姐姐。又琢磨了半天厄秀拉的话。

“这个嘛，”戈珍调侃地说，“好像指的就是那回事。但是，你不觉得结婚会比现在的处境好一些吗？”

厄秀拉脸上掠过一丝忧愁。“也许是吧，”她说，“但我没有把握。”

戈珍又沉默了，显然有点儿不高兴，她本来想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可姐姐的回答真让她泄气，“你不认为一个人需要结婚的经验吗？”她问。

“你觉得结婚是一种经验吗？”厄秀拉反问。

“那当然，不管怎么说都是。”戈珍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又继续说，“也许这经验让人不愉快，但这的确是一种经验。”

“那可不见得，”厄秀拉说，“说不准倒是经验的结束呢。”

戈珍停下画画，端正地坐着，认真听厄秀拉说话，并考虑着她的话是否有道理。

“当然了，”她说，“是要想到这个。”说完后，她们又沉默了。戈珍十分迅速地一把抓过橡皮擦，把画上去的东西全部擦掉。厄秀拉仔细耐心地绣她的花儿。

“如果有合适的人向你求婚你会不会答应吗？”戈珍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用说了，我都已经拒绝了好几个了。”厄秀拉说。

“真的！？”戈珍万分惊讶地问：“为什么你要这么干？对此难道你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吗？”

“那倒不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很优秀的人，我太喜欢他了。”厄秀拉满怀愉悦地说。

“真的吗！？你不会给人家欺骗了吧？”

“也许吧，但是我太喜欢他了。”厄秀拉说，“当你身临其境时，根本就没有被欺骗这种感觉。如果我被人欺骗了，我就早结婚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有时候我并不想结婚。”说话的同时，两姐妹的脸色舒展开来，感到非常快乐。

“噢！太好了，”戈珍叫道，“不想结婚，这吸引力也太大了。”说完这句话后，俩人相对大笑起来，但心里却感到有些担心并且也有些可怕。

她们长时间默默无语，没有再说半句话。厄秀拉继续绣着她的花儿，戈珍照旧画她的素描。厄秀拉已经二十六岁了，戈珍也二十五岁啦。姐妹俩都老大不小的大姑娘了，但她们都与新潮女性相像，看上去不拘一格，不像神话中的青春女神，反倒更像月亮女神那样纯洁、冷漠。戈珍长得很漂亮，皮肤柔嫩，体态婀娜，人也十分温顺。她穿一件墨绿色丝绸上衣，领口和袖口上都镶上了蓝色和绿色的亚麻布褶边儿；脚上则穿一双翠绿色的袜子。她的神情与厄秀拉刚好相反，她时而自信、时而羞涩，又挺敏感。周围的人被戈珍那坦然磊落的神态和落落大方的举止所震惊所吸引了，说她是伶俐的姑娘。她在伦敦一所艺术学校边工作边学习了几年，看起来就像是高明的艺术家。

“我正在盼望着一个男人能够来我的身边，”戈珍说着，然后用牙齿紧紧地咬住下嘴唇，半是玄虚半是苦恼地笑着，并且做了个怪怪的鬼脸。这个动作让厄秀拉吃了一惊。

“原因就是为在这儿寻找他，你才回家是吗？”她不怀好意

地笑道。

“胡说！”戈珍大声地叫道，“怎么可能呢？除非我疯了，才会去找他呢。当然啦！要是的确有那么一个人，相貌英俊、仪表动人，并且是个百万富翁，那——”戈珍略微有些羞怯地止住了话头。然后她盯着厄秀拉，似乎要想看透她的内心。“你感到厌倦了吗？”她问如此姐姐，“你是否感觉到一切都有些不能实现的可能！噢！一切都实现不了！一切事情都是痴心妄想。”

“什么痴心妄想？”厄秀拉疑惑地问。

“噢！一切都是这样，包括普普通通的事情都这样。”戈珍气愤地回答道。

姐妹俩不说话了，都在暗自思索认真地考虑着自己的命运。

“这是非常恐怖的。”厄秀拉不安地说，停顿了一会儿后她又开始说：“但是你准备想通过结婚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那是以后的事儿，没法避免。”戈珍说。厄秀拉考虑着这个问题，心中有点苦涩。她在威利·格林中学当老师，已经好几年了。

“我明白，”她说，“人有时想想将来几乎都一样，但如果现实地想想就好了，想想吧，想想你接触的一个男人，天天晚上回家来，对你说声‘哈罗’，然后吻你——”

厄秀拉说到这里，俩人又沉默了。

“是的，”戈珍小声说，“但这不可能。男人不可能都这样。”

“还有孩子——”厄秀拉犹豫地说。

戈珍的表情严峻起来。

“你真想要孩子吗，厄秀拉？”她冷冷地问。

听她这一问，厄秀拉脸上露出了迷惑不解的表情。“我感到这个问题离我还很远。”她说。

“你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吗？”戈珍问，“反正我一直没想过生孩子，根本没有过这种想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戈珍神情平淡地看着厄秀拉。厄秀拉皱了皱眉头。

“也许这并不是真实的，”她支吾道，“可能人们心里并不想要孩子，但在表面上却这样说。”戈珍的脸色严肃起来，她只需要笼统的说法就可以了。

“但一个人偶尔会看到别人的孩子。”厄秀拉说。

戈珍又一次看看姐姐，目光中几乎有些怨恨。

“是这样。”她说完就不再说话了。

姐妹俩默默地绣花、画画儿。厄秀拉总是那么阳光灿烂，心中燃烧着一团热情的、沸沸腾腾的火。她自己独立生活很久了，洁身自好。日复一日工作着，总想把握住生活，尤其是照自己的想法去把握生活。表面上她停止了活跃的生活，可实际上，在冥冥中却有什么东西生长出来。要是她能够冲破那最后的一层障碍该多好啊！她似乎像一个胎儿那样伸出了双手，可是她还不能那样做。她始终有一种独特的预感，感到有什么将至。

她放下手中的刺绣，看看妹妹。她觉得戈珍太漂亮、实在太迷人了，她柔美、丰腴、纤细。她还有点顽皮、淘气、出言不逊，她是个毫无修饰的处女。厄秀拉打心眼儿里羡慕她。

“你为什么回家来？”

戈珍知道厄秀拉羡慕她了。她直起腰来，用长长的眼睫毛下的目光凝视着厄秀拉。

“问我为什么回来吗，厄秀拉？”她重复道：“我自己已经问过自己一千次了。”

“你搞清楚了吗？”

“清楚了，我想我现在清楚了。我觉得我退一步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说完她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厄秀拉的脸上，仿佛在用目光寻问着她。

“我知道！”厄秀拉叫道，那神情有些紧张，像是在说谎，其

实她什么都不清楚，“可你要跳到哪儿去呢？”

“哦，不清楚，”戈珍说，她的口气有点超然。“一个人如果跳过了篱笆，他总能落到一个什么地方的。”

“可这不是在冒险吗？”厄秀拉说。

戈珍脸上泛起一丝嘲讽的笑意。

“嗨！”她笑道：“我们尽吵些什么呀！”说完这句话，她又沉默了。可厄秀拉仍然郁闷地沉思着。

“你回到家中，觉得家里怎么样？”她问。

戈珍沉默了片刻，非常的冷漠，然后冷冷地说：

“我发现我已经不是这儿的人了。”

“那爸爸呢？”

戈珍非常反感地看看厄秀拉，有些像被蜂儿刺了一下的样子，说：

“我还没时间想到他呢，我不让自己去想。”她的话很冷漠。

“是啊！”厄秀拉吞吞吐吐地说。她俩的对话的确进行不下去了。姐妹俩仿佛发现自己碰到了个黑洞洞的深渊，很可怕，而她们好像就在深渊边上窥视一样。

她们又默默地做着各自手中的活儿。一会儿，戈珍的脸因为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而通红起来。她不愿让情绪发作起来。

“我们出去看看那家人的婚礼吧。”她终于说话了，口气很随便，其实想借此掩饰一下自己不平静的心。

“好啊！”厄秀拉叫道，急切地把绣品扔到一边，跳了起来，似乎像逃离什么东西一样。

往楼上走着，厄秀拉再一次注意地看着这座房子，这是她的家。可是她现在非常讨厌这儿，这块肮脏又让人太熟悉的地方！她内心深处对这个家十分反感，这周围的环境、整个气氛和这种陈腐的生活都让她反感。一想到这些她不由的恐怖起来。

两个姑娘很快就来到了贝多弗的主干道上，匆匆走着。这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街很宽，路旁有商店和住房，但是布局散乱，街道上也很脏，不过倒不显得落后。戈珍刚从街西区和苏塞克斯来，对中部这座小小的矿区城十分厌恶，这儿全是又乱又脏。她朝前走着，穿过长长的砾石街道，整个混乱不堪、肮脏透顶的小镇风貌尽收眼底。人们的目光都盯着她，她感到很难受。她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又要体验这乱七八糟、丑陋不堪的小城滋味。她为什么要受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折磨，为什么要向这些毫无意义的人和这座毫无光彩的农村小镇屈服呢？为什么她仍然要向这些东西屈服？她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在尘土中蠕动的甲壳虫那样令人反感。

她们走下主干道，经过一座黑乎乎的公家菜园，园子里沾满煤炭的白菜毫无生气地散落着。没人感到羞耻，更没人为这个感到不好意思。

“这儿的农村像在地狱中一样。”戈珍说，“矿工们把煤炭带到地面来，挖得这么多呀。厄秀拉，这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太妙了。可这儿又是另一个世界，这儿的人全是些吃尸鬼，这儿什么东西都沾着鬼气。全是真实世界的鬼影，是鬼影、食尸鬼，全是些肮脏、龌龊的东西。厄秀拉，这简直让人发疯。”

姐妹俩穿过一片黑黝黝、肮脏不堪的田野。左边是散落着一座座煤矿，煤矿的对面的山上是小麦田和森林，远远看去是一片黝黑，就像罩着一层黑纱似的。敦敦实实的烟囱里不时冒着白烟黑烟，像黑沉沉的天空在变魔术一样。近处是一排排的住房，顺山坡而上，一直通向山顶。这些房子用暗红砖块砌成，房顶盖着石板，看上去很不结实。姐妹俩走的这条路也是黑乎乎的。路是被矿工们的每天上下班的脚步踩出来的。路旁围着铁栅栏，栅门都让进进出出的矿工们的厚工装裤磨亮了。现在姐妹二人走在几排简易工棚中间的路上，这里可真是寒酸多了。女人们戴着围裙，双臂交叉着抱在胸前，站在远处窃窃私语，她们用一种不开

化人的眼光目不转睛地盯着布朗温姐妹；孩子们在追逐叫骂着。

戈珍走着，被眼前的东西惊呆了。如果说这也是人的生活，如果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一个完整世界，那么她自己那个世界算什么呢？她意识到自己穿着很特殊，绿草般鲜绿的袜子，戴着绿色的天鹅绒帽，柔软的长大衣也是绿的，只是颜色更深一点。她感到自己腾云驾雾般地走着，步伐都乱了，她的心缩紧了，似乎她随时都会猝然摔倒在地。她害怕了。

她紧紧偎依着厄秀拉，而她对这个黑暗、粗鄙、充满敌意的世界早就习以为常了。尽管有厄秀拉在身边，戈珍仍然感到像是在受苦刑，心灵深处一直在呼喊：“我要回去，我要走，我不想看到这儿，更不想看到这些东西。”可她不得不继续朝前走。

厄秀拉已经感觉到戈珍是在受罪。

“你非常讨厌这些，是吗？”她问。

“这儿一切让我很吃惊。”戈珍结结巴巴地说。

“你不会在这儿呆太久。”厄秀拉说。

戈珍松了一口气，继续朝前走。

她们离开了矿区，翻过一个小山，来到山后宁静的乡村，朝威利·格林中学走去。田野上仍然散落着许多煤炭，但好多了，山上的树林里也这样，似乎永远都在闪着黑色的光芒。这是初春，天气仍然有些凉意，但尚有几缕阳光。篱笆下冒出些金色的花来。威利·格林的农家菜园里，葡萄已经长出了叶子，石墙上，灰色的叶子中已绽放出小白花儿。

她们走下了高高的田埂，田埂中间是通向教堂的主干道。在道路转弯的地势低的地方，树下站着一群等着看婚礼的人们。这个地区的矿业主托玛斯·克里奇的女儿与一位海军军官的婚礼马上就要举行了。

“咱们回去吧，”戈珍转过身说着，“全是些不开化的人。”

她在路上犹豫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别管他们，”厄秀拉说，“他们都不错，都认识我，没事儿。”

“我们非得从他们当中穿过去吗？”戈珍问。

“他们都不错，真的。”厄秀拉说着继续朝前走。于是姐妹俩人并肩走近了这群躁动不安、双眼只会无表情的盯着看的人们。这当中大多数是矿工们的妻子，是些只会做家务的女人，她们脸上透着警觉的神色，一看就是下等人。

姐妹俩浑身不自在地径直朝大门走去。女人们为她们俩人闪开了一条路，可让出来的哪里是路啊，只是窄窄的一条缝，好像是在勉强放弃自己的地盘儿一样。姐妹俩默默地穿过石门，踏上台阶，站在红色地毯上的一个警察一直在盯着她们往前行进的步伐。

“这双袜子可够值钱的！”戈珍身后有人说。一听这话，戈珍浑身就燃起一股怒火。她真恨不得把这些人全干掉，把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灭干净。她真讨厌在这些人注视下沿着地毯往前走，穿过教堂的院子。

“我不去教堂了。”戈珍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她的话让厄秀拉吃惊的停住脚步，连忙转过身走上了旁边一条通向中学旁门的小路。中学和教堂是邻居。

她们俩人穿过灌木丛进到学校里，厄秀拉坐在月桂树下的矮石墙上歇息。学校高大的红楼静静地伫立着，因为是假日窗户全都关闭着，灌木丛那边就是教堂淡淡的屋顶和塔楼。姐妹俩被树林的枝条掩映着。

戈珍默默地找了一块石头坐了下来，紧闭着嘴，头扭向一边。她好后悔回到家来。厄秀拉看看她，觉得她漂亮极了，自己的一切都不如她，她认输了，脸都红了，厄秀拉感到紧张得有点累了。厄秀拉希望能自己单独坐一会儿，脱离戈珍给她造成的透不过气来的紧张感。

“我们还要在这儿呆下去吗？”戈珍问。

“我就在这歇一小会儿。”厄秀拉说着站起身，好像是受到戈珍的斥责一样。“咱们就站在旁边球场的角落里，在那儿，教堂里干什么都看得见。”

太阳已高高挂在天空中照耀着教堂的墓地，空气中淡淡地弥漫着树脂的清香，那是春天的气息，或许是墓地那边紫罗兰散发着幽香的缘故。一些雏菊已绽开了洁白的花朵，像小天使一样美丽漂亮。空中铜色山毛榉上伸展出血红色的树叶。

十一点时，一辆辆载着宾客的马车准时到达。当第一辆车驶进教堂的路上时，门口前人群拥挤起来，产生了一阵不小的骚动。出席婚礼的宾客们徐徐走上台阶，沿着红色地毯走进教堂。这是一个天气晴好，阳光明媚的日子，人们个个兴高采烈。

戈珍用自己那种独特好奇地的目光仔细观察着这些人。她把每个人都从头到脚地观察一通，或把他们与书中的人物，或一幅画中的人物，或剧院中的活动木偶作比较，总之，她喜欢完整地观察他们，她喜欢区别他们不同的性格，将他们还原成本来面目，给他们设置一个生存环境，在他们从她眼前走过的一瞬间就已经给他们做出了理性的定论。她非常了解他们了，对她来说他们这些人，已经是被打上了烙印做出了判断的人。等到克里奇家的人开始露面时，这些人再也没有什么未知和不能理清的问题了。她的兴趣被激发出来了，她发现有些东西是不应该那么容易提前得出结论的。

从那边走过来的是克里奇太太和她的儿子杰拉德。尽管她为了今天这个日子明显地修饰装扮了一番，但仍看得出她这人平时是不修边幅的。她脸色苍白，发亮的皮肤洁净透明，有点前倾的身体，线条分明，很健壮，看上去像是要鼓足力气不顾一切地去捕捉什么。她一头的白发一点都不整齐，几缕头发从绿绸帽里掉出来，滑到罩着墨绿绸衣的褶皱纱上。一看就知道她是个意志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狂的女人，狡猾而傲慢。

她儿子看得出来是个肤色白净的人，但让太阳晒黑了许多。他个头中等偏高、身材健壮、穿着似乎有些过分的讲究。但他的神态却是那么奇异、警觉，脸上情不自禁地闪烁着自信的光芒，他同周围的这些人有着根本的不同。戈珍的目光在打量他，他身上某种北方人的东西迷住了戈珍。尤其是他那北方人纯净的肌肤和金色的头发像透过水晶折射的阳光一样在闪烁。他看上去是那么新奇的一个人，没有任何做作的痕迹，像北极的东西一样纯洁。他大概有三十岁了，或许更大些。他光采照人、男子气十足，恰似一只高傲温和、微笑着的幼狼一样。但这副美丽的外表并没有使她变得盲目，她仍然冷静地判断出他静态中隐匿着危险，他的饮食习性是无法改变的。“他的图腾是狼”，她自言自语反复重复着这句话，“他母亲是一只毫不屈服的老狼。”想到此，她的心头一阵狂喜，好像只有她有了一个全世界都不知道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这奇妙狂喜攫住了她，全身的血管一时间猛烈激动起来。“天啊！”她自己高声大叫着，“这是怎么回事啊？”稍平静了一会儿，她又自信地说，“我一定要更多地了解那个人。”她非常非常想再次见到他，她被这种强烈的欲望折磨着，非得再见到他不可，这心情如同乡恋一样强烈地支配着她。她清楚，她没有错，她没有自欺欺人，她的确因为看到了他的举止才产生了这种奇特而令她振奋的感觉。她要从本质上了解他，深刻地认识他，“难道我会选中他吗？难道是有一道苍白、金色的北极光把我们两人拴在一起了吗？”她激烈地斗争着。她无法相信自己，她只是沉思着，几乎意识不到周围都发生了什么事。

女宾相都已经来了，但新郎连影子还没有呢。厄秀拉猜想肯定是路上出差错了，这场婚礼弄不好恐怕要办不成了。她为此感到忧虑，好像婚礼成功与否是取决于她的猜想。主要的女宾相们都到了，厄秀拉看着她们走上台阶。她认识她们其中的一个，这

一个女人高高的个子，行动缓慢，长着一头金发，长长的脸，脸色苍白无力，一看就知道是个难以驾驭的人。她是克里奇家的朋友，叫赫麦妮·罗迪斯。她昂着头走过来了，戴着一顶浅黄色天鹅绒宽沿帽，帽子上插着几根天然灰色鸵鸟羽毛。她飘然而过，似乎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苍白的长脸始终向上扬着。她非常有钱，今天穿了一件浅黄色软天鹅绒上衣，亮闪闪的，手上捧一束玫瑰色仙客来花儿；鞋和袜子也是灰色的很像帽子上羽毛的颜色，她的头发像瀑布一样。走起路来臀部收得很紧，这是她的一大特点，那种飘飘然的样子跟其他人就是不同，她的衣着由浅黄色和暗灰搭配而成，衣服非常漂亮，人也很美，就是有点可怕，有点让人讨厌。她走上台阶时，人们都安静了下来，看来让她的姿色迷住了，继而人们又激动起来，有的想调侃她几句，但终究任何事都没有做。她高扬着苍白的长脸，样子就像罗塞蒂，似乎有点麻木，似乎她黑暗的内心深处聚集了许许多多奇特的思想令她永远无法从中解脱。

厄秀拉出神地看着赫麦妮。对她的情况她了解一点。赫麦妮是中原地区小有名气的女人，父亲是德比郡的男爵，是个守旧派人物，而她则属于新派，聪明过人且极有思想。她对改革充满热情，全身心的投入到社会事业上。嫁了人的她，仍然被男性世界而左右。

她的本事在于她能同各种有地位的男人都有神交。厄秀拉只知道其中有一位是学校监察员，名叫卢伯特·伯金。倒是戈珍在伦敦，因为同搞艺术的朋友们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圈子，已经认识了不少知名人士。她与赫麦妮有过两次交往，但她们俩人话不投机。她们在伦敦城里各类社交圈子中是以平等的身份相识，现在在中原以如此悬殊的社会地位相会多少有些令人不舒服。戈珍在社会上一直是个佼佼者，与搞点艺术的贵族有着密切的交往。

赫麦妮知道自己穿得很漂亮，她知道自己在威利·格林可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平等地同任何她想认识的人打交道，甚至于想摆摆架子就摆摆架子。她知道在文化知识界的圈子里她的地位是得到广泛认可的。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思想意识方面甚至在艺术上，她属于最高层次以上，在这些方面她显得左右逢源。没有任何人能把她比下去，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让她出丑，因为她总是高居一流，而那些敢与她作对的人层次总在她之下，无论在等级上、财力上、在高层次的思想和思想发展及领悟能力上都不如她。她自认为自己是冒犯不得的人物。她一生都在努力不受到人们的伤害或侵犯，要让人们永远无法准确地判断她。

但是她的心灵深处在经历着折磨，她无法掩饰这一点。当她在通往教堂的路上信步前行时，确信庸俗的舆论对她毫无损伤，深信自己的形像完美无缺属于第一流。自信和傲慢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其实她感到自己伤痕累累，她忍受着折磨。她总感到自己受着人们的嘲讽与蔑视。感觉到自己最容易受到伤害，在她的盔甲下总有一道流血的伤口。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有的只是一个可怕空洞的灵魂，缺乏生命的底蕴。这是因为她缺乏强健的自我和不具备超然的自负感。

她需要有人永远来充溢她生命的底蕴，于是她极力追求卢伯特·伯金。只有伯金在她身边时，她才感到自己是完整的，底气充足。而在其它时间里，她时常感到自己摇摇欲跌，就像建立在断裂带上的房屋一样。尽管她爱面子，努力掩饰自己，但任何一位自信、有活力倔犟的普通女佣都可以用嘲讽和蔑视的举止，那怕只是一点点的不恭敬，都能将她抛入无底的深渊，她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但是，这位忧郁却又忍受着折磨的女人一直不断的用进取、用美学、文化、上流社会的态度和大公无私的行为来伪装自己。可她怎么也无法越过这道心中的可怕的沟壑，她总感到自己没有底气。

假如伯金能够保持跟她之间的密切关系，赫麦妮在人生这段

多愁多虑的航行中就会感到安全得多。伯金能让她感到安全、让她成功、让她战胜天使。他要是能这样做该多好啊！可他并没有这样做。于是她就在恐怖与担心中受着折磨。她努力想把自己装扮得很漂亮，尽量让伯金相信她的美、她的优越。可她总也不能获得伯金的信服。

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总能把她击退，并且总是击退她。她越是要拉他靠近一点，他越是要击退她远离她。他们几年来竟一直相爱着。天啊，这真令人厌倦痛苦，可她依然充满自信。她知道他要离她而去，但她仍相信自己有力量拉住他，她对自己高深的学问深信不疑。伯金的知识水平很高，但赫麦妮则是真理的试金石，她要让伯金跟她一条心。

他是一个非常任性的孩子，总想要否认与她的关系，否认了和她的关系就是否认了自己的完美。他像一个心理变态的孩子，要切断他们俩人之间的神圣联系。

他会来参加这场婚礼，他是当男宾相的。他应该早早地来教堂等候。赫麦妮走进教堂大门时想到这些，不禁有一些害怕起来，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会站在那里吗？他会看到她是多么漂亮，他是否能理解她是为了他才把自己打扮得如此漂亮。他会明白的，他应该看得出她是为了他才把自己打扮得如此出众、无与伦比。他最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最终永远地接受她。

渴望令她疲倦地抽搐了一下。她走进教堂的门后，前后左右搜寻着找他，她苗条的躯体不安地颤动着。作为男宾相，他是应该站在祭坛边上的。她缓缓地充满自信地把目光投过去，但心中不免有点怀疑。

他并没有在那儿，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打击，她似乎要沉没了，失望感攫住了她。她木然地朝祭坛挪过去。她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彻底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打击比死还可怕，她感觉到心中如此空旷、荒芜。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新郎和伴郎仍然不见踪影，外面的人群渐渐不安起来。厄秀拉感到自己好像该对这件事负责，她不能看到没有新郎的婚礼。新娘的婚礼不能失败，千万不能再失败。

新娘的马车先来了，马车用彩带和花结装饰着。灰色马匹雀跃着奔向教堂大门，周围的气氛都充满了欢笑，这儿马上变成所有欢笑与欢乐的中心。马车门开了，今天的主要角色就要从车中出来了。路上的围观的人们在不停地窃窃私语。

第一个跳下马车的是新娘的父亲，他就像一个阴影，笼罩在晨空中。他高大、消瘦，一副饱经磨难的脸，唇上细细的一道黑髭已经有些灰白了。他耐心地等在车门口，周围的一切仿佛都不存在。

车门徐徐打开了，车门上的漂亮的叶子和鲜花以及白色缎带纷纷扬扬地落下来了。车中传出一个娇美、欢快的声音：

“我怎么下来呀？”

等待的人群中响起非常满意的赞叹声。大家靠近车门以便清楚地观赏一下她，美丽的新娘低着头，那一头金发上插满了鲜花。那只娇小的白色金莲儿小心翼翼着蹬到车梯上，就像一阵雪浪般的冲击，美丽的新娘呼地一下，拥向树荫下的父亲，她一团雪白，从婚纱中荡漾出欢快笑声来。

“这下好了！”

她的臂膀挽住饱经风霜、略带病色的父亲，洁白的婚纱像一片白浪走上了红色地毯。脸色发黄的父亲神情肃立，黑髭令他看上去更显得饱经磨难。他快步踏上台阶，头脑里似乎一片空白，可他身边的新娘却一直笑声不断。

可是新郎怎么还没有到！厄秀拉简直不能再继续忍受下去了。她忧心忡忡地望着远山，希望在那白色的山路上马上出现新郎的身影。此时山路上驶来一辆马车，渐渐由小变大进入人们的视线。没错，是新郎来了。厄秀拉立即转身面对着新娘和人群，

从高处向人们发出了一声心中的呐喊。她想告诉大家，新郎来了。然而她的喊声只留在心中，不会有任何人听到。她深深为自己如此畏首畏尾、愿望不能实现而感到惭愧。

马车叮叮咣咣急速驶下山来，愈来愈近了。人群中有人大叫起来。刚刚走上台阶顶的新娘惊喜地转过身来想搞清发生了什么事，她只看到人头攒动，一辆马车停在门口，她的郎君从车上跳下来，躲开马匹，挤进围观的人群中。

“梯布斯！梯布斯！”她站在台阶高处，在阳光下兴奋地挥舞着鲜花，高声地喊叫着。而他手握着帽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没有听到她的叫喊。

“梯布斯！”她朝下一直盯着他，又大叫一声。

他漫不经心地朝上看了一眼，发现了新娘和她的父亲站在上方，脸上顿时出现一丝奇特、惊讶的表情。他犹豫了片刻，然后竭尽全力向她美丽的新娘飞奔过去。

“啊哈！”她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了，微微发出一声奇怪的叫喊，然后惊跳起来，转身跑了。她朝教堂飞跑着，穿着白鞋的脚稳稳地敲打着地面，白色婚纱飘飘然擦着路地。这小伙子像一位猎人一样紧紧在她身后追着，他从她父亲身边箭一般掠过，丰满结实的腿和臀部扭动着，如同扑向猎物的猎人一般。

“嘿，追上她！”台阶下那些粗俗的女人也兴奋地凑过来逗乐儿，大喊大叫着。

新娘手捧鲜花慢慢地转过了教堂的墙角。然后她回转头看看身后，又发出挑战般的大笑，接着转过身来站稳。这时新郎也跑了过来，弯下腰一手扒住那沉默墙角的石垛，飞身旋转过去，然后他的身影和粗壮结实的腰腿都在人们的注视中消失了。

教堂门口的人群中顷刻之间爆发出一阵喝彩声。然后，厄秀拉再一次注意到微微驼背的克里奇先生，他很茫然地呆在一边，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地看着新郎新娘奔向教堂。直到两个人的影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消失不见，才转回身看看身后的卢伯特·伯金，伯金忙上前搭话：

“咱们断后吧。”说着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好的！”父亲简短地回答。说完两人就一起走上台阶了。

伯金像克里奇先生一样瘦，苍白的脸上露出病容。他骨架窄小，但身材却不错。他走起路来脚步似乎有些故意拖地。尽管他这身伴郎的装束非常得体，可他天生的气质却与之很不协调，因此显得他穿上这身衣服看上去很滑稽。他应该属于生性聪明但不合群的那种人，对正式场合从不适应，但是他又不得不违心地去迎合这些世俗的观念。

他时常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极普通的样子，装得维妙维肖。他模仿着周围人讲话的口气，能够迅速摆正与对话者的关系，根据自己的地位调整自己的言行，从而达到与其他凡夫俗子丝毫不差的程度。他的这些举止可以一时博得别人的好感，从而免遭攻击。

现在，他一边走路一边同克里奇先生轻松地交谈着。他很像一个走在细钢丝的艺人那样对局面应付自如，尽管走在钢索上却要装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来。

“我们这么晚才到，真不好意思。”他说，“我们怎么也找不到钮扣钩了，花了好长时间才把靴子上的扣子都系好。您一定是按时到达的吧。”

“我们一惯遵守时间。”克里奇先生说。

“可我经常爱迟到。”伯金说，“不过今天我的确是想准点到那儿的，没想到由于偶然事故没能准点到这儿，太抱歉了。”

两个人就这样渐渐走远了，一时间没什么可看的了。厄秀拉琢磨着伯金，他的出现引起了她的注意，令她着迷也令她心乱。

她很愿更多地了解他。虽然她只跟他交谈过一、两次，那是他来学校履行他学校监察员的职责的时候。她以为他能够看出俩人之间的暧昧，那种自然的、心照不宣的意识，他们之间应该是

有共同语言的。可这种意识却没有机会发展。是什么东西使她跟他若即若离呢？他仿佛怀有某种敌意，隐藏着某种无法理解的拘谨、冷漠，让人无法接近。

可她仍然要了解他。

“你觉得卢伯特·伯金这人怎么样？”她有点克制地问戈珍，其实她并不想评论他。

“我觉得他怎么样？”戈珍重复道，“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绝对有吸引力。我最不能容忍的是他待人接物的方式。他对待任何一个小傻瓜都那么正儿八经，似乎他多么看重人家。让别人产生一种受骗的感觉。”

“他干吗要这样？”厄秀拉问。

“因为他对人没有准确的判断能力，什么时候都是这样。”戈珍说，“跟你说吧，他对我、对你跟对待其他小傻瓜一样，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屈辱吗？”

“哦，是这样，”厄秀拉说，“一个人必须要有准确的判断力。”

“一个人必须要有准确的判断力。”戈珍重复说，“可在别的方面他是个挺不错的人，他的性格非常好。但是你不能相信他。”

“嗯，”厄秀拉有一搭无一搭地说。厄秀拉总是不得不同意戈珍的话，甚至当她的想法与戈珍不一样的时候也这样。

姐妹俩静静地坐着，等待参加婚礼的人们出来。戈珍已经没心思谈话了，她要仔细想想杰拉德·克里奇了，她想验证一下她对他产生的强烈感情是否是真的，好让自己有个思想准备。

教堂里，婚礼仪式开始了。可赫麦妮·罗迪斯只惦记着伯金。他就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他似乎在吸引着她过去。她多么想去抚摸他，如果不摸一摸他，她就无法确信他就在身边。不过她要忍耐到婚礼结束。

他没来之前，她感到非常痛苦了，直到现在她还感到有些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晕。他对她漫不经心，为此她感到痛苦，每一根神经都经受着折磨。她在一种幽幽的梦幻中等待着他，她忧郁地站着，脸上那沉迷的表情使她看上去像天使一样，实际上那都是痛苦磨难所致。这副神态更使她显得楚楚动人，不禁令伯金感到心碎，对她产生了怜悯。他看到她垂着头，那销魂荡气的神态几乎像疯狂的魔鬼。她觉察到他在看她，于是她抬起头来，美丽的灰眼睛闪烁着，向他发出一串串秋波。可是他避开了她深情的目光，她又痛苦屈辱地低下头去，心灵继续受着煎熬。他也因羞耻、反感和对她深深的怜悯感到痛苦。他不想再与她的目光相遇，更不想接受她的致意。

新娘和新郎的结婚仪式终于举行完了，人们都走到别的房子去了。赫麦妮不能自持地挤进人群碰了碰伯金，伯金容忍了她的做法。

戈珍和厄秀拉在中学的操场上倾听她们的父亲弹奏着风琴。他就喜欢演奏婚礼进行曲。此时，新婚夫妇来了！钟声四起，震得空气都发颤了。厄秀拉想，不知树木和花朵能否感觉到这钟声的震颤，它们对空中这奇特的震动又将有何感想？新娘挽着新郎的胳膊，显得很恬静，新郎则盯着天空，下意识地眨着眼睛，似乎他很超凡脱俗。他睁着眼睛竭力要进入角色，可被这么一大群人围观感觉浑身上下不好受，那副模样十分滑稽。他看上去是个典型的海军军官，既有男子汉气度又忠于职守。

伯金和赫麦妮并肩一起走着。赫麦妮脸上挂着得意的样子，就像一位浪子终于回头做了天使，可她的表情仍然有点像魔鬼。现在，她又一次挽着伯金的胳膊了，伯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任她摆布，好像毫无疑问这是他命中注定的事。

杰拉德·克里奇走过来了，他的皮肤白皙、漂亮、健壮，浑身蕴藏着许多未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他骨架挺直、身材很美、和蔼的态度和幸福美满使他的脸微微闪着奇特的光芒。看到这

里，戈珍猛地站起身走开了。她简直无法忍受了，她想一个人单独躲一会儿品味一下这奇特强烈的感受，他的出现改变了她整个的思绪。

第二章 肖特兰兹

布朗温家姐妹两人回贝多弗家中去了。而在肖特兰兹的克里奇家中聚集着参加婚礼的人们。这座宅第坐落在窄小的威利湖对岸，沿着一座小山坡的地势修造了一排排的房屋，房子又矮又旧，却很像是一个庄园。肖特兰兹下方在一片倾斜的绿草地，山坡上长着几株孤单单的树，那儿大概是一个公园吧，草地边有一片狭窄的湖泊。草地和湖泊对面与肖特兰兹遥遥相望的是一座林木繁多的小山，那座山虽然遮住了山那边的煤矿，却挡不住煤矿里不断涌出的黑烟。尽管如此，这幅景象还是非常美好，非常像田园风味的风景画，美丽而宁静，建在这儿的这座住宅的确别具一格。

肖特兰兹此时挤满了克里奇的家人和参加婚礼的宾客。新娘的父亲身体有些不舒服，先回到房中去休息了，这样杰拉德只好担当主人的角色。他站在简朴的客厅里迎接男宾们，态度诚恳、笑容可掬、十分友好、举止优雅。他从中获得了快乐。

女仆们被克里奇家已经出嫁了的三位女儿驱使得团团乱转，把气氛搅得很紧张。你总能听到克里奇家的这个或那个女儿用特有的口吻喊叫着：“海伦，到这儿来一下。”“麦泽莉，我让你到这——里——来。”“喂，我说惠特曼太太——”客厅里裙裾擦动的“嚓嚓”声总是伴着漂亮的女人们匆匆而过，一群孩子在客厅里跳舞般地穿梭，还有一个男仆也来去匆匆地忙着。

男宾们则显得平静许多，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在一起，一边吸烟一边聊天，似乎对女人那边的世界及热闹的场面不屑一顾。可他们并不能专心致志地谈话，他们被那些异常兴奋的女人以及她们那种令人肉麻的笑声和连珠炮似的说话声所干扰。他们无耐而又焦躁地等待着，非常恼火。可杰拉德仍然保存着他

那和蔼可亲的表情，似乎幸福极了，他仿佛是在等人，要不就是清闲无事，总之他是这个场合的中心人物。

克里奇太太突然无声无息地进到房里来，表情严肃、线条分明的脸向四周巡视着。她还戴着帽子，穿着罩有褶拖纱的蓝色绸衣。

“有事吗，妈妈？”杰拉德问。

“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她含糊不清地答道。然后她大步直朝伯金走去，伯金正在跟克里奇家的一位女婿聊天。

“你好啊，伯金先生，”她压低了声音说，好像客厅中的其他客人都不存在似的。一边说着一边向他伸出手来。

“哦，克里奇太太，”伯金随机应变与她搭讪着，“刚才我都无法接近您呢。”

“这里一大半的人我不认识，”她的声音仍很低沉。她的女婿趁机不情愿的走到一边去了。

“你不欢迎陌生客吗？”伯金笑着问她，“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要去重视那些由于偶然机会碰巧在一个屋子的人，我干吗要去认识他们？”

“对！对！”克里奇太太有些紧张，更加压低声音地说。“他们只是来了，并没有什么。我并不想去认识客厅里的所有人。孩子们总是向我介绍说：“妈妈，这位是某某先生。其他的我就什么都知道了。某某先生以及他的头衔有什么？我跟他以及他的头衔又有什么关系呢？”

说着她抬起头来睁大眼睛看着伯金，这一动作把伯金吓了一跳。她走过来只跟他一个人说话，这本身就令他感到受宠若惊，因为她并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他只好低头看着她那张表情刚烈、轮廓分明的脸，却不敢与她那双凝重的蓝眼睛相视，于是他连忙移开视线去看她的头发。他看到她的耳朵很好看，头发马马虎虎、松松散散地盘着，头发并不怎么清爽。她的脖颈也不怎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干净。此时此刻，伯金觉得自己已被她吸引，而不是被其他人。他仔细检查一下自己，自己可是讲卫生爱清洁的人，至少脖颈和耳朵总要洗得干干净净。

想到这里，他微微笑了。但他依然感到不舒服，感到他和这个陌生的老女人在一起说话像叛徒和敌人一样在营帐里交谈。于是他就像一头鹿一样，一只耳朵撩到后面，另一只耳朵则向前伸着想打听些什么。

“其实其他人无所谓。”他有点不想继续谈话，搭讪着说。

可是这位母亲猛然带着满腹疑虑抬起头看看他，似乎在怀疑他说话的诚意。

“你解释一下‘无所谓？’”她尖刻地问。

“许多人并不是很重要，”他迫于无奈只好继续回答问题。“他们还说说笑笑呢，最好让他们全走开。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存在，他们也不应该在那儿。”

他说话时，她一直凝视着他。

“我们才不想知道他的存在呢！”她刻薄地说。

“有什么好想象的，他们不存在。”

“哼，”她说，“我才不会那么想。他们就在那儿，不管他们是否存在，他们存在与否也不取决于我。我只知道，我根本不想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以为他们来了我就得认识他们。在我眼中，他们就跟没有来一样。”

“没错儿。”他答道。

“是吗？”她又问。

“就跟没来一样。”他重复道。说到这儿他们便停下来不说话了。

“我真讨厌来了这么多人。”她说，“我的女婿们全都来了。”她自言自语地说，“如今劳拉也结婚了，又多了个女婿，可我就是分不清哪个是张三哪个是李四。他们来了，都叫我妈妈。我知

道他们要说什么——‘你好，妈妈。’我很想说，‘我怎么能当你们的妈妈。’可话又不能这么说？他们都已经来了。我有我自己的孩子，我还能从人群中分辨出哪个是我的孩子，哪个是别的女人的孩子。”

“应该这样。”伯金说。

她十分吃惊地注视他，或许她都忘记了在跟谁说话。她沉默了，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她漫不经心地巡视了一下房间。伯金简直猜不出她找什么，更猜不出她想什么。她明明白白是在注意自己的儿子们。

“我的孩子们都在吗？”她突如其来地问他。

他吃惊地笑了一笑，更感到一丝害怕。

“除了杰拉德，其他的人我并不认识。”他说。

“杰拉德！”她叫道。“他是孩子们当中最没用的一个。你想不到吧，对不对？”

“不会吧。”伯金说。

母亲在远处凝视了自己的长子好一会儿。

“唉，”她嘲弄地吐出一个字来。这个声音更让伯金感到害怕，他不能正视眼前的一切。克里奇太太走开了，把他丢在一边，过一会儿又顺原路回来了。

“我特别想他能有个朋友，”她说，“他几乎就没有朋友。”

伯金低下头仔细看着她那双蓝色的凝眸，他不能理解她的目光。“我是这位兄弟的看护人吗？”他轻声地自言自语道。

他记起来了，那是该隐的叫声，他微微感到惊恐。杰拉德可能就是该隐再世。虽然他不应该是该隐，但他曾经杀害了他的弟弟。虽然那是个偶然事故，他不应该对杀害弟弟的后果负责。那时杰拉德还很小，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害死了自己的弟弟。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为什么要给杰拉德的生活打上罪恶的烙印并诅咒他的生活呢？一个人因为偶然而活着，而另一个却因为偶然死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难道不是吗？一个人的生活完全取决于偶然因素？他的生活难道只与种族、种类和物种而确定互相关系吗？如果不是这样，偶然难道就不能存在吗？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具有极其普遍意义吗？伯金站在那儿思忖着，忘了克里奇太太，正如她刚才也忘记了他的存在一样。

他不能相信有偶然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发生的事物都是相辅相成。

当他得出这个结论时，克里奇家的一个女儿走上前来 说：

“亲爱的妈妈，来，把帽子摘掉吧，嗯？咱们就要一起用餐了，这是个正式场合，不是吗，亲爱的？”说着她把手伸进妈妈的臂弯里，挽着她离开了伯金走了。伯金稍后走过去同最近的一位男士闲聊起来。

用餐的钟声响了，人们抬头看看，但谁也没先向餐厅移动脚步。客厅中的女人们更感到这钟声跟她们无关。已经过了五分钟，老男仆克罗瑟焦急地出现在门厅外，求助地看着杰拉德。杰拉德抓起架子上的一只弯曲的大海螺壳，想都没有想一下就吹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这刺耳的海螺声令人心颤。这一招儿可真灵，人们纷纷动作起来，就像听到集体行动的口号一样向饭厅挪动。

杰拉德迟移了一会儿，是想等妹妹来当女主人。他知道他的母亲是不会认真履行她的义务的。可妹妹一来就急急忙忙奔向自己的座位去了。所以只好由这小伙子引导客人们各就各位了，此时他显得有点太专横。

餐前小吃开始上了，饭厅里逐渐安静了下来。一个留着长长披肩发的十三、四岁的姑娘沉着而平静地对他说：

“杰拉德，你怎么会用那么可怕的声音来招呼客人，而且你忘了招呼爸爸。”

“是吗？”他冲宾客们说，“我父亲他不太舒服，躺下休息

了。”

“他究竟怎么样？”一位已出嫁了的女儿问，眼睛却一直盯着桌子中间放置的那块巨大的婚礼蛋糕，蛋糕上正往下掉假花儿呢。

“他没有什么事，只是感到有些疲劳。”留披肩发的温妮弗莱德回答道。酒杯里斟满了酒，人们个个儿都兴高采烈地聊着天儿。母亲坐在远处的桌子旁，她的头发仍松松地盘着。伯金坐在她的身边。她有时会恶狠狠地盯着每个面孔，高仰着头毫无表情地凝视一会儿，然后用低沉的声音问伯金。

“那个年轻人是谁？”

“不知道，”伯金谨慎地回答。

“我以前见过他吗？”她问。

“不会吧。反正我都没见过。”他答道。此时她相当满意了。她疲惫地合上了眼睛，脸上现出一副安详的神态，看上去很像憩息中的女王。稍后她又睁开双眼，脸上露出上流社会应有的微笑，一时间变成了一位愉快的女主人。她优雅地弯下身子去，让人人都感到自己深受欢迎，真是皆大欢喜。不一会儿阴影又重新回到她的脸上，那种阴郁的表情，使她好像变成了一头争斗的困兽，眉毛下露出凶光，她仇视所有在场的人。

“妈妈，”迪安娜叫道，“我可以喝酒吗？”迪安娜比温妮弗莱年轻些，很漂亮。

“行，你喝吧，”母亲回答得很呆滞，她对这个问题根本不感兴趣。

于是迪安娜示意下人为她斟酒。

“杰拉德，不该限制我喝酒嘛。”她平静地对在座的人们说。

“好了，迪。”哥哥和蔼地说。迪安娜一边喝酒一边挑衅般地瞧了哥哥一眼。

客厅中的人们开始无拘无束，有点无政府主义的样子，说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奇怪。这与其说是放任自由不如说是对权威的抵抗。杰拉德在家中是有支配权的，并不是因为他处在什么特殊位置上，而是因为他有压倒别人的性格。他的声音和蔼但富有支配力，他的姐妹们被这种声音的特质震住了。

赫麦妮正同新郎官讨论民族问题。

“不，”她说，“我以为提倡爱国主义是一种错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像商行与商行间的竞争一样。”

“哦，你怎么能这样，这样说是不对的！”杰拉德大声说，他很热衷于辩论。“你不能把一个种族等同于一个商业康采恩。民族的意思就是种族。”

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不发言了。杰拉德与赫麦妮之间始终是这样令人奇怪地客客气气，但又相互敌视，他们两人可说得上是势均力敌。

“你认为种族是等于民族吗？”她脸上毫无表情，若有所思地问，口气游移不定。

伯金清楚赫麦妮是在等他参加辩论，于是他十分认真地开口道：

“我觉得杰拉德说得对，种族是民族的根本因素，在欧洲大概就是这样。”

赫麦妮不想说话了，似乎是要让这条论断冷却一下。她接着作出一个奇怪的权威性论断：

“不错，就算是这样吧，那么提倡爱国主义不就是在提倡种族的本能吗？难道这不也是在提倡商业的本能？这是一种占有财富的本能。难道这就是我们所指的民族？”

“也许是，”伯金说，他从心里感到这场辩论的地点和场合太不适宜了。

但杰拉德又有了新的观点，仍要争论下去。

“一个种族当然有着商业性的一面，”他说，“事实上，它必

须这样，就如同一个家族一样，必须有足够给养才行。为了充分准备给养，你不仅要和别的家族竞争，还要同其他的民族斗争。不这样，反倒不可思议了。”

赫麦妮又在深思着，脸上只是露出一副霸道、冷漠的神态。她冷冷的说：“是的，可以不这样，我觉得挑战敌对情绪是不应该鼓励的，这会造成仇恨并与日俱增。”

“可是怎么能够取消竞争精神？”杰拉德问。“竞争是刺激生产与改进所必须的一种手段。”

“没错，”赫麦妮语气很淡地答道，“不过我觉得没有竞争也很好。”

伯金说：“我声明我是厌恶竞争精神的。”赫麦妮正在吃一片面包，听伯金这样说，她忙把面包从嘴里抽出来，那动作很慢而且十分可笑。她把头转向伯金亲昵而又满意地说：

“你的确恨这种精神，没错儿。”

“厌恶它，”他重复道。

“对呀，”她满意又自信地轻声附和道。

“可是，”杰拉德坚持说，“既然你不想让一个人夺走他邻居的生路，却为什么允许一个民族夺走另一个民族的生路呢？”

赫麦妮低声叨咕了好久才用讥讽、满不在乎的口吻说：

“这归根到底是个财富问题，对吗？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财富问题吧？”

杰拉德被她话语中流露出的庸俗唯物主义惹恼了。

“希望或多或少是这样，”他反击道，“如果我摘下一个人头上的帽子，这顶帽子会变成了自由的象征。当他奋力夺回他的帽子时，他应该是为夺回自由而斗争。”

赫麦妮感到不知所措了。

“没错，”她恼火地说，“用一个假设的事例并不能更有效地说明问题？再说，没有哪个人会过来从我头上摘走我的帽子，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吗？”

“那是因为他比较守法律。”杰拉德说。

“那不一定，”伯金说，“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对我的帽子不感兴趣。”

“那只是兴趣问题。”杰拉德说。

“说不定是帽子的问题。”新郎官笑道。

“像你所说的那样如果他想要我的帽子”，伯金说，“可以这么说，我可以先分清是失去帽子还是失去自由，哪一个损失更大。我非常喜欢自由是一个毫无牵挂的人，如果我为了帽子去打架，我将失去我的自由。这是个十分重要对我有更大意义的问题，是失去我的自由还是失去我的帽子？”

“对，”赫麦妮奇怪地望着伯金说，“就是的。”

“那么，有人抢走你头上的帽子你会同意吗？”新娘问赫麦妮。

这位高傲自信的女人渐渐转过身来，对这位插话人的问题似乎麻木不仁。

“不，”她语调缓慢答道，那腔调中分明隐藏着一丝儿窃笑，不像是她本人在说话。“不，我不允许任何人从我头上摘走我的帽子。”

“你会用什么方法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呢？”杰拉德问。

“我不知道，也许我会杀了他，”赫麦妮声调缓慢地说。

她的回答隐藏着一种狠毒奇怪的窃笑，动作上带有一种威慑和自信的幽默。

“当然，”杰拉德说，“我非常理解卢伯特的想法。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帽子而是心里安宁。”

“当然是心里安宁。”伯金说。

“好，你怎么说都行，”杰拉德说，“可是一个民族的问题，用这种方法能解决吗？”

“上帝保佑我，”伯金笑道。

“如果非要你做出决定，来解决问题呢？”杰拉德坚持说。

“假如一个民族的王冠已变成一顶旧帽子，窃贼把它摘走也是无所谓的。”

“但是哪一个民族或一个种族的王冠会变成是一顶旧帽子呢？”杰拉德坚持的说。

“我相信，肯定是这样的。”伯金说。

“我看不那么肯定。”杰拉德说。

“我不能赞成这种说法，卢伯特。”赫麦妮说。

“是吗？”伯金说。

“我真想赞成民族的王冠是一顶旧帽子的说法。”杰拉德笑道。

“那你戴上它一定像个傻瓜。”迪安娜说。迪安娜是小他十几岁的小妹妹，说话很冒失。

“我们能不谈这顶旧帽子了吗？”劳拉·克里奇叫道，“别争论了吧，杰拉德，我们要祝酒了，来咱们祝酒吧。满上，满上，好，干杯！祝酒词！祝酒词！”

伯金虽然看着他的杯子让人斟满了香槟酒，但脑子里仍然想着种族与民族灭亡的问题。泡沫溢出了酒杯，斟酒的人忙往后倾斜了身体。看到新鲜的香槟酒，伯金突然感到口干舌燥，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屋里的气氛使得他心烦意乱，他感到心头压抑得很。

“我为什么会这样做，还是出于什么目的？”他自问着。他似乎有了结论，用个庸俗的词来形容，他这样做是出于“偶然的目性”。他看了看走过来的男仆，发现他走起路来静悄悄的，态度冷漠，怀有侍从那种不满情绪。伯金感到自己多么厌恶祝酒、厌恶男仆、厌恶集会，甚至厌恶人类。然而他还是起身祝酒了，不知为什么他的心中一阵恶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顿饭终于结束了。几位男士来到花园里散步。这里有一块草地，摆着几个花坛，小小的花园边上隔着一道铁栅栏。这儿的景色非常宜人，放眼望去一条林荫公路沿着山下的湖泊蜿蜒而至。春光明媚，水波潋滟。湖对面的林子呈现出棕色，充满了一派生机。一群漂亮的泽西种乳牛来到铁栅栏前，光滑的嘴和鼻子中喷着粗气，好像是盼望主人们给它们面包干吃吧。

伯金倚靠着栅栏，一头母牛往他手上喷着热气。

“真漂亮，这头牛多么漂亮，”克里奇家的一位女婿马歇尔说，“这种牛的牛奶质量是第一好的。”

“真的，”伯金说。

“真的，我的小美人儿，哦，小美人儿！”马歇尔假声假气地说，这奇怪的声调让伯金笑得喘不过气来。

“刚才你们的那场比赛，谁胜了，鲁伯顿？”伯金问新郎，以便掩饰自己的笑声。

新郎从口中拔出雪茄烟。

“比赛？”说着脸上浮现出幸福的笑意，他不太想到提刚才往教堂门口跑的事。“我们是同时到达的。大概她先用手摸到了门儿，而我的手摸到了她的肩膀。”

“你们在说什么比赛？”杰拉德问。

伯金告诉他刚才新郎新娘赛跑的事。

“哼！”杰拉德不满地说，“你怎么会迟到呢？”

“鲁伯顿总是在讲什么灵魂不朽，”伯金说，“然后我们找不到钮扣钩了。”

“天啊！”马歇尔叫道，“结婚的日子里你谈什么灵魂不朽！你脑子里难道就没别的事好想了吗？”

“这有什么错儿？脸庞修饰得干干净净的海军军官敏感地红着脸问。

“因为听起来你不像是来结婚的，倒像是要被处死。谈什么

灵魂不死！”这位连襟加重语气说。

他的话很无聊。

“谈论半天，你的结论是什么？”杰拉德问，竖起耳朵来准备听一场玄学讨论。

“今天你不应该需要灵魂吧，小伙子？”马歇尔说，“它会妨碍你的。”

“行了！马歇尔，去跟别人聊吧。”杰拉德突然不耐烦地叫道。

“我保证，我是关心，”马歇尔有点不满意地说，“说太多的灵魂

他愤愤然欲语不休，杰拉德生气地瞪着他。一直看着他胖胖的身体消失在远处，杰拉德的目光这才渐渐变得和缓、亲切了。

“有句话要对你说，鲁伯顿，”杰拉德突然转向新郎说，“劳拉会不会像罗蒂那样给我们家带来一个傻瓜呢？”

“这你就放心吧。”伯金笑道。

“我还没注意他们。”新郎笑道。

“刚才那场赛跑是怎么回事？谁先跑的？”杰拉德问。

“我们来晚了。下马车的时候，劳拉正站在教堂院子的台阶上。看见我她就往前跑。你干吗生这么大的气？这有伤你家的尊严吗？”

“当然会，有点儿，”杰拉德说，“做什么事都要讲究分寸才是，不能做得有分寸，就不要做了。”

“这句格言真是太妙了。”伯金说。“我的说法你不同意吗？”杰拉德问。“非常同意，”伯金说，“只是你用格言式的口吻说话让我感到别扭。”

“该死的卢伯特，真希望有适合你的格言。”杰拉德说。

“不，我可不要什么格言，可你总把它们抬出来。”

杰拉德对这种幽默付之一笑，然后又扬扬眉毛表示不屑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顾。

“行为应该有准则，你不相信吗？”他苛刻地向伯金问道。

“准则，不。我讨厌所有的准则。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倒应该有些准则。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的自我，他应该自行其事。”

“你说的那个‘自我’是什么意思？”杰拉德问，“是一句格言还是一些陈词滥调呢？”

“我的意思是做你想做的事。我认为劳拉挣脱鲁伯顿跑向教堂大门正是想做自己的事，这应是一个绝好例子，妙极了。一个人循着自己的自然冲动做事是最难能可贵的，这才最有绅士风度。假如你能做到你就是最有绅士风度的人。”

“你不会指望我认真对待你的话，你以为我会吗？”杰拉德问。

“是的，杰拉德，我只希望有少数能认真听我的话，你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恐怕我是不能满足你的指望，无论如何也不能。你可是认为人人都可以自行其事。”

“我一直这样认为。我希望人们喜欢他们自身有个性化的东西，这样他们就可以自行其事了。可人们偏偏都只爱集体行动。”

“可我，”杰拉德很严肃地说，“不喜欢像你所说的那样置身于一个人们独立的、自行其事的、顺着自然冲动行事的世界中。我想这样人们在五分钟之内就可能相互残杀起来。”

“这么说你非常喜欢杀人了。”伯金说。

“你什么意思？”杰拉德气愤地问。

伯金说：“不想杀人的人是不会干出杀人的事来的，别人想让他杀他也杀不了。这是一条真理。要杀人必须有两个条件：杀人凶手与被害人。被害的人就是适合于被人杀害的人，他身上潜伏着一种巨大的被害欲望。”

“你的话纯粹是胡说八道，”杰拉德对伯金说，“其实我们谁

也不想被杀害，倒是有不少人愿意让我们去杀人，这还说不定呢。”

“这种观点令人恶心，杰拉德，”伯金说，“怪不得你惧怕自己，害怕自己的幸福生活。”

“我什么时候惧怕自己？”杰拉德说，“再说我认为自己很幸福。”

“你心里潜伏着一种欲望，希望有人能把你的内脏挖出来，于是你就想象别人的袖子里藏着刀子。”伯金说。

“何以见得？”杰拉德问。

“从你一言一行观察出来的。”

两个人对峙着。他们之间的恨是那样奇特，这种恨已经跟爱差不多了。他们之间总是这样，每次争论总会导致一种接近，一种奇特、可怕的亲近，或恨、或爱、或两者兼而有之。他们可以满不在乎地分手，似乎分离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他们的确把它当作一件小事。然而燃烧着的心却相互映射着，一起燃烧着，这一点他们从来不会承认。他们始终保持一种漫不经心、毫无拘束的友谊，并不想把双方的关系搞得矫揉造作，没有男人味，更不想那样心心相映、热热乎乎的。他们从来就不相信男人之间会交往过亲甚密，因此，他们之间的潜在友情受到压抑而未能得到任何发展。

第三章 教室

学校一天的课时就要结束了。最后一堂课正在上着，教室里宁静、安谧。这堂课是基础植物学。课桌上摆满了杨花、榛子和柳枝供孩子们临摹。下午就要结束了，天色变暗了，教室里光线黑极了，孩子们无法再画下去了。厄秀拉站在前面给孩子们提出问题，帮助他们掌握杨花的结构和意义。

西边的窗户辉映着一抹浓重的桔黄色，孩子们的头上被夕阳勾画出一圈火红金黄的轮廓，对面的墙壁也涂上了一层瑰丽的血红。可厄秀拉对这幅景色并没有在意，她很忙，白天就要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就像大海退潮时从高潮到平静一样，渐渐收尾了。

这一天就像以前的日子一样恍恍惚惚地过去了。此时她有点急匆匆地要处理完了手头的事。她给孩子们提着问题，催促着他们回答，为的是在下课的铃声敲响时，让他们弄懂这天应该学到的知识。她手里拿着杨花站在教室前的阴影中，微微前倾着身体向孩子们讲着，她沉浸在教学的激情中。

门“咔嗒”响了一声，她听到但没去注意。突然她浑身一惊，她看到一个男人的脸出现在那一道血红金黄的光线中，而且就在她身边。他浑身罩着回忆般的金光在看着她，等着她的注意。这个身影简直把她吓坏了，她觉得自己就要昏过去了。她压抑多时的立即从潜意识中痛苦地爆发出来了。

“我没有吓着你吧？”伯金同她握着手说，“我还以为你会听到我进来的声音。”

“没有注意，”她吓坏了，几乎说不出话来。他笑着说他很抱歉。她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

“天太黑了，”他说，“开开灯好吗？”

说着他走到边上打开了电灯，灯光很强。教室里清晰多了，跟刚才比显得陌生许多了，他刚来到的时候，这儿序满了一片魔幻色彩。伯金转过身好奇地看着厄秀拉。她惊诧地睁大眼睛了，嘴唇有些哆嗦，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刚刚被惊醒的人一样。她的脸庞洋溢着一种温柔的美，就像柔和的夕阳一样在闪烁。他看着她，又添一分喜悦。

“你正在介绍杨花？”他问着，顺手从讲台上拣起一颗榛子。“都长成这么大了吗？今年我还没有留意过呢。”

他手中捏着榛子雄花，看上去很专注。

“还有红的！”他看着雌蕊中露出的绯红色说。

然后他在课桌里穿行着，去看孩子的教课书，厄秀拉的目光随着他走来走去，他的稳重令她窒息。她平平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他在另一个世界里聚精会神地走动。他那静悄悄的身影几乎像凝结着一个空洞。

突然他向她扬起脸来，听到他的声音她的心跳加快了。

“给他们一些彩笔吧，”他说，“让他们把雌性花涂上红色，雄性花涂成黄色。我想应该能画出来，只涂红、黄两种颜色。素描最能反映这种情况，要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我这儿没有彩笔。”厄秀拉说。

“别处应该有的，红的和黄的，你只需要这两种。”

厄秀拉打发一个男孩子去找。

“彩笔会把书弄脏的。”厄秀拉对伯金说，脸红透了。

“没有关系的，”他说，“你必须把这些东西标明，这是你讲课的重点，不需要记录主观印象。重点就是红花儿的小红斑点儿和悬坠着的黄色雄性杨花，黄色的花粉从这儿飞到那儿。将这事画成图，就像画张孩子的脸一样——两只眼、一只鼻子、嘴里长着牙齿，就这样——”说着他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孩子的脸形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时，玻璃门外出现了另一个人的身影。来人是赫麦妮·罗迪斯。伯金走过去为她打开门。

“我看到了你的汽车。”她对他说，“我进来看看，不打扰你的工作吧？我想看看你履行公务时的样子。”

她亲昵愉快地看着他好半天，然后笑了一下，接着她向厄秀拉转过身来，厄秀拉和她的学生们始终在注视这对情人。

“你好，布朗温小姐，”赫麦妮唱歌般在同厄秀拉打招呼，那声音低沉、奇妙，像在唱歌，又像在打趣。“我进来，你不介意吧？”

她用那双灰色、充满讽刺意味的眼睛一直盯着厄秀拉，似乎要把她看透。

“哦，没关系。”厄秀拉说。

“真的吗？”赫麦妮追问道，态度镇定、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霸道行为。

“哦，没关系，我很高兴。”厄秀拉笑道，既激动又惊慌，赫麦妮在接近她，那样子好像跟她很亲昵，然而她怎么能亲近厄秀拉呢？

赫麦妮正是需要这样的回答。她转身满意地对伯金说：

“你做什么呢？”那声音是漫不经心的。

“讲授杨花，”他回答。

“是的！”她说。“从你那学到了什么？”她用一种开玩笑的讽刺的口吻说话，似乎这一切都是在做一场游戏。她拣起一片杨花，引起了伯金的注意。

她身穿一件宽大的绿色大衣，大衣上透着凸出的图案，在学校的教室里显得有些怪模怪样的。大衣高领和大衣的衬里都是用黑色皮毛做的，里面穿着一件香草色的上衣，边儿上镶着深色灰毛，很合适的帽子也用灰毛装饰着暗绿和暗黄色的图案。她高大、模样很怪，就像从什么稀奇古怪的图画上走下来的人一样。

“这红色的小椭圆花儿你认识吗？它能长出坚果呢。你研究过它们吗？”他问赫麦妮，他一边指着她手中的枝子说，一边走近她。

“没有，”她回答，“这是什么？”

“这些花儿是产籽的，这长长的杨花是使它们受精的花粉。”

“是吗？是吗？”赫麦妮重复着，看得更加仔细认真了。

“然后它们要先受精，坚果就从这些红红的小东西里长出来。”

“小小的红色火焰，红色火焰。”赫麦妮自言自语着。她在那长出红花儿的小花蕾看来看去。

“真好看啊，我觉得它们太美了，”她凑近伯金，细长苍白的手指指点着红红的花丝说。

“你以前大概没有注意过它们吧？”他问。

“没有，从来没有。”她答道。

“从今往后你会经常注意它们。”他说。

“对，我会注意的。”她重复他的话说，“谢谢你给我讲的这么多东西，它们太美了，小小的红火苗儿——”

她对此那么入迷，甚至于有些发狂，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厄秀拉和伯金都感到大惑不解。这些红花蕊竟对赫麦妮有那么一种奇妙的吸引力，而且令她产生了某种神秘的激情。

这堂课上完了，教课书放到一边不用了，学生们终于放学了。但赫麦妮仍然坐在桌前，双肘支在桌上，两手托着下腮，苍白的长脸向上仰着，不知在想些什么。伯金走到窗前，从灯光明亮的屋里朝外观望，外面的春雨静悄悄的下个不停。厄秀拉把她的东西都归置到柜子里去。

赫麦妮终于清醒了，她站起身走近厄秀拉问道：

“你妹妹回家来了？”

“回来了。”厄秀拉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回贝多弗来满意吗？”

“不满意。”厄秀拉说。

“不会吧，我想她应该会忍受的吧。我呆在这里经常竭尽全力忍受这个地区的丑陋面目。你可以来看我吗？和你妹妹一起来布莱德比住几天，好吗？”

“十分谢谢您了。”厄秀拉说。

“那好，我会给你写信的，”赫麦妮说，“你妹妹真的会来吗？要是能来我会很高兴的。我觉得她这个人很好，她的一些作品也是非常优秀。我有她的一幅木刻，上了颜色的，刻的是两只水鸳鸯，你从来没有见过吧？”

“没有。”厄秀拉说。

“我觉得那幅作品妙极了，就像真的动物在那里闪光——”

“她的雕刻作品很古怪。”厄秀拉说。

“不，十分美妙，充满了原始激情——”

“特别奇怪，不知为什么她总喜欢一些小东西？她经常画一些小东西，小鸟儿啦，或者小动物什么的，人们可以捧在手的那些。她还特别喜欢用望远镜的反面观察事物、观察世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赫麦妮俯视着厄秀拉，用一种超然、审视的目光久久地盯着她，这目光使得厄秀拉激动不已。

“是啊，”赫麦妮总算开口说话，“这有些奇怪。也许那些小东西对她来说更难以捉摸——”

“也可能不是这样的，一只老鼠并不比一头狮子难以捉摸，不是吗？”

赫麦妮再一次俯视着厄秀拉，认真地查看着她的脸，她似乎仍然按照自己的思路想着什么，并没有在意对方说的话。

“我不知道。”她回答。

“卢伯特，卢伯特，”她用唱歌般的声音叫他过来，于是他默

默无声地靠近了她。

“小的东西会比大的东西更微妙吗？”她问道，喉咙里忍着一种奇特的笑，她好像不是在提问题而是在娱乐。

“不清楚。”他说。

“我讨厌令人不可捉摸的东西。”厄秀拉说。

赫麦妮缓缓地巡视她，问：“是吗？”

“我觉得小的东西表现出的总是软弱的。”厄秀拉说着抬起了胳膊，仿佛她的尊严受到了威胁。

赫麦妮没有注意这些。突然她的脸色有些紧张，眉头紧锁着，她仿佛想着什么，竭力要表达出来自己的意思。

“卢伯特，你是不是认为，”她根本没有理会厄秀拉在一旁，问道：“你真得认为唤醒了孩子们的思想是件有价值的事吗？”

伯金脸上蒙上一道阴影，他气愤了。只见他的两腮下陷着，脸色苍白，面目很吓人。这个女人提出的严肃而又扰乱人意识的问题折磨着他，并且说到了他的痛处。

“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们不是被唤醒的，而是他们自然会有思想的。”

“可是，你是否认为加快或刺激他们的思想发展会有好处吗？不让他们知道榛子为何物不是也很好吗？为什么要把关于榛子的知识分割成一点点讲呢？让他们全面认识不是更好？”

“不管你怎么想，你是否希望让这些小红花儿在这儿受精呢？”他严厉地问。他的语调残酷、尖刻、蛮横。

赫麦妮的头虽然仰着，但脸上却出现茫然的表情。伯金在旁边很生气。

“我不知道，”她和解地说，“我真不知道。”

“可对你来说知识就是一切，应该是你的全部生命，”他愤愤地脱口而出。她缓缓地巡视着他。

“是吗？”她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知识，是你的全部、你的生命，你只有这个知识，”他喊道，“你的嘴里有一棵树，它的上面只有一粒果实。”

她于是沉默了一会儿。

“是吗？”她无动于衷地说。然后她又怪声怪气地问：“什么果子，卢伯特？”

“应该是永恒之果。”他气愤地答道，他自己都反感这个比喻。

“是的，”她说道，看上去有些疲惫。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片刻后，她竭尽全力振作起精神，又恢复了那漫不经心的歌唱般的语调。

“不！从我的角度考虑，卢伯特，你不要以为孩子们有了这些知识会变得更好、更富有、更幸福，还不如让他们顺其自然不受影响。假如他们仍然是动物，简单的动物，粗犷、凶暴。什么样子都可以，就是不能让他们有自我意识而无法顺其自然。”

大家都认为她说完了，可她喉咙里嘟嘟啾啾也又接着说了起来：“他们怎么变化都行，就是不要长大不要成为灵魂上的残废，感情上的残废，最后自食其果，无法——”赫麦妮仿佛变成一个神情恍惚的人一样握紧了拳头——“无法顺其自然地行事，总是处于谋划阶段，总是选择来选择去一事无成。”

大家又认为她的话说完了。当伯金要回答她时，她又狂热地说：“总想去自行其事，始终非常清醒，自我意识过强，注意自己的每一言每一行，难道这样做很好吗？其实不如是动物，一个没头脑的动物，动物都比这强，这样真不值。”

“难道你确信是知识让我们有了自我意识，使得我们失去了生命。”伯金烦恼地问。

她睁大眼睛打量着他说：

“是的，”她停顿一下，茫然地看着他。然后她用手指抹了一下眉毛，显得有点疲惫。这个动作令他反感极了。“头脑这东

西，”她说，“就是死亡。”她渐渐睁开眼睛看着他说：“难道头脑，”她浑身激动地说：“不是我们的末日吗？它不仅毁灭了我们的自然属性，也毁灭了我们全部的本能，今天的年轻人难道长大以后连活的机会都没有就死了吗？”

“那是因为他们太没有头脑，而不是因为他们有头脑。”他粗暴地说。

“你那么肯定吗？”她叫道。“我反而觉得正好相反。他们的自我意识太强了，就是死了都被意识压迫。”

“他们被虚假的观念所禁锢，因而受到局限。”他叫着。

赫麦妮对他所说的每句话并不在意，仍然热衷地发问：

“当我们获得知识时，我们就放弃了一切，就只剩下知识了，不是吗？”她为之动情地问道。“如果我懂得了这花儿是怎么回事，那么我是失去了花朵，然后获得了那么点知识？我们难道不是在用实体换来影子，我们难道不是为了这种僵死的知识而失去了生命？对我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知识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也没有。”

“你不要在这里在搬弄词藻，”伯金说，“知识对你来说意味着一切。其实你的人同野兽的理论，只不过是头脑里一种想法。你并不想成为野兽，你只是想证明一下你的动物本能，从而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满足。这都是可悲的，比最墨守成规的唯理智论更没落。你喜欢激情，喜欢野兽的本能，实际上是唯理智论最坏的表现形式，难道不是吗？激情和本能，你非常眷恋着这些，但它们只存在你的头脑中，在你的意识中。在你的头脑中这些都发生，发生在你的脑壳里。只是你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罢了，你不能用谎言来代替真实的东西。”

对伯金的批判赫麦妮报以极其冷酷刻毒的表情。厄秀拉站在那儿，脸上呈现出的惊诧与羞赧。他们相互这样攻击，真把厄秀拉吓坏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完全是夏洛特小姐的翻版。”他用令人难以捉摸的口吻说。他要冲破这空荡荡的空间传播指责她的话。“你有了那面镜子，使你的意志变得的顽固，使你的领悟能力一成不变，你的意识世界是封闭的，除此以外再没别的了。在这面镜子里你或许获得了一切。现在你似乎明白了，你要返朴归真了，想不要知识成为野蛮人。你要的是一种纯粹感觉与‘激情’的生活。”

他用一个“激情”来讥讽她。她气得浑身直打颤，无言以对，那神态很像古希腊神谕宣誓所里的女巫。

“所谓激情对你来说也是虚伪的，”他激烈地继续说，“压根儿不是什么激情，而是你的意志。你要牢牢抓住的东西，为的是控制它们。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一具真实的躯体，一具充满神秘、富有肉感的生命之躯。你没有性欲，有的只是你的意志，意识思想、权力欲和知识欲。”

他看着她又恨又蔑视，同时看到她在痛苦，自己也感到十分痛苦。他感到羞耻，觉得自己不应该去折磨她。他好想跪下肯求她的宽恕，可他又无法熄灭心中的愤怒。他又忘记了她的存在，又用充满激情的声音：

“顺其自然！”他叫道，“你还顺其自然！谁都比不了你老谋深算！你依赖你的老谋深算，这才是你，你想用你的意志去控制一切，老谋深算与主观意志是你需要的。你那可恶的小脑壳里装的全是这些，它就像一枚坚果，应该砸碎它，如果它不破碎你还是这样，就像没有蜕化的昆虫一样。真希望有人砸碎了你的脑壳，他能够把你变成为一个自然的、有激情的、有真正肉欲的女人，也许你可以将其意识化。”

一种紧张的气氛包围在空中，他说了那么多似乎不能令人原谅的话。而厄秀拉却十分关心的是借助伯金的话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她脸色苍白，很茫然地问：

“你真地需要肉欲吗？”

伯金看着她，认真地解释道：

“是的，我需要的不是别的，我只需要这个。这是一种满足和完美——你的头脑是无法获得这美妙的伟大的知识——它是自立存在。它可以让你自己本身去死亡，但却又让另一个自我去复活。”

“可那是些什么样的东西？这些知识不是头脑中有的，你是怎样获得的呢？”她无法解释他的话。

“在血脉中，”他回答，“当意识和已知世界沉入黑暗中时——什么都变成无有——就会有一场大雨。然后你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可以感知的黑暗躯体中，变成了一个魔鬼——”

“我怎么会变成一个魔鬼呢？”她问。

“女人嚎叫着寻找她的魔鬼情人，”他说话，“我不知道这是指什么东西。”

赫麦妮总算从死亡中醒来了。

“他真可怕，是个撒旦主义者，不是吗？”她拖长声对厄秀拉说，那奇怪的声音产生共鸣时又在话尾增加了一种嘲弄，似乎他是个阉人。

“我才不是，”他说，“你们是真正的魔鬼，你们不允许生命存在。”

赫麦妮目光恶毒、傲慢地审视了他好久。

“什么你都懂，不是吗？”她语调缓慢、冷漠，透着狡猾的嘲弄味儿。

“够了，”他说，他的表情像一块生硬的钢铁。赫麦妮此时感到一种可怕的失落，同时又感到释然。她转身亲昵地对厄秀拉说：

“你们一定会来布莱德比吗？”

“是的，我很乐意去。”厄秀拉说。

赫麦妮很满意她的回答，却又心不在焉地想着什么，似乎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魂一样。

“我太高兴了。”她说着振作起了精神，“两周之内的任何时间来，行吗？我会把信写到这里来，写到学校，行吗？好吧。你千万一定要来，好。我太高兴了。再见！再见！”

赫麦妮紧紧拉着厄秀拉的手凝视着她。她明白厄秀拉是她的直接情敌，这点让她很高兴，不知是否有点奇怪。她马上就要告辞了。与别人告别，让她感到有力量，感到占了便宜，把别人留在原地。再说，她在仇恨中带走了这个男人，这更是再好不过了。

伯金失神地一动不动站在一旁，可当她告别时，他又开始讲起来：

“在这个世界上，真实的肉欲与我们那些罪恶的放荡性意淫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晚上，我们总要扭开电灯在灯光下品味我们自己，于是这东西都注入我们头脑里了，真的。你要想理解肉欲的真实，你就先坠入无知中要忘掉一切，放弃你的意志。首先要学会死你才能有了人生。”

“可我们太自傲了，就这么回事。我们是太自傲，而不是自豪。自豪感在这里一点都没有，我们傲气十足，造成一种假象欺骗自己。我们宁可死也不放弃自己那一丁点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自我意志。”

屋里一片安宁。两个女人对他产生不满和敌意。而他却好像在某种正式场合上做讲演。赫麦妮连听都不愿意再听了，耸耸肩表示十分厌恶。

厄秀拉好像在偷偷看着他，连她自己都不清楚她在看什么。他身上有一种巨大的魅力——某种内在的奇特的低沉声音发自这个消瘦、苍白的人，仿佛来自遥远地方的声音在帮助她认识他。他变幻多端的眉毛和下腭，漂亮、优雅的曲线展示着强有力生命本身的美。她不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但她感到一种满足与畅

快。

“可是，尽管我们有着强烈的肉欲，但我们能控制没有去放纵，是吗？”她转身问他，蓝色的眼睛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她微笑着，向他挑战。于是，他的眼睛与眉毛立时露出神奇、毫无拘束、令人心动的迷人的微笑，但他的嘴唇丝毫没有动一动。

“不，我们没有，”他说，“因为我们的自我存在意识太强烈了。”

“肯定地说，这并不是自傲的问题。”她叫了起来。

“是的，不会是别的。”

她简直迷惑了。

“你不承认人们都会为自己的肉欲力量感到骄傲吗？”她问。

“这说明他们其实不是肉欲者，而只是感觉者，这是另一个问题。意识到自己是人们的本能，偏偏又很自傲，这不但不是解放自己，却让自己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他们并不来自于同一个中心，他们

“你想用点茶吧，嗯？”赫麦妮转身优雅、和蔼地对厄秀拉说。“你都工作了一整天呀——”

伯金的话戛然而止。厄秀拉感到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她感到愤怒。伯金绷紧脸道别，似乎他不再注意她了。

他们走了，厄秀拉站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关掉了电灯，又一次坐在椅子上失魂落魄起来。她哭了，不清楚是欢喜还是悲伤。

第四章 跳水者

一个星期过去了。星期六这天下起了毛毛细雨，时下时停。雨暂时不下的时候，戈珍和厄秀拉出来散步，朝威利湖走去。空气清新，四周散发着薄薄的晨雾，小鸟在枝头上吱吱喳喳唱着歌。姐妹俩在清晨柔和、细腻的雨雾中兴致勃勃漫不经心地走着。路边黑刺李绽开了湿漉漉的白花瓣儿，那小小的棕色果粒在晶莹的白花中若隐若现。灰蒙蒙的雨后，紫色的树枝显得黯淡，高大的篱笆生动地闪晃着它的阴影，走近了才看得清。早晨，万象更新。

姐妹俩来到威利湖畔，但见湖面上一派朦胧，幻影般地向着湿漉漉的树木，草地洒着透明的白雾，草丛中的甲虫不停地叫着，十分悦耳，远处有微弱的电动机声，鸟儿争唱着美妙的歌，湖水神秘地汨汨淌了出来。

两位姑娘欣然而至。走到湖的角落里，离大路不远处，一棵胡桃树掩映着一座爬满鲜苔的停船房，此处还有一座泊船码头，码头上在绿色朽柱下停泊着一条船，它的影子在湖水上荡漾着。夏天就要到来了，到处都笼罩着绿荫。

突然，从停船房里闪出一个白色的身影，飞快地掠过泊船码头。就像一道白色的孤光在空中划过，水面上飞溅起一团浪花，接着在缓缓的涟漪中钻出一个游泳者。他置身在另一个水淋淋、遥远的世界。他与这纯洁透明的天然水域浑为一体。

戈珍站在石墙边看着。

“我好羡慕他呀。”她低沉、满怀渴望地说。

“嚯！”厄秀拉不尽颤抖着说：“好冷！”

“是啊，这样的天气在湖里游泳是多么棒啊，真太了不起了！”姐妹俩站着，看着泳者游向碧波鳞鳞的湖心游去。他的身

体随着双臂的交叉动作前进着，他很悠闲地游着，渐渐与那水雾和朦胧的树林溶为一体。

“你不希望自己亦能这样吗？”戈珍看着厄秀拉问。

“我希望这样，”厄秀拉说，“不过我不能十分确定，这水太凉了。”

“是啊。”戈珍勉强地说。她很专注地盯着湖中游泳的人。她游了一程后就翻过身来仰泳，眼睛已经看到了在墙下的两个姑娘。她们可以看到微波中闪现出他红润的脸庞，并感觉到他在看她们。

“是杰拉德·克里奇。”厄秀拉说。

“我知道的。”戈珍说。

她一声不响的站在那里，瞧着他矫健的游泳姿势和上下起伏的脸。他边游边看她们，深深地为自己而感到自豪，自己现在处于多么优越的位置上，自己拥有一个世界。现在他可以我行我素，丝毫不受他人的影响。他喜爱自己那强有力的击水动作，喜爱冰冷的水猛烈撞击他的四肢将他浮起。他注意到湖边上的姑娘们在看他，他的心里非常高兴。于是他在水中举起手臂向她们打招呼。

“他在跟我们打招呼呢。”厄秀拉说。

“是啊。”戈珍回答道。她们一直在看着他。他又一次挥舞着手臂，希望他们看到，那动作很怪。

“很像尼伯龙根家的一个人。”厄秀拉笑道。可戈珍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俯视水面。

杰拉德猛地一个翻身，用侧泳的姿式快速游泳。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湖中心，拥有这里的一切。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毫无疑问，他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欢这种孤独。他幸福地伸展双腿，伸展全身，没有任何束缚，也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挂念，在这个水的世界中只有他自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戈珍太羡慕他了，他所拥有那种纯粹的孤独与流水，这些都让她那样渴望，她太渴望得到那一刻了。她感到自己站在路上仿佛受到诅咒。

“天啊，作一个男人有多么好啊！”她叫道。

“什么？”厄秀拉惊叫道。

“自由、解放、灵活！”戈珍因为兴奋脸色红润、光采照人地叫着。“作一个男人，想做什么就可以做。没有女人那样有许许多多的障碍。”

厄秀拉弄不清戈珍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突如其来地大叫。

“你在想做什么呢？”她问道。

“什么也没有，”戈珍立刻回敬着叫道，“只是假设而已。比如我想要在这水中游泳吧，但绝对不可能，我生活中不可能出现这件事，我也不能脱掉衣服跳进水中去。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合理，简直阻碍着我生活嘛！”

戈珍的脸涨得通红，她气愤极了，这让厄秀拉不知所措。

姐妹俩继续在路上走着。她们恰好要穿过肖特兰兹下方的林子。她们放眼望去，但见那一长溜矮矮的房屋，在湿漉漉的清晨朦胧中更富有魅力一棵棵雪松掩映着一扇扇窗口。戈珍似乎在仔细琢磨着美丽的景色。

“你觉得它是不是太迷人了，厄秀拉？”戈珍问。

“太迷人了，”厄秀拉说，“清静而迷人。”

“它属于某个时代是有一定风格的。”

“哪个时代？”

“大概是十八世纪，朵拉茜·华兹华斯和简·奥斯汀那个时代，你说呢？”

厄秀拉笑了。

“难道不是吗？”戈珍又问。

“也许是吧，我总觉得克里奇家的人跟那个时代不般配。我听说，杰拉德正盖一座私人发电厂，为这些房屋供电，他还要用最时髦的东西着手改造它们呢。”

戈珍极快地耸耸肩说：

“那是应该，这是不可避免的嘛。”

“对呀，”厄秀拉笑道。“他把几代人要做的事一下子都做了。为这个，人们都在恨他。他摠着别的脖领子拖着人家走。也许到他把能改进的地方都改进了，再也没有什么可改造的时候，他的末日就到了。不过，他做这些是应该的。”

“当然，他应该做。”戈珍说，“说实在的，我还没见过像他这么能干的人。不幸的是，他这样能干，后果呢？”

“我知道，”厄秀拉说，“就是流行的最新的机器呗！”

“太对了！”戈珍说。

“你知道吗？他杀死了他的弟弟呢。”厄秀拉问。

“杀死他弟弟？”戈珍大叫着皱起了眉头，她不能接受这种说法。

“你真不知道？是这样！我还以为你知道了呢。他和弟弟一起玩一支枪。他让弟弟低头去看装了子弹的枪筒，他开了枪，把他弟弟的头打开了花，这太可怕了！”

“好可怕！”戈珍叫道，“这件事是否在很久以前发生的吧？”

“对，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厄秀拉说，“这件事是我所知道的，我认为最可怕的事情。”

“他其实不知道枪里上着子弹，对吗？”

“对，枪是在马厩里藏了好多年的老枪了。没有人知道枪里有子弹上了膛，而且没有人知道这支老枪还会响啊。悲剧就这样发出了，真是吓死人啊？”

“真太可怕了！”戈珍叫道，“孩提时代出了这样可怕的事，恐怕一生都要负疚，想想都害怕。你想这事儿，两个男孩子一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玩得好好的，不知怎么的，祸从天而降。厄秀拉，这太可怕了！我受不了。如果是谋杀还可以理解，因为那是有意去做的事。可这种事却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这——”

“或许在潜意识中存在着有意。”厄秀拉说，“这种偶然突发的杀戮说不定隐藏着一种原始的杀人欲，你说呢？”

“杀人欲！”戈珍冷漠、有点生硬地说。“我觉得这不应该算是杀人。我猜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孩子说：‘你看着枪口，我搬一下板机，看看这枪怎样。’我觉得这纯粹是偶然事故。”

“不，”厄秀拉说。“当别人低头看枪口时，我绝不会扣动板机的。人的本能都不应该这样做，不会的。”

戈珍不说话了，但心里十分不服气。

“那当然，”她冷冷地说。“如果这事发生在女人身上，而且是个成年女人，她的本能会阻止她这样做。可两个一起玩的男孩子会这样做吗？”

她既冷酷，又生气。

“不会的。”厄秀拉坚持说。忽然身后几码处传来某个女人大叫的声音：

“哎呀，该死的东西！”她们走上前去，发现劳拉·克里奇和赫麦妮·罗迪斯在篱笆墙里，劳拉·克里奇使地劲摇晃着门想跑出来。厄秀拉上前忙帮她打开门。

“谢谢您，”劳拉说着抬起头，脸红得像个悍妇，一脸疑惑地说：“绞链掉了。”

“是的，”厄秀拉说，“这门也太沉了。”

“真奇怪！”劳拉大叫着。

“您们好啊！”赫麦妮用歌唱般的声音说。“天儿这么好。你们来散步吗？好。这的青枝绿叶美吗？太美了，太美了。早晨好——早晨好，你们会来看我吗？谢谢了，下星期，好，再见——再——见。”

戈珍和厄秀拉并肩站着，看着她缓缓地点头，缓缓地挥手道别。她的微笑很假，浓密的头发滑到了眉际，看上去高大、奇怪、令人胆寒。然后姐妹俩走开了，似乎低人三分，让人家打发走了一样。四个女人就这样分别了。

当她们走到较远的时候，厄秀拉红着脸说：

“我觉得她真没礼貌。”

“谁？赫麦妮·罗迪斯？”戈珍问，“为什么？”

“她待人的态度，没礼貌！”

“怎么会呢，厄秀拉，她哪点没礼貌了？”戈珍有点冷漠地问。

“她的一切举止，哼，她想欺侮人，没礼貌。这个没礼貌的女人想欺侮人。‘你们会来看我’，好像我们往上爬去巴结她抢这份恩赐似的。”

“我不明白，厄秀拉，你为什么要生气？”戈珍有点恼火地说，“那些女人才无礼——那些脱离了贵族阶层的女人。”

“可是这真是太多余了，也太庸俗了。”厄秀拉叫道。

“不，我没看出来。假如我发现了这一点，我才不允许她对我无礼。”

“你认为她喜欢你吗？”厄秀拉问。

“哦，不，我可不知道。”

“那她为什么请你去布莱德比作客？”

戈珍微微耸耸肩膀。

“我想她一定明白我们不是普通的人。”戈珍说，“不管她怎样做，她并不傻。我也许会同一个我反感的女人交往，也不喜欢同那些墨守成规的普通女人在一起。赫麦妮·罗迪斯在某些方面是敢于冒险的。”

厄秀拉在品味着她说的这番话。

“这一点我表示怀疑，”她回答，“她什么险也没冒。她能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这些老师去做客，这点倒值得我们敬佩，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冒什么险。”

“太对了！”戈珍说，“想想吧，好多女人还不敢这么做呢。她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她的特权，这就不错。我想，真的，如果我们处在她的位置上，我们也会这样做的。”

“才不呢，”厄秀拉说，“不，那样做我会烦死的。我没有时间去和她做这种游戏。太有失我的身份了。”

这姐妹俩就是这样有时像一把剪刀，把所有发生的不痛快的事用剪刀剪断；有时又像一把刀和一块磨刀石相互磨擦。

“当然，”厄秀拉突然叫道，“去看她，她应该谢谢我们才对。你十全十美、长得漂亮，比她漂亮一千倍，她什么时候都不能跟你相比。你的衣着我觉得也比她美一千倍。她从来没有像一朵花似地鲜艳、自然，总是那么老气横秋、老谋深算。但的确我们比大多数人聪明。”

“一点不错！”戈珍说。

“应该承认这点才是。”厄秀拉说。

“当然应该，”戈珍说，“其实，真正的美应该是绝对的一般和平凡，就像街上的行人那么平凡。把自己当成一个人类的杰作，我们说的并不是实际上的人，而是由艺术创造出来的行人——”

“太好了！”厄秀拉叫道。

“当然啦，厄秀拉，是太好了。谁都无法超脱尘世，十足的真实才是艺术创造出来的平凡。”

“装扮自己要装扮得体，否则真没意思。”厄秀拉笑道。

“真没有意思！”戈珍说。“真的，厄秀拉，这太没意思了，就这么回事。一个人希望自己能口若悬河，便学着高乃依那样夸夸其谈。”

戈珍连珠炮似地说着，脸红了，心儿激动起来。

“而且高傲自大，”厄秀拉说，“人们都能想象出鹅群中的白天鹅有多么高傲自大。”

“没错，”戈珍叫道，“鹅群中的白天鹅。”

“人们都忙着装扮成丑小鸭，”厄秀拉嘲讽地笑着说，“我可不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只丑陋的、可怜的小鸭子。我总不自觉地以为自己是鹅群中的白天鹅。希望人们看到我自己的样子。我才不管他们怎么看我呢，爱怎么看怎么看。”

戈珍抬头看看厄秀拉，心里有点奇怪，说不出的妒忌与厌恶。

“当然，我们只有一件事就是不理睬任何人，就这样。”她说。

姐妹俩又回家了，回去读书、谈天、做点活儿，一直到星期一又开始上课。厄秀拉常常想不清楚除了学校一周中的始与终及休息日的始与终以外，她还等待别的什么。全部的生活就是这样啊！有时，她仿佛感到自己的生活虚度过去，想到这里她感到很害怕。但她并没有真的认命。她仍然让精神更加向上，她的生活就像一棵幼苗，缓缓发育着但还未钻大出地来。

第五章 火车上的故事

一天，伯金奉诏去伦敦。他经常不在家里住。因为他的主要工作在诺丁汉城，他在诺丁汉有住所，但他也常常去伦敦或牛津。他的流动性很大，他的生活似乎不稳定，没有任何固定的节奏，没有任何模式。

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他看到杰拉德·克里奇正在读报纸，他很明显也是在等火车。伯金站在远处的人群中，不想率先接近别人是他的本性。

杰拉德不时地抬起头四下张望，这是他的习惯。虽然他眼睛始终盯着报纸，但他却时刻监视四周。仿佛他头脑中流动着两股意识。他一边思考着从报上看到的東西，苦想冥思着，一边盯着周围的环境，不让任何事物逃出他的眼睛。伯金在远处一直盯着他，对他这种双重神态很生气。伯金还注意到，尽管杰拉德在社交场合举止异常温和，但他似乎总在防着别人。

杰拉德看到了他，脸上露出高兴的表情，他向他伸出双手并向他走过来了，伯金感到很惊讶。

“你好，卢伯特，去哪儿呀？”

“伦敦。我猜你是否也去伦敦吧？”

“是的——”

杰拉德好奇地扫视一下伯金的脸。

“如果你没有意见，咱们一起旅行吧。”他说。

“你不经常坐头班列车吗？”伯金问。

“头班车，人太多我受不了那种挤，”杰拉德说，“第三班列车挺好的，车上有一节餐车，我们可以到那儿去喝茶。”

似乎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两个人的目光一起投向车站上的挂钟。“报纸上登了些什么？”伯金问。

杰拉德迅速巡视了伯金一眼，说：“你看这报上登的东西多么有趣，这是两篇社论——”他扬扬手中的《每日电讯报》说，“全是报纸上常用的语词——”他又指着下边那个专栏说：“文章的这个标题，我不知道你怎么给它起名字，几乎算杂文吧，和两篇社论一起登出来，说需要有一个崛起，他能给予事物以新的价值，能告诉我们新的真理，让我们对生活有新的态度，否则不出几年，我们就会消亡，国家就会毁灭——”

“我认为那只不过是报人的空谈而已。”伯金说。

“这人的说法听起来还是挺诚恳的。”杰拉德说。

“给我看看。”伯金说着伸手要报纸。

火车来了，他们两人上了餐车，找了一个靠窗口的桌子，面对面坐下来。伯金浏览了一下报纸，然后抬头看看杰拉德，杰拉德正等他说话。

“我很理解这个人的观点。”他说。

“你觉得他的话能相信吗？你相信我们真的需要一部新的福音书吗？”杰拉德问。

伯金耸了耸肩膀，说：

“我认为最难接受新事物是那些标榜为新宗教的人。他们往往追寻新东西。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审视我们的生活，我们经常自作自受或自暴自弃，但是让我们去打碎自己的偶像，我们绝不能干的。任何新的东西在出现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抛弃旧的东西，尤其是旧的自我意识。”

杰拉德凝视着伯金。“你以为我们在重新开始新生活时，就应该砸碎旧的生活吗？”他问。

“生活就是这样。对，我相信会这样。我们必须彻底摧毁它，甚至于让它从内部枯萎，就像让一张紧绷绷的硬壳萎缩一样。它便无法膨胀了。”

杰拉德的眼睛里透着一丝奇怪的笑意，他很开心，人显得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静而古怪。

“那你打算从那开始？我想你大概是要改良整个社会制度？”他说。

伯金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他对这种问话感到非常不耐烦了。

“我绝对没什么打算，”他回答，“当我们真的要取得更好的东西时，我们必须打碎旧的。不打碎旧的，任何打算都不过是令人作呕的把戏，尤其是对于妄自尊大的人来说。”

杰拉德眼睛里的微笑慢慢消失了，他冷冰冰地看着伯金说：

“你真把事情想得那么糟吗？”

“一团糟。”

杰拉德眼中又浮上了笑意。

“在哪方面？”

“各个方面，”伯金说，“我们大概是一些意志薄弱的骗子。我们的观念之一就是自欺欺人。完美的世界是我们的理想，廉洁、正直、充实。实际上我们的世界已变得很肮脏；生活变成一种奴役，就像昆虫在污泥浊水中穿行一样。这样，你的矿工家的客厅里才能有钢琴，你的住宅才能会有男仆和摩托车。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拥有了里兹饭店或帝国饭店，才会有《加比·戴斯里斯》或《星期日》这样的大报社。这些多么让人失望啊。”

这通激烈的言词过后，杰拉德用了好久的时间才明白过来。

“你认为没有房屋我们能生活吗？真想重返自然吗？”他问。

“我什么都不想要，希望人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每个人都有所做为，世界也许会变成另一种样子了。”

杰拉德思忖着，他并不想得罪伯金。

“难道矿工家的钢琴能使你以为它们象征着某种非常真实的东西吗？它能代表矿工会有高层次的生活？”

“高层次！”伯金叫道，“是的，高层次。钢琴应该是令人吃

惊的高级奢侈品。有了它，这个矿工就可在周围的矿工眼里变得高人一等了。通过邻居的议论使他看清自己的影子认识自己，如同布罗肯峰上的幽灵一样。钢琴是他支撑自己的支点，高人一头，因此他得到了满足。你也是这样。人如果是对人类变得举足轻重了，在自己心里自己也变得举足轻重。你在矿上工作很努力，为什么呢？如果你一天生产的煤可以做五千份饭菜，你的价值比你只做自己的一份饭菜提高了五千倍。”

“我想是这样的。”杰拉德笑道。

“你不明白吗。”伯金说，“与其帮助我的邻居吃喝倒不如我自己吃喝。我吃、你吃、他吃、我们吃、你们吃、他们吃，有什么不一样呢？人们只是将吃这个动词变格了？第一人称单数对我来说就够了。”

“你总是把物质的东西摆在第一位。”杰拉德说，但伯金对他的话没有在意。

“因为我们必须生存，我们不能像牛一样，吃草就可以满足。”杰拉德说。

“告诉我，”伯金说，“你活着为什么？”

杰拉德露出一脸的困惑表情。

“我为什么活着？”他重复道，“因为为了工作，为了生产等等我才活着，我活着是有明确目的的。除此之外，我活着是因为我是个活人。”

“为什么你要工作呢？每天从地下挖出几千吨煤来就是你的工作。当我们的煤已经够多了，又有了豪华的家具和钢琴，吃饱了炖兔肉，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可以去听年轻女人弹钢琴，以后会干什么呢？当你在物质上有了真正良好的开端后，你还准备工作吗？”

杰拉德对伯金的话抱以讽刺性的幽默和持有嘲笑态度。但是这也引起他的深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还没跨到那一步呢，”他回答，“有很多人还没有兔肉吃，更没有足够的煤炭来炖兔肉。”

“你的意思是说，你挖煤时，我就该去捉兔子？”伯金嘲笑着说。

“有那么点意思。”杰拉德说。

伯金眯起眼来看着杰拉德。他看得出，杰拉德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很好，但心里却很阴冷，从他那夸夸其谈的道德论中甚至可以看出某种奇怪、恶毒的东西在闪动。

“杰拉德，”他说，“我很讨厌你。”

“我知道，”杰拉德说，“为什么呢？”

伯金有些意外地思忖了一会儿说：

“我特别想知道，你是否也讨厌我。你会不会有意识地与我作对——莫名奇妙地恨我？我有时恨透你了。”

杰拉德非常感到意外，甚至有点不知所措。他简直瞠目结舌了。

“或许有时我恨过你，”他说，“但我没意识到——从来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些，就这么回事。”

“那可非常不好。”伯金说。

杰拉德奇怪地看着他，他实在不明白伯金的话。

“那不是更坏吗？”他重复道。

火车正在向前急驶，两个人都沉默了。伯金眉头紧紧皱着，脸上挂着一副恼怒的紧张表情。杰拉德小心翼翼地看着他，揣摩着什么，伯金说的话他一时也弄不清。

突然伯金用率直、有力的话又在发问：

“你希望你的生活目标和目的是什么呢？”

杰拉德又一次大感震惊，他搞不懂这位朋友的真实意图。他不会是在开什么玩笑吧？

“我一时也说不上来。”他有些讥讽地说。

“你认为生活的全部就是活着吗？”伯金直截了当、极认真严肃地问。

“你指的是我个人的生活吗？”杰拉德问。

“是的。”

杰拉德简直更加地困惑了。

“我说不清，”杰拉德说，“我的生活现在还没定型。”

“那么，到目前为止你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哦，了解事物、取得经验、干成一些事。”

伯金紧锁眉头，脸皱得像一块棱角分明的钢块。

“我发现，”他说，“一个人必须有某种真正、单纯的个人行为——爱就是如此。我并没有在爱那个人——至少现在没有。”

“难道你真的没有爱过任何什么人吗？”杰拉德问。

“有，也没有。”伯金说。

“是不是还没最后定下来？”杰拉德说。

“最后，最后？没有。”伯金说。

“我也一样。”杰拉德说。

“你希望得到最终的爱吗？”伯金问。

杰拉德嘲弄的目光久久地与伯金的目光对视着，说：

“我不知道。”

“但是我很清楚，我要去爱。”伯金说。

“真的？”

“是的。我希望得到最后的爱。”

“决定性的爱。”杰拉德重复道。

“只需一个女人？”杰拉德补充问。黄昏将在田野上洒下一路桔红色，照着伯金紧张、茫然、坚定的脸庞。杰拉德仍然猜不透伯金的意思。

“是的，一个女人。”伯金说。

可杰拉德却认为伯金自信心不强，显得有些固执而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不相信，一个女人，怎么一个女人就能构成我的生活内容。”杰拉德说。

“难道你和你所爱的女人不能完全可以构成生活的核心吗？”伯金说。

杰拉德眯着眼睛看着伯金，表情有点怪模怪样、阴险地笑道：

“我从来没那种感觉。”

“没有吗？请问什么将成为你生活的核心呢？”

“我不知道，我正想找个人给我指点迷津呢。目前对我来说，我的生活从来就没有中心点，只是被社会的结构人为地撮合在一起不引起分裂就很万幸。”

伯金思索着，似乎觉得自己必须打开什么。

“我知道，”他说，“没有中心点的生活，旧意识和想法都将被抛弃——丝毫不留。对我来说，只有与一个女人完美的结合才是永恒的，这是一种崇高的婚姻，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价值。”

“你不是在说，如果没有这个女人就没有你的一切了吧？”杰拉德问。

“太对了，连上帝都将没有。”

“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杰拉德说。他扭过脸去看着车窗外，金色的田野飞驰而过。

伯金不得不承认杰拉德的脸既漂亮又英俊，他强迫自己漠然处之。

“你不认为这事对我们来说该有多么好吗？”伯金问。

“是的，如果我们想同一个女人编织生活，仅仅从一个女人那里，这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杰拉德说，“我不希望我会那样地生活。”

伯金有些愤愤地看着杰拉德说：

“你天生就什么都不信。”

“我只是凭着我所感受到的。”杰拉德说。说着他又用那双闪着蓝光、具有男子汉的眼睛嘲弄地看了看伯金。伯金的眼睛此时燃着怒火，但不一会儿，这眼神又变得烦恼、疑虑，然后泛起了温和、热情的笑意。

“我真的很苦恼，杰拉德。”伯金皱皱眉头说。

“我看得出，”杰拉德说着嘴角上闪过男子汉十足的漂亮的微笑。

杰拉德已被伯金深深地吸引着。他想接近他，想接受他的影响。在伯金身上有许多地方跟他的趣味相投。但是，除此之外他没注意到许多不同的地方。他以为自己有着别人不知道的、更经得起考验的真理，他以为自己比伯金年长且见识广。伯金身上的一切他都喜欢尤其是那一触即发热情、生命力和闪光、热烈的言辞。他欣赏伯金的口才和迅速表达交流感情的能力，与伯金交谈的实际含义他并没有真正去思索过，他以为自己弄不懂，思索也没用。

伯金心里明白这一点。他知道杰拉德虽然喜欢自己但并不能善待自己。这使得他对杰拉德更冷漠了。火车在前进，伯金看着外面的田野，把杰拉德丢在一边，对他来说杰拉德不存在了。

伯金看着田野和夜空，思忖着：“如果人类遭到了毁灭，如果我们这个种族像索德姆城一样遭到毁灭，美丽的夜晚仍然存在，田野和森林依然这么美好，我应该感到满足，生命的源泉永远存在，永远不会失去。总之，人类是那未知世界的一种渺小的表现形式。如果人类消失了，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说明完成了任务，结束了。充分表现的和将被表现的是不会消逝了，它就在这明丽的夜晚中。让时间来决定人类消失吧。创造新的声音永不会停止，它们只会停留在时间之中。人类在未知的世界中不可能体现出任何意义。人类是一个僵死的字母。一种新的体现方式会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现，一种新的形式在形成。让人类尽快消失吧。”

杰拉德的话终止他的思绪：

“你在伦敦住哪儿？”

伯金抬起头答道：

“住在索赫区一个人家中。我租了一间房，想去住时就去住。”

“这主意不错，好在你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杰拉德说。

“是的。不过我并不十分喜爱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些我不得不去打交道的人，很是厌倦了。”

“哪些人？”

“艺术家——音乐家——伦敦那帮放荡不羁的文人们，还有小里小气、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艺术家们。不过也有那么几个人挺体面，在某些方面算得上体面人。这些人是彻底地看透了，与这个世界做对，而是一切是他们活着的目的，他们的态度十分消极。”

“画家、音乐家，他们都做些什么呢？”

“画家、音乐家、作家——一批食客、还有模特儿、年轻学生，与传统观彻底决裂，是一些没有特定的归属的人。他们大多都是些大学生，也有独立谋生的女人。”

“都很放荡吗？”

伯金看得出杰拉德的好奇心上来了。

“有时候可以这么说，但大多数还是严肃的。别看挺骇人听闻，其实都一回事。”

他看看杰拉德，发现他的蓝眼睛中闪烁着一团好奇的欲望之火。同时还发现，他长得太漂亮了。杰拉德很迷人，他似乎精力充沛、令人动心。他那蓝色的目光尖锐而冷漠，他身上有一种特定的美，那是一种驯服的美。

“我们是否可以去看他们，同他们见见面。我要在伦敦逗

留二、三天呢。”杰拉德说。

“行，”伯金说，“我可不想去剧院或音乐厅，你应该去看看海里戴和他的那帮人。”

“谢谢，我会去的，”杰拉德笑道，“今晚你有约会？”

“我约海里戴去庞巴多，虽然那个地方不太好，可又没有别的地方可聚。”

“在哪儿？”杰拉德问。

“在皮卡迪利广场。”

“哦，那儿呀。”

“当然，你肯定会很开心的。”

夜幕降临了，火车已过了贝德福德。伯金望着窗外的原野，心中涌起莫名其妙的感慨。每当临近伦敦时，他都会产生这种感觉。他对人类的厌恶，对芸芸众生的厌恶，几乎变成了一块心病。

他自言自语像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一样。杰拉德被细微的变化唤醒了，他倾着身子笑问：

“你自己在说什么呢？”伯金瞟了他一眼，笑着又重复道：

“‘宁静绚丽的黄昏

在幽远幽远的地方微笑，

田野上羊儿

在打盹——’”

杰拉德和他一起观看着田野。伯金现在感到疲劳和沮丧，他不知道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对杰拉德说：

“每次火车驶近伦敦时，我老有一种厄运降临的感觉。我真那么绝望，那么失望，似乎这是世界的末日。”

“真的！”杰拉德说，“你真的害怕世界末日吗？”

伯金微微耸了一下肩。

“我不知道。”他说，“当天即将塌陷而又没有塌陷时才让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感到恐惧。实际上人类给我的感觉真是太坏了。”

杰拉德的眼睛中闪过兴奋的微笑。

“是吗？”他审视地看着伯金说。

几分钟后，火车路过破旧的伦敦郊区。车厢中的人们都打起精神、忙活起来准备下车了。火车终于驶进了巨大拱顶笼罩下的火车站，投入到伦敦城巨大的阴影中。伯金和杰拉德下了火车，就要到家了。

两个人一起进了一辆出租汽车。

“你有那种要进地狱的感觉吗？”伯金问道。他们坐在飞快的汽车里，看着外面丑陋的大街。

“不！”杰拉德笑道。

“这是真正的死亡。”伯金说。

第六章 薄荷奶油

几小时以后他们又在餐馆里见面了。杰拉德推开门走进宽大高雅的正屋，透过弥漫的烟雾可依稀辨认出顾客们的脸和头，在墙上的大镜子里映射着这些人的身影，此情此景更显得幽暗、庞杂，人一进入这个场面如同到了一个朦胧、黯淡、烟雾缭绕、人影绰绰的世界。不过，在嘈杂的欢声中红色的绒椅倒显得实在。

杰拉德缓慢地巡视着四周，在一张张桌子和人群中穿行，几乎路过每一张桌子时人们都抬起头来看他。他似乎来到了一个奇妙的地方，在一个闪光的新的去处穿行，成为一群放荡的人们之间的一员。他感到心情喜悦、快活。他俯视着那些桌面旁边的一张张脸，发现人们的脸上闪着奇特的光采。此时他看到伯金起身向他打招呼。

伯金的桌旁坐着一位金发女子，她头发的样式很讲究，剪得特短，上边直发，而发梢却微微向上卷着到耳际。她娇小玲珑的身段，肤色白皙，有一双透着稚气的蓝色大眼睛。她娇嫩，如花似玉，神态也极迷人。看到她，杰拉德的眼睛立即一亮。

伯金面无表情地向他介绍说这女子叫塔林顿小姐。塔林顿小姐勉强地向杰拉德伸出手来，用阴郁、大胆地眼睛盯着他。杰拉德精神焕发地落了座。

侍者上来了。杰拉德瞧了瞧其他两人的杯子。伯金喝着一种绿色饮料，塔林顿小姐的小酒杯中只剩下少许酒了。

“再添一点吗？”

“白兰地。”她饮尽最后一滴放下了杯子说。侍者离去了。

“不，”她对伯金说，“我回来了他还不知道。看到我在这里他准保大吃一惊。”

她说起话来有点咬舌头，像小孩子说话一样，从她的性格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这既像是装腔作势又像是真的。她的语调平缓，不怎么动人。

“他在哪儿呢？”伯金问。

“他在办私人画展纳尔格鲁夫人那儿。”姑娘说，“沃伦斯也在那儿。”

“那么，”伯金用平缓关注的口气问她，“你打算怎么办？”

姑娘阴沉着脸沉默不语，她反感这个问题。

“我并不打算做什么，”她回答，“明天我去找工作，给他们当模特。”

“到谁那儿呢？”伯金问。

“先到班特利那儿，不过我想我上次出走肯定让他非常地生气。”

“你指是从马多那那里逃走吗？”

“是的。他那里不需要我，我可以在卡马松那儿找到工作。”

“卡马松？”

“弗德里克·卡马松，他搞摄影。”

“拍穿薄纱衣露肩的照片——”

“是的。他的人品很正经。”

“你和裘里斯应该怎么办？”他问。

“不管他，”她说，“我以后再不见他就是了。”

“彻底跟他一刀两断？”她不愉快地转过脸去，对此不予回答。

这时另一位年轻人快步走了过来。

“哈，伯金。你好，塔林顿小姐。你们几时回来的？”他急切地问。

“今天。”

“海里戴知道吗？”

“我不清楚，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哈！还真走运，不是吗？我挪到这张桌子上来，你不介意吧？”

“我在跟努（卢）伯特谈话，你不介意吧？”她像个孩子冷漠但恳求地说。

“忏悔一切吧，对灵魂有好处啊？”小伙子说，“那，再见了。”

小伙子锐利的目光扫了一下伯金和杰拉德，转身走了，上衣的下摆来回摆动。

在这期间中，杰拉德似乎完全被人遗忘了。多么希望这姑娘能够注意到他的存在。他等待着、倾听着、试图也能同他们搭上话。

“你住在旅馆里吗？”姑娘问伯金。

“住三天，”伯金说，“你呢？”

“我还不清楚。不过什么时候我都可以到伯萨家住。”

一阵沉默。

这姑娘突然转向杰拉德问：

“你熟悉伦敦吗？”

她的口吻很正式、客气，像是一个自以为其社会地位低下的女人的态度很不亲近。

“我说不准，”杰拉德笑道，“我到伦敦好多次了，但这种地方还是头一次来。”

“你不是搞艺术的了？”她一语就把他抛出了自己的圈外。

“不是。”他回答。

“人家可是一位战士、探险家、工业方面拿破仑。”伯金说，流露出他对能打入艺术家行列的信任。

“你是战士吗？”姑娘漠然但好奇地问。

“不，”杰拉德说，“我退伍都有好几年了。”

“他参加了一次世界大战，”伯金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的吗？”姑娘问。

“他后来到亚马逊河去考察，”伯金说，“现在他管理一座煤矿。”

姑娘目不转睛、好奇地看着杰拉德。聆听别人讲述自己，他很兴奋。他感到骄傲，浑身充满了男子汉的力量。他蓝色的眼睛炯炯发光，洋溢着笑漪，容光焕发的脸上显得神采飞扬的神情，他的脸和金黄色的头发充满了活力，更激发了姑娘的好奇心。

“你能在这里停留多久？”她问。

“一两天吧，”他回答，“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并不着急回去。”

她仍然用一双凝眸盯着他的脸，这眼神多么好奇，令他激动。他的自我意识非常强烈，为自己的魅力深感喜悦。他感到浑身血液沸腾，应该释放出惊人的能量。他觉察到姑娘那蓝色的眼睛大胆地盯着自己。她的眼睛很美，鲜花般的媚眼睁得圆溜溜的，赤裸裸地看着他。她的眼睛上似乎飘浮着一层彩虹，梦幻般多变的東西，就像油飘浮在水上，那是忧郁的眼神。在燥热的咖啡馆里，她没戴帽子，宽松简单的外套穿在身上，领口扎着一根细带。这细带是用上好的双绉做的，柔软的带子在娇嫩的脖颈处垂下来，纤细的手腕处系着同样的带子。她容颜纯洁姣好，实在太美了。她长得端庄，金黄色的髻发披挂下来，她的曲线非常挺拔、玲珑、柔软，脖颈显得纤细，烟雾缭绕在她消瘦的肩膀上。她很沉稳，几乎不露声色，一副若即若离的神态。

她太让杰拉德动情了。他感到自己对她有一种巨大的控制力，一种本能上令人心儿发痛的爱。她要变成个牺牲品。他感到他的控制力能够控制她，他要施恩惠于她。想到这些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像过电般地兴奋，奔涌着情欲的浪潮。假如这些电能释放出来，他就会彻底摧毁她。可她却若有所思地等待着。

他们聊了一会儿闲话，伯金突然说：

“裘里斯来了！”说着他站起身，迎着新来的人走了过去。姑

姑娘奇怪地动了一下，脸上没有任何恶意，身子没转动，只扭头朝后看去。这时杰拉德欣赏地看着她浓密的金发在耳朵上甩动着。他意识到姑娘非常在意后来的人，于是他也朝来人看去。他看到一位皮肤黝黑、身材颀长，黑帽子下露出长长黑发的小伙子行动迟缓地走了进来，脸上挂着天真、热情但又缺乏生气的笑容。他快步急忙上前以迎接伯金。

当他走近了的一瞬间，他才注意到这姑娘。他退缩着，脸色发青，尖叫道：

“米纳蒂，你在这儿干什么？”

咖啡馆里的人一听到这声尖叫都像被惊动的动物一样抬起了头。海里戴根本不理睬别人的注视，脸上露出几乎有点蠢笨的微笑。姑娘那深不可测的表情，似乎有些无能为力。她受控于海里戴。

“你为什么回来了？”海里戴仍然歇斯底里地叫着，“我对你说过不要回来。”

姑娘没有做声，仍然只是冷漠、沉重地直视着他，他向身后的桌子退缩着，似乎要寻找什么保护自己。

“你应该知道是你想要她回来，来，坐下。”伯金对他说。

“不，我不想让她回来，我告诉过她，叫她别回来了。你回来想干什么，米纳蒂？”

“没你的事。”她极反感地说。

“那你为什么要回来？”海里戴提高嗓门尖叫着。

“她想回来就回来吧，”伯金说，“你坐不坐下？”

“我不，我不跟米纳蒂坐一块儿。”海里戴叫道。

“你用不着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她对海里戴尖刻地说，语气中含有自我保护的意思。

海里戴走过来坐在桌旁，手捂住胸口叫道：

“啊，你把我吓了一跳！米纳蒂，我希望你别这么干。你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吗要回来？”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她重复道。

“你又这么说。”他大叫。

她转过身，对着杰拉德·克里奇，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很开心。

“你是不是很怕野蛮人？”她用平缓无味、孩子般的语调问杰拉德。

“不，没有害怕过。总的来说，野蛮人对人无攻击——他们并不凶残，你用不着觉得害怕。你知道你完全可以对付他们。”

“你真不怕吗？传闻说他们很凶恶吗？”

“不很凶。其实没多少凶恶的东西。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危险的有害的并不多。”

“除非是兽群。”伯金插话道。

“真的吗？”她说，“我觉得野蛮的人都十分危险，你还来不及弄清发生什么事，他们就要了你的命。”

“你好像遇上过？”他笑道，“野蛮的人是无法给他们分类分等级。他们就像有些人一样，只有见过一面后就不会那么奇怪了。”

“那，做一名探险者是不是需要特别的勇敢？”

“不。与其说是恐怖倒不如说是艰险。”

“啊！那你害怕过吗？”

“在我有生的经历中我不知道。怕过，我最最害怕的东西就是——我怕被关起来幽禁在什么地方，或着被束缚起来。我怕被人捆住手脚。”

她凝视着他，天真的目光令他心动，此时头脑倒冷静了。从她的问话中他得到了一种自我展现的机会，似乎是从他躯体内黑暗的最深处得到的，这太有趣了。她想好好认识他，她的眼睛似乎看透了她的裸体。他觉出她已被他深深吸引，她命中注定要和

他走到一起，因此她需要仔细观察他、了解他。这些都让他感到很得意。同时他认为她必须投入到他的怀中，一切言行听他指挥。她是那么世俗，像个奴隶似地看着他，丢了魂似的。与其说是她对他说的话感兴趣，倒不如说是她被他的自我表现吸引住了，被他这个人迷住了，她需要知道他的秘密，需要男性的力量。

杰拉德脸上挂着莫名其妙的笑，精神焕发似乎有些陶醉。他双臂搭在桌上，一双晒得黝黑可怕的动物般的手向她伸了过去，他的手型还是十分好看，很漂亮。她心里真的很明白，她已经神魂颠倒被迷住了。

另外又有几个男人在桌前同伯金和海里戴交谈。杰拉德压低嗓门冲米纳蒂说：

“你从哪儿回来的？”

“从乡下，”米纳蒂声音很低，却很好听。她紧绷着脸，她时不时地瞟一眼海里戴，眼中燃起了怒火。神色沉郁的小伙子连看她都不看一眼，他是有点怕她。她有一段时间就是不理杰拉德，证明杰拉德并没有征服她。

“你回来跟海里戴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依旧声音低沉地问她。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不情愿地说：

“他想赶我走，我跟他同居是被迫的，可现在他想甩了我，但又不让我跟任何别的人在一起生活。他想让我隐居在乡下。然后他说我纠缠他，让他无法摆脱我。”

“他简直失去理智了。”杰拉德说。

“他从来就没有理智，所以他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她说，他总等别人告诉他该做什么他才能做什么。他自己没有头脑，从来不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他不知道他想什么。他整个儿是个孩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杰拉德看着海里戴那柔和、颓废的脸。那张脸很有魅力；他那柔和、热情的性格很可掬、宜人。

“但他并不能左右你，对吗？”杰拉德问她。

“你知道是他强迫我跟他同居的，我其实真不愿意，”她说，“他总是冲我大叫，哭着说要是不跟他一起生活他就没法儿活，一个男人流了那么多的眼泪真少见。每次他都如此。可现在我怀孕了，他却想用一百镑把我打发到乡下去，而且再不要我了，最好连我的消息都没有。偏不听他的，不——”

杰拉德脸上露出奇怪的笑。

“你要生孩子了？”他不相信地问。看她那样子，这似乎不可能，她那么年轻，那神态完全不怀孕的。

她凝视着他的脸，从她那纯净的蓝眼睛可以看到邪恶的东西，她显出一副不可驾驭的神色。杰拉德心里烧起了一股火。

“是的，”她说，“是不是很丢人？”

“你想要他的孩子吗？”他问。

“我才不呢。”她加重语气说。

“可是，”他说，“这件事有多长时间了？”

“十个星期了。”她说。

她一直盯着他。他则默默地沉思着。然后他转过身去，冷漠了许多，却又很关切地问：

“咱们吃点什么好吗？你喜欢来点什么？”

“好的，”她说，“我喜欢吃牡蛎。”

“那好，”他说，“我们就要牡蛎。”说完他招唤侍者。

海里戴一直在同别人谈话，对这边更不多看，当盛有牡蛎的小盘子放到她面前，他才大叫：

“米纳蒂，喝白兰地时不能吃牡蛎。”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她问。

“没关系，没关系，”他叫道，“可喝白兰地时就是不能吃牡

蛎。”

“我没喝白兰地，”她说将杯子里的仅有一些酒洒在海里戴脸上。海里戴不禁怪叫一声。可她却若无其事地看着他。

“米纳蒂，你干嘛这样做？”他恐慌地叫道。杰拉德看出来，海里戴让米纳蒂吓坏了，可他却喜欢这种恐慌样子。他似乎因为自己怕她、恨她而沾沾自喜，这种恐慌使他能回味什么，并能欣赏到恐慌的滋味。杰拉德认为他是个奇怪的傻瓜，倒是挺有味儿。

“可是米纳蒂，”另一个男人小声地操着伊顿腔说，“你保证过，不去伤害他。”

“我可没伤害他呀。”她回答。

“你喝点什么？”那年轻人问。他肤色黑，但皮肤还算光洁，浑身充满令人不能发现的活力。

“我不喜欢人伺候，马克西姆。”她回答。

“你要点香槟，怎么样？”马克西姆很有绅士风度地轻轻说道。

杰拉德突然意识到这是对他发出的一种提示。

“我们就来点香槟好吗？”他笑问。

“好的，请，要点香槟，”她咬着舌头孩子般地说。

杰拉德看着她吃牡蛎。她吃得很细，很讲究。她的漂亮的手指很尖又敏感，优雅、小心地剥开牡蛎，认真品尝着。杰拉德很高兴看到她的吃样，可却把伯金气坏了。大家都在喝香槟酒，只有马克西姆看上去十分平静、清醒，他是个俄国小伙子，衣着整洁，皮肤光洁，一脸的暖色，黑头发擦得油亮。伯金脸色苍白、茫然不知所措、很不自在。杰拉德微笑着，眼睛里放射出开心但冷漠的目光，仿佛要去保护她并有风度地向米纳蒂倾着身子。米纳蒂娇嫩、漂亮，像一朵冰雪开放的花朵。由于喝了酒绯红了脸，周围又有男人在场，她很激动。海里戴看上去傻乎乎的。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消一杯酒就可以让他醉倒并咯咯地笑个不停。他总有一种可爱的宜人的热情，这一点使得他具有吸引力。

“除了黑甲壳虫以外，我什么都不怕。”米纳蒂突然抬起头睁大眼睛凝视着杰拉德，那眼睛里燃烧着一团看不见的火。杰拉德快乐地大笑起来。她孩子般的话语触动了他的神经，此刻她把火辣辣的目光全部投在他身上，她忘记了刚才发出的一切，那样子更为放肆。

“我不怕，”她强调道，“我别的什么都不怕。就怕黑甲壳虫，嚯！”她耸耸肩，似乎一想这些就难以忍受。

“你是不是说，”杰拉德喝了点酒，像是在询问地说，“你看到黑甲壳虫就怕呢，还是害怕咬你、危害你的黑甲壳虫？”

“黑甲壳虫咬人吗？”姑娘问道。

“这简直太让人厌恶了！”海里戴惊叹着。

“我不明白，”杰拉德环顾着四周说，“黑甲壳虫是否咬人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你是害怕它咬，或者说，它是不是一种玄学意义上的恶物。”

姑娘一直用迷惘的眼光凝视着杰拉德。

“哦，我觉得黑甲壳虫可恶、可怕。”她叫道，“只要我看见它，我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要是有那么一只虫子爬到我身上来，我敢说我会死的，我肯定会死的。”

“我希望这事别发生。”年轻的俄国人低语道。

“我发誓我会的，马克西姆。”她认真地说。

“我想不会有只虫子爬到你身上。”杰拉德很理解地笑道。他不知为什么反正他能理解她。

“这是个玄学问题，杰拉德说得对。”伯金发话了。

桌面上出现了不安的停顿。

“那么，米纳蒂，还有其他的東西你怕吗？”年轻的俄国人问。他说话速度很快、声音低、举止很文雅。

“难说，”米纳蒂说，“害怕的东西并非都是这些东西。我就不怕血。”

“不怕血！”又一个年轻人问。这人脸色苍白但多肉，一脸的嘲弄表情，他刚刚落座，喝着威士忌。

米纳蒂用阴郁、厌恶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你真的不怕血？”那人露出一脸的嘲笑追问着。

“不怕，就是不怕。”她反唇相讥。

“会那样吗？你恐怕除了在牙医的痰盂里见过血以外，还没见过血吧？”小伙子讽刺道。

“我没跟你说话。”她很巧妙地回击。

“你完全可以回答我的话吗？”

她突然抓起一把刀照着他苍白肥胖的手戳了过去，作为回答。他吓得跳起来，嘴里不停骂着。

“瞧你那德行。”米纳蒂不屑地说。

“你他妈的！”小伙子站在桌边凶恶地俯视着她。

“行了！”杰拉德本能地立即站出来控制局面。

那年轻人苍白多肉的脸上露出胆怯的表情，蔑视地看着她，鲜血开始从手上淌出。

“哦，太可怕了，把它拿走！”海里戴脸色发青变形地尖叫着。

“你感到不舒服吗？”那位被嘲弄的小伙子有点关切地问，“不舒服吗，裘里斯？伙计，这不算什么，爷们儿，别让她太高兴了，以为演出了一场戏，别让她太得意了，爷们儿，她希望的就是这个。”

“哦！”海里戴尖叫着。

“他要吐，马克西姆。”米纳蒂警告一说。文雅的俄国小伙子站起来挽住海里戴的胳膊把他带了出去。伯金袖手旁观，脸色苍白而沉默，他似乎不大高兴。那位手上挨了一刀的小伙子不顾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己流血的手，也走了。

“他真是个十足的胆小鬼，”米纳蒂对杰拉德说，“裘里斯很受他的影响。”

“他是什么人？”杰拉德问。

“他是个犹太人，真的。我不能忍受他。”

“哼，他没什么了不起。可是，海里戴怎么回事？”

“你看见裘里斯是胆最小的胆小鬼。”她叫道，“只要我一举起刀，他就会晕过去，他让我吓坏了。”

“嚯！”

“他们都怕我，”她说，“只有那犹太人老想显示一下他的勇敢。其实他是世界上最胆小的懦夫，真的，他惧怕别人对他有看法，而裘里斯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自己。”

“他们还挺勇敢的嘛。”杰拉德和气地说。

米纳蒂看着他，脸上渐渐浮出笑容。她太漂亮了，绯红着脸，遇上可怕事能够泰然自若。杰拉德的眼睛里闪烁出两个亮点。

“为什么大家管你叫米纳蒂？是因为你的形象像猫吗？”他问她。

“我想是吧。”她说。

他的脸绷得更紧了。

“你呀，我看倒挺像一只年轻的母豹。”

“天哪，杰拉德！”伯金有点厌恶地说。

两个人都不知所措地看着伯金。

“卢伯特，你今晚很沉默。”她有了另一个男人的保护，对伯金说话也大胆起来。

海里戴回来了，脸上带着忧伤一幅病态。

“米纳蒂，”他说，“我求你以后不要在做这类事情了——天啊！”他呻吟着坐在椅子上。

“你最好回家去吧。”她对他说。

“我会回家的，”他说，“我希望你们大家都到我的住所去。”他对杰拉德说，“你要是来我太高兴了。来吧，我很高兴，是吗？”他四下里环视着找侍者。“叫辆出租车。”然后他又呻吟起来。“哦，我真的不好受，难受极了！米纳蒂，看你干的这事，把我弄成这个样子。”

“那你为什么这么傻呢？”她沉着脸平静地说。

“我不傻！哦，太可怕了！来吧，都来吧，热热闹闹该有多好呀。米纳蒂，你来吧。什么？不，你一定要来，对，你一定要来。什么？哦，我亲爱的姑娘，别大惊小怪的了，我感觉，难受极了，哦！哦！”

“你知道你不能喝酒。”她冷冷地对他说。

“我告诉你，米纳蒂，不是喝了酒的原因，是因为你令人作呕的表现，不会有其它原因。哦，太可怕了！里比德尼柯夫，咱们走吧。”

“他一杯酒就醉，只消一杯。”俄国小伙子声音很低沉地说。

大家都向门口走去。姑娘紧挨着杰拉德，似乎要同他步调一致。杰拉德感觉到了，心里充满一阵恶魔般的满足：他的动作竟能带动两个人。他已经用自己的意志控制着她，她在他的控制下很激动，显得温顺、神秘、隐秘。

他们五个人挤进一辆出租车中。海里戴第一个歪歪扭扭地钻进去，坐在靠窗的位子上。接着米纳蒂坐了进去，杰拉德紧挨着她坐下。年轻的俄国人正给司机指明前往方向，在黑暗的车中大家彼此靠近，海里戴呻吟着把头伸出窗外。车子飞快的行驶着，发动机发出郁闷的声音。

米纳蒂挨着杰拉德坐着，身体变得酥软，将自己点点滴滴化入他的骨骼中去，仿佛变成一道电流融入了他的体内。她把生命溶入了他的血管，如同一个黑暗的磁场，凝聚在他的脊髓中，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成一股可怕的力量源泉。她不时地在同伯金和马克西姆谈话，她的声音变得细弱、冷漠起来。但她与杰拉德之间，保存着沉默，在黑暗中却能有触电般的理解。稍后她摸到他的手，把它紧紧握在自己那只小手中。在黑暗中这种纯粹的，但赤裸裸的表示令他全身的血管颤动，令他头眩，他不能自控。她的话音仍像铃儿在响，不乏调侃。她不停晃动她的头，浓密的黑发扫动着他的脸颊，这令他的全部神经欲火焚烧，几乎他的每根神经受到了微细的磨擦。但是，他有很强的克制能力，为此，他心中感到无比自豪。

他们来到一条宁静的街道，走进一座花园的路上，走了一段，一个黑皮肤的仆人打开了门，杰拉德好奇地望着开门人，猜测他或许是来自牛津的东方绅士，可他不是绅士，是男仆。

“倒茶，哈桑。”海里戴说。

“有我的房间吗？”伯金说。

男仆对两人的话都报以微笑并支吾作答。

这男仆让杰拉德顿生疑问，这人身材修长，衣着体面，看上去很像绅士的样子。

“你的仆人是这个人吗？”他问海里戴，“他看上去很体面嘛。”

“噢，他穿上其他人的衣服。他的确是个挺漂亮的人。我在马路边上看到他在挨饿，就把他领来了，别人送了他一套衣服。就这些，唯一的优点是他不讲英语，不会说，也听不懂，所以他很可靠。”

“他够脏的，”俄国小伙子以极快的速度说。

男仆出现在门道里。

“什么事？”海里戴问。

男仆咧咧嘴笑笑，然后腼腆地嚷说：

“想跟您说句话。”

杰拉德好奇地看着他们。门道中的男仆长得挺好、挺清爽、举止也文静，看上去很高雅，满具有贵族味儿。可他又有点像不开化的人一样傻乎乎地笑着。海里戴到走廊里去跟他说话。

“什么？”大家听他在说，“什么？你说什么？再重复一遍。什么？要钱？想多要点钱？可你什么地方要用钱呢？”那阿拉伯人含糊不清地说了些什么，接着海里戴回到屋里，也傻乎乎地笑着说：

“他说他买内衣得用钱。谁能借给我一先令？好，谢谢，一先令完全够他买所有的内衣了。”他从杰拉德手中接过钱转身向走廊里走去，大家听他说道：“你别想要更多的钱了，昨天刚给了你三镑六先令。别再要钱了。快把茶端上来。”

杰拉德四下打量屋里。这是一间普通伦敦人家的起居室，很明显家具是原来就配好的，零乱但很舒服。有几尊雕像和几幅木刻显得古怪、让人不舒服。这些艺术品来自西太平洋国家，那上面雕刻的土著人都像胎儿。其中一尊雕像是一个奇形怪状的裸女坐像，仿佛受着折磨，肚子凸起。俄国小伙子解释说这个坐像表现一个女人坐着生孩子，两只手抓着套在脖子上的箍带，是为了有利于分娩。这奇形怪状、呆若木鸡的普通女人的脸使杰拉德不由得想起了胎儿。应该说这尊雕像是很奇妙，它展现了人体的器官痛苦是不能用理智来控制的。

“这东西是不是太淫秽了？”他不赞同地问。

“我不知道，”俄国人喃喃着，“我不觉得它淫秽。我认为雕像雕的很好。”

杰拉德转过身去看另几幅超前主义风格的画和屋里的那架大钢琴。这些东西与伦敦出租房间的那些家具构成这间屋子的全部装饰物。

米纳蒂摘下帽子，脱掉大衣，已在沙发上坐下来。这间屋子对她来说应该有些宾至如归的样子，但是她仍然显得局促不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身份出现。她现在最喜欢的是杰拉德，可她不知道其余的男人是如何想的，并想到什么程度。她正考虑如何对付眼前的局面，她决心要体验一下。这么关键的时刻，她不能失败。她涨红了脸，似乎要去战斗，眼睛仔细观察着，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发生了。

男仆端着茶点和一瓶库麦尔酒进屋来了。他把托盘放在了长沙发椅前的桌子上。

“米纳蒂，”海里戴说，“倒茶。”

她没有动。

“让你倒茶，没有听见吗？”海里戴重复着，一种恐惧感袭上心头。

“今天我到这儿来，跟以前不一样了。”她说，“我来这儿是大家希望我来，我才来的，并不是为你来的。”

“我亲爱的米纳蒂，你知道你是自己的主人。我只是想让你随时享用这所房屋，没别的意思，你应该知道，我原来对你讲过多次了。”

她没有回答，却默默地、有礼貌地伸手去拿茶壶。大家都围桌而坐品着茗香。杰拉德仍能感觉到他同她之间那电磁般的传导是多么强烈，希望要是在另一种场合有多么好。她沉默着，克制着自己，她的冷漠令他困惑。他怎么才能亲近她呢？他感到事情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他太相信那将他们两人连结在一起的充电的电流了，他的困惑不过是表面现象，新的意识在产生，旧的意识将消失。此时一个人一定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去做。

伯金站起身来。已经快一点了。

“我要去睡了，”他说，“杰拉德，我明早我给你的住处打电话，要不然你就往这儿给我打电话。”

“好吧，”杰拉德说，于是伯金就出去了。

当伯金的影子完全消失了以后，海里戴很动情地对杰拉德说：

“我说，你留下住在这儿吧，啊，留下吧！”

“你真能为每个人都安排住宿？”杰拉德说。

“能，我想办法，没问题，除了我的床以外，还富余三张床，留下吧。一切都很现成，我这里老是有人留住，我喜欢这屋里人多热闹经常留人住下。”

“可还有两个房间呀，”米纳蒂冷漠、敌视地说，“卢伯特今天也住在这儿呢。”

“我知道只剩两间房，”海里戴声音高得有点怪。“那有什么？还有一间画室呢。”

他很憨厚地笑着，诚恳而又固执地说。

“裘里斯和我住一间，”俄国人谨慎、准确地说。海里戴同他在伊顿公学上学时就是朋友了。

“这很简单嘛。”杰拉德说着伸展一下双臂阔一阔胸，转身又去看一幅图画。电流不住的涌上他的四肢，后背像老虎一样紧张地绷着，心中燃着一团火。他感到很自豪。

米纳蒂站起身，狠劲地瞪了一眼海里戴，这一瞪却引来海里戴一个憨厚、得意的笑。然后米纳蒂向所有的人冷冷地道了晚安，就走了出去。

屋里沉默了一会儿，身后响起了关门声，最后马克西姆用优雅的语调说：

“好了，就这样吧。”

他又意味深长地看看杰拉德，点点头说：

“就这样，你没事吧。”

杰拉德看看那张光洁、红润、漂亮的脸，又看了看那双意味深长的眼睛，似乎那俄国人的声音是在血液中震荡而不是在空气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本来就没什么事。”杰拉德说。

“是！是啊！你是没什么事。”俄国人说。

海里戴仍然笑着，沉默不语。

突然米纳蒂又出现在门口，她那孩子般的小脸看上去表情阴郁、充满报复性。

“我知道你们要找我的茬儿，”她冷漠但响亮地说，“我不在乎，我才不理你们能找出多少茬儿。”

说完她又转身走了。她身着一件棕色的宽松上衣，下摆系在腰部。她看上去身体娇小，像容易受到伤害的孩子，不由让人产生怜悯之心。可她的眼神却要把人拉向不尽的黑暗深渊，他被镇住了。

男人们又点上烟聊起天来。

第七章 图 腾

早晨，杰拉德醒得很晚，这一夜睡得很实。米纳蒂仍然在熟睡，像孩子一般睡姿。她娇小，蜷缩着，毫无戒备，个性十足的小伙子产生了一种不能满足的欲望，他控制着自己的贪心，真太遗憾。他又观看着她，此时叫醒她可有些太残酷了。他克制住自己，走出了房门。

杰拉德听到起居室里传来海里戴同里比德尼柯夫的说话声，就来到门口向里看了一眼。他身穿一件漂亮的蓝绸衣，衣服镶着紫水晶边。

简直令他吃惊不小，只见在壁炉边上这两个年轻小伙子浑身一丝不挂地躺着。海里戴抬起眼睛朝他看看，很得意。

“早上好，”他说，“哦，你要用毛巾吗？”说着他赤着身子向前厅走去，那奇特的白色身躯在摆放的家具中间穿行着。他取回毛巾，又回到刚才挨着火蜷坐的原来的位置上。

“你不来享受一下让火烘暖你的肌肤吗？”他问。

“那是非常舒服吧？”杰拉德说。“用不着穿衣服而生活该是多么美妙呀。”海里戴说。

“是啊。”杰拉德说，“要是那些叮你、咬你的东西不存在就更好了。”

“去掉这些不利因素是不方便的。”马克西姆喃喃道。

杰拉德看着这个金色肌肤裸体的高级人间动物，心里不免有些厌恶，感到耻辱。海里戴则不同。他身上仍然具有一种庄重、懒洋洋、很散淡的美，皮肤黝黑，骨架很结实，很像圣母玛丽亚怀抱中躺着的基督。杰拉德还发现海里戴的眼睛很漂亮，那眼睛是棕褐色的，透着温暖、迷茫的光，眼神中散发出几丝病态的光。火光照在他厚实、圆滚滚的肩膀上，他蜷坐着靠在壁炉前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栅栏上，神情懒倦。他的脸向上仰着，脸色有些苍白，情绪潦倒，但仍然很漂亮动人。

“可是，”马克西姆说，“人们赤身裸体的热带国家你去过呀。”

“真的吗！”海里戴感叹道。“哪儿？”

“南非和亚马逊河流域。”杰拉德说。

“啊，太妙了！我生平最喜欢的一件事就这件事——整天不穿任何衣服逛来逛去。如果真能让我做到这一点，我才认为我是在活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杰拉德问，“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两样。”

“哦，我认为那是非常美好的事。我敢肯定，生活马上会改变，成为另一种样子，全然不同于我们的生活，百分之百地美妙。”

“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杰拉德问，“为什么？”

“啊，那样，会不断地感知事物，而不仅仅是观察。我更愿意去触摸我周围的空气流动，触摸我周围的事物，还不仅仅是用眼睛观看。我敢说，生活现在全走了样儿，那是因为我们把它太视觉化了——我们不能听、也不能感受、更不能理解，我们只会去看了。我敢说，这样是非常错误的。”

“对，说的是，说的对。”俄国人说。

杰拉德瞥了一眼看到他柔和、金色的肉体，他光洁像树干的四肢，黑头发长得很好看，自由地伸展着像植物的卷须一样。他很健美，身材真不错，不知为什么总让人感到耻辱、令人生厌呢？杰拉德为什么会厌恶这裸体，裸体本身似乎损了他的什么尊严呢？难道人应该这样做吗？太没有灵感了！杰拉德想。

伯金身穿白色睡衣突然出现在门道里，他头发湿着，胳膊上搭着一条毛巾。他表情淡漠、苍白，有点虚弱。

“浴室空了，你们谁要用就去吧。”他向着大家说话，说完刚要走就被杰拉德叫住了：

“我说，卢伯特！”

“什么？”那白色的人影又出现了，像一个幽灵。

“我真想知道你对那座雕像有怎样的看法？”杰拉德说。

伯金脸色苍白，幽灵般地走到那尊原始女人生育的雕像前。她大腹便便的裸体蜷缩着，双手抓着颈部下方的带子。

“这是件艺术品。”伯金说。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俄国人说。

大家都凑过来看。杰拉德认真剖析着这几个男儿：俄国人通体金色，像一株水生植物；海里戴颀长、庄重、病态、很漂亮；伯金非常苍白、朦胧，细心地看着那女人的塑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的表情。杰拉德感到一阵异样激动，也用心去看那木雕了，看着看着他的心都缩紧了。

他仔细琢磨这原始女人那向前伸出的铁青色的脸，她的脸上肌肉紧绷着，全身都在用力。这是一张可怕的脸，很憔悴，由于下身的阵痛太强烈，这张脸已经走了样子。他在这张脸上仿佛看到米纳蒂的影子，似乎在梦中与她相识。

“为什么说这是艺术品？”杰拉德感到惊诧，大惑不解地问。

“它表达了一个十足的真理，”伯金说，“它包容了那种条件下的全部真实，不管你有什么感想。”

“可你无论如何不能称它是高级艺术。”杰拉德说。

“高级！在这座雕刻之前，艺术已存在几百个世纪了，这雕刻标志着某一特定文化层次的高度。”

“什么文化？”杰拉德反问，他厌恶纯而又纯的原始的东西。

“纯感觉的文化，肉体意识的文化，真正最高的肉体意识，无任何精神作用，完完全全的肉感。太肉感了，这是艺术的终极，属于最高的艺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是杰拉德对此表示非常反感。他试图保留某种理念，即诸如身体需要衣服之类的观念。“你的看法总是跟别人相反，卢伯特，”他说，“你经常与人做对。”

“哦，我知道，这不能说明什么。”伯金说着走开了。

当杰拉德洗完澡回他的房间时，也没有穿上衣服，而是搭在手臂上。在家时他很守规矩，可从离开家，开始过上这种放荡的生活，他就彻底放荡享受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生活方式了。于是，他手臂上搭着绿绸衣，挑战般地走向屋去。

米纳蒂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蓝眼睛睁得很圆，就像一泓宁静、可怕的清水。从她的眼睛里他只是看到一潭无底的死水。她也许很痛苦。她那莫名其妙的苦楚燃烧了他心中已有的情火，一种撕心裂肺的怜悯和近乎于残酷的激情。

“醒了？”他说。

“几点了？”她平静地问。

她似乎像液体一样从他这里向四处流动，想远远地离他而去。她宁静的表情看上去像一个受到欺侮的奴隶，她却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伤害中获得满足，这副可怜的样子令他的神经发抖，激起他强烈的欲望。归根结底，对她来说他的意志是唯一的意志，而她只能是他意志的附属。他被这种微妙的感觉撕咬着。最终他明白他必须离开她，他们俩人必须分开。

这顿早餐吃得很简单，气氛很安宁。四个男人洗过澡，精神都很清爽。杰拉德和俄国人的外表与风度都很合时宜。伯金则憔悴、一脸病容，他很想象杰拉德和马克西姆一样穿得体的面些，可他那身穿着说明他还差得远呢。海里戴穿着粗毛花呢外衣和法兰绒内衣，扎一条旧领带，这条领带配他倒合适。那阿拉伯人端来许多烧面包，他看上去跟昨天一模一样。

吃完早餐以后，米纳蒂出现了，她穿着一件绸外衣，系着一条闪闪发光的腰带。她的精神似乎恢复过来了，但仍然郁郁寡

欢，好像谁多跟她讲话都像在加重她的痛苦。她的脸像一只小巧的面罩，有点吓人，脸上笼罩着不堪忍受的痛苦。中午快到了，杰拉德站起身出去办他的事了，出去时候心里很惬意。因为还是要同他们碰面，他要再回来，晚上他们约好要共进晚餐，他为这些人在音乐厅订了座位，不过伯金不参加。

大家晚上又很晚才回来，喝得满脸通红。那阿拉伯人应该在晚上十点到十二点时不出现，现在默默、不可思议地端着茶点进来了，低身弯腰，像豹子那样，把茶点托盘轻轻地摆在桌子上。他的面容没有变，仍具有贵族的身份，皮肤有点发灰，他还年轻，很漂亮。但是伯金一看到他就感到有点厌恶，厌恶他像灰粉或腐败后的灰色的脸，在他那贵族般的表情中透着某种令人作呕的野性愚蠢。

大家又热情地聊起来，谈得很热闹。但散伙的气氛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伯金有些气得发疯；海里戴更是对杰拉德恨之入骨；米纳蒂变得又冷漠又残酷，像一把锋利的刀；海里戴对她竭尽全力去逢迎。而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最终俘获海里戴，彻底控制他。

早晨大家又悠哉悠哉起来，但杰拉德明显地感觉出大家对他的怀有某种奇怪的敌意。这让他变得倔犟起来，他要反抗。他又多呆了两天，终于是在第四个晚上同海里戴发生了一场激烈争战。在咖啡馆里，海里戴莫名其妙地对杰拉德充满敌意，他们俩人争吵起来。有一刻，杰拉德差一点就要抽海里戴的嘴巴，奇怪的是他突然感到一阵厌恶和无聊，拂袖而去，使海里戴白拣了个便宜在那大吹大擂。米纳蒂的立场无动于衷，马克西姆毫不介入。那天，伯金又到城外去了，没有在场。

杰拉德觉得有些不自然，因为他走时没给米纳蒂留下点钱，尽管他并不清楚她是否缺钱花。但假如给她十镑她可能会高兴的，而且给她钱也是他乐意的事。现在他总感到自己做错了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一边走一边伸出舌尖舐着唇上剪得短短的胡茬。他从心里明白米纳蒂正巴不得甩掉他呢，她又重新获得她的海里戴。她想要海里戴，要彻底控制他，最终与他结婚。她主意已定，早就想与他结婚了，她已不在关心杰拉德的音讯，不过当有需要时她会向他求援的，因为杰拉德是真正的男人，其他的这些人，诸如海里戴、里比德尼柯夫以及伯金这些放荡的文人和艺术家不过是半条汉子。她的能力就是如何对付这些半条汉子们。跟他们处在一起她很有信心。像杰拉德这样真正的男子汉实在不好对付。

她非常尊重杰拉德，这是真的。她想办法得到了他的地址，以便她在失意时向他求助。她清楚他想送钱给她，或许在遇到大麻烦时她会写信给他的。

第八章 布莱德比

布莱德比是一座乔治时代的建筑，柱子选用了格林斯式的。它坐落在德比郡那缓缓而上、翠绿的山谷中，离克罗姆福德不远。这片建筑前有一块草地、一些树木和幽静园林中有座鱼池。屋后林木丛中有马厩、厨房和菜园，再往后是一片森林。

这个静谧的地方离公路有好几英里远，与德汶特峡谷的风景区遥相对应，宁静、远离尘嚣。房屋被丛林掩映着，只露出金色的屋顶，从房子的正面可俯视着下方的公园。

近来一段日子里，赫麦妮一直住在这座房子里。她躲开了伦敦、牛津，遁入了宁馨的乡村。她父亲在国外常驻，她要么在家中同一些来访者一起聚会，要么就是他哥哥陪在左右，他是个单身汉，是议会中自由党的议员，只有当议会休会时，他准来到这里，所以他几乎总住在布莱德比，看来他最忠于职守了。

厄秀拉和戈珍第一次造访赫麦妮时正值初夏时节。她们的汽车进入公园后，她们从车里看到静静的鱼塘和房屋，只见阳光照耀下掩映在山顶丛林中的布莱德比娇小得很，就像一幅旧式英国学校的风景画。绿色草地上有一些小小的身影在晃动，那是女人们身着淡紫色和黄色的衣服朝巨伞似的雪松下走去。

“真完美！”戈珍说，“这是一幅完整的风景画！”她的话语中透着一种情绪，似乎她是被抓来的，强迫她必须违心地说赞美的话。

“喜欢这儿吗？”厄秀拉问。

“我并不喜欢它，但是我认为它是一幅完整的风景画。”

汽车一鼓作气驶下一个山坡又上了另一个山坡，沿着盘旋的路驶向侧门。前厅伺候的女佣先出来，接着赫麦妮高扬着苍白的脸跟着出来，她伸出双手向来访者慢条斯理地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啊，来啦，见到你们我真是太高兴了，”她吻了戈珍——“很高兴见到你”——然后又吻了厄秀拉，接着她说：“累了吗？”

“一点不累。”厄秀拉说。

“你累吗，戈珍？”

“不累，谢谢。”

“不吗——”赫麦妮声音拖地很长。她只是站在那里欣赏她们。两个姑娘感到非常不好意思，赫麦妮没有进屋，却在甬道上进行了以上的欢迎仪式，仆人们只好等着。

“请进，”赫麦妮端详够了这姐妹二人，终于请她们进屋。戈珍嘛，她认为更漂亮迷人，而厄秀拉则更实在、更有女人味。她更欣赏戈珍的衣着：绿府绸上衣配一件缀有深绿和绛紫带子的宽松外套，草帽是绿色，像新编的一样，上面还编进几条黑色和桔黄色的带子，黑色的鞋子配着绿色的袜子。这身漂亮的打扮既入时又能体现出个性来。厄秀拉穿了一身深蓝礼服，相比之下就很一般了，但看上去还不错。

赫麦妮穿着深紫色的绸衣，衣服上缀着珊瑚色的念珠，长筒袜也是珊瑚色的。可她的衣服已经有些旧了，上面还沾着污垢，简直说吧真有些脏。

“你们先去瞧瞧下榻的房间好吗？行。我们上楼去吧，好吗？”

厄秀拉特别想一个人呆在屋里。赫麦妮在这里耽搁得太久了，使她感到不舒服。因为她站得离厄秀拉太近，使厄秀拉感到很窘迫，如负重载。她似乎在妨碍厄秀拉收拾自己的东西。

午餐是在草坪上吃的，大家坐在巨大的树荫下进餐，大树那黑色的枝条几乎垂到草地上。一起午餐的还有几个人：一位是小巧玲珑，衣着入时的意大利年轻女子，另一位是布莱德利女士，看上去挺像运动员；一位五十岁左右驼背的男士，他是一位从男爵，说话幽默、沙哑着嗓子大笑，很有趣儿的一个人；卢伯特·

伯金也在；后来又来了一位女秘书玛兹小姐，苗条、年轻、漂亮。

午餐很不错，感觉非常好。连事事挑剔的戈珍，对午餐也表示十分满意。厄秀拉喜欢这个场面：雪松下白色的桌子，阳光明媚、碧绿的公园，远处有鹿群静悄悄地游动。这个地方似乎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圈，而现在却不在圈中。这里的一切都很愉快并且有宝贵的过去，树木、鹿群、静谧如初，像一个梦。

她在精神上却不那么幸福。人们的谈话像小型炸弹一样爆响着，总在说些名言警句，不时爆出几句俏皮话来，给人搬弄词藻的感觉。说不完的空洞、无聊、吹毛求疵的话像小溪一样多，不，像河水一样多。

这儿的人很做作，实在无聊至极。只有那位年长的社会学家，他的脑神经似乎很迟钝，更像没有感觉似的，但看上去十分幸福。伯金正垂头丧气，赫麦妮一直在嘲弄他，让他的形像在每个人眼里都变得可鄙。她看上去总在节节胜利，实在是让人惊奇，而他在她面前竟束手无策，更显得一钱不值。厄秀拉和戈珍对这种场合很不适应，几乎总是保持缄默，默默地听着赫麦妮有板有眼的狂言，听着那位约瑟华先生的妙语连珠，听着那位女秘书唠唠叨叨或另外两个女人的对答。

午饭后，咖啡端到草坪上来了，大家起身离开饭桌，各自选择在树荫或阳光下的躺椅上落了座。秘书小姐到屋里去了，赫麦妮操起了刺绣，娇小的伯爵夫人拿着一本书看着，布莱德利女士用纤细的草编着篮子，在初夏下午的草坪上，大家就这样悠闲地干着活儿，措词严谨地聊着。

突然传来汽车刹车和停车的声音。

“赛尔西来了！”赫麦妮慢慢吞吞地说，她的声音很单调却很有趣。说完她把刺绣放下，慢慢站起身，缓缓穿过草地，绕过灌木丛，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谁来了？”戈珍问。

“我猜是他，罗迪斯先生，赫麦妮的哥哥。”约瑟华先生说。

“赛尔西，对，是她哥哥，”娇小的伯爵夫人合上书本抬起头用浓重的喉音说，似乎是给人们提供信息。

大家都在期待着。一会儿功夫，身材高大的亚历山大·罗迪斯绕过灌木丛走来了，他像梅瑞迪斯笔下的那位把迪斯累利挂在嘴边上的主人公一样迈着轻快的步子。他对大家很热情，马上像主人的样子潇洒随便地招呼大家。这一套待人的礼节是专为招待赫麦妮的朋友们学的。他刚从伦敦的下议院开会回来。他的到来，立即使草坪上充满了下院的气氛：内政部长在会上说了什么，罗迪斯都思考了些什么，他同首相都谈了些什么样的话。

这时赫麦妮同杰拉德·克里奇也绕过灌木丛走了过来。杰拉德是和亚历山大一起来的。赫麦妮为在场的每个人介绍了他，足足介绍好一会儿，他一直站在一边，然后才带他走。他此时此刻是赫麦妮的贵宾。

大家谈到内阁的情况时，说起内阁中的分歧，由于受到攻击教育大臣辞职，于是话题又转到教育问题上来：

“当然了，”赫麦妮激动地抬起头说：“教育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不提供知识的美和享受。”她似乎在争吵，似乎认真地思考片刻又接着说：“职业教育不能称为教育，只能是教育的夭亡。”

杰拉德畅快地吸了一口空气，然后兴奋地参加讨论，他说：

“不见得，教育难道不可以同体操一样，其目的是培养出经过良好训练、强有力的头脑吗？”

“练出一副好身体像运动员一样，随时都能应付一切。”布莱德利女士衷心赞同杰拉德的看法表示，大叫起来。

戈珍默默地、厌恶地看着她。

“哦，”赫麦妮声音低沉地说：“我不知道。对我来说，知识所带来的欢乐是无穷尽的，太美好了。在我的全部生活中，什么

东西都不能与知识相比，知识对我来说更重要了，我相信，没有任何东西。”

“哪方面的知识？举个例子吧，赫麦妮。”亚历山大问。

赫麦妮抬起头，低沉地说：

“我也不太明白……比如，有关太空方面的知识，我正试图弄懂了有关星球的知识，我感到自己升华起来了，解脱了。”

伯金脸色苍白，气愤地看着她说：

“你感到解脱又有什么用呢？”他嘲弄地说。“你并不想真解脱。”

赫麦妮受到批评，沉默了。

“是的，每个人都会产生一望无垠的感慨，”杰拉德说，“就像登上高山顶俯瞰太平洋一样。”

“默默地站在戴林山顶上。”那位意大利女士从书本中抬起头喃喃言道。

“不见得一定要站在戴林湾。”杰拉德说。厄秀拉开心地笑了。

人们都安静下来之后，赫麦妮平心静气地说：

“是的，生活中最伟大的事就是追求知识，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幸福和自由。”

“知识当然就是自由。”麦赛森说。

“那不过是只言片语的摘要罢了。”伯金看着男爵，对着他那干巴巴僵直矮小的身体说。戈珍马上发挥想像觉得那位著名的社会学家真像一只装有干巴巴被紧紧压缩的药片的药瓶，觉得他特有意思。从此她的头脑中就永远烙下了约瑟华先生的影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卢伯特？”赫麦妮沉着、冷漠地拖着长声发问道：

伯金说：“严格地说，你只能掌握过时的知识，就像把去年夏天的休闲装进醋栗酒坛中存贮一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谁说一个人只能掌握过时的知识？”男爵尖锐地问道。“难道我们可以把万有引力定律叫做过时的知识吗？”

“是的。”伯金说。

“我这本书中有一件精彩的事，”那位意大利女士突然叫道，“说一个人走到门边把自己的眼睛扔到了大街上。”

在座的都笑了。布莱德利小姐走过去隔着伯爵夫人的肩膀看过去。“妙！”伯爵夫人说。“巴扎罗夫走到门边，急匆匆地把他的眼睛扔到大街上，”她读道。

大家又大笑起来，笑得最响的是从男爵，笑声像一堆乱石滚落下来一样。

“什么书？”亚历山大突然地问。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矮小的外国人回答，她说起英语来每个音节都吐得很清楚。说完她又合上书本露出封面以证实自己的话。

“由美国出的旧版本。”伯金说。

“哈，当然了，用法语译过来的是，”亚历山大用很好听的法文宣布说。“巴扎罗夫走到门口，把眼睛扔到大街上。”

说完这段法语后，他神采飞扬地四下巡视着。

“我搞不明白‘急匆匆地’在这是什么含义。”厄秀拉说。

大家都开始琢磨着。

女佣急匆匆地端上了一个大茶盘，送来了下午茶。大家都觉得很惊讶，这个下午过得可真快。

用完茶点后，大家聚在一起准备一块儿去散步。

“你喜欢来散散步吗？”赫麦妮挨着个的询问着。大家都想去散步，如同关在牢中的犯人去放风一样，只有伯金不去。

“去吗，卢伯特？”

“不，赫麦妮。”

“真不去？”

“真不去。”不过他犹豫了一下。

“为什么不一起去？”赫麦妮拉长声问。本来她是想要大伙儿都跟她去园子里散散步的，可是伯金让她感到恼火，这么一点小事都不能让步。

“因为跟一大群人挤着走路我不舒服。”他说。

她喉咙中咕哝了一阵，然后以嘲讽冷静的口吻说：

“有个小男孩儿不想去了，我们只好把他留下。”

她奚落伯金时看上去非常快活，而伯金只顾一个人发呆。

赫麦妮转身快步朝大家走过去，又转过身朝伯金挥着手帕，嘻嘻笑道：

“再见，再见，小孩儿。”

“再见，无礼的母夜叉。”他自语道。

人们在公园中穿行。赫麦妮想让大家去欣赏一条斜坡上的野水仙花，她不时地引导着人们：“这边走，这边走。”大家顺着她指定的方向向花丛走去。水仙花固然很美，可谁都没心情去欣赏。厄秀拉此时更是无动于衷、浑身难受，对这里的气氛反感极了。戈珍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调侃着，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大家观看腼腆的鹿时，赫麦妮跟牡鹿说着话，看起来把小鹿当成了一个哄养、爱抚的小男孩儿一样。这鹿是头雄性的，所以她要对它施加点压力。大家沿着鱼塘往回走时，赫麦妮又向大家讲述两只雄天鹅为争夺一只雌天鹅的爱情故事。当说到那失败的天鹅把头埋进翅膀里，坐在砂砾路上的败兴样子时，不禁嘻嘻笑起来。

大家回来以后，赫麦妮站在草坪上喊卢伯特，尖细的声音传得很远：

“卢伯特！卢伯特！”第一声喊得又高又慢，而第二声则降下了调子。“卢——伯——特。”

始终没人回答。女佣出现在门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伯金先生在哪儿？艾丽斯？”赫麦妮漫不经心却又温和地
问。而在这温柔的声音下却有着固执、几乎是丧心病狂的意志！

“我认为他应该在他的卧室里，太太。”

“是吗？”

赫麦妮缓步走上楼梯，沿着走廊一边走一边用又细又高的嗓
门儿叫着：

“卢伯特！卢伯特！”

她走到卧室门前，敲着门大叫：“卢——伯特。”

“我在这。”他终于答腔了。

“你干吗呢？”

询问的口气、关切，但却问得奇怪。

伯金没有回答却打开了门。

“我们回来了，”赫麦妮说，“水仙花儿可真好看啊。”

“是啊，我看过了。”

她的脸沉了下来，冷淡地、缓缓地扫视他。

“是吗？”她仍看着他说。他好像变成了一个忧郁的孩子，来
布莱德比是那样的孤立无援，跟他闹什么矛盾，这比什么都让赫
麦妮感到难过。但她明白，她同他马上要分道扬镳了，她潜意识
中对他怀有强烈的仇恨。

“你刚才在做什么？”她重复道，那声音很柔和，显得毫不在
意的样子。他没有回答，她于是在下意识地引导下走进他的房
间。他从前从她的闺房中取来了一幅画鹅的中国画，刚才正在临
摹，他的技巧很高明，摹得更为栩栩如生。

“你在临这幅画？”她靠近桌子俯首看着这幅作品。“啊，你
画得多么漂亮呀！你很喜欢这幅画儿，是吗？”

“这幅画儿很神奇。”他说。

“是吗？你喜欢它，这让我很高兴，我一直都特别珍爱这幅
画。这幅画是中国大使送我的。”

“我清楚。”他说。

“那你为什么偏要临摹它呢？”她不经意地问，“为什么不自己重新搞新的作品？”

“我只是想了解它，”他回答，“通过临摹这幅画，更能让我了解中国，这比读有关的书更有用。”

“从中你学到些什么呢？”

她的好奇心又上来了，她要得到他内心的秘密，紧紧地抓住他。她不这样做不行。她要知道他了解他的一切，这种欲望纠缠着她，使她变得很霸道。伯金沉默了一会儿，他真不想回答她的问题。但惧于她的压力，他才慢慢回答：

“我明白中国人从什么地方摄取生命的源泉了——他们的所悟与所感——那就是，冰冷的泥水中一只滚烫的鹅——鹅那奇妙滚烫的血像烈火一样注入他们自己的血液中，那是冷寂的泥潭之火，蕴藏着玉荷的神秘。”

赫麦妮狭长的脸庞上没有了血色，低垂着眼睑，神色奇特、凝重地看着伯金，单薄的前胸颤动着。伯金不动声色，恶狠狠地回视她。她感到又一阵抽搐，似乎有点难受，感到自己被压倒了，她只好转过身去。她的脑海不能悟出他的语言的真谛；他攫住了她的心，令她无法挣脱，他在用某种阴险隐秘的力量摧毁她。

“是啊，”她若有所思地说，“是啊，”她克制着自己，试图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可是她做不了，她现在没有了一点理智，甚至感到自己被解体了。尽管她用尽全力，都仍然无法恢复理智。她忍受着被溶化的巨痛，在恐怖中感到自己变得粉身碎骨，伯金纹丝不动地站立着，盯着她。她迷迷糊糊地走了出去，像一个囚禁的苍白的魔鬼，像被坟地的鬼追杀袭击一样仓惶。她走了，像一具没有灵魂、没有骨肉的尸体。他仍然心地残酷，一个心眼儿要报复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赫麦妮下楼来吃饭时，脸上阴云密布，眼睑低垂，死一般黯然。她换上了一件绿色的旧缎子长衫，很紧绷的，这样一来更高大、更可怕了。在客厅那欢愉的气氛中她显得神秘莫测、非常抑郁。在餐厅幽暗的灯影中，桌上的蜡烛光笼罩着她，她坐在那里仿佛变成了一股力量，变成了一个精灵。她聚精会神地听人们谈着天。

在座的其他人都神采飞扬，除了伯金和约瑟华·麦赛森以外都穿着晚礼服，显得雍容华贵。娇小的意大利伯爵夫人身着薄纱罗，衣服上缀着柔软的桔黄、金色和黑色的宽大绸三色带；戈珍则身着一身艳绿，饰着奇妙的针织品；厄秀拉穿着一身黄，佩着银灰色纱巾；布莱德利女士的衣服呈灰、腥红与黑三种颜色；而玛兹小姐则是一身浅灰打扮。看到烛光下这一派五彩纷呈的颜色，赫麦妮的心头涌上一种突如其来的快乐。她总是听到人们在无休止的谈笑：约瑟华声色俱厉；女人们在起劲地轻浮地嘻笑作答；她还观察到五彩缤纷的衣着、白色的桌面及上上下下的灯影。她似乎高兴得神魂颠倒，但心中不免隐隐有些厌恶，她好像一个魔鬼。她很少插话，但人们的谈话她却一字不漏地听着。

大家一起涌入客厅，像一家人一样随便，不拘礼节。玛兹小姐给每个人都递上咖啡，有的人点着了烟，有的则用长长的陶土或烟斗吸烟。

“吸烟吗？烟卷还是烟斗？”玛兹小姐询问着。大家坐成了一个圆圈。约瑟华先生一副十八世纪的派头，杰拉德则是像温厚年轻漂亮的英国小伙子样儿，亚历山大是高大健美的政治家，很讲民主又谈吐不凡，赫麦妮则像细高的卡桑德拉。女人们脸色白皙，在烛光柔和的客厅中围着大理石壁炉坐成半月型，认真地吸着白色烟斗，炉膛里的柴木噼噼啪啪地燃响着。

大家的谈话时常涉及到政治、社会，很风趣，充满奇特的无政府主义味道。客厅里仿佛聚集着一股力量，一股毁灭性的力

量。一切似乎都将被投进了熔炉中，在厄秀拉眼里，这些人全是些做法的巫师，帮着这座熔炉燃烧得更好，人们尽情地享受欢乐和满足，但对一个新来者来说，这些谈话太累人了，来自约瑟华、赫麦妮及伯金那儿的残酷的精神压力，强大、耗人、具有毁灭性、压抑着所有其他的人。

其实赫麦妮渐渐感到厌倦了、腻了。谈话不再激烈而出现了冷场，是她那强大但又无意识的意志造成的。

“赛尔西，表演点什么吧。”赫麦妮果断的打断大家的谈话。“谁来跳个舞？戈珍，你来跳一个，好吗？我希望你来一个。帕拉斯特拉，你也来跳个舞——好，很好。厄秀拉，也来吧。”

赫麦妮慢慢站起身，手拉着壁炉台上的金黄色绣带，靠在上面停了片刻，然后突然松开了带子。像一位女牧师一样。她的表情木然、沉迷。

一个仆人进来一下，然后又出去了，很快这仆人又出现了，怀抱着一大堆缎带、披肩和围巾，大多是些东方货。赫麦妮喜欢积攒华丽的衣服，这些装饰品也是和衣服逐渐积攒起来的。

“你们三个女士一起跳吧。”她说。

“跳什么舞呢？”亚历山大忽地站起身问。

“《岩石上的少女》。”伯爵夫人马上说。

“那个没意思。”厄秀拉说。

“那就跳《麦克白斯》中三个女巫的那段舞吧，”玛兹小姐又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最后决定厄秀拉演诺米，戈珍演卢斯，伯爵夫人饰奥帕。这是一场小芭蕾舞，她们准备按照俄国舞蹈家巴芙洛娃和尼金斯基的风格跳。

伯爵夫人首先做好了准备。亚历山大朝钢琴走去，客厅里腾出了一块地方。奥帕身着漂亮的东方服装，缓缓地跳起那段哀悼亡夫的舞蹈。然后卢斯进来了，跟着奥帕一起落泪。最后是诺米出现来安慰大家。整个剧情都是用无声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女人通过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来表达感情。这场小戏演了十五分钟之久。

厄秀拉扮演的诺米很漂亮。诺米的几个男人都死了，她一个人命运抗争，不屈不挠地活着。卢斯是个患有同性恋的女人，她爱上了诺米。奥帕是一位活泼、有激情、心细谨慎的寡妇，她要返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重新活一回。女人间的相互影响演得很逼真，很动人。令人奇怪的是，戈珍对厄秀拉满怀激情地依恋着，一个劲地冲她笑，可那笑容却是莫名其妙、恶作剧式的，而厄秀拉只是默默地承受着这些，她不知道对自己或别人应该作些什么，但她临危不惧，与自己的悲哀作斗争。

赫麦妮非常喜欢演戏。伯爵夫人很敏感像鼯鼠般的劲儿来得很快，戈珍把对姐姐扮演的女人那种可怕的依恋感演绝了。厄秀拉危险中孤独无援，似乎她承受着无法摆脱的重压。

“太妙了。”人们异口同声地说。赫麦妮心里苦恼，因为她对一些东西弄不大懂。她组织大家，让人们多跳几个舞，为此，伯爵夫人和伯金一起唱着一首古老的法国歌曲《马博罗》，边唱边调侃地跳了起来。

杰拉德观看戈珍表演的人物对诺米的那种依恋之情时很是激动。那女人潜藏的鲁莽劲和调侃的样子让他热血沸腾。他印象最深的是戈珍表演出来的那种激昂的恋爱和无所顾惜的精神，同时更忘不了她的讽刺力量。伯金像隐藏在水流深凹处蟹，他看到了厄秀拉遇到挫折和相应孤立的境态。她身上蕴藏着一股危险的力量。她就像一朵生命力极强的花蕾，奇特但毫无自我意识。他在冥冥之中被她吸引着。她是他的未来。

亚历山大弹奏了几首匈牙利曲子，在钢琴声的共鸣中大家都和拍子跳起舞来。杰拉德一边兴高采烈地跳着，一边向戈珍那边挪过去。他尽管只会跳几步华尔兹或两步舞，此刻他感到自己的四肢和全身中有一股力量激荡着，令他摆脱了所有束缚。他不知

道别人那种抽筋式的拉格泰姆舞怎么个跳法，然而他却知道舞步怎么走。伯金也在快活地疾步而舞着，他终于冲破某些人给他的压力，可赫麦妮对他这种毫无责任感的快乐是多么恨之入骨啊。

“我发现，”伯爵夫人兴奋地大叫道。她看着伯金自我陶醉的兴奋舞姿说：“伯金先生换了一个人嘛。”

赫麦妮缓缓地看了看他，浑身不由一怔。她清楚只有局外人才能看出这一点并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是什么意思，帕拉斯特拉？”她问。

“看！”伯爵夫人用意大利语说：“他不是个人，是一条变色龙。”

“他不是个人，他很危险，和我们不是一类，”赫麦妮心中反复说着。她的心里很不安，她不得不屈服于他，因为他有着她不具备的逃避力量和生存力量，他从来不能始终如一，不是个真正的男人。她在绝望中恨透了他，这绝望感令她心碎、屈服，她忍受着被肢解般的痛苦，她几乎跟一具死尸差不多，除了能感觉到自己的灵与肉正被解体以外，其他的意识都不存在了。

屋子都全都住满了，杰拉德住进较小的一间，其实是与伯金的卧室相通的更衣室。每个人都举着蜡烛向楼上走去，赫麦妮拉住了厄秀拉，让她到自己的房间里再聊一会儿。站在赫麦妮那奇特的大卧室中，厄秀拉感到很拘谨。赫麦妮可怕又莫名奇妙地说些什么话。厄秀拉感到很压抑。她们观赏着一些印度绸衣，华贵而性感的衣服，那式样的格调很低。赫麦妮靠近她，前胸起伏着，厄秀拉顿时感到无所适从、惊慌起来。从厄秀拉的脸上赫麦妮那双凶狠的眼睛看出她害怕了，于是她更觉得彻底崩溃。厄秀拉拾起一件为十四岁的公主做的大红大绿的绸衫，叫道：

“太漂亮了，谁敢穿这么艳的衣服——”

这时赫麦妮的女仆静悄悄地走进来，厄秀拉才有机会逃跑了，她早就吓坏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伯金回来之后就直接上床了，他很兴奋，但又很困，从开始跳舞他的心情就好了起来。杰拉德身穿晚礼服坐在伯金床上非要跟他聊天不可，伯金早已躺下，杰拉德固执地要聊聊不可。

“你了解布朗温家那两个姑娘吗？”杰拉德问。

“她们住在贝多弗。”

“贝多弗！她们从事什么职业？”

“在中学里教书。”

“是她们！”杰拉德沉默了一下大叫道：“我说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她们。”

“你失望了？”

“失望？不！可是赫麦妮为什么要把她们请到这儿来呢？”

“在伦敦她认识戈珍的，戈珍就是年轻的那个，头发稍有点黑，她是位艺术家，搞雕塑和造型艺术。”

“那么说她不是中学教师了，而另一人是喽。”

“都是，戈珍是美术教师，厄秀拉是任课教师。”

“那她们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也在那所学校做手工的指导。”

“真的！”

“阶级障碍已经打破了！”

伯金一嘲讽，杰拉德感到一丝不安。“她们的父亲是学校里的手工指导！这似乎跟我没有什相关吗？”

伯金笑了。杰拉德看着伯金头枕在枕头上，他那尖刻、洒脱地笑脸，使杰拉德欲走则不能。

“我认为你不会常常见到戈珍的。她是一只不安分的小鸟儿，一两周之内她就不在这里了。”伯金说。

“去哪儿？”

“伦敦、巴黎、罗马，天晓得她去哪儿。我老以为她会躲到大马士革或旧金山去。她可是一只天堂之鸟。谁知道她回贝多弗

干什么，这非常奇怪，像个梦一样。”

杰拉德思忖了一会儿，说：

“你对她怎么这么熟悉？”

“我在伦敦认识她的，”伯金说，“跟阿尔加农·斯特林治那批人在一起时认识的。不知她怎么认识米纳蒂和里比德尼柯夫那些人的，她们只是认识，没有私人交往。她跟那帮人不是一路的，她更传统些。我认识她大概有两年了。”

“除了教书以外她还赚钱吗？”杰拉德问。

“赚点儿，不过收入不固定。她有时出售她的造型艺术品，她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人了。”

“她的作品卖多少钱？”

“一基尼，十基尼不等。”

“作品质量怎么样？都表现什么题材？”

“有时她的作品很不错。赫麦妮书房中的两只飞鸽，那就是她的，你见过，先刻在木头上，再上色。”

“我还以为又是野蛮人的雕刻。”

“她的可不是。她的作品都是些动物和小鸟儿，有时刻些奇怪怪的小人物，身着日常衣服，让她那么一刻，真显得有些妙不可言。她的雕刻很微妙并有一种不经意的乐趣。”

“有朝一日，她会不会成为一位知名艺术家？”杰拉德问。

“很可能。不过我觉得她不会这条路。一旦有什么东西吸引她，她就会放弃艺术，她从来不会严肃地对待艺术——她对艺术非常不严肃，她总感到自己要放弃艺术了。可她又无法放弃，又抱着艺术不放。这一点我就不能理解她。哦，对了，我走了以后米纳蒂怎么样了？我怎么没听到她的消息。”

“哦，太令人气愤了。海里戴变得极令人讨厌，我跟他终于发生大战，差一点没杀了他。”

伯金沉默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很自然，”他说：“裘里斯神经不太正常。一方面他是个宗教狂，另一方面他又是个肉欲狂。他既是个纯洁的奴隶，为基督洗脚，又为基督画下流图画——忽左忽右，行动反复无常，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他真地疯了。他需要一朵洁白的百合花样的女子，像波提切利画中的女子那么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占有米纳蒂不放，只是为了跟她鬼混。”

“我真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杰拉德说，“他是爱米纳蒂还是不爱？”

“他既不能说爱，也不能说不爱。对他来说，她是个出卖肉体的人，是个跟他通奸的女人。他非常喜欢跟她干肮脏的勾当。后来他又想找一个百合花一样纯洁的小姑娘，这样，他就占全了。这只不过是个古老的故事，反复重复的把戏，没有徘徊这一说。”

“我不知道，”杰拉德停顿了片刻说：“他如此污辱米纳蒂。米纳蒂这么肮脏，真令我吃惊。”

“我还以为你挺喜欢她，”伯金叫道，“我一直就很喜欢她，可我从没有跟她有什么暧昧，这是真的。”

“我爱了她好多天了，”杰拉德说，“可跟她在一起呆上一周就够了。这种女人身上有股味，让你最后感到说不出的恶心，虽然一开始特别喜欢她。”

“我知道，”伯金说，然后很烦躁地说：“不过，去睡吧，杰拉德，你知道都几点钟了。”

杰拉德看看手表，然后站起身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睡了。可是没有几分钟他又穿着衬衫回来了。

“有件事想问问你，”他又坐在床上说，“我和他们分手很急，我没有机会送她点什么东西。”

“是指钱吗？”伯金说，“她会从海里戴或其他熟人那里得到她想要的。”

“可是，”杰拉德说，“我应该跟她算清这笔帐，付给她应得的那份钱。”

“她不会在意的。”

“也许不会吧。我认为这笔帐还是还清好，否则我老认为自己欠了她什么似的。”

“是吗？”伯金说，他看着杰拉德，他穿着衬衫坐在床上，露出了两条腿。他的腿很白、很结实、满是肌肉，很健美。伯金顿时产生了一种怜悯与温柔之情并涌上心头，似乎那是两条孩子的腿。

“我觉得还是把这笔帐还清了好。”杰拉德又一次重复自己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啦。”伯金说。

“你总认为没关系，”杰拉德一脸困惑地说，他深情地看着伯金的脸。“是没关系。”伯金说。“她应该属于清白的那类人，真的——”

“又是老生常谈，”伯金说着转过脸去。他觉得杰拉德像是在没话找话说。“去吧，我都烦了，太晚了。”他说。

“我盼望你告诉我一些‘有关系’的事，”杰拉德说着，他的眼睛盯着伯金的背影，期待着什么。可伯金把脸扭到一边去了。

“好吧，睡吧，”杰拉德友好地拍拍伯金回自己房里去了。

杰拉德早晨醒来后，听到伯金在房里走动的声，就叫道：“我觉得还得给米纳蒂一些钱。”

“天啊！”伯金说，“别死心眼儿了。在你的心中算清这笔帐得了。别那么不平衡。”“你应该知道我清不了这笔帐？”“我了解你。”杰拉德沉思一会儿说：“我老是觉得最好给米纳蒂一笔钱，这样会对她们这种人好一些。”

“情妇嘛，最好的态度是养着。妻子嘛，最好的态度是共同生活。生活上正直的人不受罪恶的污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必要搞得不愉快。”杰拉德说。

“你真够烦的，对你的小过失我没兴趣？”

“我不在乎你感不感兴趣，是的。”

这天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女仆进来了，送来了水，窗帘也被打开了。伯金坐在床上伸着懒腰愉快地朝窗外的公园望去，公园里一派碧绿、静寂、浪漫、一种老式的情调。他想，过去的岁月是那么可爱、稳定、实在、不可逆转——这房子那么静谧、金碧辉煌；这公园，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然而，这静谧的美是个骗局、是个梦幻，布莱德比是一座多么可怕、死亡的地狱啊！这平静的多么让人难以容忍、对人是多么大的束缚！可这毕竟比杂乱无章、龌龊、充满冲突的现实世界要好些。如果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未来，创造一点纯洁，追寻生活的纯洁的真理，那么人的心灵就会不停地呼喊。

“我真猜不透你对什么感兴趣，”杰拉德在楼下的房间里说，“既不对米纳蒂这样的人，也不是矿井，你会对什么感兴趣呢。”

“你对你的事情感兴趣就行了，杰拉德。但我对此没兴趣。”伯金说。

“我该怎么办呢？”杰拉德说。

“随你，我没有什么好办法。”

沉默中伯金可以感觉出杰拉德在思考这件事。

“我要知道就好了。”杰拉德温和地说。

“你看，”伯金说，“你一方面想着米纳蒂，只有米纳蒂，另一方面你又想着矿井和商务，除了经商就是经商，这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精力都用在在这。”

“可我的生活还需要别的事，”杰拉德的声音变得真实、安祥平静起来。

“什么？”伯金有点吃惊地问。

“我希望你能给我指点迷津。”杰拉德说。

他们都沉默了。

“我无法告诉你，我自己的出路都不知道该怎么走，更别说你了。你或许该结婚了。”伯金说。

“跟谁？米纳蒂吗？”杰拉德问。

“也许是吧，”伯金说着站起身朝窗口走去。

“结婚应该是你的良方，”杰拉德说，“你怎么没有在自己身上试一试呢，其实你已经病得不轻。”

“是的，”伯金说，“但我会好的。”

“用结婚的方法？”

“对。”伯金固执地说。

“不，不，”杰拉德说，“不，不，我的伙计。”

他们沉默了，彼此之间变得紧张和敌对起来。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他们总是保持着一段距离，他们一心要摆脱对方的控制。可是双方内心却有一种无形的带子拴着。

“女人的救星来了。”杰拉德嘲弄说。

“有什么不可以的？”伯金问。

“没有什么不可以，”杰拉德说，“只要这真能行得通就行。可你要跟谁结婚呢？”

“跟一个女人。”伯金说。

“好啊！”杰拉德说。

伯金和杰拉德最后才下楼来吃早餐。赫麦妮喜欢每个人都早到。她感到自己的美好日子要消失了，就如同失去了生活差不多，她为此感到非常痛苦。她真希望卡住时间的喉咙，好从中挤出更多的时间生活。早晨她脸色苍白形同魔鬼一般，似乎她被人落在了后面。但是她是个女强人，她的意志具有普遍的影响力。这两个男人刚一走进来，人们就感到空气有些紧张起来。

她抬起头，声音单调地说：

“早上好！睡得好吗？见到你们我很高兴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完她就不理他们了，把脸扭向一边。伯金对她太了解了，知道她这是想轻视他存在的价值。

“想用什么就用什么，从橱子里取点吃的。”亚历山大也有点不悦地说。“但愿食物还没放凉。哦，不！卢伯特，请关掉火锅的火好吗？好，谢谢。”

赫麦妮态度冷漠时，连亚历山大的口气也变得专横了。他那副腔调一定是跟赫麦妮学来的。伯金坐下，扫视了一下桌面。他对这座房子，这间客厅及这里的气氛实在太熟悉了，多少年来他与这里有着密切的往来关系，但是现在他一点都不喜欢这里了，他觉得他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赫麦妮挺直、沉默、有点茫然地坐着，但她太强大了！伯金太了解她了。他对赫麦妮了如指掌，她的行为令他发疯。当一个人走在埋有死人的埃及国王坟墓时，这种恐惧怎么能不发疯呢，那里的尸体太古老、太多了。他很清楚地认识约瑟华·麦赛森了，他很温和却总是咬文嚼字地说着话，没完没了，话里含有一定的哲理，他的话尽管很风趣、机智、让人好奇，仍有些老生常谈。亚历山大消息最灵通、最洒脱，但也最冷漠。玛兹小姐很迷人，即使很做作但也恰到好处。娇小的意大利伯爵夫人只顾耍着自己的把戏，她像一只黄鼠狼一样什么都关心，隔岸观火，从中取乐，自己却从不介入。还有布莱德利女士，阴郁、顺从，赫麦妮一点都看不起她，甚至拿她取乐，因此人们都小看她了。这里的一切都太熟悉了，就像下国际象棋一样，总是那几个摆弄的棋子，女王、骑士、卒子。跟几百年前一样，用今天同一种下法，在一方棋盘上没完没了地把这些棋子摆弄来摆弄去。可这种把戏太陈旧了，这种棋的走法让人发疯，太令人疲惫。

杰拉德脸上带着一副自鸣得意的神情看着这场游戏。戈珍则目不转睛，圆睁着含有敌对的双目看着人们表演，她既觉得很好玩，又觉得厌恶。厄秀拉脸上露出微微吃惊的表情，似乎她受到

了伤害，那疼痛并非她的意识所能感到。

伯金突然站起身走了出去。

“够了。”他心里情不自禁地说。

赫麦妮下意识中感到了他的动作。她抬起眼睛，看到他像一阵急退的海浪，突然消失了，于是她感到那股浪头在冲刷自己的心。是她那强大的意志让她不动声色地依旧坐着不离开餐桌，仍然与大家胡扯着。可是黑暗已经笼罩了她的全身，她像一只沉船已经没在大浪之下，她在黑暗中触礁了，她完了。但她靠那顽强的意志支撑着自己，她仍然挺着。

“上午游泳好吗？”她看着大家突然说。

“太好了。”约瑟华说，“这个早晨太美了。”

“哦，是太美了。”玛兹小姐说。

“是啊，去游泳吧。”那意大利女人说。

“可我们没带泳装啊。”杰拉德说。

“用我的吧，”亚历山大说，“今天我必须到教堂去上日课，人家都等我呢。”

“你是基督教徒吗？”那意大利伯爵夫人非常感兴趣地问。

“不是，”亚历山大说，“我不是，但我认为应该维持旧的体制。

“旧的体制很好呀。”玛兹小姐声调悦耳地说。

“啊，是啊。”布莱德利女士说。

大家都漫步走到草坪上去。这是初夏一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早晨，生活显得多么美妙，就像一种梦境。远处，教堂的钟声响了，天上没有一丝白云，山下湖中的天鹅像百合花漂浮在水上，孔雀昂首挺胸地迈着大步穿过树荫走入沐浴着阳光的草地。这美好的自然景象多么令人销魂啊。

“再见了，”亚历山大愉快地挥着手套向大家告别，然后他的身影消失在灌木丛中，朝教堂走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了，”赫麦妮说，“咱们去吧？”

“我不去，”厄秀拉说。

“你为什么不想去吗？”赫麦妮缓缓地扫视着她说。

“是的，我不想。”厄秀拉说。

“我也不去。”戈珍说。

“我的泳衣准备好了吗？”杰拉德问。

“我不知道，”赫麦妮声调奇怪地说笑着。“一块巾子够吗？一块大手巾。”

“可以。”杰拉德说。

“那就跟我来吧。”赫麦妮说。

第一个跑上草坪的是那娇小的意大利女人，她像一只小猫，在阳光下白白的腿闪烁着，边跑边低下用金黄绸帕包着的头。她穿过大门走到草坪上，脱下浴巾，象牙般洁白的身体露出，金黄色的手帕包着头，往水边一站，把水中的天鹅吓坏了。接着跑出来的是布莱德利女士，她身着墨绿色衣服，像一朵巨大柔软的云朵。杰拉德腰间围着一块腥红色绸布，胳膊上搭着一块浴巾，似乎在阳光下显得有点飘飘然。他微笑着走走停停，步履潇洒，赤裸的肌体白皙，人更显得很自信。约瑟华先生披着一件长衫。最后出来的是赫麦妮，她身披一件紫色斗篷，头用紫和金黄两色头巾包着，显得挺拔、高雅。她颇长挺拔的身段很美，白皙的腿迈着一字步，那种恬静的高雅在她的披风微微飘动时真让人销魂。她穿过草坪，仿佛在回忆一段美好的时光，堂而皇之地缓缓走向水边。

通向深谷的阶梯平台上，有三个大池塘，阳光下，水波平静，分外妖艳。池中流水冲击着一道小石墙，在石缝中汨汨淌出，飞溅着落到下面的另一个池中。天鹅已游到对岸，芦苇散发着清香，微风轻拂着人们的肌肤。

杰拉德紧跟着约瑟华跃入水中，第一个游上对岸，爬上石墙

上面坐下。又有人跳入水中，是伯爵夫人，她猫一样游了过去在杰拉德身边坐下。他们双双坐在阳光下，双臂抱在胸前笑着。约瑟华先生游过来，靠近他们站在水中，水正好到他的腋窝。然后赫麦妮和布莱德利女士也游过来，几个人在堤上坐成一排。

“他们是不是太可怕了？是不是？”戈珍说，“他们的样子怎么像四脚蛇？真的像几只大四脚蛇，你见过约瑟华这样的人吗？他特像刚刚出世不久到处爬行的四脚蛇。”

戈珍惊诧地看着约瑟华先生，他站在齐胸深的水中，长长的灰白头发搭在额前，脖子镶嵌在粗厚的肩膀之中。他正和坐在上方的布莱德利女士谈着天。布莱德利腰宽体胖，浑身水淋淋的，像一个海狮，似乎她会像动物园里的海狮那样滚下来。

厄秀拉默默看着他们。杰拉德坐在赫麦妮和伯爵夫人中间笑得特别开心。他令人想起酒神狄奥尼索斯，因为他的头发的是金黄的，他丰满的身躯在前后抖动。赫麦妮高大挺拔的身体用一种可怕的优雅姿式向他倾靠，那样子怪吓人的，似乎她对自己的行为以及后果毫不负责任。杰拉德感觉到她身上潜藏着某种危险性，那是一种抽搐般的疯狂。但只好视而不见，自顾笑着，把身子转向伯爵夫人，夫人则抬起脸看着他。

他们又都跳进水中，像一群海豹一样游起来。赫麦妮在水中沉醉般地游着，高大的身躯动得很慢。帕里斯特拉游得飞快像一只水老鼠不声不响。杰拉德则像一条白色的影子在水中起伏闪烁。一会儿他们接踵钻出水面不游了，回房间去了。

杰拉德在外面耽搁了一下，他想找机会同戈珍说话。

“你不喜欢水，是吗？”他问。

戈珍缓缓地把目光投向他，不经意地看着他。他大大咧咧地站在她面前，肌肤上泛着水珠。

“我很喜欢水。”她回答道。

他沉默了片刻，希望她能做出解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会游泳吗？”

“会的。”

他虽然想问她为什么不去游泳了，却发现她话音中的讽刺味儿。他走了，这是第一次被她挫败。

“你刚才为什么不下水呢？”他穿戴整齐以后又向她提问。

她犹豫了一会，对他的反复追问很反感。

“因为我不喜欢这群人。”她回答。

他笑了。她的话似乎还在他的耳畔回响。她的话的确有力度，不管他承认不承认，她向他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他想达到她那个境界，成为她所期望的那样的人。他清楚地知道达到她的期望是非常举足轻重的，他要和别人有区别，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杰拉德无法控制自己，他要努力达到她的要求，成为她眼中的男子汉，成为她意中人的形象。

午餐之后，别的人都退出去了，只剩下赫麦妮、杰拉德和伯金，他们要在此接着讨论原来的话题。他们的讨论总的来说充满了睿智但毫无实际内容。他们在酝酿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人类世界。假如旧的社会和国家被打碎、毁灭掉了，那么，紊乱中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约瑟华先生曾说，伟大的社会观念就是实现人的社会的平等。但杰拉德不同意这种说法，应该是每个人都适合承担他自己的那一点任务，并为他完成那项任务而到此为满足。每一项进行中的工作是统一人们的原则。只有工作，只有生产才能把人们聚合在一起。这是机械论，可社会就是一部机械。如果不工作，人们就孤立了，可以独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天啊！”戈珍叫道，“那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名字了。就会像德国人一样，只称呼高级师傅先生和低级师傅先生。我们可以想象，‘我是矿山经理克里奇太太；我是议会议员罗迪斯太太；我是美术教师布朗温小姐。’这么称呼倒挺好的。”

“事情总会越变越好的，美术教员布朗温小姐。”杰拉德说。

“什么事情呢，矿山经理克里奇先生？是指你我之间的关系吗？”

“对呀，”那意大利人叫道，“就是指男人和女人之间——”

“这不属于社会问题。”伯金嘲讽地说。

“对，”杰拉德说。“我和女人的关系，是否存在社会问题，这是我的私事。”

“这句话可值十英镑。”伯金说。

“你认为女人难道不是社会上的人吗？”厄秀拉问杰拉德。

“她有两重性，”杰拉德说。“就社会来讲，她是社会的人。从私生活来讲，她是个自由的人，她要做什么，那纯属她个人的事。”

“你不觉得这两者很难分开吗？”厄秀拉说。

“不，不难，”杰拉德说，“它们分得很自然，到处都是这样。”

“你先不要笑，正确答案还没出呢。”伯金说。

“我笑了吗？”他问。

“如果，”赫麦妮终于开口说，“当我能够意识到我们在精神上是彼此一样的、平等的，是兄弟，其余的就都不成问题了，就不会有吹毛求疵、嫉妒，更不会有权力之争，权力争斗的结果只能是毁灭、毁灭。”

人们对这段话报以沉默，然后大家一起站起来离开了桌子。等大伙都走了以后，伯金又转回身尖刻地指出：

“恰恰相反，恰恰相反，赫麦妮，在精神上我们各不相同，并不平等——这是由于物质条件不相同造成了社会地位的不同。但是抽象地从数字上看，我们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有饥渴感，都长着两只眼、一个鼻子和两条腿。说我们是相等的人身结构，可在精神上却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不是平等或不平等所能说清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国家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你的民主之说纯属谎言，你的所谓兄弟博爱也纯属假话，这一点只要你进一步去了解、超出抽象的数字计算就可以得到证明。我们都要喝牛奶，吃夹肉面包，我们都要坐汽车——这就是所谓兄弟博爱的全部内容。可是，这不等于平等。”

“可是，对我个人来说，我与其他男女们的平等有何关系？在精神上，我同他们像天上的星星与星星之间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所不同，因此彼此毫不相干。在这个基础还是要建立一个国家制度。谁也不比谁强多少，所以谈不上平等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不同的，不同质的东西是无法比较的。一旦你开始比较，就会觉得某人比某人强得多，于是就产生了不平等。我希望人人分享到一份世界上的财产，难道他就会满足了吗，我就可以对他说：‘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得到的，你分到了公平的一份儿，你这蠢人，别妨碍我了，管你自己的事去吧。’”

赫麦妮斜视着他。他十分清楚她对他的话充满了厌恶与仇恨，那强烈的仇恨来自她的潜意识处。她已经有意识在心灵深处听到了他的话，可表面上她似乎在装聋作哑，对他的话置若罔闻。

“听起来这口气太大了吧，卢伯特？”杰拉德和蔼地说。

赫麦妮愤怒地哼了一声，伯金吓得后退一步。

“是的，口气真不小。”伯金的语气那么固执，不会对任何人让步。他说完就走了。

其实他也为自己的话感到有些懊悔，不应该对可怜的赫麦妮太凶、太残酷了，他想悔过。他已报复了她，伤害了她，现在却想同她和好了。

他来到了她舒适的闺房里。她正爬在桌上写信。他走进来时，她淡漠地抬起头，看着他走到沙发边坐下，然后又低下头继续写自己的信纸。

他捧起一大本书读了起来，他一直在读这本书，现在他正认真阅读着这本书的作者简介。他背朝着赫麦妮，弄得她无法写信去了。她的头脑里一阵混乱，一片黑暗，她像一个溺水者在水中挣扎一样，挣扎着想用自己的意志控制自己。尽管她竭力要控制自己，可她做不到，黑暗似乎笼罩着她，她感到心要破碎了。紧张可怕感愈来愈强烈，那是一种悲哀的痛苦，像被窒息了一样。

然后她意识到，他的身影就像一堵墙一样，他的存在就是在摧毁她。如果她不砸破这堵墙的话，她就会被困在这可怕的墙中在恐惧中死去。他就是这面墙，她必须推倒这堵墙，推倒这个可怕的障碍。非这样不可，否则她就会毁灭。

一个可怕的念头震颤从她身上穿过，如同一股电流一般——似乎体内流淌着的电流突然把她击倒了。她清醒地意识到他静静地坐在背后，这是一个不能忍受的可怕障碍物。他依然默默地弯着背，他的后脑壳，令她的头脑一片空白，令她呼吸急促。

她的手臂被一股情欲的激流冲击着——她要体验情欲的快感。她的手臂颤抖着却感到异常有力，这股激流是无法抗拒的。这种激流多么让人快乐，令人发狂的快感！她就要得到情欲的狂喜与美妙的快感了。它来了！在极度的恐怖与狂喜中，它伴着狂喜来临了，她知道它就要来临，她的手抓住桌上当作镇纸书用的漂亮的蓝色青金石，把它拿着，默默地站起身。她的中心燃烧一股烈焰，她已经失去了理智。她靠近他，在他背后站了片刻。似乎她有一种魔力，他在魔力下一动也不动，变得懵懂起来。

一股烈火燃遍全身，她感到一阵难以言表的狂喜，这种快感达到了极限，难以言状的满足，于是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尽全身力气手握宝石向他头部砸将下来。然而她的手指阻碍了宝石的冲击力。何况他正低头看书，宝石滑向一边，擦着他的耳朵掉下去。她的手指落在桌上被砸疼了，这种疼痛令她兴奋不已。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能善罢干休，又高高地举起手臂，再一次照准她所痛恨的人头砸下去。她非砸烂这颗头颅不可，不砸碎它她就不痛快。一千个生，一千个死对她来说都算不得什么了，她只想痛快一下。

这次她的动作不那么迅速了，很慢。这股强大的力量让他清醒了，他抬起头，扭曲着脸看着她。但见她高举着青金石，他在恐怖中意识到她是个左撇子，左手握着青金石，他急忙用厚厚的修西德底斯的书挡住了头。青金石重重地落在书上，那力量几乎要折断他的脖子，震碎他的心。

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但他根本不怕，他转过脸来正视着她，推翻桌子，离她而去。他像一只被击碎的花瓶，变成了碎碴。可是他走起路来依旧泰然自若，他的头脑一点都不乱，而且也不惊讶。

“别这样，别这样，赫麦妮，”他低声说，“我不喜欢你这样。”

他看到她高大的身影挺立着，一脸铁青，那块青金石仍然紧紧地握在手里。

“靠边站，让我过去。”他靠近她说。

她似乎被一只手拉开了，站到了一边，眼睛一直看着他，像一个不干涉任何事物的天使一样。

“这样做不好，”经过她身边时他说，“我是不会死的，听见了吗？”

他面向着她退了出去，他害怕自己转身又一次可能遭受她的袭击。他提高了警惕，她连动都不敢动，她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就这样走了，她一个人仍旧孤独地站在那里。

她僵硬地站了许久，最后一头扎到长沙发里，昏睡起来。当她醒来时，她记起来都做了些什么，但她似乎觉得她不过是像其他任何受到折磨的女人一样打了他一顿。她的做法很对。她知道在精神上她是正确的。她没有做错事，她只做了她应该做的事。

她是对的，是绝对干净的。她脸上永远挂着一副沉迷的宗教表情。

伯金懵懵懂懂走出赫麦妮家，穿过公园，直奔山上去。来到旷野中，天气已经转阴了，不时落下雨点来。他漫步来到峡谷边上，这儿长着茂盛的榛树丛，鲜花吐艳，石楠丛和冷杉幼苗已在萌发出嫩芽来。到处都很潮湿，山谷里淌着一道小溪，那溪水似乎很平缓地流着。他清楚他的理智无法恢复，他是在黑暗中游动着。

可是，他又需要点什么。来到这花朵点缀着的茂盛灌木丛中，来到这湿漉漉的山谷上，他感到很幸福。他要触摸它们，用自己的身体全与它们相触。于是他脱下衣服，赤身坐在草樱花中，脚、腿和膝盖在草樱花中轻柔地舞动着，然后扬起双臂躺下，他的腹部和胸膛让花草抚摸着。这种花的触摸是那么美妙，一种周身清凉体透的感觉，他似乎溶化在花草中了。

然而他又觉得这种抚摸太轻柔了。于是他穿过深草丛来到一人高的一群冷杉丛中。软软的尖树枝刺痛了他，在他的腹上洒着清凉的水珠，他的腰被尖尖的刺扎得很痛。因为他走路很轻，刺虽然是尖尖的，但刺得不太疼。在清凉的风信子中翻滚，肚皮朝下爬着、背上覆盖湿漉漉的青草，那草儿有一股气息，比任何女人的触摸都更温柔细腻、美妙；然后再用大腿去碰撞粗硬的冷杉枝子；肩膀忍受着榛树枝的抽打、撕咬，然后把银色的白桦枝揽进自己怀中去感受白桦枝的光滑、粗硬和那富有生命力的瘤骨——这一切真是太好、太好了，太令人满足了。什么东西能比得上青草的清凉令人满足呢？什么也比不上这个。他是多么幸运啊，这可爱、细腻、有灵性的青草在陪伴着他如同他期待它们一样！他是多么满足、多么幸福啊！

他一边用手帕擦试着身子，一边想到了赫麦妮以及她那致命的一击。他甚至感到自己半边的头在疼。话又说回来，这有什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不起？赫麦妮怎么样、别人又怎样？有了这美好、可爱的清凉气息，他就满足了，才不管那些事了。真的，他一直以为自己需要别人、需要女人，这可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才不想女人，一点都不需要。树叶、草樱花和树干，这些才是真正地可爱、凉爽、令他满足的，它们沁入了他的血液中，变成他的一部分，他感到自己不断地在升华，变得更加丰富了，他为此高兴极了。

难怪赫麦妮要杀害他呢。他跟她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装作与其他人有什么关系的样子？这里才是他的世界，除了这可爱、细腻、有灵性的青草他谁也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他只需要他自己以及自我的生命。

的确，他有必要回到这种世界中去。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那里，但这倒也没有什么。这才是他的地盘，他与这里草木息息相关。尘世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他爬出峡谷，真怀疑自己疯了。如果真是这样，他宁愿变疯也不愿意做一个正常人。他欣赏自己的疯态，这时他自由了。尘世的理智令他十分厌恶，反之，他发现了自己的另一个世界，这个疯态世界是那么清新、细腻、令人心旷神怡。

同时他也感到一股愁悵，那是旧道德观的残迹，使他不得不依恋着人类的生活。但他对旧的道德、人和人的感知已经厌倦了。他爱这个温柔、细腻的植物世界，它是那么清爽、美妙。他将旧日的惆怅不屑一顾，摈弃旧的道德，在新的环境中获得自由。

他感到头疼愈来愈烈，每一分钟都在加重。现在他沿着大路朝最近的车站走去。下雨了，可他没戴帽子。现在就有不少怪人，下雨天出门不戴帽子。

他弄不清，自己的心情多么沉重、多么压抑，这里有很大的成分是由于害怕造成的？他怕别人看到他赤身裸体躺在草丛中。他对别人对人类是多么害怕啊！这惧怕好像变成了一种恐怖、一

种恶梦——他怕别人看到自己。如果像亚历山大·塞尔柯克一样独自一人在孤岛上与动物和树林为伴，他就会既自由又快活，决不会有这种沉重与恐怖感。他爱青草的世界，在那里他感到自我陶醉。

他认为还是给赫麦妮写封信，以免她为自己操心，他可不想让她太担心。于是他在车站上给她写了封信：

“我要回城里了，再也不想回布莱德比。不过，我可不希望你为打我这样事而难过，没什么。你就对别人说我心情不好，先走了。你打我是对的——我知道你会这样的，就这样吧！”

等上了火车，他感到不舒服，连移动一下都感到难言的疼痛。他拖着步子从车站走到一辆出租车里，像一个盲人在摸索着一步步前行，靠的是一股超强意志。

他一病就是两三周，但他没让赫麦妮知道。她还一直以为他在生气呢，他跟她彻底疏远了。她依然自命不凡，沉醉在自己的信念中。她全靠着自尊、自信的精神力量生活着。

第九章 煤 灰

下午放学以后，布朗温家姐妹俩从威利·格林那风景如画的山村走下来，来到铁道叉路口。栅门关上了，矿车轰轰作响地驶近了。机车喘着粗气在路轨上缓缓前行。路边讯号室里那位一条腿的工人像一只螃蟹从壳中伸出头来向外探视着。

她们在栅门口等待时，杰拉德·克里奇骑着一匹阿拉伯种的母马奔来了。他马术很好，轻巧地驾驶着马，马在他的双腿间微微震颤着，令他的兴致特高。在戈珍眼中，杰拉德那副姿态真有点诗情画意：他娴熟悠然地坐在马上，那匹苗条的红马，尾巴在空中甩着。他跟两个姑娘打了个招呼，就驱马来到栅门口，俯首看着铁路。戈珍刚才调侃地看着他那骑马的架势，现在却想仔细打量他本人了。他身材很好，举止潇洒，他的脸被晒成了棕褐色，但唇上的粗胡须却泛着点灰色，他凝视着远方的时候，那双蓝眼睛闪着锐利的光芒。

火车喷着气“哧哧”地驶了过来，马有些不安，开始向后退却，似乎被那陌生的声音伤害了似的。杰拉德把它拉回来，让它头冲着栅门站着。机车“哧哧”的声音愈来愈重。那没完没了的重复声既陌生又可怕，母马不能忍受吓得浑身抖了起来，像松了的弹簧一样向后退着。杰拉德脸上掠过一丝微笑，眼睛闪闪发亮。他终于又把马赶了回来。

喷气声减弱了，小机车咣咣当当地出现在路轨上，撞击声很刺耳。母马像被热烙铁烙了一下跳开去。厄秀拉和戈珍害怕地躲进路边的篱笆后。可杰拉德仍沉稳地坐在马上，把马又牵了回来。似乎他被母马磁铁般地吸住了，仿佛想把马背坐塌。

“傻瓜！”戈珍叫道，“他为什么不躲火车呢？”

戈珍瞪大了黑眼睛迷惑地看看杰拉德。他目光炯炯地稳坐在

马上，固执地驱赶着马团团转，那马上窜下跳，不安地团团转，可就是无法摆脱他的控制，也无法躲避那可怕的机车轰鸣声。矿车一辆接一辆地从铁道口处驶了过去，缓慢、沉重、可怕。

机车似乎发生了什么事，一个急刹闸，各节车厢撞着缓冲闸上，像铙钹一样发出刺耳吓人的声音，母马张开大嘴，缓缓地把前蹄腾空，似乎是被一阵可怕的风掀起来的。突然，它浑身抽动着要逃避可怕的火车，前腿伸开向后退着。两个姑娘紧紧抱在一起，心想这母马非把杰拉德压在身下不可。可是，他向前倾着身子，脸上带有自信的笑容，最终还是令母马驻足，安静下来，再一次把它驱到栅门前的警戒线上。可是，他那强大的震慑力引起了母马极大的反感和恐怖，只见它后退着离开铁路，两条后腿在原地打着转，似乎它是一股旋风的中心。这幅景象吓得戈珍几乎昏厥过去，她的心都要被刺痛了。

“不要这样，别这样，松开它！放它走，你这个傻瓜！”厄秀拉扯着嗓门，惊慌地大叫着。戈珍对厄秀拉这样没有理智很不以为然。厄秀拉的声音那么有力，那么赤裸裸的，真让人难以忍受。

杰拉德神色严峻起来。他用力夹着马腹，就像一把尖刀刺中了马的要害，马又顺从地转了回来。母马喘着粗气咆哮着，鼻孔张着喷出热气来，咧着大嘴，眼睛充满恐怖的神情。这幅情景真让人不舒服。可杰拉德一点都不手软，就是不放松它，就像一把剑刺入了它的胸膛。人与马都耗费了巨大的力量，汗流浹背。但他看上去很平静，就像一束冷漠的阳光一样。

可矿车仍然一辆接一辆、一辆接一辆地“隆隆”驶来，慢慢吞吞的，就像一条无尽的细流一样，令人心焦。火车车厢的连接处吱吱呀呀地响着，声音忽高忽低，母马惊恐万状，蹄子机械地踢腾着，由于受到人的控制，蹄子毫无目标地踢腾。马背上的人将它的身子转过来，把它腾空的蹄子又压回地上，似乎它是他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体的一部分。

“它流血了！它流血了！”厄秀拉冲杰拉德恶狠狠地叫着。现在她知道自己有多么地仇恨他。

戈珍看到母马的腹部流着一股血水，脸都吓白了。她看到，亮闪闪的马刺正残酷地向马身上的伤口处扎了进去。一时间戈珍感到眼前天旋地转，然后就不省人事了。

她醒来时，没有任何表示。矿车仍然“隆隆”前行，人与马仍在搏斗着。但她的心变冷了，人也超脱了，没感觉了。此时她的心既硬又冷又木。

她们终于看到带篷子的压尾值班车驶近了，矿车的撞击声逐渐减弱了，大家总算从那难以忍受的噪音中解脱出来了。母马依旧地喘息着，马背上的人很自信地松了一口气，他的意志毫不动摇。煤车缓缓驶过去了，信号员朝外观看着，看着铁路口上这幅奇景。从那信号员的眼中，戈珍可以感觉出这幅奇景是多么孤单、短暂，就像永恒世界中的一个幻觉一样。

矿车开过去后，四下里变得寂静起来，这是多么可爱、令人感激的寂静啊。平静是美好的！厄秀拉仇视地望着远去的矿车。铁路口上的守门人走出他小屋，来到栅门前，想把栅门打开。可不等门打开，戈珍就突然一步上前拨开插销，打开了两扇门，一扇朝看门人推去，她推开另一扇跑了过去。杰拉德突然信马由缰，策马飞跃向前，似乎撞到戈珍了，但戈珍并不害怕。当他把马头勒向旁边时，戈珍像个女巫一样扯着嗓门在路边冲他奇怪地大叫一声：

“你也太傲慢了。”

她的话很清晰，杰拉德听得明明白白。他在跳跃着的马背上侧过身来，有点惊奇、意味深长地看着她。母马的蹄子在枕木上踢打了三遍，然后，骑马人和马一起颠簸着上路了。

两个姑娘看着他骑马走远了。守门人拖着一条木头做的腿在

铁路口的枕木上掷地有声地蹒跚着。他把门栓紧，然后转回身对姑娘们说：

“一个骑马能手就要有自己的骑法儿，谁都会这样。”

“是的，”厄秀拉火辣辣，专横地说，“他应该等矿车开过去再把马牵过来？他是个蛮横的傻瓜。难道他以为折磨一头动物就有了男子汉味儿了？马也是有灵性的，他为什么要那么自负地折磨一匹马？”

守门人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

“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匹好马，一头漂亮的马，很漂亮。你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的父亲这样对待动物吧！杰拉德·克里奇跟他爸爸在这点上不一样，简直是两个人，两种人。”

大家都不说话了。

“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厄秀拉叫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当他欺负一头比他敏感十倍的牲口时，他难道会觉得自己了不起吗？”

大家又沉默了，守门人摇摇头，似乎他不想说什么而是要多思考。

“我认为他是希望把马训练得能经受住任何刺激，”他说，“一匹纯种的阿拉伯马，跟我们这里的马不是一类，品种完全不同。据说他是从君士坦丁堡搞来的这匹马。”

“他会这样的！”厄秀拉说，“他不如还是把马留给土耳其人，他们会待它更高尚些。”

守门人进屋去喝茶了，两位姑娘走上了布满厚厚的黑煤灰的乡路。戈珍依然回想着杰拉德粗暴地骑在马上的景象，脑袋很麻木了：那位碧眼金发的男子用粗壮、有劲的大腿紧紧地夹住狂躁的马身，直到完全控制了它为止，他的力量来自腰、大腿和小腿，像是被魔法，紧紧夹住马身，左右着它，令它屈服，那是骨子里的柔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两位姑娘默默地走着路，左边是矿井高大的土台和车头，下面的铁路上停放着矿车，看上去就像一座巨大的港湾。

在围着许多明晃晃栅栏的第二个交叉路口附近，是一片片属于矿工们的农田，田野的矿石堆中，放着一只废弃的大锅，锅已经生锈了，又大又圆，默默地驻在路边。一群母鸡在围着铁锅啄食，小鸡扒在池边饮水，鸽飞离水池，在矿车中飞窜。

在叉路口另一边，堆着许多用来修路的石灰石，旁边停着一辆车，一位长着连鬓胡的中年人手握着铁锹，斜着身子与一位脚蹬高统靴子的年轻人聊着，年轻人身边站着一匹马，马头靠近他，他们俩人都面对叉路口看着。

午后的骄阳光线十分强烈，他们看到远处走来两位姑娘，两个闪闪发光的身影。两个姑娘都身着轻爽鲜艳的夏装。厄秀拉穿着桔黄色的针织上衣，戈珍的上衣则是浅黄色的。厄秀拉的长袜是鲜黄色的，戈珍的则是玫瑰色儿。两个女子的身影在穿过铁道转弯处时似乎在闪动着光芒，白、桔黄、浅黄和玫瑰红色在布满煤灰的世界里闪闪发光。

这两个男人在阳光下热辣辣地伫立着他们凝视着这边。个矮的人稍微年长一点，面孔严峻，像中年人一样浑身充满活力，年轻的工人大概二十三岁左右。他们两人目不转睛，望着两个姑娘向前走来。她们走近了、过去了，又在满是煤灰的路上消失了，那条路一边是房屋，一边是麦地。

长着连鬓胡的长者淫荡地对年轻人说：

“那个值多少钱？她行吗？”

“哪个？”年轻人笑着热盼地问。

“那个穿红袜子的。你说呢？我希望花一个星期的工资跟她过五分钟，天啊，就五分钟。”

年轻人又笑了。

“那你老婆可要跟你好好地理论理论了。”

戈珍转过身看看这两个男人，他们站在灰堆旁，目光跟踪着她，好像两个凶恶的怪物。她讨厌那个长连鬓胡的人。

“你是第一流的，真的，”那人冲着远处她的身影说。

“你觉得她值一星期的工资吗？”年轻人打趣说。

“我觉得？我敢打第二遍赌。”

年轻人不偏不倚地看着戈珍和厄秀拉，似乎在算计着什么才值他两个星期的工资。终于他担忧地摇摇头说：

“不值，她可不值我那么多钱。”

“不吗？”他说，“她要不值那么多我就不是人！”

说完他又继续用铁锹挖起石头来。

姑娘们走到矿区街上，街两边的房屋盖着石板瓦顶，墙是用黑砖砌的。浓重的金色夕阳晖映着矿区，丑恶的矿区上涂抹着一层美丽的夕阳，很令人陶醉。洒满黑煤灰的路上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越发温暖、凝重，给这乌七八糟、肮脏不堪的矿区笼罩上一层神秘色彩。

“这里有一种丑恶的美，”戈珍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又为这肮脏感到痛苦。“你是否觉得这景色很迷人？它雄浑、火热。我可以感觉出来这一点。这真令我吃惊。”

穿过矿工的住宅区时，她们不时会看到一些矿工在后院的露天地里洗身子。晚上天气很闷热，矿工们洗澡时都光着上身，肥大的厚毛头工装裤几乎快滑下去了。已经洗好的矿工们背朝着墙蹲着聊天，他们身体都很健壮，劳累了一天，正好歇口气。他们说话声音很粗，浓重的方言着实令人感到说不出的舒服。厄秀拉似乎受到了劳动者的抚爱，空气中回荡着男人洪亮的声音，风送来浓郁的男人气息。但这些在这一带是司空见惯的，因此没人去注意它。

可对戈珍来说这股味则太强烈，甚至让她有点反感。她怎么也弄不清为何贝多弗同伦敦和南方是这样截然不同，人一到这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什么感觉都变了样，似乎生活在另一个球体上。现在她明白了，这个世界的男人们很强盛，他们大多时间里都生活在地下黑暗的世界里。她可以听出他们的声音中回荡着黑暗的淫秽、强壮、危险，无所顾及的非人的声音。那声音又极像加了油的机车在奇怪地轰鸣。那淫荡的音调也像机车的响声，冰冷残酷。

这样的景象，每天晚上她回家时都遇到，让她觉得自己似乎在撕肝裂肺般的巨浪中行进，这股浪头来自成千名强壮，生活在地下、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的矿工们，这浪头打入了她的心，激起她某种毁灭性的欲望和冷漠心情。

她又眷恋此地，她又恨它，她非常清楚这里是与世隔绝之地，它丑恶、蠢笨得让人恶心。有时她想拍打着双翅，俨然一个新达芙妮，不过不是飞向月桂树而是成为一台机器。可她还是被对这里的眷恋之情所攫取。于是她拼命要与这里的气氛保持一致，渴望从中获得满足。

一到晚上，她抑制不住自己被镇里的大街而吸引着，那大街蒙昧又丑恶，但空气中溶满了这强壮、紧张、黑暗的冷酷。街上总有一些矿工在逛来逛去。他们有着奇怪、变态的自尊，举止有另外一种美观，文静得有点不自然，苍白、常常是憔悴的脸上表情茫然、倦怠。他们属于另一个世界，他们有着奇特的迷人之处，声音浑厚洪亮，像机器轰鸣，像音乐，要比远古时莎琳的声音更迷人。

她感到自己跟那些市井妇人们一样，到星期五晚上就赶那里的小夜市并且被吸引住。星期五是矿工们发工钱的日子，晚上就成了逛市场的时候了。女人们东串西逛，男人们带着老婆出来买东西或着跟朋友们聚聚。几英里长的人流涌向镇里，路上黑压压地全是人；山顶上的小市场和贝多弗的主干道上熙熙攘攘，人流穿梭，挤满各色男女。

天黑了，可市场上的煤油灯却燃得热乎乎的，暗红的灯光照

耀着购货的主妇们阴郁的脸，映红了男人们茫然的脸。四下里满是人们叫喊、聊天的聒骂声、人流仍然向着市场上厚实的人群源源冲撞而来。商店里灯光通明，挤满了女人，而街上都是些老老少少的矿工，则几乎全是男人，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出手大方，钱花得也潇洒。

来来往往的马车被阻塞住了。车夫们喊着叫着想让密不透风的人群让开一条缝来。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见远道而来的年轻小伙子站在路上或角落里跟姑娘们聊着天。小酒店里灯火通明，大门四开，男人们川流不息地接踵进出。他们大呼小叫地相互打着招呼，奔走相认，仨一群五个一伙地站一圈没完没了地东扯西拉。人们嘁嘁喳喳，遮遮掩掩地谈着矿上的事或政治上的纠纷，搅得四下里一片聒噪，就像不和谐的机器轰鸣作响。可就是这些人的嘈杂声音令戈珍神魂颠倒。这声音令她眷恋，令她渴望的心儿发痛、发疯、令她感到难以自己，这感觉真是莫明其妙。

像其他女孩子一样，戈珍在夜市附近那灯火通明的二百米长的人行路上上上下下地来回踱着步。她清楚这样做很庸俗，她父母非常反对她的这种行为，可她眷恋这里，她一定要和人们在一起。有时她会在电影院里同那些蠢笨的人们坐在一起，那些人很放荡，一点都不好看，可她非要坐在他们中间。

也像其他普通女子一样，她也找到了她的“意中人”。他是一个电学家，主要是来从事杰拉德的新规划的电学家。他这人很诚恳、很聪明，尽管是电学家，但对社会学很热心。他在威利·格林租了一间农舍单独生活。作为一位绅士，他经济上是比较宽裕的，他的女房东到处散布，说他竟然在卧室中备了一只木桶，每天下班回来，他非要她一桶一桶地把水提上去供他洗澡用，他天天要换干净衬衣和内衣，还换干净的绸袜呢。在这些方面他似乎过分挑剔、苛求，但在别的方面他则再普通不过了，从来都不装腔作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戈珍对他这些事都很了解，因为这些闲言碎语很自然、不可避免地会传到布朗温家中来。帕尔莫跟厄秀拉似乎更好些，但是他那苍白、神态高傲、严峻的脸上同样对戈珍也会出现那种眷恋情态。一到星期五晚上他也要在那条路上来回踱步。于是他同戈珍走到了一起，他俩之间突然萌发了友情。其实他并不爱戈珍，他真正爱的是厄秀拉，可不知为什么，跟厄秀拉怎么都没缘。他喜欢戈珍在他身边，只是希望有个聪明的伴儿，没有其他意思。同样，戈珍对他也没真动情。他是一位电学家，盼望有个女人作他的后盾。但他的生活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就像一架高雅漂亮的机器。他太冷，太具有破坏性，太自私，无法真正地去爱女人。但他却受男人的吸引。作为一个人，他厌恶、蔑视他们，可在人群中，他们却像机器一样吸引着他。对他来说，他们是新式机器，只不过他们是无法预算出来的。

戈珍有时同帕尔莫一起在街上漫步，或者同地一起去看电影。他嘴里还不停地冷嘲热讽，狭长、苍白、却有几分高雅的脸上闪着光。他们两个，两个高雅的人有着同样的感觉。换句话说，他们是两个个体，但都追逐着人群，都想与这些丑陋的矿工们溶为一体。同样的秘密似乎每个人心中都有：戈珍、帕尔莫，放浪的年轻子弟，憔悴的中年人。大家都有一种力量的神秘感，无法言表的破坏力和三心二意，似乎意志中腐朽了一般。

有时戈珍真想变成旁观者，观察这一切，看看自己是如何沉沦的。她有时很气恼又蔑视自己。她感到自己跟别人一样沉沦在芸芸众生中被挤得水泄不通和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难以喘息。这太可怕了，她感到窒息。她时刻准备出逃，她疯狂地埋头干自己的工作。但很快这种做法行不通。她动身到农村去——黑色、富有魅力的农村。这种魅力又开始诱惑她了。

第十章 素描簿

一天早晨，姐妹二人来到威利湖畔的边远地带写生。戈珍独自一人淌水来到一处布满砾石的浅滩，像佛教徒那样坐下来，凝视着浅滩的岸边泥土里鲜嫩的水生植物。她看到的四周全是软的稀泥，泥浆中生出青翠的水生植物来，肥厚而有肉质，主干挺拔饱满，两侧有规律地伸展出叶子，色彩缤纷，有深红，有墨绿，一片深紫，一片深棕色。她从艺术家的角度去看它们饱满多肉的肌体，她了解它们是如何从泥水中长出来的，她了解那叶子是如何自由地伸展出来的，她了解它们多汁的身躯何以在空中挺立着。

水面上有一群蝴蝶在空中飞舞。厄秀拉看到转眼间蓝色的蝴蝶不知从何处忽拉拉飞出，然后又飞进凤仙花丛中，一只黑红两色的蝴蝶落到花朵上，微颤着双翅，在清静的阳光下静静的休息。两只白蝶在空中扭打在一起，它们周身笼罩着一层光环。厄秀拉看了一会儿，就站起身来突然离开了，像蝴蝶一样毫无知觉。

戈珍蹲在浅滩上如醉如痴地看着亭亭玉立的水生植物，边看边画着。这样呆了不一会儿，她就会不由自主地凝视起来，对挺拔、裸露着的肥厚枝干着迷来。她光脚蹲在水中，帽子放在浅滩的岸上。

听到划船的橹声，她才从梦境中惊醒。她往四下里张望着，看到那边驶来一条船，船上一个女人撑着一把华丽的日本女伞，另一位身着白衣的男士在划着船。那女的是赫麦妮，男的是杰拉德，她立刻就认出来了。一时间她被渴望的战栗感所攫取，她周围的血管有一种强烈的电击的震荡，比在贝多弗见到杰拉德时强烈多了，那时的震荡的电流只属于低电流而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杰拉德成了她的避难所，让她得以逃脱那苍白、缺少意识的地底世界的矿工们。他们是一潭泥坑，而杰拉德则是泥中的出水芙蓉，他们是他们的主人。她看到了他的后背，看到他白白的腰肢扭动着划船的动作在运动着。他不知弯腰在做什么。他的头发在闪着白光，就像天上的电闪一样。

“戈珍在那儿呢，”水面上传过来赫麦妮的声音，很清晰。“咱们划过去跟她打个招呼吧，你同意吗？”

杰拉德也看到戈珍姑娘站在湖岸边正在看他，于是他像接到什么指令把船向她划去，脑子里却什么都没有想。在他意识的世界上，她只不过是个不起眼儿的人。他知道赫麦妮要打破一切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好像能得到某种安慰，至少表面上她是这样的人，于是他顺从了她。

“你好，戈珍，”赫麦妮慢吞吞地唤着戈珍的教名，摆出一副很时髦的姿态。“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你好，赫麦妮。我正写生呢。”

“是吗？”船摇近了，船头触到岸上时，赫麦妮说：“可以让我看看吗？我很喜欢看。”

戈珍知道不给赫麦妮看画是不可能的，于是她回答：

“那——”她极不愿意让别人看自己没完成的作品，因此语气很勉强。“一点都没意思。”

“不会吧？还是让我看看吧。”

戈珍把素描簿递了过去，杰拉德从船间伸手接了过来。此时此刻，他记起了戈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那是她冲着坐在震颤的马背上的他说的那句话。立时他的神经感到一阵骄傲，他似乎觉得她向他屈服了。他们俩人开始交流了感情，那是一种不为意识所控制的强有力的交流。

仿佛着了魔一样，戈珍感到他的身体倾过来，像一股燃烧的野火窜过来，他的手像一根树干直直的向她伸过来。她的肉体突

然感到强烈的恐惧，几乎昏厥过去，头脑一阵昏暗，意识一片空白。其实他只是在水上荡着，像一亮一亮的磷火。他查看一下小船，发现它有些离岸了，于是挥动橹将船驶回来。在深沉柔和的水面上慢悠悠驾着轻舟，那种美妙感觉真是令人心醉。

“你画的就是这些，”赫麦妮说着，眼睛寻找着岸边的水生植物，拿它们与戈珍的画相比较。戈珍顺着赫麦妮长长的手指所指的方向看着。“是那个吗，嗯？”赫麦妮重复地问了几遍想得到准确的证实。

“是的，”戈珍漫不经心地回答，对赫麦妮的问话并没十分仔细的作答。

“让我看着，”杰拉德说着伸出手来要看本子。赫麦妮理都没理他，在她没看完之前别人别想看。可他有着跟她一样倔犟的意志，他不顾一切伸出手去摸素描簿。赫麦妮吃了一惊，对他的行为反感极了，还没等他拿住本子。她就松了手，素描簿在船帮上碰了一下就掉到水里去了。

“天啊！”赫麦妮叫着，可那语调却掩饰不住某种恶意的胜利感。“对不起，太对不起了。杰拉德，能把它捞上来吗？”

她的话语中既透着焦虑又显出对杰拉德的嘲弄，杰拉德简直恨死她了。杰拉德把大半个身子探出船外，手伸到水中去抓那个本子。他认为自己这个姿式一定很可笑，他腰部的肉都露出来了。

“没什么，”戈珍铿锵地说。她似乎要去触摸他。可他依然把身体探出去更远，这时船被搞得剧烈晃动起来。但赫麦妮无动于衷。他的手在水下抓住了素描簿把它拎了上来，本子水淋淋的。

“我太过意不去了，太对不起了。”赫麦妮反复说，“恐怕这都是我的错。”

“这没什么，真的，别往心里去，一点没关系，”戈珍高声说道，脸都绯红了。一边说一边很不耐烦地伸手去接那湿漉漉的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描簿，希望这场闹剧闭幕。杰拉德把本子还给她，样子仿佛有些激动。

“我太抱歉了，”赫麦妮重复着，几乎把杰拉德和戈珍都给说恼了。“用什么办法来补救呢？”

“怎么办？”戈珍冷冷地调侃道。

“我们还能挽救这幅画儿吗？”

戈珍沉默了，很显然她对赫麦妮的穷追不舍表示不屑一顾。

“你放心吧，”戈珍干脆地说，“这些画儿依然很好，还能用。它们只不过是用来做我的参考而已。”

“我赔你一个新簿子吧？我希望你别拒绝我。我太抱歉了，我认为这都是我的错。”

“其实呀，”戈珍说，“根本不是你的错。如果说错，那都是杰拉德的错。可这桩事儿太微不足道了，用不着往心里去否则真荒谬？”

戈珍在和赫麦妮说话时，杰拉德一直凝视着她。他以某种深邃的洞察力审视着她。他发现戈珍身上有一种冷酷的力量，她是一个危险、充满敌意的人，什么也无法战胜她。另外，她的举止也算得上绝顶完美。

“这真让我太高兴了，”杰拉德说，“没损害什么就好。”

戈珍回首看着他，漂亮的蓝眼睛盯着他，那目光直刺入他的灵魂。她的话音银铃般地响着，对他表示亲昵：

“当然，一点也没关系。”

一个眼神，一声话语，两人之间就产生了默契。她说话的语调清楚地表明：他和她可是同病相怜的一类人。她对能左右他感到有信心。不管他们到了哪里，他们都能默契地结成同盟，而他在这种同盟中应该处于被动的位置上。她的心里高兴极了。

“再见！你原谅了我，让我太高兴了。再见！”

赫麦妮拖着长声和她道别，边说边挥着手臂。杰拉德身不由

己地操起橹来把船划开了，可他闪烁着笑意的眼睛却艳羡地看着戈珍，戈珍站在浅滩上挥着水淋淋的书本向他们告别。然后把身体向后转，不再去理会划远的船只。然而杰拉德却边划船边回头看她，早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

“船是否太靠左了？”赫麦妮慢声慢气地问道，她坐在花伞下，感到被冷落了。

杰拉德四下观望一下，矫正了航向不再说话了。

“我觉得现在挺好的。”他和蔼地说，然后又没头没脑地划起船来。对他这种和和气气但视而不见的样子，赫麦妮着实不喜欢，她感到自己被冷落了，她无法再恢复自己的骄傲地位。

第十一章 湖心岛

同一时刻厄秀拉已离开威利湖，沿着一条明丽的小溪前行。四下里回荡着云雀的鸣叫。阳光洒在山坡上，荆豆丛若隐若现。水边开着几丛勿忘我。到处都出现着一股躁动情绪。

一条条溪流使她留连忘返。后来她想起上游的磨房池了。小坡上有一座大磨房，磨房早已荒废，只有一对雇工夫妇住在磨坊的厨房里。她穿过空荡荡的场院和荒芜的园子，顺着水闸走上了岸。她爬上去，来到了那一泓丝绒般光滑的水池旁，看到岸上有个男人正在修理一只平底船。那是伯金，只见他一个人又是拉锯又是钉钉子地。

厄秀拉站在水闸旁看着他，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人在看他。他看上去十分忙碌，像一头活跃而聚精会神的野兽一样。他是不需要她的，他看上去太忙了。她认为自己应该离开此地。

可是身子却没有移动，于是她就在岸上踱着步，希望他能抬头看到她。

不一会儿他果然抬起了头。一看到她他马上扔下手中的工具走上前来招呼道：

“你好啊？我修补船上的接缝。告诉我，你觉得这样做对吗？”

她同他一起并肩前行。

“你父亲干这个在行，你是他的女儿，我想你能告诉我这样行不行。”

厄秀拉弯下腰去看修补过的船。

“没错儿，我是我父亲的女儿，”她说，但她不敢对他做的活儿有所评价。“可我对木工一窍不通啊。看上去补得还行，难道不是吗？”

“是的。这条船只要不沉底是我最大的愿望，就算沉了也没什么，我还能够爬上来的，帮我把船推下水好吗？”

说着两人合力把船推下了水。

“现在我上船划划试试，你帮助看看有什么毛病。要是行，我就载你到岛上去。”

这水塘很大，水面如镜，水很深。塘中间凸起两座覆盖着灌木与树木的小岛。伯金在池中划着船，奋力地保持着方向。幸运的是，小船划过去了，他抓住了岛上的树枝，借着劲儿登上了小岛。

“草木太茂盛了，”他看看岛上说，“挺好的，我马上去接你来。这船有点漏水。”

不一会儿他又回到她身边。她坐进了湿漉漉的船舱。

“这船载咱们俩没问题。”他说完驾船向小岛划去。

船停泊在一棵柳树下。她躲闪着，不想让那些茂盛、散发着怪味的玄参和毒芹碰到自己。可伯金却披荆斩棘地朝前走着。

“我要开出一片空地来，”他说，“那样可就像《保罗与维吉妮》一样浪漫了。”

“在这儿我们可以举行一次华多式的午餐会了。”厄秀拉热切地叫道。

“我可不喜欢在这儿开华多式午餐。”他说。

“只想着你的维吉妮。”她笑道。

“维吉妮是不错，”他怏然地笑笑，“不过我也不需要她。”

厄秀拉凝视着他。自从布莱德比分手以后这还是头一次见到他呢。他很消瘦，两腮下凹，一脸的可怕表情。

“你病了吗？”她有点冷漠地问。

“是的。”他冷冷地回答。

他们坐在岛上的僻静之处，在柳荫下看着水面。

“你怕吗？”她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怕什么？”他看着她问。他有一种倔犟的脾气，令她不安，一时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害一场大病很可怕，不是吗？”她说。

“生病肯定不好受，”他说，“至于人是否害怕死，我还说不准。从一种意义上说无所谓，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很可怕。”

“可你难道不感到难堪吗？生病总是使人难受，病魔太侮辱人了，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他思忖了一会儿说：

“可能吧，当人们知道他生活的开端并不正确，那才应该感到羞辱。跟这个相比，生病就不算什么了。人生病是因为活得不理想。人不合适就要生病，生病就要受辱。”

“你活得不好吗？”她几乎嘲讽地问。

“是的，我一天天的挨日子，什么做为也没有，总是在碰壁。”

厄秀拉笑了。她感到一阵害怕，每当她感到害怕时，她就用笑来掩饰自己装作得意洋洋的样子。

“那你的鼻子可真倒霉了！”她望着他的脸说。

“怪不得长得挺丑的。”他回答说。

她沉默了片刻，千方百计地掩饰着自己。她有一种掩饰感情的本能。

“可我挺幸福——我觉得生活太愉快了。”她说。

“那好哇。”他挺冷漠地回答。

她伸手在口袋里摸到一小张包巧克力的纸，开始叠纸船。他漫不经心地看着她。她的举动中透着某种楚楚动人的地方，很温柔，手指毫无意识地翻折着。

“我真的生活得不错，你呢？”她问。

“那当然！而我却不能顺心地活着，真恼火。我现在的一切都盘根错节乱了套，怎么也理不清头绪来。我不知道该做点什

么。人总要在什么地方发挥点作用。”

“可你为什么总只想做点什么呢？”她反问，“这太庸俗了。我觉得最好作一个高雅的人，什么事情都不干；只顾完全的自我，就像一朵自由开放的花朵。”

“我很同意你的说法，”他说，“人能够和花儿一样就好了。我怎么做都无法让我的蓓蕾开放。而它既不枯萎或窒息，也不缺营养。该死的，真知道它是不是花蕾，千万别是个死疙瘩。”

她又笑了，这令他十分恼火。可她既焦虑又迷惑。人的出路怎么能找到呢？总该有条出路吧。

沉默，这沉默简直让她想哭一场。她又摸出一张包巧克力的纸，叠起另外一只纸船来。

“可是为什么，”她终于说，“为什么人的生命之树不在开花，难道人的生命再没有尊严了吗？”

“人的观念已经死了。人类本身已经枯萎腐烂，真的。在丛林中生存着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看上去很像样儿，很漂亮，是一群健康的男女。可他们都是索德姆城的苹果，是死海边的苦果。他们没有一丁点意义——心灵深处他们有的只是苦涩。”

“可大多数人是非常的好人。”厄秀拉为自己辩解道。

“从今日的生活来说是够好的。可是人类是一株挂满苦果的死树。”

厄秀拉不能忍受这种说法，它太偏激了，也太绝对了。她要反对，要阻止他继续说下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能说清是为什么吗？”她怀有敌意地问。他们俩都开始发火了。

“为什么，为什么人们的心灵是苦涩的？那是因为他们成熟了还不离开这棵树。他们老是在旧的地方呆着，直到长了蛆虫、干枯、腐烂为止。”

他们沉默了好一阵子。他的声音变得火辣辣的，语言犹为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刻。厄秀拉心烦意乱又深感震惊。他们忘记周围的一切，都在用心深思着。

“就算别人都错了吧，你哪儿对呢？”她叫道，“和别人相比你又能强到哪里去呢？”

“我？我没有觉得我很强，”他回击她，“我最正确的地方是我懂得我不正确。我厌恶我的外形，我厌恶自己是个人。人类是一个大谎言，一个大谎言还不如一个小小的真理。人类比个人要渺小，渺小得多，因为个人有时还会正确，而人类则是一株谎言之树。他们说爱有多么伟大，他们坚持这样说，真是可恶的骗子，可你也看他们的所做所为吧！看看吧，成千上万的人在高喊着爱是最伟大的，博爱是最伟大的，可他们又都做了些什么呢？看他们做的事我们就知道他们是一帮龌龊的骗子和胆小鬼，他们的话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

“可是，”厄秀拉沮丧地说，“可这并不能改变爱是最伟大的这一事实，你说呢？他们的所为并不能改变他们所说的话含有真理。你说呢？”

“会的，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理，他们就会非常努力地实践它。但是他们一直在说谎，他们一直在胡作非为。说什么爱是最伟大的，全是骗人的。你还不如说恨是最伟大的呢，因为相反的东西能相互平衡。人们需要的是仇恨、仇恨、还是仇恨。他们打着正义与爱的旗号，得到的却是仇恨。他们从爱中提炼出来的是炸药，谎言可以杀人。如果我们需要仇恨，那就得到它吧——死亡、谋杀、酷刑和惨烈的毁灭，我们尽可以得到这些，但是不要打着爱的旗号。我惧怕人类，我希望它被一扫而光。人类将逝去，如果人类在明天都消灭了，决定性的东西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现实还是现实，不，只能会更好。真正的生活之树会摆脱掉最可怕、最沉重的死海之果，摆脱掉这些幻影般的人们，摆脱掉沉重的谎言负担。”

“你怎么会希望世界上的人都被毁灭？”厄秀拉说。

“的确是这样。”

“那世界上可就没人类了呀？”

“太对了。你瞧这将是一个多么纯洁美好的思想吗！一个没有任何人的世界，只有不受任何限制的青草，青草丛中蹲着的一只兔子，才是这样的。”

他诚挚的话语令厄秀拉思忖起来。这实在是个好主意：一个纯净、美好、没有人迹的世界。这太令人神往了。她的心凝滞了，异常激动，可她仍然对他不满。

“可是，”她反驳说，“可是连你都死了，你会在这场变故中得到什么呢？”

“假如是世上的人都要被清除，我也会马上就去死。这是最美好、最开明的思想。那样就不会再有一个肮脏的人类了。”

“是的，”厄秀拉说，“那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什么？怎么会都没有呢？你以为因为人类消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么？你太自高自大了。一切都会有的。”

“怎么会呢？不是人类都没有了么？”

“你以为创造万物只取决于人吗？压根儿不是。世界上有树木、青草和鸟儿。我宁愿认为，云雀是在一个没有人的世界里醒来的。人活着是一个错误，他必须消逝。青草、野兔、蟒蛇还有隐藏着的万物，它们是才是真正天使。当肮脏的人类不去打扰时，它们这些纯洁的天使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那多妙啊！”

他的幻想让厄秀拉感到很满意。虽然他说的是个幻想而已，但却令她愉快。至于她自己，她是清楚人类的现状的，人类是最可恶的地方。她也明白人类是不会那么容易就消失殆尽的。它还有一段漫长而可怕的路可走。她那细微、魔鬼般的女人的心对这一点太了解了。

“如果地球上的人类被扫除干净，万物创造依然会顺利进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它将会有一个新的起点。人是造物主犯下的一个错误，就像恐龙一样。如果人类消失了，想想吧，也许会有更加美好的事物产生出来——直接从火中诞生。”

“可人类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她不能再容忍他再说出什么样恶毒的话来。“世界将与人类一起完蛋。”

“啊，不，”他说，“不会是这样的。我相信我们的先驱是那些骄傲的天使和魔鬼。因为我们不够骄傲，他们要毁灭我们，比如恐龙吧，它们就是因为不够骄傲才被毁掉的，恐龙曾像我们一样爬行、蹒跚。再看看接骨木上的花朵和风铃草吧，甚至蝴蝶，都说明纯粹的创造是存在的。人类从来没有超越爬行阶段，发展到蝶蛹就溃烂了，永远也不会长出翅膀来。人就像猴子和狒狒一样是与造物主反目的动物。”

厄秀拉看着他，他似乎很不耐烦，一副愤愤然的样子，同时他又对什么都感兴趣且很耐心。她不能相信他的耐心，反倒相信他的愤然。她发现，他仿佛一直在尽心竭力地试图拯救世界。了解到这一点，她既感到一点儿欣慰，同时又蔑视他、恨他。她多么盼望她能够成为自己的人，讨厌他那副救世主的样子。她不能接受他噜里噜嗦的概念。其实他对谁都这样，做相同的事，没完没了地讲这么一通。这是一种可鄙的、恶毒的卖淫。

“但是，”她说，“尽管你不爱人类，你应该相信自己的爱吧，是吗？”

“我从来就不相信什么爱不爱的，其实现在我更相信恨、相信哀。爱是一种情绪，跟别的东西一样，你能感受到爱真不错，但是我不明白它为什么要变得绝对起来。它应该只是人类关系中的一部分罢了，而且只能是每个人与他人关系的一部分。我真搞不清楚，为什么人们总去感受爱，甚至比对悲伤与欢乐的感受还要多。爱不应该是人们急切需要的东西——它是根据场合的不同所感受到的一种情绪。”

“既然如此，你没有必要在乎别人的事。”她问，“如果你不相信爱，你干什么要为人类担忧？”

“为什么？因为我无法摆脱人类。”

“其实是你爱人类。”她坚持说。

这话令他恼火。

“如果说我爱，”他说，“那是我的病。”

“因为你并不想治好你的病。”她冷漠地嘲弄道。

他不说话了，感到她切中了他的要害。

“如果你不去相信爱了，那你还信什么？”她调侃地问“只是简单地相信世界的末日，相信只有青草的世界吗？”

他感到自己变成了大傻瓜。

“我相信隐藏着的万物之主。”他说。

“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吗？除了青草与鸟雀你就不相信任何看得见的东西吗？你拥有的世界也太可怜了。”

“也许是吧，”他说着变得既冷漠又高傲。他受到了冒犯，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式，对她敬而远之。

厄秀拉已不喜欢他了，但同时她感到一种失落。她看着蹲在岸上的伯金，发现他和在旧学校的教师一样表情呆板、自命不凡，这样子让人反感。但他的身影既敏捷又迷人，让人感到舒畅。尽管他脸上带着病态，可他的眉毛，下颏以及整个身架似乎又是那样生机勃勃。

然而他给她留下这样的双重印象令她恨得五脏俱焚。他身上有种难得的生命活力，这种气质使他成为一个别人渴望得到的人；另一方面，他是那么可笑，竟想做救世主，像旧学校的教师一样学究气十足、呆板僵化。

他抬起头来看看她，发现她的脸上闪烁着一层诡谲的光芒，似乎这光芒仿佛发自她体内强烈的美好火焰。于是他的灵魂为奇妙的感觉所攫取。她自身的生命之火被点燃了。他感到惊奇，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被她深深吸引，情不自禁向她靠拢。她像一个神奇的女王那样端坐着，浑身散发着异彩，似乎像仙女下凡一般。

“关于爱，”他边说边迅速修正着自己的思路。“我是说，尘世已被我们庸俗化了，因此我们仇恨它。它应该有所固定，有所禁忌，直到我们获得了新的，更好一点的概念。”

他的话使两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增进了许多。

“可它指的总是一回事。”她说。

“哦，天啊，不，不是那回事了。”他叫道，“让旧的观念成为过去吧。”

“可爱还是爱，”她坚持说。她的眼睛里放射出一道奇特、锐利的目光，直射向他。

他在这目光下犹豫着、困惑着退缩了。

“不，”他说，“不是。再别这样说了。你别说这个字。”

“我把它留给你去说，让你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个字从壁柜中取出来。”她嘲弄地说。

他们又相互望了一眼，厄秀拉突然站起身来，然后走开了。他慢慢地站起身来到水边蹲下，自我陶醉起来。他采下一朵雏菊扔到水面上，那花儿像一朵荷花一样浮在水面上，绽开花瓣儿，仰天开放。花儿缓缓地旋着，慢慢地舞着漂走了。

伯金看着这朵花漂走，又采了一朵扔进水里，接着又扔进去一朵，一直扔了好几朵，然后他就蹲在岸边饶有兴趣地看着它们。厄秀拉转过来看到此情此景，一股奇特的感情油然而升，似乎发生了什么事，可眼前却是明明白白的。似乎她被什么控制住了，她真说不好是什么东西存在着。她只能看着花儿在水上打着旋，缓缓漂然而去。这一队白色的伙伴漂远了。

“咱们到岸上去赶它们吧，”她说，其实她是怕再呆下去，就回不去了。于是他们上了船。

上了岸，她太高兴了，又自由了。她沿着岸边来到水闸前。

雏菊已碎成几瓣，一片一片的花瓣散落在水面上，闪着白色的光芒。这些小花瓣为什么让她如此动情，是什么神秘的力量打动了她？

“看，”他说，“你叠的紫色纸船正护送它们，俨然一支护船队呢。”

几瓣雏菊迟迟疑疑地向她漂来，就像在清澈的深水中羞赧地跳着交谊舞。它们那欢快的白色身影愈近愈令她动情，几乎落下泪来。

“它们怎么这样可爱？”她叫道，“我怎么觉得它们这样可爱啊？”

“真是些漂亮花儿。”他说，厄秀拉那动情的语调令他有些激动。

“你知道，一朵雏菊是由许多管状花冠组成的，它们可以成为小小的个体。植物学家已经把雏菊列为最发达的植物吗？我相信他们会的。”

“菊科植物吗？是的。我想是的。”厄秀拉说，她总是无论什么都不那么自信。一时间她很了解的事物会在另一个场合里变得可疑起来。

“这么说，”伯金说，“雏菊是最民主的了，因为它迷人所以它是最高级的花。”

“不，”她叫道，“当然不是这样。它才不民主呢。”

“是啊，”他应承道，“它像一群金色的无产者，被一群无所事事的富人用白色的栅栏围成白圈一样圈着。”

“可恶，你这种社会等级的划分实在太可恶了！”她叫道。

“很可恶！这是一朵雏菊，只谈这个吧。”

“行。用黑色来形容它吧！”她说，“因为一切对你来说都是黑色的了。”她又嘲弄地补上一句。

无意识中他们之间又拉开了距离。似乎他们都感到吃惊，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人显得懵懂起来。他们的小小冲突令两人无所适从，好像变成两股强大的力量在较量。

他感到自己又犯错了。他想用家常话来扭转这种局面。

“你知道，”他说，“我的住所在磨房这儿，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到那去看看，好好地玩玩？”

“哦，是吗？”她说，她才不去理会他那自作多情的亲昵呢。

他感觉到了她的冷淡，口气变得冷漠多了。

“假如我发现我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充裕，”他接着说，“我就会放弃我的工作。这工作对我来说早就名存实亡了。我不相信任何人，尽管我仍装作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所依靠的社会信仰我再也不相信了。我厌恶那些行将毁灭的社会群体，所以从事教育这一行纯粹是没用。我已想不再干了，也许明天吧，我会变得洁身自好。”

“你有足够的生活条件吗？”厄秀拉问。

“有的，我一年有四百镑收入，生活不应该成问题的。”

“赫麦妮怎么办？”厄秀拉问。

“早就了结了，彻底了结了——吹了，永远不会破镜重圆。”

“可你们不是彼此相互理解吗？”

“我们不可能装作是路人，对吗？”

他们不说话了，但都很固执。

“这样不是折衷的办法？”厄秀拉终于说。

“我不认为这是折衷，”他说，“你说该怎么个折衷法儿？”

又沉默了。他在思索。

“人该抛弃的东西就应该抛弃，一切——把一切都抛弃，最后才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说。

“什么东西？”她挑衅地说。

“我不知道，也许是自由吧。”他说。

她多么渴望他能说出那个字是“爱”。

水闸下传来刺耳的犬吠声。他的思绪似乎被这声音搅乱了。她并没有去理会。只是她感觉到他心绪不宁。

“我知道了，”他压低嗓门说，“是赫麦妮和克里奇来了。她想在房子安上家具之前来看看。”

“我知道，”她说，“她要帮助着你装饰房间。”

“也许是吧。这有什么？”

“哦，没什么，没什么，”厄秀拉说，“只是我自己无法容忍她。我觉得她是个骗子，你们这些人总在说谎。”她思忖了一下突然冒出一句：“我就是不在乎，让她帮你设计房子我就是不乐意。你总是喜欢让她围着你转，我就是不乐意。”

他皱起眉头沉默不语。

“也许，”他说，“我并不愿意让她设计这儿的房间——我也讨厌她缠着我。但是我不能对她太粗暴呀，何必呢？不管怎么着，我得下去看看他们了。你来吗？”

“我不想去。”她冷漠但犹豫地说。

“来吧，对，来吧，也来看看房子。”

第十二章 地 毯

他走下堤岸，她老大不情愿地跟着他。她既不愿跟着他但又不愿离开他。

“我们相互早就了解了，太了解了。”他说。她并不作答。

幽暗的大厨房里，那个雇工的老婆正尖声尖气地站着同赫麦妮和杰拉德聊天。杰拉德穿着白衣服，赫麦妮则穿着浅绿的薄花软绸，午后他们的穿着在幽黯的屋中格外耀眼。墙上笼子关着十几只金丝雀在引吭鸣啭。这些鸟笼子是围着后窗挂着，阳光透过外面的绿叶从这扇小方窗里洒进屋来，景致很美。塞尔蒙太太用大嗓门说话，想压过愈来愈响亮的鸟儿叫声，鸟儿们似乎在跟她对着干，叫得更起劲儿了，这女人不得不一次次提高嗓门。

“卢伯特来了！”杰拉德的喊声压过了屋里噪杂的人声和鸟鸣声。他被这喧闹声吵得烦极了。

“这些鸟儿，简直不让人说话！”雇工的老婆叫道，她厌恶地说，“我得把笼子都盖上。”

说完她东奔西跑，用抹布、围裙、毛巾和桌布把鸟笼子都蒙上。

“好了，你们别吵了，好让我们说说话儿。”可她的嗓门仍然那么大。

大伙儿看着她那么快就把笼子都盖上了，盖上布的鸟笼子很像在举行葬礼中的样子。然而鸟儿们挑战般的叫声依然从盖布下钻出来。

“好了，一会儿它们就不叫了。”塞尔蒙太太让大家放心，“它们以为要睡觉了。”

“是啊。”赫麦妮礼貌地说。

“会的，”杰拉德说。“一盖上布，笼子里就跟夜晚一样了，

它们会自动睡过去的。”

“它们这么容易上当吗？”厄秀拉说。

“会的，”杰拉德回答道，“你听说过法布尔的故事吗？他小时候把一只母鸡的头藏在它的翅膀下，那母鸡竟呼呼睡了，就是这个道理。”

“后来他就成为一位博物学家了？”伯金问。

“可能吧。”杰拉德说。

厄秀拉这时正从盖布下窥视鸟笼子里爬着的鸟儿。一群金丝雀立在角落里，相互依偎着准备睡了。

“真可笑！”她叫道，“它们真以为是晚上！真荒谬！真的，对这种轻易就上当的东西人们怎么会尊敬呢？”

“对呀，”赫麦妮轻松地说着也走过来观看。她把手搭在厄秀拉胳膊上嘻笑道：“是呀，这鸟儿多逗人，像个傻老公一样。”

她用手拉着厄秀拉的胳膊离开鸟笼子，缓慢地问：

“你怎么来了？我们还碰到戈珍了。”

“我想看看水塘，”厄秀拉说，“结果发现伯金在这儿。”

“是吗？这儿好像是布朗温家的地盘儿了，是吗？”

“我巴不得是呢，”厄秀拉说，“我早看到你们在湖上划船，就来这儿躲清闲。”

“是吗？这么说是我们把你从湖边赶到这儿来的。”

赫麦妮的眼睛不由兴奋地朝上翻着，那样子很有趣却又不自然。她脸上经常挂着这一种神奇的表情，既不自然又对别人视而不见。

“我刚要走，”厄秀拉说，“伯金先生却要我看看这儿的房子。住在这儿该多美呀，真没说的。”

“是啊！”赫麦妮心不在焉地说，然后就转过身不再理会厄秀拉了。

“你感觉怎么样，卢伯特？”她充满深情地问伯金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很好！”他回答。

“你感到很舒服吗？”赫麦妮脸上露出不可思议、阴险的神色，似乎有点沉醉的样子，胸部都跟着抽动着。

“很舒服！”他回答。

他们把话停顿了一会儿，赫麦妮低着眼睛，看了他半天。

“你认为你住在这会很幸福吗？”她终于开口问。

“我相信会的。”

“我会很努力为他做事的，”雇工的老婆说，“我保证我家先生也会这样做。让他在这儿住是很舒服的。”

赫麦妮转过身缓缓地打量她。

“太谢谢了，”她说完也不再理她了。她回转身扬起头，只冲他一人问道：

“你丈量过这间房吗？”

“没有，”他说，“我刚才在修船。”

“咱们现在量量好吗？”她不动声色，慢声细语地说。

“您有卷尺吗，塞尔蒙太太？”

“有，我去找一个。”那女人应声去篮子里找。“我这里有一卷，不知能用吗？”

虽然卷尺是递给伯金的，可赫麦妮却接了过来。

“很感谢你，”她说，“这尺子能用，谢谢你。”说完她转向伯金，快活地比划着对他说：“我们现在就量，好吗，卢伯特？”

“别人没有事干，会感到很烦的。”他很勉强地说。

“你们介意吗？”赫麦妮转身仿佛在询问厄秀拉和杰拉德。

“不，我们不介意。”他们回答。

“那先量哪一间呢？”赫麦妮再次转向伯金快活地问，她想同他一起做点事了。

“一间一间的量吧。”他说。

“你们量着，我去准备茶点好吗？”雇工的老婆说，因为她也

有事做了，她很高兴。

“真的吗？”赫麦妮举止出奇得亲昵，似乎要淹没这女人。她似乎要把那女人拉到自己身边，而把别人都推开，说：“我太高兴了。我们在哪儿吃茶点呢？”

“您喜欢在哪儿？在这儿还是在外面的草坪上？”

“在哪吃茶？”赫麦妮问大家。

“在水塘边吧。塞尔蒙太太，如果您准备好了茶点，我们可以把它们带到那边去。”伯金说。

“那好吧。”这女人感到很满意。

这几个人来到前面第一间屋。房间里洒满了阳光空荡荡的，但很干净。一扇窗户向枝繁叶茂的花园儿敞开着。

“这是餐厅，”赫麦妮说，“咱们这么量，卢伯特，你到那边去

“我来帮忙一起量吧？”杰拉德说着上前来握住卷尺的一端。

“不用了，谢谢。”赫麦妮叫了起来。她穿着漂亮的绿色印花薄软绸衣服就这样蹲下身去。跟伯金在一起做事，对她来说是一大快乐，而他对她唯命是从。厄秀拉和杰拉德在一旁看着他们。赫麦妮的一大特点就是在同一时间里只能与一个人相处慎密，而把别人晒在一边，完全不顾别人的存在。这样她能得到某种满足。

他们量完了房子就在餐厅里商量起来。赫麦妮决定了用什么来铺地面。如果她的建议被否决，她就会大为光火。在这种时刻伯金总是让她暂时独断专行。

然后他们穿过正厅，来到另一间较小的前屋。

“这间是书房，”赫麦妮说，“卢伯特，我有一块地毯，送给你，你铺在这儿，你一定要接受，一定。”

“什么颜色？”他很不礼貌地问。

“你没见过的。底色是玫瑰红，夹杂着些儿蓝色、金属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浅蓝和柔和的深蓝色。我认为你会喜欢，你会喜欢它吗？”

“听起来挺不错的，”他说，“又是属于东方的吗？绒的吗？”

“是的。是波斯地毯呢！是用驼毛做的，很光滑。我认为它的名字叫波戈摩斯地毯，长十二英尺，宽七英尺，你看正合适吗？”

“可以的，”他说，“可是您为什么要送我这么昂贵的地毯？我自己那块旧牛津土耳其地毯挺不错的，足够用了。”

“但是我非要送给你吗？请允许我这样。”

“它值多少钱？”

她看看他说：

“我记不住了，挺便宜的。”

他看看她，沉下脸说：

“我不想要，赫麦妮。”他说。

“就让我把地毯送给你铺在这所房子里吧，”她说说着走到伯金身旁求援般地把手轻轻地搭在他胳膊上。“你若不要，我会失望的。”

“你应该了解我不愿意接受你送我的东西。”他无可奈何地重复道。

“我不想给你任何东西，”她调侃地说，“这块地毯你到底要不要？”

“好吧。”他说，他败了，她胜了。

他们又来到楼上。楼上同楼下一样而且还有两间卧室，其中一间已稍加装饰，很明显，伯金就睡在这屋里。赫麦妮认真地在屋里搜巡一番，任何细节都逃不过她的眼睛，似乎要从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里汲取出伯金的身影。她摸摸床，检查一下床上的铺盖。

“你真感到舒适吗？”她捏捏枕头问。

“很舒服。”他冷漠地回答。

“暖和吗？下面没铺褥子，你需要一条褥子，而且你不应该盖那么多的衣服。”

“我有一条，”他说，“在路上呢。”

他们接着丈量房子，不时停下来思忖。厄秀拉站在窗边，看到雇工的老婆端着茶点走上水坝到水池边去了。她对赫麦妮很厌恶尤其那番空谈大论更让人受不了，她想喝茶了，做什么都行，就是看不下这大惊小怪的场合。

终于，大家都来到绿草茵茵的堤岸上进野餐。赫麦妮为大家倒茶，她现在根本不理厄秀拉。厄秀拉刚才心情不太好，现在恢复过来了，她对杰拉德说：

“那天我真是恨透你了，克里奇先生。”

“为什么？”杰拉德大吃一惊地问。

“因为你虐待你的马。哦，我真恨透你了！”

“他又干什么坏事了？”赫麦妮拖着长声问。

“那天在铁道口上，一连串轰鸣的列车驶过时，他却让他那可爱的阿拉伯马跟他一起站在铁道边上。那可怜的马很敏感，简直吓坏了。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场景，现在都能回想起来。”

“杰拉德，你为什么要这样？”赫麦妮不动声色地问。

“这马必须学会老实站立不可，对我来说，一有机车轰响就躲的马有什么用？”

“那你那么折磨它有必要吗？”厄秀拉说，为什么你让它在铁道口站那么久？你其实可以转回到大路上去，避免那场虚惊。况且你用马刺把它的肚子都扎出血来了。太可怕了！”

杰拉德态度生硬地说：

“我必须使用它，要让它能够听话，让它学会适应噪音。”

“为什么？”厄秀拉大为激动地叫道。“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生物，为什么你要这样让它承受痛苦的折磨？你会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它同你一样也是自己生命的主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种说法我不同意，”杰拉德说，“这马是为人所用的，因为并不是我买下它了，而是因为它天生如此。对一个人来说，随心所欲地使用他的马总比跪在马前求它实现它的天性更合乎情理。”

厄秀拉刚要开口说话，赫麦妮就抬起头来思忖着说：

“我确实认为，我真的认为我们必须有勇气使用低级生命来为我们服务。我也确切的感到，如果我们把任何一种活生生的动物当作自己对待的话那就错了。我认为把我们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任何生灵上都是虚伪的，这说明我们缺少辨别力，缺乏批判能力。”

“很对，”伯金尖刻地说。“把对人的感情强加于动物或赋予动物以人的意识，这是非常令人厌恶的想法。”

“对，”赫麦妮有气无力地说，“我们必须确定好一个位置，要么我们使用动物，要么动物使用我们。”

“事实就是这样，”杰拉德说，“一匹马同人一样，严格讲，尽管它没有头脑，却有意志。如果用你的意志不能支使它，那么它就要支使你。我要驾驶马儿，我就不能不支使它，对此我毫无办法。”

“如果我们明白怎样使用我们的意志，”赫麦妮说，“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做。意志可以拯救一切，使一切都走上正轨，只要恰当、明智地使用我们的意志，我相信任何事都能准确无误。”

“你说恰当地使用意志是什么意思？”伯金问。

“一位了不起的大夫教过我，”她对厄秀拉和杰拉德说，“他对我说，要纠正一个人的坏习惯，你必须在不想做这件事的时候强迫自己去做什么。这样，你的坏习惯就没了。”

“为什么会这样？”杰拉德问。

“比方说你爱吃手指头。当你不想吃手指头时，你应该强迫自己去吃，结果你就会发现吃手指头的习惯改了。”

“是这样吗？”杰拉德问。

“是的。在很多事情上我都实践过，效果很好。我原来是个好奇心很强又很神经质的女孩子，后来因为我学会使用我的意志，通过使用我的意志，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厄秀拉一直看着赫麦妮，听她用一种缓慢、毫无激情但又紧张得出奇的声调说话，她不由得产生一阵难言的激动。赫麦妮身上有一股奇特、黑暗、抽搐着的力量，既迷人又令人厌恶。

“这样使用意志是破坏性的，”伯金严厉地叫道，“令人恶心，这种意志很低下。”

赫麦妮盯着他好长时间，她目光阴郁、凝重，面庞柔和，苍白、消瘦、下巴尖尖的，脸上泛着一层光芒。

“我认为它并不是低下的，”她终于开口说。似乎在她的感觉与经验、言行与思想之间似乎总有一种奇怪的距离和分裂。她似乎在远离混乱的情绪与反应的漩涡处总能找到了自己的思路，她的意志没有失败过，为此伯金极为反感。她的声音总是毫无激情，但很紧张，然而显得她很有信心。其实她也不时地感到眩晕、打冷战，这种晕船般的感觉总是能战胜她的理智。尽管如此，她的头脑仍然保持着清醒，意志丝毫不衰。这些都让伯金发疯。可是他从不肯击溃她的意志，不敢让她潜意识的漩涡放松，更不敢看到她发疯。但他又要不停地去攻击她。

“当然了，”伯金对杰拉德说，“马的意志很不完整、和人不一样。一匹马并不只有一个意志，严格说它有两种意志。一种意志可让它屈从于人的力量，另一种意志又让它要求自由，变得野蛮。这两种意志是密切相关的——当你骑马跑的时候，它挣脱缰绳，这时你就会清楚这一点了。”

“当我骑马时我是感觉到它要挣脱缰绳，”杰拉德说，“但马的两个意志我却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它害怕了。”

赫麦妮不再听他的话了。因为这种话题的提出，她就根本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爱听。

“为什么一匹马愿意屈从于人的力量呢？”厄秀拉问，“对我来说这真是不可思议。我不相信它会喜欢这样。”

“事实就是这样。这是最高级的爱的冲动：屈服于更高级的生命。”伯金说。

“你这种爱的理论有多么出奇啊。”厄秀拉调笑道。

“女人就如同马：两种意志在她身上会同时起作用。一种意志驱使她彻底地去屈从，另一种意志让她挣脱羁绊，将骑马人投入地狱。”

“我愿意做一匹脱缰的马。”厄秀拉大笑着说。

“要驯服马是件很危险的事，更何况驯服女人呢？”伯金说，“征服的本能会遇到强硬的对手的。”

“这倒也是件好事。”厄秀拉说。“很好，”杰拉德脸上露出苍白的笑容说，“很有意思。”赫麦妮对此已经无法忍受了，站起身悠哉地说：“这晚景儿太美了！美好的东西都溶满了我的感觉，令我不能自己。”

厄秀拉见她对自己说话，就也站起身来，同她一起走入沉沉的夜色中。伯金此刻在她眼里变成了一个自高自大的可恶的魔王。她同赫麦妮沿着岸边走着，一边采撷着优雅的郁金香一边聊着，谈论美好开心的事儿。

“你喜欢一件带橙点点的布衣服吗？”厄秀拉问赫麦妮。

“喜欢，”赫麦妮说着停下来观赏花儿，想趁机整理好自己的思绪，并从中找到一丝安慰。“那不是很漂亮吗？我肯定会喜欢的。”

说话间她冲厄秀拉笑笑，显得挺亲切。

但杰拉德仍然同伯金在一起，他想要刨根问底，搞清楚他所说的马的双重意志到底指什么。杰拉德显得很激动。

赫麦妮依然同厄秀拉在一起，两个人仿佛被一种突发的深情

连在一起，变得亲密无间。

“我真不想被迫卷入这种对于生活的批判和分析中去。我其实是真想全面地看待事物，去发现它们的美，在整体的、全面的和自然的、神圣性方面去认识它们，你有这种感觉吗？你是否感到你无法忍受知识的折磨？”赫麦妮说着在厄秀拉面前停下，双拳紧握着。

“是的，”厄秀拉说，“我也是对说东道西厌恶透了。”

“你这样真让我高兴。有时，”赫麦妮再次停住脚步对厄秀拉说，“有时我想，如果我还不够软弱，还能抵制，为什么要我去屈服呢？我认为我才不会屈服呢。那样将会毁灭一切，一切的美，还有、还有真正的神圣性的东西都被毁灭了，可是，没有美，没有神圣，我就无法活。”

“这些东西被毁灭简直就不能生活了，”厄秀拉叫道。“不，让大脑把一切都分清简直是一种亵渎。真的，有些事应该留给上帝去做的，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

“是的，”赫麦妮像一位消除了疑虑的孩子般地说道，“是应该这样，难道不是吗？那么，卢伯特——”她思忖着仰头望天道，“他喜欢把任何东西都毁灭。他就像个孩子，把什么东西都拆毁以便看看那些东西的构造。我不能确定这种做法是否对，像你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亵渎。”

“就像把花瓣撕开要看个究竟一样。”厄秀拉说。

“是的，这样做就把什么都毁了，不是吗？开花的可能性就没有了”

“当然不会有，”厄秀拉说，“这纯粹是毁灭。”

“就是，就是这么回事！”

赫麦妮久久地盯着厄秀拉，希望能从她那里得到相同的答复。然后两个女人沉默了。奇怪的是每当她们意见相符时，她们就开始互不信任起来。厄秀拉情不自禁地躲避着赫麦妮，感到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己只有这样她才会抑制自己的反感情绪。

她们俩又回到两个男人身边，好像刚刚已经达到某种协议一样。伯金抬头看了看她们，厄秀拉真恨他这种冷漠的凝眸。好在他不再说什么了。

“咱们走吧，”赫麦妮说，“卢伯特，你去肖特兰兹吃晚饭吗？来吧，跟我们一起来吧，好吗？”

“可我没穿礼服，”伯金说，“你知道，杰拉德是讲礼节的人。”

“我并不墨守成规，”杰拉德说，“不过，如果你不喜欢随随便便的吵闹的地方，我们大家平心静气地去能用餐的地方，这时请不要穿着太随便了。”

“好吧。”伯金说。

“我们等你换好衣服再走不行吗？”赫麦妮坚持说。

“行啊。”

他进屋去了。厄秀拉说她要告别了。

“不过，”她转身对杰拉德说，“我必须说，尽管人是兽类的主子，但不应用暴力去侵犯低级动物的感情。我仍然认为，那次如果你骑马躲开隆隆驶过的火车就好了，更能说明你具有的明智，以及仁爱之心。”

“我明白了，”杰拉德笑道，虽然有些不满意。“我下次注意就是了。”

“他们准以为我是个爱管闲事的女人。”厄秀拉边走边想。但是她有与他们斗争的武器。

她满腹心事地回到家中。今天她被赫麦妮感动了，她同她有真正的交往，好像这两个女人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同盟。可她又无法容忍赫麦妮。“她人嘛，还是挺不错的。”她自言自语道，以便打消了那种想法。“她真心要得到完全对的东西。”厄秀拉想同赫麦妮一条心，摈弃伯金。对伯金现在她很敌视，这感觉既令她

苦恼又令她舒心。

有时，她会激烈地抽搐起来，这抽搐发自她的潜意识。这是因为她知道她要向伯金提出了挑战，而伯金有意无意地应战了。这是一场殊死的斗争，或许斗争的结果是获得新生。但谁也说不清他们之间的分争为什么。

第十三章 米 诺

光阴荏苒，可她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他是否不理她了，是否对她的秘密不屑一顾？她感到焦虑痛苦极了。可厄秀拉知道她这是自我欺骗，她知道他肯定会来的。因此，她对别人没说提过一个字。

果然不出所料，他写信来了，问她是否愿意和戈珍一同前往他在城里的住宅里去吃茶。

“为什么要把戈珍也请来，他的目的是什么？”她立即提出这个问题。“他是想保护自己还是认为我不能单独去？”

一想到他要保护自己，她就感到难受。最终她自语道：

“不，我不能让戈珍出现，我希望他能对我多说点什么。我决不把这事儿告诉戈珍，我要独自去，到那时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她坐电上车出了城，到他山上的住宅去。她感到现实与自己很远，似乎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她看着车下肮脏的街道，仿佛觉得自己是一个与这个物质世界无关的人。这些跟她没有任何关系？她感到自己失去了自己的形状，在魔幻般生活的流动中喘息着。她再也不想顾及别人如何议论她，如何看她了。他不在乎别人的存在，她跟他们没关系。她要脱离物质生活的羁绊，就像一只果仁从它熟知的世界中落下来，又落入未知世界中，变得陌生、阴郁。

伯金正站在屋中央，女房东把她引进屋。他走了过来，她觉得他有些狂躁、震颤，似乎有一种巨大的力量从他柔弱的躯体默默地发出，这力量震动了她，令她神魂颠倒。

“就你一个人？”他问。

“是的！戈珍不能来。”

他沉默了，想找到答案。

然后在沉寂的气氛中他们双双落了座，感觉很紧张。她注意到这屋子很舒服，屋里采光充足环境很安宁。她还注意到屋里有一盆倒挂金钟，有腥红和紫红色的花儿垂落下来。

“多么美的倒挂金钟啊！”她首先打破沉默。

“是吗？你大概不会以为我忘记了我说过的话？”

厄秀拉只感到一阵晕眩。

“如果你没有记住，我并不强求你记住，”厄秀拉昏昏沉沉地强打着精神说。

屋里一片寂静。

“不，”他说，“不能那样。只是，如果我们想相互了解，我们就得决心去做。如果我们要建立联系，甚至建立友谊，必须要有一种永恒的不可改变的东西作保证。”

他的语调中流露出一种对她的不信任，甚至气恼。她没有回答，她的心缩紧了，令她无法开口说话。

见她不回答，他又刻薄地说他的话，完全忘却了自己。

“我现在没有办法去表达爱，况且我需要的也不是爱。我现在需要的是某种超人性的、更加艰难、更加罕见的东西。”

她沉默了一下说：

“你的意思是你不爱我？”

说完这句话她都快气疯了。

“是的，这可是你说的，也许是这么回事，尽管并不尽然。我不知道。不管怎样，我现在并没有爱你的感觉，我没有被这情绪左右，没有，我并不需要这个。它最终会凋零。”

“你是说最终会凋零？”她问，感到嘴唇发木。

“是的，是这样的，有的人一生都很孤独，没有爱的影响。到那时会出现一个超越自我的我，它是超越爱、超越任何感情关系的。同你在一起也是如此。可是我们却自我欺骗，认为爱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根。其实不然，爱只是枝节，根是超越爱。纯粹孤独的我，它与什么也不相会和、不相混合，永远不会。”

她睁大一双忧虑的眼睛看着他，他的脸上带着副正儿八经的神情，微微地闪光。

“你是在说你不会再爱了，是吗？”她的声音颤抖了。

“也许就像你说的那样吧。我爱过。可是我却想追求一种超越我的东西。”

她无法忍受，感到晕眩，无法再忍受下去。

“可是，假如爱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你怎么知道这一点呢？”她问。

“我说的是实话。无论你还是我，会有一种超越的意思存在，比爱更深远的东西，它超越了人们的视野，就像天上的星星超越人们视野的一样。”

“也就是说没有爱了。”厄秀拉叫道。

“归根结底，没有爱却有别的什么东西。但归根结底是没有爱的。”

厄秀拉一时间对伯金的话瞠目结舌。然后，她微微站起身，终于有些不耐烦的说：

“那，让我回家吧，我在这儿算干什么的？”

“门在那儿，”他说，“你是自由的，随便吧。”

在这种过激的话说来中他表现得很出色。她犹豫了片刻又坐回椅子中去。

“如果没有爱，那有什么呢？”她几乎嘲弄地叫道。

“肯定有。”他看着她，竭尽全力与自己的灵魂作着斗争。

“什么？”

他沉默了好久。她在跟他作对，此时她跟他无法交流。

“有，”他心不在焉地说，“有一个最终超越个人的我，超越责任的。同样也会有一个最终的你。我想见到你跟你讲这个

——而不是在情感与爱的方面，我们可以到相当超越的地方去，那儿既没有语言也没有君子协约。在那儿，我们是两个赤裸裸未知的人，两个非常陌生的动物，我只想接近你，你也只想接近我。那儿也没有什么责任和义务，因为不需要也没有行为标准，不需要理解。这就是我讲的超越人性的东西。用不着注册，因为你跟这一切都无关，一切既成事实、在那儿已知的东西都没有用。你只能追求你的冲动，占有眼前的东西，对什么都可以不负责，也不要求什么或给予什么，只按照你的原始欲望去占有。”

他的这番演讲厄秀拉听着，只感到头脑发木，失去了感知。他说的话出乎她的预料，令她不知所措。

“这纯粹是自私。”她说。

“纯粹，对的。但不能算它为自私，因为我不太了解我需要你做什么。我只是通过接近你，把自己托付给你，毫无保留，毫无防备，完完全全赤条条交给未知世界。只是，我们要相互宣誓，我们要抛弃一切，连自己都抛弃，停止生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一切，才能使自己更加美好。”

她按照自己的思路思考着。

“需要我应该是爱的驱使？”她坚持问。

“不，那是因为我信任你，也许我的确相信你呢。”

“你真这样吗？”她突然受到了伤害，冷笑道。

他凝视着她，根本没注意她说什么。

“是的，我肯定是相信你的，否则在这儿我就不会说这番话了。”他说，“这番话是唯一能证明的。在眼下这个时刻，我并不太确定。”

她不喜欢他这一点，他突然变得如此无聊、无信。

“可是，你没有注意到我长得不错？”她调侃地追问。

他看看她，似乎想让自己觉得她好看。

“我不认为你好看。”他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迷人就更谈不上喽？”她尖刻地说。

他突然生气地皱紧了眉头。

“你还不明白吗，这不是一个视觉审美的问题，”他叫道，“我才不想用审美的观点看你。我见得女人太多了，我对于看她们感到厌倦了。我需要一个不用我看的女人。”

“对不起，我并不能在你面前作隐身人啊。”她笑道。

“是的，”他说，“对我来说你就是隐身人，如果你不强制我在视觉上注意你。当然，我一点也不想看见你，更不想听你说话。”

“那，你干吗要请我来喝茶呢？”她嘲弄地问。

他并不在意她在说什么，他只是在喃喃自语。

“我要在你身上找到一个连你自己都不清楚的你，我想要脱离尘世的你，全面否定的你。我并不需要你的漂亮长相，我更不需要你温和的女人情感，我不要了解你的思想、意见，也不需要你的观念，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你太傲慢了，先生，”她嘲笑道，“你会感受到我身上的女人情感吗？以及我的思想或我的观念？你甚至不知道我对你的看法。”

“对此我并不关心。”

“我觉得你也太傻了。我多么想听到你爱我这句话，可原来你却要绕着弯子来表达出这个意思。”

“行了吧，”他突然愤愤然抬起头看着她。“走吧，让我一个人呆在这儿。我不想听你这番似是而非的挖苦话。”

“这真是挖苦吗？”她讥讽地笑道。她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坦白了他对她的爱，可他表达爱的话却很荒谬。

他们沉默了许久，这沉默竟令她像孩子一样得意、兴奋。他乱了方寸，开始平静地观看她了。

“我需要的是与你奇妙的结合，”他轻声道，“既不能相交也

不能相撞，——正像你说的那样——而是一种均衡，两个人纯粹的均衡——就像星星与星星之间保持均衡那样。”

她看着他。他的态度非常诚恳，然而这诚恳却又让他显得愚笨、自命不凡。他这样子令她不自由，不舒服。这和天上的星星有什么关系呢？

“这么讲话太突兀了吧？”她调侃道。

他笑了，说：

“在签定合同时最好先读读合同中的内容。”

在沙发上睡的一只小灰猫这时跳下来，伸直它的长腿，耸耸消瘦的背。然后它挺直身子很有风度地思考了一会儿，就飞似地窜出屋去，它从敞开的窗口一直跳到屋外的花园中。

伯金站起身问：“它追什么去了？”

小猫气派十足地摇着尾巴跑下了甬路。这是一只普通的花猫，爪子是白的，称得上是位苗条的绅士呢，这时又有一只毛绒绒的棕灰色母猫爬上篱笆墙悄悄过来了。公猫米诺傲慢地向母猫走过去，摆出一副很有男子气的冷漠相儿。母猫蹲在公猫面前，谦卑地卧在地上，毛绒绒的头儿仰视着公猫，野性的眼睛里放射出如同珠宝一样好看的绿色光芒。公猫很不在意地俯视着母猫，于是，母猫又朝前爬了几步爬到后门去，软软地俯着身子，像一个影子在晃动。

公猫细细的腿迈着庄重的步伐跟在母猫身后，突然公猫嫌母猫挡他的路了，就给了母猫脸上一巴掌，于是母猫靠边跑了几步，像地上被风吹起的树叶一样溜到一边去，接着又顺从地俯下身体。公猫米诺好像根本没有看到她似的，自顾眨着眼睛看着园子里的景致。过了一会儿，母猫振作起精神，像一个棕灰色的影子一样悄然向前挪动几步，就在母猫加快步伐，要像梦一样转眼消失时，那幼小的老爷一个箭步跳到母猫面前，伸手照母猫脸上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一巴掌打得母猫卑谦地缩了回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它是只从林子里跑来的野猫，”伯金说。

那只迷途的猫四下里打量着，眼睛里似乎燃着绿色的火燃盯着伯金。很快母猫悄然转身，跑到园子里去了，到了那儿又朝四下里观望起来。公猫米诺转过脸来傲慢地看着他的主人，得意的闭上眼睛，雕塑般地伫立着。那只野猫圆睁着惊奇的绿眼睛一直不可思议地凝视着，像是两团火苗。母猫又像影子一样想溜进厨房去。

这时米诺马上跳将起来，一阵风似地跳到母猫身上，用一只细细的白爪子照准母猫的脸给了母猫两个耳光，母猫被打回去了。公猫跟在母猫身后，接着用一只满是魔力的白爪子戏弄地打了母猫两下。

“它干吗这样儿？”厄秀拉气愤地问。

“它们相处得很好。”伯金说。

“因为好，才打母猫吗？”

“对，”伯金笑道，“我以为它是想让母猫明白它的意思。”

“它这样做不是太可怕了吗！”她叫着走到园子里，冲米诺喊：

“别打了，别称王称霸。别打母猫了。”

那只迷途猫说话间就影儿般地消失了。公猫米诺瞟了一眼厄秀拉，然后又骄傲地把目光转向他的主人。

“你是个霸王吗，米诺？”伯金问。

苗条的小猫眯起了眼睛看看他。然后它又把目光转开去，凝视远方，根本不理睬这两个人了。

“米诺，”厄秀拉说，“我不喜欢你。你像所有的男人一样霸道。”

“不，”伯金说，“他不是个霸王，它有它的道理，它只不过是想让那只可怜的野猫知道它的存在，这是命中注定的事。你已经看到啦，那野猫长得毛绒绒的，像风一样没个家。我支持米

诺，完全支持它，它是想安静。”

“是啊，我知道！”厄秀拉叫道，“它要走它自己的路——我知道你这番花言巧语的意思，你想称王称霸。”

小猫又看看伯金，对这位吵吵嚷嚷的女人表示蔑视。

“我很支持你，米西奥托，”伯金对猫说。“你具有男性的尊严和高级的理解能力一定要保持啊。”

米诺又眯起了眼睛，似乎被阳光刺着了。看了一会儿，他突然抛下这两个人，兴高采烈地竖起尾巴跑远了，白白的爪子欢快地舞动着。

“他又要跑去寻找那漂亮的野猫，运用它高级的智慧招待招待母猫。”伯金笑道。

厄秀拉看着他在园子里，他的头发被风吹舞着，眼睛里闪着挖苦的光芒，她大叫道：

“天啊，气死我了，什么男性的优越！统统都是鬼话！没人会理会这套鬼话的。”

“那野猫，”伯金说，“就会理会，因为它感觉到这点是正确的。”

“是吗？”厄秀拉叫道。“鬼才相信呢！”

“我就相信。”

“这就像杰拉德·克里奇对待他的马一样，是一种称霸的欲望，一种真正的权力意志，太卑鄙，太下作了。”

“我同意，权力意志是卑鄙下作的。然而在米诺身上就变成了一种与母猫保持纯粹均衡的欲望，这样可以令母猫与雄猫保持超常永久的和睦关系。你看得出来，没有米诺，它仅仅是只迷途的猫，一个毛绒绒的小东西。也可以被你说成这是一种权力意志。”

“这是诡辩，跟亚当一样用些陈词滥调。”

“对。在不可摧毁的天堂里亚当供养着夏娃。他和她单独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处，就像星星在自己的轨道里运动一样。”

“是啊，是啊，”厄秀拉用手指头指点着他说，“你是一颗行进在有轨道的星星！她是一颗卫星，火星的卫星！这回你露馅儿了！你想要得到卫星。火星和卫星！你说过，你说过，你自己把自己的想法全合盘托出来了！”

他站在那里被她逗笑了。虽然他受了挫折，心里生气，然而又感到有趣，不由得对厄秀拉羡慕甚至爱起来，她真的很机智，像一团闪闪发光的火，报复心很强，心灵异常敏感。

“我还没说完呢，”他说，“你得再给我个机会把话说完。”

“不，就不！”她叫道。“我不给你机会了。你已经说过了，一颗卫星，你说过，现在想抵赖吗？”

“你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话我从来没说过，”他回答，“我根本没有表示这个意思，也没有暗示过、也没有提到过什么卫星，更不想拥有什么卫星，从来没有。”

“你，撒谎！”她真动了气，大叫起来。

“茶准备好了，先生。”女房东在门道里说。

他们双双朝女房东看过去，眼神就像猫刚才看他们一样。

“谢谢你，德金太太。”

女房东的出现，让他们沉默了。

“来喝茶吧。”他说。

“好吧，”她振作起精神道。

他们相对坐在茶桌旁。

“我没说过卫星，的确没有暗示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指每个独立的星星之间既相关联又相互保持均衡、平等。

“你露馅了，你的花招全露馅了。”她说完就开始喝茶。

见她对自己的劝说根本听进去，他只好倒茶了。

“真好喝！”她叫道。

“自己加糖吧。”他说。

他把杯子递给她。他的玻璃茶具品皿都很好看。玲珑的紫红杯子和绿色的盘子是样式漂亮的碗和玻璃盘子以及旧式羹匙摆在浅灰与紫色的织布上，显得富丽高雅。可以从这些东西中厄秀拉看出了赫麦妮的影响。

“这些东西够漂亮的！”她有点气愤地说。

“我喜欢这些玩意儿。有这些漂亮的东西用着，让人打心眼儿里舒服。德金太太人很好，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体贴。”

“是啊，”厄秀拉说，“这年头儿，女房东比老婆要好啊。她们当然比老婆想得更周全。在这儿，比你有了家室更自在、更完美。”

“但内心空虚又有谁能想到呢？”他笑道。

“不，”她说，“我对男人们有如此完美的女房东和如此漂亮的住所感到嫉妒。男人们有了这些就没什么憾事了。”

“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我希望还不至于那么残吧。如果就为了有个家而结婚，这挺恶心的。”

“同样，”厄秀拉说，“现在男人还需要女人，是吗？”

“除了同床共枕和生儿育女以外，就不怎么需要。从道理上说，现在男人对女人的需要和女人对男人的需求是一样的，只不过谁也不愿意做实际的事情。”

“怎么个实际法？”

“我的确觉得，”他说，“世界是由人组成的，而人与人之间被完美的和谐地连结在一起的，是靠一条神秘的纽带——更确切地说就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纽带。”

“这是老调子了，”厄秀拉说，“怎么要把爱比喻成一条纽带呢？不，我不要它。”

“如果你向西走，”他说，“你就会放弃去北、东和南三个方向。如果你能和谐的统一，就消除了一切混乱的可能性。”

“可爱的是自由啊。”她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别说虚伪的话，”他说，“爱只能是排除去其它的方向，仅留一个方向。你可以说它是一种自由。”

“不，”她说，“爱包含了一切。”

“多愁善感的假话。”他说，“你需要一种混乱状态，就这么回事。所谓爱情中的自由，所谓爱是自由、自由是爱之说纯属虚无主义。其实，如果你进入了和谐状态，而这种和谐不想再改变时才能变得纯粹。一旦确定下来，它就变成了一条路，如同星星的轨道一样。”

“哈！”她刻薄地叫道，“这是腐朽的道德精神。”

“不，”他说，“这是造物的规律，每个人都有义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必须终生结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失去自我——它意味着在神秘的均衡与完整中保存自我——如同星星与星星相互均衡一样。”

“你老扯什么星星我一点都不相信你，”她说，“如果你说得对，你没必要扯那么远。”

“不相信我好了，”他气恼地说，“我相信我自己，这就够了。”

“你又错了，”她说，“你并不相信你自己。其实你也不完全相信你自己说的话。你并不真的需要这种结合，否则你就不会大谈特谈这种结合，而是马上去占有它。”

他一时间无言以对，愣住了。

“怎么得到？”他问。

“仅仅通过爱。”她挑战般地回答。

他在愤怒中沉默了一会儿说：

“告诉你吧，我不相信那样的爱。你想让爱来帮助你达到自己的目的，你认为爱是垫脚石起辅助作用的，不仅对你，对谁都如此。我讨厌这个。”

“不，”她叫，就像一条眼镜蛇那样仰着头，目光凶狠地闪

光。“爱是一种骄傲，我要的是骄傲。”

“骄傲与谦卑，谦卑与骄傲，我了解你，”他冷冰冰地反驳道。“从骄傲跳到谦卑，再由谦卑跳到骄傲——我了解你和你的爱。骄傲与谦卑在一起不停地跳舞。”

“你真确信你知道我的爱是什么吗？”她有点生气地讽刺道。

“是的，我相信我知道。”他说。

“你简直太自信了！”她说，“你这么自信，人怎么能一贯正确呢？这说明你是错的。”

他不语，深感懊恼。

他们就这样交谈着，斗争着，到最后他们彼此感到讨厌对方了。

“跟我讲讲你自己的情况和你家人的情况吧。”他说。

于是她对他讲述布朗温家的人，她的母亲，她的第一个恋人斯克里宾斯基，为什么她与斯克里宾斯基关系破裂以及以后的经历，他默默坐着听她娓娓道来，似乎怀着敬意在听。当她讲到伤心之处时，脸上露出一付哭相，那表情使她的面庞更楚楚动人。他完全被她美丽的天性所温暖，他的心感到欣慰。

“难道真的可以和她盟订终身吗？”他怀着一腔激情这样思忖着，但马上就变成泡影，因为产生了这一念头竟漫不经心地自顾笑起来。

“看来咱们都很苦啊。”他嘲讽般地说。

她抬眼看看他，脸上闪出按捺不住的狂喜，眼睛中放射出一道奇异的光芒。“谁说不是啊！”她不顾一切地高声叫着。“这有点荒谬，不是吗？”

“太荒谬了，”他说，“我也为爱痛苦过。”

“我也一样。”

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满不在乎嘲讽的神态，他看到后似乎感到害怕了。这样的女人上天可以上致穹顶，入地狱可以入到最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层，他看走眼她了，这样一位放任恣肆的女人，有着无可阻挡的破坏力，太危险了，真让他害怕。可他心里又禁不住笑了。

她走过来把手放在他肩上，一双闪烁着奇异金光的眼睛盯着他，那目光很温柔，但掩饰不住一种走火入魔的神情。

“说一句你爱我，对我说上一句‘我的爱’吗？”她请求道。

他紧盯着她自己眼睛注视着她的脸。他的脸上露出嘲讽的表情。

“我是很爱你，”他阴郁地说，“但这只能另一种爱。”

“为什么？为什么？”她低下头，神采奕奕地对着他追问。

“难道这还不够吗？”

“我们各自为敌更好。”他说着搂住她的腰。

“不，我们不要各自为敌。”她用充满情欲的声音强硬道，“我们只能相爱。对我说‘我的爱’，说呀，说呀。”

她说着搂住了他的脖子。他拥抱着她，温柔地吻着她，充满了爱又似乎调侃、又非常顺从地喃喃道：

“好——我的爱——我的爱。有爱就足够了。我爱你——我爱你。我对别的东西腻透了。”

“是嘛，”她喃喃着，柔顺地偎在他怀中。

第十四章 水上相逢

每年克里奇先生都要在湖上举行一次水上聚会。威利湖上已有几艘游艇和几只舢板。客人们可以在宅院里的帐篷中饮茶，或在湖边停船房旁巨大的胡桃树荫下野餐。今年，是邀请来自学校的教职员同矿上的官员们一起聚会。对这种聚会杰拉德和克里奇家的晚辈们并不那么感兴趣，无奈聚会是每年中的惯例。父亲喜欢聚会，这是他唯一同附近的人一起接触的机会。他喜欢给比他低地位的人或比他穷的人带来快乐。他的孩子们却喜欢和门当户对的人一起聚一聚，他们看不上比自己地位低的人，那些人显得谦卑、拘谨，有时还露出感恩戴德的样子来，那副德行让他们感到恶心。

不过孩子们还是积极地参加聚会，因为他们从小就在一年一年中这样的聚会成长起来的，更主要的是，父亲现在的身体状况经常不太不好了，他们不想看到他不高兴，否则他们也许会感到负疚。于是，劳拉高高兴兴地准备代替母亲作聚会的女主人，在水上游乐方面由杰拉德负责安排。

伯金给厄秀拉写信说希望在聚会上见到她。戈珍尽管鄙视克里奇家人居高自傲的样子，但是，如果天气好的话也会陪父母光临盛会。

聚会这一天，晴空朗朗，阳光和煦，稍稍有点轻风。布朗温家的姐妹俩头戴柔软的草帽，都穿着双绉绸衣。所不同的是，戈珍腰上束了一条黑、粉红和黄色宽宽的三色彩带，袜子是粉红的，帽沿上也装饰着黑、粉、黄三种颜色的边儿，帽子微微往下压着一点儿。她胳膊上还搭着一件丝绸外衣，她的衣着实在是太出众了，就像画廊里的油画儿似的。她这身打扮让她父亲很不高兴，生气地对她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应该再点上一挂鞭炮放一放呀？”

不管怎么说，戈珍看上去就是漂亮，光彩夺目，她穿这身衣服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闲话。当人们盯着她在她身后窃笑时，她就抓住机会大声对厄秀拉说：“真是的这些人！怎么这样少见多怪的？”她嘴里用法语叫着，回过头去瞧瞧那些窃笑的人们。

“真是的，太不像话了！”厄秀拉的声音很清晰。就这样，姐妹俩战胜了自己的敌手。可她们的父亲为此更加火上添油。

厄秀拉穿一身雪白衣服，帽子是粉红色的，帽沿儿没有镶边儿，鞋子是深红色的，手上拿着一件桔黄色的外衣，她们就是穿着这样鲜艳的衣着跟在父母身后向肖特兰兹走来。

她们又开始笑妈妈。妈妈今天穿了一件黑紫相间的条纹夏装，头戴一顶紫色草帽，拘谨地与丈夫并肩走着，她的表情比她的女儿们还腼腆，诚惶诚恐。爸爸和往常一样，多么好的衣服穿在身上也是皱皱巴巴的，似乎他的孩子们还小，妻子在那里打扮时他却要他抱孩子。

“看看前面这对年轻的夫妇吧，”戈珍平静地说。厄秀拉看看她妈妈和爸爸，突然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而且只要她们看到这对腼腆、不谙世故的老夫妇在前面走着。两个姑娘站在路上笑得流出了眼泪。

“我们笑你呢，妈妈，”厄秀拉叫着不禁追上父母与他们同行。

布朗温太太转过身来，表情有点迷惑，不悦地问：“我有什么好笑的？我很想知道。”

她不明白她从头到脚有什么地方不顺眼。她对任何批评都报以十足的平静与漠然，似乎她与此无关。她穿衣服总不是那样刻意追求，不太整洁，但她穿着衣服时总显得随随便便，心里觉得满足。别管穿什么吧，只要凑凑和和还算整洁，她就觉得没什么可挑剔的了，她天生就有贵族气质。

“你看上去很端庄，就像一位男爵夫人。”厄秀拉望着母亲那天真、迷惑不解的样子温柔地笑道。

“简直就是一位男爵夫人嘛！”戈珍说。此时，母亲变得傲慢起来，姐妹俩又叫喊起来。

“回家去，你们这一对儿傻瓜，嘿嘿笑的傻瓜！”父亲生气地喊着。

“嘿——嘿！”厄秀拉反感地拉长了脸道。

父亲的灰色眼睛开始冒火，真有些怒了。

“别理这俩傻瓜，”布朗温太太说完转身走自己的路。

“咱们怎么会有这么一对嘿嘿笑的傻孩子！”他报复地叫道。

看到他如此动气，姐妹俩禁不住靠在路边的篱笆墙上笑得更加欢了。

“你怎么跟她们一般见识？你看她们干什么？”见丈夫动了真气，布朗温太太也生气了。

“路那边有人过来了，爸爸，”厄秀拉逗乐儿似地警告他。他四下里扫了一眼，就就跟上妻子气哼哼地前行。姐妹俩跟在他们身后，笑得快断气儿了。

等别人从他身边已经走过去了，布朗温气呼呼地大叫道：

“她们要是再这样，我就不去了。在大庭广众之下拿我当猴儿耍，真该死，我真是见鬼了！”

他真发火了，听他这样歇斯底里地叫喊，姑娘们的笑声戛然而止，心为之一缩，很看不起他。她们不爱听他那句“大庭广众之下”。她们为什么要在乎什么“大庭广众”呢？戈珍和稀泥道：

“我们这样高兴并不是要伤害你们，”她的话虽然是在抚慰他，可说话的声调太粗鲁，让她的父母不舒服。“我们笑，是因为我们爱你。”

“既然他们这样爱生气，我们在他们前面走好了，”厄秀拉生气地说。就这样他们四人来到了威利湖畔。威利湖水边，阳光洒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斜坡草坪上，陡峭的山崖上被茂密的树林覆盖着。小小的游船从岸边缓缓驶向湖里，船上坐满了人，传来阵阵突突声。向船泊码头远远望去，只见一群衣着鲜艳的人聚在那儿。大路上，篱笆墙外站着些老百姓嫉妒地看着远处的聚会，那嫉妒样儿真像一些不被天堂接受的人灵魂。

“天啊！”戈珍压低声音道，“有这么多宾客呢！你想想咱们要是变成他们中的一员会怎么样？”

戈珍的这番害怕的话令厄秀拉很紧张。“一定很可怕。”她也有些焦虑地说。

“仔细看看那些都是些什么人吧——想想！”戈珍尽量压低声音无不烦恼地说，她却毫不犹豫地向前走着。

“我想，我们应该尽量回避他们。”厄秀拉不安地说。

“如果要是不能躲开，我们可就进退两难了，”戈珍说。她对人群如此的极端厌恶与恐怖令厄秀拉很恼火。

“我们没有必要和他们呆在这儿。”她说。

“在那堆人中，我绝对不会呆上五分钟。”戈珍说。她们又朝前走了一程，直到看见了守在门口的警察。

“还有警察呢，把你关在里面！”戈珍说。“要我说这事儿可真有趣儿。”

“我们最好还是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厄秀拉不安地说。

“妈妈肯定能坚持到聚会结束。”戈珍有点蔑视地说。

但厄秀拉知道父亲他生气了，感到不舒服，肯定会在行动上有所表现，为此她深感不安。她们在门口等着父母的到来。高大、消瘦的父亲衣服皱皱巴巴的，像个孩子一样烦恼，气乎乎的，他马上要参加这次的社交活动了。他丝毫不感到自己是个绅士，没有其他任何的感觉，他只是感到愤愤然。

厄秀拉站在他身边，他们把门票交给警察，四个人就并肩进门来到草坪上。父亲高高的个子，红光满面，细细的眉毛因为生

气而紧锁着；而好好脸色和肤色很好，人很潇洒，头发往一边梳着；戈珍柔和的脸庞上毫无表情，几乎沉郁着脸，只是睁大了又黑又圆的眼睛，所以，尽管她是在往前走，但存心里却是在往后退着；厄秀拉则表情迷茫，每当她处于尴尬的处境时，她都露出这样的表情。

伯金真是个天使，他笑着迎上来并做出上等人的优雅姿态，可这种姿态总有那么点做作。他摘下帽子，对布朗温一家的人投来了开心的笑，为此布朗温开怀笑道：

“你好啊？你病好了吧？”

“是的，好多了。你好，布朗温太太。我同戈珍和厄秀拉很熟。”

他笑着，眼睛里射出热情的目光。对于女人，尤其是年纪不很轻的女人他更能表现出一种温柔，讨好的态度。

“对，”布朗温太太淡漠但满意地说，“我常听她们说话中提起你。”

伯金笑了。没人和戈珍说话，她感到自己被冷落了，就把头扭到一边去。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在一起，一些女人坐在胡桃树荫下，手中握着茶杯坐着，一位身穿晚礼服的侍从忙得团团转，几位手持洋伞的女孩子在傻乎乎地笑着，一些刚划完船上岸来的小伙子盘着腿坐在草地上，他们没穿外衣，只穿衬衫，袖子像干过力气活似地挽起来。手放在自己的法兰绒裤子上，考究的领带随着他们跟年轻女子调笑而飘荡着。

“怎么回事？”戈珍想，“他们难道不会礼貌点穿上外衣，难道非要表面上做出这种狎昵之态吗？”

她看到头发留的很长向后披着，轻浮狎昵的年轻男人就害怕。

赫麦妮·罗迪斯来了，她身着一件镶白边的漂亮长袍，戴着绣着花朵，长长的围巾，头上顶着素色的帽子。她看上去着实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点令人吃惊，甚至令人害怕。那米色的绣花围巾长长地在她身后，直垂到地上，一路拖过来，更显得她高大了。眼睛上方的额头被浓密的头发盖住，苍白的长脸上表情奇特，全身闪烁着耀眼的色彩。

“看她这样子真是莫名奇妙！”戈珍听到身后几个姑娘在窃窃私语，她好像想杀了她们。

“你好啊！”赫麦妮边走边和蔼地招呼着，并仔细打量戈珍的父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堪的时刻，把她气坏了。赫麦妮的等级优越感太强了，她纯粹只出于好奇心而结识别人，几乎把人家当作展览会上供人参观的动物。戈珍原来也这么做过，可当别人这样对待她时她就受不了。

赫麦妮给布朗温家的人很大的面子，把他们领到劳拉·克里奇接待客人的地方。

赫麦妮介绍说。“这是布朗温太太，”身着挺阔的绣花亚麻衣的劳拉同布朗温太太握了手表示欢迎。这时杰拉德来了，他今天穿着白裤子，上身穿着一件黑棕两色的运动茄克，看上去很帅气。他也认识了布朗温夫妇，并跟他们攀谈起来，不过他把布朗温太太当作贵妇人一样对待，却没把布朗温先生当作绅士对待，他的态度太清楚了。他的右手受伤了，不得不用左手同别人握手，右手缠着绷带插在茄克衫的兜儿里。戈珍没有看到家人问起他的手怎么回事，心里暗自庆幸。

游艇徐徐驶来，只听到船上音乐声大作，在甲板上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向岸上的人打着招呼。杰拉德去照顾人们上岸，伯金已为布朗温太太端来了茶，布朗温先生已经同学校的老师聚到一起了，赫麦妮坐在布朗温太太身边，两个姑娘跑到码头上去观看靠岸的游船。

响着汽笛的游船欢快地驶来，然后轮桨停止了转动，船员把绳子抛上岸，船一头撞上了岸。游客们你拥我挤地开始上岸。

“慢慢走，等一下嘛！”杰拉德扯着嗓子命令着。

他们必须等绳子拴紧，跳板搭好才能上岸。一切都准备好后，人们就潮水般鱼贯涌出，吵吵嚷嚷着，好像刚到美国去了一趟似的。

“太好了！”姑娘们叫着，“太妙了。”

船上的侍者手提篮子跑进船鸣里，船长则在小桥上闲逛着。等到大家一切都安全，杰拉德这才朝戈珍和厄秀拉走来。

“你们不想乘下一班船玩玩儿，在船上吃吃茶吗？”他问。

“不，谢谢。”戈珍冷漠地说。

“你不喜欢湖水吗？”

“湖水？我很喜欢。”

他审视地看着她。

“你不喜欢坐坐游船吗？”

她一时没有回话，然后才慢吞吞地说：

“不，我有点不喜欢。”她的脸红了，似乎正为什么事生气。

“人太多了。”厄秀拉解释说。

“是吗？”他笑道，“是太多了点。”

戈珍转身神采奕奕地问他：

“你在泰晤士河上坐过汽船吗？从威斯特敏斯特大桥一直坐到里士蒙。”

“没有，”他说，“我从来没有坐过。”

“噢，那可真是一种受罪的经历，从来没有这么糟的事儿了。”她红着脸激动地说，吐字快极了。“船上根本没坐的地方，人挤人。头顶上一个男人一路上都在唱什么‘在海摇篮里摇呀摇’。这人是个瞎子，带着一只手提风琴，你可以想想那个景象，他弹唱到谁跟前，就要人们付钱给他。下面总往上冒午饭味儿和机油味儿。在船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多难啊好几个小时。岸上一些调皮的男孩子一直追着我们的船跑，他们是在泰晤士河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的泥巴中奔跑，泥水没到腰部，他们的裤子都是泥，在泥水里跑着，脸一直冲着上面，就像一群食肉的野兽，他们叫着‘呜，先生们，呜，先生们，呜，先生们’，好像一群烂臭的尸体，十分恶心。甲板上的男人们看到孩子们在泥水中奔跑，就开心大笑，时不时地扔半个基尼给他们。如果你看到钱扔出去时，孩子们是怎样眼盯着钱跳进泥水中，你会觉得连秃鹫和豺狼都不会接近他们。因此我再也不想坐游船了，再也不了。”

杰拉德一直盯着她，目光闪烁。倒不是她说的故事他激动，而是看到她本人令他心动。

“是啊，”他说，“每个文明的躯体内都有害虫。”

“为什么？”厄秀拉叫道，“我体内就没有害虫。”

“我说的意思是，我说的是整个事情的性质——男人们开心地把这些孩子当动物，向他们扔钱，女人则摊开肥胖的膝盖吃啊吃，没完没了地吃。”戈珍说。

“是啊，”厄秀拉说。“说真的不应该说这些男孩子们是害虫；大人们自己才是害虫，正像你说的那样，这是个整体的问题。”

杰拉德笑了。

“没什么，”他说，“你们不坐船就算了。”

听到杰拉德的略带指责的话，戈珍更加绯红了脸。

大家都沉默一段时间。杰拉德又像一位哨兵一样监视着人们走上船。他长得很漂亮，性格上又很有节制，可他的头发却像武夫的头发的威武，看了令人心烦。

“你们是在这儿喝茶还是到那边的屋子里去？那边草坪上有一座帐篷。”他说。

“咱们划一只舢板出游吧。”厄秀拉说，她说话总是这样不加思索。

“出游？”杰拉德笑问。

“你看，”戈珍听了厄秀拉的直言，红着脸说：“我们不认识

这儿的人，几乎全部是陌生的人。”

“哦，没事我可以马上介绍几个熟人给你们。”他轻松地说。

戈珍盯着他，有些怀疑他的诚意。然后她对他笑道：

“你了解我们的愿望。我们能不能上到那儿去，看一看湖边的景致？”她说，手指指向湖边草坪对面山上的林子，那片林子着实美。“我们甚至可以在那儿游泳，那儿的光线是多么美啊！真的，那儿就像尼罗河流域中的一段，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尼罗河。”

看到戈珍对远方景物表现的十分的热情，杰拉德报之一笑。

“哪儿真够远的”他调侃地说完又补上一句：“是的，如果我们有一条船，你就可以去那儿了，那儿似乎显得远离尘世。”

说着他环视了一下湖面，数着湖上停泊的船只。

“那可太美了！”厄秀拉心驰神往地说。

“你们要不要喝点茶？”他问。

“好吧，”厄秀拉说：“我们喝一杯就出发。”

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笑了。他有点不高兴，但仍然开心笑道：

“你会划船吗？”

“当然，”戈珍冷冷地说，“划得很好。”

“对，是的，”厄秀拉说，“我们俩都划得很好。”

“这样吧！我有一条独木舟，我怕别人驾驶它会淹死，就没拿出来。你觉得你会划独木舟吗？安全吗？”

“哦，一点问题都没有！”戈珍说。

“出不了事！”厄秀拉叫道。

“为我想想，可别出事儿啊，因为，我是负责水上游览的。”

“保证不会出事。”戈珍保证说。

“再说，我们都会游泳。”厄秀拉说。

“那好吧，我去安排一下，给你们带上一篮茶点，你们可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那野餐这主意如何？”

“太好了！这个主意可真让人高兴！”戈珍红着脸叫道。戈珍对他的安排表现得很微妙，这微妙中掺入了感激的成分，杰拉德深深地感到她的这份微妙。

“伯金在哪儿？”他目光搜寻着问，“他可以帮我一把。”

“你的手怎么负伤了？伤着哪儿了？”戈珍默默地问，似乎是在避免什么亲昵的表现。她还是第一次提起他的手受伤的事。她如此奇怪地询问这个话题，令杰拉德深深感到些慰藉。他把手从衣袋里抽出来看看，手上缠着绷带，然后又把手揣进衣袋中去。戈珍看到裹着的手，不禁感到一阵颤抖。

“哦，我一只手也可以拉船，那只独木舟像鸿毛一样轻。”他说，“还有卢伯特呢——卢伯特！”

伯金放下手中的事，朝他们走来。

“你这只手是怎么伤的？”厄秀拉终于关心地提出这个问题。

“我的手吗，”杰拉德说，“它给卷到机器里去了。”

“天啊！”厄秀拉说，“伤的重吗？”

“重，”他说，“当时很重，手指头粉碎了，现在慢慢好起来了。”

“噢！”厄秀拉似乎痛苦地说，“我不赞成那些自己伤害自己的人。我都感到心疼。”说着她的手都抖了。

“你准备做什么事？”伯金问。

两个男人抬来一个棕色的独木舟，放入水中。

“你们能确定你们俩划这船的安全性吗？”杰拉德问。

“当然了，”戈珍说，“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就不会要这船了，我才没那么笨呢。我曾在阿兰代尔划过独木舟，请放心，我会很安全的。”

她像男人一样下了保证，说着话就和厄秀拉踏上纤小的船，悄然划去。两个男人站在岸边注视着姑娘们。戈珍在划船，她知

道男人们在看着她，精神有些紧张，动作也笨拙了许多，脸涨得像红布一般。

“太感谢了，”她在水上冲他说。“太妙了，就像坐在一片小树叶上一样。”

听到她的体会，他报之一笑。她的声音颤抖着，很奇特，从远处飘来。他一直看着她把船划远了。她身上孩子气很重，她对别人的话很容易相信，对人也恭敬，就像没成长的孩子。他一直看着她划船。对戈珍来说，把自己扮成依赖杰拉德，像孩子似的女人是一件真正快活的事，他站在码头上，穿着白衣，那么漂亮、精干。再说，更确切地说，他是她认识的男人中最重要的男人。面对站在杰拉德身边的伯金，尽管他的目光也在柔和地闪烁着，但并没有引起她一丝的注意，他不过是个模糊不清，不停挥动手臂的人影儿罢了。她的注意力全让一个人吸引去了。

小船沿着湖边缓缓行进着，一路上经过了草坪上沿柳荫架设的帐篷，再顺岸边划下去，只见夕阳照耀下斜草坪泛着金光。别的船只在附近岸边树荫下航行，远处传来船上人们的欢笑声。但戈珍却朝金光照耀下的树丛划去。

姐妹二人发现有一股涓涓细流淌入湖中地方，小溪口上长着芦苇和红柳丛，岸边是一片砾石。她们脱掉鞋袜，在这儿下了船，悄悄划着船向草丛靠过去，船靠岸不动了，然后兴高采烈地向四处张望着。在这荒无人烟的小溪口他们感到有点寂寞。身后的小山丘上长满了树丛。

“咱们游泳吧，”厄秀拉说，“然后吃茶点。”

她们又向周围巡视一番，没有任何人影也没船停靠这里。功夫不大，厄秀拉就甩掉衣服赤着身子下了水，朝湖里游去。接着戈珍也游上来了。她们就围着小溪口静悄悄但却是兴致勃勃地游了好一会儿，然后她们就爬上岸重又钻入林子中，那样子好像居住在山林泽国中的仙女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自由是多么美妙啊，”厄秀拉光着身子在树林中飞快地东奔西跑，头发散开飘飘的像个仙女。林子里生长着的是山毛榉，树干高大健壮，灰色的枝丫盘根错节，绿色的枝叶四处伸展着，朝北看去，可看到远方的景物虚无缥缈，树丫似乎搭成了一扇窗口。

两个姑娘又跑又跳了一阵，让身上的水都挥发了，然后迅速穿上衣服坐下来品着茗香。她们坐在小树林的北面，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对面是绿草茵茵的小山，这儿可真是个极其安静的地方，很有野味儿的去处。茶很热、很香，还有夹着黄瓜、鱼子酱的小三明治和甜饼。

“你高兴吗？”厄秀拉高兴地看着妹妹问。

“厄秀拉，我太高兴了。”戈珍望着西斜的太阳声音低沉地说。

“我也一样。”

当姐妹二人一起做些喜欢做的事时，她们的世界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一时刻太美好了，自由、欢乐、一切都像孩提时代的冒险一样美妙、快活。

吃完茶点，两位姑娘默默地想着准备各自的事儿。厄秀拉有一副高亢响亮的嗓子，这时她开始轻柔地唱起《安金·冯·萨罗》。戈珍坐在树下听着，这歌声激起了她的向往。厄秀拉自我陶醉着，那么安详、满足，自然而然地一个人哼着歌儿，自我感觉特好，她的哼唱让戈珍感到有些被冷落。戈珍总感到自己与生活脱节，总扮演个局外人，而厄秀拉则是个积极参与者，想到这里戈珍很痛苦。她感到自己被否定了，她心里十分难过，同时她又产生了一种一定要别人注意自己，与自己建立友谊的想法。

“我来跳达克罗瑟，你唱，好吗？”戈珍嗫嚅道。

“你说什么？”厄秀拉抬起头惊讶地问。

“你唱支歌儿，我跳达克罗瑟，好吗？”戈珍不开心地重复

道。

厄秀拉绞尽脑汁想着。

“你跳——？”她不明白地问。

“跳达克罗瑟舞，”戈珍说，她真让姐姐问得很别扭。

“哦，达克罗瑟！我一时想不起来这个名字了。跳吧，我很爱看你跳。”厄秀拉像孩子一样惊喜地大叫，“那我唱什么呢？”

“你随便唱任何你喜欢的曲子，我按照曲子的节奏跳。”

可厄秀拉怎么也想不起该唱什么来。但她还是戏谑地笑着唱起来：

“我的爱人——是一位高贵的妇人——”

戈珍伴着歌声开始以和谐的舞姿跳起来，她跳得很慢，似乎有看不见的链条拴住了她的手脚。她伸开双臂做飞翔状，脚步缓缓移动着，手和胳膊做出有规律的动作。然后张开双臂，高举过头，款款地分开下来，微微昂起头。她的脚一直在踢打着拍子和着歌曲舞动，像符了什么奇妙咒语一般。她的身躯着白色衣服四处荡来荡去，做着奇特、狂烈的动作，似乎被念了咒语一样随着风一起上升了，然后又迈着小碎步儿震颤着跑开。厄秀拉坐在草地上唱着歌儿，笑着，似乎这是一个大玩笑。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戈珍做着复杂的颤动，狂舞与荡漾的动作，只见她又伴着跳动的节奏毫无意识地缩成一团，像在表现在某种催眠作用下的一种坚强的意志，这一切令厄秀拉产生了宗教仪式的联想。

“我的爱人是一位高贵的妇人，她是一位黑美人。”厄秀拉嘲讽地边笑边唱，戈珍则越舞越快、越狂，她用力跺着脚，似乎要甩掉什么束缚。只见她挥动着胳膊、跺着脚，然后昂起头、袒露着漂亮的脖颈、微闭着双目奔跑起来。金色的夕阳正在西沉，天上隐浮起一圈淡淡的月影。

厄秀拉正沉浸在自己的歌声中，突然戈珍停止了舞步，轻声地、调侃地叫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厄秀拉！”

“哦？”这声呼唤把厄秀拉从自我陶醉中惊醒。

戈珍伫立着，脸上挂着嘲弄的笑容，手指着左边。

“噢！”厄秀拉突然惊叫着站起身来。

“它们没什么嘛。”戈珍讥讽道。

左手儿有一群高地牛，晚霞晖映着它们的身躯，色彩斑斓，皮毛亮闪闪的。它们的角伸向空中，口鼻嗅着什么，似乎想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它们的眼里闪烁着光芒，裸露的鼻孔下全是阴影。

“它们不会威胁到咱们吧？”厄秀拉害怕地叫道。

戈珍平日里很怕牛，现在却摇摇头，半信半疑的脸上露出奇怪的神情，嘴角上带着一丝儿笑说：

“厄秀拉，这些牛现在真是很漂亮吗？”那声调很高，很刺耳，就像一只海鸥在叫。

“漂亮，”厄秀拉抖着声音说，“可是它们冲过来咱们怎么样呢？”

戈珍回过头，若有所思地看看姐姐，摇摇头。

“我敢说它们不会的，”她说，那话音仿佛是在为自己打气又似乎表明她坚信自己有某种秘密力量，她要检验一下这股力量。“坐下接着唱吧，”她声音又高又刺耳地说。“我害怕，”厄秀拉望着牛群叫着。此时，她心慌意乱地立着，黑色的眼睛露出狠毒的光芒。最终厄秀拉还是以原先的姿式坐了下来。

“它们不会怎么样的，”戈珍高声道，“随意地唱吧，你只顾唱歌就行了。”

很明显，戈珍满怀激情，要实现自己的舞蹈，为这些健壮的牛儿们跳舞。

厄秀拉开始用假嗓子颤抖地唱起来：

“通往田纳西的路上——”

厄秀拉的声音很紧张。戈珍不管这些，仍然高高地昂起头，剧烈颤抖着向牛群舞过去。她着了魔似地冲着牛群耸着自己的胸脯，又几乎有点疯狂地跺着脚，她的双臂、手和手腕伸开又放下，放下又伸开。她向牛群高高颤抖地挺起胸，喉颈也似乎在某种肉欲中变得兴奋起来。她没有任何意识地做着动作，在狂喜中那不可思议的白色躯体向着牛群冲撞过来，把正低头吃草的牛吓得躲到一边去。牛着了迷似地看着她，光光的牛角高耸着，任这女人白色的躯体缓缓地抽搐着冲撞。戈珍可以触摸到面前的牛了，她感到牛的胸膛里放射出一道电流直冲向她的手指。她抚摸着它们，真正地抚摸，一阵恐惧与喜悦的热流传遍全身。厄秀拉则一直着了迷似地高声唱着与这无关的歌，那尖细的声音像咒语一样划破了夜空。

戈珍能听到牛沉重地呼吸着，它们无法控制自己，既对这歌声着迷，又感到害怕。哈，这些苏格兰公牛，皮毛光滑，野性的公牛！突然一头牛打了个响鼻儿，低下头向后退着。

“呜——呜！”林子边上突然传来一声大叫。牛群立即自动地散开向后退去，然后向山上跑去，它们身上的毛竖着在阳光照射下像火一样闪烁着。戈珍呆立在草地上，厄秀拉站起身来。

来人原来是杰拉德和伯金，是杰拉德大叫一声驱走牛群的。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他有点恼火地高声叫道。

“谁让你们来这里了？”戈珍生气地叫了起来。

“你知道你们这样做会出事吗？”他重复道。

“我们做韵律体操呢。”厄秀拉颤抖着笑道。

戈珍漠视着他们，黑色的大眼睛里透着不满，盯了他们好一会儿。然后她朝着牛群向山上走去，这时牛群已经在山上围作一团。

“你去哪儿啊？”杰拉德大声地冲着她的背影喊道，随后也跟她上了山。太阳早就落下山了，黑暗渐渐向地面压下来，天上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现出美丽的夕霞。

“你唱的用作伴舞的歌不怎样。”伯金脸上透着嘲笑对厄秀拉说。说完他也喃喃地自唱自跳起来，那舞姿很奇怪，四肢和全身都在不停地抖动，双脚疾速地踢踏着。他的脸像病时一样苍白，身体像影子一样松弛、颤动着。

“我觉得我们都疯了。”她有点羞涩地笑道。

“真可惜，我们不能更疯狂，”他边舞边说。突然，他向她倾斜过身子，用嘴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手指，他的脸苍白地笑了，并对她深情地凝视着。她感到不知所措，向后退去。

“被我冒犯了？”他调侃道，停下脚步变得缄默、拘束起来。
“我觉得你喜欢轻微怪诞的东西。”

“我不清楚，”她几乎像受到了侮辱一样，迷惑不解地说，而在她的心灵深处，有一种感觉被他潇洒、震颤着的躯体所吸引。他轻松地放纵自己，起伏、晃动着身体，他脸上挂着微微嘲讽的笑容。尽管被他吸引着，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躲避着他。一个平时言谈举止那样严肃的人今天这种举动似乎有点下流。

“为什么不清楚呢？”他打趣道。说完他又跳起那种没名没姓的舞，他身体荡着、晃着，舞得很快，眼睛不时不怀好意地看着她。他就这样左右摇晃着，离她愈来愈近，脸上露着难以捉摸的笑和莫名其妙的表情向她凑过来，如果她不向后躲的话，他可能还要吻她。

“不，别这样！”她真正怕了，大叫一声喝住他。

“不管怎样，你好像一个秋迪丽亚，”他调侃道。她深深地被这话刺痛了。这句话仿佛是对她的污辱。她明白他为什么要故意这样说，这样做，真令她难堪。

“那你呢？”她回敬道，“你为什么总要把你难听的话挂在嘴边呢？”

“这样我就可以更随意地把它吐出来呀。”他对自己的反唇相

讥很满意。

此时杰拉德·克里奇正专心致志至地跟在戈珍身后大步流星地追上山去。斜坡上那群牛正俯视着他们：一个穿白衣服的男人正追赶穿白衣的女人，而那女人却缓缓地朝它们这儿走上来。她停下来，先回头看看杰拉德，又看了看牛群。

她突然高举起双臂，直向那群头上矗着长角的公牛冲过去。她脚步慌乱地跑了一程，接着停下来看看它们，继而又张开双臂向牛儿冲过去。公牛们吓得喷着响鼻儿让开一条路来，它们抬起头，飞也似地消失在暮霭中，远远望去，身影愈变愈小，却依然飞奔着。

戈珍站在那里不动，凝视着远去的牛群，脸上露出挑战般的神情。

“你为什么要吓唬它们？”杰拉德追上来问。

她把头扭到一边去不理他。

“这样很不安全，你明白吗？”他坚持说，“它们要是转过身来，那就不知该出什么事儿了。”

“转身，转到哪儿去？转身逃走吗？”她讥讽道。

“不，”他说，“转过身来袭击你。”

“袭击我？”她嘲弄道。

他搞不明白她这话的含义。

“从任何角度讲，反正有一天它们把一位农夫的奶牛给顶死了。”

“我才不关心那些呢？”她说。

“可我得负责，”他说，“因为那是我的牛。”

“它们能会是你的牛？没有看见你把它们吞到你肚子里去。请你送我一头牛好了。”她伸出手说。

“你知道，它们在那儿呢。”他指指山头说，“如果你想要，以后我可以送一头给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突然不可捉摸地看着他问：

“你是不是以为我会怕你和你的牛？”

他阴郁地眯起眼睛，脸上堆出霸道的笑容。

“我怎么敢这么想呢？”他说。

她细长的黑眼睛睁得大大地盯着他，身体微微前倾，挥动着手臂。她用手背轻轻地掠过他的脸，发现他脸上闪烁着一道光芒。

“就为那个。”她打趣说。

她的心里涌上一股强烈的欲望，要对他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她排除了一切恐怖与惊慌，她什么都不怕，要按自己的意愿做事。

这轻轻的一搥使他脸上的光泽变钝了，脸色苍白，眼里升起一团可怕危险的烈火。一时间他目瞪口呆，只感到怒火中烧，肺都要气炸了，他无法控制自己汹涌的感情洪流。这种恼怒的水库在他心内崩塌，淹没了他。

“这可是你先动手的。”他压低嗓门儿，柔和地说，那声音似乎是从遥远的梦中来的，而不是从现实中传来的话音。

“我还想打最后一拳，”她自信地说。他沉默了，没有反驳她。

她站在一边，漫不经心地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到远处。她扪心自问：

“我为什么要这么如此无礼、如此可笑？”但她阴郁地把这个问题放到脑后不去想它。可她又无法彻底摆脱掉这个问题的纠缠。

杰拉德面色苍白，他的眼睛里聚着凝重的光芒，专注地凝视着她。她突然转身对他叫道：

“是你逼我这样的，你心里明白。”她的话里有话。

“我？怎么了？”他问。

她转过身朝湖边走去。山下，湖面上亮起灯光，薄暮中淡淡的灯光在水上流曳。夜像黑漆一样在大地上涂抹着，天空倒显得苍白，樱草花儿和湖水看上去也是那样苍白。浮码头那边，薄薄的暮色中点点灯火连成了串儿在水上流泻，游船上一灯光通明。四下里阴影开始聚拢过来。

杰拉德身着白色夏装，像一个白色的精灵一样跟着戈珍走下草坪。戈珍期待着他能跟来。等他上来以后，戈珍伸出手轻轻地摸了他一下，柔声地说：

“别生我的气。”

他只觉得心头一热，懵懵懂懂打着磕巴说：

“我并没生你的气呀，我爱你。”

他失去了理智，仿佛要抓住什么东西以此来控制自己。她响亮地发出一声嘲笑，不过这笑声很能抚慰人心。

“这也是一种解释。”她说。

他的脑袋像被重东西碰了一下可怕的眩晕起来，他失去了一切控制，他不能再忍受了，于是一把揪住她，他的手像铁爪一样。

“这样很好，是吗？”他说着抱住她。

她看着面前镶着一双凝眸的脸，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是的，这样很好。”她的声音很轻柔，又像吃了麻醉药一样，像个巫士在低吟。

他毫无知觉地在她身边走着，走了一会儿，她的神志有所恢复。他太痛苦了。他小时候曾杀害了自己的弟弟，像该隐那样。

他们发现伯金和厄秀拉坐在船上边谈边笑着。伯金在逗厄秀拉。

“你嗅出这块沼泽地的味道来了吗？”他用鼻子呼吸一口空气问。他总说他的味觉很灵敏。

“有一种很好闻的味儿。”她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他回答，“要提防着点。”

“为什么要提防？”

“它在呼吸，不停地呼吸，是一条黑暗的河，”他说，“这儿生长着百合花，也有毒蛇出没，总在滚动着鬼火。我们从没注意过，鬼火总在向前滚动着。”

“怎么会有鬼火？”

“有一条河，一条黑色的河。我们总注意银色的生命之河在奔流，带着世界走向光明，走向天堂，奔向一个光辉灿烂的永恒世界，一个聚集着天使的天堂。可还有另一条黑色的河才是我们真正的现实

“什么样的另一条河？我怎么从来不知道还有什么另一条。”厄秀拉说。

“那就是你的现实，”他说，“那是死亡的黑色河流，你经常可以感觉到它就在我们体内流淌，如同其它河流一样地流着——它是黑色的腐烂河流。而我们的花朵是出生于大海的女神阿芙洛狄特，她代表着我们今日的现实，是闪着磷光的十全十美的白色花朵。”

“你的意思是说，阿芙洛狄特代表着真正的死亡？”厄秀拉问。

“我的意思是，她既是美丽的鲜花，又是代表死亡。”他说，“是的，当整个造物主的河流消逝以后，我们自己发现处在倒退的过程中，我们成了毁灭性创造的一部分。阿芙洛狄特是在整个世界消亡的第一次振颤中出生的——然后是蛇、天鹅和荷花这些沼泽花朵——戈珍和杰拉德也出生于毁灭性创造中。”

“你和我呢？”她问。

“有可能也是，”他说，“在某些方面上说应该如此。至于是否全都如此，我说不准。”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是死亡的花朵——恶之花了？我可不认

为我是那种花朵。”她抗议说。

他沉默了片刻。

“我也并不认为我们完全是，”他说。“有些人纯粹是黑色的腐烂花朵——百合。但也会有一些像火一般热烈的玫瑰。你知道赫拉克利特说过‘枯干的灵魂最美妙’。我特能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你呢？”

“我不太肯定，”厄秀拉说，“可是，如果人们都是死亡之花——或不管他们是不是花，可又会怎么样呢？死亡之花与花有什么不同呢？”

“有相同之处，没有不同之处。死一直在持续，如同生一直在持续一样。”他说，“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的终极是整个宇宙的无——世界的末日。为什么世界的末日同世界的开端同样美好呢？”

“我认为它们是一样的。”厄秀拉生气地说。

“应该一样，最终是一样的，”他说。“它意味着新一轮创造又开始了——不过不是指我们。世界的末日到了，我们的末日也就到了。如果我们成为死亡之花，我们就不会变成幸福的玫瑰。”

“可我认为我是，”厄秀拉说，“我认为我是幸福的玫瑰。”

“是上帝定的吗？”他嘲弄地问。

“不，是真正的。”她回答，仿佛感到受到了伤害。

“如果我们处在末日，那我们就不会有开端。”他说。

“不，我们有开端，”她说，“开端是在末日之前的。”

“开端是在末日之后，而不是从末日本身产生。开端是在我们之后，而不是从我们本身产生。”

“你是个大魔鬼。你明白吗？真的。”她说，“你总想毁灭我们的希望，你总希望我们都死。”

“不，”他说，“我只想让我们明白我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罢

了。”

“你说的很对。”夜幕中传来杰拉德柔和的声音。

伯金站起身。杰拉德和戈珍走了过来。沉默了一会儿大家都开始吸烟，伯金逐个儿为大家点上烟，薄暮中亮起了火柴的火星，他们几人静静地在湖边吸着烟。湖水变得暗淡下来，湖周围的陆地罩上了夜的帷幕，湖上的亮光渐渐隐去了。周围的空气神秘莫测，不知何处传来班卓琴一类的音乐声。

天上金色的光芒褪去了，明月升上来了，似乎微皱着笑靥。对岸黛色的林子隐入黑夜中去了。黑夜中，时而流曳着几道光线。湖面上，远远地闪烁着魔幻般的几盏灯的光芒，像苍白的珠光，淡绿、淡红、淡黄三色总而有之。随着游船驶进巨大的阴影中，随着灯火的闪动，光芒四射的船上奏出的乐曲声，远远传过来。

一切都让灯光照亮了。这边，那边，无论是在朦胧的水面上还是在湖的尽头，都闪着灯光。湖水在白日的最后一丝光线照耀下呈现出奶白色，没有一丝阴影，只有从看不见的船上流泻出的孤独、细弱的灯光。没有桨声，小船悄悄地从惨淡的光线下驶入丛林笼罩下的黑夜中去，船上的灯笼似乎要燃起大火来，红红的灯笼可爱地悬挂在船头。湖水中映出点点跳跃着的灯光。水面上，到处都倒映着这些无声的流火。

伯金从大船上取来几只灯笼，四个人凑上去点亮它们。厄秀拉打开第一盏灯笼，伯金划亮火柴，从红色的灯笼口探进去，点亮了底部的蜡烛。灯笼亮了，大家都后退一步，观看从厄秀拉的手边垂下的绿色的灯笼，像一盏绿色的月亮在闪光，灯光辉映着她的面庞。灯光摇曳着，伯金弯腰凑到灯笼口去察看，灯光映得他的脸像幻影一样，没有意识，像魔鬼的脸。厄秀拉暗淡的身影靠近了伯金。

“挺好的。”她柔声地说。

说着她举起灯笼，灯光惊动了一群鸛，群起飞离黑色的大地，飞掠过深蓝色的天空。

“真美。”她说。

“好可爱呀，”戈珍附和道。她也想优美地打开一盏灯笼。

“给我点一盏，”她说。杰拉德无能为力地站在一旁。伯金点亮了她举着的灯笼。她的心焦虑着等待看灯笼的风姿。这是一盏樱花草色的灯笼，上面插着高高的花朵，花朵衬着墨绿色的叶子，蝴蝶在清纯的灯光中围着花儿盘旋。

戈珍激动地大叫道：

“太美了，啊，真是太美了！”

她完全陶醉在美丽之中，她激动得无法自己。杰拉德此时倾斜过身子，探进灯光中来，似乎是在看灯笼。他靠近她、挨着她，同她一直观赏着灯笼。她的脸转向他，灯光辉映着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灯光为他们的身影罩上了一层光圈，别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伯金朝远处看看，走过去为厄秀拉点燃第二盏灯笼里的蜡烛。这盏灯笼底部是浅红的，周围画着螃蟹和海草的图案，灯光照耀着螃蟹和海草在透明的海水中缓缓蠕动，似乎要上到熊熊的红色火光中来。

“你这既有了天，又有了海水。”伯金对她说。

“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大地。”她望着他照管灯火的手说。

“我一看这第二盏灯笼就怕得要死，”戈珍声音刺耳地叫，那腔调似乎要把大家都吓跑。

伯金走过去点燃这只灯笼。它周围涂着可爱的深蓝色，底座是红色的，一条白色的大墨鱼正卷着细小的白色浪花。墨鱼正从烛光中神情专注地漠视外面。

“真是太可怕了！”戈珍害怕地大叫起来。她身边的杰拉德忍不住轻声笑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是太可怕了嘛！”她惊叫道。

杰拉德又笑道：

“跟厄秀拉换换，换那只螃蟹的。”

戈珍沉默了一会儿说：

“厄秀拉，你想要这个吓人的东西吗？”

“我觉得这种颜色很好看。”厄秀拉说。

“我也是这么想，”戈珍说，“可是，你喜欢把它挂在你的船上吗？你不会立即毁掉它吧？”

“哦，不，”厄秀拉说，“我不想毁了它。”

“那你拿那只螃蟹的灯笼跟我换一下行吗？你真的不介意吗？”

戈珍说着上前来交换。

“不介意，”厄秀拉说着就让出了自己的灯笼，换回了那只画有墨鱼的灯笼。

但是，对于戈珍和杰拉德的行为大为恼火甚至于她很反感。

“来，”伯金说，“我去把灯笼挂在船上。”

说着他和厄秀拉就向大船走过去。

“卢伯特，你得把我送回去。”杰拉德在黑暗中说。

“你不同戈珍一起划独木舟吗？”伯金说，“那会更有意思。”

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伯金和厄秀拉提着晃来晃去的灯笼站在水边的阴影中。整个世界如同一个幻影一般。

“这样行吗？”戈珍问杰拉德。

“对我来说最合适不过，”杰拉德说，“可是你行吗？你会划吗？我不明白你干什么要拽我？”

“为什么不行呢？”戈珍说，“我能给厄秀拉划船就能给你划船两者是一样的。”

从她的语调中他听得出来她想坐独木舟，并在独木舟里她就可以独自占有他了，人和船都得听她指挥。他莫名其妙地顺从了

戈珍。

她把灯笼递给他，然后把灯笼上的竹杆固定在船尾。他扶她上船，背冲着摇曳的灯笼站着，在四周投下重重的阴影。

“吻我一下再走，好吗？”他温柔的声音来自阴影中。

她对这话着实吃了一惊。

“为什么？”她问。

“你说为什么？”他反问。

她凝视了他好一会儿。接着她倾过身体靠了过去，长久、富有韵味地和他接吻，双唇在他的唇上逗留了好一阵子。在他神魂颠倒、浑身各个骨节都燃着火的时候，她从他手中拿过了灯笼。

他们抬起独木舟把它放到水中，戈珍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好，杰拉德撑船离了岸。

“你划船的话手会痛吧？”她关切地问，“其实我划得也很好。”

“我不会让手疼的，”他压低嗓音柔和地说，这声音使她感到一种无与伦比的美丽。

他离她坐得很近，非常非常近，就坐在船尾，他的腿伸过来，脚却碰到了她的脚。她摇着橹，摇得很慢，悠然自得，她盼望着他对她说几句意味深长的话，可他却一言不发。

“你喜欢这样吗？”她温柔关切地问他。

他微微一笑。

“咱们当中有着一段距离，”他低沉、默默地说，好像话不是从他嘴巴中说出来的，而是从他身上某个部位发出的声音。她似乎被施了什么魔力，感觉到他和她是若即若离地坐在独木舟上。她能够理解他，为此很高兴，神魂颠倒。

“可我离你很近啊。”她愉悦地说。

“但是有距离，有距离啊。”他说。

她心中高兴，沉默了一阵子才回答，声音又细又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是我们是在水上，位置不能随便变动呀。”她的话给了他神奇、微妙的慰藉，显得很怜惜他似的。

湖面上有十来只船在划行，船上玫瑰色和白如月色的灯笼贴近水面闪烁着，灯光倒映在水里，恰似水中燃着一团团火苗儿。远处，那条游船呜呜驶过，叶轮卷着些水花，船过之处，在水上可看见亮起一串彩色灯光。游船上鞭炮不时的放和罗马焰火喷射，天上群星闪耀与灯光交相辉映，照得湖面一片火红、明晃晃的，借着亮光，可看到数只小船缓缓游荡着。然后又是一片黑暗，只有灯笼细微的光线柔和地眨动着眼睛，湖上只留下一片低缓桨声与阵阵的音乐声。

戈珍默默地摇着桨。杰拉德依稀看到前面不远处厄秀拉的绿灯笼和玫瑰红灯笼相挨着摇曳，那彩虹色的尾光转眼即逝，伯金在摇船。他同时也意识到，他自己船上微弱的灯光也会在他身后撒下一点温柔的影子。

戈珍朝四周观望了一下，停下橹。独木舟随着潮水涌来微微起伏。杰拉德的膝盖离她很近。

“这太美了！”她轻柔、感叹着说。

她看看他，他身子正向后面微微闪光的灯笼靠去。尽管它被夜光笼罩着，只能看到他的轮廓，但她仍能看得清这张脸。她心中对他充满了渴望，他那种男子汉般地沉稳、神秘，给他凭添了几分英俊。他身上洋溢着一股子阳刚之气，那刚柔兼备的身躯侧影散发着这种韵味，那完美的身姿令她兴奋、激动、陶醉。她非常满足地欣赏他。但是现在她还不想去抚摸他，还不想了解他那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还想从他的身体中获得进一步的满足。他实在有些难以捉摸，可他又近在咫尺。戈珍的手漠然地搭在桨上，她只想借着灯光静静地看他，他像一个透明的影子，她掌握到他的实际所在。

“是的，”他应付道，“是很美。”

他正全神贯注地倾听附近细小的声音：水花儿从桨上滴落，身后的灯笼相互碰撞着发出声响，还有戈珍的长裙不时地发出的沙沙声，这些声音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里的声音。他的意识停止运作，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神落魄，而且对外界的事物如此全神贯注起来。以前他总能够集中精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失态，可现在他却放松了自己的意志。在不知不觉中与外界溶为一体了。这好像一场深沉的睡眠，是他生命中第一次伟大的睡眠。他从懂事以来又固执又警觉了。可是现在，却能享受这样的休眠、安宁与完美的放松。

“咱们划到码头那吗？”戈珍充满渴望地问他。

“哪儿都行，”他说，“任它漂吧。”

“听你的，要是碰触到什么东西怎么办？”她沉静、不无亲昵地说。

“有灯光照着，没事。”他说。

于是他们就默默地任船儿漂流。他需要绝对的安宁，而她心里却很不安，想找点话题，更想听到某种许诺。

“会有人惦记你吗？”她急切地要同他说会话儿。

“惦记我？”他重复道，“不会的！为什么要惦记我呢？”

“我想或许会有人在找你。”

“找我干什么呢？”说完他又想起对她应该有礼貌，于是又说：“或许，你是不是想回去了吧？”

“不，我并不着急，”她说，“你放心好了。”

“回去晚了，真的没有什么事吗？”

“很好，这样极好。”

他们又沉默了。游船鸣着汽笛，船上有人在唱歌儿。突然一声大叫划破了夜空，接着水面上一片混乱，传来轮机倒转、剧烈搅动湖水的可怕声音。

杰拉德坐起来，戈珍紧张地看着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人落水了，”他气愤、绝望地说。然后他仔细地扫视着夜幕笼罩下的水面问：“你能划过去吗？”

“去哪儿？到码头吗？”戈珍紧张地问。

“是的。”

“如果我划船方向上有偏差你就提醒我。”她仍旧紧张、恐惧地说。

“保持船身平稳。”他说。独木舟径直朝码头方向驶去。

可怕的叫喊声和响声仍旧穿过夜幕从水面上传过来。

“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难道是天注定的吗？”戈珍不无恶意地嘲弄道。可他根本没听见她的话。戈珍回过头看路。半明半暗的水面上流泻着好看的灯光，游船似乎离这里不远了，船上的灯光在水面上晃摇。戈珍用尽力摇着橹。可现在看起来事关重大了，为此她心里很紧张，手也就跟着笨了起来，怎么使劲也划不快。她瞟了他的脸一眼，发现他警觉地凝视着夜色，那样子很独特。她的心一沉，似乎要死了。“其实呀，”她自语道，“不会有人淹死的，当然不会的。那些人在那里瞎叫唤。”可一看到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她更感到恐惧，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他天生就属于死亡与灾难，他又成为以前的那个他了。

这时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尖叫声：

“迪，迪，迪，迪，哦，迪，哦，迪！”

戈珍只觉得自己身上的血都凉了。

“是迪安娜，就是她，”杰拉德嘟囔着，“这个小猴子，她真会耍把戏。”

说着他又瞟了一眼船橹，船行得不太快。戈珍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划船，感到力不从心了。她一直在尽最大努力，远处依然传来叫喊声和回答声。

“在哪儿呢，哪儿呢？在那儿，对，是那儿。哪个？不，不，不。该死的东西，这儿，这儿——”数条小船从四面八方急匆匆

向出事地点划去，但见各色彩灯笼贴近水面摇曳着，留下一串串倒影在涟漪中起伏。游船不知何故又鸣起了汽笛。戈珍的独木舟也加快了速度，灯笼在杰拉德身后晃摇着。

那孩子又高声尖叫起来，这次的叫声中带着哭腔，有点焦躁的感觉。

“迪，哦，迪，哦，迪，迪——”这可怕的叫声穿透黑夜传了过来。

“温妮，你如果能在床上睡觉该多好。”杰拉德自言自语道。

说着他弯下腰解开鞋带，脱掉鞋，接着把软帽从头上摘下甩到船底。

“你的手负着伤，你不能下水。”戈珍恐怖地说，忍不住大喘着气。

“什么？没事儿。”

他解开夹克衫，把它扔到脚下。现在，他光着头，一身白色的衣服。他用手摸摸腰带。他们现在靠近码头了，码头影影绰绰，码头上五光十色的灯，在阴影笼罩下的黑色水面上投下红、绿、黄的色块，既可爱、又丑陋。

“把她找出来！噢，迪，亲爱的！噢，把她找出来，噢，爸爸！爸爸！”孩子发疯般地呻吟着。有人抓着救生圈跳进水中。两条小船划近了，船上的灯照来照去一点都不管用。接着其余的船也围上来了。

“嘿，在那儿——罗克利！嘿，在那儿！”

“克里奇先生！”船长恐怖地叫道，“迪安娜小姐落水了。”

“有人下去救她吗？”杰拉德厉声问。

“年轻的布林德尔医生下去了，先生。”

“在哪儿呢？”

“看不清，先生。大家都在帮助找，可眼下什么目标也看不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似乎有一种不祥的征兆。

“她在哪儿落水的？”

“我觉得是在那儿，”那人不很明确地说，“就是亮着红绿灯的那条船。”

“往那儿划。”杰拉德平静地对戈珍说。

“把她救出来，杰拉德，哦，救出她来，”那孩子焦急地叫着。但他根本没听见她在说什么。

“把船再往后靠靠，”杰拉德站在摇摇晃晃的船上说。“船不会翻的。”

说话同时他已一下子跃入水中。在船里戈珍只感觉船在剧烈地晃动着，翻滚着的水波中荡漾着灯光，她知道那是月光，他死了，他很可能会死了。一阵绝望感袭上心头，令她失去了感觉和意识。她知道如果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世界还照旧，可他却没有了。黑夜似乎很空旷。灯笼晃来晃去，人们在游船上和小船上窃窃私语着。她听见温妮弗莱德在呻吟：“哦，一定要找到她，杰拉德，找到她呀，”似乎还听到有人在安慰她。戈珍划着船在湖上毫无目标东摇西晃，这可怕冷漠、无边无际的湖水让她感到说不出的恐怖。他还会再回来了吗？她恨不能自己也跳进水中去，亲身领略一下水中的恐怖。

忽听有人说“他在那儿”，她不禁一惊。她发现了他像一只水老鼠一样在水中游着，就身不由己地向他那边划过去。尽管一艘大船离他很近，但她仍然向他划过去，她只有一个愿望只要靠近他。她看到他了，此时他又像一头海豹。他像海豹一样抓住了船舷。满脸都是湿漉漉的头发，他的脸看上去很柔和。她已经听到他在大口地喘息。

他爬进船舱。噢，当他往船上爬时，腰部的肌肉在用力，白暂暂地闪着光，真美呀，她看到这腰身的线条着迷地要死。闪光、美好的腰臀，他的肩背浑圆又柔韧，啊，这男人的健壮身躯

对她来说可太刺激了，太美妙了。她知道，她已无法抗拒命运的安排。可怕的，无援无助的命运，多美呀，这么美！

在她看来，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生命的化身。她看到他抹了抹脸上的水，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绷带。她清楚他手上的伤没好，也知道她无法超越他，对她来说他是生命的终极。

“把灯熄了，这样也许看得更清楚些。”他的声音突兀、生硬、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她简直难以相信这有一个男性世界。她斜过身子，把灯熄灭了，没想到这些灯笼还很难熄灭。除了游船两侧的彩色灯影以外，别处的灯火全消失了。蓝灰色的夜渐渐弥漫开来，月上中天，到处都有船影在晃动。

听到着——一阵击水声他又潜入水底中。戈珍心烦意乱地坐着，面对宽广、凝重、死静的水域，她心里着实怕，她跟脚下这缓缓、毫无生气的水在一起，感到很孤独。这不仅仅是孤单的问题，好像是一种可怕的分离、可怕、冷酷的悬念。她高悬在这可恶的现实之上，直到她也沉入底层为止。

然后，她又听到人们在喊，她知道他爬出了水面上上了船。她只能坐在这等着与他取得联系。隔着水面上巨大的空间，她仍然希望她与他有联系。她在这里承受着不能忍受的孤独，什么力量也无法穿透这内心深处的孤独。

“让游船靠港吧。它停在那儿什么作用也起不到。准备好缆绳拉船。”决定性的命令声传来了。

“杰拉德！杰拉德！”温妮弗莱德发疯般地叫着。杰拉德没有回答。游船慢慢笨拙地转了一个圈子然后悄然靠岸，隐入黑暗之中。轮机的旋转声减弱了。戈珍的小船在随之摇晃，她使劲地把橹插入水中以保持船身平衡。

“是戈珍吗？”厄秀拉问。

“厄秀拉！”

姐妹二人的船相会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看见杰拉德了吗？”戈珍问。

“他又跳进水里去了。”厄秀拉抱怨说，“我认为，他的手伤成那样，就不该下水。”

“这次他一上来我就要把他送回家了。”伯金说。

汽船驶过，掀起的浪头使得小船又晃起来。戈珍和厄秀拉一直在搜寻着杰拉德。

“他在那儿呢！”厄秀拉的眼尖，看到了他。杰拉德在水下的时间并不太长。伯金把船向他划过去，戈珍也跟着划船。杰拉德慢慢游过来用受伤的手扒住船舷，手一滑，人又落下水去。

“你还不帮他一把？”厄秀拉厉声叫道。

杰拉德又游了过来，伯金弯下身把他拉上了船。戈珍一直注视着他，看到他往船上爬，可这一次他显得迟缓、沉重，像一头水陆两栖动物那样笨拙地爬了上来。月光朦胧地洒在他白皙湿淋淋的身体上，照耀着他弯曲的背和健壮的腰臀。然而此时这个健壮的身体却是一副倒霉的样儿：他爬上来，缓缓地、笨重地倒了下去。他像一头遭到袭击的动物那样喘着粗气。他瘫坐在船里，纹丝不动，他的头像海豹那样僵硬地挺着，他已经疲惫不堪，令人非常心痛。戈珍不由自主地划船跟在他们那只船后面，一个劲儿打寒颤。伯金一言不发地把船划向码头。

“你往哪儿划？”杰拉德如梦初醒般地突然问。

“回家。”伯金说。

“噢，不！”杰拉德发疯地说，“他们还在水中，我们怎么能回家呢？往回划，我一定要找到他们。”女人们被他的声音吓坏了，那语调多么专横、可怕，几乎是疯狂的喊叫，让你无法反驳。

“不，”伯金说，“你不能去了。”他的话中流露出强迫的意思。杰拉德沉默了，心里在斗争着。似乎他要杀了伯金才算完事。可伯金依旧缓缓地划着船，根本不听他的解释，心里自有自

己的招术。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事？”杰拉德仇视地问。

伯金根本不理他，直朝岸边划去。杰拉德沉默地坐在船上，像一头蠢笨的动物喘着粗气，牙齿打颤，胳膊僵住了，头像海豹的头一样僵直。

他们上了码头。杰拉德浑身水淋淋的，像个裸体人一样沿台阶往上走。他父亲就立在那儿。

“爸爸！”他叫道。

“哦，我的儿。回家去，换换衣服吧。”

“我们救不上来他们了。”他说。

“还有希望，我的儿。”

“我看希望不大，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怎么也找不到他们。湖里还有一股刺骨的寒流。”

“我们马上把水排干，”父亲说，“回家去先休息一下。卢伯特，帮忙好好照顾照顾他。”他又非常麻木地补了一句话。

“爸爸，真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我的错儿。已经无法挽回了，我也尽了最大努力。我本来还可以再潜下水，不过没什么用了。”

他光着脚在木面地板上走了几步，踩到了什么尖东西。

“你没穿鞋呀。”伯金说。

“他的鞋在这儿呢！”戈珍在码头下面说，边说边加快速度划过来。

杰拉德在地板上等着他的鞋。戈珍把鞋递给他，他接过穿上了。

“如果你死去的话，”他说，“死了就算了。干吗又要活过来？水下有藏身的地方，可以容几千人呢。”

“两个人就够了。”她喃喃道。

他穿上另一只鞋。他浑身颤抖着，说话时牙齿都不听便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他说，“也许是吧，可奇怪的是，那儿的世界真是太大了，那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大世界。那儿像地狱一样阴冷，你在那儿孤立无援，好像你的头被人砍掉了一样。”他颤抖得太厉害，几乎说不出话来。“你不知道，我们家有个特点，”他继续说：“一旦出了什么事故就再也无法矫正过来了。我这一生一直注意着这一点——一旦什么事出了差错，你就无法纠正它了。”

他们说着话穿过一条路向家中走去。

“你知道吗，一下了水，那儿是何等阴冷，跟在地面上大不一样，深不见底。你可以想想，咱们怎么没死，是因为有陆地的生活。这就走吗？我送送你，好吗？那，再见，谢谢你，太谢谢你了。”

两个姑娘又等了一会儿想知道是否还有希望。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空中，亮得出奇，水面上聚集着小船，各种各样的声音汇在一起，有人在压低嗓门儿喊话，任何喊话都无济于事。伯金一回来，戈珍就回家了。

伯金奉命打开水闸把湖里的水放干净。威利湖在大路附近设了一个水闸，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水库，在紧急的情况下为远处的矿区供水。“跟我来，”他对厄秀拉说，“等我做完这件事我陪你一起步行回家。”

他来到管水员的屋里，拿到开水闸的钥匙。然后他们穿过路旁的一座小门来到水库的一侧，下面是一个抗洪的石坑，还有一条台阶路直通向水底。石级终端的门就是水闸。

夜色呈现出银灰，若没有一阵阵焦虑的喊声，这夜晚该是十分安宁的。银灰色的月光洒在湖面上，影影绰绰的船只在逆水前进。可厄秀拉的头脑却僵住了，她觉得什么都不那么重要，都不真实。

伯金已把水闸的铁把手安装好了，用力扭起来。齿轮开始慢慢转动了。他扭啊扭，像在劳作的奴隶，白色的身影变得明晰起

来。厄秀拉把头扭向旁边看去。她不忍心看着他沉重地扭动，又弯腰又直腰地像个机器一样扭动铁把手。

更正让她吃惊的是，路那边栽满了树木的洞口哗哗涌出水流来，这哗哗的流水声立即变成怒吼，然后又有大量的水隆隆的水柱降落下来，沉重地砸下来。这巨大的水流声响彻整个黑夜，隆隆轰鸣着，一切都随之沉没、消失了。厄秀拉似乎在为自己的生命挣扎着。她用手掩住耳朵，眼睛却看着高挂中天的一弯月亮。

“咱们可以走了吗？”她冲站在台阶上的伯金喊着，伯金正在那儿查看水位下降的情况。他对此似乎着迷了。他看看厄秀拉点了点头。

一艘艘小船驶近了，许多人们挤到大路上的篱笆前好奇地观望着。伯金和厄秀拉把水库闸门的钥匙还给了管水员，不再观望湖水转身离开了。厄秀拉走得很快，她不想再听那水流落下时发出的可怕轰鸣声。

“你觉得他们死了？”她大声问。

“是的。”他说。

“这真够可怕了吗！”

他并不注意她的话。他们沿着山路向山走去，远离这嘈杂的声音。

“你怕吗？”她问他。

“我并不怕死人，”他说，“既然已经死了就算了。最麻烦的是，他们总让活着人思念他们！”

她思忖着。

“是啊，”她说，“死并没什么，不是吗？”

“是的，”他说，“迪安娜·克里奇是死是活有什么关系？”

“真的吗？”她吃惊地说。

“没关系，她并没有那么举足轻重呢？她最好是死，那才更踏实些。她死去了可能是件好事而在生活中她是个没用的东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这人很可怕。”厄秀拉喃喃言道。

“不！我巴不得迪安娜·克里奇死。她活着是一个错误。遗憾的是那年轻小伙子，可怜的东西，他是不应那么快就死。死挺好，没比死更好的了。”

“可你从来不想死。”她挑衅地说。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他用一种吓人的声调说：

“我希望能结束这一切，死了算。”

“是吗？”她紧张地问。

他们在树下沉默着走了一程，然后他似乎有些胆怯地说：

“有一种属于死的生活，也有一种不属于死的生活。对前一种生活人都厌烦了，我们的生活不希望是这样。只有天知道这种生活是否应该结束了。我需要一种爱，它像睡眠，像再生，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

厄秀拉听着他说话，一边认真听一边试图不跟他的思路走。她似乎刚刚理解一点他话中含义，然后她又放弃了。她想听他的话，可又不想受影响。他想让她屈就于他，这使她很不愿，不愿意接受这种身份。

“为什么爱要像睡眠一样呢？”她沮丧地问。

“我不知道。那样的话它就有点和死亡一样了——我真想去用死来告别这种生活——这比生活更丰富，从而一个人就像一个赤裸的婴儿一样被接生出母腹，故有的保护和原来的躯体都不存在了，他被一层新的空气所包围，他以前从来没有呼吸过这种空气。”

她倾听着，想弄明白他的意思。她知道，他也知道，语言本身并不能准确表达什么意思，语言不过是我们打出的手势，就像用它演哑剧一样。她似乎感觉到自己全身心去领会他的手势，尽管她有心中向前走的欲望但她还是后退了。

“但是，”她严肃地说，“你是否又再重谈你需要的不是爱而

只——某种超越爱的东西。”

他变得很迷惑。说话时有描述不清的时候，可以重新描述清楚。不管你选择了那条路，只要你是往前走，你就得冲破点什么，冲出自己的路来。而理解、讲话就是要冲破牢狱的大墙，就像分娩时的婴儿奋力冲破母腹的膜一样。如今，不打破旧的躯壳、不刻意通过追求知识寻找出路就不是什么新的运动。

“我不需要什么爱情，”他说，“我并不想了解你。我只想超越自身，而你却掉入你的自我，我们的区别就在于此。当你疲惫、可怜不堪时，就不要说话。一个人要学哈姆雷特的样子，那似乎是在说谎。当我能表现出一点健康骄傲和散淡时，那时你再相信我，我不喜欢我严肃的样子。”

“你难道不应该严肃吗？”她问。

他思忖了一会儿才阴郁地说：

“我不知道。”然后他默默前行。看来俩人的话不投机。他感到迷惘。

“你不觉得奇怪吗，”她突如其来地涌上一种对他深深的爱同时把手放到他的胳膊上，“我们怎么总是这样交谈呢！我想我们的确相爱着。”

“是的，”他说，“很爱。”

她兴高采烈地笑了。

“你喜欢用自己理解的方式去爱，是吗？”她打趣说，“你是不会随便接受别人的爱的。”

他的脸上露出温和地笑了，站在路当中转身抱住了她。

“对的。”他声音柔和地说。

说着他脸上带着一种细腻的幸福感、缓缓地、轻柔地吻她的脸和眉毛，这样的脸色和举动让她吃惊不小，一时手足无措了。这些吻是多么温柔和盲目啊，但吻得很实在，美妙极了。然而她却想回避这些吻。这吻很像一些奇怪的蛀虫，非常柔和、安宁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落在她的脸上，她在冥冥中承受着它们。同时她又感到不安，躲开了。

“是不是有什么人过来了？”她说。

他们向黑乎乎的路上扫视过去，然后转身向贝多弗走去。为了证明她不是浅薄、假装正经的女人，她停住脚步抱住他，紧紧地抱住他，满怀激情地在他脸上撒下充满热情的香吻。他顾不得什么另一个自我，只觉得满腔的热血沸腾起来。

“不能这个样，不是这样的。”他喃喃自语着。他紧紧抱住她，激情充溢了他的四肢，他涨红了脸，随之他进入了一种完美的温柔与睡眠的状态。他变成了一团燃烧着的火，对她充满了激情和欲望。可在这烈火的中心，却有一个不屈、愤怒的东西。现在，这些东西已经不知被抛向何方，他只是需要她，这极端的欲望就像死亡一样不可避免、无可置疑。

他满足了但也粉碎了，充实了但也被毁灭了，离开她，向回走去，在黑夜中行进，依然存在于激情之火中。在远方，黑暗中似乎有一丝小小的悲愁之情。其实这有什么了不起呢？除了这痛快淋漓，凯旋般的肉体激情以外——它像生活的新咒语一样在燃烧——别的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呢？“我只不过成为一个会说话的行尸走肉，仅此而已。”他极为蔑视他的另一个自我，可他的另一个自我却远处在游荡着。

他回来时，人们仍在排放湖中的水用网打捞。他站在岸上，听到杰拉德的说话声。水声依然隆隆作响，银色的月光把远方的山峦照耀的神秘莫测。湖水在下降，晚上的空气中散发着湖面的阴冷的气息。

在肖特兰兹，几乎所有的人家的窗户都有灯光的倒影，似乎人没有入睡。码头上站着那位老医生，他儿子为救人失踪了，他沉默无语的伫立等儿子回来。伯金也站在这里注视着，这时杰拉德划着一条船过来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卢伯特？”他说，“我们怎么也捞不上来他们，湖底的坡太陡了，两个斜坡之间全是水，还有许多小水沟，天知道能把他们带到哪儿去，这可跟平底不一样啊。望着湖水往外排，自己的位置都搞不清楚了。”

“那你不要在这坚持了？”伯金说，“去睡觉休息休息会更好些吗？”

“去睡？天啊，你以为我会睡着吗？找不到他们我哪儿也不去。”

“没有你，别人也会帮助找到他们的，你何必还呆在这儿呢？”

杰拉德凝视着他，然后充满感情地拍拍伯金的肩膀说：

“别管我，卢伯特。假如说有人的健康需要照顾，那就是你的，而不是我的。你身体感觉如何？”

“很好，可你，你在折磨你自己的生命，是在浪费你自己。”

杰拉德沉默了一会儿说：

“浪费？我不这样做我又能干什么吗？”

“别做这些图劳的事儿，好吗？你强迫自己干这些可怕的事，会给你自己留下残酷的记忆，走吧。”

“残酷的记忆！”杰拉德重复道。接着他又一次很激动地拍拍伯金的肩膀说，“你说话真太生动了，卢伯特，真是天晓得。”

伯金的心一沉。他不喜欢别人说他说话生动。

“离开这儿，到我那儿去，好吗？”他像帮助一个醉汉一样请求他。

“不，”杰拉德搂着伯金的肩像哄人似地说。“谢谢你，卢伯特。明天我会去的，行吗？你应该明白我，不是吗？我一定把这件事处理完。不过，我明天一定会去的。哦，我最喜欢跟你聊天了，它比我做什么事都更有趣儿。会的，我会去的。现在你对我来说很重要，卢伯特，也许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怎么可能对你来说很重要？”伯金有点气恼地问。他非常敏感地意识到放在他的肩上杰拉德的手，不过他并不想跟他吵，只想帮助他摆脱目前这种痛苦状态。

“我下次会告诉你的。”杰拉德依然哄他道。

“现在就跟我走吧，我要你现在来。”伯金说。

一阵沉寂，紧张但又真实的沉寂。伯金搞不清楚自己的心为何跳得这样沉重。杰拉德的手指紧紧扞入伯金的肩，似乎在表白什么。

“不，我要把这件事处理完，卢伯特。谢谢你，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没什么不舒服，咱们都没什么不舒服。”

“我真希望没有什么，但愿你刚才胡言乱语不是生病了吧。”说完伯金走了。

天将黎明，死者的尸体才找到。迪安娜双臂紧抱着那年轻人的脖子把他憋死了。

“她害死了他。”杰拉德说。

月亮向西边斜落下去，最终沉没了。湖水只剩下四分之一了，湖边裸露出来阴凉的泥岸，散发着腐朽的恶臭味儿。东边的山后微微露出黎明的晨曦。湖水仍旧轰鸣着从水闸中泻落。

清晨，鸟儿发出第一声鸣啭，荒芜湖畔上的山峦笼罩在雾霭中时，一队疲惫散乱的人群开始向肖特兰兹走去。他们用担架抬着死者的尸体，杰拉德走在担架的一旁，两位花白胡子父亲默默地跟在后面。家里的人都坐在屋里等待着。母亲坐在自己屋里，有人已经前去禀报她。那位医生还暗暗地巴望着儿子能回来呢，儿子没等回来，人早就疲惫不堪了。

星期天的早晨，整个矿区变得死一样沉寂。人们似乎觉得这灾难仿佛是发生在自己家中的，说实在的，即使是他们自己的亲人遭了灾难，他们也不会这么惊恐。肖特兰兹发生了这么悲惨的事儿，这矿区里的矿主家也出了可怕的事儿！他家的一位非常任

性的小姐，坚持要上游船的屋顶上跳舞，结果被抛到水中再也没活着上来。而那年轻医生为去救她也一起落水淹死了！星期天的早上，矿工们都议论着这桩惨事，奔走相告着。星期天，人们饭桌上似乎纠缠着一个奇特的幽灵，好像死亡的天使离人们很近了，天空中迷漫着神秘的超自然的感觉。男爷们儿露出惊恐的脸色，女人们看上去很沉郁，不少人在痛哭不止。一开始，孩子们觉得这种惊恐场面极好玩儿，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感，好像人人都被魔鬼控制着。人们都觉得这好玩儿吗？都觉得这种刺激好玩儿吗？

戈珍在家里大胆地设想怎样去安抚杰拉德。她编造着最好听的话想前去安慰他。她对自己感到很是惊恐，但她对此已毫不在乎，心里只想着该怎么在杰拉德面前表现得恰如其分：她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才是唯一最令她害怕的事——她将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

厄秀拉现在对伯金爱得极深，爱得很有激情，然而她又是个对什么都无能为力的人。对于淹死人的事件，街头巷尾的议论她都无动于衷，采取极其冷漠的态度真让人不舒服。她一个人干坐在那里，渴望见到伯金。她盼望着他能来家里，除此之外她什么东西都不想，他也许马上就来了。她耐心地等他，整天都在屋里徘徊，盼望着他来敲门。每隔一分钟她都会机械地朝窗户望去。他或许会出现在那儿的。

第十五章 礼拜之夜

随着时光流逝，厄秀拉变得不那么焦虑了，她内心空虚，感到极端失望。她的激情已像流血一样流掉了。她陷入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无中，对此，她宁可死也不要忍受这种焦虑。

“真希望能有什么事发生，”她怀着结束痛苦的想法自言自语道，“否则我将去死，我的生命快完了。”

她置于一片黑暗之中，她已经心灰意懒，对什么都不在意了，这黑暗濒临着死亡。她意识到自己一生都在向着这个死亡的边界靠近，这里没有彼岸，从这里，你只能像萨福一样跃入未知世界。想到将面临的死亡的感知就像你像打了一针麻醉药一样。冥冥中，不在认真思索什么，她只清楚自己正接近死亡了。她一生中一直在沿着自我完善的路旅行，现在这旅程该完结了。她懂得了她该知道的一切，经过了该经历过的一切，在痛苦中成熟了，完全了，剩下的事就是现在从树上落下来，以使进入死亡的境界。一个人应不停地完善自己到人生的尽头，而且非要冒险到底不可。而这一切完成之后，下一步就是超越生的界线，进入死的领域。人就是这么回事！在领悟了这一切后，人也就平静了。

归根结底，一个人一旦取得到最完美的境界，最幸福的事就是像一颗熟透了的苦果那样落下来，掉入死亡的领域。死是极完美的事，是对完美的最终体验。它是生的发展。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应该懂得这一点。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进一步思考呢？一个人也许永远无法达到这种完美。死是一种了不起的、最终的体验，这就足够了。我们谁也不清楚这种体验之后会是什么呢，因为这种体验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让我们死吧，既然这种了不起的体验就要到来，那么，我们面临的就是一场大转机。如果我们等待；如果我们回避这个问题，我们就只能毫无风度地在死之门

前焦躁地徘徊罢了。可是在我们面前，如同在萨福面前一样，是无限的空间。我们的旅程终点就是通向那儿的。难道我们没有勇气继续走下去吗，难道我们非要大喊“我不敢”吗？我们要继续走下去，走向死亡，死亡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去理会。如果一个人知道下一步的结果是什么，那么他何必要惧怕这倒数第二步呢？再下一步我们可以肯定，它就是死亡。

“我要死，越快越好。”厄秀拉有点神经的自言自语道，那副镇定明白的样子是别人无可比拟的。在暮色的笼罩下，她的心在痛苦地哭泣、感到绝望。不管它吧，一个人必须追求自己百折不挠的精神，不要因为恐惧就回避这个问题。如果说现在人最大的意愿就是走向未知的死亡境地，那么他会因为浅薄的想法而丧失最深刻的真理吗？

“结束吧，”她自言自语道，仿佛下定了决心。这不属于应该结束自己性命的问题——她才不会自杀，那种行为太令人恶心，也太残暴了。只是要弄懂下一步该如何走的问题。而下一步可能导致死的空间。“是吗？或许，那儿——”

她思绪万千，神情恍惚起来，似乎昏昏欲睡地坐在火炉边上。一会儿，这种想法又回到大脑中来。死亡的空间！自己能毫不犹豫的去奉献吗？啊，是呀，它是一种睡眠。她活够了，她一直坚持，抵抗得太久了。现在已经明白的太多，该退却了，她再也不要抵抗了。

一阵紧张的思索后，她垮了，让步了，只觉得一片黑暗。在黑暗中，她清晰地感到自己的肉体在做恐怖的挣扎。那是不能用语言描述的对死亡的愤怒、极端的愤怒和厌恶。

“难道说身体竟然能快速的回应精神吗？”她询问自己。凭借她有限的知识，她知道肉体不过是一种精神的表现，完整的精神改变同样也是肉体的改变，除非我的意志，坚不可摧；除非我远离生活的旋律、把自己的一切都静止、与生活隔绝、从意志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脱离出来。不过，宁肯去死也不这样机械地过重复又重复的生活。去死就是与看不见的东西一并前行；去死也是一种快乐；快乐地服从那比已知更伟大的事物，即把自己投入到美好的未知世界。那是一种快乐。当然机械地活着，与现实生活隔绝，只存在于自己的意志中，把自己当成一个与未知世界隔绝的实体生活才是可耻、可鄙的呢。不充实的呆板的生活是最可鄙的。生活有可能变得可鄙可耻，可死决不会是可耻的。死亡本身就 and 无限的空间一样是无法被玷污的。

明天又是星期一了，是另一个教学周的开始！又一个可耻、空洞无味的教学周，例行公事、呆板的运动又要开始了。难道冒险去死不是很值得称道吗？难道死不是比这种生更可爱、更高尚吗？这种生活只是做着日常的琐事，没有任何内在的涵义，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生活有多么肮脏，尤其是活着对灵魂来说该是多么可怕的耻辱啊！死是多么洁净，多么庄严啊！这种肮脏的例行公事和呆板的虚无的生活给人带来的耻辱已经无法让人忍受了。只有死才可以使人变得完美。她真有些是活够了。哪儿才能寻到生活呢？繁忙的机器上是不会开出花朵来的，对于例行公事来说是没有发生什么发生的天地，对于这种旋转的运动来说更没有什么空间可言的。所有的生活都是一种旋转的机械运动，与现实没有关系。我们不能指望从生活中获得点什么——对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如此。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人应该高兴地仰望死亡那无垠黑夜，就像一个孩子朝教室外面观看一样，看到的是自由。既然现在不是孩子了，就会懂得灵魂是肮脏的自己成了生活大厦中的囚徒，除了死，别无出路。

可这是怎样的欢乐啊！想想，不管人类怎样去做，人类永远无法掌握死亡这王国，无法取消这个王国，这简单的道理多么令人兴奋！类似把大海变成了屠杀人的峡谷和肮脏的商业道路，为此他们像争夺每一寸肮脏城市的土地一样争吵不休。连空气他们

都声明要占有，将空气分离，包装起来为某些人所有，他们经常互相侵犯相互争夺。一切都会失去了，被高墙围住，墙头上还布满了铁丝网，人们必须在这些围着铁丝网的墙中卑微地爬行，在这迷宫似的环境中过活。

人类却经常蔑视那无边无际的黑暗的死亡王国。在尘世中他们有许多事要做，他们是一些五花八门的小神仙。可死亡的王国却让人类遭到报应，在死亡面前，人们都变得庸俗愚蠢。

死是那么美丽、崇高而完美啊，渴望死是多么美好啊。在死亡之国里一个人可以洗涮掉曾沾染上的谎言、耻辱和污垢，死是一场完美的沐浴和清凉剂，使人变得不为人所知、毫无争议、毫不谦卑。归根结底，人只有获得了完美的死的诺言后才变成富有。这是高于一切的欢乐，令人神往，这纯粹超人的死，是另一个自我。

不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它也无法消除死亡，消灭那超越了物质世界的死亡。哦，我们别问它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吧。人类的天性是在于不断地探索，可对于死亡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去探索，去了解，我们没有去死过。死的快乐补偿了无知的痛苦和人类的肮脏。在死亡中我们将不再是人，我们不再了解什么。死亡的许诺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像继承人一样渴望着死的许诺。

厄秀拉坐在客厅里的火炉旁，平静、孤独、失神落魄。孩子们在厨房里玩耍，别人都去教堂了，而她则处在自己的黑暗的靈魂深处。

门铃响了，她吃了一惊，孩子们从过道上疾跑着过来叫道：“厄秀拉，有人找。”

“我知道了，别犯傻。”她说。她感到吃惊，同时又感到害怕。她几乎不敢去门口。

伯金站在门口，雨衣的领子翻到耳际。在她胡思乱想的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候，他来了。她看见他的身后是雨夜。

“啊，是你吗？”她说。

“你在家，我很高兴。”他声音低沉地说着走进屋里。

“他们都上教堂去了。”

他脱下雨衣并把它挂了来。孩子们在角落里偷偷看他。

“去，脱衣服睡觉去，比利，朵拉，”厄秀拉说，“妈妈就要回来了，如果你们不上床她会失望的。”

孩子们立刻像天使不吵不闹地退了下去。伯金和厄秀拉进到客厅里。火势减弱了。他看着她，禁不住为她光彩照人的娇美所惊叹，她的眼睛又大又明亮。他注视着她，心里发出由衷的赞美，她似乎在灯光下变得更加美丽动人了。

“今天一天你都做些什么？”他问她。

“无所事事就这么干坐着。”她说。

他听见她的话，发现她变了。她同他又有了一段距离差异，她自己独自一人显得很有风采。他们两人坐在柔和的灯光里。他感到他不该来这儿他应该离去。可他不能强迫自己一走了之。他感到他来这儿是多余的，她心不在焉，若即若离。

这时屋里两个孩子羞涩地叫起来，那声音很柔、很细微。

“厄秀拉！厄秀拉！”

她站起来打开了门，发现两个孩子身穿睡衣正站在门口，大睁着眼睛，一副天使般的模样。这时他们表现很好，完全像两个听话的孩子。

“你陪我们上床好吗？”比利大声嘟囔道。

“为什么呢？你们俩个今天很乖呀。”她温柔地说，“来，向伯金先生道晚安好吗？”

两个孩子光着脚腼腆地挪进屋里来。比利宽大的脸上带着笑容，可他圆圆的眼睛显出他要做一个好孩子的庄严信念。朵拉的眼睛在刘海后面偷看伯金，像没有灵魂的森林女神那样向后躲闪

着。

“跟我道晚安再去睡觉好吗？”伯金的声音温柔和蔼。朵拉听到他的话立即像风吹下的一片树叶一样走了。可比利却轻手轻脚地走过来，紧闭着的小嘴凑了上来很明显是要人吻。厄秀拉看着这个男人的嘴唇异常温柔地吻了小男孩儿的嘴巴。然后，伯金抬起手抚爱地摸着孩子圆圆的、露着信任表情的小脸儿。谁都没有说话。看上去比利很像个天真无邪的天使；个小待僧。伯金则像个高大庄重的天使那样俯视着孩子。

“你想让人吻吗？”厄秀拉亲切地对女孩儿说。可朵拉像那小小的森林女神一样躲开了，她不让人碰。

“向伯金先生道晚安说再见好吗？去吧，他在等你呢。”厄秀拉说，可那女孩儿只是一个劲儿躲他。

“傻瓜朵拉！傻瓜朵拉！”厄秀拉说。

伯金看得出这孩子有点不信任他，甚至于有种不安的情绪。他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来吧，”厄秀拉说，“趁妈妈还没回来咱们上床去吧。”

“那谁来听我们的祈祷呢？”比利不安地问。

“你希望谁来听？”

“你愿意吗？”

“好，我愿意。”

“厄秀拉？”

“什么，比利？”

“‘谁’这个字怎么念成了 Whom？”

“是的。”

“那，‘Whom’是什么？”

“它是‘谁’这个词的宾格。”

孩子沉默了一会儿，思忖一下后表示信任地说：

“是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伯金坐在火炉边笑了。当厄秀拉走下楼时，他正平稳地坐着，胳膊放在膝盖上。她觉得他好像个纹丝不动的天使，像没有生命的偶像，像某种消亡了的宗教象征。他打量着她时，苍白如同幻影的脸上似乎闪烁着磷光。

“你不舒服吗？”她问，心中有种说不出的不愉快。

“我没想过。”

“难道你不想就不知道吗？”

他看看她，眼睛很大很黑并能迅速发现她有些不快活。他没回答她的问题。

“你身体的健康与否难道要经过考虑才知道吗？”她坚持问。

“并不总是这样。”他冷漠地说。

“可你不觉得这样有点太不负责任吗？”

“负责任？”

“是的。我觉得你對自己生病与否都不清楚，对自己的身体这样漠不关心就是不负责任。”

他的脸色变得很沉郁。

“你说得对。”他说。

“你脸色很不好，你病了为什么不卧床休息？”

“脸色不好得让人厌恶吗？”他嘲弄地说。

“是的，很让人讨厌，很讨人嫌。”

“啊，这可真太不幸了。”

“下雨了，今天晚上的天气很凉。真的，你真不该这样糟践自己的身体——一个人应该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否则将一定会要吃苦头的。”

“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他呆板地重复着。

她不说话，沉默了。

家里的其他人都从教堂做完礼拜回来了，先是姑娘们，而后是母亲和戈珍，最后是父亲和一个男孩儿。

“晚上好啊，”布朗温有点吃惊地说，“是来看我吗？”

“不，”伯金说，“我没有任何事而专门拜访。今天天气不好，我来您不会见怪吧？”

“这天儿是挺让人发闷的，”布朗温太太同情地说。这时楼上传来了孩子们的叫声：“妈妈！妈妈！”她抬起头向远处温和地说：“我这就上去。”然后她对伯金说：“肖特兰兹那儿没什么新鲜事情儿？唉，”她叹口气道，“没有，真可怜，我想是没有。”

“你今儿个去那儿了？”父亲问。

“杰拉德到我那儿去吃茶，吃完茶我陪他走回肖特兰兹。他们家的人都过分哀伤，情绪不健康。”

“我觉得他们家的人都应该控制好自己的感情。”戈珍说。

“也可能是控制过激了。”伯金说。

“我能想像得出来。”戈珍有点报复性地说，“肯定会有那么一两个人这样。”

“他们都认为他们应该表现和平常不太一样才好，”伯金说，“说个悲痛，他们就该像古代人那样板脸来退避三舍。”

“是这样的！”戈珍红着脸叫道，“我认为当着众人表示悲哀有什么还能比这个做法更坏、更可怕、更虚假的了！悲哀是个人的事，应该埋藏在心里，他们这算什么？”

“就是，”伯金说。“看到他们一个个儿假惺惺悲哀的样子我在那儿我都为他们害羞，他们非要做一些同别人不一样的事这很不正常。”

“可是——”布朗温太太对这种批评表示异意说，“谁能忍受得了这么大的痛苦，真是不容易。”

说完她上楼去看孩子。

伯金又坐了几分钟就告辞了。他离开之后，厄秀拉觉得她整个身心都恨透他了，主要是恨他而变得锋芒毕露，紧张起来。她不能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是这种刻骨的仇恨完全攫住了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是种纯粹的仇恨，是一种超越任何思想的仇恨。她已经无法自持了，她不能想清这是怎么回事。她感到自己被控制住了。一连几天，她都被这股仇恨力量控制着，她感到自己被魔法控制着，它似乎要把她抛出尘世，抛入某个可怕的地方，在那儿她以前的自我不再起作用。她感到非常迷惘、惊恐，生活中的她确实死了。

这太不可思议，也太没有理性了。她怎么也搞不清楚她究竟为什么恨他，她的恨说不清道不明。她惊恐地意识到她被这近似疯狂的仇恨所战胜。他变成了敌人，像钻石一样宝贵，像珠宝一样坚硬，是所有可恶事件的精华。

她一想到他的脸，白净而纯洁，他的黑眼睛里透着坚强的意志。想到和他的交往，她摸摸自己的前额，试试自己是否疯了，她怒火中烧，人都变样了。

她的仇恨并非暂时，她并不是因为一些具体存在的事才恨他的；她不希望对他采取什么行动，也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她跟他的关系就这样断了，一切都不能用语言所能说得清，那仇恨太纯洁、像宝玉一样。似乎他是一道敌对之光，这道光芒不仅毁灭她，还全盘地否定了她，取消了她的意识。她认为他是一个极端矛盾着的人，一个宝玉一样的怪人，他的存在宣判了她的死亡。听别人说他又生病时，她的仇恨反而又增添了几分。这仇恨令她惊恐，几乎把她给毁了，但她无法摆脱它，无法摆脱这种没有理智的仇恨攫住自己。

第十六章 男人圈里

他足不出户卧病在床，什么东西都不顺眼。他明白他拥有的生命之舟的空壳快破碎了。虽然他也不知道它有多么坚固，多么的顽强。对此，他现在并不在乎。宁可死上一千次也再不想也不愿过的这样的生活。不过最好还是坚持、坚持、再坚持，直到对生活满意为止。

他多么盼望厄秀拉又回心转意了，他多么希望把自己的生命寄托于她的生命之中。但是，他宁愿死也不接受她奉献出的那种爱。旧的相爱方式似乎是一种可怕的束缚，是一种劳心的苦刑。他一直弄不清自己需要什么，可是一想到按旧的方式过一种可怕的家庭生活，在夫妇关系中获得满足他就感到厌恶，什么爱、婚姻、孩子统统都令人厌恶。他想过一种更为清爽、开放、冷静的生活，然而在现实中却行不通，夫妇间火热的小日子和亲昵是可怕的。那些结了婚的人们关上门来过日子，把自己关在相互间排他的同盟中，尽管他们是相爱的，但这种生活的确让他感到生厌。在整个群体中彼此互不信任的人结成夫妇又关在私人住宅中孤立起来，总是成双成对的，生活的内容没有进一步的改变，没有得到更加信任更加亲密的关系：各式各样的双双对对，尽管结了婚，但他们仍是貌合神离，毫无意义的生活着。当然，他对同居比对婚姻更仇恨，私通不过是另一种结局而已，是对法律婚姻的背叛。而背叛的行动更令人讨厌。

总的来说，他反对性，性的局限太大了。是性把男人变成了一对配偶中的一方，把女人变成另一方。可他却希望自己能够有独立的人格，女人也是她独立的自我。他盼望性能回归到另一种欲望的境界上去，只把它看作是功能的作用，而不是一种肉体的满足。他相信出自于两性之间的结合，可他更希望能得到某种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越两性结合的进一步的精神结合，在那种结合中，男人具有自己的存在，女人也有自己的存在，双方是两个纯粹的存在，每个人都给对方以自由，就像一种磁力的两极那样相互平衡，就像两个天使或两个魔鬼。

他太渴望自由了，不能因强迫而结合在一起，不能被无法满足的欲望所折磨。这些欲望和愿意应该在不受折磨的情况下得到实现，就像守着水库的人却因为口渴而死一样不大可能，希望能在不费力气的情况下得到满足。他盼望同厄秀拉在一起就像自己原来独身一样自由、清楚、淡泊，同时又相互平衡、相互有约。对他来说纠缠不清、混混浊浊的爱是太可怕了。

在他的印象中，女人总是很可怕的，她们总要控制人，那种控制欲、自高自大的优越感很强。她要占有、要控制、要占主导地位，一切权力要归还给女人——一个的伟大母亲，一切却源于她们在存在，最终一切都得归于她们。

女人们常以圣母自居，她们因为给予了所有人以生命，所有的一切就该归她们所有，这种骄傲态度几乎令他发疯。男人是女人的，因为她生育了他。她是悲伤的圣母玛丽亚。伟大的母亲，她生育了他，现在她又要占有他，不仅从肉体到性还要在意念上的她都要占有他，他对伟大的母性怕极了，她实在有些恐怖了。

她们非常骄横，以伟大的母亲自居。这一点他早从赫麦妮那儿就领教过了。赫麦妮显得谦卑、恭顺，可实际上她也效仿悲伤的圣母玛丽亚，她以可恶、阴险的傲慢和女性的霸道要夺回她在痛苦中生下的男人。她用自己的痛苦与谦卑牢牢地把自己的儿子束缚住，使他永远成为她的囚徒。

厄秀拉，厄秀拉也是一样。她在生活中也是令人恐惧的骄傲女王，似乎她是蜂王，别的蜂都得依赖她。从她眼中闪烁的黄色火焰，他就看到她有着难以想象的极高的优越感，也许她自己并没意识到，她在男人面前虽然很容易低头，但这些必须在她非常

自信她像其他女人崇拜自己的孩子、彻底占有并崇拜这个男人时她才这样。

太可怕了，受女人的钳制。一个男人被认为是女人身上落下的碎渣，性更是这道伤口上隐隐作痛的疤。男人怎么能成为女人的附属才能获得真正的地位，获得自己的完整。

究竟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男人和女人看成是一个整体的碎渣呢？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从来就不在一个整体中。更确切的说我们是各自独立的个体由于被混为一体，变成纯粹的人。比如说来，性是在混合体中各自保留着的，尚未与之混合的天性。而激情则进一步把人们从混合体中分离出来，男性的激情属于男人，女性的激情属于女人，直到那一天两个人像天使一样清纯、完整，直到男人和女人在最高的意义上超越混合的性，使两个单独的男女像群星一样形成星座。

在远古时代性制没有诞生，我们是混合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混合体。个体分化的结果是性的极化。女人成为一极，男人成为另一极。但尽管如此，这种分离仍然不彻底的。世界就是这样进化而来的。如今，新的时刻到来了，每个人都在与他人的不同中求得了完美。男人是纯粹的男人，女人是纯粹的女人，他们彻底极化了。再也没有那可怕的混合着自我克制的爱了。只有这纯粹的双极化，每个人都不受另一个人的误导。对每个人来说，个性是首要的，性是次要的，但两者又是完全相互制约着的。每个人都有其独立的存在，又按自身的规律行事。男人有自己彻底的自由，女人也一样。每个人都承认两极化的性循环路线，承认对方不同于自己的天性。

伯金生病时对人与性做了深刻的反思。他很喜欢卧床不起的地步，那样他反倒容易尽快康复，而且对他来说思想变得更清纯了、更肯定了。

伯金卧病不起时，杰拉德前来看望他，这两个男人彼此都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深深的担忧。杰拉德的目光是机敏的，但显得躁动不安，显得紧张、焦虑，似乎激动地等待做什么事一样。他按照习俗身着丧服，看上去很庄严、漂亮潇洒又合乎时宜。他头发的颜色很淡，几乎淡到发白的程度，像一道道闪电一样闪烁着。他的脸色很好，表情很机智，他浑身都洋溢着北方人的活力。

尽管杰拉德还不那么信任伯金，但他的确很喜欢他。伯金这人太虚无缥缈了——聪明、异想天开、神奇然而不够现实。杰拉德认为自己的理解力比伯金更准确、更保险。伯金是个令人愉快、一个很奇妙的人，但不能算是举足轻重的朋友，还不能算得上是人上之人。

“你怎么又卧床不起了？”杰拉德握住伯金的手和关切地问。他们之间总是由杰拉德扮演保护人的角色，以自己的健壮的身体向伯金奉献出温暖的庇护所。

“可能是我做错了事，上帝在惩罚我。”伯金自嘲地淡然一笑道。

“犯罪受罚？对，有可能是这样。你以后得尽量少犯点罪，这样就健康多了。”

“你最好经常来开导我。”他调侃道。

“你近来都在干什么？”伯金问。

“我吗？”杰拉德看看伯金，发现他态度很认真的样子，于是自己的目光也热情起来。

“现在我不知道跟从前有何不同，更不能说清为什么要有所不同，真是没有什么好变的。”

“我想，你的事业是愈办愈有成效了，可你忽视了精神上的要求。”

“是这样的，”杰拉德说，“至少对于我的事业来说是这样。我敢说，关于精神我不知从何而谈。”

“没错儿。”

“你也并不想听到我谈什么吧！我能谈出什么来呢？”杰拉德笑道。

“当然不。除了你的事业，别的事儿怎么样？”

“别的？别的什么事？我说不上，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不，你知道，”伯金说，“日子过得得开心不开心？戈珍·布朗温怎么样？”

“她怎么样？”杰拉德脸上出现大惑不解的神情。“哦，”他接着说，“我不知道。我唯一能够告诉你的是，上次见到她时她给了我一记耳光。”

“一记耳光！为什么？”

“我也说不清。”

“真的！什么时候？”

“那天晚上就是水上聚会——迪安娜淹死的那天。戈珍往山上赶牛，我去追她，记起来了么？”

“对，想起来了。可她为什么要打你耳光呢？你大概不喜欢让人打吧？”

“我？不，我说不清。我只不过对她说了一句追赶那些高原公牛是非常危险的事儿，本来就是这样的嘛。她变了脸，说：‘我觉得你以为我怕你，怕你的牛，是吗？’我接着又问了一句‘为什么？’她就照我脸上打了一巴掌。”

伯金笑了，似乎感到满足。杰拉德不知这有什么可笑的，然后也笑了，说：

“当时我可没笑，真的。我这辈子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刺激。”

“当时你发火了吗？”

“发火？我是发火了。我简直差点杀了她。”

“哼！”伯金说，“可怜的戈珍，她这样失态肯定会后悔不堪的！”他十分高兴。

“后悔不堪？”杰拉德饶有兴趣地询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两个人都诡秘地笑了。

“会的，一旦她意识到自己是那么自负，她一定很痛苦的。”

“她自负吗？可她凭什么要这样呢？我认为不合乎情理也不必要。”

“我肯定这是她一时冲动。”

“是啊，我并没伤害她呀。可你如何解释这种一时的冲动呢？”

伯金摇摇头。

“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她突然变成了一个悍妇。”

“哦，”杰拉德说，“我宁可说是奥利诺。”

两个人都为这个不高明的比喻很感到很好笑。杰拉德正在回忆戈珍说的那句话，她说她也可以最后打他一拳。然而他并没有对伯金继续讲这事。

“她这样对待你，你是否非常生气？”伯金问。

“不生气，我才不在乎呢。”他沉默了一会又笑道，“不，我倒想看看今后会发生什么事，就这些。从那以后她似乎感到点儿负疚。”

“是吗？从那晚以后可你们没再见过面吗？”

杰拉德的脸阴沉了下来。

“是的，”他说，“我们曾——你可以想象得出自从出了事以后我家的境况。”

“我很能理解，慢慢平静下来了吧？”

“我不清楚，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可我感到母亲对此并不忧心忡忡，我真的不相信这件事会对她有什么影响。可笑的是，她曾是个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的母亲，那时什么事都不能引起她的注意，她心中什么都没有，只有孩子。现在可好，她对孩子们已变成漠不关心的了似乎他们都是些仆人。”

“是吗？对此你一定有很多的看法吧？”

“这是个打击。可我对此没有更多的痛苦，真的。我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感觉。我们反正都得走向死亡，死跟不死之间并没有多大区别。我这样一想就不怎么悲哀，这你知道的。只是这些想法让我感到寒战，我对此说不太清。”

“你怎么会认为你死不死都无所谓呢？”伯金问。

杰拉德用一双蓝色的眼睛看着伯金，那蓝蓝的眼睛好像闪着蓝光的武士。他感到很尴尬，但又觉得无所谓。其实他很怕，非常怕。

“嗨，”他说，“我才不想死呢，我为什么会死呢？不过我很坦荡。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并不紧要，压根儿吸引不了我的注意，这你知道的。”

“我对此有时有些害怕。”伯金说，“似乎也不那么怕什么死与不死，真奇怪，它并非与我无关，它只像一个普通的明天一样。”

杰拉德凝视着伯金，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双方都心照不宣。

杰拉德眯起眼睛漠然、肆无忌惮地看着伯金，然后目光停留在空中的某一点上，目光很锐利，但他什么也没看。

“如果说死亡不过是人生的终点，”他声音显得很古怪、难解、冷漠，“那是什么不只需要关心的呢？”听他的话音，他似乎暴露了自己的想法。

“是什么？”伯金重复道。接下来的沉默真具讽刺意味。

“内在的东西不存在以后，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要走，然后我们的肉体才会消失。”伯金说。

“是有一段很长的路，”杰拉德说，“可那是一段怎样的路呢？”他似乎要迫使另一个人说出什么来，他总以为比别人懂得多。

“就是堕落的下滑路——神秘的宇宙堕落之路。纯粹的堕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之路是很长的，路上有许多阶段。我们内在的东西死后还可以活很久，只是不断地在退化。”

杰拉德脸上挂着微笑听伯金说话，那情态表明他比伯金懂得多，似乎他的知识更直接、更有亲身体验，而伯金的知识不过是经过观察得出的结论，尽管接近要害，但并没有击中要害。然而他不想过多地暴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果伯金想更深刻地了解她的态度就随他去，他杰拉德是不会帮助他去认识的。杰拉德要最终爆个冷门。

“当然了，”他又若有所思地讲述着家里的其他事儿。“我父亲对此感触最深，我想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我认为他的世界已经崩溃了。他现在最最关心的是温妮——他说什么也要拯救她。他说她必须进学校学习不可，可她不听话，这样他就无能为力，当然，她太古怪了点儿。我们家中的人对生活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们却毫无办法，而我们彼此又无法生活得和谐起来。很奇怪，这是一个家族的衰败。”

“那就不要把她送到学校嘛。”伯金说，此时他有了新主意。

“不让她去？为什么？”

“她是个奇怪的孩子，她有她的独特之处，比你更特殊些。我认为，特殊的孩子就不应该往学校里送。往学校送的都是些稍逊色的普通孩子，我就是这么看的。”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她应该走出家门跟其他孩子在一起会使她变得更正常些。”

“但她绝对不会和其他孩子打成一片，你看着吧。你不也是从没有真正与人为伍，对吗？而她则连装装样儿都不会，更何况与人为伍。她高傲、孤独，天生来不合群儿。既然她爱独往独来，你干吗要让她合群儿呢？”

“我并不想迫使她去做某些事。不过我认为到学校去会对她有好处。”

“你上过学校给你什么好处了吗？”

杰拉德听到这话，眼睛眯了起来，样子很痛苦。上学对他来说的确曾是一个大折磨。可他从未想过：一个人是否应该从头至尾忍受这种折磨。他似乎相信用驯服和折磨的手段可以达到教育的目的。

“我曾恨过学校，可现在我却能体会到学校教育的必要性，”他说，“学校教育让我同别人处得和谐了点——的确，如果你在社会上跟别人处不好你就无法生活。”

“那，”伯金说，“我可以说，如果你不跟别人彻底摆脱某种关系你就无法生活。如果你想冲破这种关系，你就别硬走进那个圈子。温妮有一种特殊的天性，对这些有特殊天性的人，你应该给她一个极其特殊的世界。”

“是啊，可你认为的那个特殊世界在哪儿呢？”

“创造一个嘛。不是削足适履而是让世界适应你。事实上，两个特殊人物就构成一个世界。你和我，我们构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你并不想和你妹夫们构成什么样的世界，这正是你的特殊价值所在。你想变得循规蹈矩，变得平平常常吗？这是撒谎。你其实要自由，要出人头地，在一个自由的、不凡的世界里出人头地。”

杰拉德微妙地看着伯金。可他永远不想打开自己的心胸谈他的感受。在某一方面他比伯金懂得多，就是为了这一点，他才时常给伯金以柔情似水的爱，似乎伯金年少、幼稚、还像个孩子，聪明得惊人但又天真得无可救药。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个畸型人那你可就太庸俗了。”伯金一针见血地说。

“畸型人！”杰拉德吃惊地叫道。随之他的脸色变得清纯起来，就像一朵花蕾绽开一般。“不，我可从来没有把你当成畸型人。”他看着伯金，那目光使伯金非常费解。“我觉得，”杰拉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接着说，“你总让人捉摸不透，这一点也许你自己都不肯相信。反正我从来就摸不准你的想法。你一转身就可以改变思想，似乎你没有头脑似的。”

他一双犀利的目光直视伯金。伯金很是惊讶。他觉得他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有头脑，现在都目瞪口呆了。杰拉德仔细观察着伯金的眼睛，觉得它是那么迷人，这年轻、率直的目光让他被久久地吸引着，他不禁为自己以前不信任伯金感到深深地懊悔。他心里非常清楚伯金可以不要他来做朋友，他会忘记他，没有任何痛苦地忘记他，杰拉德意识到这一点，但又难以置信：这年轻人为什么具有像动物那样独立的本性？这种做法虽然有点虚伪，像谎言，但却常常有这回事，伯金谈起什么来都那么深奥、那么煞有介事。

而此时伯金头脑里正琢磨着另一回事儿。他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两个男人之间永恒的爱及其相互联系问题。这无疑已是个必要的问题——他一生中心里都有这个问题——纯粹、完全地爱一个男人。其实他一直是爱杰拉德的，然而他却从来不愿承认它。

他躺在床上思忖着，杰拉德坐在旁边沉思着。两个人都有各自心事在想。

“你知道吗，古时候德国的武士习惯宣誓结成友谊兄弟的。”他对杰拉德说，眼里闪动着幸福的光芒，这眼神从来没有在他眼睛里流露过。

“在胳膊上割一个小口子，伤口与伤口磨擦，相互交流血液？”杰拉德问。

“是的，还要宣誓相互忠诚，两个人变得亲如兄弟。咱们也该这么做。不过不用割伤口，这种做法太陈旧了。我们应该宣誓相爱，你和我永不违约。”

他眼睛盯着杰拉德，目光清澈，透着幸福之光。杰拉德俯视

着他，深深被他的激情所吸引，他甚至不相信，有些想摆脱伯金的吸引力。

“咱们哪天也宣个誓吧，好吗？”伯金请求道，“咱们宣誓互相热爱，相互帮助，相互忠诚——彻底地、完全相互奉献、永不再索回。”

伯金绞尽脑汁地试图表达自己的那份快乐，可杰拉德并没有认真地去听，去体会。他脸上挂着一种快意。他很得意，然而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掩饰住自己的真实想法。

“哪天咱们再宣誓好吗？”伯金向杰拉德伸出手说。

杰拉德触摸了一下伸过来的那只有生命的、热情的手，似乎有些紧张地又缩了回去。

“等我认真思考和更加清醒的理解后，再宣誓不好吗？”他寻着借口说。

伯金看着他，心里感觉到极大的失望，或许此时他开始蔑视杰拉德了。

“可以，”他说，“以后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的想法。你应该清楚吧？这绝对不是什么感情冲动的胡说。而是乞盼超越人性的联合，然而它也是属于自己的选择。”

他们都沉默了。伯金一直查看杰拉德的表情。现在他所看到的似乎不是肉体的、有生命的杰拉德，那个杰拉德他早就司空见惯了，而他很喜欢的那个杰拉德，是作为人的杰拉德，整个儿的人，似乎杰拉德的命运已经被宣判了，他受着命运之约。在激情地接触之后杰拉德身上的这种宿命论总会压倒伯金，让伯金感到厌倦从而有些蔑视他。似乎命中注定杰拉德只有一种生存的形式，一种知识，一种行动，他是个只有一知半解的人，可他自己却觉得自己很完美。杰拉德存在的某种局限性也很让伯金反感，杰拉德抱残守缺，永远也不会真正快乐地飞离自我。他有点像偏执狂，自身存在着一种障碍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时间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伯金语调轻松起来，语气也不那么急切地说：

“你干脆找一个好的家庭教师教温妮弗莱德吗？找一个超凡的人物作她的老师。赫麦妮·罗迪斯曾经想请戈珍来教她画画和雕刻泥塑。温妮在泥塑方面聪明得惊人，这是你知道的。赫麦妮一直夸她是个艺术家。”杰拉德语调像以前一样快活，似乎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可伯金的态度却处处让人想起刚才的事。

“是吗！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哦，那好，如果戈珍愿意教她，那可太好了，再没比这更好的了，如果温妮成为艺术家那真是太好的。戈珍就是个艺术家。每个真正的艺术家都能拯救别人。”

“一般来说，她们也许处不好。”

“或许是吧。可是，艺术家和艺术家之间应该创造一个适合于生活的世界。非常感谢你能为温妮弗莱德安排一个这样的世界，真是太好了。”

“你认为戈珍会来教她吗？”

“我不知道。戈珍做事很有自己的见解。价码低了她是不会干的。就是干了，很快也会辞掉不干的。所以我不知道她是否会屈尊来这儿执教，特别是给贝多弗当私人教师。然而我们只有这样的选择。温妮弗莱德禀性跟别人不同。如果你能让她变得自信，那里的生活再好不过了。因为她永远不会习惯普通人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你恐怕都难以适应，而她比你更有甚之，不知难多少倍。可以想像假如她不能善于表现自己，寻找不到自我完善的途径她的生活将会怎样。你应该明白，命运会把她单纯的生活引向何方。你非常清楚婚姻有多少可信的程度——看看你自己的母亲就知道了。”

“你认为我母亲不幸福吗？”

“不！我觉得她盼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或是需要与普通生活不同的东西。当这些东西她得不到时，她就变得不正常了，

大概是这个原因吧。”

“可她养了一群不肖的儿女。”杰拉德阴郁地说。

“其实大家都一样，都是不肖的儿女。”伯金说，“即使是最正常的人也会有最见不得人的自我，个个儿如此。”

“有时我觉得活着就是一种诅咒。”杰拉德突然用一种苍白愤怒的口吻说。

“对，”伯金说，“何尝不是这样！活着是一种诅咒，然而我们却无能为力，只能是一种诅咒，常常这种诅咒有时会有滋有味儿的，真是这样。”

“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有滋味儿。”杰拉德看看伯金，那表情显得他内心很痛苦。

他们沉默着，各想各的心事。

“我不明白戈珍对在中学教书和在我家教温妮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杰拉德说。

“它们的最大不同就是公与私。今日时尚的上等事是公事，大家都愿意为公共事业效力，可是要做一个私人教师嘛——”

“我不会愿意干的——”

“对呀！戈珍有可能从这个角度想。”

杰拉德思忖了片刻说：

“不管怎么说，我父亲是不会像对待私人教师那样对待她的。父亲会感到惊奇，并会对她感恩戴德的。”

“他应该这样。你们都应该想得周到些。千万不要以为花钱就可以雇佣戈珍·布朗温这样的女人吗？她同你们是平等的，甚至于比你们还优越。”

“是吗？”

“是的，如果你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我希望你不要去追求她。”

“无论如何，”杰拉德说，“如果她跟我平等，我可不希望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教师，一般来说，教师是不会与我平等的。”

“我有时也有同样的看法，去他们的吧。可是，难道因为我教其他人我就是教师，我布道我就是牧师吗？”

杰拉德笑了，在这方面他总感到不自在。他实际上并不需要社会地位的优越，他也从来不以自己内在的东西及个性优越自居，因为他从不把自己的价值尺度建立在纯粹的存在上。为此，他总对社会地位的区分执有怀疑的态度。现在伯金要他承认人与人之间内在的不同，但他并不那样认为，这样做是与他的名誉和原则相悖的。他站起身来要走。

“我都快把我需要做的事给忘了。”他笑道。

“我早该提醒你的。”伯金笑着调侃道。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杰拉德不自在地笑道。

“是吗？”

“是的，卢伯特。我们可不能像你那样活着，否则我们可都会陷入困境了。当我掌握了这个世界时，我也会蔑视一切商业。”

“我希望你现在还不至于陷在困境中。”伯金嘲弄地说。

“当然，并不是想象的那样。至少我们现在还有足够的吃喝——”

“并对此很满意。”伯金补了一句。

杰拉德走近床边俯视着伯金。伯金仰面躺着，细长的脖颈全都暴露，零乱的头发搭在眉毛上，眉毛下有一双透着沉静目光的眼睛，脸上挂着嘲弄的表情。杰拉德尽管四肢健壮，浑身充满了活力，却被眼前这位朋友迷惑住了，深深被他吸引，又不想走了。他都几乎没有力气迈开步伐。

“就这样吧，”伯金说，“再见。”说着他从被子下面伸出手，微笑着。

“再见，”杰拉德紧紧握着朋友的手说，“我会再来，我会想念你的，我就在磨房那儿等你。”

“过几天我就去那儿。”伯金说。

两个人的目光又相遇了。杰拉德的目光原来充满鹰一般锐利，可现在却变得极其温暖，充满了爱——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伯金同样以茫然的目光看着他，可是那目光中的温暖似乎令杰拉德昏然睡去。

“再见吧。我多希望能帮助你做点什么？”

“不用了，谢谢。”

伯金目送着黑衣人走出门去，直到那高傲的头颅在视线中消失了以后，他就翻身睡去了。

第十七章 工业大亨

住在贝多弗的厄秀拉和戈珍这一段时间很空闲。在厄秀拉心目中，一时间伯金不存在了，他的存在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对她来说变得无足轻重。厄秀拉又兴高采烈地按原样儿生活起来，跟他断了任何关系。

有一段时间戈珍几乎每时每刻都惦念着杰拉德·克里奇，甚至感觉到自己就是他的人了，而现在她却拿杰拉德根本不当一回事了。她心里正盘算着出去走走，试图去过一种新型的生活。她心里一直在暗暗地警告自己不能同杰拉德建立归属的关系。她感到最好的选择是同他保持一种一般朋友的关系，这样做更明智。

她计划去圣·彼特斯堡的一位朋友那儿，那有朋友和她一样都是个雕塑家，正和一位宝石商，一个俄国阔佬儿住在一起。那位俄国人放荡的情感生活对戈珍很有吸引力。她不想去巴黎了，巴黎太枯燥，太令人生厌。她倒愿意去罗马、慕尼黑、维也纳、圣·彼特斯堡或莫斯科，圣·彼特斯堡和慕尼黑那儿她都有朋友，于是她给两地的朋友写了封信询问能否找到住处。

她手里有一笔钱，她回家里来的目的之一就是攒钱。现在她已经卖出了几件作品，在各种展览中她的作品都受到了好评。她知道如果去伦敦，她的作品会价格更高。可是她对伦敦太清楚了，她想去别处。她有七十镑，任何人都不知道她的打算。朋友的消息一到，她就可以动身走了。别看她表面上温和文静，其实她的性格是躁动型的。

这一天姐妹俩到威利·格林的一个农家去买蜂蜜。女主人柯克太太身躯肥胖，脸色苍白，鼻子很尖，人很滑头，满口的甜言蜜语，可怎么也掩盖不住她猫一样狡猾的内心。她招呼姑娘们进了她那间非常干净舒适的厨房里。屋里面的每个角落都收拾的很

干净、惬意。

“布朗温小姐，”她有点讨好地说，“回到老家住，还喜欢这儿吧？”

戈珍一听到她的问话就马上大为光火起来。

“我无所谓。”她生硬地回答。

“是吗？嗨，我以为你会拿这和伦敦做比较，伦敦也许会更好些。你应该属于在大地方儿生活的人。我们嘛，不得不将就着在威利·格林和贝多弗过日子。你对我们这儿的中学校还喜欢吧，人们都时不常的提起它。”

“我喜欢它？”戈珍扫了她一眼道，“你的意思是问我对它的感觉吗？”

“对的，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确实觉得这是一所挺不错的学校。”

戈珍感到很厌恶，态度相当冷淡。她知道这儿的庸人们都讨厌这所学校。

“你真这样想啊！我听到不少人在议论学校，说什么的都有，能知道老师的看法太好了。不过，但每个人的看法不同，那意见也不一样吧？克里奇先生非常赞成学校。哦，可怜的人啊，我真怕他不久去世了，因为他身体太不好了。”

“他的病又厉害了？”厄秀拉问。

“是啊，自从迪安娜小姐走了以后他的病就重了，瘦得不成样子。可怜的人，他的烦恼真是太多了。”

“是吗？”戈珍有点嘲弄地说。

“他的烦恼一个接着一个的。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和蔼的人呢。可是他的孩子们没有一个能像他那样。”

“我认为，他们都像他们的母亲。”厄秀拉说。

“好多方面都像，”克太太压低嗓门儿说，“她是一个傲慢不讲理的女人哩，我敢说，一点不错！她总是觉得自己地位高，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跟她说上句话可不容易。”说着这女人做个鬼脸。

“她刚结婚时你就认识她吗？”

“认识。我给她家当保姆，看大了她的三个孩子呢。那几个调皮的可怕东西，小魔鬼，杰拉德更是个从没见过的魔王，他刚刚满六个月就开始淘气。”那女人的话音里透着一种恶气。

“是吗？”戈珍说。

“他是个任性、霸道的孩子，刚六个月就会指使保姆围着他团团转。稍不合适就又踢又叫，像个魔鬼一样折腾。他还是个吃奶的孩子时，我不知打他的屁股多少回了。要是再多打几次，也许他就变好了。可他母亲就是不让任何人管她的孩子，你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我仍然记得她跟克里奇先生吵闹的样子呢。他实在被气坏了，实在无法忍受了，就关起门来用鞭子抽他们。可是太太却像一只母老虎一样在门外来来回回地转圈儿，一脸杀气腾腾的样子。门一开她就举着双手冲进去向先生大叫‘你这个胆小鬼，你怎么会这样对待我的孩子？’那样子真跟疯了一样。我敢说先生怕太太，他气疯了也不敢动她一手指头。想想仆人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吧。一旦孩子们当中有人受惩罚我们也会被牵连上。”

“真的！”戈珍说。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阻止他们把桌子上的茶壶打碎，如果你阻止他们不让用绳子拴着猫的脖子拉着乱转，如果他们要什么你不给什么，他们就大哭大闹一场，然后他们的母亲就会进来问：‘他怎么了？你怎么他了？宝贝儿，怎么了？’问完了她会恶狠狠地大骂你，恨不得把你踩在脚下，不过她倒是从来没把我踩在脚下。我是唯一能对付她的人。她自己根本不会管孩子，她不想去费那份神。可这些孩子太任性，不让任何人说他们的不是，小霸王杰拉德可真不得了，他一岁半时我离开了他家，我实在受不了。他小时候我拧过他的小屁股，我拧了，管不住他我就拧他，我一点也不惭愧——”

听到这儿戈珍愤愤然走了，“我拧了他的小屁股”这句话把她气坏了。她真有点不能忍受她的话，恨不得把这女人赶出去绑起来。可这句话却在她的脑子里永远生了根，再也抹不去了。她觉得哪一天要把这话告诉他，看他如何受得了。可一想到这一点，她又恨起自己来。

但是，在肖特兰兹，那场持久的努力就要结束了。父亲病的很重，生命就要完结。间歇性的疼痛让他失去了活力，人已经神志不太清醒了。沉寂渐渐笼罩了他的头脑，他对周围的事儿愈来愈无法关注了，病痛似乎吞噬掉他的全身，他知道疼痛这种东西存在何处，它不时地光顾着他的身体。这疼痛像自己体内奔涌着的什么东西。可他没有力量或意志去跟它斗争，更无法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东西。它隐藏在黑暗中，当巨痛时时撕裂他，以后又陷入平静之中。每当它来撕扯自己，他就蜷缩起来忍着，一但它离去，他却不想知道它是何物。既然它是在黑暗中，那就不要去理它好了。所以他从不承认有什么疼痛，只有他独处一隅时，当他全部的神经越来越恐怖时他才认可。在其他时候，他不过认为刚才疼了一下，过去了，没什么。有时这疼痛甚至更令他激动。

可病痛渐渐吞噬了他。渐渐地，他的力量都耗尽了，他被吹进了黑暗中，他的生命被夺走了。他行进在一片黑暗之中，他生命的处于薄暮时节，他能看清的东西太少了。他的事业、他的工作都彻底地离他而去了。他对社会的兴趣业已消失，似乎他从来就没有干过一样。甚至这个家对他来说也陌生了，他只隐约地记起某某某是他的子女。这些对他只是个历史事实，毫无重要意义了。要想弄清他们跟他的关系那非得花一番力气不可。甚至他的妻子对他来说也跟没有存在一样。她确实像他体内的黑暗和病痛一样。出于某种奇特的联想，他这样认为他身上隐藏的病痛黑暗与他妻子身上隐藏的黑暗都是一样的。他全部的思维和悟性都已经模糊了，现在他的妻子和那煎熬人的病痛变成了同盟变成一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黑暗的力量来对付他，而他以前没有正视过这股力量，也没有把这股力量驱赶走。他只知道内心深处有一个黑暗的地方，那里占据着什么东西，不时地出来撕扯他。可他甚至于不敢穿破黑暗把这野兽赶出来，他反而任其发生视而不见地让它存在着。只是，他模模糊糊地感到，恐怖来自他的妻子，她会毁灭他，那病痛也是一股黑暗的毁灭力量。

他很少见到他的妻子。她呆在自己的那间屋里，只是偶尔来到他的房间，伸长脖子压低嗓门询问他的病情如何。而他则三十年如一日地回答说：“哦，我没有感觉到情况有什么不好，亲爱的。”可他很怕她，表面上很平静，其实他怕她怕得要死。

他一直信奉自己的处世哲学，他从没有在精神上垮下来。他就是现在死，他的精神也不会垮，他明白自己对她的感情。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他常常说：“可怜的克里斯蒂娜，她的个性和脾气是太倔犟了。”他的看法这辈子始终没有改变，他用怜悯代替了仇恨，怜悯成了他的保护伞，成了他的常胜武器。理智上尽管她的性子也太暴烈了，但他却在心中依然为她感到可怜。

可惜的是，如今他的怜悯、他的生命都渐渐耗尽了，他的心中不时感到可惜和恐怖他就是死了，他的怜悯心也不会破灭，也不会像一只贝壳那样被碾碎。这是他最终的想法。别人仍会活下去，也会体验到死人的滋味，体验那种绝望感。可他决不这样，他决不让死亡得胜。

他一直信奉自己的处世哲学，乐于好施，爱邻如宾，甚至爱邻胜过爱自己。人民的利益总挂在他心上，为此他能忍受一切。他是个大矿主，雇佣了许多劳动力。他始终牢牢记住基督的话，让自己同他的工人们同心同德。不仅如此，他有时甚至产生自己倒不如这些工人的想法，似乎他们通过穷困和劳动比他更接近上帝。他坚信，是他的工人——这些矿工的手中紧握着拯救人类的办法。为了接近上帝，他必须先接近他的矿工们，他的生命必须

靠近他们。他的潜意识之中，这些人成为他的偶像，甚至成为他的上帝。他非常崇拜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最崇高的品质和伟大的、富有同情心的意志。

他的妻子却像地狱里的魔鬼一样一直同他作对。奇怪的是，她像一只吞食的苍鹰，既有迷人的外表又有凶猛的态度，同他的慈善博爱行为作斗争。后来她又像笼子里的鹰一样沉默起来。因为周围的一切都联合起来组成了她难以冲破的牢笼，他的力量那时显得过于强大，使她成了囚犯。正因为她是他的阶下囚，他才爱她爱得发疯。他一直爱她，爱得很深。在牢笼里，她倒是自由自在。

可是她却要发疯了，变得脾气暴躁、自高自大，最不能忍受丈夫对任何人都能表现出来的那种温和、诚恳的谦卑相儿。他几乎天天上穷人的当。他明明知道他们是来揩他的油水的，是来向他诉苦的，这种人真是最可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还算清高，并不向他乞讨什么，从来不来敲他的门，这倒是他的一大幸事。可是，在贝多弗，跟别处一样，总有些寄生虫似的可恶的人来诉苦，要求施舍，像虱子一样寄生在有生命的躯体上。有一次看到两个面色苍白的妇女迎面而来，看到他们身穿丑陋的黑衣服，故作悲哀地上门来讨乞，克里斯蒂娜·克里奇心里就起火。她真想放狗咬她们，“嘿，瑞普！嘿，琳！格兵！小伙子们，上，咬跑她们！”可是男管家克罗瑟和其余的仆人都站在克里奇先生一边。但是，只要丈夫不在，她就会像条母狼一样对待乞讨的人们。“你们这些人需要什么？这儿没你们需要的东西。你们到这儿来没用。辛顿，赶走他们，别让他们在这呆着。”

仆人们不得不服从她。于是她睁着鹰一样的眼睛看着男仆笨拙地把那些乞讨的人赶走，那些人则像一些肮脏的家禽一样在他面前奔跑。

可是慢慢地这些寄生虫从门房那儿打听出来了克里奇先生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门的时间，于是他们就选好先生在家的时候来访。头一年中，克罗瑟常常轻轻地敲着门道：“先生，有人拜见您。”

“叫什么？”

“格罗科克，先生。”

“他们想干什么？”问话的声音中透着不耐烦的情绪，却带有几分自鸣得意。克里奇先生特别喜欢有人能向他请求施舍。

“为一个孩子的事。”

“把他们带到书房去，告诉他们以后上午十一点后不要来。”

“你才刚吃一半的饭，怎么能不吃饭呢？打发他们走。”他妻子非常烦躁地说。

“我可不想那样做，去听听他们要说什么，也许真是遇到烦事儿了。”

“可是今天已经来了多少人了？你为什么不把围墙拆掉让他们随便出入？他们也许会把我们赶走的。”

“你知道，亲爱的，听听他们说话对我没有任何的损害。如果他们真遇上麻烦了，我有责任帮助他们解脱。”

“你看你的责任就是邀请全世界的老鼠都来吞噬你的骨头。”

“算了，克里斯蒂娜，事情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可怕。别这么没有同情心。”

可她却突然冲出餐厅来到书房。书房中坐着可怜巴巴的乞丐者，就像等待医生看病的病人一样。

“克里奇先生这时候不能会见你们，你们以为他是你们的金山，你们想什么时候来挖就什么时候来吗？你们马上给我走，在这儿你们什么也别想得到。”

那些穷苦人迷惑不解地站起身来。然而克里奇先生面色苍白地跟着走进来，在她身后说：

“是的，我不喜欢你们这个时间来。上午我会花一些时间听你们说话的，在别的时间里我就不能接待你们了。基腾斯，怎么

了？你老婆可好？”

“噢，她快不行了，克里奇先生，快死了，她——”

有时，克里奇太太似乎觉得丈夫像只专门吃尸体的鸟儿，专门爱打听人间的痛苦。她似乎觉得如果没有什么可怜的事儿说给他听；如果把这些事当成苦酒他会怀着悲哀与怜悯心喝下去，否则他就不舒服。如果世上没有乞讨者的痛苦，他就没了存在的理由，正如没了葬礼，殡仪员就没事做一样。

克里奇太太退却了，远离了这个下等平民的民主世界。她的脖子被紧紧地套上了一根绳子，她异常孤独，就像笼中的鹰一样充满仇恨。随着时光流逝，她愈来愈对这个世界缺乏了解，她似乎浑浑噩噩般失去了意识。她有时不停地在屋里或在旁边的乡村来回游荡，全神贯注地在瞧什么，实际上又什么都看见。她极少讲话，仿佛她跟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她甚至不去思考什么了。由于她怒火中烧，与尘世作对，她的力量消耗殆尽了。

她生了好几个孩子。时光一分一秒的遛走，言行上她从不再与丈夫作对了。她对他视而不见，全由他去，爱怎样就怎样。她就像一只鹰，阴郁地观看着什么、听之任之。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无任何共同语言、相互完全无知的关系，在深处隐藏着可怕的毁灭的关系。他尽管在表面上看取得了胜利，可他的精力空匮了，就像内出血一样从内部流失了。她像困在笼中的鹰一样，尽管精神上垮了，可心仍旧狂野、毫不屈服。

所以，他最终还是迁就着她，在自己的力量尚未消耗殆尽之前把她拥抱在怀中。然而她眼中闪耀着刺眼光芒，虽然带有毁灭性的，却搅得他怦然心动。在他行将死亡之时，他没有比怕她而更怕的东西了。可他总是认为自己一直很幸福，自从见到她他就一直发疯地爱着她。他认为她是纯洁、美丽的，在他心目中，只有他才懂得的她那炽烈的火焰是性之火，在他看来她像一朵雪白的花一样。他迫使她屈服了，而她对他的屈从在他看来是十足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贞洁，是他无法打破的贞操，她就用这个咒语控制了他。

她放弃了外部世界的一切诱惑，但她内心从未垮过。她变成一只阴郁的鹰，衣冠不整、毫无用心地端坐在屋里。年轻时她爱孩子爱得发疯，现在她却拿他们不当一回事。她失去了他们，她只空守着一个自己。只有聪明的杰拉德对她来说是一丝安慰。可后来，当杰拉德成为事业的头面人物后，她也把他忘了。父亲在弥留之际希望能向杰拉德求得同情。这父子俩一直相互对立。杰拉德从小到大既害怕父亲又看不上父亲，总是尽量躲着他。而父亲对这位长子也一向不喜欢，从来不向他让步，他拒绝信任儿子，尽量淡忘他、孤立他。

可自从杰拉德在事业中担任了一定的责任，证明自己有成为领导者后，对外界事物深感厌倦的父亲这才全然信任杰拉德，把矿上的大小事情都统统交给他办，对这位年轻的接班人表现出深深的依赖。这种信赖马上激起了杰拉德深深的怜悯之情和忠诚之心，这种心情以前曾是蔑视与感觉不出的敌视。杰拉德是反对乐善好施的，然而他却无法脱离它，它在他的内心生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就这样，他一方面屈服于父亲，一方面与他的慈悲心作对，陷入泥中不能自拔。尽管他仇恨父亲，但面对行将死去的他心里不禁为感到怜惜、悲哀，一股温情油然而升。

父亲从杰拉德这儿获得了同情，从温妮弗莱德那儿获得了爱。温妮是他最小的女儿，只有温妮带给他最深情的爱。他要把所有的父爱，一个行将死去的人的伟大、广博的爱都给了她，他要庇护她，一生一世地庇护，用温暖和爱拥抱她。如果有了他的保护，她就不会经历一星半点的痛苦、悲哀和伤心。他一生中都很正直、善良。对温妮弗莱德他表现出最后的激情和爱恋，然而有许多的东西让他不安：他的力量愈来愈弱，世界离他愈来愈远。再也没有什么穷人需要他的救济，再出没有什么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需要他的保护了。他原先做的一切都不用再做了。儿子

和女儿们都不再让他操心，不再让他尽一种沉重的不那么必要的义务。最现实问题是他们长大了，要从他手中挣脱，他自由了。

可他心中仍然隐隐地害怕妻子，她静静地呆在屋里，像一个陌生人，即便她缓缓地走过来，头向这边探过来时，也让他感到害怕。即便是他一生的正直也无法让他解脱内心的恐惧。他必须与恐惧作着殊死的斗争，表面上决不显露出来，到死也不显出自己怕她。

幸好还有温妮弗莱德呢！如果他能把她安排好，他就能放心地去了。从迪安娜死到他病情加重以来，他就盼望着能把温妮安排好，好让他放心，为这事他急坏了。似乎他临死还要为她操心，他的心上仍然承受着爱的责任和慈悲之情。

她这孩子生性怪诞、敏感、易怒。她继承了父亲的黑发和沉静的举止，却显得比父亲要超然许多。她好像暗中被仙女偷换后留下的小傻孩儿，她对什么都没什么感情。她常常像个最欢乐、最天真的孩子一样说笑玩耍，她只对少数几个人或事持有热情——她的父亲，特别是她的小动物。然而她听说她最喜爱的小猫里奥被汽车辗死了，她会把头一歪，皱皱眉头有点气愤地说：“是吗？”然后就再引不起她的兴趣了。她最不喜欢那些给她带来坏消息试图让她感到伤心的仆人。她希望自己从不知道有可怕事发生，似乎这成了她做事的动机。她回避母亲和家中的大多数成员。她非常爱她爹爹，因为爹爹希望她永远幸福，因为爹爹和她在一起觉得又变年轻了，在她面前显得很洒脱。她喜欢杰拉德，因为他很有自制力。她对那些使她的生活变得快活的人她都热情。她富有批判能力是天生的，既是一个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又是一个纯粹的贵族。无论是谁，只要她发现他们与她平等，她才能接受人家；而对于在她以下的人她则理都不理，这些人包括她的兄弟姐妹、富贵的来宾、普通人或仆人都一样对待。她很有个性，不受任何人影响，她就是她。她做事目的性似乎很差，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别人没有任何联系，孤立地存在着。

在一阵幻觉中父亲感到他全部的命运都建立在温妮弗莱德获得幸福上。她永远也没有痛苦，因为她有与外界没有过深刻的接触。她头一天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第二天又和往日一样像没过事一样，似乎她很快地把自己超脱出来；她有着极强自由的意志，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她就像个毫无心肝的小鸟任性地飞翔，只要自己高兴，就忘了任何责任；她轻率地由着性子行事，把同别人之间严肃的关系轻而易举地丢掉，名副其实是个虚无主义者。正因为她没有过苦恼，父亲临终前念念不忘地、牵挂着的人才是她。

当克里奇先生听说戈珍·布朗温可能会来家里教温妮弗莱德画画和造型艺术，他整个的感觉是孩子有盼头了。他确信温妮弗莱德有天赋，他也见过戈珍，觉得她很寻常。他可以放心地把温妮托抚给她，她是最合适的人了。她可以成为孩子的引路人，可以影响孩子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他不希望让孩子没有方向、没人保护。如果他能把她的未来向某个人有所交待以后再死，他也不算尽了自己的责任了。现在有了这个意向，他将毫不犹豫地去求戈珍。

就在父亲缓缓离开生命的时候，杰拉德感到自己愈来愈暴露给外界了。不管怎样，对他来说，父亲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世界。当父亲活着时，杰拉德不用对他那个时代的世界负任何责任。可现在父亲渐渐要离去了，杰拉德发现自己站在生活的波涛面前束手无策、不知所措，有点像叛乱后失去船长的大副，眼前只是一片可怕地混乱状态。他继承不了现成的秩序和生活观念。全部人类的生活观念似乎都随父亲死去了，那种能把一切都集中起来的力量似乎也随着父亲坍塌了，十分可怕的粉碎了。杰拉德似乎被迫在一只即将下沉的船上，他驾驶着一艘四分五裂的船。

他十分清楚自己这一生都在生活的边缘挣扎，要打破这种生

活的限制。现在，他怀着孩子一样的恐惧心情发现自己要走马上任了。过去的杰拉德仿佛不存在了，在伯金的话和戈珍让人心动的影响下，他失去了自己的不可战胜的全部信心。想到这里他非常仇恨伯金和戈珍。他真想回归到枯燥的保守主义上去，回到最愚蠢的传统的人们中间去。他想皈依最拘谨的托利派。但这种欲望不久就失去意义，他也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在孩提时代，他渴望某种原始粗犷的东西。对他来说荷马时代是很理想的，那时，一个人可以当上英雄成为军队首领，或像奥德修斯那样浪迹天涯。对他的生活环境非常仇恨，太仇恨了，以致于他从未认真看一看贝多弗和矿谷。他的眼睛根本不在肖特兰兹右边这条黧黑的矿区停留，而是看着威利湖彼岸的乡村和森林。不错，在肖特兰兹总能听到矿区的喧嚣声，可杰拉德从小却从来没有认真听到过，他不去理睬在工业的大海中汹涌起伏的黑色煤浪。他所置身的这个世界只是一片荒原，人们就在这荒原上打猎、游泳、骑马。他反抗一切权威并与之作斗争，希望生活越自由越野性才好。

后来他被送进教室学习，那日子真可怕死了。他拒绝到牛津上学，而是选择了去德国上大学。他分别在波恩、伯林和法兰克福逗留过一些时候。在德国，他的好奇心被激了起来，他突然想认识、想了解世界，而且是客观地认识 and 了解，对他来说似乎这是一种消遣。后来他又去参军，不得不到那些荒蛮的地方去，那儿对他吸引力就更大了。

他发现人类到处都是一样的结果，在这好奇冷漠的心目里，野蛮人是蠢笨的人，不如欧洲人有趣。为此他的头脑中汲取各式各样的社会学观念和改革观念，可这些观念在他心中从没有深化过，只是偶而想着玩就是了。这些观点主要目的是和已形成的秩序作对，并且彻底毁灭它。

他终于发现可以在煤矿上真正冒一次险，当时正值他父亲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协理矿务。以前杰拉德学过矿山开采学，但从来没有兴趣，现如今他却在一阵狂喜中掌握了一个世界。

这项巨大的工业革命在他心目中构成了一幅图景，它突然变得真实起来，他已经被溶入这图景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矿区的谷地里，一条铁路把一座座煤矿连接了起来，铁路上跑着一辆辆矿车，有满载的短矿车，有空载的长列，每辆车上都涂着白色的缩写字头：

“ ··CB&Co、”(克里奇公司)

这些白色缩写字头他从小就在车上看到过，觉得一点都不稀奇，因为太熟悉了，也就不注意了。最后他看到自己的名字也写了上去，于是他注意到了，并看到了字母的含义——权力。

涂有他名字字头的每一辆火车驶过田野。尤其当他乘火车进入伦敦时他看到了他的名字，在贝多佛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没有想到自己的权力范围如此之大。他看着贝多弗、塞尔比、沃特莫和莱斯利河岸，这些大型的工业企业全都依赖他的煤矿。这曾是多么可恶、肮脏的地方，小时候他为此深感痛苦，而现在他则为此感到骄傲。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又建起四座新兴城市，拥挤着一些丑陋的工人村。黄昏时分，他看到成群结队的矿工从煤矿出来沿着大路流动着，这些人浑身都是黑的，只有嘴唇是红的，他们的形体都有些变形了，这些人非常听话地按他的意志行事。星期五晚上他缓缓地驾着汽车穿行在贝多弗肮脏的人群中，这些人是发了薪水后前来买东西的。他们都听他的汽车指挥。他们丑陋、粗野，可他们是他的工具，他是机器的上帝。这些人慢慢地为他的汽车自动让着路。

他心里才不管人家是否乐意为他让路呢，才不管人家是否抱怨他呢，才不管人家怎么看他呢。他的眼光突然明亮起来，突然发现人不过是用来使用的工具而已。什么人道主义，什么痛苦和感情，讲得太多反而非常可笑。个人的痛苦和感情在这里不能有

任何作用，那不过是天气一样的东西。非常重要的命题是人的纯粹工具性。人就跟一把刀子一样，重要的是快不快，别的都无所谓。

世上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各自的作用，它的作用大小完全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发挥出它应有的、最完美的作用。什么样的矿工算好矿工呢？好的矿工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什么样的经理是好经理？好的经理同样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杰拉德本人来说，他负责整个事业，他是个好矿主吗？如果是，那他的生活就算完美，别的什么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罢了。

矿井资源枯竭了，都陈旧了，再采下去不值分文了。到底关闭不关闭这两口井，就在这时杰拉德来了。

他四下里巡视着，矿井就躺在脚下，它们老了，报废了，像老狮子一样不中用了。他又仔细扫视了一眼。呸！这些矿井被没有头脑的人给开采坏了。它们躺在那儿，是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头脑半途而废的产物。放弃他们吧，旧矿井在他脑子成了过眼烟云，他现在想的是地下的煤，还有多少煤？

还有大量的煤呢，旧的采矿办法是无法挖到的，就这么回事，那就打破旧的方式好了。尽管煤层不厚，但确实有煤。从各种各样的记载来看，这煤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成为人类要征服的对象。人的意志是决定的因素。人是土地狡猾的主宰，人的头脑来源于人的意志。人的意志是绝对物，唯一的绝对物。

他的意志非常明确就是要物质因素为他的目的服务，他的源动力就是要征服，这场斗争就是一切，胜利的果实不过是个结果罢了。他杰拉德并不是为了钱接管煤矿，他对钱丝毫不感兴趣。他既不铺张浪费、奢华讲究，对社会地位也不感兴趣。在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中他需要的是单纯地实现自己的意志。现在，他最坚强的意志就是从地下挖出煤来获利。获得的利润不过是胜利的表现形式，当然胜利自身就包含在所获得的战果中。面对挑战他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分激动。每天他都下井去考察测试，向有关专家请教，渐渐地他像一个将军把握了战争的计划那样对矿区的全部局面胸有成竹了。

然后他要有所突破了。矿区一直按照旧的体制生产，观念太陈旧了。最初的理念是矿主舒舒服服地通过开矿变富，同时为工人提供足够的工钱和良好的条件，而且增加国家的财富。杰拉德的父亲是第二代矿主，有了足够的家业以后，就只考虑人的问题了。对他来说，煤矿就是为矿上的数以万计的人生产面包的巨大田野。他和他的同事们活着就是为矿工谋福利的。尽可能的让人人都幸福生活，消灭贫困的人。人人都富足了，因此感觉煤矿是个好地方，工作也轻省。而那时的矿工们发现自己忽然之间变得有钱了，为此深感幸福和自豪。他们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富有，为自己的家庭庆幸，于是又回忆起他们的父辈是如何忍饥受苦，从而感到好日子总算来了。他对那些开拓者和新矿主都很感激，是他们打开了矿藏找到了流水般的财源。

人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动物，矿工们也就是这样，开始他们很感恩戴德，然后开始抱怨矿主了。他们感到不那么满足了，他们需要更多的财富。为什么矿主比他们富裕得多？

杰拉德小时候矿上闹过一次危机。因为矿工们拒绝接受减员，工头协会就关闭了矿井。封闭矿井迫使托玛斯·克里奇接受了新的条件。他是工头协会的成员，他被迫同意封闭矿井以保全自己的信誉。他经常认为自己是矿工们的家长和父亲，现在他无可奈何的切断他们的生活来源。他总觉得自己太富有，天堂会拒绝接收他进去。现在，他被迫把矛头指向那些更接近基督的穷人，这些人都被称为卑贱者和被侮辱的人，可在劳动中他们是完美的，他们是高尚的人，然而他必须对他们说：“你们不劳动就不得食。”

这场劳资冲突实在让他感到伤心。他想用爱来办自己的事

业，哦，他甚至希望爱能够成为办煤矿的指导思想。可现在，在爱的外衣下，机械的需求拨出了利剑。他始终充满一种幻想，可这种幻想破灭了。这实在让他伤心透了。工人们虽然不是针对他进行斗争，他们主要是同工头们作对。他不由自主地卷进了这场战争中，他是站在错误的一方的。成群的矿工们每天不上班而在一起聚会，他们仿佛受了一种新思想的洗脑。他们被一种观念激励着：“世上人人平等，”他们要把这个观念体现在物质现实。归根到底，还不是基督的旨意吗？如果光有观念并不算什么行动，“所有的人一律在精神上平等，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子。这种地位的不平等何在？”这是在一种新宗教信义的冲动下得出的结论。对此，托玛斯·克里奇无言以对。他凭着自己的诚实之心承认，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是错误的，但不可能让他放弃自己的物资——那正是不平等的内容。矿工们为了自己的权利在不懈的斗争着。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新的宗教激情冲动，激励着他们为平等而斗争。

沸腾的人群在行动，人们脸上露出似乎参加神圣战斗的表情，有一种贪婪的欲望挂在脸上。一旦人们开始为财产的平等而斗争，如何分得清哪是为平等而战的激情、哪是贪欲的激情？可人们眼中的上帝是机器。人人都要求在那生产能力强大的机器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力。人人都是这个上帝头脑的中平等部分。可托玛斯·克里奇觉得这个道理终归有那么点虚假。当机器是上帝的时候，当生产或劳动成为人们的崇拜物时，最机械的头脑也是最纯洁和最高尚的，代表着上帝的旨意，而其余的都在不同程度上是他的附属品。

骚动出现了，沃特莫有一只矿井被人纵火烧掉了。这是最远的一口矿井，离林子很近。骚动同时也引来了军人。那一天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从肖特兰兹的窗口都能看到火光冲天，天空被染红了，平日里用来运送矿工到沃特莫去的火车现在满载着一车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穿着红色军装的军人在峡谷中疾行。然后传来枪声，后来听说人群被驱散了，一个人被打死，火被熄灭了。

杰拉德那时还是个小孩子，闹事的那天他的情绪异常兴奋，他非常希望自己也能跟士兵们一起去枪杀矿工们。家里人却连大门都不让他出，门口把守着持枪的哨兵。杰拉德激动和这些士兵玩耍。一群群的矿工在胡同口走来走去，喊着，嘲笑着：

“警察都开枪了，你们开枪让我们瞧瞧。”说着他们还在墙上和篱笆上写上骂人的话。

托马斯·克里奇的心都快碎了，他拿出了几百英镑。到处都摆着食品摊供矿工们白吃，食品多的像小山一样。无论是谁只要张口说，就可以得到面包，每条面包只要花一个半便士。每天还都免费供应茶点，矿区的孩子们自小到大都没有见这么多的好吃的呢。星期五下午，又给学校送去整筐整筐的果子面包和大罐大罐的牛奶，孩子们没有节制的大吃大喝起来，由于面包和牛奶吃得太多，他们有的都撑坏了肚子。

骚乱结束了，矿工们又都陆续回来上班了，但情况再也回不到出事前的状况了。人们的头脑里有了新的观念，形成了新的景象。甚至在机器内部也要讲平等，任何一个部件都不应是其他部分的附属品：全部都应该平等。这种平等观念中注入了人们欲望混乱的本能。神秘的平等是个抽象的概念，并没有占有或行动的意图——这些属于过程。在行动与过程中，一个人或一个部分必须是另一部分的附属品，这是存在的一种条件。可人们心中产生了骚乱的欲望，机械的平等观念成为分裂的武器，人的骚乱意志通过这种武器得到实现。

闹罢工的时候杰拉德虽然是个很小的孩子，可是他却希望自己一夜之间长成大人去同矿工们斗争。父亲则进退两难、不知所措。他非常想做一个纯洁的基督教徒，同所有的人都平等，他甚至想把自己的所有财产全部平分给穷矿工。可是他要创建大工

业，就必须拥有和保住自己的财产从而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威，对此他心里很明白。他知道保住财富同所有穷人分享财富一样是神圣的，当然后者更神圣，他一直有这种理想并想把它付诸于行动。可现在他不得不放弃这个理想，这事让他感到懊悔，懊悔死了。他本想做一个仁慈、自我牺牲、乐善好施的父亲，可矿工们却因为他一年挣一千英镑而愤愤不平，冲他大喊大叫，他们真是不相信他的善意。

当杰拉德长大以后，在矿山上改变了这种情况。他根本不去提倡什么平等。他认为全部基督教关于爱和自我牺牲的观念是非常陈旧的烂调。他认为只有社会地位和权威才是世上最公道的事，对此表现出虚假的态度是没用的。这种地位和权威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它的存在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地位和权威并不能代表一切，它们不过是机器的一部分而已。他本人偶然成了控制别人的中心部分，而大多数人则不同程度地受控制。这些不过是偶然现象罢了。他最感到欣慰的事，因为轴心可以带动上百只轮子，就像整个宇宙围绕着太阳旋转一样。如果说月亮、地球、土星、木星和金星都有权成为宇宙的中心，那纯属愚蠢。这种结论完全出自于一种非常混乱的意志。

想都不用去想，杰拉德就得出了结论，认为民主——平等的问题是一些人闲时提出的愚蠢见解，对他来说重要的是社会生产这架机器。让机器工作得更完美吧，生产足够的产品，给每个人分得合理的一份——而分配的多少则要根据他作用的大小与重要性的大小而定，每个人应该只关心自己的需要与趣味，与他人无关。

杰拉德就是这样赋予大工业以秩序，他依据自己的经历得出结论，认为生活的根本秘密在于和谐。他自己都弄不清这和谐为何物，但他喜爱这个字眼儿，他清楚的认为自己的结论是正确的。然后他开始将自己的理论付诸于实践，给既定的世界强加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秩序，将神秘的“和谐”变为实际的“组织”。

他立即迅速地了解自己的工业，意识到了他应该做什么。他要与物质世界斗争，与土地和煤矿斗。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让地下无生命的物质屈从于他的意志。为了与物质世界斗争，就必须把这些工具完美地组织起来，这是一种多么微妙而和谐的组织，它代表着人特有的坚强意志，它无情地重复着特定的运动，无可阻挡、无可指责地去实现某种目的。杰拉德为建立这种组织原则，心中似乎涌起宗教般的狂热。他要在他自己的意志和他要降服的物质世界之间建立起某种完美的、不变的、神一般的媒介。他的意志和具有反作用力的物质世界是两个极端，他盼望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建立起一种形式最能表达他的意志。它的化身就是权力，某种伟大而完美的机器，一种制度，一种纯粹秩序的运动，纯粹的机械重复，重复直到无穷，它可能是永久的也可能是无边无际的。他希望在他纯粹的机器原则和一种纯粹复杂而又无限的重复运动中发现在他的永恒与无穷，它就像一只旋转着的轮子，这只是用于某种生产性的旋转，因为旋转着的宇宙可以称之为生产性的旋转，一种生产性的重复，通过永恒走向无边无际的空间。这就是上帝的运动，是生产性的重复与无可限量的空间。而杰拉德则是机器的上帝，人整个的生产意志就是上帝的头脑。

他现在有了自己毕生的工作了，这就是在世界上推行一种完美的制度从而让人的意志顺利地得到实现，永远不受挫折。他首先要在煤矿着手实行他的计划。计划中包括这几项内容：与人的意志成反作用的地下物质；然后是驯服物质的工具，包括人和金属用品；最终是他纯粹的意志即他的头脑。复杂纷呈的工具需要高超的协调，这其中包括了人、动物、金属及动力工具，要将各种独立的小的整体调动起来构成一个巨大完善的大整体。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得到完美的结局，最高的意志才能得到了满足，人类的意志才能够最终得到实现。难道人类不是经过与神奇的物质较量才与无生命的物

质有所区别吗？难道人类历史不是一个征服另一个的历史吗？

矿工们怎么能与杰拉德同日而语。当他们在不断地寻找着人的神圣平等时，杰拉德早就超越了这个问题，他从原则上满意地回答了他们的申请，然后进一步从人类整体的角度去实现人的意志。他认为唯一能够完美地实现人类意志的途径就是建立起完整的、自动化的机器，在这一点上他认为自己是更高层次地代表了矿工们的意愿。他从实际的利益上代表了矿工，而他们自己的思想依然很落后，他们只不过仍然为物质上的平等在争吵不休罢了。可是杰拉德却早已把这种低级的欲望变成了另一种新的、更伟大的欲望——渴望完美的人与物质之间的中介——机器，将上帝的头脑变成纯粹的机器。

杰拉德一上任，就开始在旧的制度中改革，引起了震颤。他一生中不知经历了多少愤怒、毁灭性的魔鬼般的折磨，这些魔鬼有时把他折磨得快要发疯了。他这种情绪像病毒一样在矿山中流行，并且时常残酷地爆发出来。他对任何细节都检查，他的每一个做法都只可怕而且没有人味的。他不给人以任何隐私，没有他不推翻的旧情。那些白发苍苍的老经理们、老职员们、步履蹒跚的退休工人们，他把这些人当成无作用的人看待，全部打发出矿山。在他看来，整个企业都快变成了某些无能为力的雇员的福利医院。他对这些人一点感情也没有。他给这些人发放了他认为合适的抚养老金，然后寻找一些能干的人来代替老职工，让这些老职工退休了事。

“我收到了一封发自莱瑟林顿的求助信，”他父亲半嗔怪半恳求地说，“你不认为应该让这位可怜的老伙计多工作些时候吗？我总觉得他干得不错。”

“我找到了一个替换他的人，爸爸。他其实不工作反到会享受清福，请相信我好了。你不觉得给他的抚养老金已经够多的吗？”

“他要的不是这些钱，可怜的人。他深感自己是被淘汰的。他在矿上干了二十多年了呀。”

“我不需要他这种工作方法儿。他并不理解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父亲叹了口气，他不想再听下去了。他也清楚，如果还用这些人采煤，就要彻底检修一下矿井。也许会发生到将矿井关闭的地步，从长远的观点看对谁都没好处，情况只能更糟。因此他对他忠诚的老部下的呼唤只能听而不闻。

父亲在矿山的地位慢慢地从人们眼中消失了。对他来说生活的整个架子已经破碎了。按照他的处事哲学他那时那样做是对的，他的处事哲学就是某种伟大的教义。可那些教义似乎已经过时了，要被世界上新生的东西取代了。他对此无法理解。他只好抱着自己的处世哲学隐退、沉默起来。那无法继续照亮世界的美丽蜡烛仍会在他的灵魂中闪亮，在他寂静的蛰居生活中闪光。

杰拉德着手大胆的在企业中进行改革，从机关工作开始着手。为了打通变革的路子，有必要压缩开支。

“怎么处理送给寡妇的煤？”他问。

“每季度我们都给矿上的寡妇送一车煤。”

“那她们必须付钱。这煤矿不能办成像人们想象的救济院。”

寡妇，这种带着陈腐的人道主义色彩用语让他一听起来就厌恶，甚至于非常反感。她们干吗不像印度的妇女一样陪死去的丈夫一起在柴堆上自焚？说下大天来，她们得用钱买煤。

他在各方面都压缩开支，有些方面甚至是别人都不注意的小地方：矿工假设要从矿上拉煤用他们要付运煤的车费；要付工具的磨损费；要付矿井的保养费等。这些各式各样的费用加在一起每周可达一先令呢。这点小钱矿工们倒不是舍不得出，但让他们感到很恼火。对于企业来说，这样下来每周可以省上百英镑。

杰拉德渐渐掌握了一切，然后开始了他的重大改革。每个部门都配备了有经验的工程师。一座巨大的发电厂建了起来，既可供地下的照明和运输，又可提供电力。每座矿井都有了电。从美国进口的新机器矿工们以前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他们管那巨大的挖掘机叫“大铁人”，很不寻常的机器。井下的工作程序被重新设计，工头制

废除了。一切都按照最准确、精细的科学方法运行，受过教育、有专长的人掌握了矿井的一切，矿工们被沦为单纯的机器和工具。他们只能更勤奋的工作，比以前更艰苦多了，矿井里的活儿很可怕，那种机器般的劳作真是惨不忍睹。

但是他们都认命了。他们生活中的欢乐已变得太少了，随着人愈来愈被机械化，希望也就破灭了。可是他们对新的环境还是能够认同的，甚至感到进一步满足。起初他们仇恨杰拉德·克里奇，他们发誓要采取措施，要杀了他。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很服气了，也知足了。杰拉德是他们的高级牧师，他代表了他们真正的信仰。他的父亲已经被人忘记了。现在有了新的世界、新的秩序——它严格、可怕、非人，但是这种破坏性是令人满意的。矿工们心甘情愿地要属于这伟大绝妙的机器，尽管这机器正在毁灭他们。他们却需要这种毁灭。这是人的一种意志的升华，生产出了最高级、最绝妙、最超人的东西，它超越感觉和理智，他有些像上帝，能够参加到这伟大的超人体系，工人们极感兴奋。他们虽然不能用语言去表述，可他们的灵魂却得到了满足。当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时，杰拉德也做成了他想要做的事。他比他们的思想看得更远，给予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参与了让生命屈从于数学原理的活动。这是他们需要的一种自由。这是改革的第一阶段——破坏的第一步，是用机械原理取代原先的有机体第一步，它彻底粉碎了有机的目的，有机的统一体，让任何有机因素都服从于伟大的机械目标。把纯粹的有机体的解体，转变纯粹的机械组合，这是改革的第一步也是相当良好的状况。

杰拉德对此感到满意。他明知矿工们都恨他，而他早就不再恨他们了。晚上他们潮水般地从他身边走过，他们沉重的靴子疲惫地踢踢蹦蹦敲打着便道，他们的肩膀有点倾斜，他们谁也不理睬他，不跟他打招呼，只见那毫无感情色彩的黑灰色潮流从他身边涌过。对他来说，他们只是工具，一点都不重要；对他们来说，他只是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高超的控制机，除此之外再没什么重要的。他们作为矿工存在着，而他则作为矿主存在着。他尊重他们的地位。可作为人，作为有人格的人，他们不过是偶然、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尘埃。他们也默认了这一点，杰拉德也承认了这一点。

他成功了，他使企业更新了面貌，变得异常单纯。煤产量打破了有史以来任何时候的纪录，他的绝妙、精细的制度推行得很完善。他手下有一批真正聪明的工程师、矿业和电业方面的都有，而且雇这些人的开支并不很大。一位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只比矿工稍多一点点开支。他手下的那批经理更是人才兼备，但他们的工资也不比当年父亲从矿工那里选拔上的矿工头们高多少。他手下的主管经理每年年薪一千二百英镑，可他至少为企业节约了五千英镑。这个体制现在太完备了，杰拉德几乎没用了。

这体制太完善了，有时不免令杰拉德产生一种奇怪的担心，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才好。几年来他都沉迷地忙东忙西，他的作为似乎是无可挑剔的，他几乎像一位神仙了。

他现在是成功了——终于胜利了。有时，当夜深人静，只有他一个人平静的呆在屋里时，他变得无所事事，不知自己怎么突然会感到恐惧。于是他会走到镜子前，认真的凝视自己的脸和眼睛，试图找到理想的答案。他害怕了，感到了致命的恐惧，可他不知道有什么值得他恐怖的呢？他端详着自己的面孔，它长得非常周正，脸色也很健康，没有任何改变，可总有那么点不踏实，有点像一幅面具。他不敢碰它，生怕真会碰出真相。他的眼睛还是那么蓝，目光仍旧那么锐利、坚定。可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生怕它们变成虚境中的蓝色泡沫，说飞就飞，只留下一片虚无。他也可以看到一种眼中的黑暗，似乎那眼眶中只有黑色的泡沫。他怕，真怕有一天他没有事做会垮掉，只会在黑暗中毫无意义地絮语。

可他的意志还起作用，他离开镜子马上去读书、去思考。他喜欢读一些有关原始人的书和人类学的书，也喜欢思想哲学方面的书。

他的头脑很活跃，可是它很像黑暗中悬浮着的泡沫儿，任何时候都会被击碎，好像他一个人留在了没有秩序的生活之中。他同样非常理智，他知道他才不会死呢。他要好好地活下去，可是生活会赋给他什么样有意义的事呢？神圣的理智会离他而去吗？他害怕了，心也变得漠然、衰败了。他连反抗恐惧的力气都没有。他似乎觉得他的感情中心正在枯萎了。他仍旧很平静、精打细算、身体也很健康、很洒脱地苦心经营着企业，虽然当他稍稍有些感到他的超脱的理性正在处于危机状态，恐怖也使他快达到崩溃之时，他仍然不改初衷。

这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知道没有任何的调和余地。他要很快去寻找新的方向去自我解脱。伯金是帮助他消除恐惧的唯一人选，伯金以他奇特多变的性情打消了他的顾虑，伯金是忠诚的典范。然而杰拉德还是想躲着伯金，就像躲避教堂的礼拜仪式一样，从伯金那逃到外面真实世界的的生活和工作中去。在那儿，一切照旧，没有任何改变，说什么也都没有用处。他无法阻止自己继续去应付那世上的工作和物质生活，这项工作当然也变得愈来愈困难了，对他来说担子越来越重，他感到自己本身似乎空空如也而身外的一切却有着相当沉重的压力。

在女人身上他寻到了最满意的解脱。在一些风尘女人身上初试身手以后，他在这方面一直做得很从容，事过境迁也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最可怕的是，如今他不能同任何女子保持一种长久的兴趣，他几乎对她们压根儿没兴趣。米纳蒂身上还有点味道，不过她可真是特殊情况。即便如此她对他也是无足轻重的。不，在那种意义上来说，女人对他从根本上说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他感到，要想激起他的肉欲，他的精神一定要受到强烈刺激才行。

第十八章 兔 子

戈珍深知，到肖特兰兹去对自己而言是件非常慎重的事。她知道这等于接受了杰拉德·克里奇的爱。尽管她不喜欢这样，可她知道她还是应该去。她痛苦地回忆掴那一个耳光和吻，含糊其词地自己问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算什么？一个吻代表什么？一记耳光又是什么意思？那不过是个偶然的现象，很快就消失了。我可以到肖特兰兹去一阵儿，在离开这儿之前再去看看它是什么样子也可以啊。”她有一种无法满足的好奇心，仿佛什么都准备停当了。

她也想知道温妮弗莱德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天听到这孩子 在游船上的叫声，她就感到与她有了某种神秘的联系。

在书房里戈珍同她父亲谈着话，父亲就派人去叫女儿来。不一会儿在法国女教师的陪伴下女儿就来了。

“温妮，这位是布朗温小姐，她到这里来帮助你学画画、塑造小动物。”父亲说。

孩子很有兴趣地打量了戈珍一会儿，然后走上前来，扭着头把手伸了过来，显得很拘谨却十分镇定、冷漠。

“你好？”孩子头也不抬地说。

“你好。”戈珍说。

说完，温妮站在一边，戈珍被介绍认识法国教师。

“今天天气很好。”法国女教师愉快地说。

“很好。”戈珍说。

温妮弗莱德在远处打量着这边。她似乎感到很有趣儿，但有点拿不准这位新来的老师会是什么样的老师呢？她见过不少新老师了，但没有几个能使她真正了解的。这位法国女教师也不值得理会，这孩子只是忍着跟她平静相处，承认她的小小权威，但对

她很蔑视，尽管表面上服从她，心里仍然很傲，拿她并不当一回事。

“温妮弗莱德，”父亲说，“布朗温小姐到咱家你不高兴吗？她用木头和泥雕塑的小动物、小鸟伦敦的人都称赞，不断地在报纸上写文章赞扬她呢。”

温妮弗莱德微微笑了。

“谁告诉你的，爸爸？”她问。

“谁告诉我的？赫麦妮告诉我的，卢伯特·伯金也说过这方面的事。”

“你认识他们？”温妮弗莱德有点挑战式地问戈珍。

“认识，”戈珍说。

温妮弗莱德稍微有点放松了自己。她本来就想把戈珍当作仆人看的，她们之间不可能有友谊可讲。她很高兴，她又多了一位比她地位低下的人，她可以用良好的心情容忍她们。

戈珍很平静。她并没有把这一切看得很重。一个新的场合对她来说是很新奇的，可温妮弗莱德这孩子却不怎么讨人喜欢，那么损，她真是极不合群的孩子。戈珍还是喜欢她，迷上了她。第一次会面就这么不太愉快，这么尴尬地结束了，无论是温妮弗莱德还是她的女教师都做得不那么通情达理。

不久，她们就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相聚了。温妮弗莱德从来就不怎么注意别人的存在，除非他们会像她一样顽皮并有点儿损。她只喜欢娱乐，她生活存在的“人”是她喜欢的小动物。对那些小动物她非常慷慨地施舍着自己的怜悯心，真有点好笑。而对人间其他的事她都感到不耐烦和无所谓。

她有一头小狮子狗，取名儿鲁鲁，她可喜欢鲁鲁了。

“咱们就先画画鲁鲁吧，”戈珍说，“看看我们能不能画出它的乖样儿，好吗？”

“亲爱的！”温妮弗莱德跑过去，有点忧郁地坐下，吻着鲁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凸出的额头说：“小亲亲，你让我们画你吗？让妈妈画张画儿吧，啊？”说完她高兴地咯哧一笑，转身对戈珍说：“哦，画吧！”

她们过去取来铅笔和纸准备画了。

“太漂亮了，”温妮弗莱德搂着小狗说，“妈妈为你画画时，你要安安静静地坐着。”小狗儿大大的眼睛中露出忧郁、无可奈何的神情。她热烈地吻着小狗说：“不知道能把它画成什么样，肯定不好看。”

她边画边吃吃地笑，不时大叫：

“啊，亲爱的，你太漂亮了！”

她笑着跑过去忏悔似地抱住小狗，似乎她伤害了它。小狗黑丝绒般的脸上挂着无可奈何与烦恼的表情。温妮慢慢地画着，目光很专注地看着狗，头偏向一边，全神贯注地画着，她似乎是画着什么咒符。她画完了，看看狗，再看看自己的画儿，然后突然松口气兴奋淘气地大叫：

“我的美人儿，为什么这么美？”

她拿着画纸走向小狗，把画儿放在它鼻子底下仿佛想让狗看看她的画。小狗似乎懊恼屈辱地把头扭向一边，温妮竟冲动地吻它那黑丝绒般凸出的前额。

“好鲁鲁，小鲁鲁！看看这幅画儿，亲爱的，看看吧，这是妈妈画的呀。”她看看画，又吃吃地笑了起来。她又吻吻小狗，然后站起身庄重地走到戈珍面前把画儿交给她。

这是一张画有一头奇怪的小动物的荒诞画儿，很淘气又很有喜剧味儿，戈珍看着画儿脸上不由得浮上一丝笑意。温妮弗莱德在她身边吃吃笑道：

“不像它，对吗？它比画儿上的它要可爱得多。它太漂亮了鲁鲁，我的宝贝！”，然后一边说着她又奔过去拥抱那懊恼的小狗，它抬起一双不满、忧郁的眼睛看看她，任她去抱。然后她又跑回到图画边上，满意地笑道：“不像它，是吗？”她问戈珍。

“像，很像。”戈珍说。这孩子很珍惜这幅作品儿，带着它，有点不好意思地向别人展示着。

“看，”她说把图画提到爸爸眼前。

“这不是鲁鲁吗？！”他叫着。他吃惊地看着图画，听着身边女儿在不停地笑。

戈珍第一次来肖特兰兹时杰拉德不在家。

他回来的当天早晨就四处寻找她。那天早晨阳光和煦，他观赏着他离家后盛开的鲜花留连在花园羊肠小路上。他的服饰很整洁、健康，脸刮得很干净，淡黄色的头发用心地梳向一边，在阳光闪闪发光。他漂亮的上髭修剪得很整齐，眼睛里闪烁着温和然而又非常机智的光芒。他身着黑衣，衣服套在他健壮的身躯上很合体。他在花坛前徘徊，在阳光下的照射下他显得有点孤单，似乎因为缺少什么而感到困惑。

戈珍快步走过来，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花园中。她身着蓝衣和黄色的袜子，有点像年轻的警察。看到她，他吃了一惊。她的长袜的颜色让他感到不协调：浅黄色的袜子配黑鞋子，真是岂有此理。温妮弗莱德此时也在花园中同法国女教师牵着狗儿，见到戈珍飞也似地奔过来。这孩子身穿黑白相间的条状衣服，齐耳短发剪成了圆型。

“咱们画俾斯麦吧，好吗？”她说挽住戈珍的胳膊。

“好，我们就画俾斯麦，你喜欢？”

“是的，我喜欢！我非常想画俾斯麦。今天早晨我发现它非常神气，非常凶狠。它看起来像一头狮子那么大。”说着她为自己的夸张笑了起来。“它是个真正的国王，真的。”

“你好，”矮小的法国女教师微微鞠个躬向戈珍问好，戈珍对这种礼节非常反感。

“温妮弗莱德很想画俾斯麦！哦，整个早上她都在叫：‘今天上午我们画俾斯麦吧！’俾斯麦，俾斯麦，一个劲地说这个俾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麦！它是一只兔子，对吗，小姐？”

“对，是一只黑白两色的花兔子。你见过它吗？”戈珍说一口流利好听的法语。

“没有，小姐。温妮弗莱德大概不想让我见到它的宠物。尽管我问她好几次了。‘温妮弗莱德，俾斯麦是什么东西？’可她就是不告诉我。结果，俾斯麦成了一个秘密。”

“它的确是个秘密！布朗温小姐说俾斯麦是个秘密。”温妮弗莱德叫道。

“俾斯麦是个秘密，俾斯麦是个秘密，俾斯麦是个奇迹，”戈珍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念咒般地说。

“对，就是一个奇迹，”温妮弗莱德的话音出奇得严肃，可掩饰不住淘气的窃笑。

“是奇迹吗？”女教师有点傲气十足地讽刺说。

“是的！”温妮弗莱德毫不在乎地说。

“可他不像温妮弗莱德说的那样是国王。俾斯麦不是国王，温妮弗莱德。他不过——不过是个宰相罢了。”

“宰相是什么？”温妮弗莱德很看不起女教师，爱搭不理地说。

“宰相就是宰相，宰相就是，我认为就，是一个法官，”杰拉德说着走上来同戈珍握手。“你很快就可以编一首关于俾斯麦的歌曲。”他说。

法国女教师等待着，谨慎地同他打个招呼。

“她们不让你看俾斯麦，是吗？”他问女教师。

“是的，先生。”

“哦，她们可真不友好。布朗温小姐，你们准备拿它做什么？我倒是盼望能把它送到厨房去做菜吃。”

“不。”温妮弗莱德叫道。

“我们一起要画画它，”戈珍说。

“那就先拉它，拉玩完之后呢，撕碎他，再把他做成菜。”杰拉德故意开玩笑地说。

“哦，不嘛。”温妮弗莱德笑着大叫。

戈珍不太喜欢他逗孩子的嘲弄口吻，她抬起头冲他笑笑。他感到自己的神经受到抚摸，轻松了许多，他们交换了理解的目光。

“你喜欢肖特兰兹吗？”他问。

“哦，我很喜欢了。”戈珍漠然地说。

“这太让我高兴了。你大概还没注意到这些花儿？”

他导游式地引导她走上园中小路，她专心志致地跟在他身后走着，随后温妮弗莱德也跟了上来，法国女教师在最后面磨磨蹭蹭地跟着走。他们在向外扩张的喇叭状的花草前停住了脚步。

“这太漂亮了！”戈珍着了迷似地看着花儿大叫。她对花草那种发自内心的激情和崇拜奇怪地抚慰着他的神经。说着她弯下腰用纤细的手指优雅地抚摸着喇叭花儿。看到她这样爱花儿陶醉的样子，他感到很惬意。当她直起腰，她那双花一样美丽的大眼睛火辣辣地看着他。

“这是什么花儿？”她问。

“牵牛花类的植物的吧，我想是。”他说，“我其实一点也不懂。”

“这种花儿对我来说太陌生了。”她说。

他们假作、亲昵地站在一起，心里都很紧张。他是爱她的。

她开始注意到法国女教师就站在附近，像一只法国甲虫一样观察着、猜测着什么。她带温妮弗莱德走开了，说是去找俾斯麦。

杰拉德目送她们远去，目不转睛地看着戈珍那柔韧，恬静的神态，丰满的上身穿着绸开士米外套。他猜想她的身体一定是丰腴、光滑、柔软的。他太欣赏她了，她的美丽真让人渴望，那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美。他只是想接近她，目前只是这样的想，他希望能够拥有她，把自己给她。

同时他敏感地发觉查到了法国女教师那衣着整洁、脆弱的身姿。她像一种高傲、长着细腿的甲虫高高地站立着，她闪光的黑衣十分合时宜，头发挽得很高、很令人羡慕。可她那种完美的样子是多么令人生厌！他非常的讨厌她。

可他的确欣赏她，她的一切都那么适合时宜。令他恼火的是，当克里奇家人还在丧期时，戈珍竟身穿鲜艳的衣服来了，简直像一只花鹦鹉一样！他盯着她抬腿离开地面时，她的脚腕踝处露出浅黄色的袜子，她的衣服是深蓝色的。然而他又不禁感到欣喜，感到她的衣着是一种挑战——对整个世界的挑战。于是他又对喇叭花笑了。

戈珍和温妮弗莱德从屋中穿过来到后院，那儿有马厩和仓库，四下里一片寂静、荒凉。克里奇先生驾车出去了，马夫正在为杰拉德遛马。两个姑娘走到墙角里的一间小棚子那儿去看那只黑白花兔。

“太漂亮了！你看它仿佛在听什么呢！它显得多么的傻呀！”她笑道：“我们开始画它认真听声的样子吧，它听得多认真呀，是吗，亲爱的俾斯麦？”

“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吗？”戈珍问。

“它太强壮了。它的劲可大着呢。”她偏着头，眼睛里露出极其不信任的神色。戈珍说。

“我们拿出来试一试，不行吗？”

“可以，如果你认为行你就试试吧。不过它踹人可疼了。”

她们拿来的钥匙打开了兔窝的门。兔子开始在棚子里乱蹦乱跳地打起转来。

“它挠人时也非常疼，可厉害了，”温妮弗莱德激动地叫道，“快来看它呀，多么奇妙啊！”兔子在里面慌慌张张地窜来窜去。

“俾斯麦！”这孩子激动地大叫：“你别这么吓人好吗？你真够讨厌的。”温妮弗莱德心中有些害怕地抬头看看戈珍。戈珍的嘴角上挂着嘲讽的微笑。温妮异常激动怪叫起来。“它蹲在那不动了！”原来兔子跑累了，在远处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呆着，于是她叫了起来。“咱们现在就把它抓出来不好吗？”她怪模怪样地看着戈珍喃喃着，慢慢凑了过来。“咱们这就把它抓出来吧？”她说笑着调皮地笑了。

她们打开了小棚子的门。那只强壮的大兔子安静地蜷伏着，戈珍伸进胳膊一把抓住了它的长耳朵。兔子身子往下沉，爪子扒住地面，身体向后缩着。戈珍使劲地往外拖它，兔子抓着地发出刺耳的声响。它被举到空中，身体剧烈地在空中摇晃抽动着，就像秋千一样荡着。最后戈珍终于把它抓住了。戈珍用双臂抱住它，为了躲避它的抓挠忙扭过脸去。可这兔子强壮得出奇，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能抓住它。在这场搏斗中她几乎失去了控制。

“俾斯麦，俾斯麦，你太可怕了，”温妮弗莱德着实给它吓坏了地说，“快把它放下，它是一头野兽。”

戈珍被她怀抱里这头如此有劲的东西惊呆了。她绯红了脸，怒火中烧。她颤抖着，就像暴风雨中的小屋，几乎全线塌陷了一样。这场全无理智、愚蠢地搏斗令她感到恼火，她的手腕也被这只野兽的爪子抓破了，她的心变残酷了。

正当她试图抓住要从她怀中逃跑的兔子时，杰拉德来了。他敏感地看出她怒火中烧的样儿。

“你应该叫个仆人来帮助你做这件事。”他说着急忙赶上前来。

“哦，它太可怕了！”温妮弗莱德有点发疯地叫道。

他强壮的手一把就揪住兔子耳朵把它从戈珍手中拎了出来。

“它真是太强壮了，”戈珍高声叫着，像一只海鸥那样，声音很奇怪，心中不免有些愤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兔子全身缩成一团猛地踢蹬，身体在空中形成弯弓型。它真有点魔力。戈珍看到，杰拉德浑身紧张，眼中一片空白。

“我早就了解这类小东西。”他说。

那魔鬼般的野兽又一次跳到空中，使劲地蹬腿看上去就像一条龙在飞舞，真没有想到它会如此具有爆发力。然后它又停了下来。杰拉德全身憋足了力气，剧烈地颤抖着。顿时有一种怒火从他心中升起，他感到她的全身闪电般地用魔爪的大手一样抓住兔子的脖子。这时兔子发出一声死亡般可怕的惨叫。它剧烈地扭动着全身，抽搐着撕扯杰拉德的手腕和袖子，四条腿旋风般舞动着，露出白白的肚皮。杰拉德揪着它旋了一圈，然后把它紧紧夹在腋下。它终于屈服了。杰拉德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真难以置信一只兔子居然有多大的力气。”他看着戈珍说。他注意到，戈珍苍白的脸上嵌着一双夜一般黑的眼睛，她看上去真像天上的仙女下凡。一阵搏斗后兔子发出的惨叫声似乎打破了她的意识，他深情地看着她，脸上炽烈的光芒凝聚了起来。

“我现在真的不喜欢它，”温妮弗莱德嘟囔着。“我不能像关心鲁鲁那样关心它了。它太可恶了。”

戈珍清醒过来以后尴尬地笑了。她明白自己失态了。

“难道兔子尖叫时都那么可怕吗？”她叫着，尖尖的声音很像海鸥的叫声。

“很可怕。”他说。

“总得让人把它拖出来的，它干吗那么傻乎乎地不出来？”温妮弗莱德试探地摸着兔子说。兔子老老实实在地让他夹在腋下，死了一样地纹丝不动。

“它没死吧，杰拉德？”她问。

“没有，但的确应该去死。”

“对，它应该！”温妮似乎很开心地叫。然后她更有信心地摸着兔子说：“它的心跳得很快，它多好棒呀，真的。”

“你们想把它搁在哪儿？”杰拉德问。

“就放到那个绿色的小院儿里去。”她说。

戈珍好奇地打量着杰拉德，她的目光黯淡了，她用自己的感官去体验去感知着杰拉德，几乎像只动物在乞求他，也许这只小动物最终会战胜他。他不知该对说些什么好。他感到他们彼此相互像魔鬼一样认识了。他总感到他的确要说些什么来掩盖这一事实。他要用力量去点燃自己的每一根神经，而她就像一只柔软的接受体，接收他炽烈的火焰。他究竟有多大的自信呢？他时时感到害怕。

“它伤着你了吗？”他问。

“没有。”她说。

“它是一只没有理智的野兽。”他扭过头去说。

他们一起走到小院跟前。小院红砖围墙的裂缝中开着黄色的花草儿院子里长着柔软的青草，小院地轻柔平整，上空是一片蓝瓦瓦的春天。杰拉德把兔子往草地上一扔。它静静地蜷缩着，根本就不动窝儿。戈珍有点害怕地看着它。

“它干吗不活动呢？”她叫着。

“它服气了呗。”他说。

她冲他笑笑，这种不知所措的笑容使她苍白的脸都缩紧了。

“它可真是个傻瓜！”她叫道，“一个令人厌恶的傻瓜！”她话语中报复的口吻令杰拉德发抖。她抬头看看他的眼睛，把她内心深处的嘲弄，残酷都暴露无疑。他们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这种心照不宣的同盟令他们紧张。他们两人就这样卷入了共同的神秘之中。

“你也被它抓伤了吧？”他说着伸出自己被抓破的白皙但结实的前臂。

“真可恶啊！”她目光畏惧，红着脸说：“我的手没事。”

她抬起手，光滑白嫩的手上有一道深深的红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是个魔鬼！”他吼道。他似乎对她光滑白嫩的手臂上那长长的红疤感到心痛。他并不想抚摸她，但还是有意识地迫使自己去抚摸她。那长长的红疤似乎在他的头脑中划过，撕破了他意识的表面，让无意识的，不去思索的灵魂从未知的世界侵入。

“伤得不厉害吧？”他关切地问。

“没什么。”她说。

突然那只安静像墙边小花般蜷缩着的兔子跳了起来。它像一颗出了膛的子弹跳了起来，在院子中一圈又一圈地疯狂地跑着，像一颗流星一样只留下轨迹，令人们眼花缭乱。大家都惊呆了地看着兔子，莫名奇妙地笑着。那兔子似乎被什么咒语驱使着，像一阵暴风雨在旧红墙下旋转飞奔着。

突然，在草丛中它停下了，并蹒跚了几下，然后蹲下来思索，鼻翼歛动着就像风中飘动着的一根绒毛。它思索了片刻，用黑眼睛有意无意地瞟了他们一眼，然后它开始静静地向前蹦跳而去，飞快地啃吃青草。

“它疯了，”戈珍说，“我敢肯定经疯了。”

杰拉德笑了。

“问题是，”他说，“什么叫疯？我没有理由相信兔子会疯。”

“你不认为它是疯了吗？”她问。

“不。那只是兔子的本能。”

他脸上露出一幅猥亵的笑容。她看着他，清楚他是进攻型的人，如同她也是一个进攻型的人一样。这种相同的特点令她不愉快，甚至于她心里感到气愤。

“这得感谢上帝，没有把我们变成兔子。”她尖着嗓门说。

他脸上的笑容凝聚了起来。

“我们不是兔子吗？”他凝视着她。

她的表情缓和下来，有点会意地笑着。

“啊，杰拉德，”她像男人一样粗着嗓子缓缓地说。“不是兔

子，更不想变成别的什么东西。”她漠然地看着他。

他似乎感到她又一次打了他一记耳光——甚至觉得她用力地撕裂了他的胸膛。他转向一边不看她。

“吃，吃，我的宝贝儿！”温妮弗莱德恳求着兔子并爬过去抚摸它。兔子蹒跚着躲开她。“让妈妈摸摸你的毛儿吧，宝贝儿，你太神秘了——”

第十九章 月 光

病愈之后，伯金到法国南部住了一段时间。他没给任何人写信，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厄秀拉孤身一人，感到万念俱灰，似乎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能燃起她的希望之火，一个人就如同虚无浪潮中的一块小石头，随着潮水的涨落而起伏着。只有她自己才是真实的，就像洪水中的一块石头，其余的都是无意义的。她很冷漠也很孤独。

对此她毫无办法，只有蔑视、漠然地进行着抗争。整个世界都没入了灰色的无聊与虚无之中，她和任何事情都没有联系了。对种情况她从心里往外都表示轻蔑。她从心灵深处蔑视、厌恶人，尤其厌恶成年人。她只喜欢小孩和动物，她充满激情但有时又相当冷漠地喜爱儿童。她只想拥抱、保护他们，赋予他们生命。可这种爱对她来说只能是枷锁和痛苦，因为它是建立在怜悯和绝望上的，她仔细想来还是最爱动物，动物同她一样独往独来，没有社会性。她喜欢大草原中的马和牛，它们各个儿我行我素，很有魔力。动物不需要遵守那些可恶的社会原则，它不会有什么热情，也不会闹出什么悲剧来，而这些也正是她最深恶痛绝。

她对别人可以显出轻松愉快，讨人喜欢的样子，甚至于很恭顺。但谁都知道她是怎样的一回事，谁都可以凭直觉感到她对人类所持的嘲讽态度。她怨恨人类，“人”这个词所表达的含义令她感到厌恶。

在这种蔑视与嘲弄的潜意识之中她的心灵被封闭了。她总感到自己有一颗爱心，心中充满了爱。她就是这样把自己看得很高尚。从她那副精神焕发的样子，她神态中闪烁着的内含的活力却否定了她对自己的看法。

有时她也会变得柔弱无力，她需要纯粹的爱，仅仅是纯粹的爱。她时时自我否定，精神都被扭曲了，感到很痛苦。

有一天晚上，她感到痛苦到了极点，人都呆得木然了，于是走出家门。人要是命运注定要被毁灭，那她必然会去毁灭。这种感受经常出现在脑海中，感受到这一点她也就释然了。如果命运要把那些注定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卷入死亡与陷落，那么她就没什么可烦恼的，而且何必要进一步否定自己呢？她感到轻松了许多，她可以到新的地方去寻觅一个新的同盟。

她信步向威利·格林的磨房走去。她来到了威利湖畔，湖里的水位又升高了，已经没有前一阵放水后那么干枯。接着她转身向林子中走去。夜幕早已降临，到处被黑色笼罩。此时她忘了什么叫害怕，尽管平时她是个极胆小的人。这里的丛林没有人烟，这里似乎有一种宁静的魔力。一个人愈是能够寻找到的不为人迹腐蚀的纯粹孤独，她的感受就愈佳。在现实中她害怕人，怕得要死。

她发现她右边的树枝丛中有个东西像巨大的幽灵在盯着她，躲躲闪闪的。她浑身一惊。其实那不过是丛林中升起的明月。可这月亮似乎神秘地露着苍白、死一样的笑脸。对此她无法将自己隐藏起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你不能躲开像这轮月亮一样的脸，它得意洋洋地闪着光，趾高气扬地笑着。她对这张惨白的脸怕极了，急忙朝前走。她只想看一眼磨房边的水池再回家。

她很害怕院子里的狗狂叫，因此不想从院子中穿过，转身走上山坡从那里接近水池。空旷的天际悬着一轮明月，她完全暴露在月光下，心里很别扭。山坡上经常有野兔出没，在月光下一闪一晃。夜，水晶般清纯，异常宁静。她几乎能听到远处羊儿的叹息声。

她转身来到林木掩映着的岸上，这里的桤木树盘根错节地连成一片。她能躲开月亮的照耀而感到很高兴，她又活动在阴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中。她站在倾斜的岸上，一只手扶着粗糙的树干俯视着脚下的湖水，一轮月亮就在水中浮动。不知为什么她没有心情欣赏这景色。它能给予她的东西太少了。她在倾听水闸里咆哮的水声，希望夜晚还能为她提供些别的东西，她心里期望着另一种夜晚，不要像现在这冷清的月夜。她似乎听到从内心深处的呼喊，那是多么悲哀地呼叫。

她看到水边有个人影在活动，那肯定是伯金，他已经回来了。她一言不发，若无其事地坐在桤木树根上，把自己笼罩在阴影中，倾听着水闸放水的声音在夜空中回响。水中小岛在黑暗中若隐若现，芦苇荡也一片乌黑，在月光下只有少许苇子闪着微光。一条鱼偷偷跃出水面，拖出一道白光。寒夜中不断有湖水的白光刺破了黑暗，令她心动。她眺望这夜空漆黑一片，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在月光下伯金的身影又小又黑，他头发上沾着一星儿月光，慢慢地向她走近。他已经走得很近了，但她根本不在乎。他不知道她在这儿。她在努力猜想他要做什么事，也许他并不希望别人看到他的作为，他觉得自己做得很机密。可这又有什么关系？他这点小小的隐私没有什么可重要的？他的所做所为怎么会重要呢？我们都是人，怎么会有什么秘密呢？当一切都明明白白、人人都知道时，何处会有秘密？

他边走边漫不经心地抚摸着花朵，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着。

“你不能走，”他说，“没有别的出路。你只能依靠自己。”

说着他把一朵枯干了的花朵扔进水中。

“这是一首美丽的诗——他们对你说谎，你用歌唱回答他们。不需要有什么真理，只要没有谎言，就不需有什么真理。这样的话，一个人就不用维护什么了。”

他伫立着，看看水面，又往水面上扔下几朵花儿。

“自然女神，去她的吧！这可咒的女神！难道有人妒忌她吗？还有别的什么——？”

厄秀拉真想高声、歇斯底里地大笑，她觉得他那冰凉的口吻实在可笑。

他站在那儿目不转睛的看着水面。然后他弯下腰去拾起一块石头，用力把石头扔向湖水中。厄秀拉看到明亮的月亮随着水的波动在跳动着、荡漾着，月亮在湖中已经变形了，它就像乌贼鱼一样似乎伸出手臂来要放火，像水螅一样在她眼前颤动。

他站在湖边观看着水面，又弯下身去在地上摸索着。一阵响声过后，水面上亮起一道水光，月亮在水面上炸散开去，飞溅起雪白、可怕的火一样的光芒。溅起的朵朵水花像白色的鸟儿迅速飞掠过水面，喧嚣着，与黑色的浪头撞击着。远处浪顶的光芒飞逝了，似乎喧闹着冲击堤岸寻找出路，然后压过来沉重的黑浪，又向水面的中心涌来。那生动、白亮白亮的月亮在震颤，是它们的中心，但没有被毁灭。这闪着白光的躯体在蠕动、在挣扎，就是没有破碎。它似乎盲目地极力缩紧全身。它的光芒愈来愈强烈，用以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表明它是不可侵犯的。月亮再一次聚起强烈的光线，凯旋般地在水面上飘荡着。

伯金伫立着凝视水面，直到水面平静下来，月亮也安宁下来。他满足了，又开始寻找石块。厄秀拉感到他的那股任性劲。不一会儿，水面上又炸开了一道光线，令她目眩。然后他又去投另一块石头。月亮拖着白光跳到半空中。光芒四射，水面中心变得一片黑暗。不再有月亮，水面上成了光线与阴影短兵相接的战场，黑暗而沉重的阴影一次又一次地袭击着月亮的倒影，似乎想砸碎月亮。断断续续的在破碎的月光上面弹跳着，因为找不到出路，只好散落在水面上，就像一阵风吹散了的玫瑰花瓣。

可这些光线顽强地闪烁着聚回到水面的中心处，盲目地寻找着回路。当一切重又平静下来，伯金和厄秀拉都在凝视着水面。浪头拍击着岸边，发出“哗哗”的声响。他看着月光又在暗暗地聚了起来，看到那玫瑰花的中心强有力、盲目地交织着，召回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细碎的光点，令它们跳动着聚合起来。

他的心仍然不能满足，发疯似地抓起石块，一块接一块地把石头向水中投去，每次都向那一轮闪着白光的月亮投去，直投到月影消失，只剩下空荡荡的响声，但见水浪涌起，没了月亮，黑暗中只有几束破裂的光在闪烁所有这些作为，毫无目的，毫无意义，一片混乱，就像一幅黑白万花筒景色被任意震颤。空旷的夜晚在晃荡、在撞击、发出声响，夹杂着水闸那边有节奏的刺耳水声。远处的什么地方，散乱的光芒与阴影交错，小岛的垂柳阴影中也掩映着星星点点的光。伯金倾听着这一击水声，满足了。

厄秀拉感到极为震惊，感到很茫然。她认为自己躺在地上，像泼出去的一盆水一样。她精疲力竭，阴郁地呆坐着。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她仍然感觉得出黑暗中光影在零乱骚动着、舞动着渐渐聚在一起。它们重新聚成一个中心，再一次获得生命。渐渐地，零乱的光影又聚合在一起，喘息着、跳动者，似乎惊慌地向后退了几步，然后又顽强地向着目标前行，每前进之前先装作后退。它们闪烁着渐渐聚了起来，光束神秘地扩大了，更明亮了，一道又一道聚起来，直到聚成一朵变形的玫瑰花。形状不整齐的月亮又在水面上颤抖起来，它试图停止震颤，战胜自身的畸形与骚动，获得自身的完整，获得宁馨。

伯金呆滞地徘徊在水边。厄秀拉真怕他再次往水中扔石块。她从自己坐的地方走下去，对他说：

“别再往湖水中扔石头了，好吗？”

“你在这里儿多久了？”

“一直在这儿。请不要再扔石头了，好吗？”

“我只是想看看我是否可以把月亮赶出水面。”

“有这样念头太可怕了，真的。你为什么憎恨月亮？它也没有伤害你呀，对吗？”

“是憎恨吗？”

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

“怎么连封信都不写呢？”

“我认为没有什么可写的。”

“为什么没有什么可写的？”

“我不清楚。怎么现在没有雏菊了？”

“是没有。”

又是一阵沉默。厄秀拉看看水中的月亮，它又聚合起来，仍然随着水的波动而微微颤抖着。

“独处一隅你的感觉好多了吗？”她问。

“或许是吧。这阵子让我好好整理了一下自己。总之我好多了。你最近都在干什么事？”

“没有。仔细看着英格兰，我对它已经很烦了。”

“为什么会对英格兰呢？”他惊诧地问。

“我不知道，反正有这种感觉。”

“这是民族的问题，法兰西更糟。”

“是啊，我知道。我觉得我跟它们都没关系了。”

说着他们走下山坐在阴影中的树根上。沉寂中，他又想起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那双眼有时会像泉水一样明亮，充满了希望。想到这里于是他缓缓地、非常吃力地对她说：

“在你的身上，我看到金子般闪亮的东西，我希望你能把它给予我。”从她的话中，他似乎对这个问题想了好久了。

她一惊，似乎要从他身边跳开去。但她的心里非常的激动。

“什么闪亮的东西？”她问。

他很腼腆，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就这样沉默着。渐渐地，她开始感到不安。

“我的生活并不美满。”她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嗯，” 他应付着，好像他根本没有在听她说话。

“ 我不相信会有人真正爱我的。” 她说。

他还是没有回答。

“ 你是否也这样想，” 她缓缓地说，“ 你甚至以为我只需要肉体的爱？不，不是，我需要你在精神上陪伴我。”

“ 我清楚你不是这样的，我明白你并不只要求肉体上的东西。可我要你把你的精神——那金色的光芒给予我，实际上就是你，你真不懂吗？把它给我吧。”

沉默了一会她回答道：

“ 我怎么能够做到呢？你其实并不爱我呀！你只想达到你自己的目的。你从不想为我做什么，却只要我为你做。这太不公平了！”

他想尽办法来维持这种对话并想强迫她在精神上投降。

“ 两回事，” 他说，“ 这完全是两回事。我会以另外一种方式为你尽义务，也许不是通过你自身，而是通过另一种方式。不过，我想我们也可以不通过我们自身而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才在一起，这如同一种现象，并不是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维持的东西。”

“ 不，” 她思忖着说，“ 你是个唯我独尊者。我从来就没有发现你有什么热情，从来没有看见你对我释放出火花来。你只需要你自己，真的，只想你自己的事。如果说你需要我，仅仅在要我为你服务这个意义上。”

听了她这番理论，伯金不得不把想说的话又咽回去放弃不说了。

“ 你怎么说都没关系。你说我们之间存在还是不存在那种东西呢？”

“ 你根本就不爱我。” 她叫道。

“ 我爱，” 他气愤地说，“ 可我要——” 他的心再一次看到了

她眼中溢满泉水般的金光，那光芒就像从什么窗口射出来的一样。在这个人情淡漠的世界上，他要和她在一起。可是，告诉她这些有什么用呢？跟她交谈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有些想法真是难以言表的。对她起什么誓只能使事情向反方向发展。这想法有一点像一只天堂之鸟，永远也不会进窝，它一定要自己飞向爱情不可。

“我一直盼望着我会得到爱情，而你的行为却让我失望了。你不爱我，这你心里明白。你根本不想对我尽义务。你只顾你自己的需求。”

一听她老在重复那句“你不想对我尽义务”，他就觉得血管里涌出一股怒火。在他心中再也没有什么天堂鸟了。

“不，”他生气地说，“我不想为你尽义务，因为还没什么义务可尽。你目前没有任何义务需要我尽，什么也没有，甚至你自己都反对我尽义务，这是你的女性特点。我不会为你的女性意识而贡献任何东西，它不过是一块破布做成的面具。”

“哈！”她嘲弄地笑道，“你就是这样看我的吗？你还居然说你爱我！”

她气愤地站起来要回家。

“你需要的是虚无缥缈的未知世界。”她转过身冲着他朦胧的身影说，“我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了，谢谢。你想让我成为你精神上的所属品，不批评你，不在你面前为我自己伸张什么。你要我仅仅成为你的某种东西！不，谢谢！如果你需要那个，我相信肯定会有不少女人可以给予你。有不少女人会自愿躺下让你从她们身上迈过去——去吧，去找她们，那才是你真正需要的东西，就去找她们吧。”

“不，”他恼火地脱口而出：“我要的就是这个，我要你放弃你自信、武断的意志，放弃你那可怕的固执己见，我要你能够看清自己，从而能够解脱自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解脱？”她调侃道，“我随时都可以轻易地解脱自己。倒是你自己却不能做到自我解脱，你坚守着你自我，似乎那是你唯一的财富。你是主日学校的教师，一个牧师。”

她话中的道理令他木然。

“我的意思并不是让你以狄奥尼索斯狂热的方式解脱自己，”他说，“我非常清楚你完全可以那样去做。可我憎恶狂热，无论是狄奥尼索斯式的还是其它形式的。那些好像是在重复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我希望你不要太在乎自我，不要只在你的意识下的自我，别再固执了，高高兴兴、自信些、超然些。”

“谁固执了？”她嘲讽道，“是谁一直在固执从事？不是我！”

她的话语中透着嘲弄与刻薄，让他无言以对。

“我知道，”他说，“也许我们双方都很固执，这样我们都有错。我们没有达成共识。”

他们坐在岸边的树影下，沉默着。夜色淡淡地笼罩着他们，他们都沉浸在美好的月夜中。

渐渐地，他们都平静了下来。她试探着把手搭在他的肩上，他们的手默默地握在一起。

“你真爱我吗？”她问。

他笑了。

“我感到它是你的口号。”他逗趣说。

“是吗！”她十分有趣地说。

“你的固执——你的口号——‘一个布朗温，一个布朗温’——那是战斗的口号。你的口号就是‘你爱我吗？恶棍，要么服从，要么去死。’”

“不嘛，”她恳求道，“根本不是那个样子，才不是那样。但我特别想知道你是否爱我，难道我不应该知道吗？”

“嗯，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解，不要有什么不放心的啦。”

“那么你是真的爱我吗？”

“是的，我爱。我爱你，而且我明白这是不可能再改变的。这是不会改变的了，还有什么可问的？”

她半喜半疑地沉默了一会儿。

“真的么？”她说着眼近他。

“真的，现在就做吧，接受这爱吧。该结束的就让它结束吧。”

她紧紧地靠在他的身边。

“结束什么？”他喃喃道。

“结束烦恼呗。”她说。

她走近了他。他拥抱着她，温柔地吻她。多么自由自在啊，仅仅拥抱她、温柔地吻她。仅仅同她静静地在一起，任何思想、任何欲望和任何意志都不存在；仅仅同她安谧相处，处在一起宁馨的气氛中，但又不是睡眠，而是愉悦，满足的愉悦，不要什么欲望，不要固执，这就是天堂。共同处于幸福的安谧中。

她依偎在他怀中，他依然温柔地吻她，吻她的头发、她的脸、她的耳朵，就像面对早晨落下的露珠儿。可这耳边热乎乎地呼吸却令她又产生不安，仿佛点燃了旧的毁灭火焰。她依偎着他，而他则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血液像水银柱一样在不变地升温。

“我们会长时间保持平静下来的，对吗？”他说。

“是的，”她似乎顺从地说。

说完她又偎在他的怀中。

呆了很长时间她突然抽出身子，开始凝视他。

“我必须回家去了。”她说。

“干吗那么着急呢？太遗憾了。”他说。

她转向他，仰起头来等他吻自己。

“你真感到遗憾吗？”她笑着喃喃道。

“是的，”他说，“我希望我们永远能像刚才那样在一起。”

“永远！是吗？”在他吻她时她喃喃道。然后她竭力吟求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吻我！吻我吧！”说着她更贴紧了他。他给了她无数个吻。但他仍没忘记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意志，他现在只渴求温柔地交流，不要别的，更没有激情。于是她很快就抽出自己的身体，戴上帽子朝家里走去。

第二天，他尤其感到一阵阵渴求欲在涌现。他想或许昨天有些事情他做得不对。或许他不应该带着对她的需求去接近她。难道那仅仅是一个说辞或者说只能把它解释为一种意味深远的期盼？如果是后者，那他如何解释他常言的肉欲满足？这两者应该在本质上不怎么相同。

突然他发现自己面对着这样简单的现状，真是太简单了，一方面，他知道他并不需要进一步的肉体满足——某种普通生活能够提供的更深刻、更黑暗、更未知的东西。他记起了他常在海里戴家见到的西非雕塑。那雕塑是用黑木雕成的有两英尺高，闪着柔和的光，细高而优雅。这是一个女人，头发像一座圆丘做得很高。这雕像给他留下了生动的印象，成了他心灵中的偶像。她的身材长而优雅，她的脸很小，上衣的领口镶着一圈圈的圆边，像是铁圈叠成的圆柱堆在脖子下面。他记得她：她有惊人的教养并且显得很优雅，她的脸很小，像甲壳虫，细长的腰肢下是隆起的臀部，显得异常沉重，腿很短，很丑陋。他不懂得的东西她懂得。她有几千年纯粹感觉、无数的生活的经验。她的那个种族在几千年前就神秘的逝去了：这就是说，自从感官和心灵之间的关系破裂，留下的只是一种神秘的生活经验。几千年前，对他来说急需的事情一定在这些非洲人之间发生了：真神圣、创世和创造幸福的欲望一定泯灭了，留下的只是对知识的追求欲——通过感官追求的盲目、发展的知识，这知识停留在感官阶段，存在于崩溃与死亡中，这是诸如甲壳虫才有的知识，它们生活在腐朽与冷酷的死亡中。这就是为什么她的脸像甲壳虫：这就是为什么埃及人崇拜金甲虫——因为这符合死亡与腐朽的原则。

在死亡之后，当灵魂在极度痛苦中像树叶飘落那样冲破有机的控制以后，还有漫长的路可走。我们与生活、与希望之间没什么关系，我们陷入了非洲人那漫长的纯粹的生活感知中，那是存在于死亡神秘中的知识。

现在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创造精神逝去后至今已有几千年了。他意识到，有许多秘密将会被揭开，生活、无意识和恐怖的神秘比生殖器的偶像更难以揭示。在倒退的文化中，这些西非人何以能够超越对生殖器的感知？超越得极远、极远。伯金又想起了那个女性雕塑：长长的躯体，奇特、出人意料沉重的臀部，修长、被衣服花边拥着的脖子和像甲壳虫一样的小脸儿。这远远超越了任何有关生殖器的知识，微妙的生活远非这些知识所能了解。

这种非洲式的理解方式从没有能够用于现实之中。白人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理解。白色人种的身后是北极，是广漠的冰雪世界，他们将面对的是冰冷的毁灭和虚无的神话。而西部非洲人受着撒哈拉燃烧着的死亡概念制约，他们会在太阳的毁灭和阳光腐烂的神话中获得知识。

这就是全部的遗风吗？难道要与幸福的、创造性的生命断绝关系吗？难道生命的创造力已经完结了吗？难道只有留给我们的是非洲人那奇特、可怕的死亡知识？然而我们可是北方碧眼金发的白人。

伯金又想到了杰拉德。他就是来自北方的奇特的白色魔鬼，他在寒冷的神话中获得了完善。他不会命中注定在奇冷的感知中死去呢？他有可能是死亡世界的信使？

伯金真害怕继续想下去了，一想到这里他的脑袋都累了。他紧张的注意力突然松弛了，他再也无法沉湎于这些神话了。有另一条道路即自由的路在他面前伸展。有一扇能够达到纯粹个体存在的理想之门为他打开，在那里个人的灵魂比爱、比结合的欲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更重要，比任何情感都强烈，这便是自由而骄傲的独立状态，它接受与别人永久相联的义务，受爱情的束缚，但假如这种状态出现，也决不放弃自己骄傲的个性。

还有另一条路。这是他必须走的一条路。他想到了厄秀拉，她是那么敏感、那么忠诚，她的皮肤太好了，似乎是以前从来没见过的皮肤。她是多么的文雅、又敏感啊。他怎么会忘记这些呢？他动员自己马上就去找她，立刻向她求婚。他们必须马上结婚，从而明明白白地进入一种确切的感情交流。他得马上去找她，刻不容缓。

他神情恍恍惚惚飞快地朝贝多弗走去。他发现山坡上的城镇并没有向四周蔓延，而似乎被矿工住宅区边上的街道围了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方块，这令他想起耶路撒冷。整个世界怎么变得是那么奇妙缥缈。

罗瑟兰打开门，她像小姑娘一样惊诧了一下，说：

“哦，我去告诉父亲。”

说完她回到屋里去了。伯金站在门厅中看着前不久戈珍临摹的毕加索的画。他对画中描绘的土地魔力深表钦佩。这时，威尔·布朗温出现了，他边往楼下走边放下卷起的衣袖。

“哦，”布朗温说，“我去拿件外衣穿。”说完他的身影又消失了。不一会儿他回来了，把伯金让到客厅中去说：

“请原谅，我刚才在棚子里干活呢。请进吧。”

伯金跟随着他在客厅中坐下。他看看布朗温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脸，他看到他细细的眉毛和明亮的眼睛，又看看胡子拉拉渣渣的下宽阔肉感的嘴唇。真奇怪，这竟是一个人！布朗温对自己的看法与他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伯金还发现，这位五十岁左右、身材消瘦、神采奕奕的人是激情、欲望、压抑、传统和机械、观念奇特、难以解释、几乎不形成东西的最大集成者，这一切毫不相融的东西汇集于他的身上。他有点像二十岁的小伙子那

样没有自己的主张、而且极不成熟。他为什么会是厄秀拉的父亲呢？连他自己都没有成熟啊。他真不像一位父亲。他只把生命带给了儿女，但他的精神却没有随之传给后代。他们的精神没有任何父辈的遗传，他们的精神来自现实的和未知世界。一个孩子也许会成为神话的后代，也许永远是未出生的婴儿。

“今天天气不像以往那么糟，”布朗温休息片刻说。这两个男人之间没有任何可以沟通的地方。

“啊！你相信月亮会影响天气吗？”

“哦，不，我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太懂这个。”

“你知道学者自己怎么说吗？他们说月亮和天气一起变化，但月亮的变化并不能改变天气。”

“是吗？”伯金说，“我从来没听说过。”

沉默了片刻，伯金说：

“我没有耽误您的时间吧。我其实是来找厄秀拉的。她在家吗？”

“没有。她肯定是去图书馆了。我帮你去看看她在不在。”

伯金听到他在饭厅里打听。

“没在家，”他回来说，“也许过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你好像有话要跟她谈是吗？”

伯金极相当平静地看着布朗温说：

“其实，我是来向她求婚的，请求她嫁给我。”

老人金黄色的眼睛一亮：

“啊？”他看看伯金，垂下眼问道：“她知道这些吗？”

“她本人并不清楚我的意思。”伯金说。

“不清楚？我对这事的发生怎么从来就没有察觉呢？——”

布朗温很尴尬地笑道。

伯金抬眼看看布朗温，自己喃喃说：“怎么叫‘发生’呢！”然后他又大声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件事可能是有点突然。”他又联想起厄秀拉，他又补充说：“不过我不知道——”

“很突然，对吗？唉！”布朗温十分困惑、烦恼地说。

“一方面是这样，”伯金说，“可从另一方面说就不是了。”

停了一会儿，布朗温说：

“那好吧，随她的便——”

“对！”伯金沉静地说。

布朗温声音洪亮、震颤着回答道。

“尽管我不想让她那样匆匆忙忙地私定终身，但也不希望她左顾右寻拖得太久。”

“哦，不会太匆忙。”伯金说“而这事不会拖太久。”

“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一个人对结婚存在某种疑虑的话，说明这桩婚姻不那么稳定。”伯金说。

“你真是这么认为的？”

“是的。”

“或许你的看法比较对吧。”

伯金心想：“或许就是这样。至于你威廉·布朗温如何看这问题还得需要进一步地了解。”

“我想，”布朗温说，“你应该清楚我们家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吧？你也明白她是有教养的吧？”

“她，”伯金想起自己小时候受到的管教，心里说，“她是恶女人之首。”

“您是在问我知道不知道她的教养吗？”他不解地询问起来。他似乎故意让布朗温感到不愉快。

“哦，”他说，“她具有一个女子应该有的一切，我们给予她能够拥有的一切。”

“我相信她的拥有，”伯金说，但他并没有把话说完。父亲感

到十分气愤。伯金身上存在的某些东西令他恼火，仅仅他的到来就够让他恼火的。

“我希望她在这事上能够多多疑虑一下。”他变了一副腔调说。

“为什么？”伯金问。

这三个字使布朗温的头脑像被一颗子弹击中爆炸后的那样受震动。

“为什么！我不能理解你们那种独出新裁的做法，更不相信你们那独出新裁的思想，你们就像药罐子中的青蛙一样。我赶不上潮流，也根本喜欢这些东西。”

伯金一点情绪都没有了，两人处于敌对地注视状态。

“对，您真认为我的做法和想法是独出新裁吗？”伯金问。

“希望不是？”布朗温赶忙说：“我这里指责的并不单单是指你。我的意思是我的子女均按照我的信仰和思想成长的，我不愿意看到他们背离这个信仰。”

停了片刻，伯金问：“你是说超越你的信仰？”

父亲犹豫了，他感到很不舒服。

“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只谈论我的女儿——”他感到无法表达清楚自己，干脆沉默了。他知道他的话有点离题了。

“当然了，”伯金说，“我从来就不想伤害谁，也更不想影响谁。厄秀拉愿意怎样就怎样。”

话不投机，相互无法理解，他们都不再说话了。伯金只感到厌倦。厄秀拉的父亲思想上不能够有条理，然而他的话却又全是老生常谈。年轻人用目光凝视着老人的脸。布朗温抬起头，发现伯金正在看他，立时他更感到一阵无言的愤怒、屈辱和力量上的自卑。

“相信不相信是一回事，”他说，“但是，我宁可让我的女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明天就死，也不愿意看到她们对第一次接触的男人就唯命是从。”

伯金的目光流露出一丝痛苦。

“至于这个，”他说，“我清楚地知道我要对女人唯命是从，而不是女人对我唯命是从。”

布朗温有点吃惊。

“我知道的，”他说，“随她的便吧，她一直这样。我对她们是尽心尽力了，这倒没什么。她们应该随心所欲，她们不用去讨人喜欢，只要自己高兴就行。同时她也应该为她母亲和我考虑考虑。”

布朗温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对你不客气地说吧，我宁可亲手埋葬她们也不想让她们过着放荡的生活，现在这种事太多了。真的宁可埋葬她们，也——”

“是的，然而你应该清楚，”伯金缓慢地说，他对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话题厌烦透了，“她们是不会轻易让你或我去埋葬她们的，而且她们也不会被埋葬的。”

布朗温看看他，只觉得心头燃起无名的怒火来。

“伯金先生，”他说，“我不明白您来这儿有何贵干，也不想听您的请求。但是我的女儿是我的，我有责任呵护他们，照顾他们。”

伯金突然蹙紧了眉头，两眼射出嘲弄的目光。但他仍旧很冷静。

“我其实并不反对您同厄秀拉结婚，”布朗温终于说，“我跟这件事没有任何的关系，不管我怎样，只要她愿意就行。”

伯金扭脸看着窗外，思绪万千。说过来道过去究竟能得出什么结果，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一分钟都不想再这样坐下去了，等厄秀拉一回家，把他想说给她的话说完，然后就转身走人。他才不想跟她父亲在一起，何必惹麻烦呢。真是没有必要这样，他更

没必要去挑起什么麻烦。

这两个男人沉默地坐着，伯金差点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他是来求婚的，对了，他应该耐心地等她，跟她讲。至于她的态度，接受不接受他的求婚他就不管了。他今天非要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他心里只有这个念头了。尽管这房子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他也认了。一切应该都是命中注定的。他只能认清眼前的一件事，别的什么都看不清，现在他暂时与其它都失去了联系，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也要等待命运和机遇去解决。

他们终于听到了门响。他们看到她腋下夹着一摞书上了台阶。她和往常一样精神焕发，一副超然的样子，似乎心不在焉，对现实仍然是不经意。她这一点很令她父亲恼火。她总是在显示自己的光采，像阳光一样灿烂，但对现实不闻不问。

他们听到她走进餐厅，把一摞书放在桌子上。

“你带回《姑娘自己的书》了吗？”罗瑟琳叫道。

“带来了。不过我记不清你到底需要的是哪一册了。”

“我就猜到你会这样的。”罗瑟琳生气地叫道，“怎么会忘了？”

然后他们又听她小声说什么。

“在哪儿？”只听厄秀拉叫道。

妹妹的声音更压低了。

布朗温打开门，声音洪亮地叫道：

“厄秀拉。”

她头上还戴着帽子马上就过来了。

“哦，您好！”她一见到伯金她坐在那里感到惊诧得头都晕了，大声叫起来。看见她在注意自己，他也向她望去。她呼吸急促，似乎在现实世界面前感到困惑。她那个光明完整的自我世界一下子就变得模糊起来。

“我没有打断你们的谈话了吧？”她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你打破的是沉寂。”伯金说。

“哦，”厄秀拉含糊地、若有所思地说。对她来说他们并不重要，她可以根本不在乎。这种微妙的神情总是让她父亲感到生气。

“伯金先生是来找你谈话的，而不是找我的。”父亲说。

“啊，是吗？！”她惊叹道，虽然有些漫不经心，然后她振作精神、神采飞扬，有点做作地对他说：“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对我说吗？”

“我倒希望是这样。”他调侃道。

“他是前来向你求婚的。”她父亲说。

“哦！”厄秀拉叹道。

“噢”父亲模仿她道：“你对此没什么可说的吗？”

她像是受到了伤害似地畏缩不前。

“你真是来向我求婚的？”她问伯金，似乎觉得他在跟她开一个大玩笑。

“是的，”他说，“我是来求婚的。”说完这句话时他似乎感到十足的羞赧。

“是吗？”她似信非信地叫道。他现在说的每句话都让她感到高兴的。

“是的，”他回答，“我想，我特别地希望你能同意跟我结婚。”

她看着他，发现他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渴望得到她，然而似乎又不那么明确。她退缩了，她不能把自己完全暴露在他的目光中，这样她会感到非常难受的。她的脸沉下来，心头闪过乌云，目光移开了。她把从灿烂的自我世界中驱逐出来了。她现在害怕跟他接触，于是显得很不自在。

“是这样。”她含糊地敷衍道。

伯金的心痛苦地缩紧了。这一切原来对她来说是那样的无所

谓，他又错了。她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瞧她话说得多惬意。他和她的希望对她来说是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是对她的冒犯。这一点也很让她父亲气急败坏。他一生中一直在对此忍气吞声。

“你倒是说话呀！”他叫道。

她退缩了，似乎有点害怕。然后看看父亲说：

“我没有说任何话，对吗？”她似乎怕自己许下了什么承诺。

“是没有说话，”父亲已经很是动了气，“可你没有必要看上去那么傻。你难道失去智慧了？”

她怀着敌意退却着。

“我的智慧，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阴郁、反感地说。

“你难道没有听见问你的话吗？”父亲生气地叫道。

“我当然听到了。”

“那好，你现在能回答吗？”父亲大吼道。

“我凭什么要回答？”

听到这种无礼地反唇相讥，他气坏了，但父亲什么话也不想说了。

“不用，”伯金出来解围说，“没必要马上给我回答。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想告诉我就什么时候告诉我。”

她的眼中闪过一线强烈的光芒。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什么呢？”她感叹道。“你这样做事情完全是你个人的事，跟我没什么关系。你们两个人为什么都要欺负我？”

“欺负你！欺负你！”她父亲仇恨、气愤地叫道。“欺负你！可惜，谁也不能强迫你理智些、礼貌些。欺负你！你一定要把话说清楚，你要负点责任，我的犟姑娘！”

她茫然地站在屋子中间，她脸上闪着倔犟的光，对自己的行为很满意。伯金看着她，他太生气了。

“在这里谁也没有敢欺负你呀。”他压着火尽量轻声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呀，可是你们两个人都在强迫我做出结论。”

“那纯粹是你自己的感觉。”他嘲弄道。

“自我感觉！”父亲叫道，“她是个自以为是固执的大傻瓜。”

伯金站起身说：

“算了吧，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然后他不管他们的存在，走出了房间。

“你这傻瓜！你这傻瓜！”她父亲极为痛苦地冲她喊着。她走出这个房间，哼着歌儿上楼去了。然而她的内心仍深感不安，像是刚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她从窗口处看到伯金愤怒地走在大路上了。他大步流星地赌着气的走的，她才仔细地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这人真有点滑稽，她实在很怕他，一种逃出虎口的感觉油然而升。

她父亲无力地坐在楼下，深感屈尊和懊恼。似乎与厄秀拉发生过这种莫名的冲突，他被魔鬼缠住了。他恨她，简直恨之入骨。他的心变成了一座地狱，但他要自我解脱。他知道他会失望、会屈服，在失望前让步算了，从此什么都不再管了。

厄秀拉阴沉着脸，她决心已定要跟他们都过不去。她像宝石一样坚硬、自我完善、灿烂而无懈可击。她很自由、幸福、沉着而洒脱。她父亲必须对她这种快活的漠然样子视而不见才行，否则非气疯不可。她心里对一切都怀有敌意但是很快活。

一连许多天她都是这样，似乎这纯属一种自然冲动，除了她自己对什么都不在意，只要她感兴趣的事做起来还是很乐意、很顺利的。哦，男人要接近她可真是一件苦差事。连她父亲都责骂自己为什么要做她的父亲，他还必须学会对她视而不见，置若罔闻。

在她和别人相抵抗的时候，她总是显得很沉稳，异常地有风采、异常迷人，令人难以置信那副单纯的样子，大家其实谁都不

喜欢她这副样子。倒是她那奇特清晰、令人反感的声音露出些马脚。只有戈珍跟她一个心眼儿。在这种时刻，她们姐妹二人才更加亲近，似乎她们的聪明才智合二为一了。她们会感到有一条超越一切的强有力的、光明的纽带——理解——把她们联系在一起。每到这时，面对两个联合起来的女儿，父亲就像呼吸到了死亡的气息，似乎他自身被毁灭了一样。他气疯了，他决不善罢甘休，不能允许让他的女儿们毁灭自己。可他对拿她没有办法，只好无可奈何花落去。他心里诅咒着她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让他们尽快地离开自己。

她们仍旧神采奕奕，仿佛显出女性的超然，看上去很美。她们相互信任、互亲互爱、分享着各自心中的秘密。她们之间坦诚相见、无话不说、哪怕是最不开心的时候。她们用知识相互武装自己，在智慧之树上吸取着最微妙的养分。奇怪的是，她们竟能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厄秀拉总把追求她的男人看作是她的儿子一般，怜惜他们的渴求，仰慕他们的勇气，像母亲对孩子一样为他们做出的新花样感到非常欣喜。然而对戈珍来说，男人是对立阵营的一份子。她怕他们、蔑视他们，但对他们的行为却极为尊重。

“当然了，”她轻描淡写地说，“伯金身上有一种奇特的活力，很了不起。他身上总能有一股喷勃的生命之泉，尤其要他献身于什么事情时，他的生命之泉是那样的旺盛。可生活中有许多许多事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要么对它们的存在毫无所知，要么对它们视而不见，可这些事对别人来说却极为重要。应该这么说他并不是很聪明，他只是在小事上太认真了。”

“对，”厄秀拉叫道，“他太像个牧师了，地道的牧师。”

“一点不错！他从不听别人的话，他根本就是听不进去。他总是把自己的声音搞得那么大了，别人的话他充耳不闻听不进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这样的。他自己大声喊叫却不让别人说话。”

“不让别人说话，”戈珍重复说，“这样给你施加压力当然也没用。谁也不会因为他的压力就相信他。他无法让人跟他说话，跟他在一起生活那就更不可能了。”

“你认为别人无法跟他一起生活吗？”厄秀拉问。

“我觉那种生活太累人了。他总会对你大喊大叫，让你无条件地服从他。他而且要彻底控制你。他甚至不能容忍别人有任何的思想存在，他最蠢的一点是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跟他生活肯定会难以忍受的，不可能的。”

“是啊，”厄秀拉支吾着赞同说。她从心里并不完全同意戈珍的说法。“可笑的是，”她说，“跟任何一个男人一起呆上两个星期怎么都让人觉得无法忍受。”

“那样可就太可怕了，”戈珍说。“不过伯金这人太独断自信了。如果你拥有自己独立的灵魂，他就根本不能容忍你。这话一点不假。”

“对，”厄秀拉说。“他脑袋里想什么，在你的脑袋也是一样的才行。”

“太对了！想想看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呢？”对此厄秀拉深有感触，打心眼儿里觉得反感。

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心中只有空虚和痛苦。

后来，她对戈珍的说法又起了变化。戈珍把生活抛弃得太彻底，把事情看得太丑恶、好像无可救药似的。尽管戈珍对伯金的议论是对的，对其他事的看法也是对的，但她却要像结帐那样把他一笔勾销。如果把他这样“结了帐”，给打发掉了，真是这太荒谬了。戈珍这种结帐的论调，把人或事情打发掉的做法简直不能采用。厄秀拉开始对妹妹感到反感。

一天她们在长长的胡同中走着时，发现一只知更鸟站在枝头尖声鸣啭，引得姐妹俩停住脚步去看它。戈珍脸上露出嘲讽的笑

容道：

“它肯定觉得自己挺了不起？”

“可不是！”厄秀拉嘲弄地扮个鬼脸说。“看它多像骄傲的劳埃德·乔治！”

“可不是嘛！简直是一个小劳埃德·乔治！瞧瞧它们那德行，”戈珍快活地叫道。从那天起，厄秀拉就觉得这些任性、爱炫耀的鸟儿像一些又矮又胖的政客，在台上扯着嗓门大喊，这些小矮人不惜任何代价非得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

这些真够让人反感。一些金翼啄木鸟会突然在她面前的路上跳出来。它们的样子更是不可思议、毫无人情味儿，像光灿灿的黄色刺芒带着某种神秘使命刺向空中。她自言自语地说：“不管怎么说，管它们叫劳埃德·乔治是太不应该。我们的确不理解它们，它们都有未知的力量。把它们当作人一样去看待是相当不合事宜的。它们属于另一个世界。拟人主义是多么愚蠢呀！戈珍真是太不应该、太无礼，她竟把她自己的想法变成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而且想让一切都符合她的标准。卢伯特说得很对，人类是在用自己的想象描述这个世界。可是感谢上帝，这个世界并没有人格化。”她似乎觉得把鸟儿比作劳埃德·乔治是一种亵渎，是对真正的生命的破坏。这对知更鸟也是莫大的耻辱。可她自己却也曾这样做了。值得自慰的是，她是受了戈珍的影响才这样做的。

于是她躲避着戈珍，远离戈珍所讲的所谓“真理”，在精神上转而倾向于伯金了。上次他求婚失败以来，她一直再也没有见到过他。而她不想见他，是恐怕又被追问自己接受不接受求婚的问题。她知道伯金向她求婚意味着什么，不用在说什么，她朦朦胧胧地知道。她太清楚他需要是什么样的爱、什么样的屈从。她还不能吃准这究竟是不是她需要的那种爱。她同样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喜欢这种若即若离的结合。她深切的盼望一种难以言表的亲昵。她全部要占有他，让他成为她的服从者，啊，她要那种不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任何语言、手势的亲昵。她想把他喝下去，就像喝下生命的佳酿。她试图用梅瑞迪斯的诗句表白自己，愿意用自己的胸膛暖他的脚。她完全可以那样做，条件在于——她的爱人要绝对爱她，忘我地爱她才行。同时她也敏感地意识到，他永远也做不到那种忘我地爱她的地步，他压根儿就不相信那种无私的、毫无自我的爱情。他曾公开这样表示过的，也可以说是他的一种挑战，她为此做好了准备要回应他的挑战，因为她始终有一种信念绝对地奉献爱情。她相信，爱是能够永远超越个人的。而他却总认为，个人比爱、比任何关系都更重要。他认为，灵魂只把爱看作是它的存在的环境之一，是它自身平衡的条件。而她却认为爱是高于一切。男人绝对要对她做出奉献，而且必须让她尽情享乐。她要让他毫无怨言地成为她的人，而作为此项的回报，她也会完全彻底地成为他的卑微的奴仆——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或不愿意。

第二十章 争 斗

求婚失败后，伯金气急败坏地从贝多弗逃了出来。他不时地认为自己是个十足的傻瓜，整个经过好像上演的一场闹剧。不过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不安的。最让他深感气愤的是厄秀拉声嘶力竭地大叫：你为什么要欺负我？”那口气非常不讲理，说话时还显得很得意、满不在乎的样子。

他径直朝肖特兰兹走去。杰拉德正站在书房里背对着壁炉，他纹丝不动，像一个内心十分空虚的人那样焦躁不安。他努力地做了该做的一切，现在却好像什么事都不用去做了。他当然也可以坐车出门儿可以到城里去逛逛。可现在他既不想坐车出门，也不想进城，更不想去拜访席尔比家。他只觉得自己很茫然、很迟钝，就像一台失去动力的机器一样。

为此杰拉德深感痛苦，他以前总是从早到晚没完没了地忙于事务，根本不知烦恼是什么东西。现在，一切似乎都不需要了。他再也不想去做任何事，他心中某种死去的东西拒绝采纳任何建议。他天天绞尽脑汁想着如何才能把自己从这种虚无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如何摆脱这种虚无对他产生的压抑。看来只有三件事可以令他复活。一是吸印度大麻变成的麻醉剂，二是得到伯金的抚慰，三是女人。现在没人能同他一起吸麻醉剂，也没有女人，伯金也出门了。真是无可事事，只好一人独自忍受空虚的重负。

一看到伯金，他的脸上一下子就浮现出快活的一个奇妙的微笑。

“天啊，卢伯特，”他说，“我正在想世界上只有好朋友才能真正地帮助你摆脱孤寂，这人就是你。”

他看伯金时发现他眼中的笑意是惊人的，它在表现一种纯粹的释然。他脸色很苍白，甚至十分憔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大概在指你喜欢的是女人吧？”伯金轻蔑地说。

“如果这个女人存在当然最好不过，如果没有女人，换上一个知心朋友，一个有趣儿的男人亦可。”

说着他笑了。伯金紧靠着壁炉坐下来。

“你正在干什么？”

“我，现在什么事也没有的干。我日子很不好过。仿佛事事都令人不安，搞得我既不能安心工作又无法娱乐。你说这不会是行将衰老的迹象吧。”

“就是说你已经对任何事都厌倦了？”

“厌倦，我不知道。反正我无法安下心来。我甚至感到魔鬼已住在我心中，我呢？不是活着就是死了。”

伯金认真的思考着，然后看着他的眼睛说：

“你应该踏踏实实、专心致志地做事。”

杰拉德笑道：

“我真希望有什么事值得我去做呢。”

“对呀！”伯金柔声地说。双方沉默着，相互感知着对方。

“那么只好去等待了。”伯金说。

“天啊！等待！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呢？”

“有一位老先生曾说消除烦恼有三个办法：睡觉、喝酒和旅游。”伯金说。

“这些办法我都试过全没用，”杰拉德说，“睡觉时做梦，喝了酒就骂人；旅游时你得冲脚夫大喊大叫。不行，这根本不是办法。我认为只有工作和爱才是出路。当你不干工作时，你就应该去恋爱。”

“那就这样去做吧。”伯金说。

“能给我找一个目标吗，”杰拉德说，“如果把爱广博地撒出来，结果不知，会消耗殆尽的。”

“是吗？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然后你就会死呗。”杰拉德说。

“看来你真应该去死了。”伯金说。

“我可不想那样，”杰拉德说着手从裤兜中伸出来去拿香烟。他神情十分紧张。他在油灯上点着烟卷儿，前前后后缓缓地踱着步。尽管他一个人呆在屋里，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衣冠楚楚仿佛时刻准备参加宴会似的。

“除了刚才那两种办法以外，还有第三种办法，”伯金说，“工作、爱和打鬥。你怎么把这点给忘记了。”

“我还真是给忘掉了，”杰拉德说，“你练过拳击吗？”

“不，我可不会。”伯金说。

“嗨——”杰拉德抬起头，向空中吐着烟圈。

“怎么了？”伯金问。

“没什么，我正准备和你打上一架呢。说真的，我特想拿什么东西去发泄发泄。这是特别好的主意。”

“你千万不是在想如何好揍我一顿，是吗？”伯金问。

“你？嚯！咱俩试一试！绝对是十分友好地打一场架。”

“行啊！”伯金刻薄地说。

杰拉德向后斜靠着壁炉台。他低头看着伯金，眼睛好像雄性马的眼睛一样激动地充着血、闪着恐怖的光芒。

“我真怕我管不住自己了，我会干出些傻事来的。”杰拉德说。

“干吗不能做傻事呢？”伯金冷冷地问。

杰拉德根本没有耐心去听他讲话。他俯视着伯金，似乎要从他身上挖点什么来。

“我曾学过日本式摔跤，”伯金说，“在海德堡时，我同一位日本人同住一室，他教过我几招。可我学的不太精，总认为不行。”

“你学过！”杰拉德叫道，“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也没有用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种方法去摔跤。你学的是柔道吧？”“对，我对那个并不感兴趣，我不太行。”“是吗？我现在非常感兴趣。一开始是什么架式儿？”“如果你喜欢我马上可以表演给你看。”伯金说。“你会吗？”杰拉德脸上堆满笑容的说，“好，我很喜欢也很感兴趣。”

“那咱们就试试柔道吧。不过你穿得这样笔挺的衣服可不能玩柔道过招。”

“那我就脱去衣服好好开开眼。等一会儿——”他按了下铃唤来男仆，吩咐道：

“弄几块三明治，来瓶苏打水，然后今晚就不要进来了，告诉别人也别来。”

男仆走了。杰拉德目光炯炯地看着伯金问：

“你跟日本人摔过跤？也不穿衣服吗？”

“有时会这样。”

“是吗？他是个运动员吗？”

“可能是吧。我可当不了裁判。他很敏捷、灵活，具有很强的电流一般的力量。他那种集聚力量的方法可真叫绝，简直不像人所发出的，倒像水螅。”

杰拉德点点头。

“能够想象得出来，”他说，“不过，他们的样子让我有点反感。”

“反感，可有时也能被吸引。当他们冷漠阴郁的时候是挺让人反感了。可他们热情的时候他们却是非常迷人的，的确迷人，就像黄鳝一样油滑。”

“嗯，很可能。”

男仆端来盘子放下。

“别再进来了。”杰拉德说。

门关上了。

“好吧，咱们开始脱衣服吧。你用先喝点什么好吗？”

“不，我不想喝。”

“我也不想。”

杰拉德关紧门，把屋里的家具挪动了一下。房间很大，有足够的空间，铺着厚厚的地毯。杰拉德迅速甩掉衣服，在一边等着伯金。又白又瘦的伯金走了过来。他简直像个精灵，让人觉得却看不见又摸不着。杰拉德虽然可以感觉到他的存在，但并未真正看见他。杰拉德倒是个实实在在的人，是个可以看得见的实体。

“现在，”伯金说，“我先表演几下我学到的东西，我凭着记忆来演，能记住多少，就表演多少。来，你得让我这样抓住你——”说着他伸出手来抓住了杰拉德的裸体。一边说话一边已经轻轻扳倒了杰拉德，并用自己的膝盖托住他，使他的头朝下直冲着地。他放开他以后，杰拉德目光炯炯地站了起来。

“很好，”他说，“再来一次吧。”

两个人就这样扭打起来。他们两人实际上根本不是对手。伯金又高又瘦，骨架很窄很纤细。杰拉德则恰好是个大块头，很有雕塑感。他的骨架粗大，四肢肌肉发达，整个人的轮廓看上去漂亮、健壮。他似乎往地上一站能把地给压出一坑，而伯金似乎腰部蕴藏着极强的力量。杰拉德则有一种强大的磨擦力，很像机器，但力量来得突然，让人不易抵制。而伯金则虚无缥缈，几乎令人无法捉摸。他隐附在另一个人身上，像一件衣服一样似乎并没怎么触到杰拉德，但又似乎突如其来地直冲到杰拉德的要害部位。

他们不时地停下来切磋技艺，练习着抓举和抛开，渐渐变得能够相互适应各自的节奏、获得了彼此体力上的协调。最后他们正式较量了一番。他们似乎都努力在试图抓住对方白色的肉体去拚斗，就像要变成一体一样。伯金拥有某种极微妙的力量，就像在他身上有咒语发生了效力。一场角斗之后，杰拉德长出一口气，感到头晕目眩，喘着粗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二人就这样扭打在一起，愈贴愈近。两个人皮肤都很白皙，杰拉德身上所有接触磨擦的地方开始泛红，可伯金仍然很苍白紧张，身上没有一处红色。他似乎要嵌入杰拉德那坚实宽阔的躯体中，与他的躯体溶为一体。伯金有着某种妖术般的预知能迅速地掌握了另一个躯体的每一个动作，从而能够扭转它，与它对抗，微妙地控制它，像强大的魔鬼在控制着杰拉德的四肢。似乎伯金那充满智慧的肉体已经刺进了杰拉德的躯体，他纤弱、高尚的体能进入了杰拉德那强壮的肌肉中，像一种潜能透过肌肉在杰拉德肉体的深处投下了一张精织的网，筑起一座监狱。

他们就这样迅速、发疯般地扭打着，最后他们都全神贯注、一心一意起来，两个白白的躯体扭打着愈来愈紧地抱成一体，微弱的灯影里他们的四肢像章鱼一样纠缠、闪动着；在装满褐色旧书的书柜中间有一团白色的肉体静静地扭作一团。不时传来重重的喘息或叹气声。忽然厚厚的地毯上响起了不断急促的脚步声，忽然又响起一个肉体挣脱另一个肉体奇怪的磨擦声。从这团默默飞旋着的剧烈扭动的肉体中很难看到他们的头，似乎只能看到飞快移动着的四肢和坚实的白色脊梁，两具肉体终于扭成一体了。随着扭打姿式的变动，杰拉德毛发已变得很零乱、闪光的头露了出来，然后伯金那长着褐色头发的头颅抬了起来，双眼大睁着，露出恐惧的神色。

最后杰拉德终于直挺挺地躺倒在地毯上喘着粗气，胸脯起伏着，伯金跪在他身边，几乎失去了知觉。伯金比杰拉德的消耗更大，他急促地喘着气，都快喘不上气来了。地板似乎在倾斜、在晃动，头脑中一片黑暗。他仿佛什么事都不知道。他毫无意识地向杰拉德身上倒了过去，而杰拉德并没有注意。然后他的意志有点清醒了，他只感到世界在奇怪地倾斜、滑动着。整个世界在滑动，而且都滑向黑暗。他也跟着滑动着，无休止地向远方滑动着。

他又一次清醒过来，听到外面重重的敲击声。这是什么？仿佛是在用锤子敲打什么？这声音震动了整个房间。他不知道这些声音从那而来。又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是他的心在跳动。可这似乎太不可能，这声音应该来自外面啊。不，这声音的确来自体内，就是他跳动的心脏。这心跳得很痛苦，它因为过于紧张，负担又太重所以剧烈地跳着。他在想杰拉德是否听到了这心跳。他根本搞不清楚他究竟是站着、躺着还是摔倒了。

当他发现自己是疲惫地倒在杰拉德身上时，他大吃一惊。他坐起来，双手扶地稳住身体，让自己的心渐渐平静下来，痛苦才稍稍减缓一点。心在不停地疼痛，他几乎失去了意识。

杰拉德比伯金睡得更加昏昏然，也不知道要在某种死似的混沌中持续多久。

“按说，”杰拉德喘着气说，“我不应该对你太粗暴，我应该控制住自己的力量，收敛些。”

伯金似乎早已灵魂出壳，他听不清杰拉德在说什么。他已经精疲力竭，杰拉德的声音听起来很微弱，他的躯体一点儿力量都没有了，他唯一知道的是，他的心跳安静了许多。他的精神与肉体早已分离，精神早已在肉体的之外。他只清楚他体内的血液在毫无知觉地奔涌着。

“我本可以用劲把你甩开，”杰拉德喘息道。“可是你把我打得够呛。”

“是啊，”伯金粗着嗓音紧张地说，“你比我壮多了，你本来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我。”

说完他又沉默了，心仍在突突跳，血仍在冲撞血管。

“让我吃惊的是，”杰拉德喘着说，“你那股劲儿真是超自然的。”

“只有那么一会儿。”伯金说。

他仍然听得到他的说话声，不过那是他分离出去的精神在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听着，在他身后的远方倾听。他的精神离他愈来愈近了。胸膛里猛烈撞动着的血液渐渐平缓了，他的理智在慢慢回归。他敏感地意识到他全部身体的重量都靠在另一个人身上。他吃了一惊，本来以为自己早就离开杰拉德了。他鼓足力量坐了起来。可他仍旧心神不定恍恍惚惚的。他只好伸出手支撑着身体使它稳定下来，他的手无意识碰到了杰拉德伸在地板上的手，杰拉德热乎乎的手突然握住伯金的手，他们手拉着手喘着气，疯劳极了。伯金的手立即有了反应，同样用力、热烈地握紧了对方的手。

他们渐渐恢复了知觉。伯金现在能够自然地呼吸了，杰拉德也不知不觉地把手拿回去了。伯金头昏脑涨地站起身向桌子走去，斟了一杯威士苏忌打水，杰拉德也走过来喝饮料。

“这是一场真正的角斗，不是吗？”伯金黑黑的眼睛看着他说。

“是啊，”杰拉德看着伯金柔弱的身体又说：“对你来说不会太激烈了一点吧，嗯？”

“不。人应该角力、争斗、赤手相斗。这样才能锻炼自己使自己更加壮一些。”

“是吗？”

“我真是这么想的，你呢？”

“我也是这么想的，”杰拉德说。

他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一场角斗对他们来说意义深远，更能让人回味无穷。

“在精神上我们已经很密切，因此，在肉体上我们多多少少也应该密切些，这样才能更加相互理解变得完整。”

“当然了，”杰拉德说。然后他高兴地笑着补充道：“我觉得这样做相当的美好。”说着他很优美地伸展开双臂。

“就是，”伯金说。“我真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在不断地为自己辩解什么。”

“对。”

他们开始重新穿上衣服。

“我觉得你特别的帅，”伯金对杰拉德说，“真是一种享受。人应该会欣赏这些造物者所赐的东西。”

“你觉得我帅，是指什么，指我的体格吗？”杰拉德目光闪烁地说。

“是的。你有一种北方人的美，就像白雪折射的光芒，另外，你的体型特别具有一种雕塑感。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能有一种享受感。我们应该欣赏一切。”

杰拉德笑道：

“当然我同意这种看法。我可以这样说，我现在感觉很不错，我认为你对我帮助很大。这也许大概就是你需要的那种‘友谊兄弟’吧？”

“或许是。这已经能够说明一切了，对吗？”

“我不知道。”杰拉德笑道。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已经感到更自由、更开诚布公了，我们一直需要的就是这个。”

“对，”杰拉德说。

说话间他们带着长颈水瓶、水杯和食物靠近了壁炉。

“一般睡觉之前我总要吃点什么。”杰拉德说，“那样睡起来才香甜些。”

“我的睡眠总不那么好。”伯金说。

“不会吧？你方便吗，这一点上我们就不一样。我马上去换件睡衣。”

他走了，伯金一个人守在壁炉前。他开始想到厄秀拉了，她似乎又回到了他的意识中。杰拉德身穿宽条睡袍下楼来了，睡袍是绸子做的，黑绿条子相间，颜色耀眼得很。

“你可真神气，”伯金看着睡衣上长长的带子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是布哈拉式睡袍，”杰拉德说，“我挺喜欢穿它。”

“我也喜欢它。”

伯金沉默了，杰拉德的一切服饰非常精细而且很昂贵，他想。他穿的丝短袜和纽扣都很精美，内衣和背带也是用丝做的。真怪！这是他们之间的又一个不同之处。伯金的穿着很随便，也没什么花样。

“当然，”杰拉德若有所思地说，“你有怪怪的，你怎么会那么有力气，真出乎人意料，让人吃惊。”

伯金笑了。他看着杰拉德健美的身躯以及他身上富贵的睡袍，白皮肤，碧眼金发，人显得很帅。他看着杰拉德，想着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他们真是太不一样了。当然不像男人和女人那样有明显的区别，但的确有很大的不同。此时此刻，厄秀拉这个女人以优势压倒了他。杰拉德现在则变得模糊了被埋没了。

“你大概不知道吧，”他突然说，“我今天晚上去向厄秀拉·布朗温求婚了，求她嫁给我。”

他看到杰拉德脸上露着惊异、茫然的表情。

“是吗？”

“是的。我认为是正式的——按传统礼节我先对她父亲讲了这也许是应该做的，不过这样做好像出于偶然，或说是个恶作剧吧。”

杰拉德惊奇地凝视他，似乎还不明白。

“你是在说你相当严肃地求她父亲让他把女儿嫁给你？”

“是的，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伯金说。

“那么，你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这事吗？”

“没有，只字未提。我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非常急切地去找她，碰巧她父亲在家，所以我就先向他提出请求。

“询问他你能否娶她的女儿？”

“是——的，就是那么说的。”

“你没有直接跟她说吗？”

“说了。她后来回来了，我又对她说了一遍。”

“真的！她怎么回答你呢？你们订婚了？”

“没有，她却说她不要被迫作出答应。”

“她怎么说的？”

“说她想被迫作出答应。”

“‘说她想被迫作出答应！’这是怎么回事，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伯金耸耸肩说：“不知道，我想她大概是不想找麻烦。”

“真是这样吗？那以后你怎么办呢？”

“我从他家出来后就到你这儿来了。”

“直接就来的吗？”

“是的。”

杰拉德好奇，好笑地看着他。他好像根本无法相信。

“真像你说的这样吗？”

“千真万确。”

“是这样。”

他靠在椅子上，心里实在感到很有趣儿。

“这很好嘛，”他说，“所以你就跑到这里与你的血统兄弟角斗？”

“是吗？”伯金说。

“对，看上去就是这样，难道你的所做所为不是这样的吗？”

伯金现在一时无从理解杰拉德的意思了。

“以后我该怎样去做呢？”杰拉德说，“你必须公开求婚才行。”

“我想我会那样做的。我发誓要坚持到底。我想过一段时间再次向她求婚。”

杰拉德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么说你从心里喜欢她喽？”他问。

“我想，我是爱她的。”伯金说着脸色变得严峻起来。

杰拉德一时间感到很痛快，似乎这件事儿是专为了使他快乐而做的。然后他的神情严肃起来，缓缓地点头道：

“你清楚，我一直特别相信爱情——真正的爱情。可如今哪儿才有真正的爱？”

“我不知道。”伯金说。

“极少见，”杰拉德说。停了片刻他又说：“对此我从来没有过什么深刻的感受，我真正地不知道那是否叫爱情。我追求女人，甚至于对某些人很感兴趣。可我从未体验过爱的滋味。我不相信自己会像爱你那样爱过女人——那肯定不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能够了解你，你可能真的从未爱过女人。”

“你真有这种感觉，是吗？你确信我以后会真的爱上某个女人吗？你明白我的意思？”说着他手握成拳放在胸脯上，似乎要把心都掏出来给伯金看看。“我是说，我真说不清那些应该是什么，不过我明白。”

“到底会是什么呢？”伯金问。

“你看，我都不会用语言表达。我是说，不管怎么说，这是某种严格遵守的东西，某种无法改变的东西。”

他的目光明亮，但神情很窘惑。

“你认为我能够从女人身上体会到那种感情吗？”他有些紧张不安地问。

伯金盯着他摇摇头。

“我不清楚我真说不清。”

杰拉德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高度警觉，似乎在等待着自己的命运。现在他又坐回自己的椅子中去。

“不，”他说，“你和我都不会有真正的爱情。”

“我们有很多的地方不一样，你和我，”伯金说，“我不是算命先生，我无法预计你的将来。”

“是啊，”杰拉德说，“我也不能。可是，跟你说真的吧，我开始怀疑自己了。”

“怀疑自己是否能真正地爱女人？”

“嗯，是的，就是你说的真正的爱情。”

“你怀疑过吗？”

“有时我也开始怀疑。”

一阵很长的沉默。

“不过生活中有许许多多事情都可以做，”伯金说，“我们不可能只有一种生活的目标。”

“对，我很同意这一点，很相信。但我并不在乎我的爱会如何如何——我才不管它呢，反正我从来就没有感觉到爱——”他不说了，脸上露出一副茫然的神态。“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能去体验它爱怎样就怎样，然而我的确想感受到——”

“满足。”伯金说。

“是——是的，也许我已经得到满足了。我的看法可能和你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应该都盼望同样一件事吧。”

第二十一章 起 点

戈珍在伦敦与一位朋友举办了一次小小的画展，然后就寻机会回贝多佛。无论发生了什么不愉快，她都很快会变得快乐起来。一天她收到一封温妮弗莱德·克里奇寄来的附有图画信：

父亲也去伦敦检查过病情了。他很劳累。大家都劝他好好休息一下，所以他现在几乎整天都在床上。他回来给我带了一只涂有彩釉的热带麻雀，还是德累斯顿的瓷器呢！还有一位耕夫和两只爬杆儿的小老鼠，也都是涂了彩釉的。小老鼠是哥本哈根的陶瓷，这是最好的瓷器，小老鼠的尾巴又细又长，可它们身上的彩釉并不太亮，要不就更完美了。这几种东西都亮如玻璃，当然是由于釉子的缘故，不过我都不喜欢。杰拉德最喜欢那个耕夫，他穿着白衬衫和灰裤子，看起来很干净的。但他的裤子破了，仍赶着牛在耕地，我想这是一位德国农夫。伯金先生喜欢山楂花下的那位姑娘，她裙子上印有水仙花，身边还有一只小羊羔，但我却觉得那姑娘有点傻里傻气的，而且那羊也不显逼真。

随信寄上一张画，是父亲坐在床上的样子，这是我画的。父亲说你不会抛弃我们的。哦，亲爱的布朗温小姐，我也相信你不会。快回来吧，回来画画这儿的雪貂，它们是最可爱、最高尚的宝贝。我们还要在冬青树上刻上它们，背景就是绿色的树叶。它们实在太可爱了。亲爱的布朗温小姐，你能很快回来吗？

我们可想你了。

父亲说我们应该有一间属于我们自己的画室。然后，杰拉德说这很容易，用马厩就可以，只需在斜屋顶上开一扇窗户。如果那样的话，你就可以整天在那儿做你的事，我们也就可以像两个真正的艺术家一样住在那儿，还可以像厅里挂的那幅画上的人那样，在所有的墙上都画上图画。我想要自由，想要过一种艺术家

的生活。杰拉德对父亲说，一位艺术家是自由的，因为他生活在他自己创造的世界里。

戈珍通过这封信明白了克里奇家人的想法。杰拉德想让她附属于他们家，他不过是拿温妮弗莱德来当借口。其实做父亲的只是想到了自己的女儿，觉得戈珍可以挽救温妮。戈珍非常钦佩他的智慧。既然有了画室，戈珍自然很愿意去。她早就厌恶学校了，她想要自由，如果给她提供一间工作室，她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工作，平静地等待事情的转变。当然温妮确实与众不同，戈珍对她很满意，她很高兴去了解温妮。

所以当戈珍回到肖特兰兹时，温妮自然非常高兴了。

“布朗温小姐到来的时候你应该献一束鲜花给她。”杰拉德微笑着对妹妹说。

“噢，不，”温妮弗莱德叫道：“那样太傻了！”

“不会的，那样会很好。”

“不，那样很傻。”温妮弗莱德不好意思地为自己辩护说。但她心里却很赞成这个主意。于是，她在暖室里跑来跑去，打量着鲜花。她越看越想要一束鲜花，并且琢磨着献花的仪式，她越想越愿意想，也就越激动，她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好。但她已无法放弃这种想法，似乎有谁在向她挑战而她又没有勇气去迎战。于是她又一次钻进暖室，看着花盆里可爱的玫瑰、娇洁的仙客来和神秘的蔓草上一朵朵的白花儿。哦，这简直太美了，太令人幸福了！她在想如果她能够得到一束漂亮的鲜花送给戈珍该有多好。她的激情和犹豫让她太为难了。

最终她跑到父亲房中。

“爸爸——”

“什么事，我的宝贝儿？”

可她却并没有说，而是差点要哭出来，她非常为难。父亲看着她，心中涌起一股疼爱的暖流，那是怎样一种的爱，父亲对女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

“你想说什么，亲爱的？”

“爸爸！”她的眼中突然闪过一丝笑意，说：“如果我送一束花儿给布朗温小姐是不是太傻了？”

“不，亲爱的，一点都不傻，对女王我们才这样做呢。”卧病在床的父亲看着女儿那明亮、聪慧的眼睛，心中充满了爱。

温妮弗莱德仍然没有拿定主意，她甚至有些怀疑，她认为女王们本身就很傻。可她还是非常想制造一个精彩的场面来迎接布朗温小姐。

“那我就决定送花了？”

“当然可以，亲爱的。告诉威尔逊，说我让你要的花儿。”

温妮笑了，她每每有自己美好愿望的时候就会不经意地露出这种笑容。

“可我明天才要。”她说。

“好，明天，宝贝，来，吻我一下。”

温妮弗莱德轻轻地亲了生病的父亲，然后走了出去。她再一次到暖室里转来转去，命令式地告诉园丁她选定的花。

“你要它们干什么？”威尔逊问。

“我有用。”她说。她不希望佣人问问题。

“啊，是这样的。可你到底要干什么？当装饰品？送人？还是别的？”

“我要送人。”

“送人？送给谁？是波特兰公爵夫人？”

“不是。”

“不是她？哦，如果你把这些花儿都弄在一起，那会尴尬的。”

“对，我就喜欢那种尴尬。”

“真的！那好吧。”

第二天早晨空气很湿润。一大早，温妮弗莱德身着银色的天鹅绒礼服，手捧由多种颜色组成的一束鲜花，在教室里盯着大街耐心地等着戈珍。她的四周散发着鲜花的芬芳，这束花儿对她来说就像一团火，而她心里似乎正燃烧着一团奇特的火焰。一种淡淡的浪漫气息令她陶醉。

戈珍终于来了。她立刻下楼去通知父亲和哥哥。他们一边往前厅走一边笑她的狼狈样。男佣很快来到门口接过戈珍的伞和雨衣。他们都让到旁边，她走进了大厅。

戈珍的衣服是淡蓝色的，袜子是紫红的。那张在风雨中显得很红的脸上依然挂着雨水珠，头发也被风雨理成了一头卷发，恰似雨中盛开的花朵，花蕊略露。看到她那样美，并且让人感到有几分高深莫测的感觉，杰拉德禁不住有点自卑了。

温妮弗莱德非常庄重地走上前去说：

“你回来，我们太高兴了。这些鲜花是给你的。”说着她把花束捧到她面前。

“给我！？”戈珍叫道，一时间手足无措，绯红了脸，高兴得忘乎所以。然后她抬起头，用奇特、热切的目光盯着父亲和杰拉德。在戈珍的注视下杰拉德的精神又一次恍惚了，他似乎无法承受戈珍那热烈的目光。在他看来，她太容易表露自己了，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于是他把脸转向一边，可他感到根本他无法躲避她。他的躯体在她的注视下有些变形。

戈珍把脸埋进花中。

“真是太漂亮了！”她压低声音说。然后她突然满怀激情地伏下身子吻了温妮弗莱德。

克里奇先生走上前来向她伸出手调侃地说：

“我还担心你不会回来了。”

戈珍抬头看着他，脸上露出迷人、调皮的神情：

“真的！我不会呆在伦敦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的话暗示着她很高兴回肖特兰兹，她的话热情中带着安慰。

“太好了，”父亲说，“你瞧，我们有多欢迎你。”

戈珍深蓝色的眼睛闪着热情却又羞涩的光芒，她早已在心中感受着自己的魅力了。

“你看上去是衣锦还乡。”克里奇先生握着她的手继续说。

“不，”她神情奇怪地说，“我什么收获都没有啊。”

“啊，你就别谦虚了。咱们不是在报纸上看到有关她的消息了吗，杰拉德，对吗？”

“你挺捧，”杰拉德握着她的手说，“都卖了吗？”

“不，”她说，“卖得不太多。”

“那也够好的。”他说。

她不太清楚他的意思。但是，她看自己受到这样的欢迎，心里不免十分高兴。

“温妮弗莱德，”父亲说，“给布朗温小姐拿双鞋来。你最好现在就换鞋。”

戈珍手捧鲜花走了出去。

“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戈珍走后父亲对杰拉德说。

“是啊。”杰拉德附和着，他似乎不喜欢父亲的评价。

克里奇先生想让戈珍小姐陪他坐半小时。平时他总是脸色苍白，浑身不舒服，生活把他折磨苦了。可一旦他振作起精神来，便设法使别人相信自己如同以前，还是那样健康，不是置身于生活之外，而是身处生活最辉煌的时刻。同戈珍在一起，他就会获得半小时宝贵时光，他就会获得自己从未有过的快活。是戈珍给了他自信。

戈珍进来时发现他正支撑着身体半躺在沙发里。他脸色发黄，目光暗淡。他的黑胡子中夹杂着少许灰白胡子，似乎是生长在一具蜡黄的尸体上。可他努力使自己随着周围的氛围快活起

来。但她明白，虽然他显得很快活，可他目光中流露的空虚是无法掩饰的。那简直是一双死人的眼睛。在她眼中，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但是，他那可怕的形象却永远印在她的心中了，这一点她并不知道。

“啊，布朗温小姐，”听到男仆的声音，他急忙打起精神。“托玛斯，为布朗温小姐搬把椅子过来。”他兴奋地凝视着她柔和、红润的脸庞，这张脸给了他一种生命的活力。“准备一杯雪梨酒，再来点蛋糕，托玛斯——”

“不，谢谢。”戈珍说。说完她的心可怕地沉了下去。她意识到她应该顺从他，她这样做让这位病人几乎近于绝望。但很快，她又调皮地冲他笑了。

“我不太喜欢雪梨酒，”戈珍说，“不过，别的都还可以。”

病人似乎获得了一线希望。

“好，不要雪梨，不要！要别的！什么呢？都有什么，托玛斯？”

“葡萄牙红葡萄酒——柑香醇酒——”

“我来点柑香醇酒——”戈珍看着病人自信地说。

“那好，托玛斯，就来柑香醇酒，饼干还是蛋糕？”

“来点饼干。”戈珍说。她并不想要任何食物，但她很理智。

“好。”

他虔诚地等着，直到她捧上酒杯，吃上饼干，他才显得高兴起来。

“你听说了吗，”他激动地说，“我们将利用马厩作为温妮弗莱德的画室？”

“没有！”戈珍装作惶然的样子。

“哦，我以为温妮在信中告诉你了呢！”

“哦——是的。不过我以为那是她自己的主意呢。”戈珍放声笑了起来。病人也高兴地笑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是她一个人的主意，这的确是一项真正的工程。马厩里有一间很好的房子，房顶上斜着椽木。我们打算把它改装成画室。”

“那可太妙了！”戈珍非常兴奋地叫道。房顶上的椽木令她激动。

“你觉得好吗？如果好，就按计划办。”

“对温妮弗莱德来说这可是再好不过了！当然，如果她打算认真画画儿，这间画室对她就太重要了。一个人必须有自己的工作室，否则他就永远无法成功。”

“是吗？当然，如果你和温妮弗莱德共用一间画室的话，我会非常高兴。”

“太谢谢了。”

戈珍早就知道这些，但她依然要表现出惊讶、激动的神情。

“当然，如果你能辞去小学校的工作，利用画室工作，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做事，这是最令我高兴。”

这些话出自这位即将离开我们的病人之口，真让人感动。他黑色的眼睛充满渴望地凝视着戈珍，她报之以感激的目光。

“至于你的收入，你可以从我这儿拿到和教委会付给你同样多的报酬，怎么样？我可不希望你吃亏。”

“哦，”戈珍说，“如果我能在画室里工作，我就可以挣足够的钱，真的，我可以。”

“太好了，”他显得异常高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来这儿工作吧。”

“只要有工作室，”戈珍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是吗？”

他实在太高兴了。不过他已经感到疲倦了。戈珍感觉得出痛苦与无耐又在袭击着他，他空虚的目光中带着绝望的神色。他还没死。于是她站起身轻声道：

“你早点睡吧，我要去找温妮弗莱德。”她走出去告诉护士说她走了。

日子流水般地飞逝着，病人的病情日渐恶化，死亡一天天逼近他。他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但这并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他身体的绝大部分已经死去了，所剩的最后那一丝生命是来源于他坚强意志的力量。他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

温妮弗莱德、男仆、护士和戈珍，这些人对他这个即将离去的人来说意义都十分重大，他们就是他最后的希望。杰拉德在他父亲面前显得非常不安。除了温妮弗莱德以外的其他孩子也是如此。他们从父亲身上看到的唯一的只有死亡。他们似乎再也无法认识父亲那张熟悉的脸，无法听到他那熟悉的声音。他们听到的和看到的只有死亡。面对父亲，杰拉德几乎要窒息。他逃了出去。同样，父亲也不愿看见儿子痛苦的样子。一看到他，这位即将死亡的人也就显得十分不安。但是，为了延长生命，他必须维持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任何一点可以求生的希望他都不能放过。

画室准备就绪，温妮弗莱德和戈珍搬了进去。她们就在画室里用餐。她们在那儿看起来非常快活。现在看来家中的大房子显得那样笨拙。两个人白衣护士般地在屋里轻轻走动，像是在宣告死亡的到来。父亲只是病躺在床上，儿女们出出进进时都压低着声音。

每天早饭以后，正值父亲洗漱之时，温妮总要进去同他在一起共度上半小时。只有她常来看父亲。

“爸爸，你好些了吗？”她总是这样问。

“对，我想是的，宝贝儿。”

而他也总是这样回答。她用自己的双手爱抚地捧着父亲的手，他感觉特别温暖。

午饭时她又会跑进来告诉他外面发生的事。到晚上，窗帘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下后父亲屋里的气氛非常宜人，她会再来同父亲多呆上一会儿。

每到晚上戈珍回家后，这个时候温妮弗莱德最愿同父亲单独在一起。父女二人谈天说地，这时他总会显得很舒服，如同当年。温妮弗莱德非常敏感，她尽量避免谈及能引起他痛苦的事，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并且本能地控制着自己，使自己开心快乐。但她的心灵深处也许比谁都更加明白。

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注意力也无法集中。护士不得不让温妮弗莱德离开以免他太疲劳。父亲在她面前装得也很像。可她一走，他就又挣扎在死亡的痛苦中。好在他仍有这样兴奋的时候。

他从来都不认为他要死了，但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他的末日来临了。可他就是不愿承认，他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他恨它，但他的意志仍然坚定，他不甘心让死亡战胜自己，他认为压根儿就没有死亡这回事。但他有时压抑得直想大喊大叫一番。他很想冲杰拉德发泄一通，吓唬一下他。杰拉德本能地觉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逃开了。这种半死不活的样子实在令他厌恶。杰拉德在父亲即将死亡的痛苦中挣扎着，如同被毒蛇缠住的拉奥孔父子一样：那巨蟒缠住了父亲，又把两个儿子也拽了进去与他同死。杰拉德一直在抗拒着，奇怪的是，有时在父亲眼里他竟是他的力量之源。

一个人要死就该像罗马人那样干脆，并且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像活着时一样。

他最后一次要求见戈珍是他临死之前。在他还清醒的时候，他一定要见到某个人，他一定要与活生生的世界保持联系，否则他就得面对死亡的现实。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时间他都处于迷糊状态，在冥冥中思索着自己的过去，再一次重新回到过去。但在他弥留之际，他很清楚地意识到：死神就要降临了。于是他渴望着别人的帮助，不管是谁。他意识到要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死亡不同寻常，使他无法忍受，他不愿接受这一事实。

戈珍被他的形象吓呆了：脸色灰白，目光呆滞却又不甘屈服。

“啊，”他无力地说，“你和温妮弗莱德怎么样？”

“很好，真的。”戈珍回答。

谈话也像陷入了死亡的深渊，似乎他们的想法只不过是死亡之海上飘摇不定的稻草。

“画室还可以吧？”他问。

“非常好，没有比它再好、再完美了。”戈珍说。

说完她等待着他说话。

“你不认为温妮弗莱德具有雕塑的天赋？”

奇怪，这话多么无聊乏味！

“是的，我相信她有。总有一天她会成就自己的事业。”

“那就是说她不会荒废生活了？”

戈珍很惊鄂地轻声感叹道：

“当然不会！”

“很好。”

戈珍又等着他说话。

“你觉得生活很精彩，活着很好，对吗？”他问。脸上掠过一丝近乎可怜的微笑。

“对，”她笑了，她在撒谎，“我相信我会过得很好。”

“是的，快乐的天性是巨大的财富。”

人一定要以这种方式死去？当生命被夺走时另一个人却微笑着跟他谈话？换一种方式不行吗？难道一个人一定要经历从战胜死亡的恐惧胜利到完整的意志的胜利再到彻底消亡的历程吗？人必须这样，这是唯一的出路。她很欣赏弥留之际的人的那种自制能力，但她憎恨死亡本身。令她高兴的是，日常生活还令人满意，因此她不用担心别的。戈珍又笑了，但她心里却非常烦躁。

“你在这儿还好吧，我们能帮什么忙吗？你有不满意的地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吗？”

“你太好了。”戈珍说。

“那好，你不说就不能怪我了。”他说。他感觉很兴奋，只为他说的这番话。他依然很强壮，他还活着！但是，死神又重新开始折磨他。

戈珍来到温妮弗莱德这里。法国女教师走了，温妮的教育由另一位教师接替。但那个男教师并不住在肖特兰兹，他是小学校的人。戈珍在肖特兰兹呆得时间很长。

这天，天色阴沉沉的，还下着毛毛雨。戈珍准备和温妮弗莱德、杰拉德及伯金乘车去城里。温妮弗莱德和戈珍准备好等在门口。温妮弗莱德很沉着，但戈珍并没注意到。突然，温妮弗莱德冷冷地问：

“布朗温小姐，你认为我父亲要死了吗？”

戈珍一惊，说：“我不知道。”

“真不知道？”

“谁也说说不准。不过，人总是要死的。”

温妮弗莱德沉默了片刻又问：

“你认为他会死？”

这问题就像一道地理或数学题，可她那么固执，似乎强要大人回答。这孩子瞪着大眼睛盯着戈珍，一副获胜的神态。

“他会死吗？”戈珍重复道，“是的，我想他会。”

温妮弗莱德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他病得很厉害。”戈珍说。

温妮弗莱德脸上闪过一丝不愿相信的微笑。

“我不相信他会死。”这孩子嘲笑着走向车道。戈珍看着她孤独的身影，心不禁颤抖了一下。

温妮弗莱德正在小溪旁玩耍，那副认真的样子，看上去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我筑了一道水坝。”她的声音在远处传来。

这时杰拉德从后厅里走了出来。

“她有理由不相信。”他说。

戈珍看看他，四只眼睛相遇了，彼此交换了某种不无嘲讽的理解。

“是啊。”戈珍说。

“当罗马起火时，我们最好跳舞，反正它要被烧毁。你说呢？”他说。

他又看看她，她的眼中闪烁着光芒。她很吃惊，但还是打起精神回答：

“当然，跳舞比哀嚎要好。”

“我也这么想。”

说到此，他们双方都觉得有一种强烈的放松欲望，要把一切都抛开，沉醉于一种疯狂的放纵中。戈珍只觉得浑身洋溢着一种强烈的激情。啊，如果她身上那被压抑的激情爆发出来，那是多么令人欣喜若狂啊！她需要这个。她感到自己十分强壮，她的双手如此有力，她似乎可以把整个世界撕得粉碎。她想起了罗马人的放纵，于是心跳加快。她知道她自己也需要这种或别的与之相似的东西。那个站在她身后的男人使她控制不住心里那强烈的欲望，她觉得浑身发抖。她要同他一起疯狂。一时间这个想法完全占据了她的身心。但她立刻又抛开了它。她说：

“我们跟温妮弗莱德一起到门房去等车吧。”

“好吧。”他答应着并随她而去。

他们进去后发现温妮弗莱德正在逗一窝纯种的小白狗玩。她抬起头，淡漠地瞥了杰拉德和戈珍一眼。她不想看到他们。

“看！”她叫道。“三只刚出生的小狗！马歇尔说这只狗很纯。好可爱啊，不过它不如它的妈妈好看。”她边说边抚摸着身边那只不安分的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最亲爱的克里奇女士，”她说，“你像人类的天使一样美丽。天使，天使，戈珍，她这么好，这么美，你不觉得它可以进天堂吗？他们都会进天堂的，特别是我亲爱的克里奇女士！马歇尔太太，对吧！”

“你是说温妮弗莱德小姐？”那女人说着来到门口。

“噢，叫它温妮弗莱德女士吧！告诉马歇尔，叫它温妮弗莱德女士。”

“我会告诉他的，不过，这只狗是一位绅士，温妮弗莱德小姐。”

“哦，不！”这时响起了汽笛车声。“卢伯特来了！”孩子叫着冲向大门口。

伯金把车停在大门口。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温妮弗莱德叫道。“卢伯特，我想跟你一起坐在前面，行吗？”

“我怕你摔下去。”他说。

“不，不会的。我就是想坐在前面，那样我的脚可以暖和些。”

伯金把她扶上了车，杰拉德和戈珍坐在后排。

“有什么消息吗，卢伯特？”杰拉德问。

“你是说新闻？”伯金问。

“是的，”杰拉德看看身边的戈珍，眯起眼睛说道，“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向他庆贺，我没法从他这儿得到准信儿。”

戈珍绯红了脸道：

“庆贺什么？”

“我们谈起过订婚的事，至少他对我说过。”

戈珍的脸更红了。

“你是说和厄秀拉？”她带着挑战性的口气问。

“对，难道不是吗？”

“还没最后决定。”戈珍冷冷地说。

“是吗？没有进展吗，卢伯特？”他问。

“什么？订婚？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戈珍不解地问。

伯金匆忙向后看了一眼，脸上显出愤慨的表情。

“怎么了？”他说，“你有什么看法，戈珍？”

“哦，”她叫道，她想既然大家对此事都感兴趣，她也就不妨说说看。“我不觉得她想订婚，她还是一只喜欢在丛林中飞翔的小鸟儿。”戈珍的声音清澈、宏亮，很像她父亲。

“可是我，”伯金说，“我需要一个具有约束作用的条约，我对爱，特别是没有原则的爱不感兴趣。”他神情快活且声音坚定。

怎么会当众宣布？他们二人都觉得好笑。杰拉德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但他觉得挺有意思。

“爱对你还不够么？”他问。

“是的！”伯金叫道。

“哈，那可——有点过分了。”杰拉德说话时汽车从泥泞中驶过。

“究竟怎么了？”杰拉德问戈珍。

他这种故做亲昵之举激怒了戈珍，她认为他在侮辱她。似乎杰拉德在存心侮辱她，冒犯了她。

“谁知道？”她尖着嗓子厌恶地说。“不用问我！我压根不知道什么最终的婚姻，甚至是低一点的婚姻。”

“你只知道不讲道理的婚姻！”杰拉德喊道。“说起来，我并不是婚姻方面的专家，也不明白最终究竟是一种什么程度，只好像一只蜜蜂在伯金的帽子里嗡嗡作响。”

“太对了！他的烦恼正是这个！他并不需要女人，他只是想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目的达到了，他就不那么好了。”

“最好通过女人去了解女人，一头想要进门的公牛就应这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做。”然后他稍有领悟地说：“你以为爱是通行证，对吗？”

“当然，只要是永恒的，可惜的是你无法获得永恒的爱。”戈珍的声音很刺耳。

“结婚与不结婚，永恒与次永恒或一般化，都取决于你的追求。”

“喜欢也罢，不喜欢也好，”她继续说，“婚姻是一种社会现象，我接受它，但这跟爱无关。”

“你觉得卢伯特有点头脑发昏？”杰拉德问。

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她身上。她甚至感到自己被放肆地、恶毒地吻着。她的两颊火烤般地发热，但她的心是坚定的。

“对一个女人来说，是这样，”她说，“我想他是发昏了。或许，确确实实有忠贞不渝的爱情，但是，照样可以没有婚姻。如果他们真的相爱，那很好。如果不爱，还是分开的好。”

“是啊，”杰拉德说，“应该是这样，可卢伯特怎么想？”

“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没人会知道。他认为，如果你结婚，你就可以进入天堂什么的，反正很挺难懂。”

“是吗？可谁需要那个天堂？其实，卢伯特特别需要一种安全感。”

“对，我觉得他在这点上想得不对，”戈珍说，“我相信，情妇比妻子更忠实，那是因为她自由的。可卢伯特认为，一对夫妻可以比其他任何两个人走得更远，至于走向何方，他没提。他们相互了解，无论在天堂还是地狱，特别是在地狱中，他们太了解对方，因此他们可以超越天堂和地狱，去到另一个地方，什么地方？不知道。”

“去天堂嘛，他说的。”杰拉德笑道。

戈珍耸耸肩道：“你去天堂吧！”

“我不是伊斯兰教徒。”杰拉德说。

戈珍坐在伯金身后，她觉得让伯金尴尬是一件非常快活的

事。伯金平静地开着车，对他们的话并没在意。

“他说，”戈珍扮个鬼脸补充说，“你可以在婚姻中找到永久的平衡，但是，如果你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别混同两者。”

“这对我毫无作用。”杰拉德说。

“是的。”戈珍说。

“我相信爱，相信真正的爱是要去付出的。”杰拉德说。

“我也是。”她说。

“其实伯金也是。”

“不，”戈珍说，“他不会去对另一个人去付出。你对他没有把握。这很麻烦。”

“可他需要婚姻！他还要去——”

“天堂！”戈珍调侃道。

伯金驾着汽车，感到浑身冰凉，似乎有人要砍他的头。但他耸了耸肩不去考虑太多。这时天下起了雨。他停了车，下去撑起了车篷。

第二十二章 女人圈里

他们进了城后，杰拉德去了火车站。戈珍和温妮弗莱德答应下午同伯金一起去喝茶。伯金在等厄秀拉来，可下午第一个来的却是赫麦妮。伯金正好不在，于是她就去客厅看看书和报纸，又弹了钢琴。随后厄秀拉到了。看到赫麦妮也在这儿，她很奇怪，同时也显得很不高兴。她好久没有赫麦妮的消息了。

“真想不到会在这儿见到你。”她说。

“是啊，”赫麦妮说，“我去了爱克斯。”

“去休养？”

“是的。”

两个女人对视着。厄秀拉很讨厌赫麦妮那张细长、阴沉的脸，那似乎是一张愚蠢、未开化却又极为自尊的马脸。“一张马脸，”她心里说，“还戴着眼罩。”在黑暗处她是不存在的，像月亮一样，她的另一半丢失了，情感也随之消失了。赫麦妮确实像月亮，你只能看到她的一面而永远看不到另一面。她总是盯着眼前狭小的范围，而她自己却以为那是整个的世界。她不懂得什么叫自然现象，比如鱼要生活在水中而鼯鼠要在草丛中窜动。她总要通过学习去获得认知。

厄秀拉对赫麦妮的极端片面性很不满意。赫麦妮常常是绞尽脑汁冥思苦索才能渐渐地获得让人无法折服的知识结论。但在有的女人面前，她惯于摆出自信的架子，用刚刚获得的珠宝一般的结论把自己与她认为仅仅是女人的人区分开来，从而觉得她高人一等。然而她对于厄秀拉这样的女人却显得降尊屈贵，她认为她们是纯情感性的女人。可怜的赫麦妮，她的这种自信成为她的一大财富，她觉得这样做很有道理。她一定要显得自信，因为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处处受排斥而感到孤独。尽管她很想与别人融

洽，但她内心深处太愤世嫉俗了。她不相信自己会与人为友，也不相信什么内在的生活——这纯属一个骗局。她不相信精神世界——那是一种假象。唯图能让她相信的是金钱、肉欲和魔王——至少这些不是虚假的。她是个没有信仰、没有信念的牧师，她从一种过时的、沦为重复的神话教义中吸取营养，而这些教义对她来说根本就不神圣，可是她别无选择。她只能为旧的、枯萎的信念而斗争，为旧的、过时的信仰而献身，为被亵渎的神话作一个神圣的牧师。她是古老的、伟大的知识之树上的叶子，可这棵树却面临死亡了。尽管她的内心深处不乏愤世嫉俗，但对于这古老的真理，她仍然十分忠诚。因为他相信古老而伟大的真理永远是正确的。

“见到您很高兴，”她声音低得像念咒语一样，“您跟卢伯特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了？”

“是的，”厄秀拉说，“他一直在追求我。”

赫麦妮顿了顿片刻。她知道厄秀拉在自吹自大，这实在太庸俗了。

“是吗？”她缓慢但十分镇定地问，“你认为你们会结婚吗？”

赫麦妮的话语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这话问得很平静，简单而不带感情色彩，厄秀拉对这种不无恶意的挑战有点吃惊，但也有点高兴。

“哦，”厄秀拉说，“他很想结婚，可我还拿不准。”

赫麦妮静静地审视着厄秀拉。她觉得厄秀拉又在吹牛。她很忌妒厄秀拉身上那种很随意的自信，甚至她的庸俗之处！

“你怎么拿不准？”她拉长语调问。她很平静，这样的谈话令她高兴。“你不爱他？”

听到这种直截了当问话，厄秀拉的脸微微泛红。不过她没有生她的气，赫麦妮看上去是那么平静、那么理智而坦率。能像她这么理智可真不容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需要的不是爱。”她回答。

“那是什么？”赫麦妮语调平缓地问。

“他要我在婚姻中真正接受他。”

赫麦妮沉默了片刻，疑惑的目光静静地打量着她。

“是吗？”她终于毫无表情地说。然后她问：“那么你呢？你不需要婚姻？”

“不——我要。但我不想象他要求的那样依顺他。他需要我放弃自我，可我知道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赫麦妮又沉默了好久才说：

“你不愿意放弃？”说完她又沉默了。一种奇特的想法令赫麦妮不寒而栗。啊，如果伯金是要求自己顺从他，成为他的奴隶，那该多好！她颤抖着。

“你看，我不能——可——说实在的，究竟是什么？”

她们同时张口说话而又同时止住了。然后赫麦妮似乎疲惫地率先开口道：

“他要你顺从他什么？”

“他说他希望我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接受他，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他希望他魔鬼般的一半找到肉体上的伴侣。你看，他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总没个准。”

“总在为自己着想，总想自己的不满足之处。”赫麦妮缓缓地说。

“对，”厄秀拉叫道，“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存在，别人都是无所谓的。”

她继续说：“他坚持要我接受他身上的什么东西——天知道是什么。他要我把他当，当上帝来接受，可我似乎觉得他根本不想给予别人什么。他并不需要真正热烈的亲昵，他不要这个，他讨厌这个。他不让我有思想，真的，他还不让我有感情，他讨厌感情。”

赫麦妮沉默了好久，心里非常苦闷。啊，如果他这样要求她该多好。他强迫着她思想，强迫着她钻到知识中去，然后却又憎恶她的思想和知识。

“他要我自暴自弃，”厄秀拉又说，“要我丢掉自我。”

“如果这样，他何不要一个女仆？”赫麦妮柔和地说。她的脸上带着讥讽而又欣欣然的表情。

“是啊，”厄秀拉含糊其辞地说，“问题是他并不想要女仆。”赫麦妮完全可以成为他的奴隶，她强烈地渴望顺从于一个男人，他崇拜她、尊重她、爱护她。他希望有一个女人能从他那儿得到点什么，但让这女人必经完全放弃自我，从而得到他最后的现实，最后的肉体现实。

如果她为他那样做了，他能接受她吗？他是真的接受她呢，还是只把她当做工具，利用她来满足自己的贪欲而又不接纳她？很多男人都这样做。他们只许自己表露，而不许她表现，让她永远不再出头。这犹如赫麦妮背叛了女人自身一样，她只相信男人的东西。至于伯金，他会认可她吗？

“是啊，”赫麦妮如梦刚醒，“那将是个错误，永远的错误。”

“你是说和他结婚？”厄秀拉问。

“是，”赫麦妮轻轻地说，“我觉得你需要意志坚强的男人。”说着赫麦妮紧紧地握起拳头。“你应该有一个像古代英雄一样的男人，在他打仗时站在他身后看他的力量，听他的呐喊；你需要一个身体强壮的男人，他精力充沛，但不多愁善感。”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她又啜嚅着：“可惜卢伯特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他身体不强壮，他需要别人关心，他情性多变，缺乏自信，要想帮助他就需要很好的耐性与理解。我感觉你没耐心。你应该准备好，将来要受罪的。我不能预料你要受多大的罪才能使他幸福。我无法说出我在他那儿都经受了些什么，和他在一起时间很久了，我非常了解他，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可我必须告诉你：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觉得同他结婚将是一场灾难，对你来说灾难更大。”说着赫麦妮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他总是变化无常，让人琢磨不透。他的精神太紧张了，当然有时也是很美好的。

“他没长性，总是可怕地变着，我无法说出他是怎样变化的，说来真令人气愤。他一时冲动喜欢上的东西，不久就会对其大加诬蔑，恨不得一毁了之。就是这样由坏到好，再由好到坏地变着，真可怕，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

“对，”厄秀拉谦虚地说，“你一定受了不少苦。”

“但是你得甘愿受苦。如果你帮助他，如果他真诚地对待一切，你就必须为他每时每刻受苦。”这时赫麦妮脸上略过一丝不同寻常的光芒。她像受了什么启发似地握紧拳头。

“可我不想那样，”厄秀拉说，“我不想，我觉得那是一种耻辱。”

赫麦妮不语，久久地看着她。

“是吗？”她终于说。这似乎表明她与厄秀拉之间有着很长一段距离。对赫麦妮来说，受苦是伟大的现实，无论发生什么。当然她不是没有幸福的需求。

“是的，”她说，“一个人应该得到幸福，可这取决于他的意志。”

“对，”赫麦妮懒洋洋地说，“我只是觉得，匆匆忙忙结婚会酿成苦酒的。你们难道不结婚就不能在一起吗？你们难道不能到别的地方去生活吗？我真的认为结婚对你们双方来说都是不幸的，但对你来说更加不幸。另外，我为他的健康担忧。”

“是啊，”厄秀拉说，“我并不想结婚，对我来说结婚并不重要，是他要结婚的。”

“这是他一时的主意。”赫麦妮疲倦地说，那种肯定的语气表明：你们年轻人怎么会懂这个。

一阵沉默之后厄秀拉挑战性地问：

“你是否觉得我仅仅是个只有肉体的女人？”

“不，不是的。”赫麦妮说，“真的不是！相反我觉得你充满活力，你年轻——不过这是岁月甚至是经验的问题，也近乎种族问题。卢伯特来自一个古老的种族，那个种族老了，所以他也老了，可你看上去还是那么年轻，因为你来自一个年轻、尚无经验的种族。”

“是吗？！”厄秀拉说，“可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太年轻了。”

“是的，也许在许多方面他还很孩子气。但无论如何——”

她们都沉默了。厄秀拉深感厌倦、绝望。“这不是真的，”她告诉自己，也是在向自己的敌人默默挑战。“不是真的。是你——想要一个身体健壮、盛气凌人的男人，不是我。是你——你想要一个没有感情的男人，不是我。你不了解卢伯特，任何女厨子都会对他有所了解，可你却不会。你真的不了解他，虽然你们在一起时间不短了，你并没有给予他真正的爱，你给予他的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爱，正因为这个他才离开了你。这个你并不知道，你知道的只是僵死的东西。你以为你的知识是什么？不过是一些根本说明不了任何事物的僵死的东西。你知道什么？你谈爱与不爱有什么用？当你什么都不相信时你懂什么？你根本不相信你自己，不相信女人的自我，那么，你那傲慢、浅薄的知识又有什么用？！”你太虚伪了，太不现实了，你是个虚伪的女精灵！

两个女人在沉默中敌视着。赫麦妮觉得受了伤害，她原本的好意和馈赠只换来了这个女人庸俗的敌意。厄秀拉无法理解这些，永远也无法理解，她不过是一般的嫉妒忌、毫无理性的女人，虽然有着女人的情感、女人的魅力和女人的理解力。赫麦妮早就看透了，对一个缺乏理性的人谈理性简直是对牛弹琴。卢伯特却追求这个女性十足、健康而自私的女人，这是他的一时冲动，谁也不能阻止。这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最终他会无法接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会被撕得粉碎。没有人能救他。在这种野兽式的欲望与精神之间毫无目标的强烈摆动会把他撕裂，最终他将毫无意义地从生活中消失。这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也是个缺乏统一性的人，在生活的最高层次上，他是个没有理智的人，更谈不上有男子风度，不能够让女人赏心。

直到伯金回来，她们还坐在那儿。伯金立刻觉察到了这里的敌对气氛，一种强烈、不可缓和的气氛。他咬咬嘴唇装作若无其事，开口说：“你好吗，赫麦尼，怎么样？”

“哦，好多了。你好吗？你好像脸色不太好。”

“哦！我相信戈珍和温妮·克里奇会来喝茶的，她们说过要来的，我们开个茶会。厄秀拉，你坐哪班车来的？”

他这种企图讨好两个女人的样子真让人厌恶。两个女人都看着他，赫麦妮恨他却又可怜他，厄秀拉则很不耐烦。他显得很紧张，但他精神很好，一面和她们拉着家常。厄秀拉对他这种无聊的样子既惊讶又生气。他谈起基督教来非常内行。而她对这种话题毫无兴趣。这些在她看来都是那样虚伪渺小。

一段时间过去了，戈珍仍然没有来。

“我将去佛罗伦萨过冬天。”赫麦妮终于说。

“是吗？”他说，“不过那儿非常冷。”

“是的，但我将和帕拉斯特拉在一起。我会过得很好的。”

“你怎么想起去佛罗伦萨？”

“我也不知道。”赫麦妮慢慢地说。然后她目光沉重地盯着他说：“巴奈斯将开设美学课，奥兰狄斯将发表一系列有关意大利民族政策的演说。”

“那都是废话。”他说。

“不，我并不这样看。”赫麦妮说。

“那你喜欢谁？”

“都喜欢。巴奈斯是一个开拓者，而我又对意大利感兴趣，

对意大利即将兴起的民族意识感兴趣。”

“我觉得巴奈斯尚未成熟，我倒希望能兴起民族意识之外的东西，”伯金说，“这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商业和工业意识罢了。我讨厌意大利，讨厌意大利式的夸夸其谈。”

赫麦妮带着敌意沉默了片刻。但不管怎样，她似乎一瞬间就将他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她身上。她再一次让伯金回到了她的世界中！她的影响有多神奇。

“不，你错了。”她说。然后她像受到神喻暗示的女巫一样抬起头狂妄地说：“桑德罗写信告诉我，他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款待，所有的人都很热情。”她用意大利语说。

他厌烦地听着她的狂言，说：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喜欢它。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工业主义，对这种工业主义以及他们那可恶的忌妒心我就讨厌够了。”

“我认为你错了，你的确错了。”赫麦妮说。“我似乎觉得那纯粹是自然发展，它是美的，现代意大利的激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激情，对意大利来说。”

“你很了解意大利？”厄秀拉问赫麦妮。赫麦妮憎恶别人这样插话，但她还是温和地回答：

“是的，很了解。我小时候与母亲一起在那儿住了好几年。我母亲就死在佛罗伦萨。”

“哦，是这样。”

没有说话了，这气氛厄秀拉和伯金都十分痛苦。而赫麦妮却倒显得很平静，她心不在焉。伯金脸色苍白，眼睛红红的像是病了，他太劳累了。厄秀拉觉得自己好像被铁条箍紧了头。

伯金按铃叫人上茶。他们还在等戈珍。门开了，是一只猫。

“米西奥！米西奥！”赫麦妮故意压低嗓门儿叫着。小猫看看她，然后慢慢地用矫健的步伐向她身边走来。

“过来，到这边来。”赫麦妮疼爱地说，似乎她总是长者，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母亲，口吻总是带着优越感。“来向姨妈问早安。还记得我，对吗，小东西。真的记得我？”她说着伸手抚摸它的头。

“它懂意大利话吗？”厄秀拉问。她却一点都不懂。

“懂，”赫麦妮说，“它的母亲是意大利猫，在佛罗伦萨时，卢伯特生日那天它出生在我的纸篓里，猫就成了他的生日礼物。”

茶来了，伯金替每个人斟了一杯。那茶杯和上面古老的水银似乎成为赫麦妮和伯金之间的纽带，它好像属于一个他们共同度过的世界，那里对厄秀拉来说是陌生的。厄秀拉犹如一个异类一样。她的习惯与他们不同，他们的原则也跟她的不一样。但他们的习惯与原则已得到岁月的认可，因此而很体面。他和她——伯金和赫麦妮属于同一旧的传统，属于同一种没落的文化。在他们那古老的文化中，奇怪的是，他和赫麦妮之间的密切关系是那么不容侵犯，这使的厄秀拉觉得自己不该呆在这儿。她甚至觉得他们是他们之间的入侵者，她时时总有这种感觉。

赫麦妮在伯金屋里行使着似乎女主人的权力，这令厄秀拉发疯，又令她泄气。赫麦妮的行动现出一种必然，似乎好像她必须这样她往浅盘里添了一点奶油。然后托起小猫的头，把奶油送到它嘴边。小猫两只前爪子扒住桌沿，低着可爱的头吮吸奶油。

“我相信它懂意大利语。”赫麦妮说，“你没忘你的母语吧？”

赫麦妮白细嫩长的手托抓住猫头阻止它吸吮。这时猫完全在她的控制之中。只见这只雄性小猫无耐地眨眨眼睛，露出雄性的厌恶表情，吐出舌头舔了舔胡须。这副样子令赫麦妮“扑哧”笑出声来。她总是这样表现自己，特别是自己控制男性的魅力。

“小东西，真可爱！”

她平静、奇特地冲猫做了一个逗乐儿的姿势。她有一种静态美，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个社交艺术家。

那猫不想看她，有意地躲开她的手指，又去吃奶油。只见它鼻子凑近奶油，但却丝毫沾不上一点，巴嗒巴嗒地吃着。

“ 让它在桌子上吃东西，这可不好。” 伯金说。

“ 也是。” 赫麦妮表示赞同。

然后她看着猫，又换上了她那种嘲弄味的语调：

“ 尽教你干坏事，干坏事。”

她用指尖轻轻托起小猫雪白的下巴，小猫很耐心地四下张望着，但又不愿看任何东西，故而缩着脖子，用爪子洗脸。赫麦妮从嗓子眼儿里挤出一声满意的笑。

“ 俊小伙子—— ”

小猫再次上前，漂亮的前爪搭在盘沿上。赫麦妮急忙挪开盘子。这种刻意细微的动作令厄秀拉觉得有点像戈珍。

“ 不，你不应该把小爪子伸到小盘里，爸爸不喜欢。公猫先生，太野蛮了！”

她的声音具有某种魔力与霸道，手指头依然摸着小猫软软的爪子。

在伯金心中，赫麦妮是永远站得很稳的，而她却是暂时的，甚至站都没站住。厄秀拉觉得自己受了冷落。她想走，可又觉得这样做不合适。

“ 我先走。” 她终于鼓起勇气说。

伯金看着她，有点害怕——他很怕她生气。“ 不要急么。” 他忙说。

“ 不，” 她说，“ 我这就走。” 说完她转身向赫麦妮伸出手，没等对方说话，她就道了一声“ 再见。”

“ 再见—— ” 赫麦妮仍握着她的手。“ 一定要现在走？”

“ 是的，我想我该走了。” 厄秀拉着脸，躲开赫麦妮的眼睛。

“ 你想你要—— ”

厄秀拉抽出自己的手，转身冲伯金嘲弄般地说了一声“ 再见”，然后匆匆地打开门走了。

奇怪，赫麦妮激起了她心中的无名火。出了门她就气乎乎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顺着马路跑了起来。她只能在路上奔跑，否则她就会回去当着伯金和赫麦妮的面挖苦他们，因为他们惹恼了她。厄秀拉清楚，她向另一个女人妥协了，她知道自己不像别人一样缺少教养、粗俗、过分。

第二十三章 远 游

次日中午时分，伯金来到也小学校邀请厄秀拉和他一起驾车出游。厄秀拉同意了，但她阴着脸，毫无表情。她这样，他的心情好不起来。

下午天气很好。伯金驾着汽车，厄秀拉就坐在他身边，但她的脸色依旧阴沉着，毫无表情。她像一堵墙似地对着他，他心里十分难受。

他在想人为什么非要追求一种和谐、满意的生活？为什么不在一连串偶然事件中游荡，就像流浪汉在小说中那样？为什么不呢？为什么非要在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那么严厉地对待别人？为什么要和别人形成如此严肃的关系？为什么不随意些、宽容些、承认一切都有价值？他觉得生命毫无意义，他几乎对什么都不在乎了。有时他似乎根本不在乎厄秀拉、赫麦妮或别人的存在。

可说到底，命中注定他要走老路，要认真对待生活。

“看，”他说，“看我买什么了？”汽车在宽阔的路上行驶着，路两旁都是树。

她接过一卷纸，急忙打开。

“太美了。”她看着礼物喊道。

“真是太美了！”她又叫起来。“可你为什么送给我？”她挑战性地问。

“我喜欢。”他冷漠地说。

他显得有些愤怒，然后耸了耸肩。

“可为什么？你这是为什么？”

“我一定要解释吗？”他说。

她一言不发地看着纸里的戒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觉得它们太好了，”她说，“特别是这一只，太漂亮了！”
这只戒指上镶着火蛋白石，周围是一圈细小的红宝石。

“你最喜欢那只？”他问。

“是的。”

“可我喜欢蓝宝石的。”他说。

“是这一只？”

这是一只漂亮的玫瑰型蓝宝石戒指，上面点缀着一些小钻石。

“是啊，”她说，“真好看。”她把戒指举到空中借着阳光照了照说，“也许，这才是最好的。”

“蓝的——”他说。

“对，很好看！”

他突然一拨方向盘，汽车这才避免与一辆农家马车相撞。但汽车却斜停在岸边。厄秀拉吓坏了。他开车很马虎，喜欢开飞车。他那种莽撞劲总让她感觉害怕。她突然感觉他会开车出事，她会死于车祸。想到此她怕极了。

“你这么开车太危险了。”她说。

“不，没关系。”他说。然后他又问她：“你不喜欢黄色？”

这是一只镶在钢架之类的金属中的方框玉戒指，做工非常精细。

“喜欢，”她说，“可是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我需要，都是旧货。”

“买给自己用的？”

“不，我的手适合戴戒指吗？”

“那你买它们干什么？”

“给你的。”

“为什么给我？你肯定是买给赫麦妮的！你属于她。”

她手里仍攥着这些首饰。她想戴上它们，可心里有种什么东

西在阻止她这样做。而且她唯恐自己的手指太粗戴不上，她要避免这种尴尬，所以只偷偷在小手指上试了一下。

他没有回答。他们就这样在空荡荡的街上转游。

她很喜欢坐汽车，以致于坐汽车可以让她忘记一切不愉快。

“这是哪儿？”她突然问。

“作坊附近。”

“那我们去哪儿？”

“哪儿都行。”

她很喜欢这样的答复。

她张开手，打量着手中的戒指。三个镶有宝石的圆型戒指躺在她的手心，她真想戴上看看，却又不想伯金看见，她怕他看到她的手指太粗。但他还是发现了。她不想让他看到的他统统都看到了。眼睛这么厉害，恨死他了。

只有那只镶火蛋白石的戒指环圈比较大，她可以戴上。然而她这人很迷信，她觉得戴着这颗戒子象征着不祥。不，她不能要这戒指，这等于把自己给了他。

“看，”她向他伸出半握着的手，“别的都不合适。”

他看到宝石在她非常敏感的肌肤上闪着红光。

“是不合适。”他说。

“火蛋白石不吉利，是吗？”她若有所思地说。

“但是我喜欢不吉利的东西。我认为吉利很庸俗。谁需要吉利所带来的一切？反正我不需要。”

“为什么？”她笑道。

她急于想看看另外两只戒指戴在自己手上是什么样，于是她就把它穿在小指上。

“这些戒指本来完全可以做大点的。”他说。

“对。”她半信半疑地说。然后叹了口气。她又看看戒指，在她眼里，它们有着特殊的含意——不是装饰品，不是财富，而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爱的信物。她知道，戴上了戒指就等于接受了一种约束。但命运是不可抗力的。

“我真高兴。”说着她很不情愿地把手轻轻搭在他的胳膊上。

他微微一笑。他希望她亲近他，但内心深处却是愤然、冰冷的。他清楚她对他有一种激情，这是真的，但并不是彻底的。更深层的激情是当一个人超越自身、超越情感时喷发出来的。而厄秀拉仍停留在情感与自我阶段——她无法超越。他接受了她黑暗中的生命源泉。他笑了，抖动着双肩，最终接受了她的爱，但她并没有完全得到他。至于她，什么时候才能超越自身，在死亡的含义上接受他？

这会儿她觉得很幸福。汽车向前行驶着。午后的天气晴朗、光线柔和。她很有兴趣地和他聊着天，分析着他们及其做事的动机——戈珍和杰拉德。他含糊其辞地应付着。他对于人的性格并不很感兴趣——人各不相同，但都受着同样的限制。也许只有两种伟大的观念，只有两条巨大的横流，而从中派生出多种形式的支流。这些支流——流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也不同，但人们遵循的不过是几条大的规律，从本质上说没什么区别。运动或反运动，丝毫不受意志支配，而是遵循着那几条大规律，一旦这些规律和原则为人所知，人就不再觉得神秘，生活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从本质上说人都一样，不同之处不过是一个主旋律的变化，谁也无法超越生命。

厄秀拉不赞同这种说法，她认为了解人仍然需要摸索，不过这也许比不上自己说服自己那样更加需要摸索。也许现在她的兴趣像机器一样呆板，也许是带有破坏性的，她的分析好像是在把东西分解。在她心中，她并不在乎人与人的不同之处，甚至是别人遭毁灭。一时间她似乎触及了心中这种想法，她不愿意再想下去，于是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把兴趣全转到伯金身上。

“在暮色中回去不是一件很美的事吗？”她说，“我们早点喝

茶，喝浓茶，好吗？”

“我答应到肖特兰兹吃晚饭的。”他说。

“这没什么，你可以明天再去嘛。”

“赫麦妮也去，”他不安地说，“两天以后她就会离开这儿。我想我应和她告别，以后我再也不能见她了。”

厄秀拉与他拉开了一段距离，没再言语。伯金眉头紧锁，眼睛放着怒火。

“你不在意吧？”他有点恼怒地说。

“是的，我不在意。为什么要在意呢？为什么？”她嘲讽道。

“我在问自己，”他说，“你凭什么在意？！可你很明显不满意。”他气得眉毛蹙成一团。

“相信我，我不在乎，一点儿都不在乎！你去吧——我支持你这么做。”

“你这个傻瓜！”他叫道。“我和赫麦妮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她对你比对我更重要。你和她作对，证明你和她是一种人。”

“作对！一类人！”厄秀拉叫了起来，“我知道你的诡计，我才不上你花言巧语的当。你属于赫麦妮，被她迷住了。你愿意，就去吧。我不埋怨你。可那样的话，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关系了。”

这面临着—场战争，可他们却并未意识到这很可笑。伯金气愤到了极点，狂怒中停下了车，于是，他们就呆在村路中央，要把这件事讲个清楚。

“如果你不是傻瓜，如果你还不够傻，”他痛苦绝望地叫着，“你就应该知道，当你犯错的时候也应该自尊点。这几年我同赫麦妮保持关系是错了，可这是个死亡的过程。无论如何，人还是要面子的。而你却一提赫麦妮就满怀地要把我的心撕碎。”

你撒谎。你要找回赫麦妮，就像狗要寻回自己吐出东西。“妒嫉！妒嫉！我妒嫉！你错了。我一点都不妒嫉赫麦妮，她对我毫无意义，谈什么妒嫉！”说着她打了一个响指。“我恨的是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麦妮所思想的。我之所以恨，是因为她说的都是谎言。可你需要这些谎言，你没办法，拿你自己也没办法。你属于那个守旧的、毫无活力的生活方式，那你就回到它中去吧。但别再来找我，我跟它没任何关系。”

她一气之下跳下汽车到树林边，不在意地摘着粉红色的浆果，有的果子已经裂开，露出桔红色的籽。

“你可真是个傻瓜。”他轻蔑地叫道。

“对，我傻。感谢上帝让我这么傻。我太傻了，无法体会你的聪明。你去找属于你的女人去吧，她们同你是一类人，你总有一批这样的人追随着，总有。去找你精神上的情人去吧，别来找我，因为我没她们那种魅力，谢谢你了。你不乐意，是吗？你精神上的情人无法给予你精神上所需要，她们对你来说并不够温柔体贴、不够性感，对吗？于是你甩了她们来找我！而我，我并不是不够精神化，在这方面我比不上赫麦妮！”说着，她紧锁着双眉，狠狠地盯着他。“你想和我结婚过家庭生活，可背地里与她们进行精神交往！我明白你这套讨厌的把戏。”一股怒火燃遍全身，她双脚发疯地跺着，于是他害怕了，怕她打他。“去找她吧，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去吧，去。可她精神化吗？哈哈，她，精神——精神，她！她的精神又是什么？难道她的霸道、骄横、肮脏的物质主义就是精神化？她要的是什么？她是个卑鄙的唯物主义者。”她的怒火似乎化作烈火崩发出来炙烤着他的脸。他要退缩了。“我告诉你，这太肮脏，太让人恶心。你要的就是这种肮脏，你渴望的就是这种肮脏。她是一个荡妇，荡妇，是唯物主义者。她那种社交激情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交激情，她会有社交激情？真可笑！让我看看！在哪儿？她需要的是垂手可得的小权力，她需要一种伟女人的幻觉，就是这样。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是一个凶恶的异教徒，很肮脏。别的都是装的——可你喜欢。你喜欢这种虚无缥缈的精神，这就是你的精神食粮。为什么？那是潜伏着

的肮脏东西。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性生活有多么肮脏吗？还有她的，我也知道。而你需要的正是这种肮脏，你这骗子。那就过这肮脏生活去吧，去吧。你这疯子。”

她转过身去，发抖着从树上摘下浆果，双手战栗着把浆果戴在胸部。

他默默地看着她。一看到她颤抖的厉害的敏感的手指，他心中就不由得产生了一种疼爱之情，但同时他心里也感到气愤。

“你表现得很卑劣。”他冷冷地说。

“是的，是卑劣，”她说，“只是对我来说。”

“看来你很愿意降低自己的身份。”他说。这时他看到她脸上燃起怒火，目光中凝聚着黄色的光点。

“你！”她叫道，“你！好一个热爱真理的人！好一个纯洁的人！你的真理和纯洁让人恶心。你这个垃圾堆里刨食的狗，你肮脏，恶心，你应该明白这一点。你纯洁、公正、善良，是的，你有那么点纯洁、公正和善良。可你的真实面目是猥亵、肮脏、变态，你就是这么个人。你可以说你需要爱，不，你不需要，你需要你自己，需要肮脏和死亡——你要的就是这些。你太变态，太僵死，还有——”

他让她那大声的数落搞得很不安。

“来了一辆自行车。”他说。

她朝路上看去。

“我才不管呢。”她叫道。

她总算平息了。那骑车人听到这边争吵，奇怪地看着这一对男女，又瞅瞅停在路上的汽车。

“你好。”他礼貌地说。

那人走远了，他们沉默了。

他知道总的说来厄秀拉是对的。他知道自己有点不太现实，一方面过于精神化，另一方面，自己太卑劣。可难道她比他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难道别人就能强？这时伯金的脸舒展多了。

“或许是的，”他说，“但赫麦妮的意淫并不比你那种情感上的妒忌更坏。人应该在自己的敌人面前维护自己的尊严。赫麦妮是我的敌人！我要让她在心中消失。”

“你！你，你的敌人，让她消失！你把这副画描绘得太美了。可这幅画中只有你一个人，我嫉妒！我说那些话，”她大叫着，“是因为那都是事实，你懂吗？你就是你，一个肮脏虚伪的灵魂，一个骗子。我说的就是这个，你都听到了。”

“非常感谢。”他调侃地扮个鬼脸道。

“是的，”她叫道，“如果你有点醒悟，就该感谢我。”

“可是，我一点都没有——”他反讥道。

“没有，”她喊道，“一点儿？所以，我们以后可以各走各的路。这样对我们都好。我留在这儿，我不想跟你走了，你走吧。”

“你知道你在哪里？”他说。

“没关系，请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有十个先令，无论在哪儿，这点钱也能让我回去。”她犹豫着。她手上还戴着戒指，两只在小手指上，一只在无名指上。她仍犹豫着没动。

“很好，”他说，“你这傻瓜。”

“你说得很对。”她说。

她又沉思了片刻。然后她脸上表现出丑陋、凶恶的神情，她从手指上摘下戒指扔向他。一只打在他脸上，另两只碰到衣服上尔后又掉落在泥土中。

“收回你的戒指吧，”她说，“去买个女人，到处都能买到，有很多人很愿意与你共享精神和肉欲，不过把精神留给赫麦妮。”

说完她漫不经心地走了。她边走边揪着篱笆上的树叶子。伯金一动没动地看着她生气地走了，身影渐渐变小，慢慢地在他的视线中消失了。他感觉一阵黑暗，便没了意识。

他转过身走过去坐在岸边。他知道他的精神化意味着一种堕

落，那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象征。自我毁灭的确有一种快感，对他来说自我毁灭在精神上比另一种形式出现更为快乐。他知道，他已这样做了。还有，难道厄秀拉的情感之淫和赫麦妮那种深奥的意淫不一样吗？熔化，熔化，这两种生命的融合，每个男女都坚持这样做，无论是精神实体还是肉体，不都很令人恶心、可怕吗？赫麦妮认为自己有一个完美的观念，所有的男人都得追随她，而厄秀拉则是完整的母腹，是新生儿的浴池，所有的男人都必须奔向她！她们都很可怕。她们为什么不是个性化的人，为什么不受到自身的约束？她们为什么如此可怕，可怕得完整，可怕得霸道？她们为什么不让别人自由，为什么要溶解别人？一个人完全可以沉溺于一种重大的事情，但不能沉溺于别人的生命。他感到身体非常疲惫，但也很释然。不容置疑厄秀拉是对的。她说的确实是实情。

他不忍心看着戒指躺在路上的泥土中。他拾起戒指，轻轻地用手擦掉上面的泥土，手上沾上了沙土，很脏。这戒指是美的，是幸福快乐的象征。

他心中很焦虑。他需要她回来。他头脑一阵发黑，凝聚着的意识粉碎了，消逝了，他的生命在黑暗中溶化了。他像婴儿那样轻微地、有节奏地喘息着，天真无邪，毫无责任感。

忽然他看到她正在高高的篱笆树下漫不经心地朝他慢慢走来。他没动，也没再看她。他似乎静静地睡了，蛰伏着，完全轻松了。

她走过来垂着头怯怯地站在他面前。

“看这是什么？”说着她把一束紫红色的石楠花捧到他面前。他看到了一簇喇叭型的各色花儿和细如树枝般的花梗，还看到那捧着花的手，那皮肤那么细腻、那么敏感。

“太美了！”他笑着接过她手中的花儿。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但是他真想大叫，但他没有，他太累，感情负担太重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站起来，凝视着她。这是一张全新的脸，那么美丽，脸上露出惊奇与恐惧的表情。他搂住她，她把脸伏在他的肩头。他心中升起一股对她的温柔情意。

他们在路上默默地拥抱着。那可怕的紧张世界终于过去了。最终是静谧，安宁，那样宁馨。

他们的心情都平静了下来。他吻了她，温柔地，一遍又一遍。她扬起头看着他，眼中那奇妙的光芒变得柔和、温顺，她的眼中充满了柔情。

“你生气了？”她问。

他笑了，握住她温暖的手。

“别在意，”她说，“为了我们。”他温柔地吻着她。

“不是吗？”她说。

“当然，”他说，“等着瞧，我要报复的。”

她突然大笑起来，猛地抱住他。

“你是我的，亲爱的，不是吗？”她说得更紧搂了他。

“是的。”他温柔地说。

他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吻她，他们幸福快活。他的吻几乎让她窒息。他的话那么肯定，语气那么温柔，令她无法呼吸，她似乎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是的，她默许了，可她没有征得自己的同意。

“亲爱的！”她叫着，仰着脸惊喜地望着他。他的眼睛是那么美、那么温柔，丝毫没因为紧张和激动而有所变化。他明亮的眼睛向她微笑着，他们一起笑着。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她把脸埋在他的肩上，生怕让他看见。她知道他爱她，但她有点怕，她处在一个奇特的环境中，处在一个新的天空下。她渴望他爆发出激情，因为她需要。但这渴望是脆弱的，因为环境是可怕的。

她忽然抬起头冲动地问：

“你爱我，对吗？”

“对。”他回答，他只看到伫立的她，没注意她的神情。

她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应该这样，”她说，扭脸向路上看去，“你找到戒指了吗？”

“是的。”

“在哪儿？”

“在我衣袋里。”

她将手伸进他的衣袋掏出戒指。

她感到恐慌。

“咱们走吧？”她说。

“好。”他答道。他们上了车，离开了这块值得纪念的战场。

他们在傍晚的旷野中疯狂着，汽车欢快地行驶着，既优雅又超然。他觉得非常幸福甜蜜，生命似乎重新开始，他似乎刚从阵痛的母腹里出世。

“你快乐吗？”她出奇兴奋地问。

“是的。”他说。

“我也一样。”她突然兴奋地大叫着抱住他，用力拥抱他。他仍在驾驶着车。

“别开了，”她说，“我不希望你总在做事。”

“咱们结束了旅行，然后就自由了。”

“会的，亲爱的，我们会的。”她欢快地叫着，趁他转过脸来时，她吻了他。他的紧张情绪消失了，他清醒地驾驶着汽车。他似乎完全清醒了，整个身心都如此，他就像一只小鸟刚冲出蛋壳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他们在暮色中走到山下，突然，厄秀拉发现右面的空谷中南威尔寺的影子。

“我们到这儿了！”她兴奋地叫着。

进了小城，金黄色的光芒在商店的橱窗上反着光。那呆板、阴森、丑恶的教堂矗立在茫茫的暮色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父母刚刚相识的时候就到过这儿，”她说，“他们喜欢这座寺庙。你喜欢吗？”

“喜欢。它像透明的石英耸入黑暗的夜空。咱们就在撒拉逊旅店里喝晚茶吧。”

这时听到寺院里的钟正敲响六时的曲子：

“今夜，光荣属于你，我的上帝，让月光保佑你——”

她站在这古老的旅店院子里，呼吸着稻草、马厩和汽油味儿。抬起头，她可以看到天上刚刚升起的星星。这不是真实的世界，这是童年的梦幻——非常宝贵的记忆。世界变得一点都不真实。她自己成了一个陌生、虚幻的人。在厄秀拉听来，这乐曲正从黑暗的夜空中缓缓降落，消失在小城的暮色中。这乐曲好像几个世纪前昏暗的声音，太遥远了。这一切都是怎样的啊？

他们一起坐在小客厅里的壁炉旁。

“是吗？”她笑道。

“什么？”

“一切——一切都是真的吗？”

“美好的是真的。”他冲她做个鬼脸道。

“是吗？”她笑着，但仍有点怀疑。

她的心灵中增添了一双新的眼睛。她看着他，他依然那么远。她发觉他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古怪动物。她似乎着迷了，一切似乎都变了。她又想起《创世纪》这本魔书中讲的事：上帝的儿子看到人间的女儿很美。而伯金就是这些奇特的人之一，他从高处俯视她，发现她很美。

他微笑着，此时他觉得世间根本不需要任何语言，只有双方心中开放着幸福花朵。但他的眼睛却透着嘲弄的神情。他们微笑着，只要对方存在他们就高兴，那是纯粹的存在，不用去想，甚至不用去感知。他站在炉前地毯上，看着她仰起的脸就像一朵鲜艳夺目的花儿，沾着清晨第一颗露珠，闪着金黄金黄的光芒。

她跪在炉前地毯上，搂住他的腰，脸埋进他的双腿中。多么美妙！多么美妙！她感到无限美妙！她像着了魔一样迷上了他。

“我们相爱着。”她兴奋地说。

“不仅仅是爱。”他说着俯下身，吻了她的额头。

她敏感的指尖无意识地抚摸着他的大腿，顺着一股神秘的生命之流。那种神秘的生命运动，在他的腿上。是在这儿，她发现他是上帝的儿子，不是人，是别的什么。她发现了什么东西，一种超越生命本身的东西。那是他生命奇特的现实，那是生命本身，沿着腿部运动着。

她有过情人，她知道激情是怎么回事。可这种东西既不是爱也不是激情。这是人的女儿回到上帝儿子的怀抱——这陌生的上帝始初的儿子。这足够了。

他站在她面前，她的双臂紧搂着他的双腿。他俯视着她。她的脸释放出异样的光芒，那闪亮的额头就像王冠一样。她就像开放在他膝下的一朵美丽的花朵，一朵超越女性、放射着奇彩的天堂之花。但他心中有什么东西约束着他，让他没法去欣赏这朵伏在他膝下闪着奇彩的花朵。

她已经发现了上帝始初的儿子，他也发现了人类最初的漂亮女儿。这对她来说已经满足了。

他们在之间建成了一条新电路，新的激情电能来自最黑暗的肉体电极，从而形成完美的电路。她的手摩蹭着他的腰臀和大腿，抚摸着他的背，只感到一股强烈的激流从他身上传到她身上。这是她从他身上吸收的一股黑暗的激情电流。这是一股黑色的电流，从他身上流到她身上，使他们两人洋溢在温馨与美满的幸福之中。

“亲爱的。”她叫着，向他仰着脸，狂喜中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嘴巴。

“亲爱的。”他回答着俯下身不停地吻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几乎要昏过去，他俯下身，也似乎要昏过去。对他们双方来说这都是完美的死亡，同时又是对生命难以忍受的接纳，是最直接的美妙的感觉，它惊人地流淌自生命的最深源泉——人体内最黑暗、最深处和最奇妙的生命力，它发自腰臀的基底。她抱住他的腰臀，抱个满怀，他弯下腰时她似乎感觉到了他身上那黑暗的神秘物。

他站在她面前，脸上充满幸福，那么真实，这使她几乎不能呼吸。他那奇特的躯体高耸着，他的骨子里蕴育着美妙的清泉，就像始祖上帝的儿子的躯体。那奇特的泉比任何她想象的或知道的泉都更神秘、更强大、更令人满意，啊，令人肉体上感到神秘的满足。她曾以为没有比生殖源泉更深秘的源泉了。可现在，她知道，从这男人岩石般的躯体中，从他奇妙的腹部和腿部以及更深远的神秘处汹涌出难以名状的黑暗和财富之流。她感到陌生的黑暗河流从她身上淌过，她的意识随之流动，从后背到双膝再经过她的双脚，这奇特的洪流冲斥了一切，让她完全成了一个新人，她自由了，她找回了自己。于是她静静地站起身，快活地冲他笑着。

他们笑着去用餐。晚饭有鹿肉，一大块火腿，水芹，红甜菜根，欧楂和水果馅饼，还有茶。他们非常高兴，全然陶醉了。

“这么多好吃的！”她欢快地叫道，“看上去是多么幸福！我来倒茶！——”

平时，她做这类台面上的事总是很紧张、很不自然。可今天不同，她从容不迫，似乎忘记了什么叫害怕。她终于学会了平静、熟练地做这一切。茶水从细细的壶嘴儿中流出来的样子很好看。她把茶杯递给他，眼睛里充满柔情。

“一切都属于我们。”她对他说。

“一切。”他说。

她满意地笑了。

“我太高兴了！”她叫道，表现出无比幸福的神情。

“我也是，”他说，“不过我想我们最好还是摆脱我们的任务，越快越好。”

“什么任务？”她琢磨着。

“尽快抛掉工作。”

她表示愿意。

“当然。”她说。

“我们必须走，”他说，“没别的，快走。”

她从桌子另一侧疑惑地看着他。

“可去哪儿呢？”她问。

“不知道，”他说，“转游一会儿吧。”

她又疑虑地看着他。

“去磨房吧，我喜欢那儿。”她说。

“那里太陈旧了，”他说，“还是随便走走吧。”

他的声音竟是如此温柔、如此轻快。她觉得兴奋剂从她的血管中穿过。她幻想着有一个峡谷、荒野的园子，那里一片静谧。她渴望着灿烂辉煌的场景——这是贵族式的奢望。漫无目的地转游让她觉得不太安定，不太满意。

“你希望转游到哪儿去？”她问。

“可能很远。我感到我们刚见面就必须到远方去。”

“可能是哪儿呢？”她焦虑地问，“归根结底，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哪儿都不算远。

“但是，”他说，“我愿意同你一起走，去没人知道的地方。最好去谁都不知道的地方。就去那里。一个人需要离开眼前的世界，到我们未来的世界去。”

她仍在沉思。

“噢，亲爱的，”她说，“只要我们是人，恐怕就要对现实世界进行认可，因为根本没有另一个世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有的，”他说，“有那种地方，在那里人不必穿更多的衣服，甚至一件都不要，在那儿你可以遇见许多饱经风霜的人，把什么都视作理所当然，在那儿你就是你自己，没有更多麻烦事，在那里我们可以获得自由。有那么一个地方，只有一两个人。”

“可是，在哪儿呢？”她叹息道。

“某个地方——随便什么地方，咱们暂且去吧。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好吧。”她说，一想到旅行她就格外开心。

“去获取自由，”他说，“在一个自由的地方，和几个人在一起，很自由！”

“很好。”她沉思着说。可是“几个人”一词却让她不解。

“这不是一个地点的问题，”他说，“这是一种你、我以及他人之间一种完美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自由。”

“是的，亲爱的，”她说，“你和我，我们，不是吗？”说着她向他伸出双臂。他忙走过去俯身吻她的脸。她再一次搂住他，双手从他的肩膀缓缓向下滑动，重复着每个神奇的动作，滑下去，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腰臀和腹部。她那样彻底地、霸道地占有了他，以至于她忘记了自己。一种美妙的感觉令她神魂颠倒，那满足的占有、神秘的感觉让她飘飘然。其实她只不过坐在椅子中，忘情地拥抱着他。

他温柔地吻着她。

“我们永不分离。”他喃喃道。她一言不发，只是用双手用力压着他躯体上那黑暗的源泉。从颠狂状态中醒来后，他们决定辞职。

他按了一下铃，要来没有地址的信纸。侍从擦净桌子。

“现在，”他说，“你来写。先写上你的家庭住址和日期，然后写‘教育长官、市政厅××先生’好！我不知道怎么忍受下

去，我想一个月内解决问题，不管怎样吧，写‘先生，我请求辞去威利·格林小学教员的职务。一月内如获恩准，则不胜感激。’行了。写好了吗？让我看看。‘厄秀拉·布朗温’。好！现在我来写。我必经给他们三个月的期限，这样，我可以说是健康原因辞职。这样，我可以好好安排一下。”

说完他坐下写他的正式辞职书。

“好了，”他封好信、写上地址后说，“咱们从这儿把信发出去，一块儿发。我知道杰克会说：‘奇怪！’他会收到两封完全相同的信。

让他这么说吧！”

“我无所谓。”她说。

“是吗——？”他沉思着问。

“难道不是吗？”她说。

“对，”他回答，“别让他们瞎猜。先寄你的，然后再寄我的。我可不愿让他们胡乱琢磨。”

他的眼睛透出异常的真诚。

“也好。”她说。

她抬起神采飞扬的脸，似乎要用魔力把他吸引过去。他神魂颠倒了。

“走吧？”他说。

“听你的。”她回答。

他们很快出了小城，开车在起伏不平的乡间路上行进着。厄秀拉依偎着他温暖的身躯，凝视着微弱的灯光照亮的前方。时而是宽宽的旧路，路两旁的草场中，在车灯照耀下可以看到飞跃的魔影和精灵，时而前方出现树丛，时而露出布满荆棘的灌木丛、围场和粮仓的尖顶。

“你还去肖特兰兹吃饭吗？”厄秀拉突然问，吓了他一跳。

“天啊！”他叫道，“肖特兰兹！不去了。再说，太晚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我们去哪儿呢？去磨房吗？”

“只要你喜欢。这夜色真美，这样美好的夜晚，去哪儿都可惜。走出这夜幕，实在太可惜。可惜呀，我们无法停留在这黑夜中。”

汽车颠簸着。她坐在车中沉思着。但她知道她不能离开他，这黑暗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黑夜是无法超越的。再说，她对他那温暖的腰臀有了神秘、黑暗的感知，感到了命运无法抗拒的魅力，人需要这种命运并且应该完全接受这种命运。

他僵直开着车，那样子像个埃及法老。他感到他像真正的埃及雕塑那样，有一种古老的力量，这力量真实、无可名状。他知道他的脊背和腰臀部有一股奇特神秘的力量流向双腿，这力量让他无法动弹，使得他下意识地微笑起来。他知道怎样让自己另一种肉体意识清醒而且有力。依靠这个源泉他获得了纯粹、神秘的控制力，获得了魔幻、神秘的黑暗力量，像电流一样。他嘴角上挂了一丝谜一般的微笑。

坐在这纯粹的寂静中是多么惬意，这沉静中溶满了微妙、难以想象的感知与力量，这沉寂被古老的力量支撑着，就像那纹丝不动、力量超群的埃及人永远端坐在那微妙的沉寂中。谁都不愿说话。

“咱们不回家了，”他说，“车里的座位可以放下来当床用，再支上车篷。”

听他这么说，她又喜又惊，高兴地靠在了他身上。

“那不告诉家里人？”她问。

“拍个电报。”

他一转念驾车朝某个方向开去。他的理智还能够控制他开车的方向。他的手臂、他的胸膛还有他的头脑都像古希腊人一样灵活，他的双臂决不像古埃及人的手臂那样僵直、毫无知觉，头脑也不像他们封闭，糊涂。闪烁着火花的智慧照耀着他凝视黑暗，照耀着那种埃及人式的注意力。没有更多的话，他们默默地驱车前行。

他们来到路边的一座村庄。汽车徐徐滑行直到他看到邮局才停

车。

“我去给你父亲拍个电报，”他说，“我只说‘在城里过夜’，好吗？”

“好的。”她说。她不愿多想。

她看着他进了邮局。她发现这邮局还是一家商店呢。她觉得他奇怪。即便他走进明亮的公共场合，他仍然显得黑暗、富有魔力，似乎他的躯体是沉寂、微妙、强壮之所在，让人难以感觉。他在那里！看见他她很兴奋，他的存在从来不显露出来，而现在变得既神秘又现实。这个黑暗、神奇、永远不会改变的实体使她变得完美、并获得了自身完美的价值。于是她在沉寂中也变得黑暗、得到了满足。

他回来了，把一些东西扔到车里。

“这儿有些面包、奶酪、葡萄干、苹果和纯巧克力，”他的声音暗示他似乎在笑，那是来自于他十分沉稳、蕴藏着的纯粹的力量。只说和看没有用，只靠观察就想理解他那只能歪曲他。她要抚摸他，她要先被黑暗和沉寂包围，然后她才能在抚摸中神秘地感知他。她必须甘心、忘我地与他结合，获得知识——那是死亡的知识，在无知中获得保证。

很快他们又行驶在黑夜中。她平静冷漠地坐着，一动不动、毫不在意。她没有问驶向哪里，她不在乎。她就坐在他身边养神，就像一颗星星一样与他保持着平衡。她仍然期盼着。她要抚摸他。她的指尖想要触到他的身躯——黑暗中他那温暖、结实、不可改变的腰部的现实。她要忘我地在黑暗中抚摸他活生生的实体——他温暖的腰部和腿部，这是她的渴望。

他通过黑暗中的感知了解了她。现在他希望她能了解他，这样他才能得到满足。他在固执地等待着她来索取，他将会像一位埃及人一样在黑暗中获得自由，在完美的平衡中和肉体存在的纯粹的神秘焦点上固定。他们会相互保持星与星一样的平衡，这就是自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发现车正在树丛中穿行，周围都是古树和枯萎的羊齿草。但是，羊齿草显得神秘、富有魔力。前方尽是盘根错节鬼影一般的树干，就像一些老牧师的身影。夜很黑，阴云很沉，汽车缓缓行驶着。

“这是哪儿？”她问。

“舍伍德森林。”

很明显，他知道方位。他盯着前方认真地开车，车开到了一条绿色的林中路上。然后车又慢慢地转了个弯，穿过橡树丛来到另一条绿色道上。路渐渐拓宽，前方是一片草场，一条小溪在一条斜坡下汨汨流淌。伯金停了车。

“就在这儿吧，”他说着，“熄了车灯。”

他四下里瞧了瞧，一片漆黑，周围树影晃动，像是黑夜中的其他动物。他在草地上铺了一块毯子，然后他们就静静地坐在上面。他们甩掉衣服，他把她搂在怀里，抚摸着她，他发现了她那未曾裸露过的肉体的纯洁。他压抑着欲望，手指轻轻地划过她的肉体，沉寂压在沉寂上，神秘之夜的躯体压在神秘之夜的躯体上，男人和女人的夜无法用眼睛看清，无法用理智了解。他们相互触摸着尽情感受着对方。林子中发出微弱的响声，但不是噪乱，不可能有噪乱，这世界没有了噪乱。

她爱他，抚摸着他，在黑暗、微妙、绝对的寂静中抚摸着，与他进行着最大限度的没有言语的交流，她获得了美妙的感觉，也为他做出了牺牲，这是一个神话，现实永远也无法知晓，这活生生的肉欲现实永远也不能转换成意识，只停滞在意识之外，这是黑暗、沉寂和微妙之活生生的肉体，是神秘而实在的肉体。她满足了。他也一样。他们在对方的眼中是相同的——都是远古的神秘、真实的异体。

他们在车篷下过了夜。醒来时天已大亮了。他们对视一下，笑了，然后又向远处看去。后来他们相互吻着，回忆着那个美丽的夜晚。那夜晚太美了，那是黑暗现实世界赐予的，他们似乎又害怕去回忆。于是他们不谈昨夜的感受。

第二十四章 死亡与爱情

托马斯·克里奇卧床不起，身体极度虚弱，靠吗啡和酒维持生命。他半清醒着，一点意识把死亡的黑暗与生活的光明联系着。但是他的意志没有被粉碎，他是完整的人，只是他需要绝对的安静。他正渐渐地走向死亡，缓慢得实在可怕。在别人看来，生命之线扯得如此之纤细却仍然不断，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杰拉德每天早上都要来看看，他希望父亲已经与世长辞。可他每次看到的都是那张依然微微闪光的脸，蜡黄的额头上仍然覆盖着令人敬畏的黑发，黑黑的眼睛却似乎只有一点点视力，里面是不成形的漆黑一团。除了护士，别的任何人都让他难以忍受。

每次当那双眼睛看着他时，杰拉德就觉得自己的浑身都燃起反抗的火花，似乎要燃遍全身，似乎要捣毁他的头脑，令他发疯。

每天早上，儿子挺挺地站在那里，浑身充满生气，金发熠熠闪光。他这副样子实在令父亲烦恼，他无法忍受杰拉德那神秘莫测的蓝色眼睛。但这只有一小会儿。他们只是稍稍对视一下就把目光各自转开。

一种变态心理使得他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拖到死亡线上。可现在，那可怕的恐怖感时时都遍布儿子的全身，困扰着他。他整天心神不定，似乎达摩克里斯的剑正搁在他的脖子上。杰拉德在好长时间里都保持着镇静，神情自若。但最终，他怕了。他害怕自己会垮掉，他要等待结果。

父亲的意志永远不会松懈，不会向死亡低头。只有当生命之线被折断以后这意志才会消失。当然，如果它不再坚持的话。同样，儿子的意志也永远不会屈服。他顽强地活着，他与死亡无关。他无处可逃，他和父亲紧紧相连，他必须看着他死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怎能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在万能的死亡面前毫不屈服地慢慢消逝呢？这简直是一种酷刑折磨。像印第安人经得起刑罚的折磨一样，杰拉德宁愿毫不退缩地体味这种缓慢的死亡。他甚至有点希望这样死，希望加速这种死亡。他似乎在安排这种死亡，哪怕是当他恐惧地退缩时也是这样。他仍旧要面对这种死亡，他要通过死而获取胜利。他甚至感到胜利了。

他的意志理应获胜，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能低头认输。可经受这种折磨时，杰拉德也失去了对外界日常生活的控制。那曾经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一钱不值了。工作和快乐抛到了脑后。他现在干起工作来很吃力。这些都是外在的事情，他真正的事情是灵魂与死亡的较量。谁是他的主宰。死亡中没有主宰。

他的意志支撑着他外在的生活、外在的思想和外在的生命，这些都没有撕碎、没有改变。可是压力太大了。他要找到什么东西维持良好的平衡。什么东西必须随他一起进入他灵魂中空荡荡的死亡空间，充实它，以抵毁外界的压力。斗争在继续着，以前的他消失了，他的周围生活是一个空壳，生活像大海一样咆哮着，他也加入了这咆哮，可这空壳内部却是死亡那黑暗可怕的空间。他知道他必须获得救援，否则他就会崩溃在这巨大的黑暗空间中，这空间就在他心中。一天天，他感到自己越来越像充满黑暗的气泡，周围是他意识的彩虹，外部世界和生活就在这意识的彩虹上咆哮。

他已甩掉了一切，只想同戈珍建立起关系。他常到她的画室来，靠近她同她谈话。他在画室里这儿站一会那儿站一会儿，毫无目的地拣起工具、雕塑用的泥巴和她刻的小人儿，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看着这些东西，他无法理解。在这种极端压力下，他本能地希望戈珍的到来。戈珍感觉得出他追求着她，像一种命运在缠着她。她躲着他，可他却一步步逼近她。

“请听我说，”一天晚上他不假思索、犹豫地对她说，“今天晚上留下来一块吃晚饭好吗？我希望你能答应。”

她有点吃惊。他那说话的口气倒像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说话。

“家里人在等着我。”她说。

“哦，没太大关系的，”他说，“如果你能留下，我会十分高兴。”

她沉默了许久，终于同意了。

“要我告诉托玛斯吗？”他问。

“吃完饭我得马上走。”她说。

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客厅里没有生火，他们就坐在书房，他几乎沉默不语，显得神情恍惚，温妮弗莱德也很少说话。可当他站起身冲她微笑时，他却显得非常愉快。然后他又显得茫然所失，这副样子连他自己都没感觉到。

他看上去专心致志，那种奇特茫然的沉默让她无法理解，她心动了，揣摸着他，心里非常尊敬他。她对他很着迷。

他很和蔼。他知道她喜欢与勃艮第不同的一种名酒，他就特意取来了这种微甜葡萄酒。在饭桌上他总把最好吃的给她吃。她觉得自己此时最受尊重，他需要她。

他们在书房喝咖啡，这时传来一声轻微的敲门声。他一怔，叫道：“请进。”他的声音很大，让戈珍感到不安。身穿白衣的护士轻盈地走了进来。她很漂亮，但不可理解的是，她很腼腆，而且缺乏自信。

“克里奇先生，医生想和你说话。”她声音很低，小心翼翼地

说。

“医生！”他惊讶道，“在哪儿？”

“饭厅里。”

“告诉他，说我就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完他喝完自己的咖啡跟着影子一样的护士走了。

“那护士叫什么？”戈珍问。

“英格丽斯小姐，我很喜欢她。”温妮弗莱德说。

一会儿，杰拉德回来了。他心事重重，那紧张、恍惚的表情看上去像一个微醉的人。他没有说医生叫他去干什么，只是倒背着手站在壁炉前，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他并没有在想什么，他只是心里有放不下的悬念，头脑里有理不顺的一团乱麻。

“我得去见妈妈，”温妮弗莱德说，“在爸爸睡觉前去看看他。”

说完她向戈珍和杰拉德道了再见。

戈珍也站起身来道别。

“你必须现在走？”杰拉德看了一眼钟表说，“还早呢，你走时我送你，顺便散散步。坐，别急着走。”

戈珍又坐下了，跟他一样心不在焉。他若有所思地站在那儿一言不发，他在想什么，他有什么感觉？杰拉德的意志控制了她，她感到自己几乎被迷住了。他很陌生，是个未知物。她感到他让她不能动弹，让她迈不开脚步。她顺从地看着他。

“医生告诉你什么了？”她温柔、关切地问道。这问话震动了他的心。他扬了扬眉毛，显出无关紧要的样子。

“没有，没什么，”他漫不经心地回答，“他只说，脉搏很弱，周期性间歇，不过没多大关系。你懂的。”

他低头看着她。她的眼睛黑黑的，目光温柔，令他意乱情迷。

“不，”她反驳道，“这些事我一点都不懂。”

“不懂正好，”他说，“听我说，抽支烟吗？来吧！”他说着摸出一包烟，并为她点燃烟。然后他站在她近前。

“我们家人都没有像父亲这样生过病，”他说。他思考了一下，然后又低头看着她，那双奇怪的会说话的蓝眼睛让她感到不

安。然后他又说：“这东西是无法预料的，等发生了以后你才意识到它一直存在着，都是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指的是这没法医治的疾病，这种缓慢的死亡。”

他的脚不停地在大理石的炉前地面上蹭着，嘴里叼着烟，眼睛看着天花板。

“我知道，”戈珍喃喃道，“这很恐怖。”

他似乎毫不在意地吸着烟。然后他手指夹着烟，舌尖伸到两排牙齿之间，吐掉一点烟碴，轻轻转过身，好像一个孤独的人在思考着什么。

“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他说着又低头看着她。他看到她沉默了，便把脸转向一旁。“我可不这么想，什么都不会留下，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似乎抓住了空虚，而你这时却很空虚。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她黑色的眼睛理解地凝视着他。

“是的。”她喃喃道。她只感觉自己精神很紧张，很沉重，既高兴又痛苦。“有什么办法呢？”她又问。

他转过身，把烟灰弹到炉前大块的大理石上，壁炉前没有围栏。

“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他说，“但我觉得你应该寻找到处理这种事情的办**法**，不是因为你想这样，而是你必须这样，否则你就完了，包括你的一切。这种情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你必须支撑着，但你总不能一辈子用双手托着屋顶吧！你知道你早晚会松手的。你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要想出办法，否则将会有一次全球性的塌陷——至少对你来说。”

他在炉前来回踱着步，低头看看火星，脚跟碾灭了火星。戈珍发现，壁炉前古老的大理石地面很美，微微凸现一些雕花。她觉得自己被命运捉弄了，掉到了可怕、毁灭性的陷阱中。

“但有什么办法？”她卑微地喃喃道，“我能帮你做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帮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低头审视着她。

“你不能帮我，”他有点恼火地说，“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我只需要理解，你没看出来吗？我想找人说说心里话，这样可以减轻我的痛苦。可是没有人能让我推心置腹。奇怪，没有人。伯金倒是一个人选，可他没有同情心，他不会理解人，跟他谈什么都没用。”

她掉在了一个可怕的陷阱中。她只好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门轻轻地开了。杰拉德很是惊异，同时感到十分恼火。他这副样子让戈珍吃惊。然后他快步走上前去，显得很礼貌。

“妈妈！”他说，“您下来了，身体怎么样？”

老太太穿着松宽的紫色罩袍，像平时一样吃力地走过来。儿子走到她身边，为她搬过一把椅子，说：“您认识布朗温小姐吧？”

母亲冷冷地看看戈珍。

“是的。”她说。然后她慢慢坐到椅子上，蓝色的眼睛向上看着儿子。

“我想知道你爸爸的情况，”她用飞快得让人难以听清的声音说，“我不知道你有客人。”

“是吗？温妮弗莱德没告诉你？布朗温小姐留下来吃晚饭，让我们很快活。”

克里奇太太缓缓转过身看着戈珍，表情冷淡。

“恐怕招待不好。”说完她又转身对儿子说：“温妮弗莱德对我说医生要和你谈你父亲的情况，说什么了？”

“只是说他脉搏很弱——很难摸到——他可能过不去今晚了。”杰拉德回答。

她的身体似乎在椅子中隆起，头发披散着。她的肌肤很光滑，手很美，很有力量。克里奇太太呆呆地坐着，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沉寂中她体内那巨大的能量似乎爆发了。

她抬头瞧了瞧站在身边的儿子，他显得聪明而有英气。她似乎对杰拉德很信任，但作为母亲似乎又有点怀疑。她的眼睛总是那么蓝得出奇，比“勿忘我”还要蓝。

“你怎么样？”她声音很轻，像是不想让别人听到，“你没事吧？这事儿不会让你发疯吧？”

这种奇怪的挑战让戈珍吃惊。

“不会的，妈妈。”他的语调冷漠而轻松，“反正得有人陪着。”

“是吗？是吗？”母亲连声说道，“你为什么要给自己压上这副担子？你能做什么？它自己会完结的，不需要你。”

“是的，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他说，“不过这对我们都有影响。”

“你甘愿受影响？这可不是好事。它会使你痛苦。你不必呆在家中，为什么不走？”

这些话很显然是思索良久的，杰拉德感到吃惊。

“我觉得这时走不好，妈妈，这是最后的时刻。”他冷冷地说。

“你可要珍重，”母亲说，“照顾好自己，这才是你要做的。你的负担太重了。一定要注意，否则你就会陷入痛苦中。”

“我没事，妈妈，”他说，“不用为我担心。”

“让死人去埋葬死人，不要把自己搭进去，我得告诉你这一点。我很了解你。”

他没有回答，他不知道说什么。

“你还会干这事，”她近乎痛苦地说，“你没那胆量，像小猫儿一样软弱，真的，一直都这样。这位小姐今晚住这儿吗？”

母亲弯着腰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她手腕上没戴什么首饰，非常白皙的手扶着椅子。“不，”他说，“她要回家的。”

“那她可以坐马车，远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贝多弗。”

“啊！”老太太一直没看戈珍，但她似乎能感觉到她的存在。

“看来你愿意受麻烦，杰拉德。”说完母亲艰难地站起身。

“要走吗，妈妈？”他礼貌地问。

“我得上去了。”她又转身向戈珍道声再见，然后她慢慢向门口走去，好像她不习惯走路一样。走到门口时她向杰拉德抬起脸。他吻了她。

“别再走了，”她用模糊的声音说，“你不要再多走了。”

他向她道了晚安，她慢慢地上了楼。然后他关上门向戈珍身边走去。戈珍也站起身向他走去。

“妈妈很怪。”他说。

“是的。”她说。

“她有自己的想法。”“是的。”戈珍说。一阵沉默。“你要走吗？”他说，“等会儿，我去备马。”“不，”戈珍说，“我想步行。”他说过要陪她一起沿着长长的、孤独的道路走回去，她希望是这样。

“坐车也一样嘛。”他说。

“还是走回去好。”她加重语气强调说。

“是吗？！那我跟你一起走。你带好东西？我去穿靴子。”

他戴上帽子，在晚礼服上套上大衣，然后他们就消失在黑夜中。

“点支烟，”他在雨廊上的角落里停了下来，“你也来一支。”

就这样他们吸着烟上路了，路两旁是修剪的整整齐齐的树篱笆和草丛。

他感到自己像一架天平，天平的一边沉得非常低。他必须保持某种平衡才行。他想用胳膊揽着她的腰。如果他能搂住她的腰，边走边把她拥进怀中，他就可以使自己平衡。平衡的希望就在于此。

他不看她，只想着自己，忽然他伸手轻轻地搂住她的腰并把她揽入怀中。她几乎要昏过去，感到被他占有了。她觉得自己死了一回。他的手臂非常有力，但她还是在他紧紧地拥抱中挣脱了出来。过了一阵，他在黑暗中边走边重新把她拢过去。他揽着她，两个人依偎着，感到完美的平衡。于是他突然感到自己自由了，完美了，强壮而有英雄气概。

他把香烟从嘴中甩掉，他现在可以自在地揽住她保持平衡了。

“这太好了。”他得意地说。

他言语中透露出的得意神情对她来说就像一剂甜甜的毒药。她对他如此重要！于是她吸吮着这毒药。

“你幸福吗？”她热切地问。

“是的，”他仍然很得意地说，“我有点头晕。”

她依偎着他。他感到她浑身酥软、温暖，她就是他真真实实存在的实体。她全身的热量都传导给了他。

“如果我能帮你，我会十分高兴。”她说。

“是的，”他说，“如果你不能，别人更不能。”

“是吗？”她心里说，感到出奇的高兴。

他们走着，他愈来愈把她揽近自己，直到她贴着他。他是那么健壮，能承受如此压力，你无法摆脱他。她被他裹挟着在野风呼啸的黑暗山坡上走着，那肉体与肉体的交融美妙极了。远处，贝多弗闪着微弱的灯光，万家灯火在那山坡上编织出一条光带。但他和她却在与世隔绝的黑暗中行走着。

“你太关心我了，太过分了！”她几乎有些生气地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过分！”他痛苦、激动地叫了起来，“我也不知道，反正一切都是为了你。”他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这是真的。他尽心尽力爱护她，他想她所想，她就是她的一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不相信。”她低沉着声音惊讶、颤抖着说。她浑身因疑虑和激动颤抖着。她需要的就是这话，而且只是这样的话。现在，她听到了，听到了他宏亮的声音说出了这话，可她却不敢相信。她无法相信——她不相信。可她最终相信了，她感到胜利，感到激动。

“为什么？”他说，“你为什么不相信？这是真的。是真的。”他和她一起站在风中。“天上的、地上的我都不在乎，除了你，我什么都不关心。我在乎的不是我的存在，而是你的一切。我就是失去自己一百次也不能没有你一次。我不要忍受孤独，我的头会爆炸的。这是真的。”他毅然把她拢近了。

“不。”她喃喃着，有点怕。但她希望这样。她为什么要丧失勇气呢？

他们又走在路上。他们是那么遥远，可又挨得那么近，真不可思议。他们走下山，来到了矿区铁路拱桥下。戈珍很熟悉这拱桥，方石筑成的桥壁一面长满了鲜苔，墙壁上往下淌着水。而另一面则是干燥的，她站在桥下，听着火车隆隆驶过。她知道，在这座黑暗、孤零零的桥下，一到下雨天年轻的矿工就和他们的心上人就聚在一起。所以她也想和自己的心上人一起站在桥下，在黑暗中让他吻着。走近拱桥时，她的步子放慢了。

于是，他们伫立在桥下，他把她抱紧，让她伏在自己胸前。他的身体紧张地颤抖着，他搂紧她，她几乎无法呼吸，她感觉着他的心跳。啊，太美妙了，就在这里，矿工们都这样拥紧他们的情人，把她们拥在自己胸前。而现在，他的矿主人也把她搂紧了！而他的拥抱会比他们的更强烈、更可怕，他的爱更专注、更高尚！她觉得她会在他那颤动着的、有力的手臂和躯体下昏死过去。然后他的颤动渐渐平缓了、胸脯缓缓起伏着。他松开她，背靠墙壁，又把她揽入怀中。她几乎丧失了意识。

矿工们也一定是这样背靠墙壁站着，搂着他们的情人吻着，

就像现在。啊，他们的吻会不会比这位矿主的更美、更有力？甚至他修剪得短短的硬胡茬，那些矿工们也不会有的。

那些矿工的情人们会和她一样头向后仰着，从桥下遥望远处黑暗的山上那一条黄色的光带，看着模糊的树影，或者另一个方向矿山贮木场上的房屋。

他的手臂紧紧揽着她，似乎要把她融入自己的身体中，她的温暖，她的温柔，她可爱的身体，他都贪婪地渴望着，他沉醉在肉体与肉体的融通中。他举起她，似乎要像倒一杯水一样把她注入自己的体内。

“这比什么都好。”他说，他的声音富有男性的魅力。

她的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她松弛了，几乎要溶化，要流向他，似乎她是一股无尽的热流，像一副麻醉剂注入了他的血脉。他托起她，她全身放松、向他倾泻着，而他恰似一只结实的杯子，接收着她的生命之源。她偎着他，束手无策，悬在空中，在他的一个吻下融化、融化，溶进他的全身，似乎他是满载着她火热生命的主体。

她几乎昏了过去，她的意识渐渐消失了，她全身都溶化了、流淌着，她被他拥着躺在他怀中就像闪电躺在纯洁、柔软的土地上。她就这样在他怀中睡了过去，于是他得到了完美。

当她睁开眼睛看到远方柔弱的灯光时，她觉得非常惊奇，怎么，这世界仍然存在，她正站在桥下偎在他怀中。杰拉德，他是谁？对她来说，他是个神奇的冒险物，一个令她神往的未知世界。

她抬头看他，黑暗中他那张男性的脸轮廓分明。他身上好像散放出微弱的白色光芒，似乎他来自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她向上伸出手臂，就像夏娃把手伸向智慧树上的水果，吻了他。即使她怕他，但仍然用自己纤细的手指抚摸着他的脸，她的手在他脸上抚摸着，手指从他脸上、眼睛上、鼻孔上和眉毛上落到他的脖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她要了解他，用爱抚来得到他。他是那么完美，又是那么陌生——啊，太可怕了！想到这一点，她的心缩了一下。他是那样强壮、那样轮廓分明，他那分明的轮廓抚摸起来十分令人幸福，太不可思议了。他是个让你没法恨的敌人，他浑身洋溢着捉摸不透的白色光芒。他太让人难以捉摸，在常人的眼中他是个冒险鬼。她要抚摸他、抚摸他、抚摸他，直到她拥有了他。直到他被她了解，啊，如果她能够了解他，这种知识将会是多么宝贵，她会感到十分满足，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她满足的了。

“你太漂亮了。”她喃喃着。

他揣摸着，很迷茫。她感到他在发抖，于是她不由自主地靠近了他。手指激起无尽的欲望令他别无选择，这欲望太强烈了。他无法控制自己了。她要控制他。

这一刻，她被他体内那流动着的闪电——看不见的闪电击中，她的灵魂也随之毁灭了。她了解他了。这种感知是一种死亡，她只有从中获得再生才行。他身上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她去了解。啊，太多了，太多了，她那双敏感、纤细的手触摸着他活生生、放着光的躯体，他获得了巨大丰收。啊，她竟要饥渴、贪婪地了解他。不过，现在，就她的灵魂所能够承受的负荷而言，她满足了，很满足。她了解了他，这足够了。够了，她一时间满足了。以后更多的日子，她的双手像鸟儿觅食一样在他富有雕塑感的神秘躯体上索取着，直至她完全地彻底地满足。

他乐意让她检查、责难和抑制。渴望得到别人总比控制别人要好，正如人们害怕结局却又渴望结局一样。

他们向城里走去，向星星点点的灯光走去，一直到山下黑乎乎的公路上。他们终于到了大门口。

“别送了。”她说。

“你不希望我送了？”他问，心里松了一口气。他也不想同她一起走在街上。

“是的，晚安。”她说完伸出手。他握住她的手，然后吻了她那可怕而有力的指尖。

“晚安，”他说，“明天见。”

他们分手了。他回家了，浑身充满了力量和对生命的追求。

第二天她没有来，她捎信来说她患了感冒不能出门。这真折磨人！但他仍很耐心地写了一封短信，说见不到她心里十分难受。

这天，他呆在家中没出去——到办公室去无疑是徒劳。他的父亲活不过这个星期了。于是他很茫然地呆在家中。

父亲躺在床上，一脸死灰色。护士轻轻地出来进去，她的白衣服整洁而高雅，甚至很漂亮。护士出去了，只有杰拉德和死亡留在一起。杰拉德坐在父亲屋里靠窗的椅子中。屋里弥漫着浓浓的香水味，屋外是一幅沉郁的冬景。“丹利那儿水还很多吗？”父亲微弱地问，语调中显出几分埋怨。他问的是威利湖向矿井漏水的地方。

“很多，我们会把湖水抽干的。”杰拉德说。

“是吗？”那微弱的声音渐渐消逝了。又是一片沉寂。脸色灰白的病人闭上双目，那样子比死更可怕。杰拉德移开目光，他感到自己的心碎了，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他的心会碎的。

突然他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他转过身去，发现父亲大睁着双眼，浑身抽搐着，疯狂地滚动着、挣扎着。杰拉德站起身，他惊呆了。

“啊——啊——啊！”父亲的嗓子中发出可怕的咕噜声，恐怖的目光发疯般地投向杰拉德，像是寻求帮助，然后他吐出一滩黑血和食物，溅了一脸。最后他紧绷的身体放松了，头耷拉到一边的枕头上。

杰拉德傻站着，心中一阵恐怖。他想动一动，可他的四肢无法动弹。他的头嗡嗡作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护士轻轻地走进来。她先惊恐地看看杰拉德，然后向床上看去。

“啊！”她叫了一声，急步奔向床边。“啊——啊！”她弯下腰，惊恐地叫了起来。然后她清醒过来，去找毛巾和海绵。她仔细地擦着他的脸，呜咽着：“可怜的克里奇先生——可怜的克里奇先生！啊，可怜啊！”

“他死了？”杰拉德尖声叫道。

“是的，他走了。”护士看着他轻声呜咽道。这个年轻漂亮的护士浑身发抖。杰拉德咧了咧嘴，然后走了出去。

他要去通知母亲。在楼梯拐角处，他遇见弟弟巴塞尔。

“他死了，巴塞尔。”他说。他无法压低嗓门，无法掩饰潜意识中的恐惧。

“什么？”巴塞尔叫道，脸变白了。

杰拉德点点头，然后向母亲屋里走去。

母亲身穿紫色睡袍坐着，慢慢地做着针线，一针又一针地缝着。她抬起蓝色的眼睛盯着杰拉德。

“父亲去了。”他说。

“他死了？谁说的？”

“哦，妈妈，你去看看。”

她放下针线，缓缓地站起身。

“你要去看他吗？”他问。

“对。”她说。

孩子们已经围在床边失声痛哭。

“啊，妈妈！”女儿们发疯般地大哭着。

母亲没理她们，径直朝床边走去。人安息了，似乎沉睡着，睡得那样安详，像个童男子在沉睡。他身体还有余温。她痛苦地看了一会儿。

“唉，”她终于说话了，似乎是向着空中无人的地方说着，

“你死了。”她沉默地伫立着，低头看着他。“很好，”她说，“很好，上帝让我用另一种眼光看你。生活从未触到你，从来没有。我希望，当我死去时，我会显得年轻。很美，很美。”她低吟着，“你可以看出他年轻时的样子，刚刚长小胡子的时候。漂亮的人，真漂亮。”她的声音里透出了哭腔，她哭了。“你们死的时候，谁也不会是这样的！不会这样。”这是发自未知世界的命令。听到她这句话，孩子们不由自主地靠近了。她绯红了脸，看上去既可怕又陌生。“如果你们愿意，就谴责我吧，他像个孩子躺在那儿，像刚长胡子时一样，为了他的死，你们责怪我吧。可你们谁也不懂。”她沉默着，内心却十分紧张。然后她又低声、紧张地说：“如果我知道我的孩子会像那样死去，我就会在他们刚出生后杀死他们，是的。”

“不，妈妈，”杰拉德在她身后声音宏亮地说，“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责怪你。”

她转过身，凝视着他。然后她绝望地举起手，做出一个古怪手式。

“祈祷吧！”她厉声道，“向上帝祈祷，为你们自己祈祷，因为你的父母无法帮助你们。”

“噢，妈妈！”女儿们发疯似地叫着。

可她早已转身走了，孩子们随后也散开了。

戈珍听说克里奇先生去世了，她感到深深的自责。她离开杰拉德，是为了避免杰拉德认为她太轻率。现在，杰拉德正处在危难中，可她还这么冷漠。

第二天，她和往常一样去找温妮弗莱德。温妮很高兴见到她，趁机躲到画室中来。她和戈珍和平日一样在画室中工作着，这似乎是件令人开心的事，离开了痛苦的家，这儿是个纯粹自由的世界。但她还是害怕得哭了起来，生怕再有什么不测发生。戈珍一直在这儿呆到晚上。晚饭送到画室中来，她和温妮可以随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用餐，同家中的人没有任何关系。

高高的画室中散发着咖啡的清香。戈珍和温妮弗莱德的小桌靠在远处的火炉旁，桌上的灯光很弱。她们有一个小小的世界，两个姑娘被可爱的影子包围着，头上是房梁和椽子，下面是凳子和各式各样的工具。晚饭后，杰拉德来了。

“你们这儿很舒服啊。”杰拉德走上来说。

屋里有个很低的砖制壁炉，炉火很好。地上铺着一块土耳其地毯，小橡木桌上铺着印有蓝白花的桌布。桌上摆着甜点心，戈珍正用一只样式古怪的铜壶煮咖啡，温妮弗莱德正用一只平底锅热牛奶。

“喝过咖啡了吗？”戈珍问。

“喝过了，不过我希望和你们一起再喝些。”他说。

“那你只好用玻璃杯，这儿只有两只瓷杯。”温妮弗莱德说。

“没关系的。”说着他搬了把椅子坐了下来。她们是多么幸福啊，在这个高雅的环境中，她们多舒服啊！他一整天忙于葬礼，来到这儿，就把那个世界全忘了。一时间他感到非常快乐。

他们的器皿都很精巧，两只镀金的猩红色杯子，样子特别可爱；一只刻着猩红圆圈图案的黑罐，样式古怪的咖啡壶似乎燃烧着看不见的火。杰拉德陶醉在这美妙的气氛中。

大家都坐下了，戈珍细心地为大家斟上咖啡。

“要牛奶吗？”她平静地问，可握着黑罐的手紧张起来。她总是这样，虽然非常紧张，但却能控制自己。

“不，不要。”他说。

她非常谦和地为他摆好咖啡杯，而自己则用那只难看的平底玻璃杯。她似乎很想伺候伺候他。

“我用那只杯，你用它太难看了。”他说。他倒挺想用那个玻璃杯，看着她好好伺候茶点。戈珍默默不语，她很愿意像下人一样伺候他。

“你倒很随便。”他说。

“是的，可一有客人我们就不自在了。”温妮弗莱德说。“是吗？这么说，我不该来了？”他立刻觉得自己庄重的服装有些不合时宜，他这身打扮真让人见外。

戈珍一声不响。她不认为自己一定要跟他说话。此时，沉默是最好的语言，要不轻描淡写说两句话也可以，最好不谈严肃的事。他们兴高采烈、很轻松地聊着天，直到下面传来下人往外牵马的喊声。只听叫着“往后——往后！”把马套上马车，准备送戈珍回家。这时，戈珍穿好衣服，同杰拉德握握手，没有看他的眼睛，转身走了。

葬礼搞得人心心情极为不好。葬礼完后，喝茶时女儿们都说：“他是我们的好父亲，是世界上最父亲。”要么就说：“很难找到像父亲这样的好人。”

杰拉德默默地听她们说着。

人们惯于这样，只要这世界还存在，他就相信习俗，觉得这很合理。可温妮弗莱德憎恶一切，她躲到画室中去大喊大叫，还希望戈珍也这样。

平时克里奇家的人从不在家呆很久。大家都走了。到吃晚饭时，只剩杰拉德孤零零一人了。连温妮弗莱德都让姐姐劳拉带到伦敦去了。

当杰拉德只身一人时，他觉得无法忍受。日复一日，他总感到自己是缚在深渊边上的人，无论他怎么挣扎，他都无法回到坚实的土地上来。他悬在空中挣扎着，时时想到的都是深渊，不管是朋友、陌生人，工作还是娱乐，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无底深渊，他的心就陷在其中。他不得不在深渊边缘挣扎，身体似乎悬在一连串的链环中。他无法逃走，没有人可以救他。

开始他保持着沉默，希望绝境从此过去，希望回到生命的世界中，不再如此受苦。可这绝境并未过去，危机渐渐向他袭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第三个夜晚到来时，他心中充满了惶恐。他无法再忍受一个晚上了。如果另一个晚上来临，他就会悬挂在深渊边上的链环中。他无法忍受这个。无法忍受。他害怕极了，他不再相信自己。如果掉进这无底深渊，他将无法再站起来。如果他摔倒，他就会永远爬不来。他必须后退寻求解脱。他不再相信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晚饭后，他觉得十分无聊，心也很烦，于是穿上靴子和大衣来到漆黑的夜色中。

夜很黑，雾很浓。他跌跌撞撞地在树林中摸索前行，向磨房走去。伯金不在那儿。很好，不在更好。他爬上山，在荒山坡上跌跌撞撞地走着，在黑暗中迷路了。真讨厌。他要去哪儿呢？不过没关系。他瞎闯着，直至摸到了一条路。然后他又在另一片林子中穿行。他的头脑中漆黑一团，发呆似的走着，没有感觉。他蹒跚着走到林间空地，找不着出路，沿着篱笆摸索前行直到一个出口出现。

他终于走到了大路上。可他根本不知道他在何方。刚才他一直在黑暗的迷宫中盲目摸索，现在他一定要找到一个方向。他一定要辨清方向。只是这么走，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他得找到方向才行。

他站在路上，黑暗包围着他，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他的心跳在黑暗中加速，怦怦直响。他一站就好半天。

忽然他听到了脚步声，接着看到一个光点在晃动。他立刻迎了上去。原来是个矿工。

“您能告诉我这是去哪儿的路？”他问。

“这条路吗？哦，去瓦特莫。”

“瓦特莫！谢谢，是对的。我以为我走错了。晚安！”

“晚安。”矿工的声音很浑厚。

杰拉德猜着他的位置。不管怎样，至少到了瓦特莫他就知道

了。到了大路上，他非常高兴，迷迷糊糊向前走着。

那就是瓦特莫村？是的，那是“国王头”酒店，那是大厅的门。他几乎是跑下陡坡的。他绕过凹地，穿过小学校，来到了威利·格林教堂。教堂墓地！他停住了脚步。

然后他翻身过墙，在坟墓中穿行。即使在这样漆黑的夜晚，他仍能看清脚下的一簇簇白色花儿。这就是墓地。他弯下腰，发现花朵湿漏漏的。空气中散发着菊花和晚香玉的冷香。他触摸了一下泥土，急忙缩回了手，泥土太冷、太粘。他抽搐着站到了一边。

在黑夜笼罩下的阴冷墓地中，他是中心。可这里没有属于他的东西。没有，他没理由呆在这里。他觉的他的心被这又冷又湿的泥巴玷污了。够了，在这儿呆够了。

去哪儿呢？回家？不！回家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不行。去别的地方！可去哪儿呢？

一个大胆的念头形成了。戈珍，她肯定安安静静呆在家中。他可以去找她，对，去找她。找不到她今晚就不回家，即使付出生命。他要孤注一掷了。

想到此，他立即穿过田野径直向贝多弗走去。天太黑了，没有人可以看不见他。脚上沾满了泥水，又冷又沉，可他坚持着，似乎是奔向自己的命运。他意识到自己到了温索比村，可他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来的。然后，他梦一般地走到贝多弗街上，街上的路灯亮着。

一扇门“咣当”一声关上了，黑夜中传来男人们的谈话声。“尼尔森老爷”酒店刚刚打烊，那些酒客们正在散去。最好向他们打听一下戈珍住哪儿，因为他现在搞不清东南西北。

“您能告诉我索莫塞特街在哪儿吗？”他问一个踉踉跄跄行走的人。

“什么地儿？”那醉醺醺的矿工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索莫塞特街。”

“索莫塞特街！我听说有这么个地方，可我也说不上它在哪儿。你要找谁？”

“布朗温先生——威廉·布朗温。”

“威廉·布朗温？”

“他在威利·格林小学教书，他的女儿们也在那儿教书。”

“哦——哦——哦，布朗温！想起来了。当然，布朗温！对，对，他的两个女儿和他一样也是老师。对，就是他，就是他！我当然知道他住哪儿了，要是不知道就坏了！嗯，叫什么地方来着？”

“索莫塞特街。”杰拉德耐心地重复道。他太了解自己的矿工了。

“索莫塞特街，对！”那矿工胳膊轮了一个大圈儿似乎要抓住什么东西。“索莫塞特街，对！我老是记不清那个名字。对，我知道那儿，真的——”

他摇摇晃晃地转过身，朝着那边黑漆漆的路指了指。

“往那儿走，见第一个——第一个路口往左拐，在那儿，过一个店铺——”

“知道了。”杰拉德说。

“喂！你往下走走，过了管水员住的地方，就是索莫塞特街。然后再往右拐，有三座房，最多三座，我敢说，保证，第三座，最后一座，你听清了吗？”

“太谢谢了，”杰拉德说，“再见。”

说完他走了，那醉鬼还站在那儿没动。

杰拉德走过漆黑的商店和房屋，拐到一条黑乎乎的道路上，街的尽头是黑乎乎的田野。快到了，他放慢了脚步，他不知道该怎么进去。要是人家熄了灯怎么办？

灯还没熄。他看到灯光从大窗子映照出来，也听到人们的说

话声，还听到“咣咣”的关门声。他敏锐的耳朵听到了伯金的声音，锐利的目光一下辨别出站在花园路上的伯金和身着浅衣服的厄秀拉。然后他看到厄秀拉挽着伯金的胳膊下了台阶，来到路上。

杰拉德忙躲起来，看着他们很开心地谈着天走了过来。伯金的声音很低，但厄秀拉的声音却很高。等他们过去了，杰拉德迅速朝屋子走去。

他朝路那边看去，发现门开着，厅里的灯泻出一束束柔和的光线。饭厅窗上的百叶已放下了。他默默地疾步向前，朝厅里看去。墙上挂着图画和几只鹿角，楼梯在边上，楼梯口附近饭厅的门半开着。

杰拉德沉着地走进厅中，踏着花砖地板疾步走过去观察舒适的正房。那位父亲坐在炉边的椅子中睡觉，他的头靠在橡木做的壁炉架上，他红润的脸看上去短了点，鼻孔朝上，嘴角向下垂着。似乎一点声音都会惊醒他。

杰拉德犹豫地站了一会儿。他看看身后的通道，一片黑暗。他不知怎么办。随后他快步走上楼梯。他的感觉是那么美妙，有点超然，他似乎要用自己的意志征服这半睡半醒的房屋。

第一个拐弯处，他站住，几乎不敢喘气。这里与下面的门相对应的地方也有一扇门。可能是母亲的房间。他能听到她在烛光中的走动声。她一定是在等丈夫。然后他观察着狭长黑暗的拐弯处。

接着他慢慢地顺着走道往前走，借着墙壁。又一扇门。他停下来倾听着。他听到两个人的呼吸。不是这间。他又稳步朝前走。又一扇虚掩着的门。屋里黑着。空的。接下去是浴室，可以闻到肥皂味和热乎乎的气息。最头才是另一间卧房，有个人在轻轻呼吸。这是她。

他十分谨慎地扭动门把手，门发出一丝声响，开了一条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缝。然后他把门开大——再开大一点。他的心似乎不跳了，他设法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进了屋。熟睡的人依然匀称地呼吸着。屋里很黑。他一点一点地向前摸去，手脚并用。他的手触到了床，听到熟睡者的喘气声。他凑近了，弯下腰，可他发现的却是一个男孩子的头，圆圆的，头发很黑。

他明白了，转过身，看到一丝光线从门外泻进来。他很快退了出来，带上门，然后疾步跑到走道上来。在走道尽头，他犹豫了。他想等一等再逃出去。

这太不可思议了。他仍旧固执地要找到她。他像个影子一样又摸过父母的房间，上了第二级楼梯。他的身体把楼梯压得吱吱直响，这可真让人烦恼。唉，如果下面母亲的房门刚好打开，她看到他怎么办，那可是个大灾难！他管不了那么多。他能控制自己。

他还没完全爬上楼，就听到下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外边的门关上了。他先是听到厄秀拉的声音，然后是父亲模糊的声音。他赶忙向楼上爬去。

杰拉德用手摸索着，生怕有人看见他。又一扇门虚掩着，屋子是空的。接着他找到了另一扇门。他听到里面有响动。肯定是她。

他像只有一种感觉——触觉。他同样轻轻地扭动门上的碰锁，碰锁发出了声响，他突然停住了。床发出响声。他的心凝固了。然后他又轻轻地拉开门，这次声音很响亮。

“是厄秀拉吗？”戈珍有点惊慌地问。他听到她从床上坐起来的声音，再不回答她就会喊出来了。

“不是，是我，”他边说边摸索前行，“是我，杰拉德。”

她恐慌地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她太吃惊了，以至忘记了害怕。

“杰拉德！”她叫着，声音透着惊诧。他来到床前，伸出手去，黑暗中触到了她丰满的乳房。她忙缩了回去。

“让我点着灯。”她说着跳下床去。

他站在床边，听见她摸火柴盒的响动。然后她划着火柴，点亮蜡烛。烛光先是窜动，然后又缩成小小的光点，最后才又明亮起来。

她看着他站在床的另一头。他的帽子压到眉毛上，黑大衣的扣子一直系到下颌。他的脸上发出奇特的光芒，他肯定是个超人。一看到他，她就明白这点。她知道这样的情形意味着什么，她愿意接受它。可她要向他挑战。

“你怎么上来的？”她问。

“我爬上楼梯，门开着。”他看着她说。

“这扇门我也没关。”他说。听到这个，她迅速走到门口，轻轻把门关上，并上了锁，然后才又走回来。

她惊诧的眼神，绯红的脸颊，浓密的短发和拖到地上的白色睡袍，这使她看上去真美。

她看到他的靴子上粘满了泥，甚至裤子上也是。她怀疑他一路上都留下了脚印。他站在她的闺房中，挨着收拾得并不整齐的床，看上去真是个怪人。

“你为什么要来？”她装出抱怨的样子。

“我想来。”他说。

从他脸上，她可以看到真情。这是命运。

“你成泥人了。”她疼爱地说。

“我摸着黑来的。”他说着低头看看自己的脚和腿。但他感到很兴奋。他和她隔着零乱不整的床默默对视着。他连帽子都没摘。

“你需要我做什么吗？”她挑战性地说。

他看看旁边，没回答。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脸这么漂亮、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秘、迷人，她会赶他走。可他的脸太美了，让她看不透。这张脸用其纯粹的美迷住了她，她着了迷。

“你需要我做什么吗？”她奇怪的声音又重复了一遍。

他轻轻地摘下帽子，向她走来。可他无法接触她，她穿着睡衣光着脚，而他身上满是泥水。她惊诧的大眼睛盯着他，又向他问起一样的问题。

“我来，因为我必须来。”他说，“你为什么要问？”

她半信半疑地看着他。

“我必须问。”她说。

他轻轻地摇摇头。

“不知道。”他茫然地说。

他那简洁天真的直爽让她心动，那简直不是人在说话。她产生了一种幻象，觉得他就是赫耳姆斯神。

“可你为什么来我这儿？”她坚持问。

“因为——这很必然。因为这世界上有你。”

她闪着大眼睛看着他，他也凝视着她。他的目光似乎在超自然的状态下凝固了。她叹息着，她茫然了，她别无选择。

“把靴子脱了吧，”她说，“一定湿了。”

他把帽子扔进一把椅子中，解开大衣的扣子，最后扬起下巴去解最上面的一颗。他那浓密的短发蓬乱着，金色的头发非常漂亮，像金色的小麦。他脱了大衣。

他又迅速脱去外套，把领带松开，然后又松开珠子胸饰扣。她听着，看着他，希望没人听到那浆过的衣服发出的声响。那声音像手枪在响。

他是来报复的。她任他拥抱，他紧紧地拥着她。他将他体内一切被压抑的黑暗和腐蚀性的死寂全都发泄在她身上，从而自己再次获得了完美。这太美妙，太神奇了，简直是个奇迹。这就是他生命发生的奇迹，想到这一点他欣喜若狂，欣慰而又惊讶。而

她，就像一件容器收容着他揪心的死亡。这个时候，她已无力反抗。死亡那可怕的磨擦力充满了她的躯体，她屈从了，狂喜地接纳了它，从而获得了一阵强烈的感受。

他更加拥紧她，感觉着她的柔美与温暖，那美妙的热量直冲入他的血管，赋予他新的生命。他感到自己在她生命的沐浴下溶化了，淹没了。似乎她怀中的那颗心是第二个不可战胜的太阳，他正走入这阳光与创造性的力度中，越走越深。他本来已被杀死或割断的血管随着生命的拼搏渐渐愈和，生命正无形地注入他的躯体，似乎是太阳放射出的光芒。他那本来已经归入死海的血液，亦缓缓回潮，坚定、美妙、有力。

他觉得自己的四肢因注满了活力而膨胀、灵活起来，他获得了一种无限的力量。他又成了一个男子汉，一个结结实实的壮汉子。同时，他又是一个受到抚慰和爱护的孩子。

她胸怀中溢出的神奇和温暖的热流像富有活力的生命注满了他的全身，溶化了他那撕裂了、几乎被毁掉的大脑，他似乎重新沐浴在母腹中了。她就是他生命的甘霖，他崇拜她。她是全部生命的母亲和实体。而他则是孩子，是男人，被她收容，从而变得完美。

他的头脑受到了伤害，被烧焦了，几乎被毁灭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头脑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不知道他的脑组织怎么被腐蚀性的死亡潮流所毁坏。她的体流从他身上流过，他明白自己受到了何等的毁灭——就像一株植物被一场霜降毁坏了它的内部组织。

他把自己结实的头颅埋在她的胸前，双手抚摸着她的乳房。她颤抖的手搂着怀中的头颅，他失去了知觉，而她十分清醒。她产生的温热之流从他身上淌过，让他感到恰似熟睡在母腹那丰饶的土地上。啊，如果她把这活生生的水流给予他，他就会复活，就会变得重新完美起来。他害怕被她抛弃。他猛烈地吻着她，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无法拒绝。他那烧焦的、毁掉的记忆渐渐恢复了，与新生命融在一起，尔后变软、变灵活了。他感激她，就像感激上帝一样，因为他感到她让自己又变得完美了。随之一股浓浓的睡意涌上来，他困倦了，要休息了。

而戈珍则很清醒，十分清醒。她一动不动地躺着，睁大双眼盯着夜空。而他则搂着她睡去了。

她似乎听到波涛拍击着看不见的海岸，缓慢、阴郁的浪头带着命运的节奏单调地冲刷着海岸，这是永恒的拍岸波涛。这无尽的、缓慢的、忧郁的浪头攫住了她，她瞪大眼睛盯着黑暗处。她看到了永恒——可又什么都看不见。她十分清醒，可她意识到了什么呢？

她躺着凝视永恒，不知所措，思绪万千，这种讨厌的情绪让她不安。她一动不动地躺得太久了。她动了动，有点感觉。她想看他。

可她又不敢点灯，怕弄醒他。她不愿打扰他香甜的睡眠，她知道他从她这里获得了安稳的睡眠。

她轻轻地挣脱开他，支起身来看他。她几乎觉得屋里有一丝微光，借此可以看见熟睡中的他。黑暗中，她几乎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可他属于远方的另一个世界。啊，他离她那么远，在另一个世界是那样完美，这使她痛苦地要叫出声来。她像看着黑水下一块水晶石一样看着他。他在遥远的微光下什么也不想地酣睡着，而她却痛苦地清醒着。他是漂亮的、遥远而完美的。他们俩永远也走不到一起，啊，这可怕、没有感情的距离为什么要把她和他分隔开来！

她别无选择，只有耐心地躺着。她觉得自己对他异常的温柔。可一看到他在另一个世界中不受任何干扰地睡着而她却醒着在黑暗中受着折磨，她又不禁感到失意。

她很紧张，也很疲惫，活跃的意识也变得平常。教堂的钟在

打点，时间似乎过得很快。她很清楚。他熟睡着，好像时间没有变化。

她很疲劳，可她不得不继续这种激烈活跃的超思维。她什么都想——她的童年，少女时代，一切可以忘却的事情，一切没有实现的想法，一切与她自己、家庭、朋友、情人、熟人、所有的人有关但让她无法理解的事。她似乎抓住了黑暗大海中一条闪亮的绳子，从深远的过去中把它一把拉回来，可仍旧没有头绪，她得不停地拉，从意识深处把这根闪光的绳子拉上来，直到她疲惫不堪，甚至崩溃，可是她不能。

哦，把他唤醒吧！她不安地动着身子。什么时候？叫醒他送他走呢？什么时候？接着，她又没完没了地胡思乱想起来。

时间不早了，她得叫醒他了。钟敲到了四时，这让她松了口气谢天谢地。黑夜即将过去。到五点他就必须走，那时她就解放了，就可以自由了。她就像一把刀正在磨刀石上磨着，没有睡。他有点像魔鬼一样和她并排躺着。

最后的一个钟点很长，它终于过去了。她的心顿时轻松了，是的，教堂的钟终于缓慢、有力地在无尽的黑夜之后敲响了。她等待着，倾听每一个颤动的钟声“三——四——五！”敲完了，她如获重释。

她支起身，轻轻地斜靠在他身边，吻了他，叫醒他真让她难过她又吻了他。可他仍没醒。亲爱的，他睡得那么甜！叫醒他多可惜她又让他多睡了一会儿。可他得走，必须走。

戈珍非常温柔地捧着他的脸，吻他的眼睛。他睁开双眼，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她的心跳停滞了。她怕看他黑暗中的双眼，于是她低下头吻着他喃喃道：

“你得走了，亲爱的。”

可她不愿他走。

他双手搂住她。她的心很难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你得走，亲爱的。天亮了。”

“几点了？”他问。

他的声音很奇怪。她颤抖了。她感到很不舒服。

“五点多了。”她说。

他把她搂得更紧了。她的心痛苦地流着泪。她坚定地抽出身来。

“你快走吧。”她说。

“过一会儿。”他说。

她依偎着他，但心中没有让步。

“过一会儿。”他又重复说，又搂紧了她。

“还是走吧，”她坚持说，“没有时间了。”

她的冷漠让他松了手，她脱开身，站起来，点燃了蜡烛。一切都结束了。

他坐起来，浑身发热，他充满活力，充满欲望。可在烛光下当着她的面穿衣服让他有点不自在。他觉得在她对他不满的时候，他却向她展示了自己、暴露了自己，这让他感到有点羞愧。这一切都令人难以理解。他迅速穿好衣服，没打领带。他感到很满足，很完美。他觉得看一个男人穿衣服是一种耻辱：可笑的衬衫，可笑的裤子，连背带都是可笑的。一个念头忽然闪现在她脑海里。

“有点像工人起床去上班，”戈珍想，“我就像工人的老婆。”想到这儿她感到讨厌，讨厌他。

他把假领子和领带塞进大衣口袋里。然后坐下来穿靴子。靴子沾满了泥水，袜子和裤角也是。可他却觉得很温暖。

“下楼后再穿靴子会更好吧。”她说。

他一言不发脱下靴子，拎着它们站起身来。戈珍拖着拖鞋，披上一件罩袍。她准备好了，看看他，他正等她，大衣扣子依然系到下巴下，帽子依然拉得很低，手里拎着靴子。一时间她心头

涌上激情，又神魂颠倒。这激情没减退。他的脸看上去十分迷人，眼睛很大，很新奇，很完美。她觉得自己老了，老了。她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过去，等他来吻。他迅速吻了她一下。她希望他用那温暖、毫无表情的美来迷惑她，使她屈服。这是一种重负，她反抗着，但没法逃避。不过，当她看着他那男子气十足的剑眉、漂亮的鼻子、蓝色迷惘的眼睛时，她知道她对他的激情没有使他满足，或许永远无法满足。只是现在，她感到疲惫，感到厌倦。她希望他走。

他们匆匆走下楼梯，似乎怕弄出很大的声音。他跟随着身披绿色长袍的她，在烛光的伴随下走了下来。她怕极了，怕吵醒别人。可他却并不在乎，他不管别人知不知道。她就恨他这一点。一个人应该小心谨慎，保护自己才行。

她带他进了厨房。女佣把这儿收拾得很整洁。他看看钟——五点二十分！他坐在一把椅子中穿靴子。她看着他，盯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她希望他很快做完这件事，她心里很紧张。

他一站起身她就拉开门。外面仍旧是阴冷的夜，黎明尚未到来，天空中仍悬着一弯朦胧的月亮。她不用出去了，这很好。

“再见。”他喃喃道。

“我送你到大门口。”她说。

她快步前行，提醒他注意脚下的台阶。到了大门口，她站在台阶上，而他则站在下面。

“再见。”她轻声说。

他礼貌地吻了她，转身走了。

他迈着坚定的步伐上了路，她心里非常难受。哦，无情无意的脚步！

她关上大门，轻声地匆匆上了楼。当她进了自己的屋，关上门，感到安全了，她才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她蜷缩在被窝里，躺在他刚才留下的痕迹里，那里依旧留着他的暖息。她又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动又疲惫，又感到心满意足，她很快就睡去了。

杰拉德在黎明前的阴冷黑夜中疾步前行，没碰见任何人。他的头脑一片沉寂和空白，像一潭静水，很美。他的躯体很温暖。他加快步伐，满意地朝肖特兰兹走去。

第二十五章 该否结婚

布朗温家要从贝多佛搬走了。父亲需要住到城里去。

伯金领了结婚证，可厄秀拉却拖着不结婚。她不想定下固定日子，她还在犹豫。她申请一个月离开学校，现在是第三周了。快到圣诞节了。

杰拉德等着厄秀拉和伯金结婚。这对他很重要。

“咱们是否两对儿一起办喜事？”他问伯金。

“那第二对儿？”伯金问。

“戈珍和我。”杰拉德冒昧地说。

伯金审视着他，有点惊讶。

“真的还是开玩笑？”他问。

“哦，当然是真的。戈珍和我加入进来怎么样？”

“行，当然行了，”伯金说，“我根本不知道你们这样。”

“什么样？”杰拉德看着伯金笑问。

“哦，经过了一切。”他又说。

“还应纳入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伯金说。

“有点意思，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高度。”杰拉德笑道。

“是啊，很令人羡慕的，可以这么说。”

杰拉德凝视着他。

“你为什么没激情？”他问，“我觉得在婚姻问题上你很古怪。”

伯金耸耸肩道：

“人的鼻子，也难免有古怪的一种。什么样的鼻子都有，扁的或别的样的——”

杰拉德笑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什么样的婚姻都有，扁的或别样的吗？”

“是的。”

“那么，你觉得我的婚姻会是怎么样？冷漠的吗？”杰拉德的头扭向一边问道。

伯金笑了起来。

“我怎么会知道？！”他说，“我们不能比。”

杰拉德思索了片刻说：

“可我想知道你怎么看，真的。”

“你的婚姻，还是婚姻本身？你为什么要问？我没看法。对于那些法律婚姻我不感兴趣。我觉得只是一个合不合适的问题。”

杰拉德仍旧盯着他。

“还有，”他严肃地说，“也许你让婚姻道德弄怕了，可是，结婚对一个人来说的确至关重要，但最终——”

“你认为和一个女人登记了就意味着某种结局吗？”

“如果登完记同她一起回来的话，就是这样，”杰拉德说，“从某个角度上说这是难以改变的。”

“对，我同意。”伯金说。

“不管你怎么看待法律婚姻，但只要你进入了婚姻状态，对你个人来说这就是结束。”

“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伯金说。

“可问题是，应不应该结婚？”杰拉德说。

伯金感到很有趣，眯起眼睛看着他。

“杰拉德，你像培根大人，”他说，“你像个律师在辩论问题——或者像哈姆雷特一样在谈‘生还是死’。如果我是你，我就不结婚。你应该问戈珍，而不是问我，你又不是和我结婚，对吗？”

对后半句话杰拉德根本就没去听。

“是啊，”他说，“是必须冷静地考虑。这是至关重要的事。”

现在到了谈选择方向的时候了。结婚是一个方向。”

“可有出路吗？”伯金紧跟着问。

杰拉德的眼睛热辣辣地盯着伯金，心中十分奇怪：他怎么会不明白呢？

“没法说清，”他回答，“我知道——”他不自在地动着双脚，话没说完。

“你知道出路？”伯金问，“既然不知道，那么，婚姻就是最坏的事。”

杰拉德依旧紧张地看着他。

“是有这种感觉。”他承认道。

“那就不结婚，”伯金说，“听我说，”他接着说，“我曾说过，婚姻几乎让人厌烦。两性间的私情并不等于婚姻，它是恋人们心照不宣的追求。这个世界都是成双成对的。每对男女都关在他们的小屋中，关心自己的小小利益，忙自己的私事儿——这是世上最讨厌的事。”

“我同意你的说法。”杰拉德说，“这里面有点低级趣味。但是用什么来代替它呢？”

“人应该放弃这种家庭本能。这倒不是本能，而是一种懦夫的行为。人永远不要有家。”

“我非常同意，”杰拉德说，“可你别无选择。”

“我们应该找出一条出路，我确实认为女人和男人之间有一种永恒的结合，但改变方向实在太让人疲惫了。可男女之间永恒的结合并不是最终，肯定不是。”

“很对。”杰拉德说。

“事实上，”伯金说，“由于男女之间的关系让人推崇得至高无上，排除一切，所以这种关系显得神秘、小气、残缺。”

“你说得很对。”杰拉德说。

“应该把恋爱和结婚的思想从受尊敬的地位上拖下来。我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信男人与男人间完美的关系可以成为婚姻的代替。我们需要更广阔的东西。”

“我看不出二者的共同之处。”杰拉德说。

“不一样，但同样重要，同样具有创造性，同样神圣。”

“懂了，”杰拉德说，“你相信这类说教，看得出来。”他深表赞同地把手搭在伯金肩上，会意地笑了。

他要接受命运的宣判，结婚就是他判决书上的签字。结婚对他来说意味着死亡。他甘愿责备自己，愿意像囚犯一样被打入监牢，永不见天日，过一种恐怖的地下生活。他愿意接受这样的命运。他愿意就此被封在地下，像一个灵魂，受着责怪却还要活下去。当然他不会同任何别的灵魂建立关系。他不能。结婚并不等于他同戈珍建立了责任关系。结婚让他接受现实的世界，他要接受已有的秩序，虽然他并不十分相信它，然后他会退入阴间去生活。他会这样的。

另一条路是采纳卢伯特的建议，与另一个男人结成同盟，彼此相互信任，相爱，然后再与女人这样。如果他能与一个男人结盟，他也可以与女人这样；不是在法律婚姻中，而是在绝对神秘的结合中。

但他不能接受这个建议。他浑身麻木，一种可怕的、缺乏意志或力量的麻木。或许是缺乏意志吧。他对卢伯特的建议感到非常激动，可他仍然要反对它，不愿为此牺牲自己。

第二十六章 一把椅子

城里的旧货买卖每周一下午在老地点里进行。一个下午厄秀拉和伯金去了那儿。他在鹅卵石街面上很多的旧货中找着，想从中买点家具什么的。

这儿是城里的贫困区。路边有一排简陋的房屋，还有一家针织厂，一面墙上开着许多椭圆窗户；街的另一边开着一排小商店，便道上铺着扁石；显赫的大房子则是公共澡堂，是用新红砖制成的，顶上还有一座钟塔。老市场所在的地方并不大，不过是一块铺着花岗岩石的空旷地带，平时只在墙根下有几个水果摊。这儿的人看上去也那么短粗肮脏，空气也污浊，让人感觉是一条肮脏不堪街道。棕黄色的有轨电车不时在针织厂的拐角处出现。

厄秀拉觉得十分高兴，她竟置身于这些普通人中间，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中转悠着：古怪的床上用品，一堆堆旧铁器、难看的陶瓷，还有些蒙着盖着的衣物。她和伯金不大情愿地在这些破烂儿中穿行。他在看旧货，而她在看人。

一位孕妇正摆弄着一张席子，还要那跟在她身后垂头丧气的男子也来摸摸。那年轻女人看上去那么神秘，充满活力，还有些虑，而那小伙子则勉勉强强，鬼鬼祟祟。他要娶她，因为她怀孕了。她看到那位孕妇，十分激动。

他们摸了摸席子，那年轻女人问坐在杂货堆中的老人要多少钱。老人告诉了她，她又回头去问小伙子。那小伙子很腼腆，有点不好意思。他扭过脸，嘟囔了一句什么。那女人摸着席子琢磨了一会儿，然后同那脏稀稀的老人讨价还价。这段时间，那小伙子一直站在一边，顺从地听着。

“看，”伯金说，“那儿有把椅子，好像挺不错的。”

“是的！”厄秀拉叫着，“好漂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是一把扶手椅，纯木的，可能是白桦木，椅座是方形的，线条漂亮而纤细，靠背上的四根短木柱让厄秀拉想到竖琴的琴弦。它的工极及精细、典雅，看到它放在肮脏的石子路上，几乎让人有点心疼。

“这椅子，”伯金说，“曾经镀过金，椅背是藤制的。后来钉上了这个木椅背。看，这就是镀金下面的一点红色。除了黑色掉了的地方，其余的部分都是黑的。这些木柱样式好看，很迷人。看，它们的走向，衔接得多好。当然，木椅背这样安上去不对，它破坏了原先藤椅背的精巧和整体的和谐。不过，我还是喜欢它。”

“对，”厄秀拉说，“我也喜欢。”

“多少钱？”伯金问卖主。

“十先令。”

“包送——”

他们买了椅子。

“太漂亮了，太精美了！”伯金说，“我太高兴了。”他们边说边从破烂堆中走过。“我们国家太伟大了，这把椅子也能说明点什么。”

“现在它就不能表明点什么？”厄秀拉问。每当伯金用这种口吻说话，她就恼火。

“不，什么也不能表明。当我看到那把明亮、漂亮的椅子时，我就会想起英格兰，甚至是简·奥斯汀时期的英格兰，这椅子表明了活生生的思想，明显地表达着。可现在，我们只能在破烂儿中发现它。我们没有创造性，我们身上只有肮脏、呆板的机械性。”

“不对！”厄秀拉叫道，“你为什么总是贬低现在抬高过去？真的，我并不怎么怀念简·奥斯汀时期的英格兰，它太物质化了。”

“它能够物质化，”伯金说，“它有充足的力量改变社会。我们也物质化，那却是因为我们无力改变社会，无论我们怎样尝试，我们都不能成功，只能达到物质主义。”

厄秀拉忍耐着，一言不发。她没听他在说些什么。她在抗拒。

“我讨厌你的过去，它让人反感，”她叫道，“我甚至仇视那把旧椅子，虽然它挺漂亮。它不是我欣赏的那种美。我觉得，它那个时代一过就应该砸烂它，别让它让我们想起那可恶的过去，让我讨厌。”

“我对可咒的现在更讨厌。”他说。

“是的。我也讨厌现在，可我不希望让过去取代现在，我不要那把旧椅子。”

他一时间吓坏了。他看看阳光下澡堂上的钟楼，似乎忘掉了一切，他笑了。

“好吧，”他说，“不要就不要，我也讨厌它。不管怎么说，人不能总沉醉在过去的华丽中。”

“是的，”她叫道，“我不要旧东西。”

“说实在的，”他说，“我们什么也不能要。一想到我自己的房子和家具，我就心烦。”

这话让她大吃一惊，然后她说：

“我也这样，可一个人总得有个住的地方。”

“不是某个地方，是任何地方。”他说。“一个人应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住，而不是局限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不需要某个固定的地方。那固定的环境非常可怕，非常霸道，每一件东西都向你施发着号令。一旦你有了一间屋，你就完了，你恨不得离开那儿。我在磨房的房子就挺好，可我希望它们沉到海底去。”

她依偎着他离开了市场。

“可我们怎么办？”她说，“我们总得生活呀。我确实想让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环境美一些，我需要那种自然美。”

“你在房屋、家具甚至衣物中永远得不到你想要的。房屋、家具和衣物，都是旧社会的产物，令人讨厌。如果你有一座都铎王朝式的房子和漂亮的旧家具，你只不过是让过去永远存在。如果你有一座波依莱特设计的现代房屋，这是另一种永恒压迫着你。这一切都很可怕。这些都是占有，占有，威胁你，让你变得庸俗。你应该像罗丹和米开朗基罗那样，一块石头雕不完就收工。你如果让你的环境粗糙、不完美，你就不会被它所包围，永不受限制，身在局外，不受它的约束。”

她站在街上思索着。

“这就是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有一个自己的完美住处——永远没个家？”她说。

“上帝知道，也许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他说。

“可哪有别的世界。”她反驳说。

他不在意地摊开双手。

“同时，我们还要避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说。

“可我们刚买了一把椅子。”她说。

“我可以对卖主说我不需要了。”他说。

她思索着，脸奇怪地一抽动。

“对，我们不要了。我不要旧东西。”

“也不要新的。”他说。

说完他们又朝回走。

他们又来到家具近前。那对年轻人仍旧站在那儿：女的怀孕了，她又矮又胖，但挺耐看。男人中等个儿，长着双长腿，身材不错。他的黑发从帽子下露出来，遮住了眉毛。他显得很气馁，像受了审判。

“咱们把椅子给他们吧。”厄秀拉喃喃地说，“瞧，他们正要建个家呢。”

“我不支助他们，也不说服他们买。”他使性子说。他同情那个畏畏缩缩的男人，却讨厌那个泼辣、生命力旺盛的女人。

“给他们吧，”厄秀拉叫道，“这椅子对他们很合适——没有比这更适合的了。”

“那好吧，”伯金说，“你去说，我看着。”

他们正要买一个铁盆架子，那男人出神地打量着，女人在讨价还价。厄秀拉急忙向那对年轻人走去。

“我们买了一把椅子，”厄秀拉说，“又不想要了。你们要吗？如果要的话，我会很感激。”

那对年轻人回头看着她，像不是和他们说话。

“你们看看吧！”厄秀拉说，“的确不错，可是，可是——”她笑了。

那两个人看着她，又对视一下，不知怎么办好。那男人悄悄地躲到一边去了，他几乎要像老鼠一样藏起来。

“我们想把它送给你们。”厄秀拉解释说。她有点疑惑，也有点害怕。那小伙子引起了她的注意。他像只盲目的动物，简直不是个人。他是这种城市的产物，显得单纯、漂亮，却又有点鬼鬼祟祟。他的眼睫毛又黑又长、倒是挺迷人，但目光忧虑，眼睛忽闪忽闪的。他的黑眉毛和其它线条勾勒得很好看。对一个女人来说，他将是一个可怕但又十分可爱的恋人。合适的裤子显出两条生机勃勃的腿，他看起来十分健康、沉静。

厄秀拉怕他却又迷上了他，浑身不禁颤抖起来。那粗壮的女人敌意地看着她。于是厄秀拉不再注意他了。

“您要这把椅子吗？”她问。

那男人斜视着她，几乎是傲慢地观赏她。那女人紧张起来，样子很像个小商贩。她不知道厄秀拉要干什么，对她有所警戒。伯金走过来，看到厄秀拉这副窘相和尴尬样他恶作剧地笑了。

“怎么样？”他笑问。他的眼角耷拉着，那样子像在思索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么，又像在嘲弄人。那男人甩甩头指着厄秀拉用一种特别和蔼的声调说：

“她要干什么？——啊？”说着他嘴角上显出一丝怪笑。

伯金没精打采地看着他，眼神中不无讥讽。

“送你一把椅子，还贴着标签呢。”他指指椅子说。

那男的看看椅子。两个男人之间充满了敌意，难以相互理解。

“她为什么要把椅子给我们？”这漫不在乎的口气让厄秀拉觉得耻辱。

“我觉得你会喜欢它，这是一把非常漂亮的椅子。我们买了它，又不想要了。你没必要非要它，别害怕。”伯金无奈地笑道。

那人瞥了他一眼，虽然并不友好，但还算认可了。

“既然你们买了，为什么又不要了？”女人冰冷地问，“你们用正合适，你好好看一看，是否这里面有不好的地方。”

她很礼貌地看着厄秀拉，目光中不无反感。

“我倒没那么想，”伯金说，“不过，这木头薄了点儿。”

“随便怎么说，”厄秀拉满脸笑容地说，“我们马上要结婚，打算添置点东西。可现在又决定出国，不要家具了。”

那粗壮、头发蓬乱的女人羡慕地看着厄秀拉。她们相互欣赏着。那小伙子站在一边，脸上毫无表情，嘴巴紧闭着，那小胡子倒挺性感。他冷淡、迷茫，像一个冥冥中的幽灵，一个流浪的幽灵。

“这东西还不错，”那女人看看小伙子说。男子没说话，只是笑笑，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目光毫无改变，依然冷冰冰。

“改变你的主意很不容易。”他声音极低地说。

“只有十个先令。”伯金说。

那男人看看他，畏畏缩缩的，毫无把握地说：

“半英镑，是便宜。不是搞离婚吧？”

“还没结婚。”伯金说。

“我们也没有，”那年轻女子大声说，“星期六才结呢。”

说话间她又看了看那男子，显出保护的神情，既高傲，又温柔。她拥有这个男人，可他却很不在乎。那男人憨厚地笑了，转过脸去。他暗自感到自豪，感到了不起。

“祝你们好运。”伯金说。

“也祝你们好运。”那女人回敬说。然后她又试探着问：“什么时候结？”

伯金看看厄秀拉说：

“这要由女士决定。只要她准备好了，我们就去登记。”

听到这话厄秀拉很疑惑地笑了。

“不着急。”那小伙子不无调侃地笑道。

“结婚就跟要命一样，”那女人说，“跟要死差不多。”

男人转过身去，这话似乎刺伤了他。

“越久越好啊。”伯金说。

“是的，”男人赞同地说，“好好享受，别用鞭子打一头死驴。”

“可这驴子是假死，就得打它。”女人温柔又霸道地看着那男人。

“哦，这是两回事。”他笑道。

“这椅子怎么样？”伯金问。

“嗯，挺好。”女人说。

说完他们走到卖主近前，这小伙子挺帅，可有点腼腆，一直躲在一边。

“就这样，”伯金说，“你们是带走呢还是换个标签？”

“哦，弗莱德可以搬。为了我们可爱的家，他会这么做。”

“好好利用我。”弗莱德笑着接过椅子。他的动作很雅观，可有点畏葸。

“这给即将做妈妈的人坐很舒服，”他说，“就是少一个椅垫儿。”

“你不觉得它很精致吗？”厄秀拉问。

“当然。”女人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在里面坐一坐，你会希望留下它。”小伙子说。

厄秀拉立刻坐在椅子中。

“是舒服，”她说，“可是硬了点，你来试试。”她让小伙子坐进去。小伙子显得很不好意思，转过身，明亮的目光奇怪地看着她。

“别惯坏了他，”女人说，“他不愿坐扶手椅。”

“只想把腿翘起来。”男人俏皮地说。

他们要分手了，女人向他们表示谢意。

“谢谢你们，我们将一直用它。”

“当装饰物。”小伙子说。

“再见——再见。”厄秀拉和伯金说。

“祝你幸运。”小伙子躲开伯金的目光把脸转过去说。

两对人儿分手了。厄秀拉挽着伯金走了一段又回头看那一对儿，只见小伙子正陪伴着那胖乎乎、很洒脱的女人走着，他的嘴角嘟噜着。由于扛着椅子，他走起路来显得很不自在，椅子的四只细腿几乎挨上了花岗石便道。可他像机敏灵活的小老鼠，毫不气馁。他有一种潜在的气质美，当然这美也让人厌恶。

“他们很怪！”厄秀拉说。

“他们是人的后代，”他说，“他们让我想起了基督的话‘温顺者将继承世界。’”

“可他们不会那么做。”厄秀拉说。

他们上了电车。厄秀拉坐在上层，望着窗外的城市。黄昏的暮色开始升起，笼罩着参差的房屋。

“他们会继承这个世界吗？”她问。

“是的，他们会。”

“那我们呢？”她问，“我们与他们不同，对吗？我们不是懦弱的人。”

“是的。我们必须要在他们的夹缝中生存。”

“太可怕了！”厄秀拉叫道，“我不要在夹缝中生活。”

“别怕，”他说，“他们是人的后代，他们最喜欢市场和街头。这会给我们留出足够的空间。”

“是整个世界。”她说。

“噢，不，只是一些空间。”

电车开上了山，这里一片片的房屋灰蒙蒙的，似乎是地狱中的幻景，冷冰冰的，很恐怖。远方的夕阳好似一团红红的怒火。但一切显得那么冰冷、渺小、拥挤，像世界末日的情景。他们在车中看着这一切。

“我不在乎景色怎样。”厄秀拉说。她看着这让人不愉快的景象道：“这与我毫无关系。”

“是的，”他拉着她的手说，“你当然可以不去看，走你的路好了，我自己的世界正是阳光灿烂，无比宽阔。”“对，亲爱的，就是！”她叫着搂住了他，车上的乘客都在看他们。“我们将在地球上任意游荡，”他说，“我们会看到比这更美的东西。”

他们沉默了好一阵。她沉思着，脸上闪着光。

“我不愿继承这个世界，”她说，“我不想继承任何东西。”

他握紧了她的手。

“我也是，我希望继承权被剥夺。”

“我们什么都不要。”她说。

她攥紧了他的手指。他稳稳地坐着笑了。

“我们结婚，跟这一切都断绝关系。”她补充说。

他又笑了。

“这是抛开一切的一个办法，”她说，“那就是结婚。”

“也是接受整个世界的一个办法。”他补充说。

“那是另一个世界。”她兴奋地说。

“或许那儿还有杰拉德和戈珍。”他说。

“是的，”她说，“咱们烦恼是没用的。我们无法改变他们，是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他说，“没有这种权力，即便有目的也不应该是这个。”

“那你能强迫他们吗？”她问。

“也许，”他说，“如果自由不是他的事，我为什么要让他自由？”她不言语了。

“可我们无法给他幸福，”她说，“他得自己寻找幸福。”

“我知道，”他说，“可我们想要别人和我们在一起，不是吗？”

“为什么？”她问。

“我不知道，”他紧张地说，“一个人总要寻求进一步的友谊。”

“可是为什么？”她追问，“你干吗要追求别人？你为什么需要他们？”

这话正中了他的伤疤。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难道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他紧张地问。

“是的，你还需要别的？如果有谁愿意同我们一起，让他们来好了。可你为什么要去追求他们？”

他很紧张，显出不满的神情。

“你说吧，”他说，“我在想我们同别的少数几个人在一起才能真正幸福——与他人在一起共享自由。”

她沉思着。

“是的，一个人的确需要友谊，可它要自然才行。你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你总在想你可以强迫花儿开放。有人爱我们是因为他们爱我们——你不能逼迫人家爱我们。”

“我知道，”他说，“可就不允许我们采取一些步骤了？难道一个人非要孤独地走在世上，成为世上唯一的动物？”

“既然你有我，”她说，“你为什么还需要别人？你为什么要迫使别人接受你的观点？你为什么不能像你所说的那样独行？你现在有我，可你还要强迫别人也爱你。你确实是强迫人家爱你的。可即便是这样，你需要的仍不是他们。你试图欺压杰拉德和赫麦妮。你必须学会孤独。你这样太可怕了。”

他一脸的困惑。

“我是这样的人？”他说，“这个问题我不能解决。我知道我需要同你结成完美的关系。而我们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关系——我们确实建立了。可是除此这以外，我是否需要与杰拉德有真正完美的关系？是否这是一种最终的、超人的关系——对他对我都是这样？”

她的眼睛闪着奇特的光，看了他好久，但终于没有回答。

第二十七章 出 走

那天晚上厄秀拉神采奕奕，非常高兴地回到家中，这副样子把家人吓坏了。父亲上完夜课，晚饭时分回来了，路程很远，他累坏了。母亲静静地坐着，戈珍正看书。

突然厄秀拉声音宏亮地冲大伙儿说：“我和卢伯特明天结婚。”

父亲吃惊地转过身问：

“什么？”

“明天？”戈珍也很惊讶。

“真的？！”母亲说。

厄秀拉只是开心地笑，并不回答。

“明儿结婚！”父亲严肃地叫着，“这是什么鬼话？”

是的，”厄秀拉说，“为什么不呢？”这口气让父亲愤怒。“都准备妥了，我们就去登记——”

厄秀拉兴奋地说完以后，人们又沉默了。

“真的吗，厄秀拉？！”戈珍说。

“我想问问，这事怎么这么秘密？”母亲很有分寸地问。

“没有啊，”厄秀拉说，“你们是知道的！”

“谁知道？”父亲大叫着，“谁知道？你说的‘你们知道’是指什么？”

他正在发肝火，厄秀拉又反击。

“你当然知道，”她冷冷地说，“你知道我们将要结婚。”

一阵可怕的沉寂。

“我们知道你们要结婚，是吗？知道！谁知道，莫名其妙！”

“爸爸！”戈珍红着脸抗议道。然后她又冷静、语调平缓地提醒厄秀拉听父亲的话。“不过，这么草率做决定，行吗，厄秀

拉？”

“不，并不草率，”厄秀拉高兴地说，“他等我回话很久了——他已经开了证明信。只是我还没答应。现在，我决定了，还有什么不对的吗？”

“当然没有，”戈珍说，但仍责怪道：“你的事当然随你了。”

“你准备好了，就你自己，是这么回事！‘我还没准备好，’”她学着她的口吻，“你，你自己很重要，对吗？”

她打起精神，目光很严厉。

“我就是我。”她说。她觉得受了伤害。“我与任何人都没关。你只是想欺压我，而不顾我的幸福。”

他斜着身子看着她，神色很不自然。

“厄秀拉，这是什么话！给我住嘴！”妈妈叫着。

厄秀拉转过身，满腔怒火。

“不，我不，”她叫着，“我不吃哑巴亏。我哪天结婚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这是我的事，与别人没关！”

父亲很气愤，就像一只缩着身子要弹跳起来的猫。

“怎么没关系？”他问着走近她。她后退着。

“有什么关系？”她退缩着但嘴还硬。

“难道你做的一切，与我无关？”他愤怒地叫道。

母亲和戈珍退到一边没动，被吓傻了。

“没有，”厄秀拉坚持着，“你只是想——”她父亲迫近她。

她明白说出来没好处，就住口了。他浑身憋足了劲。

“想什么？”他追问。

“控制我。”她嘟囔着。她嘴唇还在动的时候他一巴掌落在她脸上，她一下子靠到门上。

“爸爸！”戈珍高声叫着，“别这样！”

他没有动。厄秀拉清醒了，她抓着门把手，缓缓站直身子。他却不知道怎么才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错，”她眼中闪着晶莹的泪花，昂起头说，“你的爱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就是欺压和否定。”

他握紧拳头，又向她走过去，脸上露出凶恶的表情。厄秀拉却匆忙打开门，往楼上跑去。

他站着盯着门，随后像一只斗败了的动物转身气乎乎地走回炉边的座位中。

戈珍脸色煞白。可怕的沉寂中响起母亲冷漠而激愤的声音：

“你啊，就别管她了。”

又是沉默，各想各的心事。

突然门开了，厄秀拉戴着帽子，身穿大衣，手提一个小旅行袋。

“再见了！”她气乎乎地用略带讽刺口味地说，“我要走了。”

门立刻就关上了。外屋的门也关上了，接着是一阵脚步声，她走上了花园小径。大门“咣当”一声也关上了，她的脚步声随之消失了。屋里死一样寂静。

厄秀拉径直朝车站走去，头也没回，匆匆向前奔着。车站没火车，她必须走到交通站去等车。黑夜里，她禁不住哭出声来，她不停地哭，上了车还在哭，像孩子一样委屈。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她不知道身在何方，不知道都发生了些什么。她只是伤心绝望地哭着。

但她来到伯金那儿时，对伯金的女房东说话的口气却很自然。

“晚上好！伯金在吗？”

“在，在书房里。”

厄秀拉从女人身边走过。他开了门，他听到她说话了。

“噢！”他惊奇地叫着，他发现了她手中拎着旅行袋，脸上还有泪，像个孩子。

“我是不是很难看？”她畏缩着说。

“不，怎么会呢？快进来。”他接过旅行袋，两人一起走进书房。

一进去，她就像想起伤心事的孩子一样嘴唇哆嗦着，泪水不禁涌了出来。

“怎么了？”他搂住她问。她伏在他肩上啜泣得很伤心。

“怎么回事？”待她平静了一点他又问。可她没说话，只是把脸深深地埋进他的怀里，像孩子一样痛苦不堪。

“到底怎么了？”他又问。

她突然挣开他，擦擦泪水恢复了平静，坐到椅子中去。

“爸爸打我了。”她像一只惊弓之鸟一样坐直身子说，眼睛很亮。

“为什么？”他问。

她扭过头，不说话。她那可爱的鼻尖儿和颤抖的双唇真让人心疼。

“为什么？”他的声音温柔，但很有力。

她挑战般地打量着他说：

“因为我说明天要结婚。”

“为什么？”

她想起那一幕，咧咧嘴，泪水又涌了出来。

“因为我说他不关心我，他那凶狠样伤害了我。”她边哭边说，嘴都歪了。这种孩子相，把他逗乐了。可这不是孩子气，她是受到了伤害。

“不全是这样吧，”他说，“即便如此你也不该说。”

“是真的，是真的，”她哭道，“他假装爱我，其实他不爱我，欺负我，不关心我，可他怎么会呢？不，他不应该。”

他沉默地坐着，想了很多。

“如果他不爱、不关心你，你就不该跟他闹。”伯金平静地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我爱他，”她哭道，“我一直爱他，可他却这样对我，他——”

“这是对立者之间的爱，”他说，“别担心，会好起来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她哭道，“是这样的。”

“为什么？”

“我再也不愿见他了。”

“但不是现在。别哭，你是应该离开他，是得这样，别哭。”

他走过去，吻她柔软、细细的头发，轻轻地抚摸她哭湿了的脸。

“不哭，”他重复说，“别再哭了。”

他紧紧地抱着她的头，默默地一言不发。

她终于抬头睁大眼睛恐惧地问：

“你需要我吗？”

“需要你？”他黯淡的眼睛令她疑惑。

“你不希望我来，对吗？”她焦急地问。

“不，”他说，“我只是不希望这种痛苦的事情发生，太糟糕了。不过，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

她默默地看着他。他发呆了。

“可我去哪儿呀？”她问，她感到无助。

他沉思着。

“在这儿，和我在一起，”他说，“明天结婚和今天结婚一样。”

“可是——”

“我去告诉瓦莉太太，”他说，“不用怕。”

他坐着，看着她。她能觉察到他在凝视她。这让她有点心慌。她不安地抚弄着额头的头发。

“我很难看吗？”

说着她又抽抽鼻子。

他微笑道：

“不，你很幸运。”

他走过去抱住她。她太温柔太可爱了。现在，她的脸被泪水洗净了，看上去像一朵清晨的花朵，娇媚、新鲜、柔美，花蕊放着异彩，令他不能看她，他只好拥抱着她，用她的身体挡住自己的视线。她那么新鲜，那么洁净，没有一丝污点。而他则是那么古老、那么陈旧，依然沉浸在沉重的回忆中。她的灵魂是清新的，同未知世界一样闪烁光芒。而他的灵魂则是丑恶的，只有一丝希望，像一粒不能发芽的种子。而就是这一粒种子点燃了她的生命之火。

“我爱你。”他吻着她喃喃道。他因兴奋而颤抖，就像一个死亡的人重新获得生命一样。

她不知道这对她有多么重要，不知道他这些话到底有多大分量。她像孩子一样急于需要证实，需要说明，甚至夸张的说明，因为一切仍然没确定、不稳定。

他崇拜她，就像老人羡慕年轻，他为她感到骄傲，他相信他同她一样年轻，他是她合适的选择。与她的结合意味着他的复活，这婚姻是他的生命。在他濒临死亡，即将和他的民族一起沉入死谷的时刻；他接受她时所流露出的那股恋情和感激之情；当他明白自己还活着并且能够与她结合时的那种难以言表的幸福感，这一切的一切她是无法理解的。

她想把自己变得重要起来，让他崇拜她。他们之间隔着无限长的距离，他怎么能告诉她，她内在的美不是形体、重量和色彩，而是一种奇特的金光！他自己如何能知道她对他来说是怎样一个美人。他说：“你的鼻子很美，你的下巴让人心乱。”可他的话像是谎言，让她失望、伤心。甚至在他喃喃絮语“我爱你，我爱你”时，她也感觉这话不真实。它是一种超越爱的东西，超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个人，超越了原有的存在。当他是某个新人，不是他自己时，他怎么能说“我”？这个“我”是一个旧的形式，因此是一个死亡的字符。

在这新的、超越感知的温馨和欢愉中，没有我，没有你，只有第三个没被意识到的奇迹。这不是自我的存在，而是我的生命与她的生命组成的一个新的极乐结合体。当我的生命终止了，你的生命也同时终止了的时候，我怎么能说“我爱你”呢？我们都被对方吸引住，融合成一体，一切都死寂了，因为没什么值得我们担心，一切都是完美的，天衣无缝。他们在沉默中交流着，这完美的整体是欢乐的沉寂体。

第二天他们就形成了法律上的婚姻。她听从他的话给父母写了信。母亲回了信，父亲却没有。

她没回学校。她和伯金一起或呆在他的房中，或去磨房，他俩形影不离。可她不去看别人，只看了戈珍和杰拉德。她变得十分陌生，让人琢磨不透，不过她开朗多了，就像拂晓的天空。

一天下午，杰拉德和她在磨房那温暖的书房中闲谈着。卢伯特也没回家。

“你幸福吗？”杰拉德笑问道。

“很幸福！”她很自豪地叫着。

“是啊，看得出。”

“是吗？”厄秀拉惊讶地问。

他笑着看着她。

“是的，很简单。”

她很开心。沉思片刻她问他：

“你看卢伯特幸福吗？”

他低着眼皮向一边看去。

“是的。”他说。

“真的！”

“是的。”

他十分镇静，似乎这种事不该由他来评论。他看上去有点不开心。

他对他的表情很敏感。于是她提出了她想问的问题。

“你不感到幸福吗？你也应该一样。”

他没说话。

“同戈珍一起？”他问。

“对！”她目光闪闪地叫着。可是他们都感到莫名的紧张，似乎他们是在背叛现实说话。

“你认为戈珍会得到我，我们会幸福？”他问。

“是的，我敢肯定！”她说。

她很兴奋，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她心里很不安，她知道她很违心。

“哦，我太高兴了。”她补充道。

他笑了。

“什么使你这么高兴？”他说。

“是她，”她说，“我相信，你会的，你会是她满意的选择。”

“是吗？”他说，“你觉得她会同意你的想法吗？”

“当然了！”她很快说。但又一想，她又紧张起来。“当然戈珍不那么简单，是吗？她并不很容易让人懂，对吗？在这点上她跟我不一样。”她捉弄他。

“你认为她不太像你？”杰拉德问。

她皱了皱眉头。

“在很多方面像。可我不敢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她会怎样。”

“是吗？”杰拉德问。他好久没有说话。然后他动动身子说：“我会要她无论怎样在圣诞节时和我一起走。”他声音很小，很谨慎。

“跟你走，短时间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随她。”他说。

他们都沉默了。

“当然，”厄秀拉说，“她很可能急于结婚。你很清楚。”

“对，”杰拉德说，“我明白，可就怕她不乐意。你认为她会跟我出国几天或两周吗？”

“会的，”她说，“我会问问她的。”

“你觉得我们都去怎么样？”

“大伙儿？”厄秀拉脸色又开朗了，“这一定会很有趣，对吗？”

“是的。”他说。

“到那时你会发现——”厄秀拉说。

“发现什么？”

“事情的进展。我想最好在婚礼前度蜜月，你说呢？”

她对自己的话感到满意。他笑了。

“在某种情况下是这样，”他说，“我希望我这么做。”

“是吗？！”厄秀拉叫道，“是啊，或许你是对的，人应该自得其乐。”

伯金回来后，厄秀拉把谈话内容讲给他听。

“戈珍！”伯金叫道，“她生来就是个情妇，就像杰拉德是个情夫一样，绝妙的情人。有人说，女人不是妻子就是情妇，戈珍就是情妇。”

“男人不是情夫就是丈夫，”厄秀拉叫道，“为什么不身兼两职呢？”

“二者是不相容的，如同水和火。”他笑道。

“那我需要情夫。”厄秀拉叫道。

“不，你不会。”他说。

“可我需要！”她大叫。

他吻了她，笑了。

两天过后，厄秀拉回贝多弗家中去取东西。家搬走了。戈珍在威利·格林有了自己的房子。

婚后厄秀拉仍没见过自己的父母。她为这次不愉快哭了，唉，有什么好处！无论怎样，她是不去找他们的。她的东西留在贝多弗，她和戈珍不得不步行去。

一个冬日的下午，她们来到家中，夕阳已西下。窗户黑洞洞的，有点吓人。一走进黑乎乎空荡荡的前厅，两个姑娘毛骨耸然。

“我可不敢一个人来这儿。”厄秀拉说，“我害怕。”

“厄秀拉！”戈珍叫道，“这不奇怪，你能想象你会毫无知觉地住在这儿吗？我可以想象如果我在这儿住上一天我会吓死的！”

她们看了看大饭厅。这屋子真够大的，不过小点才可爱呢。窗户现在是光秃秃的，地板已脱了皮，浅浅的地板上涂有一圈黑线。褪色的墙纸上有一块块的暗迹，那是靠放家具和挂画框的地方。干燥、薄脆的墙和易裂的地板，让人有种恐惧感。壁炉中堆着一些纸灰，有的还没烧尽。一切都无法激起人的兴趣，因为这屋里没有一点实在的物体，那墙像纸做的一样。她们这是站在哪儿？站在地球上还是悬在纸箱中？

“真难以想象我们是怎么生活在这个地方！”厄秀拉说。

“就是，”戈珍叫道，“太可怕了。要是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会怎么样？”

“讨厌！”厄秀拉说，“这可真让人讨厌。”

这时她发现壁炉架上燃烧着的纸，那是流行的包装纸——两个身着袍子的女人像正在燃烧。

她们走进客厅。在这里她们又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没有重量，没有实体，只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厨房看上去还实在，因为里面铺着红砖地板，还有炉子，可一切也是冷冰冰的，挺可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两个姑娘恐慌地爬上空旷的楼梯。每一个声音都在她们心头回荡。然后她们又走上空荡荡的走廊。厄秀拉卧室里靠墙角的地方堆着她的东西：一只皮箱，一只针线筐，一些书籍，衣物，一只帽箱。这些东西在空屋子里显得孤零零的。

“一幅多么令人心酸的景象，不是吗？”厄秀拉看着这堆被遗弃的东西说。

“很好看。”戈珍说。

两个姑娘开始把所有东西都搬到前门。她们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在空屋子中来回反复着。整座房屋似乎都回荡着空旷的、可怕的声音。那空旷的房屋在身后发出可怕的颤音。她们几乎是提着最后一件东西跑出来的。

她们在等伯金，他要开车来接她们。外面很冷。等了一会儿她们又进了屋，上楼来到父母的卧室。从窗口可看到外边的大路，放眼望去可看到残红的夕阳，一片暗红，没有一丝光芒。

她们坐在凹进去的窗台上等着伯金。她们环视着屋里，空旷的屋子，空得让人害怕。

“真的，”厄秀拉说，“这屋子无法变得神圣，你说呢？”

戈珍慢慢地扫视着屋子说：

“不可能。”

“我常想起爸爸和妈妈的生活，他们的爱他们的婚姻，我们这群孩子和我们的成长，你不向往这样的生活吗？”

“不向往。”厄秀拉说。

“这一切几乎没什么意义。他们的生命，一点意义都没有。真的，如果他们没有相识，没有结婚，没有一起生活，就无所谓，对吗？”

“当然，这很难说。”戈珍说。

“是的。可是，如果我觉得我的生活会成为这个样子，”她抓住戈珍的胳膊说，“我就会逃跑。”

戈珍沉默了一会儿才说话。

“现实中，一个人是无法想象普通生活的，真的。”戈珍说，“厄秀拉，可对你来说不同。你会和伯金一起抛开这一切。他很特殊。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他的生活是固定的，婚姻是不可避免的。或许的确有千百个女人需要这个，她们不去想别的。可我一想到这个就会发疯。一个人最基本的是拥有自由，是自由。一个人可以放弃一切，可他必须自由，他不应该变成平切克街7号，或索莫塞特街7号，或肖特兰兹7号。那样对谁都不好，谁也不会！要结婚，就得找一个自由的人，一个战友，一个幸福的骑士，找一个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

“多好的词儿——幸福骑士！”厄秀拉说，“比说‘有福的战士’要好得多。”

“是的，难道不是吗？”戈珍说，“我希望和一个幸福骑士一起周游世界。可是，家！固定的职业！厄秀拉，这都意味着什么？你想过吗？”

“我知道，”厄秀拉说，“我有一个家，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足够了？”戈珍说。

“‘西边灰色的小屋’，”厄秀拉讥讽地引用了一句诗。

“这诗听着就有点灰。”戈珍忧郁地说。

这时她们听到了汽车声。伯金到了。厄秀拉感到惊讶的是她非常激动，她一下子从“西边灰色小屋”的问题中解脱了。

她们听到他在楼下的脚步声。

“嗨，你们好！下来吧。”他喊着，他的声音在屋里回荡着。厄秀拉不禁笑了：原来他也怕这个地方。

“你好，我们在这儿。”她冲下边喊道。随后她们听到他快步上楼的声音。

“这儿鬼气很浓。”他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对，这儿从来没有名人，只有名人住过的地方才有鬼。”戈珍说。

“是的。你们正为过去悲伤吗？”

“是的。”戈珍阴郁地说。

厄秀拉笑了。

“不是悲伤它的逝去，而是悲伤它的存在。”她说。

“哦。”他松了一口气道。

他坐下了。他身上有种东西在闪烁，活生生的，厄秀拉想。他的出现让虚无的可怕消失了。

“戈珍说她不愿意结婚并被关在家中。”厄秀拉意味深长地说，谁都知道她指的是杰拉德。

他沉默了片刻说：“如果婚前就知道你无法忍受的话，那太好了。”

“对！”戈珍说。

“为什么每个女人都以为她生活的目的就是有个丈夫和一处西边灰色的小屋？为什么这就是她们生活的目标？为什么是这样？”厄秀拉问。

“你应该尊重自己的选择。”伯金说。

“可在你做傻事之前就不应该尊重它。”厄秀拉笑道。

“如果是爸爸做的傻事呢？”

“还有妈妈做的。”戈珍调侃地补充上一句。

“还有邻居做的。”厄秀拉说。

大家都笑着站了起来。夜幕降临了。他们把东西搬到车上，戈珍锁上空房的门。伯金打开了汽车上的灯。大家都很快活，好像要出游一样。

“在库尔森斯停一下，我要把钥匙给他们。”戈珍说。

“好的。”伯金说完开动了车子。

车停在大街上。商店刚刚亮灯。最后一批矿工走着人行道回

家，他们穿着肮脏的工作服，让人看不大清，可脚步声却很清晰。

戈珍走出商店回到车中，跟厄秀拉和伯金一起乘车在夜色中下山。这是多么快乐呀！在这一刻，生活多冒险呀！突然，她觉得自己是那么强烈地忌妒厄秀拉！生活对厄秀拉来说竟是那么幸福，是一扇敞开的门，似乎不仅仅这个世界，就是过去的世界和未来的世界对她来说都是一样。啊，如果她能像她那样，那有多好。

她感到，在杰拉德强烈的爱中，她获得了完整的生命。可她与厄秀拉相比就感到不满足了，她心里已经开始嫉妒厄秀拉了。她不满足，她永远也不会满足。除了激动的时候，她总感到自己心中有一种不可压制欲望，她还没弄明白。

她想念杰拉德和肖特兰兹——婚姻和家！啊，让这一切成为现实吧！他对她非常重要。可是——！她目前缺少什么呢？缺少婚姻——奇妙、安宁、美满的婚姻。她确实需要它。她以前的话都是在骗人。旧的婚姻观念永远是对的——婚姻和家庭。可说起来她又嘴硬。也许她并不适合结婚。她是生活的弃儿，是没有根的生命。不，不，不是这样。她忽然想象有那么一间玫瑰色的房子，她身穿华丽的袍子，一个穿晚礼服的漂亮男人在火光中拥抱着她、吻她。她给这幅画起名为《家》。这幅画可以送给皇家学院了。

“来和我们一起喝茶吧，来。”快到威利·格林村舍时厄秀拉说。

“太谢谢了，可我必须去——”戈珍说。她特别想与厄秀拉和伯金一起去，那样才有生活的氛围。但她的奇怪想法又不允许她这样。

“来吧，那该多好呀。”厄秀拉恳求道。

“非常抱歉了，我很愿意去，可我不能，真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着她匆匆忙忙下了车。

“你真不能来吗？！”厄秀拉不无遗憾地说。

“是的，是真的。”戈珍惋惜地说。

“你一个人，行吗？”伯金问。

“行！”戈珍说，“再见。”

“再见。”他们说。

“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们见到你会很高兴。”伯金说。

“好的。”戈珍说。她那奇特的声音显得孤独、无助，伯金不理解。戈珍转身向村舍大门走去，他们开车走了。等他们的车一开动，她就停住脚步看他们，直到车子消失在夜色朦胧的远方。她走上通往陌生的家的路，心里很不是滋味。

她的起居室里挂着一座长型钟，数字盘上镶着一张红润、欢快的人头画像，眼睛是斜的，秒针一动那人就飞动起媚眼儿。那张光滑、红润的怪脸一直向她炫耀着那双媚眼。她站着看了它一会儿，最后她觉得非常厌烦，不禁自嘲起来。可那双眼还在动，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向她飞着媚眼儿。啊，这东西可真开心啊！正是兴高采烈的时候！她朝桌上看去：醋栗果酱，还有自制蛋糕，里面苏达太多了！不过，醋栗果酱还不错，平常很少吃到。

整个晚上她都想去磨房，可她仍然无情地阻止自己。次日下午她才去。她很高兴看到只有厄秀拉一个人。她们之间很亲热，长时间地聊天。“你在这儿简直太幸福了吧？”戈珍看着镜子里姐姐那明亮的眼睛说。她对厄秀拉和伯金身边那种奇特的热烈而且完美的气氛总感到忌妒，甚至气愤。

“这屋子收拾得太漂亮了。”她大声说，“这张硬席子的颜色真不错，很淡雅！”

她认为这很完美。

“厄秀拉，”她很不在意地说，“你知道杰拉德·克里奇建议我

们在圣诞节时出去吗？”

“知道，他告诉卢伯特了。”

戈珍的脸红透了。她沉默了片刻，几乎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可你不觉得，”戈珍终于说，“这建议太荒唐了！”

厄秀拉笑了。

“我赞成他这么做。”她说。

戈珍不说话了。很显然，她听说杰拉德随便对伯金透露计划感到气愤，可这建议本身却强烈地吸引着她。

“杰拉德天真得有点可爱，我认为，”厄秀拉带着挑战的口吻说，“我认为他很可爱。”

戈珍许久没说话。她仍然对杰拉德恶意冒犯她感到耻辱。

“卢伯特怎么说，你知道吗？”她问。

“他说那真是太好了。”厄秀拉回答。

戈珍垂下眼皮沉默了。

“你认为怎么样？”厄秀拉试探着问。她从来都弄不明白戈珍究竟想怎么做。

戈珍不情愿地抬起头，向一边看去。

“我觉得可能会像你所说的那样非常有意思，”她说，“可是，你不觉得他这样太无礼了——同卢伯特说这种事，不能原谅他，卢伯特——当然，你明白我的意思。厄秀拉，很可能这是他们两个人安排的一次出游，捎带上什么伙伴。我认为不能原谅，真的！”

她目光闪烁，柔和的脸红了，面带怒色。厄秀拉很害怕，觉得戈珍太庸俗了，可她又不敢这样说。

“哦，不，”她吞吞吐吐地说，“不，不，不是那样的，我认为卢伯特和杰拉德之间很友好。他们很单纯，他们之间无话不谈，像兄弟一样。”

戈珍的脸更红了。她不能忍受杰拉德出卖了她，而且是对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金出卖她。

“可是，你觉得兄弟间就可以交换那种秘密吗？”她更生气了。

“哦，对了，”厄秀拉说，“他们之间没什么隐瞒的。杰拉德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太单纯，太坦率了！你知道，只有伟人才这样。大多数人都不会直截了当，因为他们是胆小鬼。”

可戈珍还是倔强地坚持着。她需要她的举动保密。

“那你去吗？”厄秀拉问，“去吧，我们肯定都会高兴的！杰拉德有的地方招人喜欢，比我想象得更可爱。他坦荡，戈珍，他真是这样。”

戈珍仍闭口不言，还在生气。后来，她终于开口了。

“你知道他准备去哪儿吗？”她问。

“知道，去梯罗尔，在德国时他常去那儿。那儿很美，学生们都爱去。地方不大，但很险峻，美极了，是冬季开展体育活动的好去处。”

“是的，”她说，“离因斯布鲁克大约四十英里，对吗？”

“不太确切，可那儿一定好玩，你想，高山上的雪中——”

“太好玩儿了！”戈珍调侃道。

“当然，”厄秀拉不安地说，“我觉得杰拉德对卢伯特说了这事，所以，不像是带个什么伙伴。”

“我知道的，”戈珍说，“他常这么做的。”

“是吗？”厄秀拉说，“你怎么知道？”

“我认识赛尔西的一个模特儿。”戈珍冷漠地说。

厄秀拉沉默了。

“哦，”她终于疑惑地说，“我希望他和她过得很好。”听她这么说，戈珍更不高兴了。

第二十八章 在庞巴多咖啡馆的戈珍

圣诞节快到了，他们四个人准备出发了。戈珍十分兴奋。她喜欢旅行。伯金和厄秀拉忙着打点行李，准备带走。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决定了地方就可以运送东西。

她和杰拉德先准备好了，然后就起程上路了。经过伦敦和巴黎到因斯布鲁克，在那儿和厄秀拉及伯金会见。他们在伦敦过了一夜，先去听音乐，然后去庞巴多咖啡馆。

戈珍讨厌咖啡馆，她知道艺术家们都来这儿。她讨厌这里的气氛，充满了小阴谋、妒嫉和小气。可在伦敦非得来这儿。似乎她必须在这狭小的、堕落与死亡的缓缓转动的旋风中心。只是看看而已。

他们喝着甜咖啡，阴郁的眼睛打量着桌旁一群群人。她不愿意理这些人，她和谁都不打招呼，可小伙子们却频频地冲她点头微笑，似乎很熟悉的样子。她绯红着脸坐在那儿，目光阴郁，平静地看着他们，就像在远处观看着动物园里的猿猴一样。她觉得这样很舒心。天啊，这是一群多么可耻的人！她看到他们就恶心，对他们非常愤恨。可她必须坐在那儿看着。他们当中有一两个人过来给她打招呼。咖啡馆的每一处都有眼睛在窥视她，眼神里带着讥讽的意思，男的扭过头看她，女的则从帽子下看她。

过去那些人都在这儿。卡里昂和他的学生及女友，坐在他常座的角落里。海里戴，里比德尼克夫及米纳蒂也在。戈珍瞧着杰拉德，发现他的目光停留在海里戴那帮人那里。那些人注视着他，冲他点点头，他也同样朝他们点点头。然后那几个人嘻笑着窃窃私语起来。杰拉德目光炯炯有神地看着他们。他们在唆使米纳蒂干什么事。

米纳蒂终于站起身来。她身着黑绸衣，衣服上印着长长的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条子，给人一种奇怪的线条感。她比以前更瘦了，眼睛显得更大了，目光更不真诚了。除此以外她没什么变化。杰拉德出神地盯着她向这边走来。她向他伸出干瘦、白皙的手说：

“你好。”

他同她握手，但仍然坐着，她挨着桌子站着。她冲戈珍冷冷地点头，她不知道该怎么和她打招呼，但知道她很有名气，一看就知道。

“我很好，你呢？”杰拉德说。

“哦，我也是。卢伯特怎么样？”

“卢伯特？他也很好。”

“噢，我指的不是这个。他结婚了吗？”

“哦，结了，他结婚了。”

米纳蒂的目光变得火辣辣的。

“哦，他真这样做了？什么时候？”

“一两周以前。”

“真的！他怎么没告诉我们。”

“是吗？”

“没有，你不认为这样不太好吗？”

这后一句话带有挑战味，从米纳蒂的语调可以听出来，她意识到戈珍在听。

“大概他不想那么做。”杰拉德说。

“为什么？”米纳蒂追问。

没人回答。这位短发漂亮的小个子女人站在杰拉德身边显得很固执，语气很有嘲弄的意味。

“你在城里住多久？”她问。

“只今天晚上。”

“哦，只今晚，去和裘里斯谈谈吗？”“今晚不行。”“那好，我去告诉他。”随后又神经兮兮地说：“你看上去很健康。”

“是的，我觉得。”杰拉德显得很潇洒，眼睛里露出嘲讽、愉快的目光。

“看起来你玩得不错？”

这句话对戈珍是个致命的打击，那语调平缓，冷淡而很随便。

“是的。”他毫无表情地说。

“很遗憾，你不能过去，你对朋友真不够意思。”

“有点。”他说。

她冲他们两点点头告别，慢慢地朝她的座位走去。戈珍看着她，发觉她走路的姿势很难看：身体笔直，腰部却在扭动。他们听到她到那边有气无力地说：

“不来——他有人约了。”然后那边桌上发出更大的说笑声。

“她是你朋友吗？”戈珍平静地看着杰拉德。

“我同伯金一起在海里戴家住过。”他看着戈珍沉静审视的目光说，她知道米纳蒂是他的一个情妇。他明白她知道这事。

她向周围看了看，叫来了侍从。她现在非常想喝冰镇鸡尾酒。这使杰拉德不禁暗笑，心想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海里戴这帮人喝醉了，说出话来很凶恶。他们大声地评论伯金，嘲笑他做的每件事，尤其是他的婚姻。

“哦，别给我谈伯金，”海里戴尖声说，“他让我讨厌。他与基督一样坏。‘天啊，我怎么才可以得救啊！’”

说着他醉熏熏地窃笑起来。

“你还记得他常写的信吗？”那俄国人速度很快地说，“‘欲望是不可战胜的’。”

“啊，对！”海里戴叫道，“太好了！我口袋里还有一封呢。肯定有。”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堆纸来。

“肯定我有！呃，天啊，是有一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杰拉德和戈珍精力集中地看着他们。

“啊，太妙了，真妙，呃！别逗我笑，米纳蒂，它让我打嗝儿，嗝儿！”大家都笑了。

“他信中怎么说？”米纳蒂凑过去，松散的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她那又小又长的头看起来很不体面，尤其是露出耳朵时更是如此。

“等等，等等！不，不，我不让你看，我来念。我念最好听的那一段。嗝儿！天啊，让我喝点水，嗝儿！啊，我没治了！”

“是不是谈黑暗与光明的结合，还有，腐蚀流？”马克西姆说话很快但吐字很准。

“我想是的。”米纳蒂说。

“哦，是吗？我都忘了——嗝儿——是那封，”海里戴说着摊开了信。“嗝儿——是的，这真是太妙了！这是最妙的一封。‘每个民族都有这么一句话。’”他像念《圣经》的牧师那样缓慢、清晰地念着信，“‘毁灭将会战胜任何其它欲望。在每个人身上，这种欲望就是毁灭自身的欲望’——嗝儿——”他停下来看着大家。

“我倒希望他先毁灭自己做个榜样看看。”那俄国人很快地说。海里戴窃笑着，有气无力地向后仰着头。

“可别让他毁灭，”米纳蒂说，“他已经够瘦的了，只剩一把骨头渣儿了。”

“哦，很好！我很爱读这种信！我相信它治好了我的病，不打嗝儿了！”海里戴尖叫着。“听我继续念，‘这是一种衰退的过程，退回原先状态，随着腐蚀流回归，回归到生命的基本状态——’啊，我确实觉得这太神奇了，超过《圣经》了。”

“对，腐蚀流这句话，”俄国人说，“我记住它了。”

“他老是讲什么腐蚀，”米纳蒂说，“他肯定很堕落，否则脑子里就不会有那么多。”

“非常对！”俄国人说。

“让我念下去！哦，这一段最妙不过！听着。‘是在这大退化中，在生命体的退化中，我们获得了知识，超越了知识，获得了至深的感觉，这是一种狂喜。’哦，我总感觉这些话荒唐得出奇。你们不认为是这样吗？这些话像耶稣说的。‘那么，裘里斯，你想要和米纳蒂产生这种退化的狂喜，你就必须去争取，直到得到了它。当然，你身上一定也有一种活生生的积极创造欲——非常忠诚的关系，当活跃的腐蚀之花凋谢后。’我不知道这些腐蚀之花是什么。米纳蒂，你是这样的花。”

“谢谢，那你呢？”

“啊，我是另一种，按照这封信说的我一定是！我们都是——嗝儿——恶之花！这太妙了，伯金是一座折磨人的监牢，折磨人的庞巴多——嗝儿！”

“接着念下去，”马克西姆说，“下面的话肯定很有意思。”

“我认为这么写太可怕了。”米纳蒂说。

“是啊，我也觉得是，”俄国人说，“他是个狂妄自大的人，当然这显示出他的宗教疯狂症，他认为他是人类的救星。接着念。”

“当然了，”海里戴拖长声音道，“‘当然了，我一生中都有幸福和宽容追随着——。’”海里戴停下来笑着，然后又像个牧师一样拖长声音念着。“‘我们这种欲望一定会消失的，因为这种毁灭的激情会粉碎，把我们一点点地粉碎——亲热只是为了毁灭，性成了退化的手段，把男人和女人这两种基本因素高度复杂的统一体削弱——削弱旧的观念，回归到野性的感觉中去，不断地寻求在黑暗的感知中失去自我。盲目地、无限地被毁灭的烈火燃烧，希望被火烧尽。’”

“我要走了。”戈珍对杰拉德边说边打手式叫来侍从。她眼睛发亮，脸颊绯红。海里戴像牧师一样一字一句地朗读伯金的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声音清晰而宏亮，这让她感到热血沸腾，令她发狂。

杰拉德付款时，她站起身向海里戴桌边走去。他们抬头看着她。

“请原谅，”她说，“你念的是真正的信吗？”

“哦，是的，”海里戴说，“的确是真的。”

“我看看可以吗？”

海里戴着了迷似地傻笑着把信递给她。

“谢谢。”她说。

说完她拿着信要离开咖啡馆，她从容地从桌子中间穿过，走出了这灯火辉煌的屋子。许久人们才意识到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儿。

海里戴桌旁发出轻蔑的“呸”声，随后这个角落的人们都冲戈珍的背影唾起来。她墨绿与银灰相间的衣服很时髦，帽子是嫩绿色的，就像昆虫的壳，但帽沿儿却是深绿的，带着一圈银边。她的外衣是墨绿的，微微发光，毛领子高高竖着，衣服镶着银色与黑色的绸边儿。她的袜子和鞋子是银灰色的。她缓缓、冷漠地向门口走去。侍从礼貌地为她开门并守在门边伺候，在她吩咐下到便道旁打个口哨唤来出租车。车上的两盏灯像两只眼睛一样立刻转向她。

杰拉德在唾啐声中赶出来，他知道戈珍没有错，他听到米纳蒂说：

“去，把信从她那儿找回来。没见过这种事！向她要回来。去告诉杰拉德·克里奇，他走了，让他去要。”

戈珍走到车门边，侍从为她打开了门。

“去旅馆吗？”她问匆匆赶来的杰拉德。

“随你便。”他说。

“好！”她说。然后对司机说，“去瓦格斯塔夫——巴顿大街。”

司机点点头，放下车盖。

戈珍装做冷漠，和所有衣着华贵、目空一切的女人一样进了汽车。杰拉德也跟了进去。

“你忘了那侍从。”她冷冷地提醒了一声。杰拉德赶忙给了侍从一个先令。侍从行了个礼。车开动了。

“他们搞什么鬼？”杰拉德不明白地问。

“我拿了伯金的信就走了。”她看着手中揉烂了的信说。

他显出满意的神情。

“啊！”他说，“太好了！一群蠢驴！”

“我真想杀了他们！”她冲动地说，“一群狗！他们是一群狗！卢伯特真傻，怎么能给他们写这样的信？！他为什么非向这群下等人暴露思想？太不能让人忍受了。”

杰拉德揣摸着她这奇怪的激情。

她不愿在伦敦再呆了。他们要乘早车离开。在火车经过大桥时，她望着铁桥下的河水叫道：

“我再也不想见到这龌龊的城市了，我无法忍受这地方。”

第二十九章 陆地上

出发前几个星期里，厄秀拉心头一直悬着一个想法。她不是她自己了——什么也不是。她是一种将要获得生命的东西，很快，很快就会这样。这一切就要到来。

她去看望自己的父母。这是一次尴尬的令人失望的会面，不像重逢倒像是离别。他们都显得糊里糊涂，飘忽不定，在要将他们分开的命运面前毫无办法。

她稀里糊涂地同伯金来到伦敦，伦敦在她脑海中变得一片模糊，后来坐火车到了多佛，直到上了从多佛开往奥斯坦德的船她才真正清醒过来。一切都像一场梦。

现在，她在黑洞洞、风声呼呼的夜色中站在船尾上，海水在脚下翻滚。她注视着英国海岸上忽闪忽闪冰冷的灯光，看着那么多小光点渐渐消失在黑夜中，她才意识到她的心从混沌状态清醒了。

“到前面去好吗？”伯金问。他想到船头去。于是他们离开了船尾，不再凝望那远方的英国大地上闪烁着的火光，而是把头转向前方迷茫的夜空。

他们又来到前甲板上。船头轻轻地划破海面，天很冷，夜很黑。在夜色中伯金注意到一处有遮掩的地方，那儿放着一大堆绳子，离船头很近。他们相拥着坐下，用一条毯子把他们裹起来，他们相互依偎着、依偎着，他们几乎要溶入对方体内，成为一体。

一个水手踏着船舷走了过来，他的身影和天一样黑，没法看清他。好久他们才勉强看到他苍白的脸。他也感觉这儿有人，停住了脚步，小心地弯腰向前探去。当他的脸凑近时，他也看清了他们的脸。于是他像个幽灵一样缩了回去。他们看着他，没说

话。

他们似乎淹没在无尽的黑暗中。没有天空，没有大地，只有可怕的黑暗。他们就像一粒生命种子顺着无底的黑暗空间昏昏然掉下去。

船头仍然穿破海面，发出微弱的响声，冲向黑暗，它无知、无视，只是向前冲着。他们忘了这是在什么地方，忘了一切，只感觉到这条滑向黑暗的痕迹。

厄秀拉觉得那无尽的黑暗主宰了一切。在这无尽的黑暗中，她心中闪烁着渺茫的天堂的灿烂光芒。她的心溢满了这美妙的光芒，像黑暗中金色的蜜，温暖甘甜。但这光芒不是照耀着这个世界，而是照耀着未知的天堂。她要去那儿，那是个美好的地方，这生活的快乐是未知的，但她一定会拥有。欣欣然中她猛然冲他扬起脸，他吻了她的脸。她的脸那么冰冷，那么清新，那么纯洁，吻她的脸就像吻大海上的浪花。

可是他没法像她一样用一种超前意识感觉到快乐的喜悦。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过程。他正沉入无尽的黑暗中，就像一块陨石从高高的空中坠落下去。世界分成了两半，他像一颗无光的星从可怕的空中掉下去。未知的东西不属于他。他彻底为这条轨道所屈服。

恍惚中他躺着搂紧了厄秀拉。他的脸贴着她柔顺、光滑的头发，他能感觉出她头发的清香夹杂着海水与夜空的馨香。他的心平静了，随着没入黑暗，他安定了。这是第一次，一种完全、绝对的安静进入他的心灵，超度了生命。

甲板上一阵骚乱，吓了他们一跳，他们匆忙站了起来。黑暗中他们两人拥到了一起。但是，她心中闪烁的仍是天堂的光芒，而他心里则是痛苦的黑暗沉寂。这就是一切的一切。

他们站起身向前方望去。黑暗中闪着微弱的灯光。他们又回到了世界上。这既不使她心中欢乐，也不使他寂静。这是现实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界的表露，但又不是旧的世界。因为他们心中的欢乐和寂静是永远不变的。

船在黑夜中靠岸就像从冥河的船上下到阴暗的地狱中一样。这黑暗的地方灯火阑珊，脚下铺着木板，到处都是一副凄惨景象。厄秀拉看到了黑夜中苍白神秘的几个大字“奥斯坦德”。每个人都盲目向外挤着，在黑夜中撞着。搬运工用蹩脚的英语呼喊，扛着沉重的包裹向港外运，苍白的罩衣看上去像鬼影。厄秀拉和几百名鬼一样的人站在栏杆里，黑暗中到处是行李包和鬼影样的人，而栏杆的另一面则是头戴尖顶帽、留着胡子脸色苍白的官员，他翻弄着行李中的东西，然后用粉笔不认真地划上记号。

这些事完毕后，伯金拿过手提包，他们就离开了，搬运夫跟在他们身后。他们穿过一条大门道，来到了夜色的旷野中。啊，这是火车站台！黑夜中人们在不耐烦地喊叫着，幽灵们仍在火车之间晃动。

“科隆——柏林”。厄秀拉看清了高高的火车牌子上的字。

“我们到了。”伯金说。她又看到旁边的火车牌：“阿尔萨斯——罗斯林金——卢森堡，麦兹——巴塞尔”。

“就是那车，到巴塞尔！”

搬运夫忙跟了上来。

“到巴塞尔，二等车厢？就这辆！”说完他爬上高高的火车，他们跟他上去。不少包厢已挤满了人，不过还有一些空着，里边光线很暗，放好东西，他们付了搬运夫小费。

“还要多长时间开车？”伯金看看表问搬运夫。

“半个小时。”穿蓝工装的搬运夫说完就走了，他人长得丑，而且态度生硬。

“来，”伯金说，“天冷，咱们吃点东西吧。”

站台上有一辆供应咖啡的小货车。他们喝着浓浓的热咖啡，吃夹火腿的面包。厄秀拉咬了一大口，几乎弄歪了下巴。他们在

高大的火车边散步，这一切太陌生了，一片荒芜，好像在地狱中，灰色，灰色，可恶的灰色，荒芜，凄凉，到处都是这种阴郁的景象。

火车带着他们在黑暗中运行。厄秀拉意识到这是在平原上，这是欧洲大陆那潮湿、平缓、阴郁的黑暗平原。他们觉得十分奇怪。这么快就到布鲁支了！接着又是黑夜笼罩下的平原，偶尔经过沉睡的农田、枯干的白杨和荒芜的公路。她抓着伯金的手诧异地坐着。他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像个幽灵，时而看看窗外，时而合上双眼。

窗外闪过微弱的灯光——根特站！站台上有几个幽灵在晃动，然后是铃声，再后车又在黑夜中穿行。厄秀拉发现有个人拿着东西穿过铁路边的农田向黑乎乎的农舍走去。她想起了玛斯庄，想起考塞西旧日舒心的田园生活。天啊，她距童年太遥远了，她还要走多远的路啊！人一生中都要这么不停地走下去。那时她还是孩子，生活在考塞西和玛斯庄，那是多么熟悉的记忆啊。她还记得女友蒂丽在那间古老的起居室中给她吃抹了奶油和红糖的面包，起居室中外祖父的钟上挂着一只装有两朵粉红玫瑰的篮子。可现在，她正和伯金这个陌生人一起向着未知的世界走去。童年与现实，真是相距太远了，她几乎因此失去了自己，那个在考塞西教堂院子里玩耍的孩子，只是过去的一只小动物而不是她自己。

布鲁塞尔到了，半个小时吃早餐。他们下了车。车站上的大钟指向六点。他们在空荡荡的饮料厅用了咖啡和抹蜂蜜的面包圈。这里太阴郁，总是这么凄凉、肮脏，一个荒凉的巨大空间。可她在这儿用热水洗了手脸，还梳了头，总算有点运气。

他们很快又上了火车继续赶路。拂晓，天发白了。车厢里开始有人讲话，这是些高大、衣着华贵、留着棕色胡子的比利时商人，他们那难听的法语让厄秀拉恶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火车几乎是缓缓钻出黑暗的：先是进入微熹，然后一点点进入白天。树木渐渐显形了，然后是一间白房子，非常清楚。天完全亮了！随后她看到了一座村庄——不断有房屋闪过。真是累死人！

外面是农田和草场，光秃秃的树林、灌木丛和赤裸裸的房屋。没有新东西，新世界。她仍然在旧世界中穿行，这冬天沉寂而阴郁。

她的手在毯子下抓住他的手。他的手指有了反应，他把目光转向了她。她看着伯金。这张脸苍白、镇静，给人以永恒的感觉。真黑，他的眼睛像夜一样黑，像另一个不可触摸的世界！啊，如果他是世界，如果世界是他，那该多好！如果他能唤醒一个世界，那将属于他们俩！

比利时人下车了，火车继续前行。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麦兹。可她什么也没看到，她什么也看不到，她的心没在外面。

他们终于到了巴塞尔，住进了旅馆。他们早上下的车。她还是觉得迷迷糊糊的，好像还在过去中。她站在桥上，看到了街道和河水。可这些没有意义。她记得有些商店——一家商店挂满了图画，另一家卖桔红色的丝绒和貂皮。可这又有什么意义？什么意义都没有。

直到又上了火车她才安定下来。只要是向前行进她就觉得高兴。火车过了苏黎世，然后又在积雪很厚的山下行驶。终于快到了。到那另一个世界了。

因斯布鲁克笼罩在大雪中，沉寂在夜幕下。火车里太热，让人窒息。他们坐乘橇滑行。这儿的旅馆廊檐下闪着金色的灯光，就像到家一样。

进到厅里时他们开心地笑了。这儿人很多，生意也很多。

“您知道从巴黎来的英国人克里奇夫妇到了吗？”伯金用德语

问。

行李工人想了一会刚要回答，厄秀拉就看见戈珍正走下楼梯，她身着闪闪发光的黑大衣，领子是灰皮毛的。

“戈珍！戈珍！”她挥手喊着向楼梯跑去。

戈珍扶栏往下看，她立刻失去了那副优雅、端庄的神态，眼睛也亮了。

“厄秀拉！”她大叫。戈珍往下跑，厄秀拉往上跑。她们在楼梯转弯处相遇了，大喊大叫，高兴地亲吻着。

“可是！”戈珍说，“我们以为你们明天才到呢！我打算去车站迎你们的。”

“不用了，我们现在到了！”厄秀拉叫着，“这儿很美！”

“是啊！”戈珍说，“杰拉德有事出去了。厄秀拉，你们累坏了吧？”

“还好，不太累。只是我这样子有点难看，是吗？”

“不，没有。你看上去精神很好。我很喜欢这顶皮帽子！”她打量着厄秀拉，她身穿一件带有厚实的棕毛领子的大衣，头戴一顶柔软的棕色皮帽。

“你呢？”厄秀拉大叫，“你知道你是一副什么样子？”

戈珍又做出不太在意的神态。

“你喜欢吗？”

“这样太好了！”厄秀拉不无调侃地说。

“上去呢，还是下去？”伯金问。姐妹二人手挽着手站在通往第一层楼梯的阶梯上，不仅挡了别人的路，还给下面大厅里的人提供了取乐的机会，从搬运工到身着黑衣的胖犹太人。

两个人慢慢地向上走去，伯金和侍从跟在后面。

“二楼吗？”戈珍回头问。

“三楼，太太，坐电梯！”说完侍从先走进电梯。可她们并没理会，依然聊着天朝三楼走。那侍从很生气地跟了上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两姐妹相见竟那么高兴，真让人不可思议，倒像是相隔很久的相遇，两股孤独力量联合起来对付整个世界。伯金疑惑地在旁边观察着她们。

等他们洗完澡换好衣服后，杰拉德来了。他看上去红光满面，像雾霭中升起的红日。

“去同杰拉德吸烟吧，”厄秀拉对伯金说，“我们要聊聊。”

然后姐妹二人就坐在戈珍的卧室中谈论起衣服和各自的经历。戈珍对厄秀拉讲起咖啡馆里人们念伯金信的那件事。厄秀拉听完吓了一跳。

“那信呢？”她问。

“在我这儿。”戈珍说。

“给我行吗？”她说。

戈珍却沉默了许久才说话。

“你真想要它，厄秀拉？”她问。

“我想看看。”厄秀拉说。

“当然行。”戈珍说。

直到现在，她都不敢承认她想保存这信，作个纪念或当作一种预言。可厄秀拉明白她的心思，觉得不高兴，所以就没再提这事儿了。

“在巴黎你们都干什么了？”厄秀拉问。

“哦，”戈珍简单地说，“没什么。一天晚上在芬妮·巴斯的画室里开了一个晚会。”

“是吗？你和杰拉德都去了？还有谁，告诉我。”

“哦，”戈珍说，“挺没意思。你知道芬妮如痴如醉地爱着那个叫比利·麦克法兰的画家。有他，芬妮就什么都不在乎，尽情地玩。那晚会简直太精彩了！当然，人人都喝醉了——可我们醉得有意义，跟那帮混蛋不一样。因为我們是有身份的，所以情况就不同。有个非常好的罗马尼亚朋友，他喝得醉醺醺的，爬到画

室的高梯子上发表了很绝妙的演说。真的，厄秀拉，太精彩了！他刚开始说的是法文——生活，就是被禁锢的灵魂——他声音很好听，他长得也漂亮。可一会儿他就讲起了罗马尼亚语，没人能听懂。但他却讲得津津有味。他把茶杯往地上一摔，宣布说，天啊，他为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欢呼，上帝作证，活着是一大奇迹。知道吗，厄秀拉，就这些。”戈珍笑着。

“杰拉德感觉怎样？”厄秀拉问。

“杰拉德，老天爷，他就像阳光下的蒲公英！他激动起来就疯了似地折腾，没有一个人的腰他不抱的。真的，厄秀拉，他像丰收时那样收获每个女人。也没一个女人拒绝他。这可奇怪！你明白吗？”

厄秀拉思索了片刻，眼睛一亮。

“是的，”她说，“我可以理解。他是个极端主义者。”

“极端主义！我也是这么想！”戈珍叫道，“可说真的，厄秀拉，屋里的每个女人都甘心为他折服。詹提克利尔当时不在，甚至芬妮·巴斯也迷上了他，别看她很正经地和比利·麦克法兰恋爱着！我还从没有这么惊讶过！打那以后，我觉得我成了满屋子女人的象征。对他来说我不再是我自己，而是维多利亚女王。我一时成了所有女人的象征。这真让人吃惊！天啊，我抓住的是一个苏丹王。”

戈珍眼睛放着光芒，脸颊滚烫。她看上去很奇怪，表情里带着嘲讽。厄秀拉立刻被她吸引住了，可她又觉得焦虑。

大家准备吃晚饭了。戈珍下楼时身着鲜艳绿绸袍子，上面衬着金线，披着绿色的坎肩，头上扎着一根漂亮的黑白双色发带。她确实丰采迷人，人人都在看她。杰拉德正是最潇洒的时刻，脸色很好，容光焕发。伯金笑着瞟了他们一眼，目光中显出点烦感。厄秀拉则不在乎。他们的餐桌上似乎笼罩着魔法，似乎他们这张桌比厅里其它的桌子更明亮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喜欢这儿吗？”戈珍叫道，“这儿的雪真美！你看到没有，这儿的雪给一切都注入了生机。简直太妙了！它使你觉得自己成了超人。”

“确实如此，”厄秀拉大叫，“那是因为我们离开了英国。”

“有这么点因素吧？”

“哦，当然了，”戈珍大叫着，“在英国你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感觉，那儿总有令人不快的事。在英国你根本没办法放松，真的。”

说完她接着吃，仍很激动。

“这倒是真的，”杰拉德说，“在英国绝对没这种感觉。不过在英国我们也许没必要放松——那就有点像把火种放到火药库跟前然后不再理会它。如果人人都这么放松，会发生可怕的事情的。”

“老天！”戈珍喊着，“可是，如果英国人都像鞭炮一样爆响那不是更棒了吗？”

“不会的，”厄秀拉说，“鞭炮里的火药潮湿了，响不了——英国人意志太消沉了。”

“这我可说不准。”杰拉德说。

“我也是，”伯金说，“如果英国真的来一次大爆炸，你就得抱着脑袋逃命了。”

“不会吧。”厄秀拉说。

“等着瞧吧。”他回答。

“真是太神奇了，”戈珍说，“谢天谢地，我们离开了英国。我简直不能相信，当我踏上异国土地那一刻我激动死了。我对自己说：‘一个新的生物进入了生活。’”

“别太责怪咱们可怜的老祖宗，”杰拉德说，“别看我们咒它，可我非常爱它。”

厄秀拉看来这话有点讥讽的味道。

“可能是吧，”伯金说，“可这种该死的爱太让人痛心——就像爱一对患了绝症的老父母。”

戈珍睁大黑眼睛看着伯金。

“你认为没救了？”她很直率地问。

伯金没有回答，他不想回答这样的问题。

“天知道英国还可以挽救。这太不现实了，没什么希望了。如果没有英国人，英国还可能有救。”

“你觉得英国人会消亡吗？”戈珍追问。她对她的回答颇有兴趣。也许她问的正是她的命运。她黑色的眼睛盯着伯金，似乎要从他身上看出未来的真理，如占卜一样。

伯金脸色苍白，勉强地回答道：

“这个——除了消亡没有别的？他们需要带着英国标记消亡，不管怎样。”

“可是，按你的说法，怎么个‘消亡’法？”

“对了，你是说换换思想？”杰拉德插嘴道。

“没有啊，为什么要那样？”伯金说，“我是个英国人，我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不能谈论英国，我只能谈论我自己。”

“是的，”戈珍轻轻地说，“你爱英国，非常爱，非常爱，卢伯特。”

“可是我离开了它。”他说。

“不，只是暂时，你会回去的。”杰拉德认真地点点头道。

“人们都说连虱子都要离开快死的肉体，”伯金神情痛苦地说，“所以我要离开英国。”

“可是你还要回去的。”戈珍嘲弄地说。

“那是我倒霉。”他回答。

“他这是同自己祖国赌气呢！”杰拉德打趣说。

“嗨，这儿有个爱国人士！”戈珍有点嘲讽地说。

伯金不再说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戈珍又注视了他片刻，然后转过脸去。完了，他不再相信她，她没法从他这儿得知命运。她现在觉得十分玩世不恭。她看看杰拉德，感觉他像一块镭一样奇妙。她感觉可以通过这块致命的、无情的金属毁灭自己从而获得一切知识。她为自己这个怪想法不禁失笑。如果她毁了自己她还能做什么？如果说精神和完整的生命是可以毁灭的话，那物质可是不灭的。

他一时间显得神采飞扬却又心不在焉，有点疑惑。她伸出裹着绿色薄纱的胳膊，用敏感、艺术家才有的手指尖摸着他的下颏。

“那是些什么呢？”她奇怪、故意地笑问道。

“什么？”他突然睁大眼睛问。

“你的思想。”

杰拉德如梦刚醒的样子。

“我没有思想。”他说。

“真的！”她笑道。

在伯金看来，她那一摸相当于杀了杰拉德。

“好啦，”戈珍叫道，“让我们为英吉利干杯吧！为大不列颠干杯吧！”

她的声音显得十分失望。杰拉德笑着往杯子里倒上酒。

“我想伯金的意思是，”他说，“作为国家的英国必须消亡，而英国人作为个人可以生存，还有——”

“超国家——”戈珍插嘴道，说完扮个鬼脸，举起她的杯子。

第二天他们在深谷尽头的霍亨豪森小站下了车。那儿到处白雪皑皑，简直是一个银色的摇篮，清新、冰天雪地的世界，黑色的岩石、银白的山峦直绵延到淡蓝的天边。

他们踏上空荡荡的站台，只见铺天盖地的大雪还在飞扬。戈珍颤抖着，几乎心都是冰冷的。

“天啊，德国人。”她说，忽然转身亲切地对杰拉德说：

“你的目的达到了。”

“你说什么？”

她摆个手式指指周围说：

“你瞧啊！”

她几乎不敢再往前走了。他笑了。

他们来到了山的怀抱中。雪被从两边的高山顶上铺下来，人
在这个雪谷中显得非常渺小。雪山峡谷，闪耀着奇异的光芒，肃
静、沉寂。

“这儿让人感到渺小、孤独。”厄秀拉拉住伯金的胳膊说。

“你不后悔来这儿吧？”杰拉德问戈珍。

她显出怀疑的神情。他们走出了雪谷中的车站。

“嗨，”杰拉德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这可太好了。那是我
们的雪橇，我们必须再走一段，才能到路上。”

戈珍一向犹豫不决，这回她却学着杰拉德的样子把厚厚的大
衣甩到雪橇上，随后出发了。她突然昂起头，沿着雪路跑起来，
边跑边把帽子摘下来。她鲜艳的绿衣服随风飘起，她厚厚的红袜
子在雪地上显得格外夺目。杰拉德看着她；她似乎是向着自己的
归宿奔去，把他抛在了身后，他让先她跑出一段，然后飞快地追
上去。

雪很厚，四下里一片死寂。深埋在积雪中的梯罗尔房屋那宽
大的房檐上垂着好看的冰柱。农妇们穿着长裙，裹着披肩，穿着
厚厚的靴子走过来。他们停住脚步，看着这个瘦弱但有主见的姑
娘从追上她的男人身边跑掉，而那男人却没有办法。

他们穿过那百叶窗板和阳台涂过油漆的小饭馆还有几间半埋
在雪中的农舍，又穿过撑着篷子的桥边的锯木厂。他们走上桥过
了河，冲向没有人迹的雪野。这儿一片肃穆，银装素裹，真让人
激动不已。这寂静感染了人的心灵，冷冻了人的心，太可怕了。

“但不管怎样，这地方太美了。”戈珍目光奇特、意味深长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看着他，使他心跳加快。

“非常好。”他说。

他们很快走到白雪覆盖的公路上，路上每隔一段便插着一根干树枝。似乎有一股强烈的电流遍布他全身，肌肉充了电一般，双手充满了力量。他和她像是一股强电流的两极分开走着。但他们觉得有充足的力量冲破生活的障碍，跳到禁区中再跳出来。

伯金和厄秀拉也在踏雪前行。他们超过了一些滑雪橇的人。厄秀拉异常高兴，她还不时地转身拉住伯金，生怕他摔倒。

“我从来没想到会是这样一幅景象，”她说，“这可是另一个世界。”

一些雪橇“咣咣”响着超过了他们。他们踏上了白雪覆盖的草地。又跑了大约一英里，他们才在崖畔半埋在雪中的粉红色寺庙边追上戈珍和杰拉德。

他们来到一条溪谷中。这里有黑色的石壁，白雪覆盖的河流，头上是一线青天。他们踩着“吱吱”作响的木桥前进，再次穿越雪野，然后慢慢上山。拉雪橇的马走得很快，车夫在一旁抽动着“嘎嘎”作响的马鞭，嘴里发出古怪的“嚯嚯”声。直到他们再次进入雪谷中，石壁才消失了。他们缓缓地向上走着。这儿的下午很冷，阳光投下一道道阴影。群山寂静，遍地的白雪反射着刺眼的光芒。这沉寂的峡谷中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建筑，墙是棕色木头做的，顶子盖着积雪，很沉，在雪野深处，像一场梦。它像一块从陡坡上滚下的岩石，只不过外形象房子，现在埋在雪中。简直无法相信人能住在里面而不被这可怕的积雪、寂静和怒吼的狂风所压倒。

他们终于来到了一块白雪覆盖的高地上，这儿高耸着几座雪峰，看上去酷似一朵盛开的白玫瑰花瓣儿。人们高兴地大喊着来到门边，旅馆的地板快让他们踏破了，通道里沾满了湿漉漉的泥雪，可屋里给人一种踏实感，很暖和。

新来的客人随着女服务员上了光秃秃的木楼梯。戈珍和杰拉德住了头一间卧房。进去以后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一间很小的木制房屋，没什么摆设，房间里闪着金色的木质光芒：地板、四壁、房顶、门都是涂过油的松木，金光闪闪，一派暖色调。门对面是一扇窗户，窗的位置很低，因为房顶是斜的。倾斜的屋顶下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洗手盆，一只罐子，再过去是一张摆着镜子的桌子。门两边各有一张床，床上放着厚厚的印有绿方格图案的枕头，这种枕头很大。

就这些，没有衣橱，没有一点生活的气息。他们就这样被关进了这座金色的木制牢房，里面只有两张铺着绿方格床垫的床，两人对视着笑了，这不异于与世隔绝了，真可怕。

一个男人敲门送来了行李。他很壮，颧骨宽大，脸色苍白，留着粗粗的金黄胡子。戈珍看着他默默地放下行李包，然后步履沉重地走了。

“还不算太坏，是吗？”杰拉德问。

卧室并不太暖和，戈珍有点发抖。

“很好，”她含糊地说，“看这墙板的形状，太妙了，我们像是住进核桃壳里。”

他站着，摸着自己的短胡须看她，身体微微向后仰着，敏锐的目光注视着她，他这时完全被激情包围着，这激情像一种不祥。

她走过去，好奇地蹲在窗前。

“啊，可这——”她不禁痛苦地叫了出来。

眼前是一座封闭的山谷，上方是苍穹，巨大的黑岩石山坡上覆盖着白雪，顶头是一堵白墙，像是地球的肚皮，暮色中两座巅峰在熠熠发光。正对面是沉寂的雪谷，两崖畔是参差不齐的松树，犹如谷地四周的毛发。这雪谷一直延伸到尽头，积雪的石墙和峰顶如剑一般冲向天空。这儿是世界的中心、焦点和肚皮，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儿的土地属于上天，纯洁、无法靠近，更无法超越。

这幅图像让戈珍心驰神往。她蹲在窗前，发呆地用双手捧住脸向外面看。她终于来了，到了她渴望的地方，她在这儿完成了她的冒险，像一块水晶石没入在白雪中。

杰拉德弯下腰来从她头上边向外看。他看着那大雪覆盖的山谷和苍穹下的山峰，这儿是世界的尽头，没有出路。恐怖的寂静和寒冷、暮色中刺眼的白光包围了他。他感到寂寞。她走了，彻底离他而去了。于是他觉得心头笼罩着冰冷的白雪。可她依然蹲在窗前，像圣殿的幽灵。

“喜欢这儿吗？”他语调冷漠、生硬地问。她最少应该意识到他和她在一起。可她却把柔和、冷漠的脸扭向一边，躲开他的目光。他知道她眼里含着泪水。她的泪水是她那奇特的信仰所至，在她的信仰面前他一文不值。

突然，他用手捧起她的脸，让她看着他。她睁大蓝色的眼睛，泪水汪汪地看着他，好像她受了委屈。透过泪帘，她恐慌地看着他。他淡蓝色的眼睛射出锐利的目光，他的瞳孔不大，神情异常。她张着嘴，艰难地喘着气。

激情不断地撞击着，就像铜钟，敲打着他的心，那么强烈、那么固执、不可抵抗。他的双膝变得铜钟一样坚实。他的心像钟一样敲着。他注视着柔和的脸。她的双唇微微张开，双目圆睁着，似乎受到了入侵。她的下巴在他手中变得极为温柔、光滑。他觉得自己像严冬一样残酷，他的双手就像坚硬的金属一样不可战胜，别想挣开他的手。

他把她抱起来，她的身体柔软、没有生机、丝毫没动，她含泪的眼睛一直惊慌地大睁着，好像被什么吓坏了。他非常健壮，似乎体内注入了超自然的力量。

他托起她，搂住她，她的身子柔软无力，靠在他身上，这欲望沉甸甸地压在他铜一样的肢体上，如果他的欲望不能满足，他

就会被压折。她的身子挣扎着要离开他的怀抱。一时他心头燃起冰冷的怒火，于是他铁一样的手臂抱住了她。就是毁了她也不能让她拒绝。

他那巨大的力量使她无法抗拒。她放松了，软绵绵的，昏昏然大口喘气。在他眼里她太美了，太让人着迷了，他宁可一生受折磨，也不愿放弃一秒钟这样无比美妙的享受。

“天啊，”他的脸变形了，“接下来怎么办？”

她静静地躺着，像个孩子，黑黑的眼睛看着他。她此时很茫然。

“我永远爱你。”他看着她说。

可她似乎没听见。她躺着看他，就像看一个她永远也不会懂的东西：就像一个孩子看一个大人，不愿意理解，只是服从。

他吻她，吻她的眼睛，他不让她再看他。他现在渴望什么，希望她承认他、对他有所表示、接受他。可她只是平静地躺着，不理他，就像一个孩子，顺从了他但却无法理解他，他觉得迷惘。他又吻了她。

“我们下去喝些咖啡，吃些蛋糕好吗？”他问。

暮色渐渐变暗，弥漫到窗边。她闭上眼睛，关上了幻想的闸门，又睁开眼睛来观察普通的世界。

“好吧。”她打起精神，简单地回答。说完她走到窗前。蓝色的夜影笼罩着雪谷和山坡。可高耸的山峰顶端却呈现出玫瑰色，像花朵在天际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可爱而又遥远。

戈珍欣赏着这美丽的景色，她明白，蓝色的天光下这一朵朵玫瑰样的雪中花朵是永远存在的，永远这么美。她知道这有多美，她懂，可她不属于这美景。她被排除在这美景之外，她与这无关。

她依恋地又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拨弄自己的头发。他已经打开行李等着她，看着她。她知道他在看她，这使她手忙脚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很不自然。

他们下了楼，目光有神，那神态看上去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他们发现伯金和厄秀拉正坐在角落的一张长桌前等他们。

“他们看上去是那么好、那么合适的一对儿。在她眼里他们是两个小孩。”戈珍不由自主地生起妒意。她羡慕他们那从容的神情，他们像孩子一样满足，可她却不能。

“多香的蛋糕啊！”厄秀拉贪婪地叫着，“太好了！”

“是啊。”戈珍说。然后又对服务员说：“我们要咖啡和蛋糕。”

她坐在杰拉德身旁，伯金看着他们，很心疼他们。

“杰拉德，我认为这儿的确不错，”他说，“光彩夺目、神奇、美妙、不可思议，德文的形容词全都用上了。”

杰拉德微笑着说：“我挺喜欢这儿。”

厅里三面都摆着桌子，木头桌子已擦出了白木茬。餐厅不算太小，有一个小饭柜，就像在乡间饭馆中一样。不过，这儿设施很简单，屋子显得很空旷。房子的四壁、房顶和地板都是刷过漆的木板做的。仅有的家具就是三面环列着的桌子、板凳和一只绿色的大火炉，饭柜和门在另一面。窗户是双层的，已经傍晚了，还没挂窗帘。伯金和厄秀拉背靠漆过的木墙，而杰拉德和戈珍则坐在他们旁边的墙角中，挨着火炉。

咖啡来了，热气腾腾，很不错，还有一块圆蛋糕。

“整块的蛋糕！”厄秀拉叫着，“你们那个比我们这个多！我们得瓜分一点儿。”

这里还有十个人。伯金发现，他们中有两位艺术家，三个学生，一对夫妇，一位教授和他的两个女儿，都是德国人。他们四个英国人是新来的，占着有利的位置上观察这几个德国人。德国人在门口窥视了一下，对服务员说句什么就走了。现在不是吃饭时间，所以他们没来到厅里，而是换了靴子到娱乐厅去玩了。

英国人可以听到偶尔传来的齐特拉琴声、胡乱弹出来的钢琴声和说笑、喊叫及歌声，不过不太清晰。整座建筑都是木制的，一点都不隔音，就像一只鼓一样。不过声音散开后倒不像鼓声那样增大，而是减小。所以齐特拉琴声听起来很弱，像是在很远的地方传来。钢琴声也不大，可能是一架极小的古钢琴吧。

喝完咖啡店主来了。他是梯罗尔省人，膀大腰圆，面部扁平，苍白的脸上长满了麻子，胡须很重。

“不愿到娱乐厅跟别的女士和先生们见见面吗？”他弯下腰笑着问，露出一口坚硬的牙齿。他的蓝眼睛很快地在人们脸上扫视着，他觉得尴尬，因为他不会说英语，也不知道是否用法语讲话。他想知道这些英国人怎么想。

“我们到娱乐厅跟别人见见面吗？”杰拉德笑着重复道。

人们犹豫了片刻。

“我想还是最好——最好主动点。”伯金说。

两位女士不好意思地站起身。那宽肩膀黑甲壳虫般的店主恭维地引路向发出声响的地方走去。他打开门把这四位生客让进娱乐厅。

房间里突然寂静下来，那群人感到很不自在。新来的人意识到几双眼睛在看着他们。店主向其中一位精力充沛、留着大胡子的小个子低声说：

“教授先生，让我来引见一下好吗？”

教授先生立刻反应过来。他冲几位英国人鞠了一大躬，友好地笑了。

“先生们愿意和我们一起吗？”他很友善地问。

四个英国人笑着，站在屋子中央。杰拉德代表大伙儿表示很愿意加入他们的游戏。戈珍和厄秀拉很激动，她们觉得所有男人们都在注意她们，于是她们昂起头无视一切，感觉像女王一样。

教授介绍了在场的人。大家相互鞠躬致意。教授的两个女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头很高，皮肤光洁，很像健美运动员。她们身着样式简单的墨绿外罩和深草绿色裙子，脖子细长而结实，目光清澈，头发梳理得很有条理。她们红着脸鞠了个躬，然后退到后面去。那三个学生礼貌地鞠了躬，想给人留下有着良好修养的印象。最后上来一个瘦小伙子，他皮肤黝黑，眼睛很大，怪里怪气的，像个孩子又像只猴子一样敏捷，显得不很合群。他微微欠了欠身算是见了礼。他的伙伴是个皮肤白净净的大个子青年，衣着讲究。他鞠躬时脸红到了耳根。

礼节总算结束了。

“洛克先生刚才正给我们用科隆方言背诵呢。”教授说。

“请原谅，我们打断了他的背诵。”杰拉德说，“我们很想听。”

于是大家又鞠躬又让座。戈珍和厄秀拉，杰拉德和伯金坐在靠墙根厚厚的沙发中。屋里四壁都是油过的镶板，跟旅店里其它屋子一样，屋里摆着一架钢琴，几对沙发、几把椅子，几张桌子上摆着书和杂志。除了那蓝色的大炉子，再没有什么装饰，这样反倒显得屋里十分舒适宜人。

洛克先生就是那个小男孩似的矮子，他的头很圆，看上去很机灵，一对老鼠眼滴溜溜乱转。他迅速瞟了这些陌生人一眼，一幅不屑一顾的样子。

“请继续背诵吧。”教授温和地说，但语调中显出点权威的味道。洛克弯着腰坐在钢琴凳上眨着眼没有作声。

“我们会感到非常荣幸。”这句话厄秀拉已经用德语准备了好几分钟了。

听了这句话，原本毫无表情的小矮子突然转过身来对原先的听众大讲特讲起来。他正在嘲弄地模仿一位科隆老妇人同一位铁路看道工吵架的情形。

他身体单薄，发育不全，的确像个孩子，可他的声音很成

熟，并且带着讽刺的口吻。他的动作灵活有力，表现出他对事物透彻的理解。戈珍对他的独白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她却出神地看着他。他肯定是一位艺术家，别人不会像他那样模仿得维妙维肖、活灵活现。德国人听他模仿得离奇古怪，方言说得很好，笑得前仰后合。在发疯般的狂笑中，他们礼貌地看看几位英国客人。厄秀拉惊讶地环顾四周，忍俊不禁。她看看戈珍，戈珍也看看她，两个人对视着大笑起来。洛克睁大眼睛观察大家。伯金也嘿嘿地笑了。杰拉德·克里奇挺着腰板坐着，脸上露出愉快的表情。整个屋子都充满欢笑声。教授的两个女儿那蓝色的眼睛中笑出了泪花，光洁的脸蛋儿笑得绯红。她们的父亲更是笑得让人发毛。那几个大学生笑弯了腰，头都埋到双膝中去了。又是一阵大笑，人们发疯般地笑着，教授的两个女儿笑得浑身打颤，死去活来。教授脖子上的筋都暴了起来，脸都笑紫了，到最后只有抽搐而没了声音。那几个学生突然喊了几声，喊声让一阵狂笑声代替了。忽然艺术家停止了滔滔不绝讲话，人们的笑声随之减弱，厄秀拉和戈珍在擦笑出的眼泪。教授大喊：

“太好了，太好了！”

“的确太好了。”他的女儿们有气无力地附和着。

“可我们听不懂啊。”厄秀拉叫起来。

“噢，可惜，真可惜！”教授大叫着。

“你们听不懂？”大学生总算和陌生人说话了，“真是太遗憾了，尊敬的夫人，你知道——”

新来的英国人像新添的佐料一样加入了聚会，屋里的气氛热烈起来了。大伙儿终于打成一片了，杰拉德又恢复了原样，洒脱、兴奋地聊着天，脸上放着奇异的光彩。甚至伯金也谈笑风生起来。他原本一直腼腆、拘谨，但他一直在注视着人们。

按教授的意思，大伙儿都要厄秀拉唱一首《安妮·罗丽》。人们静静地、极为尊敬地期待着。她一生中还没受过如此抬举。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珍坐在钢琴前，凭记忆为她伴奏。

厄秀拉天生一副好嗓子，但就是没有信心，总唱不好。今晚她感到自豪、无拘无束。伯金做她的坚强后盾，因此她表现得非常出色。在座的德国人使她感觉良好，信心倍增，她很自在，也很自信。她觉得自己像一只翱翔的小鸟，歌声飘扬，自己也像鸟儿欢快地乘着歌声随风飞舞。观众们热切地注视着她，于是她的歌声越发富有感情。她非常高兴，带着自豪感唱着，歌声感染了别人也感染了她自己，自己感到满意，对德国听众也充满感激。

一曲终了，德国人被这甜美忧伤的歌儿打动了，他们轻声地赞叹，钦佩之情难以言表。

“太美了！太动人了！啊，苏格兰式的痛苦表达得那么真切。夫人的歌声真是无与伦比。夫人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了不起的艺术家！”

她觉得伯金在看她，似乎他妒忌她，心中不由得一阵激动，热血沸腾起来。她睁大眼睛，神采奕奕，就像朝阳下绽开的花朵。她就像拨云而出的太阳，心中十分幸福。在座的人春风得意，皆大欢喜。

晚饭过后，厄秀拉想出去看看外面的景色。大家都劝她不要去，因为外面很冷。可她坚持要去，她说就看一眼。

四个人穿得厚厚实实，来到一个朦胧、虚幻的世界中。这儿是黯淡的积雪和鬼影晃动的世界。确实很冷，冷得彻骨、可怕、出奇。厄秀拉不相信自己的鼻孔吸人的是空气。这种寒冷是上天存心造成的，极为凶恶，想冻死人。

雪野无声无息，在她和闪烁的繁星之间设下了一道无形的障碍。她能够看见猎户星座斜在天上，它太美妙了，几乎要让她高声大叫起来。可这太美妙了，太令人陶醉了。

周围全是积雪。但脚下的雪却异常结实，寒气渗透了鞋底。冷夜静悄悄。她想她能听到天上的星星在絮语，听到星星奏着

乐。而她自己就像这和谐运动中一只小鸟在飞呀飞。

她紧紧地依着伯金。突然她感觉到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的心在何处。

“亲爱的！”她停住脚步凝视着他。

他脸色苍白，眼睛乌黑，上方闪烁着几点星光。他发现她柔和的脸正仰视着他，离他很近。于是他温柔地吻了她。

“怎么了？”他问。

“你爱我吗？”

“很爱。”他平静地说。

她又偎近了他。

“不够。”她埋怨道。

“非常爱。”他近乎心疼地说。

“我是你的一切，难道这还不足以让你高兴起来吗？”她思索着问。他搂紧她，吻她，用轻微的声音说：

“不，我觉得像个乞丐，穷透了。”

她不语，看看星星，然后吻了他。

“可别当乞丐呀，”她央求道，“你爱我，这还不富有吗？”

“贫穷是丢人的事，对吗？”他说。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她问。他不答，只是站在从山顶上刮来的凛冽寒风中用双臂紧紧地搂着她。

“没有你，我将无法忍受这个寒冷、美丽的地方，”他说，“我无法忍受它，它会毁掉我的生命。”

听到这话，她又激动地吻了他。

“你恨这儿吗？”她迷惑不解地问。

“如果我没有你，如果你不在这儿，我就会恨。我无法接受这种现实。”他回答。

“不过这儿的人还算不错。”她说。

“我是指这寂静，这寒冷，这冰冷的永恒。”他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揣摩了一会儿。然后她的思绪与他的想法一致了，身子也情不自禁地偎进他怀中。

“是啊，不过我们在一起这么温暖，这不是很好吗？”她说。

说完他们开始往回走。他们看到旅馆那淡黄色的灯光在寂静的雪夜中闪烁，像一簇簇黄色的小浆果。让人感到那是黑暗雪地上燃烧着的一团火。旅馆后面是一片可怕的山影，像乌云遮住了群星。

他们快到旅馆时，看到有个人手提灯笼走出黑暗的房子，那金黄色的灯光为他那双雪地里的黑脚镶上一圈光环。这人的身影在雪地上显得很小时，他拉开外屋的门，里面涌出一股热乎乎的牛肉味道，直飘到寒冷的雪夜中。他们刚可以瞧见里面牛栏里有两头牛，门就关上了，一丝光线也透不出来。这副景象使厄秀拉想起家，想起玛斯庄，想起童年的生活，还想起去布鲁塞尔旅行，甚至莫名地想起了安东·斯克里宾斯基。

啊，上帝，那已经走入深渊的过去怎么让人承受得了？她能承受过去的一切吗？！她环视这寂静的雪野，空中寒星闪烁。而在一幕幻灯上映出另一个世界来，虚幻的光芒照耀着玛斯庄、考塞西和伊开斯顿，还有一个影子般的厄秀拉，这全是一出虚幻的皮影戏，像幻灯一样虚无漂渺，被一个框子圈着。她希望这些幻觉全都粉碎，永远消逝。她不要过去。她只想从天上到这儿来，和伯金在一起，而不想痛苦地从童年的沼泽中爬出。她觉得记忆和她开了一个肮脏的玩笑。为什么人要记忆，这是什么样的圣旨啊！为什么不彻底洗个澡，把过去生活的记忆和污点全冲掉，从而使人获得新生？她这是和伯金在一起，她刚刚进入生活，就在这儿，在这背负星空的雪地里。她同父母和祖先有什么关系？她知道她是一个新人，不被任何人所生养，她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与过去毫不相干。她就是她自己，纯洁无瑕，她只属于她和伯金组成的整体。他们俩共同弹奏着响亮的乐章，震撼着整个宇

宙和现实的心脏——他们从未涉足过的地方。

那个影子般的世界，那个过去的世界，哦，让它死去吧。甚至戈珍在她的新世界中也是一个与她无关的个体。她展开新的翅膀起飞了。

戈珍和杰拉德没有来。他们到门前的峡谷中去了，没有随厄秀拉和伯金上到右边的小山上。戈珍受着一种奇特欲望的主宰，只想不停地向前走，直到雪谷的尽头。然后她想攀登那银色的绝壁，翻过那绝壁，爬上那耸立在世界中心的花瓣似的峰巅，那冰雪覆盖着的神秘的峰巅。她意识到，在这奇特可怕的雪崖后面，在神秘的世界中心，在最高的群峰之间，在峰峦叠嶂的怀抱中，都有她尽善尽美的福地。只要她能单独到那儿，进入永恒的雪山、永恒的雪崖，她就会与一切溶为一体，她就会化作永恒的寂静，成为万物沉睡、永恒、冰冷的中心。

他们回到旅馆，又来到娱乐厅。她好奇地想看看里面的人在干什么。里面的男人们激起了她的好奇心，让她活跃起来。对她来说这是一种新生活的体验，一个个充满了活力。他们对她很崇拜。

屋里的人正在狂舞。他们跳的是梯罗尔省的休斯拉腾舞。这是一种拍手舞，到高潮时要把舞伴抛到空中。这些德国人多数来自慕尼黑，都是舞迷。杰拉德也跳得不错。墙角中有三把齐特拉琴一直响着，屋里人们舞成一团。教授把厄秀拉拉进跳舞的人群，高兴地又是跺脚又是拍手，在高潮的时候又以极大的热情和力量把她抛向高空。高潮到来时，甚至伯金也象个男子汉一样把教授的一位漂亮健壮的女儿抛了起来，那姑娘高兴极了。大家都在跳，在一起欢腾。

男人们的鞋后跟敲得坚实的木地板砰砰作响，拍手声和齐特拉琴声在空中回荡，吊灯周围飞舞着金色的尘土。戈珍在一旁兴高采烈地看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们停止了跳舞，洛克和大学生们出去买饮料。随着屋里响起人们的嘈嘈话语和杯盖碰撞的声音，大家大叫“干杯——干杯！”洛克四处转游起来，一会儿向女人们敬酒，一会儿又和男人们逗乐，弄得招待们手足无措。

他非常想同戈珍一起跳舞。第一眼看到她，就想跟她搭个话茬。戈珍本能地对此有所感觉，一直在等他主动邀请。但由于她总阴着脸，所以他不敢接近，反倒让戈珍认为他不喜欢她。

“夫人，跳舞吗？”洛克的那位身材细高、皮肤白皙的伙伴问。戈珍觉得他太柔弱、太胆怯了，可她很想跳。这位名叫雷特纳的白净青年很帅，但显得很不安，很可怜，这表明他有点紧张。于是她答应和这小伙子结伴跳。

齐特拉琴又响了，人们又开始起舞。杰拉德笑着和教授的一个女儿率先跳了起来。厄秀拉同一位大学生跳，伯金与教授的另一位女儿跳，教授和克莱默夫人跳，其余的男人结成一帮跳，尽管没有女伴，但同样跳得热情奔放。

由于戈珍是在同身材匀称、舞姿优美的小伙子跳舞，洛克更加生气，妒火中烧，不去看她。戈珍对此很生气，她为了掩饰，又请教授一同跳。这位教授像一头成熟、正在发情的公牛，浑身都是野劲儿。说实话，她根本没办法忍受他，可她又愿意让他带着飞速跳，愿意让他用力把自己抛向空中。教授也很高兴这样，他蓝色的眼睛奇怪地看着她，眼中充满了烈火。她恨他这种发情但又带着父爱的动物目光，可她喜欢他那一身力气。

洛克无法接近戈珍。他想同她说话，可又像隔着一堵厚墙，因此他对那个年轻的伙伴恨之入骨。雷特纳身无分文，全靠他呢。他尖刻地讥讽他，搞得雷特纳满脸通红，却不敢反抗。屋里一片欢腾，充满了热烈的气氛。

杰拉德跳得很顺了，又和教授的小女儿跳了起来。那小姑娘非常激动，她觉得杰拉德太英俊、太了不起了。他征服了她，她

就像个欢乐的小鸟，在他手中伸展着翅膀。当他要把她抛向空中时，她开始紧张，想摆脱他，这副样子把杰拉德逗乐了。最终，她简直爱他爱得发疯，话也说不清楚了。

伯金在和厄秀拉跳，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小火花，他似乎变得恶毒、若隐若现、爱嘲弄人、挑动色情、毫无礼貌。厄秀拉怕他但又迷着他。她出神地看着他，可以看出他嘲弄的目光狠狠地盯着她，他像个动物那样毫无感情、微妙地向她转过来。他那双陌生的手迅速地触到她乳房下的关键部位，然后靠着一股情欲的力量把她托向空中，几乎没有用力，而是用某种魔法。她几乎要吓昏了，一时间她感到很厌恶，这太可怕了。她要治治他的魔法。可还没等下定决心，她又屈服了，她吓坏了。他一直清楚他的所做所为，这一点她可以从他那微笑、炯炯的目光中看出来。这是他的事，她只能随他去。

当他们独处在黑暗中时，她就会觉得他身上有一种陌生、猥亵的力量向她袭来。她感到不安、厌烦。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怎么了？”她害怕地问。

他不言语，只是看着她，脸上的表情令人无法理解，令人害怕，却极具吸引力。她很想用力反抗，摆脱这张嘲弄人、无礼的脸。可她已经神魂颠倒，她只能屈从他，她想知道他到底要对她干什么。

他既让人着迷又令人反感。他眯着的眼睛中流露出的嘲弄和色迷迷的眼神让她不敢面对，她想躲开他，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去看他。

“你怎么这样？”她突然鼓起勇气，气愤地问。

他一双眼像一团火凝视着她。他又垂下眼皮，显出毫不在意的样子。然后他睁大眼，冰冷地看着她。他那副猥亵的样子令人讨厌。可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要等待。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她上床前觉察到这一点。任何可以满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性欲的东西都不该排除在外。什么叫堕落？谁在乎这个？堕落的东西确实有，可那是另一回事。现在他是那样不知羞耻、毫不拘束。一个男人，平时如此有思想、有情操，现在这样实在太可怕了。她不再想、不再回忆了，但她又觉得他实在太像个野兽了。野兽，他们俩都是！这就是堕落！她怕了。可为什么不呢？她又高兴了。为什么不像牲口一样体验全过程呢？真正地感到羞耻该有多好！没有什么事她没有体验过。她才不会感到丢人，她就是她。为什么不呢？她是自由的，一旦什么都经历过了，也就没什么可怕、羞耻的事了。

戈珍在娱乐厅中看着杰拉德，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他能够占有他可以占有的一切女人——这是他的本性。如果说他遵循一夫一妻制那才叫荒唐——他爱交女友。这是他的天性。”

她是情不自禁这样想的，连她自己都觉得有点吃惊。她似乎看到墙上写着危险！危险！这是真的。有个什么声音清晰地对她这样说了，于是她相信这是神灵在说话。

“这是真的。”她对自己说。

她相信这话是真的，但她一直没有泄露，连对自己都保密。她必须保密。这是她自己独有的秘密，甚至自己都不愿承认。

她决心与他斗争。一定要决出胜负。谁会胜呢？她心中充满了信心。一旦下了决心，她自己心里都觉得好笑起来。她现在对他怀有一种半恨半怜的柔情，她觉得自己太残忍了点。

人们都早早地歇了。教授和洛克到一个小休息间去喝茶。他们看到戈珍扶着扶梯上楼去。

“漂亮美人。”教授说。

“对！”洛克非常赞同。

杰拉德迈着大步穿过卧室来到窗前，弯下腰向外张望。然后站起身走到戈珍跟前，目光炯炯，会意地笑了。戈珍觉得他个子

很高，发现他的眉毛在闪着白光。

“喜欢吗？”他问。

他心里在笑，脸上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笑意来。她看着他，觉得他很奇怪，他不是个普通人，是一个贪婪的动物。

“很喜欢。”她说。

“楼下那些人你最喜欢谁？”他问。他高高地站在她面前，闪闪发亮的头发竖了起来。

“我最喜欢谁？”她重复着。她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可又觉得很难开口。“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他们，说不上来。你最喜欢哪个呢？”

“呢，我无所谓，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对我来说都一样。我想知道你的想法。”

“为什么呢？”她问，她的脸色变得很苍白。杰拉德眼中的笑意凝固了。

“我想知道。”他说。

她转过身去，想躲开回答。她奇怪地感觉到他正在控制她。

“我无法立刻告诉你。”她说。

她走到镜子前，取下头上的发卡。每天晚上她都在镜子前站几分钟，梳理那头黑色的秀发。这已经成为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他跟过来，站在她身后。她正忙着低头取下发卡，把一头漂亮的头发抖散开来。她抬起头时，发现镜子中的他正看着她。他似看非看、似笑非笑地站在她身后。

她吃了一惊，鼓起勇气才像往常一样继续平静地梳理着头发，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可跟他在一起，她却怎么也安定不下来。她费尽心机想找点话题。

“明天打算做什么？”她若无其事地问，可她的心却跳得厉害，她的眼睛透着紧张的神情。她觉得他能觉察出她心中的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张。可她也知道他像一只狼那样狠狠地盯着她。一场使人奇怪的斗争正在她常人的意识和他那神秘、妖术般的意识之间展开。

“我不知道，”他说，“你喜欢干什么？”

他不在意地说。

“呢，”她随便说，“什么都行，对我来说无所谓，真的。”

她心里却对自己说：“天啊，我干吗这么紧张——你这傻瓜，何苦要这么紧张？如果让他看出来，我就完了。你知道，如果让他看出你此时的心情，你就永远完蛋了。”

想到此她又禁不住笑了，似乎这一切都很可笑。但同时她的心却怦怦直跳，跳得她要晕过去。她可以从镜子中看到——高高的身躯俯下来，碧眼金发，怪可怕的。她偷偷地观察镜子里的他，想知道他是否看出她的心境。他并不知道她在看镜子中的自己。他自顾茫然地盯着她的头，她正用力梳着头发，发狂地用颤抖的手往下梳头发，让头发全散下来。她把头发向一边梳着，她说什么也不会转过脸来正视他，决不。想到此，她几乎要晕倒在地，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她意识到那可怕的身躯就在身后，那坚实、不屈的胸膛紧贴着她的背。于是她觉得她无法忍受，再过一会儿她会晕倒在他的脚下，在他脚下卑躬屈膝，让他毁灭自己。

想到这里，她头脑立时清醒了。她不敢转过脸去看他——他正纹丝不动地站着、毫不松懈自己的意志。她用尽所有力气用一种冷漠的语调发出了响亮的声音，说：

“我说，你看看后面的包，拿来我的——”

话到这儿停住了。“我的，我的什么？”她心里发出无声的叫喊。

他已转过身去，心中暗自惊讶：她竟会让他翻弄她的贴身小包。这时她转过身来，面色苍白，眼里放射出神秘、极度兴奋的光芒。她看见他弯腰俯向小包，毫无用心地解开包上系着的带子。

“你的什么？”他问。

“哦，一只小珧琅盒，黄色的，上面画着一只正在啄胸毛的鸬鹚

她走过去，美丽的裸臂伸向小包，熟练地找出她的东西，打开盒盖，只见上面的图案很精美。

“就是它。”她说着他眼皮底下取走了盒子。

他有些疑惑不解。他在这边系好小包的时候她很快梳好了头发，然后坐下脱鞋。她没法不理他了。

现在是她控制他的时候了。她知道他没有看出她那副紧张相。可她的心仍然沉重地跳着。笨蛋，她是个笨蛋，干吗要吓成这样？！感谢上帝让杰拉德这么盲目，什么也没看见。他迷惑、沮丧，说不清是怎么了。

她坐着慢慢地解着鞋带，他也开始宽衣。上帝保佑危机时刻过去了。她觉得她开始喜欢他、爱上他了。

“喂，杰拉德，”她笑着，温柔地逗他，“喂，你知道不知道你和教授的女儿跳得多有意思？”

“怎么了？”他回过头来问。

“她爱上你了？老天，她是不是爱上你了？”戈珍兴奋地说。

“我不那么认为。”他说。

“不认为！”她打趣道，“那可怜的姑娘现在正躺在床上不能入睡，人家爱你爱得发疯似的。她觉得你太棒了，哦，太神奇了，别的男人都比不上你。真的，这太好玩了！”

“什么叫好玩？什么好玩？”他问。

“看你和她跳舞好玩呀，”她调侃地说。这话伤害了他男人般的自尊心。“真的，杰拉德，那姑娘太可怜——”

“是吗？”他说。

“行了，就看你那么抱起她来脚不着地，就够显眼的了。”

“休斯拉腾舞就那么跳。”他笑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哈——哈——哈！”戈珍大笑。

她的嘲弄让他浑身哆嗦。他睡觉时，几乎是在蜷着身子，仍在憋着气儿，但人很空虚。而戈珍则睡得洋洋自得，她胜利了。突然，她醒了。阳光已洒满了小木屋，光线是从矮窗上射进来的。抬起头，她可以看到峡谷：白雪皑皑，红装素裹，像仙境一般。坡底有一圈松树，只见一个人影在晨曦中向这边晃动。

她看了一眼他的手表——七点整。他还在沉睡。可她却完全醒了，这几乎有点怕人。她躺着，眼睛看着他。

她现在竟真诚地对待他了。在这以前她一直很怕他。她躺在床上揣摸着他。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代表世上哪类人？他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主见。她想起他在短时期内就对煤矿进行了改革。她知道，如果他遇上任何问题和困难，他都会战胜它们。只要他有了想法，他就会去实现它。只要让他掌握了局面，他就会度过难关，干出成绩来。

她认为，杰拉德有顽强的意志和理解现实世界的能力，应该让他来解决今日世界的问题，解决现代世界上的工业化问题。她知道，他迟早会达到改革的目的，他会重新组织工业体系。她知道他有能力这样做。一时间，她竟想入非非。作为一件工具，干起这些事来他可是好样的，在这方面她还没见过其他男人像他这么有魄力。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她知道。

他会进议会，在议会中代表保守党的利益，他可以解决劳资之间的冲突。他是那么大无畏，那么强健，他知道任何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与几何中的问题是一样的。他不顾自己，也不顾别人，只是一心解决问题。他很纯，真的很纯。他只需要被套上车，他需要手上有任务，因为他自己并无此种意识，而她有，所以她会和他结婚。

她心潮澎湃，兴奋地描绘着未来。他会成为和平年代的拿破仑或俾斯麦，而她就是他的幕后女人。她读过俾斯麦的书信，很

受激动。而杰拉德比俾斯麦更加毫无拘束、更加大胆。

虽然她躺在床上美好地幻想着、沐浴在奇异、虚幻的生活希望之光中，可有什么东西却攫住了她，似乎一种可怕的玩世不恭心情狂风般地袭上心头。一切在她眼里都是那么可笑，每一样东西都是可笑的。每当她意识到希望和理想是一种漂渺的东西时，她就为自己的处境深感痛心。

她看着熟睡中的他。他简直太漂亮了，他称得上是一件完美的工具。在她看来，他是一件纯粹、没有人性、几乎超人的工具。他这一点很合乎她的心意，她真希望自己是上帝，把他当工具来用。

可同时她又向自己提出一个具有嘲讽意味的问题：“拿他用来做什么呢？”她想到了矿工的老婆们，她们的亚麻油毡和镶花边的窗帘，还有她们穿高靴子的女儿们。她又想起矿井经理的老婆和女儿们，她们的网球聚会，她们的争风吃醋，好不怕人。还有肖特兰兹以及它那毫无意义的声望，克里奇家一群毫无意义的人。还有伦敦，众议院，现实社会。天哪！

虽然她年轻，但她摸准了整个英国社会的脉搏。她并不想崛起于这个世界。她想着她经历过的残酷青少年时代，以她玩世不恭的眼光看世界，她知道，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就意味着无休止地演戏，就像得到了一个假便士要装作是得到了两个半先令的银币一样。整个价值观都是虚伪的。当然，她尽管玩世不恭但还是明白，在一个伪币泛滥的世界上，一金镑比一便士要好，虽然都不是好东西。可无论好坏，她都很轻蔑。

她早已开始嘲笑自己做的那些梦。她能够觉察到自己在嘲讽自己的冲动。杰拉德把一个没落的旧工业康采恩变成了一家富有的工业，这又能怎么样？关她什么事？那没落的工业康采恩和这迅速发展起来的、组织有序的工业都是虚伪的。当然，她表面上很关心——表面现象是很重要的，内心里却觉得这不过是个大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笑而已。

她觉得这一切都是一种嘲弄。她靠在杰拉德身上，充满感情地暗自说：

“哦，亲爱的，亲爱的，这种把戏不值得你去玩。你是个好
人，真的，可你为什么要去演这种蹩脚戏呢？！”

她的心因对他的怜悯和疼爱而破碎。可同时她嘴角上又挂起
一丝苦笑，她这是为自己未发表的长篇激烈演说感到滑稽。哦，
这真是一场闹剧！她想起了帕奈尔和凯瑟琳·奥谢·帕奈尔！说到
底，谁能认真对待爱尔兰的国有化呢？无论政治色彩很重的爱尔
兰有什么作为，可谁会重视它？谁会把政治色彩浓厚的英国看那
么重？谁会在意拚凑起来的旧宪法是否敷衍地修改过？谁会比关
心我们的圆顶旧礼帽更关心我们的民族意识？哈，都是旧帽子，
一切全是一顶旧帽子！

就是这样，杰拉德，我的少年英雄！你很漂亮，我的杰拉
德，可是你太鲁莽。无论怎样，我们不要再去搅那锅老汤了，太
恶心。现在是美好的时光，醒来吧，杰拉德，醒来，让我相信有
美好的时光。哦，让我相信吧，我需要。

他睁开眼看着她。她回报以一个调侃、快乐、谜一样的微
笑。他也不经意地笑了，他的脸倒像镜子一样照出她的笑脸。

看到他脸上映出了她的笑，她觉得非常开心。她感觉那就像
一张孩子的笑脸。这真让她非常高兴。

“你做得很好。”她说。

“什么？”他不解地问。

“给了我自信。”

说着她俯身激动地吻他，这狂热的吻使他手足无措。他没有
问他使她相信了什么，虽然他很想知道。她吻了他，他很高兴。
她似乎在探索着，试图触及他内心的敏感处。他需要她触动他灵
魂深处，他非常需要。

屋外，一个很有磁性的男声在唱着：

“给我开门，开门，
你这高傲的人，
用木柴给我生着火，
我已被雨浇得湿淋淋。”

戈珍明白这男人潇洒、调侃的歌声会永远在她心头回荡。这正是她美好时光的写照，是她紧张而又愉悦心情的写照。这支歌让她永生难忘。

这天天气晴朗，天空蔚蓝。山顶上微风习习，可所到之处却像刀子似地削下烟一般的雪花儿。杰拉德神采奕奕地走出来，脸色极好，神情怡然。这天早晨戈珍与他平静相处，非常和谐。但他们对此毫无感觉。他们乘坡底雪橇出发，等厄秀拉和伯金跟上来。

戈珍身穿猩红运动衣和帽子，下身是淡蓝裙和蓝袜子，高兴地在白雪上走着。杰拉德穿着白衣灰裤在她前面拉着小雪橇。他们爬上陡坡，身影在远处变得愈来愈小。

当她来到坡顶，顶着风四周环顾时，发现峰峦叠嶂，无尽的岩石和雪山在苍穹下轩然耸立着。戈珍感觉自己似乎彻底没入了白雪中，化成了一块纯净、没有思想的冷冰。她感觉这副景象犹如一座花园的图景，山峰就是美丽的花朵，她真想去采摘这些花朵，几乎把杰拉德都忘到一边了。

往陡坡下滑时她紧紧挨着他。她感觉她的身体就像在火一样滚烫的砂轮上磨砺着。雪花在身边飞溅，就像磨刀时发出的火花，身边的白色越飞越快，白色的山坡像一片火光向她迎过来，她溶化了，像一个蹦跳着的小球没入一片白色中。然后雪橇在山下拐了一个大弯，一下掉在地面上，慢慢变慢，最后停了下来。

停下以后，她想站起来，可怎么也不行。她尖叫一声，转身抱住他，把脸埋进他的怀中，晕了过去。她昏昏然伏在他怀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全然没有了知觉。

“怎么了？”他说，“太快了吧？”

可她什么也没听到。

休息了片刻以后，她站起来朝四周环视，不禁十分吃惊。她脸色苍白，大大的眼睛非常有神。

“怎么了？”他问，“不好受？”

她明亮、几乎有些变形的眼睛看了看他，然后放声大笑起来。

“不，”她自豪地叫道，“这是我一生最辉煌的时刻。”

她看着他，疯狂地大笑着，这笑声像一把尖刀刺入了他的身体。但是他没在乎，没有理会。

他们又往另一坡上爬着，上去后又高兴地滑下来，从炽热的白光中穿过。戈珍笑着、滑着，身上溅满了可爱的雪粒儿。杰拉德滑得很熟练，他认为他可以驾着小雪橇穿过最危险的地方，甚至能够冲向空中，直入苍穹的心脏。他觉得这飞似的雪橇代表着他的力量，他只要摆动双臂，雪橇就是他的身体。他们经过了几座大山坡，又在寻找另一座滑坡。他认为这儿一定还有一处更好的地方让人滑雪。终于，他找到了他渴望的去处：一座长坡，十分陡险，从一块岩石下穿过一直延伸到山底的林子中。这太危险，他明白。但他也相信他能够很容易地驾驭雪橇。

开头几天是在热闹的体育运动中度过的：滑雪橇、滑雪、滑冰，以很快的速度在白光中飞行，运动本身早就超越了生命，人的灵魂在运动和白雪中进入了超人式地抽象地拥有速度、重量和永恒的境界。

杰拉德的目光变得坚毅，但却显得陌生起来。他在滑雪板上滑行时，与其说是人，倒不如说是一声无奈、致命的叹息。他那弹性很好的肌肉优美地隆起，毫无顾忌、盘旋着飞起来、冲出去。

幸运的是，那天又下雪了。他们都得呆在屋内，要不然，伯金说他们都会失去理智，大喊大叫，成为雪地里可怕的野人。

那天下午厄秀拉和洛克坐在娱乐厅里闲聊。洛克这几天似乎有点不大开心，不过还像平时一样活泼、风趣。

可厄秀拉知道他为什么不开心。他的伙伴——那位高个子、白净脸的漂亮小伙也不安宁，东游西荡，他似乎在反抗着什么，不愿屈服。

洛克几乎没怎么同戈珍说话，而他的伙伴却相反，不断地向她温柔地搭话。戈珍想同洛克聊聊。洛克是位雕塑师，她想听听他对艺术的见解。另外他的性格也吸引着她。他身上那种流浪汉的气质使她好奇，但他又不乏老成相儿，这引起了她的兴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高傲的我行我素、不合群的气质，在她看来这就是艺术家的形象。他爱唠叨，爱恶作剧，显得他很聪明，可其实并非如此。透过他那棕色的魔眼，戈珍发现现在的内在与外表有着极度地不协调。

他的体格也引起了她的兴趣——他个头像小孩，样子就像流浪汉。他总是身穿便的深草绿色防水布衣和马裤。他的腿很细，不过他并没有想法掩饰，这在德国人中很少见。他从来不阿谀奉承别人，一点也不，而是我行我素，表面上装作挺快乐的样子。

他的伙伴雷特纳是个很了不起的运动员，他四肢匀称，眼睛碧蓝，挺潇洒。他时而去滑坡底雪橇，时而滑冰，但并不热心。他那优雅细小的鼻孔只有流浪汉才有。雷特纳表演体育时，他的鼻孔微微抽动似乎毫不在乎。很明显，这两个一起旅游、同住一室、共同生活的人现在已经开始相互讨厌了。雷特纳恨洛克，生洛克的气，心中不满，可又毫无办法。洛克则总是对雷特纳嗤之以鼻，嘲笑他，看来这两人要分开了，他们已经不常一块出入了。雷特纳总和别人结伴，显得很有礼貌。而洛克则是一人独行。在户外，他戴一顶威斯特多伦式帽子，这种帽子是用棕色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鹅绒做的，宽大的帽缘可以盖住耳朵，戴着这顶帽子，他看上去就像一只耷拉着耳朵的兔子或童话中爱搞恶作剧的侏儒。他的脸呈紫色，皮肤净得发亮，好像一动就会裂开。他的眼睛很迷人——棕色的大眼睛，像兔眼、侏儒的眼或者说像一个茫然无助的人的眼，眼里放射出奇异、木然、堕落的光，闪着神秘的火花。每当戈珍想同他说话，他就会腼腆地躲开，只用他的黑眼睛凝视她，一言不发。他这做法让她觉得他讨厌她那不地道的法语和德语。至于他那口蹩脚的英语，他也不敢开口讲。不过对别人讲的英语他能够听懂一大半。戈珍有点恼怒，就不再理他了。

这天下午她来到休息室，却发现洛克正和厄秀拉聊天。一看到他那漂亮的黑发，她就禁不住想起了蝙蝠，虽然这头发有点稀疏，鬓角全秃了。他弓腰坐着，好像他就是一只蝙蝠。戈珍看得出来，他正向厄秀拉说着心里话，不过好像有点勉强，慢腾腾的。于是戈珍走过去在姐姐身边坐下。

他看看戈珍，然后把目光移开，似乎他没在意戈珍。其实戈珍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真有意思，戈珍，”厄秀拉对妹妹说，“洛克先生正为科隆的一家工厂搞一个柱子中楣，这根大柱子要立在马路上呢。”

她看看他那干瘦、发抖的手。这双手紧握着，像魔爪，又像“虎爪饰”，不是人的手。

“用什么材料？”她问。

“花岗岩石。”他说。

接着就是两个在行人之间的简短对话。

“什么浮雕？”

“高浮雕。”

“多高？”

一听到他要为科隆的一家花岗岩石厂做一座柱子中楣，戈珍就感到非常感兴趣。她从他那儿了解到柱子的一些造型情况。这

座浮雕的确是一幅集市图：农夫和工匠们身着时髦衣服正放情饮酒狂欢，样子很古怪。他们发疯地四处乱跑，看戏，亲吻，挤成一团。还有的在船形秋千上荡来荡去，或是玩枪，一片疯狂、混乱的场面。

他们又接着讨论技术问题，戈珍很欣赏他的构思。

“能有这么一座工厂真是太好了。”厄秀拉叫道，“整座建筑都这么漂亮吗？”

“哦，是的，”他说，“这根柱子只是一部分，它太庞大了。”

他顿了一下，耸耸肩，又说：

“那些与建筑无关的塑像就像壁画一样早过时了。实际上，建筑本身就雕塑分不开，雕塑本来就是建筑的一部分。既然教堂变成博物馆，既然工业成为我们的事业，那就让我们把有工业的地方变成我们的艺术区，变成巴台农神庙吧！”

厄秀拉在思索。

“我认为，”她说，“真不应该把我们的大工厂描绘得太丑恶。”

他立刻说：

“说得对！说得好！不但我们的工作场所丑恶不堪，而且这种丑恶会阻碍我们的工作。人不应该继续忍受这种不能忍受的丑恶。最终，它会毁了我们，我们会因为丑恶而退缩。工作也会萎缩。所以人们会认为工作本身就是丑恶——机器和劳动都是丑恶的。其实，机器和劳动本身是非常美好的事物。人们最终会由于工作让人难受而抛弃工作，工作太让人恶心，人们宁可受饿也不工作，这将是我们的末日。到那时，铁锤将只能用来毁坏东西。可是我们现在有能力让工厂美起来，让车间漂亮起来，我们有机会——”

戈珍只能明白一点，气得直想大喊。

“他在说什么？”她问厄秀拉。厄秀拉不熟练地做了简短的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译。洛克看着戈珍等她的评价。

“那么，你觉得，”戈珍说，“艺术应该服务于工业吗？”

“艺术应该体现工业，就像艺术曾经一度体现宗教一样。”他说。

“那你的农村集市是否体现了工业？”她问他。

“当然。人在这个集市上干什么呢？他们满足于和劳动相对应的东西——机器使用着他而不是他使用机器。现在该他使用机器了——他在享受自己体内的机械运动。”

“可是，除了工作——机器式的工作就没其它的吗？”戈珍问。

“对，只有工作，没别的！”他重复道。他前倾着身子，两只黑黑的眼睛中只有两个针尖大的亮点。“没有，只有这样，只有为机器服务，然后再享受机器的运动——运动，就是一切。你从来没有为填饱肚子工作过，否则你就能够明白上帝是怎样统治我们的了。”

戈珍颤抖了一下，脸红了。不知怎么，她几乎想哭起来。

“是的，我没有为填饱肚子工作过。”她回答，“但是我工作过！”

“没错，工作过？工作过？”他问，“什么工作？你做过什么样的工作？”

他开始用意大利语和法语混着说。同她讲话时，他总用外语。

“你从未像世人一样工作过。”他不无嘲弄地对她说。

“不对，”她说，“我当然像世人一样工作过。我现在就是为活着而工作。”

他不说了，只是注视着她，不再提起刚才的话题。他认为同她没什么好说的。

“可是你自己有没有像世人一样工作过？”厄秀拉问她。

他惊讶地看看她，烦躁地叫道：“当然，我有一次躺在床上饿了三天。”

戈珍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他，似乎像抽他的骨髓一样要从他身上得到真实的话。他是个天生不说实话的人，可她那透着阴郁目光的大眼睛在盯着他，几乎划破了他的血管，所以他很不愿意地开口说：

“我父亲是个不热爱工作的人，我们早就没有了母亲。我们住在奥国统治下的波兰，我们怎么生活呢？嗨，有办法！我们与另外三家人合住一间房，一家一个角，厕所在屋中央——就是一个盖上木板的坑，哈！我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好像父亲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父亲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和镇上每一个男人都可能打起来。那镇子是个要塞，他不过是个小人物。可他坚决拒绝为他人工作。”

“那你们怎么过呢？”厄秀拉问。

他看看厄秀拉，又突然把目光转向戈珍。

“你能理解吗？”他问。

“是的，我能理解。”她答道。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然后他又转向别处，不愿再说下去。

“那你是怎么干上雕塑的？”厄秀拉问。

“怎么干上雕塑的？”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因为——”他变了一个腔调，开始用法语。“我长大了，曾经在市场上偷过东西。后来我开始干活，给泥陶器印花。那是一家陶瓷器厂，我在那儿开始学造型。有一天我烦透了，就躺在阳光下不去干活。后来我步行到慕尼黑，又步行到意大利，一路讨饭，走了过来。”

“意大利人对我很好，他们很尊敬我。从波兰到罗马，每天晚上我都可以和几个农民一起吃上一顿饭，睡在草棚。我从心底里喜欢意大利人。

“而现在，现在，我每年能挣一、两两千英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看着地板，声音愈来愈轻，最后不言语了。

戈珍看着他那光滑、黑红的皮肤，太阳穴部位的皮肤绷得很紧。又看看他稀疏的头发和爱动的嘴唇上方那修得短粗的刷子样的小胡子。

“你多大了？”她问。

他睁大小精灵般的眼睛奇怪地看着她。

“多大了？”他重复道，迟迟不答。很显然他不想回答。

“你呢？”他反问道。

“二十六。”她回答。

“二十六。”他重复道。然后凝视着她问：

“你的丈夫多大了？”

“谁？”戈珍问。

“你丈夫。”厄秀拉不无嘲讽地说。

“我还没有结婚。”戈珍用英语说。然后又用德语说：

“他三十一岁。”

洛克那高深莫测的目光却死死地盯着戈珍。他感觉戈珍身上有种东西与他很相似。他极像传说中没有灵魂的小人儿，在人间找到了伴侣。可他又为此痛心。戈珍也迷上了他，似乎他是一头古怪的动物——一只兔子，蝙蝠或一只棕色的海豹。他开始同她说话。可她也知道他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他不知道自己具有很强的理解力，能够领悟她的意思；他并不知道他自己的力量；他并不知道他那深邃的目光可以看穿她，看出她的秘密。他只希望她是她自己——他很了解她，这种了解凭的是潜意识，不带任何幻想和希望。

戈珍感觉到，洛克身上有着全部生活的依靠。任何人都有幻想，而且必须有幻想，有过去和未来。可他是个彻底的现实派，没有过去和未来，没有任何幻想。如果这样，他不论怎样也不会克服自己。最终，他不会有任何烦恼，因为他什么都不在乎，他

根本不想与任何东西保持一致。他是一个真正的局外人、苦行僧，过眼烟云般地生活。他心中只有他的工作。

也难怪，他早年贫困低贱的生活让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所谓的绅士也就是那些受过中学和大学教育然后出来工作的人则让她毫无兴趣。不知怎么，她特别可怜这个流浪汉。他似乎是下层社会生活的象征，她没法不同情他。

厄秀拉也让洛克吸引住了。姐妹二人都对他非常尊敬。可有时厄秀拉觉得他身上有种难以说清的俗气。

伯金和杰拉德均不喜欢洛克。杰拉德对他不屑一顾，伯金对他也很轻蔑。

“女人们喜欢他哪点？”杰拉德问。

“鬼知道，”伯金说，“除非是他讨好她们，否则她们是不会喜欢他的。”

杰拉德惊诧地抬头看着伯金。

“他讨好她们了吗？”他问。

“是的，”伯金说，“他是个十足的奴才，像个囚徒一样生活。女人们则像空气流向天空一样对此趋之若鹜。”

“这可真奇怪。”杰拉德说。

“也让人恼心，”伯金说，“他既让她们同情又让她们厌恶，他是黑暗中低贱的小妖。”

杰拉德呆立着沉思着。

“女人们究竟都需要什么？”他问。

伯金耸耸肩没作答。

“谁知道，”他说，“我认为，她们需要的是满足她们的虚荣心。她们似乎在可怕的黑暗通道中爬行，不爬到尽头是不会满足的。”

杰拉德向外面的雪雾看去。周围一片昏暗，可怕的昏暗

“那尽头是怎么样的？”他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伯金摇摇头。

“我没爬到那儿，我也不知道。去问洛克吧，他快到了。他比你我都走得更远，远得多。”

“是的，但是在哪些方面呢？”杰拉德愤怒地大喊。

伯金叹口气，生气地皱起眉头。

“在憎恶社会方面，”他说，“他像堕落之河中的一只老鼠，掉入了无底的深渊。他比我们掉得更深。他更憎恨理想，恨之入骨，可他没法摆脱自己。我猜他肯定是个犹太人，或者说他有犹太血统。”

“可能是这样。”杰拉德说。

“他是个小蛀虫，在啄生活的根基。”

“那为什么别人仍关心他？”杰拉德叫着。

“因为他们也仇恨理想。他们要去阴谷里年个清楚，而他就是跑在人们前面的小老鼠。”杰拉德依然站立着凝视外面。

“我不理解你的话，真的，”他声音轻淡地说，“可听起来像暗示着某种奇怪的欲望。”

“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东西，”伯金说，“只是我们会在一阵狂喜后跳下去，而他则依潮流而下。”

同时，戈珍和厄秀拉正借机同洛克谈话。男人们在场时是不好开口的，在这样的境况下她们没法与他接触。这位寂寞的矮个子雕塑家要单独与她们相处才行。他还想要厄秀拉也在，充当他与戈珍之间的翻译。

“除了建筑雕塑以外你不做别的什么吗？”一天晚上戈珍问他。

“目前不做，”他说，“我什么都干过，就是没搞过人物雕塑，从没搞过。别的嘛——”

“都有什么？”戈珍问。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站起身出了屋。他很快又回来了，拿来

一小卷纸，递给戈珍。她打开一看，是一幅照相底版制作的塑像的复制品，具名是 E·洛克。

“那是我很早的作品了，不算呆板。”他说，“还挺时兴呢。”

塑像是个裸女，娇小的身材，她骑在一头高大的马上。姑娘年轻漂亮，简直是朵鲜花。她侧身坐着，双手捧脸，似乎有点伤心、羞涩，但样子很洒脱。她的亚麻色短发松散地披下来，遮盖了双手的一半。

她的四肢很纤细。她的腿还未发育成熟，那是少女的腿，正在向可怕的妇女时期过渡，在强壮的马肚子旁晃动着，非常动人。两只小脚交叉着想遮盖什么，可什么也遮不住。她就这样赤身坐在光光的马背上。

那匹马站立着，随时要狂奔起来。这是一匹强壮的骏马，浑身肌肉绷得很紧。它的脖颈可怕地弓着就像一把镰刀，腹部紧收，憋足了劲。

戈珍脸色苍白，眼前一片漆黑，她有点不好意思。她无奈地抬起头，表情像个奴隶。他瞥了她一眼，头向一边转去。

“本来是多大个儿？”她冷淡地问，企图装出毫不关心、未受影响的样子。

“多大？”他又瞅了她一眼。“不算底座，很高，这么高。”他用手比划着。“算上底座，这么高——”

他注视着她。他那迅速的手式显示出一幅高傲的样子。她几乎有点不寒而栗。

“用什么制成的？”她昂起头，故作冷漠。

他依旧盯着她，丝毫没放松。

“铜——青铜。”

“青铜！”戈珍重复道，冷淡地接受了他的挑战。她这时想的是青铜制成的少女那纤细、不成熟、柔和、光滑但冰冷的四肢。

“是啊，很美。”她喃喃着，抬头礼貌地看看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闭上眼睛，自豪地把头转向一边。

“你为什么，”厄秀拉问，“把马做得这么僵硬？硬得像一块大石头。”

“僵硬吗？”他把双臂交叉起来问。

“是的。你看它是那么呆板、粗笨。马应是敏感、灵活的，真的。”

他耸耸肩，轻轻摊开手，表示不感兴趣，好像是告诉她，她是个外行，说话不内行。

“知道吗？”他装着很耐心的样子降尊屈贵地说，“那匹马是一种形式，是整个形式的一部分。它是艺术品的一部分，只是一种形式。它不是一匹真正的马，你不可以喂它糖果。你明白吗？它是艺术品的一部分，它同艺术品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没关系。”

厄秀拉受到这么傲慢无礼的屈辱，十分生气。他使她从神秘艺术的高峰降到了普通业余的水准。她仰起通红的脸，气冲冲地回答：

“但无论怎么说，它是一幅马的形象。”

他又耸耸肩，说：

“随你怎么想，反正那不是一头牛。”

戈珍插话了，她满脸通红，急于制止这种局面，避免厄秀拉继续出丑。

“你说的‘一幅马的图画’是什么意思？”她冲姐姐叫道，“你说的马指什么？你指的是你心中早已形成的概念，你希望看到这概念的图解。而这是另外一个概念，完全不同的概念。你可以叫它马也可以不叫它马。我完全可以说你的马不是马，那是你自己制造的假象。”

厄秀拉不知所措地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

“可他为什么要有马的概念呢？我知道这是他的概念。这是他的自画像，真的。”

洛克气急了。

“我的自画像！”他自嘲地重复道，“你明白，夫人，那是艺术品。它是艺术品，不是什么相片，什么相片都不是。它同什么都无关，只同它自己有关。它同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物都没关系，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存在阶段。要想把一种变成另一种那是最蠢的事，那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你知道吗，你不应该把相对的工作行为与绝对的艺术世界等同起来。你千万不要这么做。”

“说得很对，”戈珍发疯地叫道，“这是毫无联系的两类事，不能将它们混同起来。我和我的艺术，两者之间毫不相干。我的艺术属于另一个世界，而我却属于这个世界。”

她面颊通红，脸都有些变形。洛克刚才如同一只走投无路的野兽那样低头坐着，听到她的话，抬起头偷偷地看了她一眼，喃喃道：

“对，就是这样，是这样的。”

厄秀拉喊了一阵便沉默了。她很气愤，真想在他们两人身上都扎个大窟窿来。

“你长篇大论了一番，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她冷漠地说，“那马就是你自己，平庸愚蠢而野蛮。那女孩就是你爱过、折磨过然后又抛弃的人。”

他微笑着看看她，目光中露出一丝轻蔑。他不屑于接受这最后的挑战。

戈珍沉默着，她也很气愤，很看不起厄秀拉。厄秀拉竟是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局外者，却闯入了这个连天使都怕涉足的领地。可惜结果是傻瓜倒霉。

可厄秀拉也是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

“至于你的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她说，“你应把它们区分开来，是因为你没法接受和了解你是个怎么样的人。你很难忍受你是个多么庸俗、僵死、粗野的人，所以你就声称‘这是艺术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界’。可是艺术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的写真，就是这样。可你走得太远了，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

戈珍和洛克很厌恶她。他们交谈时走过来的杰拉德也极不赞成她。杰拉德认为她很不自重，把深奥的东西庸俗化了。于是他和那两个人联合起来打击厄秀拉。他们三个人都希望她能离开。可她却沉默地坐着，心在流泪，心剧烈地跳动着，手在拧手绢。她脸色苍白，浑身颤抖，非常紧张。

那三个人都沉默着，等着厄秀拉慢慢消气。然后戈珍几乎很冷淡地问：

“这女孩儿是模特儿吗？”

“不，不是。是美术学院的学生。”

“她是学艺术的！”戈珍叫道。

原来如此！她觉得那学艺术的女孩子还没有发育成熟，不考虑反面的影响，她太小了。她那直直的亚麻色短发刚到脖根儿，稍微向里曲卷着，因为头发太浓密了。那女孩儿好像受过良好教育，家境不错，碰上洛克这位有名的雕塑家，自以为做了他的情妇很了不起。啊，她太懂得这些无情的常识了。德累斯顿，巴黎，或伦敦，在哪儿都那样。她懂这一套。

“她现在干什么？”厄秀拉问。

洛克耸耸肩表示很不在乎。

“那是六年前的事了，”他说，“她现在该有二十三岁了。”杰拉德拿起相片看着。这照片也吸引了他。他发现底座上写着画名：戈蒂娃女士。

“可她不是戈蒂娃女士，”他说着很友好地笑笑，“她是个中年妇女，是个伯爵或别个什么人的妻子，留着长发。”

“像莫德·阿伦。”戈珍戏弄道。“为什么是莫德·阿伦呢？”他问，“是吗？我总觉得那是传说。”“对，杰拉德，亲爱的，我敢肯定你对这传说记得很清楚。”她嘲笑他，又有点心疼他。“说真

的，我更喜欢看到这个女人，而不是她的头发。”他笑着回击。

“真的吗！”戈珍调侃道。

厄秀拉起身离开了这三个人。

戈珍从杰拉德手中夺过照片细细打量起来。

“当然了，”她开始打趣洛克，“你肯定很了解这位艺术学院的小美人吧。”

他扬扬眉毛，得意地耸耸肩。

“这小姑娘吗？”杰拉德指指照片。

戈珍把图片放在腿上。他直直地注视着杰拉德，看得他心发慌。

“他很了解她的？！”她冲杰拉德调侃地说，声音显得很快活。
“你只要看看她的脚就行了——多可爱，多柔嫩、多美的脚，啊，可真是奇迹，真的——”

她缓缓地抬起眼睛，火辣辣的目光盯着洛克。他的心让她盯得发慌，他似乎更盛气凌人、更不可一世。

杰拉德看着那双雕出来的小脚——两只脚交叉着，羞涩、恐慌地相互遮掩着。他看了好久，几乎迷上了这双小脚。然后，他无奈地把照片放到一旁。他觉得一阵无聊。

“她叫什么名字？”戈珍问洛克。

“安妮特·冯·威克，”洛克怀念地说，“是的，她很美。可她的美让人讨厌。她是个大累赘，一秒钟也不会平静下来，除非我重重抽她一记耳光，直到哭出来她才能老老实实呆上五分钟。”

他在想他的作品，他的作品，这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你真的打她耳光了？”戈珍吃惊地问。

他注视着她，很明显她在挑战。

“是的，打了，”他不在意地说，“打得非常重。没办法，只能这样，否则我就不能完成我的作品。”

戈珍黑色的大眼睛盯了他许久。她好像是在审视他的灵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然后她又垂下眼皮，不作声了。

“你为什么要找这么个小小的戈蒂娃？”杰拉德问，“她太娇小了，骑在马上，就显得更小了，太小的一个小孩儿呀。”

洛克脸上不由一阵抽动。

“是的，”他说，“我不喜欢大个子，而且比她年龄大的模特儿。十六、十七、十八岁最漂亮，再大就没用了。”

人们都不作声了。

“为什么？”杰拉德问。

洛克耸耸肩。

“我觉得她们没味，不好看，对我的作品来说没有用。”

“你是说女人超过二十就不漂亮了？”杰拉德问。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二十岁前，她娇小、活泼、温柔、纯洁。过了二十，无论她是什么样，对我可就没用了。米洛的维娜斯是个中产阶级女子，二十岁以上的女子全都一样。”

“这么说你对二十以上的女人就不在乎了？”杰拉德问。

“她们对我来说没用，对我的艺术也没用。”洛克很不耐烦地解释道，“我不觉得她们漂亮。”

“你是个享乐主义者。”杰拉德略微调侃地笑道。

“那男人呢，你怎么看？”戈珍突然问。

“哦，他们无论多大都没关系。”洛克说，“一个男人应该有力量，力气超人，年龄大小倒无关紧要，只要他身材高大，身体健壮就行。”

厄秀拉来到外面纯净的新雪的世界中。那刺眼的白光似乎在抽打她，击伤了她，她感觉寒冷正袭击着她的心。她头晕目眩，浑身麻木。

突然她想起来要离开这儿到另一个世界去，这想法奇迹般地出现了。她觉得她被这永恒的白雪世界判处了死刑，几乎无路可去。

忽然，她奇迹般地想起，在脚下的远处，有黑色、结满果实的地球。在南边，是一片长满桔树、松柏、青青橄榄林的土地。瓦蓝蓝的天际下是冬青树那苍郁的枝干。这真是奇迹中的奇迹！这万籁俱寂的山谷、冰天雪地的山峰并不是整个世界！人可以离开它，跟它断绝往来，可以一走了之。

她要立即实现这个愿望。她要马上与这雪的世界、这可怕的、静止的冰山永别。她要看那黑色的土地，去感受那沃土的芬芳，去看那耐寒的冬季植物，去体会阳光抚摸蓓蕾时花蕾的感受。

她满怀希望地回到屋子里。伯金正躺在床上看书。

“卢伯特，”她向他喊着，“我要走。”

他疑惑地看着她。

“是吗？”他温柔地说。

她坐在他旁边，双手勾住他的脖子。她觉得惊奇的是他听了她的话后竟不吃惊。

“你不想走吗？”她埋怨地问。

“我没想过，”他说，“不过我敢肯定我会这么想。”

她突然坐直身子。

“我讨厌这儿，”她说，“我讨厌这雪的世界，恨它不真实，恨它不自然的光芒，这是魔鬼般的光芒，它使每个人都觉得别扭。”

他仍躺着，笑了。

“好吧，”他说，“我们可以走，明天就走。咱们到维洛那儿去找罗蜜欧和朱丽叶，到圆型剧场去，好吗？”

她兴奋地一头伏在他肩头上，有点不好意思。他则洋洋自得地躺着。

“好吧。”她温柔地说。她觉得她的心长出了新的翅膀，可他却很不在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亲爱的！我真想成为朱丽叶！”

“不过维洛那儿有着可怕的大风，”他说，“是从阿尔卑斯山刮下来的。我们还会嗅到雪味。”

她坐起来看着他。

“你愿意走吗？”她怀疑地看着他问。

他的目光中露出神秘的笑容。她把脸埋进他的衣领中，依偎着他，恳求道：

“别嘲笑我嘛，别笑我。”

“怎么了？”他说着搂住她。

“我不希望让人笑话。”她喃喃道。

他笑得更厉害了，边笑边吻她那喷了香水的秀发。

“你爱我吗？”她低声而严肃地问。

“爱。”他笑答道。

她猛地扬起脸要他吻她的双唇。她的双唇紧闭，在颤抖，而他的唇则非常柔和。他吻了好久，然后心中觉得一阵伤感。

“你的双唇太硬了。”他抱怨着。

“你的很柔、很美。”她高兴地说。

“可是你为什么总要绷着双唇？”他不满地说。

“没什么，”她忙说，“我就这毛病。”

她知道他爱她，这一点她敢肯定。可是她无法放松自己，无法忍受他对她的追问。被他爱着是幸福无比的。但她明白，当她放松自己时，他感到高兴，同时他也有点悲哀。她本可以对他放纵自己，可她不能那么自然，因为她不敢和他赤裸相遇，而且毫无保留、完全以诚相待，她对他放纵自己，又得抓住他，从他那里获得快乐。她非常彻底地爱着他。可他们从未亲密无间过，彼此间总保留着点什么。无论怎么说，她总怀着希望，乐观而洒脱，很有生机。一时间，他静静地躺着，温顺而有耐心。

他们打算次日就离开此地。他们先来到戈珍的房间，戈珍和

杰拉德刚收拾好，准备去参加室内晚会。

“戈珍，”厄秀拉说，“我们明天要走了。我不能再忍受这儿的雪了，它损伤了我的皮肤，还有我的心。”

“这里的雪真的刺伤了你的心，厄秀拉？”戈珍有点诧异地问，“我不能相信这雪损伤了你的皮肤，这也太可怕了。我倒认为这雪挺让人开心的。”

“不，那只是对你。它的确刺伤了我的心。”厄秀拉说。

“真的吗？”戈珍大叫。

人们都沉默了。厄秀拉和伯金觉察得出来，戈珍和杰拉德很愿意让他们离开这儿。

“去南方吗？”杰拉德不安地问。

“对。”伯金说着转过身去。出国以来，伯金就显得神情阴郁、冷漠、随大流，东转西游，对一切都不闻不问。而杰拉德则相反，他显得紧张，活跃。近来这两个男人之间有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敌意，两人相互对立着。

杰拉德和戈珍对两个即将离开的人很友好，很关心，似乎他们是要出远门的孩子。戈珍来到厄秀拉的卧室，把她那三双名牌彩袜丢到床上。这些袜子是在巴黎买的厚丝袜，有朱红的，矢车菊蓝和灰的。灰色那双是针织的，很结实。厄秀拉异常高兴。她认为戈珍把这么好的宝贝送给她可真是太好了。

“我不能要，戈珍，”她叫道，“我可不想夺走你的心爱之物。”

“它们是宝贝吗？”戈珍爱惜地看看她的东西说，“多可爱的小东西呀！”

“对，你得留着。”厄秀拉说。

“我不需要。我还有三双。我要你收下，要你收下。这是你的了，拿着——”

戈珍的手颤抖着把那令人渴望的袜子塞到厄秀拉的枕头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正漂亮的袜子能给人以极大的快乐。”厄秀拉说。

“是的，”戈珍说，“极大的快乐。”

说着她坐到椅子上。厄秀拉不明白她要干什么，默默地等着，很显然她是来送别的。

“你是不是，厄秀拉，”戈珍很怀疑地说，“你将一去不回，永不再回来？”

“哦，我们会再来的，”厄秀拉说，“这不是乘火车旅行。”

“是的，我知道。可从精神上说，你们却离开我们了，对吗？”

厄秀拉打了个寒战。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以后要发生什么事。”她说，“我只知道我们要去某个地方。”

戈珍等她继续说下去。

“你快乐吗？”她问。

厄秀拉思索了片刻说：

“我相信我是快乐的。”她回答。

戈珍从姐姐脸上看出一种莫名的幸福。

“但是，你不愿与旧的世界保持联系吗——父亲和我们大家，还有其它，如英国和思想界。你不觉得你需要这些，要去创造一个世界？”

厄秀拉沉默了，似乎在想着什么。

“我觉得，”她终于不情愿地说，“卢伯特是对的——一个人需要一个新的生存空间，就必须和旧世界脱离关系。”

戈珍疑惑地凝视着姐姐。

“一个人需要一个新的生存空间，这我赞同，”她说，“可我觉得一个新世界是从旧世界发展出来的，同另一个人独处异地并不能发现新世界，那只能是划地为牢。”

厄秀拉望着窗外，她的灵魂在斗争，她感到恐惧。她总是怕

别人的话，因为她知道犀利的语言总会使她相信她曾经不相信的东西。

“也许是吧。”她说。她对谁都不相信，包括她自己。“不过，”她继续说，“我的确认为当一个人仍注重旧世界时他是不能接受新东西的——明白我的意思吗？要与旧的东西做斗争才行。我知道，人们迷上这个世界是为了同它斗争。可它不值得我们那样。”

戈珍思索着。

“对，”她说，“从某个角度上说，一个人只要活在世上就属于这个世界。如果你要离它而去，这不是一种幻想吗？无论怎么说，一座农舍，无论是在阿部鲁吉还是别的什么地方都算不上一个新世界，算不上。对付这世界的唯一办法是看透它。”

厄秀拉向一边看去，她太害怕争辩了。

“可是，还能有别的办法，不是吗？”她说，“在世界通过现实看透自身以前许多人就在内心看透了它。可是，当一个人看到自己的灵魂时，他就不再是自己了。”

“人能看透世界吗？”戈珍问，“如果你的意思是说你能够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确实不敢苟同。无论怎样，你不能因为你可以看透一切就可以一下子飞到一个新的世界去。”

厄秀拉猛然直起身说：

“是的，人应清楚这一点。他同这里不再有什么关系时，他就有了另一个自我，它属于一个新的星球，而不是现在这个世界。我们必须离开这个世界。”

戈珍沉思了片刻，然后脸上表现出讥讽甚至轻蔑的微笑。

“你到了空间以后会怎么样呢？”她嘲讽道，“不管怎样，有关世界的伟大真理在那里会依然如故。尽管你比谁都高明，可你不能无视事实，比如说，爱是最崇高的，不论是在空间还是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球。”

“不，”厄秀拉说，“不是这样。爱太人性化、太渺小。我相信某种超人的东西，爱只是它的一部分。我相信我们要实现的东西来自未知的新世界，它比爱要深远得多。它不很有人性。”

戈珍审视地看着厄秀拉。她对姐姐真是又敬慕又鄙夷！忽然她转过头来冰冷、狠狠地说：

“算了，我到现在还没有超越过爱。”

厄秀拉头脑中闪过一个想法：“那是因为你没有爱过，所以，你才无法超越。”

戈珍站起身走到厄秀拉身边，双臂勾住她的脖子。

“去吧，寻找你的新世界去吧，亲爱的，”她的话有点做作，“说到底，最幸福的航行是寻找卢伯特的极乐岛。”

她用单臂搂着厄秀拉的脖子，一只手抚摸着她的面颊，足足有好一阵。这让厄秀拉感到很难受。戈珍这种爱护人的姿势对她来说是一种耻辱，太伤人了。戈珍觉察到姐姐的反感，很尴尬地抽回手，推起枕头，翻出那几双袜子来。

“哈——哈！”她无聊地笑笑，说：“瞧我们都说些什么呀——新世界和旧世界，真是的！”

于是她们又聊起日常的话题来。

杰拉德和伯金先走一步，去等雪橇来拉客人。

“你们还想在这儿呆多久？”伯金抬头看着杰拉德那张通红但冷漠的脸问。

“哦，说不清，”杰拉德说，“呆够了就走。”

“你不怕雪消了吗？那时你可走不了了。”伯金说。

杰拉德笑道：

“会消吗？”

“你认为一切都还好吗？”伯金问。

杰拉德翻翻白眼说：

“都好？我根本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都好与都坏有时是不是同义词？”

“我想是的。什么时候回去？”伯金问。

“我也不知道。或许不再回去。我不会向前看也不会向后看。”杰拉德说。

“也不追求虚无的东西。”伯金说。

杰拉德用鹰一样的眼睛望着远方说：

“是的。这些该结束了。戈珍似乎就是我的末日，我不知道。可她又是那么温柔，她的皮肤像绸缎一样光滑，她的手臂丰满而柔软。可这些让我的意识干枯，毁坏了我的心灵。”他说着向前移了几步，仍然凝视着远方，他的脸就像野蛮人在骇人听闻的宗教仪式中戴上的面具。“它弄瞎了我心灵上的眼睛，”他说，“使人成了睁眼瞎子。可是你却渴望失明，你甘心让它弄瞎你的眼睛，你不需要别的。”

他近乎发疯般地胡说八道。忽然，他又发疯般地振作起来，用报复、威慑的目光盯着伯金，说：

“你知道当你和一个女人在一起时你受的是什么样的罪吗？她太美了，太完美无缺了，你觉得她太无与伦比了，于是这想法像撕绸布一样撕着自己，每撕一下都让你心疼不已。哈！那种完美！你毁了自己！然后——”他站在雪地里，突然松开紧握的拳头，说，“这没什么——你的头脑也许像撕布一样撕碎了，还有——”他环视一下天空，做出一个滑稽动作。“那是毁灭，你懂我吗？那是一种伟大的经历，某种最终的体验。然后你像遭到电击一样枯萎了。”他默默地走着。他像是在吹大话，但很像一个在极端状态下吹牛般讲实话的人。

“当然，”他又说，“我不一定不愿意有这经历！这是一种完美的经验。她是一位漂亮女子。可是我不知为什么要讨厌她！这可真奇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伯金看着他那陌生、死人一般的脸。杰拉德几乎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你现在有充足的经验吗？”伯金问，“你经历过，为什么还要重蹈覆辙？”

“呢，”杰拉德说，“我不知道。还有呢——”

两个人继续往前走。

“我一直爱着你，也爱戈珍，别忘了这一点。”伯金神情痛苦地说。杰拉德惊奇、茫然地看着他。

“是吗？”他冷漠、疑惑地问。“你觉得爱着，是吗？”他随口说。

雪橇来了。戈珍和厄秀拉下来，大家相互道别。他们要分手了。伯金坐上去，雪橇启动了，戈珍和杰拉德站在雪地里挥手告别。看到他们站在雪中孤单单的身影愈来愈小，伯金的心冰冷了。

第三十章 雪 葬

他们越来越了解了对方，于是杰拉德开始得寸进尺。起初她还能对付他，心里仍觉得痛快。可很快他就不理会她那套女人的手段，不再屈从于她的魅力，不再让她安宁，开始对她霸道起来。厄秀拉和伯金这一走，戈珍就感觉自己能够很自由地同杰拉德斗争了。

他们之间的斗争早就开始了，这场斗争是那么至关重要，以至他们都感到非常害怕。他孤身作战，而她则开始向四周寻求援兵。

厄秀拉一走，戈珍就觉得自己的生命僵死了。她蜷缩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窗外亮闪闪的星星。窗外是大山投下的重重的阴影。那儿是世界的中心，她感到非常奇怪，似乎她会被钉在这一切生命的中心处，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别的选择。

这时杰拉德推开了门。她知道他不会出去很久的。他不让她有独处的机会，总像寒冬一样追随着她，真要命。

“你怎么一个人不亮灯？”他问。听他的口气他不喜欢她这样，不喜欢她制造的这种阴森气氛。既然她感到安宁，认为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她也就对他很温和。

“点亮灯好吗？”她问。

他没回答，只是在黑暗中走过来站在她身后。

“看看那颗可爱的星星吧。”她说，“你知道它的名字吗？”

他蹲在她身边，通过矮矮的窗向外看去。

“不知道，”他说，“不过很美。”

“不是太美了吗？！你看到没有，它发出的光与众不同，真是太美妙了！”

他们沉默着。她无声地把手沉重地放在他的膝盖上，握住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的手。

“你为厄秀拉感到怜惜吗？”他问。

“不，一点也不。”她说。然后她毫无激情地问：

“你爱我有多少？”

他对她态度更生硬了，问：

“你觉得我爱你有多少呢？”

“我不知道。”她说。

“那你怎么看这问题？”

她不说话了。最终，黑暗中传来她冷漠、无情的声音：

“很少想，真的。”她的声音不仅生硬，而且几乎有点轻率。

一听这话他的心就冰冷了。

“我为什么不爱你呢？”他好像承认了她的指责，但很讨厌她这样说话。

“我不明白，可我一直对你很好。你刚开始接触我时，你是很可怕的一个。”

她的心跳急剧加快，几乎让她难以喘息。但她仍旧很坚强，在他面前毫不让步。

“我还可怕过？”他问。

“第一次来找我时。我只是可怜你，可那不是爱。”

这句“那不是爱”的话让他听来心碎。

“你为什么总说我们没有爱过？”他激愤地说。

“可是你并不承认你爱我，对吗？”她问。

他忍耐着怒火，一言不发。

“你不觉得你会爱我，对吗？”她几乎嘲弄地重复道。

“我想是。”他说。

“你知道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对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说。

“你明白的，你明白。你很清楚你根本就没爱过我，不是

吗？”

“不是。”他脱口而出。他很坦率，但实际上他很空虚。

“那你一辈子也不会爱我，对吗？”她显得生气的样子。

“不会。”他说。

她太无情了，冷酷得要命，让他无法忍受。

他沉默了，他很绝望。“我要杀了她，”他心里在说，“如果我能杀了她，我就自由了。”

在他看来，只有让她死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那么，”她说，“你为什么总和我过意不去？”

“谁让你老折磨我？”他问。

她搂住他的脖子，很可怜他，她感到自己胜利了。但她对他的怜悯如石头一样冰冷，而且最根本的动机是来自对他的仇恨和对他力量的恐惧，她时刻都必须对他进行反击。“亲爱的，我可不愿你折磨你。”她非常心疼地说，像是在安慰一个孩子。这一举动让他浑身冰凉，他对这个丝毫没有反应。

她双臂勾住他的脖子。“对我说，说你爱我；说你会永远爱我，说呀，说呀。”她很霸道。

她表面上屈从了他，可心里却不那么想，她很残酷，甚至想毁灭他。这完全是因为她那可怕的意志。“你不肯说你永远爱我吗？”她又在哄着他，“说吧，就当不是谎言，说吧，杰拉德，说。”

“我永远爱你。”他无奈地、强迫自己说出了这句话。

她飞快地吻了他。

“谢谢你对我说。”她嘲讽道。

他站立着，好像打了败仗一样垂头丧气。

“想办法多爱我，但少要求我。”她高傲的口气中夹杂着几分娇气。

他觉得自己彻底失去了人格，刹那间一文不值了。黑暗像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涛一样袭击着他的头脑，一波胜过一波。

“太不可思议了？”他听完心里想。

“这就是说你根本不需要我？”他说，“你一点涵养性都没有。你很鲁莽。你毁了我，毁了我，这太可怕了。”

“对，是很可怕。你以为，厄秀拉走了，我可以一个人住一间屋？你可以说我们应该有一间梳妆室。”

“你随便，你完全可以走，只要你愿意。”他壮着胆子说出这句话。什么时候想离开就走，招呼也不用打。”

“我知道，”她说，“你也可以这样。”

他没法站稳了。他觉得非常累，几乎要躺在地板上。他脱掉衣服上了床，就像一个醉汉一样一头栽倒。又一阵浪涛漫过他的头脑，黑暗的海水起伏不定，他好像就躺在海上。就这样他不知不觉地躺在可怕的海浪上。

他静静地躺着，背对着她。她溜下自己的床来到他身边。他好像没有觉察。

她用双臂紧紧地抱住他那冰冷、毫无知觉的身体，把脸伏在他坚实的肩上。

“杰拉德，”她轻声叫道，“杰拉德。”

她拥着他，用自己丰满的胸脯贴着他的肩膀。她透过他的睡衣吻着。她在猜想着，这僵硬、死尸一般的躯体究竟怎么了。她感到吃惊，她一定要让他说话。他一动也不动。

“杰拉德，我亲爱的！”她喃喃着，低头去吻他的耳朵。

她的热唇有节奏地拂弄着他的耳朵，好像缓和了他满身的紧张。她的手在他的四肢上温柔地抚摸着，她能够感到他紧绷的躯体有些放松，没有了刚才那种可怕的僵硬感。

热血又沸腾了，他的四肢完全放松了。

“转过来。”她恳求着，热切却又悲凄、失望，但仍然很得意。

他最终屈服了，温暖、灵活的身子转了过来。他猛地抱住了她。他感到她身体是那么柔软，软得出奇，于是他用双臂把她搂得更紧了。她几乎要被他粉碎，一点力气都没了，似乎要瘫在他的怀中。他的意志非常坚定，他不可战胜，什么也别想摧跨他。

她感觉他的激情十分可怕，似乎这激情会杀死她，像魔力一样要彻底毁灭她。她正在被他杀戮着。

“我要死了吗？我是将死了吗？”她不停地在问自己。

“天啊，我的天啊，”她在他怀中呼叫着，他感到自己正在死亡。他在吻她，安慰她，她毫无精力，感到自己真的完了、要死了。

黑夜和他都没有给她答案。

第二天，她没有走，而是要留下来度完这个假期。可他几乎不让她一个人独处，而是像个影子一样追随着她。他像是她的法官，时时刻刻让她“应该这样”或“不应该那样”。有时他显得很强大，而她则很渺小，有时却又恰恰相反。但她身上未被摧毁的部分仍然与他对立着。他们就这样僵持着。

“不管怎样，”她自言自语，“我会离开他的。”

他需要自由。他甚至准备走了，把她抛在这儿。可他的意志第一次软弱了。

“我要离开她。”他在极度痛苦中对自己这样说。

“我要去哪儿？”他问自己。

“难道你不能自立？”他还在问自己。

“自立！”他喊了出来。

但他明白，如果要他自己做到毫无所求地自成一体、自我完善，这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他知道，他只要再努力一把，就完全可以像一块石头一样对任何事物都不理不睬，自得其乐，自我完善。他觉得戈珍是能够自立的，就像盒子里的东西一样封闭着，好像很美。他凭着理智认清了这一点，而且认为她是对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是，无论他的意志怎样努力地做到与世无争、自我完善，他的内心却没有这种欲望，他没法激起这样的欲望。他清楚，要想生存，就得彻底离开戈珍，只要她愿意，他就什么要求也没有，什么也不求她，随她去吧。想到这一点，他的头脑里可怕地混乱起来。

但如果他不向她要求什么，他就会孤寡一人，弄个人去屋空。想到这，他又没了主意。要不，他就退一步，向她惜怜。要不，他干脆淡然以对，什么也不想地放纵自己。但他天生来是个正经严肃的人，不够活泼，不会做那些风花雪月的事。要不杀了她算了。

他的身体被残忍地撕裂了，就像古代罪犯被分尸祭天。他就是这样被分了尸，献给戈珍。他如何能让这撕裂的肉体重新愈合呢？这伤口是他灵魂上一个痛苦而又非常敏感的窗口，就像一朵鲜花开放在世间的每个地方，他通过这开放的花朵把自己交给了另一个人，一个未知的世界。这伤口不能愈合，把他自己所做的掩盖都暴露了，让他残缺、受约束，永远也无法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这伤口如同天空下开放的花朵，让他感受到了残酷的欢乐。他原本已经像种子一样破土而出，发出新芽，爆发出生命去拥抱那未知的天空。但为什么他却要像刀入鞘那样与世隔绝呢？他为什么要放弃它？

他变得非常固执。无论她怎么说、怎么做，他都不会离开她。无论她如何折磨他，他都要守住自己那未曾逝去的欲望中的欢乐。一种可怕的、奇怪的想法驱使他紧紧追随她。她对他的生命至关重要，尽管她蔑视他、挖苦他、一再地拒绝他，可他就是不走。哪怕是能离她近一点也行，那样他就会对一切都有感觉：像生命的种子一样破土而出，感受自己的局限性和希望的魔力，感受自我毁灭的乐趣。

她可怕地感到，他正在扫除她心灵上的花朵，丝毫不尊敬

她。他就像一个小男孩扯下苍蝇的翅膀，或剥开一朵蓓蕾去观察里面的究竟，他在无情地揭开她的隐私，他会撕碎她这朵不成熟的蓓蕾，把她毁掉。尽管他讨好她，可她依然要折磨他，这同样是折磨自己。也许她的意志更为坚强。

也许她会在以后的梦中像个纯粹的精灵那样向他打开自己的蓓蕾，但不是现在。于是她狠心地关闭了自己的心扉，她决不能现在受伤害，让他毁灭自己。

黄昏时分，他们一起爬上高楼去看日落。他们站在冷冷的微风中看着太阳由鹅黄变成猩红，最后消失。东方的山山岭岭笼罩在玫瑰红中，在紫红色的天际映衬下显得更加光亮，真是一大奇观。山下的世界，此时已是青光一片，而空中却是跳动着玫瑰色。

她觉得这景色简直太美了，令她欣喜若狂。她想张开双臂拥抱这光亮、永恒的山峦，最后抱着它们死去。他也感觉这景色很美。可他的心中没有产生任何联想，只是感到一阵空虚。他希望这峰峦是黯淡无光的，不要如此美丽，从而她也就无法从这美丽的山峰中获得精神。为什么她背弃了他，而去拥抱那山峦？为什么她把他一个人抛在凄冷的寒风中，让寒风刺着他的心，而她却独自欣赏那美丽的景色？

“那黄昏的光线有什么好？”他问，“你怎么会对它大加欣赏？它对你来说那么重要？”

“走开，”她叫道，“让我独自呆会儿。这太美了，太美了！”她声调奇怪、发疯般地喊着。“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的东西，别理我，你自己走吧，你跟这没关系。”

她生气地不去理他。

他后退了几步，她一个人像一尊塑像般地站在那儿，面对闪着神秘光芒的东方发呆。那玫瑰色已经完全消失，亮亮的星星已经挂在天空。他仍在等，他不能放弃自己的打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终于转向他冰冷而且毫不在乎地说：“你竟要毁灭它，这太让我吃惊了。你不愿欣赏它，但你不应该阻止我，这是我见过的最美好的东西。”实际上他已毁掉了这景致，她不过是在自我安慰。

“总有一天，”他看着她轻声说，“我会在你看日落时毁了你，你这个大骗子。”

“哈！”她说，“你威胁我！”

她知道他在吹牛。她心凉了，但仍抵抗着。

她不跟他在一起，死守着自己的房间。但他仍在等待，那种耐心真让人吃惊，他仍旧对她充满渴望。

“总有一天，”他恶毒地对自己说，“一有机会，我就毁掉她。”想到此，他不禁四肢微微发颤，如同他每次满怀着激情和欲望接近她时那样。

就在这时她与洛克奇怪地来往密切了，这简直是一种可恶的反叛行为。杰拉德其实知道，可他强忍着，不愿意跟她闹，所以索性装作不知道。可是看着她 and 那个他恨之入骨的毒虫亲热，他就气得浑身发抖。

他爱滑雪这项运动，可她不。他一滑上雪，似乎就冲出了生活，冲向了胜利。他只有在滑雪时才让她独自呆着。可他一走她就与那矮个子德国雕塑家聊上了，他们在艺术上总有谈不完的话题。

他喜欢西非的木头雕塑，阿兹台克艺术及墨西哥和中美洲的艺术。而且荒诞不经的机械运动、违背常理的东西常常也让他着迷。戈珍和洛克在玩着一种奇特的游戏，眉来眼去，极为狂妄，好像他们对生活有着某种特殊的理解，似乎只有他们两个人钻到了世界的中心了解了别人不敢涉足的秘密。他们之间的整个游戏都是一种彼此间情欲的交流，只不过他们努力把这种交流局限在一定的水准上。双方通过语言和动作的细微变化，精神上获得了

极大的满足。他们之间通过奇妙的色情理解达到了共识，埃及和墨西哥艺术中微妙的情欲燃起了他们心中的火花。他们之间通过暗示、表情和手势进行交流。杰拉德是个粗人，无法理解他们交流的方式。他虽然不明白这一套，但他对此不能忍受。

他们有着相似的观点。他们都不喜欢麦斯特洛维克对未来社会的不满，他们依靠的是原始艺术的暗示，崇拜的是内在神秘的感觉。对他们来说艺术是现实，而生活是虚无。

“当然了，戈珍说，“生活本身确实毫无意义，只有艺术才是中心。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是很无所谓的事，什么也不值。”

“对，太对了，”雕塑家说，“一个人对艺术的所作所为，才是他生命的咽喉。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是不足挂齿的，只有庸俗的人才会为之去努力。”好像杰拉德就是那种俗人。

也真怪，戈珍在这种交流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与满足。她感觉自己从此永远站稳了脚根。爱在她的生活中只是忽隐忽现的东西，只有她搞艺术时，她才不会感到有爱。她想起了克利奥帕特拉，她肯定是一位艺术家，她吸取了男人的精华，然后抛其糟粕，从而得到了最高级的享受。她还想起玛丽·斯图亚特和了不起的伊丽欧诺拉·塔斯，她们演完戏就去和她的情人们做爱，气喘吁吁的情景可想而知。她们是庸俗的恋爱者的榜样。归根结底，情人不过是这种微妙感觉，这种女性艺术感性理解的完美概念的火种，点燃人们的狂热之情。

一天晚上，杰拉德同洛克就意大利和特利波利问题展开争论。杰拉德处在奇怪的一触即发的状态，洛克也很激动。表面上是在舌战，事实上是两个男人之间的精神战。戈珍看得出，杰拉德表现出英国式的傲慢，整个过程杰拉德都浑身颤抖，眼冒火花，满面通红，可争论起来他却显出一副无礼的傲慢相，他这副英国式的傲慢样让戈珍满身怒火，使洛克也没法忍受。杰拉德的话句句铿锵有力，不容置疑，德国人的每一句话都让他轻蔑，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为是胡说八道。

最后洛克忍无可忍、举手认输，耸耸肩要求停战，那表情很有嘲讽意味，而且像孩子一样向戈珍求助。

“太太，您看——”他说。

“别叫我太太！”戈珍叫道。她面红耳赤，眼冒金星。她大声喊叫，让别人都惊讶不已，看上去活像一个美杜萨。

“请不要称我克里奇太太。”她大叫。

这种称呼特别是一出自洛克之口就让她难以忍受，这真像是一种侮辱，让她感到十分难堪。

两个男人惊讶地看着她，杰拉德的脸都白了。

“那我该怎么称呼您？”洛克略带嘲讽的口吻轻声问。

“除了这个，”她噤着，红着脸，“至少别叫这个。”

她从洛克的表情里知道他明白了。她不是克里奇太太，这足够了。

“称您小姐好吗？”他调侃着问。

“我还没结婚呢。”她极为不满地说。

杰拉德直直地坐着，脸色苍白而且毫无表情，像一尊雕塑。她的心怦怦直跳。她知道她这样伤害了杰拉德，有点不忍心。他没注意她，也没注意洛克，他没有注意任何人。他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洛克此时躲在一边，低着头向上翻着眼皮看他们。

戈珍不知该说什么，为此她感到难过，她不能缓和这里的气氛。她挤挤眼笑着会意地看看洛克，似乎是在嘲讽杰拉德。

“现实点吧。”她说朝杰拉德做个鬼脸。

现在她又一次处在他的控制之下，因为她打击了他，因为她毁了他，她不知道他如何接受这个打击。她看着他，发现他很有趣。一时间她对洛克没了兴趣。

杰拉德最后站起身，平静地走到教授面前同他谈论起哥德来。

他好像没生气，也不反感，看上去非常镇静，非常漂亮。每当他表现出这副不在乎的样子时她就着迷。她很奇怪，为什么杰拉德这次这么好对付？

这一晚，她一直不安地等待着。她希望他会躲着她做点什么或表示出点什么。可他却爱理不理地同她说几句话，就像跟陌生人说话一样。他的心里很平静，很超脱。

她去了他的房间，她爱他。他吻了她，他是爱她的，这让她十分高兴。可他还没有清醒，仍然显得那么遥远、那么毫不在乎。她想对他说什么，可他那纯真、毫无感知的样子使她没法开口。他是那么美，这让她无法接近。这令她感到痛苦，她又闷闷不乐起来。

第二天，他开始带着讨厌的眼神看她，目光中露出害怕与憎恨的神情。她也恢复了原来的状态，可他却没有勇气跟她斗。

这时洛克正在等她。这位与世隔绝的人终于感到：有这样一个女人，他能够从她那儿得到点东西。她的身影令他激动，他希望接近她，似乎她身上有一种莫名的感召力。他一直不安地寻机跟她说话，想办法接近她。

洛克仇恨他的富有、傲慢和漂亮的外表。这些东西——财富、高贵的社会地位和潇洒的外表都是外在的东西。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比杰拉德差。要想接近戈珍这样的女人，洛克有着杰拉德做梦也想不到的花招。杰拉德是个局外人。

杰拉德怎么会满足戈珍这样的人呢？他以为高傲、坚强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就是一切。而洛克有办法，他懂得让女人满足的秘密武器，其中最奏效的是要细腻、会灵机应变而不是盲目攻击。这只有他深谙此道，而杰拉德却一窍不通。他洛克可以深入到女人的心中，在那里找到她的精神并与之进行较量。杰拉德却门也找不着。探索女人这座神秘庙宇，杰拉德不是洛克的手。

女人到底需要什么呢？是求得在人类社会满足自己的欲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吗？或者说是在爱中找到伴侣？她需要“道德”吗？只有笨蛋才认为戈珍会需要它。她这样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跨过门槛，你会发现她对社会抱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一旦进入她灵魂深处，你就会闻到刺鼻的腐蚀味，看到一股强烈的怒火和一种活生生的敏锐的社会批判意识。她认为社会扭曲变形了，社会是可怕的。

那么，她究竟还需要什么？难道是纯粹盲目的激情？不，绝非这个，而是丑恶的极端感受中难言的快感。这是黑暗中进行的变形过程中一种顽强意志与她的顽强意志相撞后产生的快感，这是最终的。可在这整个过程中，她表现得毫无声色。

情欲的高潮一旦冲向某个方向就会很快终结，它不会再向前发展。而只有重复才是可能的，否则对立双方分手，否则一方屈服于另一方，或者以死而告终。所以，在两个特定的人之间，感觉体会的范围是有限的。

杰拉德已经进入了戈珍灵魂的外层。所以对戈珍来说，杰拉德是现实世界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她心中那个男人世界的终点。她通过他了解了世界并与世界隔绝。她一旦完全了解了他，她就要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去寻找新的世界。可是没有新世界，没有别的男人，只有生物，只有洛克这样最后的小生物。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完已经终结，只剩下个人内心的痛苦、自我中的感知、变形中猥亵的宗教神秘。这可怕的磨擦运动使强大生命的有机体可怕地扭曲了。

戈珍明白这一切，但这只是她的下意识而不是她的头脑。她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她知道离开杰拉德以后该去哪儿。她怕杰拉德，怕他杀了她。可她不希望让他杀死，仍有一根细线将她跟他连在一起。她没必要用自己的死来掐断这根线。她还有更远的路要走，有更美的东西等待她去发现，在她死之前她还有很多不可名状的微妙感觉需要体会。

杰拉德不能体验最终的微妙感觉，他没法触及她的敏感处，

他那鲁莽的行为无法触及的地方却让洛克那昆虫一样的理解力一点点触到了。她知道，在洛克的心灵深处他与一切都毫无关系，对他来说没有天、没有地、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他没有真诚的朋友，也不追随别人。他只是独来独往，离群索居，我行我素。但至少现在，她要摆脱一个人，然后投入另一个人的怀抱——投向那个生物，那个纯粹的艺术家的怀抱，投向洛克。

可杰拉德的心却依然留恋着外界，留恋着别人。这是他的意愿。他受着必然的限制，他需要友谊，需要正义，需要与自己的最高目标成为一体。这最高目标的实现也许就是对死亡过程的完整细腻的体验而同时保持自己的意志不受伤害，但是他做不到。这就是他的局限性。

自从戈珍否认了她同杰拉德的关系，洛克就有一种胜利的自豪感。这位艺术家像个空中的鸟儿准备随时飞向戈珍。但他并没有鲁莽地扑向戈珍，他从来都不会在他认为错误的时机出击。不过，他那黑暗中的本能让他很自信，他神秘地与她产生感应，两人心照不宣。

他们几天以来一直讨论着艺术和生活，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他们赞美昔日的东西，对过去的成就表示出赞叹。他们特别喜欢十八世纪末期，那是歌德、雪莱和莫扎特的时代。

他们体味着过去，欣赏着过去的伟人，就像在玩木偶戏，从中获取快乐。他们把所有的伟人都安排在木偶戏中，由他们掌握剧情。至于未来，谁也不提一个字，偶尔开开玩笑描绘一个场景，比如人会发明一场可怕的灾难来毁灭世界：某个人能发明一种炸药把世界炸成两半，每一半都朝着相反的方向飞去，搞得地球上人心慌慌；或者地球上的人分成了两派，每一派都认为自己是完美正确的，而对方是错误的，应该被毁掉，于是世界的末日又一次来临了。洛克还做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梦：地球变冷了，冰天雪地，只有北极熊、白狐这样的白色生物能够生存，人则像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怕的白色雪鸟在残酷的冰雪世界中挣扎着。

除了想象这样的故事以外，他们从不谈及未来。他们最喜欢想象世界的毁灭，或者很伤心地谈论过去。他们要在伤感而快活中重新建立那个世界：魏玛的歌德，贫困而忠于爱人的席勒，或再见到颤抖的让·雅克·卢梭，芬尼的伏尔泰或朗读自己诗歌的腓烈特大帝。

他们谈文学、雕塑和绘画，动情地谈论米莱克斯曼、布莱克、弗赛利、费尔巴哈和伯克林。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他们觉得这些伟大艺术家的生活足够他们谈上一辈子。不过他们更喜欢谈论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伟人。

他们用几种语言混杂着交谈，主要讲法语。他总在每个问题的最后结结巴巴用点英语，并用德语给出结论。而她则熟练地随使用什么语言结束自己的话。用三种不同色彩的语言构成的对话，而且尽是奇妙的语句、双关语，朦朦胧胧的，这真让她感无比到快活。她特别喜欢这样的谈话。

整个交谈中，这两个人围着一团无名的火徘徊着。他想得到这团火，可又犹豫不前。她也想要，可她却想熄灭这团火，永远熄灭它，因为她想到了杰拉德，她有点可怜他，她还与杰拉德藕断丝连。最重要的是，一想到跟杰拉德的关系，她就痛心，然后可怜自己。就因为过去发生的一切，她感觉被一种永远的、看不见的线系在他身上——就因为过去的一切，就因为那个夜晚他第一次来找她，疯狂地闯进她的卧室，因为——

杰拉德逐渐地讨厌起洛克来，他恨透了他，但他并不在乎他，他很看不起他。可是他知道戈珍受他的影响太大了，只是这一点让他无法忍受。洛克的身影、洛克的生命正统治着戈珍，这怎么办！

“你怎么会迷上那小恶魔？”一天他终于疑惑地问。杰拉德努力从洛克身上找到一些可以让女人着迷的英俊或高贵处，可他没

有找到，他只能让杰拉德感到恶心，像个虫子一样让人恶心。他根本看不出洛克哪一点让她着迷，他甚至没有值得让人看一眼的地方。

戈珍的脸红了。这种讥讽她永远不会忘记。

“你这是什么话？”她反问，“天啊，没跟你结婚真是万幸！”

她那轻蔑的腔调让他吃惊，弄得他立刻没话说。但他很快又平静了。

“告诉我，只要告诉我就行，”他压低嗓音狠狠地说，“告诉我，你迷上了他哪一点。”

“我并没有迷上他。”她冷漠、倔强地反驳他。

“你撒谎，你让他迷住了。你让那小干巴蛇迷住了，就像一只小虫准备随时飞入它的口中。”

“我不愿跟你说话。”她说。

她愤怒地看着他。

“愿不愿跟我说话这没关系。”他说，“但这并改变不了你要跪在那个矮子面前吻他的脚这个事实，我不会阻止你这样做，去吧，跪下去吻他的脚。可我只是想知道是什么让你这么做，是什么？”

她气的浑身发抖。

“你侮辱我，”她大叫道，“你竟敢这样，你要欺负我。你有什么权力指责我？”

她憎恨他，她想杀了他。在她的心中她早已杀了这个站在她面前的男人。他脸色煞白。从他的目光中她可以看出，她必须受这条恶狼的控制。

“这不是权力的问题。”杰拉德坐到椅子中说。她注意到他身体动作的变化，他紧绷的身体机械地动着，像是被一种魔力控制着。她对他的恨中带有几分轻视。

“这不是我有没有权力的问题，我当然有，你记住。我只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知道，是什么东西驱使你屈从于楼下那个下流的雕塑家，是什么让你像个可怜的虫子一样崇拜他？我想知道你需要他什么。”

她走到窗前去听他说话。突然她转过身来盯着他。

“是吗？”她带着轻蔑的口吻但又极果断地说，“你想知道吗？我告诉你，因为他理解女人，因为他不愚蠢，就这个。”

杰拉德脸上露出一丝奇怪、恶毒的笑意。

“那么，是什么样的理解呢？”他说，“一个跳蚤的理解，一个蹦蹦跳跳的跳蚤。你怎么会需要一个跳蚤的理解呢？”

戈珍头脑中立刻想起了布莱克对跳蚤灵魂的描绘。布莱克也是个小丑，她想用这种描绘来刻画洛克，但是她应该先回答杰拉德的问题。

“你不觉得一个跳蚤的理解比一个傻瓜的蛮横更重要吗？”她问。

“一个傻瓜！”他重复道。

“是的，一个傻瓜，一个自以为是的傻瓜，一个蠢货。”她又用了一个德文词。

“你叫我傻瓜？”他说，“好吧，傻瓜不比楼下那个的跳蚤更好吗？”

“你最后那句话让我彻底看清了你的真面目。”她说。

他坐着，茫然无措。

她盯着他。他那愚蠢相更让她讨厌。

“我这就走。”他说。

她开始攻击他。

“请记住，”她说，“我不会靠你，完全不会。你做你的打算，我做我的。”

他在思索着。

“你是说从现在起我们行同陌路？”

她迟疑一下，脸红了。她转过身冲他说：

“行同陌路，那倒不至于。但是，我希望你明白，假如你想自由，你不用考虑我。”

他给她设下了陷阱，故意使她上当。

她的话意味着她还需要他，仅仅这一点暗示就足以激起他的激情。他坐在那里，身体发生着变化，热血沸腾，浑身充满力量。他的心在轻轻唤着她，他很喜欢这样的感觉。他用明亮的眼睛看着她，他在等她。

她立时就明白了，不禁惊讶地打了个寒战。已经是这种情形了，他怎么还热切地期待她？刚才说的那些话难道还不足以把他们彻底分开、让他们的心冷却吗？可他还是对她满怀期待。

她有点不知所措，低着头说：

“如果我有什么变化，我会告诉你的——”

说完她出去了。

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没有思想，没有感觉，就这样坐了好一阵。他极端失望，这失望感几乎慢慢地毁灭了他的理解力。可是他潜意识里仍在耐心地等待着。最后他站起身去楼下和一位大学生下棋。他这时神情自然，精神爽快，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他这种神情让戈珍感到非常不安，她恨他这副样子。

自这以后，洛克开始问起她的个人问题，但他以前从未提起。

“你没结婚，对吗？”

她凝视着他。

戈珍注意到他的皮肤，手和手腕都是棕色的，双手紧握着，前额上顺着一缕头发。“当然。”她很有礼貌地回答。洛克笑了，脸上带着一种很特别的表情。

“很好。”他说。

他鼓起勇气继续问。

“伯金太太是你姐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对。”

“她结婚了吗？”

“结了。”

“父母还健在？”

“是的。”戈珍说。

接着她简单地告诉他她现在的状况。他一直凝视着她，目光很热

“是这样！”他惊讶地说，“那克里奇先生很富有吗？”

“是的，他很富有，他是个煤矿主。”

“你们相处多久了？”

“有好几个月了。”

一阵沉默。

“我真感到吃惊，”他打破沉默，“我原以为英国人很冷漠，那你离开他以后打算做什么？”

“打算做什么？”她重复道。

“你，你知道吗，你是个出色的女子，了不起的女性，不要否认这一点，这毫无疑问。你是个有才能的女人，为什么要走别人的路，过普通人的生活？你不能再回去教书了，绝对不能。”他耸耸肩道，“你不能那样，让那些只能干那种事的恶棍去做吧。

她很高兴他坦率地说她是个非凡的女性。他说这话不是要讨好她，他是个有主见的人，讲话很客观。这就如同他说一尊雕塑是非凡的一样，因为他就是这样认为的。戈珍看着他的手，绯红了脸。

别人总是用一种尺度和模式来衡量一切。在英国，十足的平凡就是美德。现在听人说她非凡，她感到如释重负。从此让那些世俗的标准见鬼去吧！所以，听他这样说她很激动。

“但是，”她说，“我可是一文不名。”

“哦，钱！”他耸了耸肩道，“人长大了，钱就会为你效劳，

只是年轻时没有钱。别为钱发愁，有钱很容易。”

“是吗？”她笑道。

“本来就是这样。只要你愿意，杰拉德会给你一笔钱的——”
她的脸红透了。

“我向任何一个人要，”她很艰难地说，“也不向他要。”
洛克凝视着她。

“好，”他说，“就算向别人要吧，只要你不回那个英国，不再去那所学校。别去，别傻。”

又一阵沉默。他不敢让她跟他走，他甚至不能肯定她会需要他。再说他很珍惜自己的孤独，很怕和别人一起分享他的生活，哪怕是一天。其实她也怕他让她随他去。

“我唯一熟悉的去处就是巴黎，”她说，“可我不能忍受巴黎。”

她睁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洛克。洛克低着头把脸转到一旁。

“巴黎，不行！”他说，“陷入爱的信仰和最新式的主义中，崇拜新的基督热，倒不如整天玩旋转木马。不过，你可以去德累斯顿，那儿我有一间画室，你可以在那儿工作，哦，干一件容易的工作。虽然我还没见过你的作品，可我相信你行。去德累斯顿吧，那是个好地方，你想过的城市生活在那儿可以找到。那儿没有巴黎的愚昧和慕尼黑的无聊。”

她就喜欢他说话时那种坦率劲儿。她知道，他是她的艺术伙伴，但首先必须是她的同伴。他坐着，静静地看着她。

“不行，巴黎，”他又说，“我讨厌巴黎。呸，爱情，我讨厌爱情。爱情，爱情，爱情，用它的语言讲出这个词都让人恶心。女人和爱，再没有比这个更让人厌恶的了。”他大叫着。

“我认为也是。”她说。

“讨厌，”他重复道，“我戴这顶帽子或那顶帽子这都无关紧要。如果我不想戴我可以不戴，爱也一样。如果爱情让我不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便，我可以不去爱。对你说吧，太太，”他凑近她，迅速打了一个手式，似乎要把什么推到一边，“别介意，小姐，我告诉你，为了得到一个可靠的小伙伴，我会付出一切，包括全部的爱。”他目光有神、但却阴沉沉地看着她。“你懂吗？”他微微一笑。“我可以不在乎她的年龄，一百岁，一千岁，对我来说都一样，只要她能理解我。”说着他闭上了眼睛。

戈珍有点不满意。难道他不觉得她长得漂亮吗？

“我得再过二十年才能符合你的条件，”她说，“我很丑，对吗？”

他突然用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审视着她。

“你很美，”他说，“我为此高兴，可这不是一回事，不是。”他叫着强调。这使她很得意。“你美，是因为你聪明，悟性很好。而我则不然。那好！那就不要让我变得强壮、健美。可是，我——”他用手捂住嘴，“我需要情妇，我是找你作情妇，因为你在智慧上和我一样，明白吗？”

“是的，”她说，“我明白。”

“至于爱情，”他打了个奇怪的手势似乎要扔掉什么可恶的东西，“那是不重要的，无关紧要。如同今晚我喝白葡萄酒或别的有什么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嘛。所以，爱人与情人，今天与明天甚至永远，都是没关系的。”

他说完绝望地低下头。戈珍凝视着他，她的脸变得苍白。

突然她拉住了他的手。

“非常对，”她激动地说，“我也这么想，最重要的是理解。”

她放开了他的手：原来他竟没有一点反应。他抬头胆怯地看着她，然后沉重地点了点头。他们沉默地坐着。

“你知道吗，”他阴郁的目光盯着她像在预言着什么，“你和我的命运，会交织在一起，直到——”他做个鬼脸停住了。

“什么时候？”她对这类不祥的预言总是很敏感，她的脸和嘴

唇都变得苍白，而他却只是不住地摇头。

“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

杰拉德去滑雪。雪质很好，他一下滑了好长时间，直到很晚才回来，他没有吃上她下午四点准备的茶点。他独自一人在雪坡上滑着，他爬得很高，以致于看到山顶上半埋在雪中的玛丽安平特旅馆，还能看到远处的深谷和暮霭中的松林，甚至能看见五英里外的山口，那条路通往她的家，可一想起家他就感到不安。你只管滑下去，滑到山口那古老的大路上去。可为什么要到路上去呢？一想到要重返现实他就恶心。他应该永远呆在雪山上。这样他会很幸福，一个人在山上飞快地滑雪，架着雪橇飞越覆盖着白雪的黑色岩石。

可他已经变得不那么耐心、不那么单纯，他又要被那可怕的激情所困扰。他感到心头愈来愈凉。

他感到他的心一阵空虚，时而又感到一阵冰凉。他浑身带着白雪很不情愿来到空谷间的房子前，像个怪雪人。他看到屋里桔黄色的灯光，他犹豫了，他很不希望进去遇上那帮人，听他们吵吵闹闹，看他们杂乱的身影。

看到戈珍，他的心一阵发颤。戈珍在德国人面前显得极为高贵，她正冲他们微笑着。他心中立刻浮上一个念头：杀死她。他一直想杀死她，把她体内的生命火花一点点地挤出来，直至她无力反抗，浑身柔软，永远像一块海绵躺在他的手掌中，那将是他极大的满足。如果那样他就从此永远占有了她，那将是情欲的高峰和终极。整个晚上他都心不在焉，头脑里恍恍惚惚想着滑雪和他的冲动。

戈珍并没有意识到他在想什么，只觉得他和平时一样文静、温和。他这种温和的样子甚至让她可怜他，让她觉得自己太无礼了。

她来到他屋里时他正在宽衣。她根本没注意到他眼中那仇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可怕的光芒。她背着手站在门后。

“我在想，杰拉德，”她那种冷漠的语调简直是对他的轻蔑，“我不回英国了。”

“哦？”他说，“那你要去哪儿？”

她仍按自己的想法往下说，没有理会他的问题。

“我认为回去没什么好处，”她继续说，“我们俩之间就算结束了。”

她顿住等他开口，可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喃喃自语：“结束了，是吗？我相信，可并没完，记住这还没完。我们必须让它彻底结束，得有个最终的结局。”

“过去的就不要再提，”她接着说，“我从不后悔什么——我希望你也是——”

她又在等他开口。

“哦，没有什么值得让我后悔。”他很不在意地说。

“那好，”她回答，“那就对了。那就是说，我们都不应该后悔，就应该这样。”

“应该。”他心不在焉地说。她停了停，理清了思路。“我们的努力失败了，”她说，“不过我们还可以在其他方面再试试。”

她似乎是在挑逗他，侮辱他。他生气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再试试？”他不解地问。

“是啊，试试做情人怎么样？”她说，她有点害羞样，但又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我们的努力已经失败了吗？”他气冲冲地问。

“难道不是吗？”她问，“你觉得成功了吗？”

他心里说：“我要杀了她，就现在，我非杀了她不可。”他似乎变得杀气腾腾了，但她并没看出来。

这种侮辱像刀一样割着他的血管，他几乎没法接受。

“总有点成功的地方吧，我是说我们的友谊，”他回答，“也许有成功之处。”

他说完顿了顿。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他知道他们的确从未成功过。

“不对，”她说，“你没有爱。”

“那你呢？”他问。

她两只黑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我不能爱你。”她终于道出了冷酷的让人不愿接受事实。

他眼前忽地一黑，身体不由自主地晃动了一下，他的心破碎了。他的意识从身体流向手腕，流向他的手心。他一定要杀死她。他的心在燃烧，直到杀死她他才能满意。

就在他要冲向她的时刻，她清醒了，她才恍然大悟，然后她飞快地夺门而出。她冲进自己的房间，把门反锁起来。她害怕，但心里又很自信。她知道她正在悬崖边挣扎。可奇怪的是，她以为很安全，她知道她凭智慧可以战胜他。

她非常激动。她知道她会胜利的，因为她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可她也明白，这是一场生死搏斗，稍稍有个闪失她就会永远跌倒。于是她觉得一阵紧张，觉得愈来愈恶心，就像一个人要从高空掉到地面一样，可她坚持着，她不承认自己的恐惧。

“我一定要在后天离开这里。”她心里想。

如果她现在就走他会以为她怕他了，而事实上她并不怕他。她要让杰拉德知道她不怕他。她知道这就是对付他伤害她肉体的武器，就是比力气她也不怕他。她想让他明白这一点。她还要证明，无论怎样她都不怕他。她要证明，她要永远离开他。但是她也知道，他们之间的这场可怕的斗争是没完没了的。她自己得自信才行。不管她心里有多少恐惧，她都不能怕他，不能让他吓倒。他永远也别想吓倒她，别想控制她，别想对她有任何权利。她必须坚持这几点，而且要向他证明。一旦证明了这些，她就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远自由了。

可现在她还不能向他证明这些。她现在仍然没有和他完全断绝关系。她坐在床上把被子裹在身上，一坐就好几个小时，没完没了地沉思着，似乎这种思想永远也无法停止。

他在每个女人面前都显示着他的男性魅力，表现出强烈的欲望，他想让每个女人都因为有他作情人而骄傲。他刻意不注意女人，这是他的虚伪。事实上他时刻都在注意她们。他就像一只公鸡，在五十个母鸡面前高视阔步，把她们全部俘虏。可我对他这种唐·璜式的样子并不感兴趣。如果我当个女唐·璜我会比他当唐·璜强一百倍。他让我恶心。我讨厌他的男子气。没有人比他更讨厌、更愚蠢、更高傲。“他并没有真正爱我。”她对自己说。他根本不爱我，他渴望所有女人都爱他，而他却不知道自己在这么做。

“男人们都一个样，再看看伯金，他们都是些自以为了不起但其实非常普通的人。一点不错，正因为他们如此普通，所以他们才变得如此自负。

“杰拉德没什么能力，没什么出息。他只能在旧磨房里推一辈子碾子，可碾子下面并没有粮食。碾到最后，什么都没碾出来——也就是说他永远都在说同样的话，干同样的事，永不改变。我的天，石头也不会有这种耐性。相比之下，洛克比杰拉德要强上千倍。”

天啊，一想起杰拉德和他的工作——贝多弗的公务和煤矿，我就感到恶心。可我跟这有什么关系。他以为他可以做女人的情人！其实你还不如把一根自鸣得意的电线杆当情人。这些男人，他们永恒的工作，还有上帝赐予他们的磨盘，他们在永不停息地拉着磨，却毫无收获！这太讨厌、太讨厌了。这让我怎么看重他？！“我并不崇拜洛克，但无论怎么说他是个自由人。他不摆大男子主义架子，他不那么忠诚地推那架旧碾子。”

“到了德累斯顿你就可以摆脱这些了，那儿肯定有让你感兴趣的事。去看看音乐舞蹈和演出，听德国歌剧，看德国戏剧，那会有多好！加入德国艺术家的生活行列会很有趣。而且洛克是个艺术家，是个自由人。人应该摆脱许多东西摆脱许多总是重复进行的可恶的庸俗行为、庸俗语言和庸俗姿态。这很重要。我不自欺欺人地以为在德累斯顿可以找到一种仙药让我摆脱一切，我知道那不可能。但是我能够摆脱自己的家、自己的子女、自己的熟人、自己的这个和自己的那个。我将和那些没有财产、没有家和家仆的人在一起，我们不要身份、地位和名望，不要朋友。哦，天啊，这些让人的头脑像钟表一样转，单调地像机器一样毫无意义地运转。我憎恨生活，恨这一切。我憎恨那些和杰拉德一样的人，他们竟然是那样的呆板与机械。

“肖特兰兹！天啊！想想在那儿的生活！一周，一月，又一月，就这样继续着——

“不，不要去想它，它太让人无法忍受——”

太可怕了，她实在不愿再想下去了，她没法再想下去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表针在转动，时光在消逝。啊，天啊，想想这是多可怕的事。但谁也避免不了。想起日复一日的机械运动，这样一天天无穷地继续下去，她就要发疯。

哦，她独自一人躺在那儿，听着表针在嗒嗒响着，这多单调，多可怕呀！全部的生活，一切的一切都化作了这嘀嘀嗒嗒，嘀嘀嗒嗒的声音，然后钟敲响了。然后又是不会间断的嘀嘀嗒嗒声，指针在移动。她几乎希望杰拉德和她在一起，把她从这些可怕的想法中拯救出来。

杰拉德无法拯救她。因为他的身体、他的动作、他的生命也是这种嘀嘀嗒嗒声，同样像指针在钟表上机械、可怕地移动。她可以听见他身上发出的嘀嘀嗒嗒声。他的吻，他的拥抱也是如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哈——哈，她自嘲地笑了，她感到非常可怕，她要用笑来为自己壮胆。哈——哈，像疯了一样，真的，真的呀。

突然她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某天，当她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头发全白了，她会不会感到大为吃惊？她常常觉得自己的头发正在慢慢变白，因为她想得太多，思想太沉了。可她的头发仍旧是棕色的、美丽的，她仍然是她自己，仍然很健康。

可能她是健康的。如果她真有病，她就会陷入梦幻中不能自拔。而也许就是因为健康她才能面对现实。她没法躲避现实。她必须睁大眼睛、明明白白，永远也不能逃避，现在她就面临着钟一样的生活。她可以像在车站上那样转过身去看看身后的书亭，可她的心仍然能够看到那面白色的大钟。即使翻弄书页或做小泥人也是如此。她知道她并不是真正在读书，不是真正在工作。她在看着自己的手指头拨弄着时钟，那指针在机械、单调、永无止境地转着。她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她只是在一旁观察。确实，她就像一只小钟，面对着永恒这座大钟，她显得既渺小又高大。

她很满意为自己设计的这幅图。她的脸不是很像钟吗？——圆圆的、苍白的、毫无表情，她应该站起身通过镜子看看自己，可一想到自己的脸像一面钟，她就觉得很可怕，赶忙去想点别的。

她总是睡不安宁，睡不实在，总是无法平平安安地睡。哦，为什么没有人对她友善一点？为什么没有人把她揽入怀中抱着她，让她歇一歇，安安静静地休息休息？啊，为什么没有人把她抱在怀中，紧紧地抱着她睡上一觉？啊，她怎么能忍受这个，怎么能忍受这种没完没了的紧张？

杰拉德！他能搂着她，用他的身体保护她安睡吗？哈！他也需要人安慰他，可怜的杰拉德。他是需要这个。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给她增加负担，他在身边，她睡得就更难受，他让她的不眠之夜更不安宁，更让她睡不好。或许这对他倒有好处，也许是。这

就是他要从她那里获得的，他之所以对她有激情，之所以她存有永不熄灭的欲火，也许这就是原因——他需要她才能入睡。

这怎么讲！难道她是他的母亲？她不需要一个要她昼夜伺候的孩子来当她的情人。她看不起他，讨厌他，心肠也变硬了。这个唐·璜却原来竟是一个夜间爱哭闹的孩子。

没错，海蒂·索莱尔的孩子喜欢在夜里哭闹，没错，亚瑟·多尼桑恩的孩子也是这样的。哦，她憎恨夜里哭叫的孩子，她真想把这个孩子狠狠地杀死。她要让他窒息，然后把他埋掉，就像海蒂·索莱尔所做的那样。哈，亚瑟·多尼桑恩们，杰拉德们，白天他们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可到晚上却变成哭叫的婴儿。把他们变成机器吧，变吧。让他们成为工具，成为纯粹的机器，让他们薄弱的意志像钟表一样永远重复运动。让他们成为一架巨大机器的全部零件，不停地转动吧。让杰拉德去干他的矿业吧，他会感到高兴，就像一辆来回往返的独轮车。她要看着他这样做。

独轮车，可怜的轮子，就是矿业的缩影。以后有双轮车，四轮卡车，八个轮子的辅助机车，十六个轮子的卷扬机，这样一直发展下去，直到出现一千个轮子的联合采矿机，再是管三千个轮子的电工，管二万个轮子的井下经理，管十万个轮子的总经理，最后是管着一百万个轮子的齿轮和车轴的杰拉德。

可怜的杰拉德，他竟要管这么多轮子！他比一座精密记时表还要复杂。可是天啊，这可真让人受不了！真乏味，天啊！一座精密记时表，一只甲壳虫，一想这些她就会恶心。要计数，要考虑，要数清那么多的轮子！够了，够了，人处理复杂事的能力是有限的，当然也不都如此。

本来杰拉德打算坐在屋里看书。可是戈珍一走，他的激情也就随之消失，人也痴呆起来。他在床边傻呆呆地坐着，头脑里不时地冒出些想法。但他没有动，仍垂着头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

等他抬起头时，发现已到了睡觉时间。他浑身发冷，在黑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中躺下了。

可他不能忍受这黑暗。这可怕的黑暗让他发疯。于是他站起身来点亮了灯。他坐着呆呆地望着前方，什么事也没想。

黑夜已经来临，他无法入睡。他知道，不眠之夜中的恐惧他会无法忍受。于是他下楼去找一本书。

他的头脑很敏捷，一用心思读书，身体便全然失去了知觉。他像一尊雕塑一样坐在床上看书，一读就是好几小时。就这样他竟然读了一个通宵，到了早晨，他已经精疲力尽，自己也感到恶心，于是倒头昏睡了两个小时。

醒来以后，他已精力充沛。戈珍没大跟他说话，只是在喝咖啡时说：

“明天我就走。”

“我们是不是要个面子，一起到因斯布鲁克然后再分手？”他问。

“随便吧。”她说。

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说话，说话时吸气的声音让他感到恶心。他立刻站起身离开了她。

他把第二天起程的事做了安排，然后带了一些食物，准备去滑雪。他对维特说他可能到玛丽安乎特旅馆去，也可能到山下的村子里去。

这一天，对戈珍来说像春天一样充满活力。她打点好行李，看看书，试试各式各样的衣服，照照镜子，她感到很快活。她感到新的生命之泉注入了她的肌体内，为此她像个孩子一样高兴。她漂亮的体态，迷人的身影和幸福的表情无不让人动心。可这种外表下却掩盖的是怎样的死亡。

明天对她来说很关键，但她却为此感到万分欣喜。她也许会跟杰拉德一起去英国，也许会跟洛克去德累斯顿，或者去慕尼黑的一位女朋友那儿。明天可能会发生任何事。而今天则是一切可

能性的开端——美好的开端。所有这些可能的前景都吸引着她——美好的、闪光的、不可抵抗的魅力，这是纯粹的幻想。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只有死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死别的都是不可能的。

她不想让任何东西得以实现，不愿让它们有具体的形骸。她突然要明天走，要去一个新的世界，这决定很突然。虽然她想同洛克最后一次到雪野中去逛逛，但她并不认真。

洛克头戴棕色的天鹅绒帽，整个头看上去像栗子一样圆。宽大的帽缘松松地遮住耳朵，一缕黑头发贴在他那顽皮的黑眼睛上面，小脸上透明的皮肤挤到一起像在做鬼脸。他这副样子看上去很古怪，像一只蝙蝠。这副身材，再配上草绿色防水布衣服，使他看上去显得那么弱小，似乎有点怪，和别人不一样。看起来洛克也不是一本正经的人。

下午她和洛克一起出去了。他带着一副双人雪橇，两人在白雪覆盖的山坡上跋涉起来。风雪像刀一样刺着他们的脸，他们仍嘻嘻哈哈不停地用几国语言开着玩笑，幻想着未来。幻想代替了他们的现实世界，他们异常高兴地抛着用幽默和怪诞故事做成的彩球。他们在玩着一种纯粹的游戏。他们想让相互之间的关系停留在游戏中，这是一场多么奇妙的游戏呀。

洛克不太重视滑雪。他不像杰拉德那样执着、认真。戈珍对他这种态度倒觉得高兴，而对杰拉德滑雪时那飞快的动作烦透了。洛克推动雪橇，让它像一片树叶在风中欢快飞舞，可在拐弯时他和她双双被甩出雪橇，滚到雪里。等他们从冰冷的坚硬的雪地上爬起来时，发现都没伤着，于是又侥幸地哈哈大笑起来。她知道他会逗乐，即使在地狱中，只要他心情好，他就会逗趣儿、说俏皮话。他这样子就像超脱了尘世的烦恼和单调生活一样，她对他这点十分满意。

他们玩着，兴致勃勃地玩着，无忧无虑，直到夕阳西下。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雪橇很危险地打个转，停在山坡下。

“等等！”他突然叫道，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大暖瓶、一包饼干和一瓶荷兰杜松子酒。

“啊，洛克，”她叫道，“这真是太好了！太让人高兴了！这是哪种杜松子酒？”

他看着酒笑道：“越桔。”

“不对！是用雪中的越桔制成的。这酒看上去就像是用雪提炼出来的呀。你能——”她闻闻瓶子说：“你能闻到越桔味吗？这可真是太好了，可以透过雪被闻到越桔味儿。”

她高兴地直跺脚。而他则跪在雪地上打着口哨，把鼻子贴近雪地，眼睛不停地眨巴着。

“哈！哈！”她笑了。他用这种形象的动作来嘲弄她的夸大说法，这使她心里感到暖乎乎的。他总逗她，嘲笑她。可他的嘲弄比她的夸大其词还要让人可笑，因此她只有大笑，觉得心里非常痛快。

她喝着咖啡，咖啡的清香在空中弥散开来，好像蜜蜂在嗡嗡采蜜。她小口品着越桔酒，吃着冰冷的甜奶油饼干。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一切闻起来、品尝起来、听起来都是那么美好，在这黄昏寂静的雪野中。

她觉得她和他的声音就像银铃一般在黄昏时分空旷的雪野中回荡着。多么美好，多么美好，在这银色的孤独世界里，他们用心地交流着。

“明天你就走吗？”他终于问。

“对。”

一阵沉默。夜色好像慢慢地上升，越升越高，也愈来愈淡，似乎要升入遥远的苍穹。

“去哪儿呢？”

去哪儿？哪儿，哪儿，多么美妙的词！她不想回答，让这个

词永远停留在空中。

“我不知道。”她苦笑道。

他知道这笑意味着什么。

“没人知道。”他说。

“是的，没人知道。”她重复着。

又沉默了。他匆忙地吃着饼干，就像兔子吃嫩苗一样。

“但是，”他笑道，“你想买去哪儿的车票？”

“噢，天啊！还得买张车票。”她叫道。她恍然大悟。

这可真荒唐。她好像觉得自己已经站在火车站售票处的窗前。然后她长长地松了口气，让自己能够平静地呼吸。

“那我可以不去了。”她叫道。

“那太好了。”他说。

“我是说我可以不去车票上标明的地方。”

这句话让他很震惊。你可以有一张车票，但不到达车票上标明的地点。你当然可以中途下车，从而不去终点站，这办法不错。

“比如去伦敦的票吧，”他说，“你不必要坐到终点。”

“对。”她说。

他给一个铁罐子中倒了点咖啡。

“你真的不让我知道你去哪儿吗？”他问。

“真的，不骗你，”她说，“我也不知道，这得看风往哪个方向吹。”

他审视着她，然后鼓起嘴唇学着温柔的风神的样子向雪地上吹了一口。

“风往德国方向吹。”他说。

突然，他们发现一个模模糊糊的白色人影朝他们走来。那是杰拉德。一看到他，戈珍的心不禁急剧地狂跳起来。她站起身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别人告诉我你在这儿。”杰拉德的声音像是黄昏的苍穹中响起的宣判。

“天哪！你怎么像个魔鬼。”洛克大叫起来。

杰拉德没有理睬。他的身影对他们来说真像个鬼影。

洛克把暖瓶晃了几下，口朝下对着雪地，水瓶中仅滴出几滴棕色液体。

“全没了！”他说。

洛克又晃了晃饼干盒子。

“饼干还有。”他说。

在杰拉德眼中，这个丑陋的、矮小的德国人就像在放大镜中看得那么清晰。他讨厌这个矮小的身影，真想把他赶走。

他坐在雪橇中把饼干递给戈珍。戈珍紧张不安地接过一片。他本想再给杰拉德一片，可杰拉德摆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于是洛克知趣地把盒子放到了一边。然后他拿过小酒瓶，举在空中看着。

“还有点杜松子酒。”他自言自语。

突然，他献媚般地把瓶子举在空中，以一种很滑稽的姿式倾向戈珍，说：

“小姐，为了健康——”

一声脆响，瓶子飞了。洛克害怕得向后退了几步。三个人都浑身颤抖，神情慌张。

洛克转向杰拉德，恶狠狠地盯着他。

“干得好！”他怒气冲冲地讽刺道，“非常棒的体育运动。”

话音刚落杰拉德照他脸上狠狠地打了一拳，立时他倒在雪地上。只见洛克挣扎着站起来，浑身颤抖着，眼睛紧紧盯着杰拉德。虽然他身体瘦弱，可他的眼睛却透着恶魔一样凶狠的目光。

“英雄万岁，万岁——”

说话间杰拉德的拳头在空中又朝他打来，他没躲过这一拳，

这一拳正好打在他头上，他像一根折断的草被打到一边去了。

戈珍冲上来，举起拳头用力打杰拉德的脸和胸。

杰拉德大为吃惊，好像天塌了下来。他的心碎了，这使他痛苦万分。但是他心里在笑，他终于可以伸出有力的手去摘取他欲望中的果实了。他要实现自己的欲望了。他双手卡住戈珍的咽喉，那双手坚硬、无比有力。他能够感觉到那脖颈内微弱的生命之弦。她的喉咙太美了，太美了。他要折断它，他要这样做。这是多大的快乐呀！哦，这是多大的快乐！他终于可以满足了！他心里的感觉十分美好。他在等待她发青的脸失去知觉，等着她翻出白眼。她怎么这么丑啊！他真满意，真满意！太好了，太好了，上帝终于要满足他的愿望！如果她能反抗，而且反抗愈是强烈，他就觉得愈有快感，直到达到快感的高潮，待她的力气耗尽，她不能再挣扎为止。可是他根本没感觉到她的反抗，所以他没得到快感。

洛克在雪中清醒了。他头仍然晕得厉害，由于受伤太重，他无法站起来。但他的眼睛还看得清。

“先生！”他叫道，声音又轻又弱，“等你杀了她以后——”

听到他的话，杰拉德不禁觉得一阵恶心。哦，他这是干什么？他想让自己做到什么程度！但是他是因为太爱她才要杀死她，因为他太爱她他才要亲手这么做！

他感到浑身发软，顿时失去了力量。他不自觉地松了手，戈珍摆脱他的手，栽倒在地上。他一定要看看她，看她究竟会怎样。

他感到很害怕，关节似乎化成了水。他好像要随风而去。

“其实我并不想这么做，真的，”他忏悔似的坦白着。他跌跌撞撞地向山坡上爬去，毫无意识地向前行着，“够了，我要睡了，我受够了。”想着他不禁恶心起来。

他浑身无力，可他并不想休息，他只想继续往前，往前，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直滑到山底。不到头就不罢休，这是他心里残存的唯一意念。于是他就用力地向前滑着，虽然显得力不从心，但他仍然坚持向前滑着。

深谷中的茫茫雪野上有两个小小的人影：戈珍跪在地上，像一个被判了刑的人，洛克直挺挺在她旁边坐着。黄昏的天光像神光一样，蓝得发紫，寒冷的夜色降在雪野上。就这么一副景象。

杰拉德晃晃荡荡滑上雪坡，他在墨绿的天光下向上滑着。尽管精疲力尽，还是漫无目的地向上。他的左侧是布满黑色岩石的陡崖，风雪拍打着黑黑的石崖，可是一点声响也没有，所以风雪只能静悄悄地袭击着黑色的石崖。

他右侧有一轮小小的月亮放着光芒，这亮闪闪的东西真让人讨厌，他怎么躲也躲不开它。他想，就这样滑下去吧，一直滑到尽头。不过他还没有睡意。

他努力地向上滑着，有时还不得不飞越过一片覆盖着白雪的黑石。他真怕在这儿摔倒，真怕摔在这个地方。这高高的山峰上，一股冰冷刺骨的寒风几乎让他难以承受，他几乎要被吹倒。但是他知道，这儿不是目的地，他必须继续向前滑。他心中一股莫名的力量驱使着他不能停下来。

爬上一道山梁后，他发现有一座更高的山峰隐隐约约地出现在前面。总之越是向前山峰就越高。他明白这是要沿着雪道滑向坡顶，玛丽安乎特旅馆就在那儿，然后从那儿顺另一山坡再滑下去。可他头脑并不完全清醒。他只是想继续前进，只要还有力气，就一直滑下去，一直滑，就这样，直到滑到头。他早已没有了方向感。他的脚踩着雪橇凭借本能寻着雪道向前滑行。

他向雪坡下滑时突然踉跄了一下。他吓了一跳。他知道他没有带铁头蹬山杖，什么都没带。既然安全地停了下来，他就在有点光亮的雪地上走了起来。他又冷又困地走在雪谷中。他转过身来，他想爬上另一道白雪覆盖的山梁然后再沿雪谷前进。他的

力气越来越小！但或许他能爬上另一道山梁。洁净的积雪很坚实。他往前走着，发现雪中好像有个什么东西。他好奇地凑了过去。

那是一个半埋在雪中的十字架，顶端是一尊戴着头巾的小型耶稣塑像。他急忙转开身，似乎有人要杀害他。他害怕别人杀害他。他很恐惧，这种感觉就像一个魔鬼站在他的身后。

他慌张地向周围的雪野张望着，四周都是雪坡的阴影，十分阴森。他明白，他注定要被谋杀。但是为什么要怕呢？本来这事就是必然的——被谋杀！此时死神已经降临，他无法脱逃。

天哪，难道这真是注定的吗？主啊！他可以感觉到死神正向他走来，他知道他已经被谋杀了。他迷迷糊糊地向前走去，高举双臂，似乎要去接受将要发生的一切。他在等待他停止的那一刻，现在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他来到雪谷中的盆地中，四周尽是陡坡和悬崖，只有一条雪道通往山巅。他朦朦胧胧地向前走着，忽然，一失足，他摔倒了。顿时，他感到灵魂中什么东西被粉碎了，从此他永远地睡去了。

尾 声

次日清晨，戈珍刚起床还未曾出门，通过窗户她看到几个男人抬着什么东西踏着雪走来。她静静地坐着等待着。杰拉德的尸体被运了回来。

一阵敲门声。她打开门，门外站定一个女人，低声地很有礼貌地说：

“夫人，他们找到他了！”

“他死了？”

“是的，已经好几个小时了。”

戈珍不知怎么说好。是的，她该怎么说？她该怎么想？她该怎么做？他们指望她能做什么？她束手无策，一副发呆的样子。

“谢谢。”说完她关上了门。没有一滴泪，戈珍就是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女人。那女人气冲冲地走开了。

她能怎么办？她哭不出来，也不能大闹一番。她不能改变自己。她在屋里傻坐着，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她不想见任何人，她避免自己介入此事。然后她给厄秀拉和伯金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

下午，她突然起身去找洛克。路过她恐惧地朝杰拉德住过的屋子瞟了一眼。不管怎样她是不会再进那间屋了。

她看到洛克独自一人坐在客厅里，就径直向他走去。

“这不是真的，对吗？”她问。

他抬头看看她，苦笑一下，耸耸肩。

“真的吗？”他重复道。

“不是我们杀了他吧？”她问。

他不喜欢她那副模样。他无奈地耸耸肩道：

“但是，这是事实。”

她看着他。他沮丧地坐着，和她一样冷酷。我的天！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悲剧，无聊，无聊透了。

她想离开这儿，她一定要离开这儿。只有离开这儿，否则她就无法思想，无法获得感觉。她必须摆脱这种境况。

她呆在自己屋里等厄秀拉和伯金。

一天过去了。次日，她听到一阵雪橇声，随后看到厄秀拉和伯金从高坡上滑下来，她真想躲开他们。

厄秀拉径直奔向她。

“戈珍！”她叫着，泪水淌了下来。她一下子抱住了妹妹。戈珍把脸埋进她的怀中，可她仍然无法摆脱心头那冷酷和无情。

“哈，哈！”她想，“这样才最合适。”

她根本哭不出来。厄秀拉看着戈珍那冷漠的神情，苍白的脸，她的泪也没了。此刻间，姐妹二人竟相对无言。

“又让你们到这儿是不是太可恶了？”戈珍终于说。

厄秀拉十分吃惊地看着戈珍。

“没人这么想。”她说。

“我觉得让你们来，实在太难为你们了，”戈珍说，“可我简直没法见人，这事实在让我无法接受。”

“是啊。”厄秀拉说着，心里冰凉。

伯金敲敲门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毫无表情。她明白他全知道了。他向她伸出手说：

“这次旅行该结束了。”

戈珍恐惧地看看他。

三个人都沉默了，好像没什么话可说。最后还是厄秀拉轻声问：

你见到他了？”

伯金看看厄秀拉，目光犀利而轻蔑，没有回答。

“是吗？”她又问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他冷冷地说。

然后他看看戈珍。

“你都干了些什么？”他问。

“什么也没有，”她说，“真的什么也没有。”

她感到恶心，不愿回答问题，甚至一句话也不愿说。

“洛克说，你们在路德巴亨谷底坐在雪橇上时，杰拉德来找你，你们吵了一通，杰拉德就走了。你们为什么事吵？最好让我知道，免得当局来调查，我没什么说。”

戈珍脸色苍白，像个受了惊的孩子一样看看他，心灰意冷，闭口无言。

“我们根本就没吵，”她最终说，“他把洛克打倒在地，把他打晕，还差点掐死我，然后他就走了。

可她在心里却对自己说：

“这也许是卑鄙的三角恋的绝妙例子！”但她明白，这场斗争是杰拉德和她之间的斗争，第三者只是个偶然现象——或许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偶然，但终究是偶然的。就让他们认为这是三角恋吧，是三个人之间的仇恨所致。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样更容易理解。

伯金冷冷地走开了。但她知道不管怎样他都会尽力帮她，让他去做吧，反正他喜欢关心别人。她不由自主地轻蔑地笑了。

伯金又去看杰拉德。他爱过他。可看到那具不能再动的尸体又让他感到厌恶。这尸体冰冷、僵硬，令伯金浑身发凉。他站在那儿，看着僵死的杰拉德。

这是一个冻僵的男人。这让伯金想起一只冻死的兔子，像一块木板冻在雪地上。当他拣起那兔子时，它早已冻成了一块干木头。现在，杰拉德也像一块冻僵的木块，缩着身子像是睡着了，可他明明很僵硬，硬得吓人。伯金感到非常害怕。他想这屋子得弄暖和点才行，尸体需要化一化，否则，一拉直他的四肢就会像

木头一样碎裂。

他伸手去抚摸死者那张脸，那脸上被冰雪划出的伤口令他痛心不已，棕色短髭下，鼻孔已不再呼吸生命的气息。这就是杰拉德！此刻他怀疑自己也要冻住了，自己的内心要僵了。

他又摸了摸那冰冷的尸体和那冻得失去光亮的黄头发，头发冰凉。伯金的心也凉了。他爱过杰拉德。现在面对着这张颜色奇特、形状奇特的脸，他心碎了。他鼻子不大，很漂亮地向上翘着，面颊颇有男子气。这张脸冰冷得像一块石头。但无论如何他是爱过他的。这让人应该怎么想？他感到头脑开始冻结了，他的血液也凝固成冰了。真冷，一种可怕的、刺人的冰冷力量从外界压向他的四肢，从而他的体内也开始冻结，他的心，他全身的所有器官都开始封冻了。

这天天阴沉沉的。三天来，一直这么阴沉、这么寂静。周围一片惨白、冰冷、死气沉沉，只有绵绵不断的黑色岩石像暴露在地面的树根一样凸出来，有的黑石又像一张张裸露的脸。远处，一道山坡从山顶上斜下来，坡上都是滚下来的黑色岩石。他踩着雪上了山坡去出事地点。他终于来到了山谷下被悬崖包围的大盆地中。

远处，导游们把铁桩深深地砸入雪墙中，这样他们就能够凭借栓在铁桩上的大绳索到达高高的雪墙顶上，就可以登上天际边高凸的山顶，玛丽安乎特旅馆就在山顶的一片石林中。四周的雪峰像剑一般直刺天空。这儿好像是由石头和白雪构成的浅谷。杰拉德就在这里永远地睡过去了。

杰拉德也许可以发现这根绳索，凭借它上到山顶。他也许可以听到玛丽安乎特旅馆中的狗叫，在那儿找到住处。他也许可以滑到南面的悬崖下，落到下面长满松柏的黑色深谷中，那儿有通往意大利的大路。可是，这些也许不存在。

他也许——那又将怎样？南面大路！意大利！然后将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样？难道那样很幸运？不，那是另一条死路。伯金冒着刺骨的寒风站在高处看着峰顶和向南的雪路。向南走，去意大利又能怎么样？踏上那条十分古老的大路吗？

不管创造人和宇宙的是什么神灵，它最终是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有它的宏伟目标，人不能用人类的标准评判它，让那庞大的、具有创造性的神灵来解决问题吧。他转过身。要么他让心粉碎，要么就别再胡思乱想。还是别瞎想了，最好是我行我素，不与这世界发生任何关系。

“没有人类上帝将不存在”，这是一位法国宗教大师说的。不过这话很不贴合实际。没有人上帝照样存在，没有鱼龙和蛀牙象，上帝照样存在。只是由于那些怪物无法创造和发展了，所以上帝这个神秘的造物主就不再创造它们。同样，如果有一天人也无法创造、变化和发展，上帝也会抛弃他们。上帝这永恒的神秘造物主可以抛弃人类，用另一种更优秀的生命代替人类，如同马取代了蛀牙象一样。

如果人类真有一天发展到了尽头，耗尽了自身的力量，那永恒的神秘造物主就会创造出另一个更优秀、更奇妙、更新颖、更可爱的生命来取代它。这种取代会永远继续下去。这种创造高深莫测、永远正确，而且永不停止，永远是这样。各种事物出现了又消亡了，但总会有新的、更好或同样好的创造，总会不断有奇迹出现。创造的源泉是不会干涸的，但谁也无法找到它。它能够创造奇迹，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创造出全新的种族、新型的意识、新型的肉体和新的生命统一体。与这种神秘的创造相比，人简直太微不足道了。让人的脉搏随着那神秘的创造跳动起来，那将是多么完美，多么令人满足。至于是不是人那倒不重要，只要那完美的脉搏在与可爱的新生命和神秘、未来的物种一起跳动。想到这些，伯金感到莫大的安慰。

伯金又去看杰拉德。他进了屋坐在床上。屋里弥漫着沉闷和

阴森森的气息。

“凯撒大帝死了，化作了泥土。他堵住墙上一个洞以免屋里太冷。”

杰拉德没有一点反应。这个人已经变成了可怕、冰冷的东西——就这些。他死了！

伯金默默地、毫不埋怨地做着他该做的事。吼叫、悲痛、兴师动众——这都没有用。最好是保持沉默，耐心地忍受痛苦。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开了，他忙了一天。

到了晚上，他却毫无睡意，点着蜡烛又进了那间屋。他又看到了杰拉德，他的心突然一缩，手一哆嗦蜡烛从手中滑落，栽到地上熄灭了。他抽泣着，泪水夺眶而出。他坐在椅子上，骤然的感情爆发令他浑身颤抖。随他一同进来的厄秀拉也浑身抽搐，吓得哭了出来同时退到一边。

“我并不想这样，我不是故意的。”他哭着自言自语。这让厄秀拉想起德国皇帝的话：“我并不想这么做”。她恐惧地看着伯金。

伯金慢慢平静下来。可他仍然毫无气力地把头垂到胸前，轻轻地用手指抹着泪水。然后他突然抬起头，用带着仇恨的目光盯着厄秀拉。

“他应该爱我，”他说，“我爱过他。”

她脸色苍白，声音颤抖着说：

“那又会怎么样？！”

“会不一样的！”他说，“至少不会是这样！”

伯金记起杰拉德曾激动地抓住他的手表示对他的爱，那一瞬间就可以说明一切。可是只那么一下就松开了，永远松开了。如果他一直握着不去松手，也许就不会这样。何况那死亡的和正在死亡的仍然可以爱，可以相互信任，他们永不会死，他们仍活在对方心中。杰拉德死后在精神上仍旧同伯金在一起。他可以和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友在一起，他的生命在伯金心中继续存在。他转过身去看杰拉德。他高昂着头，就像受到侮辱但却毫不在乎地昂头盯着杰拉德那冰冷、毫无表情的脸。他的脸色发青，让人觉得像一根冷箭刺穿活人的心，冰冷、僵死的东西！

可现在他死了，像一团泥、像一块可以溶化的冰。伯金看着他苍白的手指，一动不动。这让他想起他见过的一匹死马：一块雄性的死肉，令人恶心。他又想起他所爱的人那张英俊的脸，他死时一定还信服那神秘的力量。那张脸很美，没有人会说它冰冷、僵死。一想起它，你就会相信造物主，就会因为对生活有了新的、深刻的理解而充满信心。

当年他父亲死时，那充满希望的表情令人痛心。可杰拉德却是这般可怕的冷漠、僵死相。伯金把他的脸打量了好几遍。杰拉德！他不相信生活！他走了，他的心是冰冷的，永远再无法跳动。

厄秀拉在一旁看着这个活人如何观察死人那冰冷的脸。活人和死人的脸都是那么可怕，都是那么毫无表情。阴森的空气中，蜡烛爆着火花。

“够了吧！”她说。

“这让我太难受了。”他说。

说着他直起身来。

“什么——他的死？”她问。

四只眼睛相遇了。他没作声。

“还有我呢。”她说。

他笑笑，吻了她。

“假如我死了，你要知道我并没有离开你。”

“什么？”她叫道。

“当然，你也不会离开我，”他说，“我们不要因为死而绝望。”

她紧抓着他的手说：

“那你为杰拉德的死绝望吗？”

“是的。”他说。

说完他们就离开了。

伯金想让他留在阿尔卑斯雪山上，但是克里奇家的人坚决不同意，他们坚持要把他葬在英国。最终杰拉德的尸体被带回英国安葬，是伯金、厄秀拉和杰拉德的一个弟弟带他回来的。

戈珍去了德累斯顿，没有她的详细地址，也不知道她的具体情况。厄秀拉和伯金在磨坊的住处住了一两个星期，心情都很平静。

“你想杰拉德吗？”一天晚上她问他。

“是的。”他说。

“有我，还不够吗？”她问。

“不够，”他说，“作为女人，你对我足够了，对我来说你就是所有的女人。可我需要一个同性朋友，和你一样做我永远的朋友。”

“我为什么不能满足你呢？”她问，“可我只要你就足够了，除了你我谁也不需要。你为什么和我不一样呢？”

“有了你，我就可以过一辈子，不需要别的亲密关系。可要让我生活得更完美、更幸福，我还需要一个男人与我结成永远的同盟，这是另一种爱，不同于我们之间的爱。”他说。

“我不相信，”她说，“这真荒唐，简直是一种变态。”

“那——”

“你不可能拥有两种爱，不可能！”

“我是不能，”他说，“可我想。”

“你不能那样，那是荒谬的，不可能实现的。”她说。

“是吗？但我不信。”他回答说。